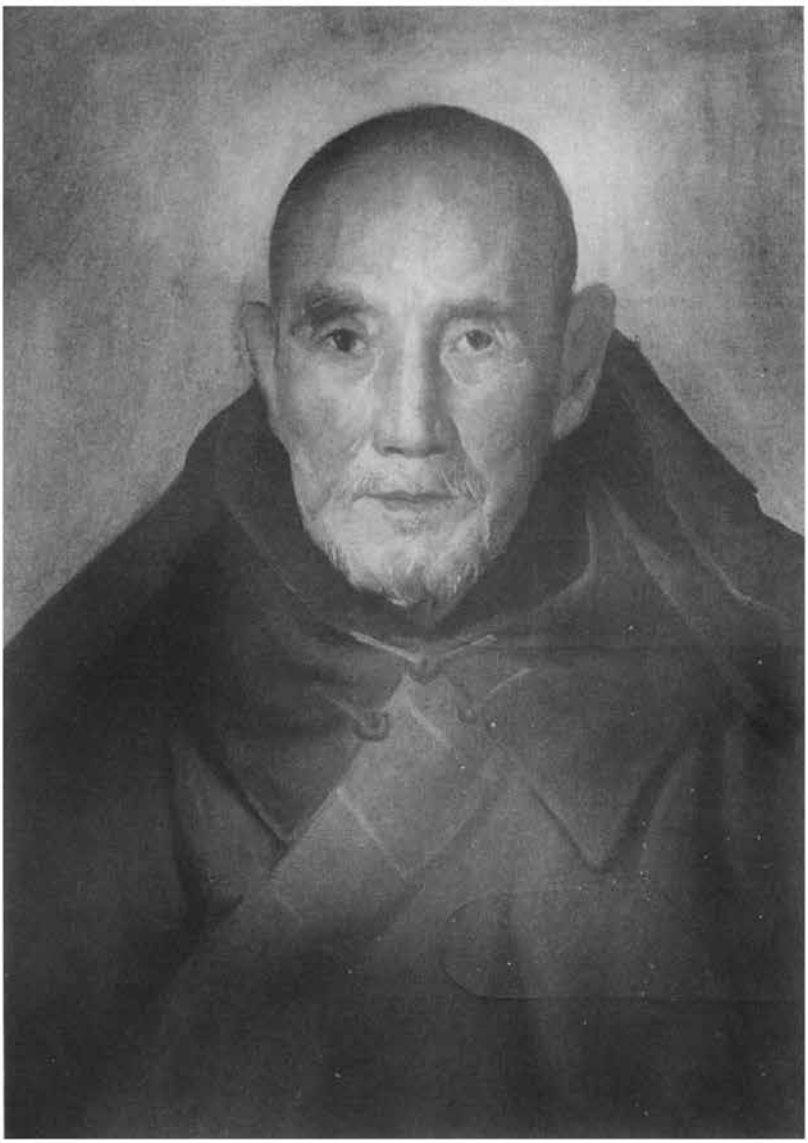
相法師法老虛倓



侯虛法師像贊

巍巍法師今之尊宿相好光明
照耀心目天台教觀宏宣南北
辯才無礙圓融真俗雙遮二邊
中行獨復乘桴浮海南粵垂迹
四衆瞻依歸其有極

蔣維喬敬題

淡虛老法師　主講
湛山門人　釋誠祥　敬錄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上篇　卷一至卷三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爲紀念

倓公老人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往生，時年八十九歲。至今一九九九年，三十六年涅槃日，發起倡印。大佛頂首楞嚴經講錄因緣成就，流通於世，廣結法緣。

略述大佛頂首楞嚴經講錄因緣

天台宗第四十四代倓虛大師，生於光緒元年乙亥（即一八七五年）農曆六月初一日，誕生於中國 天津 北塘，四十三歲出家，剃度於印魁老和尚，受業於諦閑大師座下。弘法講經五十餘年，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時年八十九歲，圓寂於香港九龍 荃灣 華南學佛院〈弘法精舍〉。大師的一生風範、道德、持戒、修持，慈悲教導，弘法建寺，在當代佛教界與虛雲、太虛鼎足而立，共稱爲三虛之一的高僧，給人留下無比的景仰與懷念！

倓公老人，住港十五年，創辦華南學佛院，培養僧材，續佛慧命，成立中華佛教圖書館，長年講經說法，應四眾弟子懇請，每星期日講《楞嚴經》，指示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本具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愛欲爲生死之本，清淨三業爲證涅槃之門。所謂「開悟之楞嚴，成佛之法華」實不虛也。

《楞嚴經》能破一切虛妄之假相，《法華經》顯一切法皆是諸法實相。因此，倓公老人終生持誦《法華》，研究《楞嚴》，以看破、放下、自在，六字示人，讓人轉迷啓悟，認識自性，最後講解《楞嚴》，隨意演說，自由發揮，不拘經文，以明了如來藏性爲宗旨，解除煩惱，早證涅槃是心願。遺有錄音帶流傳人間，法音弘闡廣度有緣。

誠祥法師住港期間，用兩年時間將《楞嚴經》錄音帶抄出約數十萬言，攜來加拿大湛山精舍，蘊藏了三十年，至今因緣成熟，由郭善道居士閱畢，受益良多，發心倡印。由盧善宗居士打字，李小唐居士校對，並有台灣弟子發心督印，成就此法寶問世，功德無量，不可思議！

倓公老人生前有願前來海外弘法，後因年歲所限，未能成行，今得法音著述，流傳海外，以滿倓公之願，大家共同發心，流通法寶，廣結善緣，天人獲益，同成佛道，是爲緣起。

一九九八年釋迦成道日

湛山門人　樂渡　性空
誠祥　敬述

從玄奘法師說起

李小唐

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在我國早已深入民間，家傳户誦。記得在小孩子的時候，每晚總得要爸爸講講《西遊記》的故事才肯上床安睡，及至長大了，方知道心中所喜愛而又崇拜的美猴王孫悟空，竟是吳承恩筆下的幻想；取西經的祇得個玄奘法師。

當時，太宗皇帝除賜了三杯御酒之外，還派有數百官兵，配備了大量日常所需，護送著浩浩蕩蕩的上路。然而前途實在凶險，走不到一半的路程，護送的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到頭來祇得個玄奘法師孤身繼續上路。

試想，青天黃土，四野蒼茫，人像在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一步一步的在沙漠上走去，然後又一步一步的走回來。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歷時十四載，去國數萬里，個中苦況，實不足爲外人道。三藏十二部就這樣在我國闡弘開來。每當我手持經卷，安坐家中閱讀，想到先賢聖哲的願

力與毅力，不禁銘感五中，欷歔不已。

還有一宗事情很少人知道，就是我們手上拿著的這本經，卻不是玄奘法師帶回來的，而是西土高僧般剌密諦帶來的。他帶來了《楞嚴經》，也帶來了一則感人肺腑的故事。

原來《楞嚴經》是印度的國寶，等閑不易得見，何況帶出國外。般剌密諦大願心切，三番五次的想偷運來中國弘揚，又三番五次的被關卡截了回去。後來，他終於想出了辦法，他費了數年光陰，把經文在臘紙上寫作蠅頭小字，然後把手臂瓜拉開，放入縫好，渾蒙過關。

般剌密諦來到了中國的廣東，適值有一位高官名叫房融的，他是唐朝開國元勳房玄齡的孫子，因開罪了則天皇帝，而被貶到此地。般剌密諦知道他的才學了得，於是將經文交給了他來處理。但是，難題來了，事緣那臘紙在肌肉中逗留時間過久，早與血塊凝結在一起，化解不開，房融乃日夕嗟歎，一籌莫展，後來他的閨女得知此事，於是告訴他用人奶浸泡，那臘紙經人奶浸泡後，果然與血塊化開了，經文一個字一個字

的現了出來。

但是，另一個難題又來了；般剌密諦不懂中國話，而房融又不懂梵文，試問如何是好？幸虧有一位名叫彌伽釋迦的高僧答應幫忙，他懂梵語又懂中國話，於是一個依梵文讀出梵語，另一個依梵語讀出中國語，而房融立即翻成格調很高的文字。這部光芒萬丈的《楞嚴經》就這樣產生了。

歷年來演繹此經的有百數十家之多，可惜大多以佛學巨著的高姿態出現；打開經卷但見七寶樓臺，珠璣滿目，霎時間令人手腳無措。就以這部《楞嚴經》來說罷，稍稍的往旁一靠，已牽涉到大乘起信與八識規矩，若再大事張揚，哎唷！誅連大啦！試問張開眼睛，現前一草一木一塵一滴，那點不是佛法？但見左一個佛法，右一個佛法，學者不特不知從那一個法出去，也忘記了從那一個法進來！

少年時期的我，也曾拜讀過倓老的《金剛經》講義，《心經》講義，《念佛論》等，都是直敘法體，簡單自然，從未有尋行數墨，翻轉

葛藤的敝端。但其間也不無文藝的潤飾，故仍是祇可傳理，不可傳眞。今日有緣，得讀此經講義，端的是渾金璞玉，天籟自然，頓然間耳目一新，如啖醍醐！

原來這部講義，是我誠祥師父在香港用了兩年功夫，從倓老的錄音帶抄錄下來的，這裏沒有巧心思，也沒有閒家具，祇是一個聲音一個字的，洋洋數十萬言，就這樣原原本本的保存下來！

倓老的鄉土風情，智慧幽默，在紙上跳躍、奔騰，令人開心不已；例如臨濟祖師在黃蘗求法的故事，經前人轉述、看過的不下十數宗，今天聽倓老娓娓道來，不禁眉飛色舞，初則莞爾而笑，繼而忍俊不禁，終則哈哈大笑。人就在歡樂的氣氛中渲染薰陶，漸漸的超凡入聖。

經云：「如染香人，身有香氣，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諸位善知識，會得麼。

珍重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李小唐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講義綱目

上篇

略述大佛頂首楞嚴經講錄因緣……樂渡 誠祥 性空
從玄奘法師說起……李小唐

第一卷

解釋經題及五重玄義……一
首楞嚴會……一四二
請菩提道……一八四
演究竟法……一九九

七處徵心……二一五
一　執心身……二一五
二　執心身外……二三四
三　潛伏根裏……二五一
四　內外兩在……二六二
五　隨合隨有……二七七
六　心在中間……二九一
七　一切無著……三〇四
乞奢摩路……三〇六
二種根本……三一六
辨晰心目……三五八
十番顯見……四三六
一　顯見是心……四三六

二　顯見不動……四四七

第二卷

三　顯見不滅……四六二
四　顯見不失……四七三
五　顯見無還……四九二
六　顯見不雜……五一二
七　顯見無礙……五二七
八　顯見不分……五四一
九　顯見超情……五六八
十　顯見離見……五八二
二種妄見……五九二

二事合明……六一七
二種破解……六三三
陰入處界……六五二
五陰（色、受、想、行、識）……六六七

第三卷

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九〇
十二處（六根、六塵）……七二一
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七四八
七大（地、火、水、風、空、見、識）……七九七
開悟妙心……八五〇
偈讚發願……八五三

下篇

第四卷

歷舉疑端……一
宣說勝義……七
三種相續（世界、眾生、業果）……一五
相續通結……二七
除疑解惑……二八
性相參觀……三四
傾奪藏心……四三
妙合藏心……四六

藏心俱非……五一
藏心俱即……六六
即非圓融……七五
開釋妄因……八〇
開釋迷悶……九二
求最上乘……一〇七
二決定義……一一四
㈠修因同果……一一六
五重渾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一一九
澄濁復湛……一二七
㈡解結從根……一三四
六賊劫寶……一三八
眾生世界……一四二

六根功德……一四五
悟圓通根……一五二
修斷虛習……一五四
六受用根……一六二
脫黏塵妄……一七四
六根互用……一八一
根塵併銷……一八三
誤疑斷滅……一八五
擊鐘驗常……一八八
引夢驗常……一九二

第五卷

結解同因……一九五
世尊說偈……二〇五
綰巾六結……二一七
六解一亡……二三二
解結次第……二三五
圓通方便……二四二
六塵圓通……二四六
五根圓通……二六八
六識圓通……二八四
七大圓通……三〇四

第六卷

觀音耳根……三三九
三十二應……三四八
應現聖乘四……三四八
應現天身七……三五六
應現國民十二……三六二
應現天龍等九……三七一
妙應通結……三七六
十四無畏……三七七
無畏通結……三九〇
四不思議……三九一

耳根通結……四〇一
法音自演……四〇二
選擇圓通……四〇五
文殊偈頌……四〇七
發心度生……四三五
三無漏學（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四四一
四種律儀（斷婬、斷殺、斷盜、斷妄）……四四三

第七卷

持戒發願……四六五
建立道場……四七〇
重請說咒……四八七

五會眞言……四九〇
神咒功德……四九九
眾生奉咒……五〇三
會眾密護……五一九
懸示修路……五二三
二顚倒因（世界顚倒、眾生顚倒）……五二七
十二類生……五三二

第八卷

三種漸次（除其助因、剋其正性、違其現業）……五四七
乾慧……五五八
十信……五六〇

十住……五六六
十行……五六九
十迴向……五七二
四加行……五七五
十地……五七七
修證總結……五八一
說經名義……五八三
精研七趣……五八五
內分外分……五八九
臨終升墜……五九五
一　獄趣……六〇三
造十習因……六〇三
受六交報……六一七

地獄總結……六三〇
二　鬼趣十種……六三二
鬼趣總結……六三六
三　畜趣十類……六三七
畜類總結……六四〇
四　人趣十類……六四二
人類總結……六四六
五　仙趣十種……六四七
仙道總結……六四九
六　天趣……六五〇
(一)欲界六天……六五〇

第九卷

(二)色界十八天……六五六
初禪三天……六五六
二禪三天……六五九
三禪三天……六六〇
四禪四天……六六二
五不還天……六六五
色界通結……六六八
(三)無色界四天……六六八
一空無邊處天……六七二
二識無邊處天……六七二

三無所有處天……六七二
四非想非非想處天……六七二
諸天總結……六七四
七阿修羅四種（卵、胎、化、濕）……六七七
七趣總結……六七八
五陰魔障……六八二
㈠色陰十種……六九二
㈡受陰十種……七〇六
㈢想陰十種……七二四

第十卷

㈣行陰十種……七五二

(五)識陰十種……七八五
魔銷總結……八二七
五陰起滅……八三五
五陰妄想……八三七
五陰邊際……八五四
開示末學……八五五
行菩提道……八六〇
會眾禮謝……八六一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此二十個字，這是一部經題，依天台智者大師，凡解一切大乘經典，必須要用五重玄義。以五重玄義可以令解經的人不致於以凡濫聖，以小乘濫大乘，以權智濫實智，能去這些弊病。佛出世說法就是談玄論妙，完全不是說世間這個道理，他是用世間法要變成佛法，所以要談玄論妙才可以把世間法轉成佛法。轉就難說了，因爲人的根性不同，可以多轉、少轉，不能全轉，所以這五重玄義可以作爲醫病的妙法，作爲方便容易明白這個經的道理。佛出世是談玄論妙，以玄妙可以改正人的習氣；一概學的都是錯習啦，錯習了「這個」，人就得受苦。所以要改正這習氣，必須要用佛法才行。

改變過來到如何呢？到如何究竟呢？就得說一個妙法。這妙法不容易了然，因人的心對著這個妙法距離的太遠了，所以就得先說這個玄

義，由這玄義才能夠發掘這個妙理。怎麼叫玄義呢？這個「玄」字就是解釋用，這句話叫了不可得。怎麼叫了不可得呢？就是明明了了的；心理明白了，明白什麼呢？明白不可得。我們這個世間人的知見，他都是有得的心，哎喲！我得了道啦，這都是隨著人情說，他不是叫你有所得，那幹什麼呢？就是叫你放下你學的這些東西，全不對呀！都是吃虧的門，你把他放下了，你就得自在，沒有煩惱、沒有痛苦啦。就是這個意思，即是叫人放下。但要人放下你得說個妙理，這個好處人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接受怎麼辦呢？就得說淺的呀！就是說一個「妙」一個「玄」這兩個字你要研究，你要不抖露開了，就沒有辦法明白這是怎麼個理呢！我不是說過這個「玄」字就是了不可得，明明了了的，沒有可得的東西；而這個「妙」怎麼講呢？不可思議，不是你可以思議到的，或是拿嘴議論出來的，你說事情拿嘴不能議論嗎？你還在這裏講經，這不是議論嗎？這議論的都是曲引旁徵，就如同那畫工的人，烘雲托月。你不

能直接了當的說出來，你要說出來就把這個佛法沾啦！哈！所以這個道理。就得先講這個玄義，非玄義不能入妙理。佛出世就是談玄論妙哇，就是這個意思。最要緊的。所以必須先要解釋這五重玄義，這頭一種的玄義，就要解釋這部經的名字。這部經的名字由佛說的法，一類歸一類；由佛說的法，立的名字，所以先得解釋這部經的名字。

佛說的這部經，這個名字大端有七種立名，一以人立名、以法立名、以譬喻立名。（這是指單以人、法、喻三種的任一種立名），吾略略的點一點，這好比《彌陀經》吧，他這是個人名字，拿這個人代表名字，《佛說阿彌陀經》即以人立名；以法立名呢，《般若波羅密多經》，這光是佛說的法，不代以人的名字，這就是單法爲名；以喻爲名，單單的拿個比喻作名字，就如同《梵網經》，那純粹就是個比喻。這三個單名字，單單的人、法比喻作名字，另外還有重複的呢！人與法合在一塊立個名字、人和喻一塊立個名字、法和喻立個名字，這又是三

個。最後呢，三個重複在一塊，人、法、喻一塊立名，這一共是七種名字。

這部《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這十九個字是一個別名，底下一個經字是一個通名，解釋這個經名，雖然也是僞名，但能詮眞實的義理呀！這裏是以什麼立名呢？即是以人法兼喻爲名，有人、有法兼著比喻，他不是單題另有一法作比喻，相兼著他又是法又是比喻，這是人法兼喻。這三樣都算全啦，全是這一樣法兼著比喻，這麼個道理，說這別名上十九個字，那兒是以人爲名字？那兒是以法爲名字呢？那個地方是以比喻爲名字呢？這個地方得要點清了。**如來是佛的名號，即以人爲名；密因修證了義，這就是法。即以法爲名。**如來他是個人，是人成的佛嘛，所以這個地方是果上的人，與人不同，證了佛果，是果上的人。底下這個法呢，修證了義，還有個密因；密因修證了義，這是因地上的法門。了義又兼因又兼果，果也叫了義，因也叫

了義，這個了義果因都可用的，了是明了，義是眞實義，由義可以入理，所以這一段如來密因修證了義是這個意思。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諸菩薩是人，這是未證極果的聖人；他是因人、因他還未成佛果，是諸菩薩三個字的意思。萬行首楞嚴，萬行是因法因地修行的法，首楞嚴是證了果啦，叫首楞嚴。首楞嚴這三個字，這是梵音翻我們中國話叫一切事究竟堅固，有人叫《楞嚴經》這是簡略稱這個經名，具足說是二十個字。他因什麼說了這麼多的字呢？佛說了五時的法有五個名字，五個名字是集成了一個名字，不要細說了，時間很短促的，所以名字就很多了。楞嚴是梵音翻我們中國話是堅固，堅固就是結實，他不是一種東西堅固，也不指那種東西堅固，而是說一切法是究竟堅固；一切世間上種種樣樣都是堅固的，都是結實的，不能破壞的。也非指這個人鍊的結實了，打不破、砍不破，也沒說是鍊成的，他根本就沒破沒壞，他告訴你這個道理，根本上就沒壞，這話怎麼講呢？

一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世間上有破壞嗎？

假設有人說，一切法都究竟堅固，究竟的堅固，堅固到底，永遠不許壞。還不是這一樣東西，一切包括無餘，這道理就在這裏。這怎麼講呢？沒有旁的，佛說法就是破人的迷惑，破人的堅固執著，從自幼這麼學的，他說你也說，所以你就不知道打根本上解決呀！所以這個煩惱就多了，是不是呀？這個東西破壞了，破的時候就成啦，成的時候就破。假定說一切事究竟堅固，吾拿這個茶碗一失手就掉在地下，這不摔碎了嗎？怎麼堅固呢？你說破了就成了，怎麼成了？你那碗要是磁碗或是鐵碗，這都是地下出的東西，你要是燒磁器窰，你得找這個好土地好磁泥呀，你作碗的時候，得破那一塊土；所以破那邊就成這邊，所以叫成。你把這碗摔破了呢，他又歸土啦，還原啦！所以這兩邊你別著在一邊上，世間上一切事都是如此，破的時後就有個成，成的時後就有個破。假如我找個木匠把一塊木頭給我破兩塊板子，這木匠就拿大鋸拉了拉，

一鋸破一鋸，拉一寸破一寸，拉一尺破一尺，你豈不知拉一尺就成一尺，拉一寸就成一寸，是什麼道理呢？你拿鋸拉下多深去，那個板子就成多長，你拉完了，這板子也就成完了，你拉開這個木頭就成了這兩塊板子，一切事情成中就有個破，破中就有個成。得裏就有個失，失中就有個得。

你要明白這個理，什麼事情你也不要執著，佛出世說法，說一大藏教，無非是破執之具，大家要把吾這話記住了，吾從今天說到來年今日，你們都記住吾這句話，就是破執著，要不破執著說出別的話來，可以問吾，是不是他這個說話有一定的宗旨，所以佛出世說法，無非是破人的執著哇！佛說一大藏教，無非是破執著的一個工具，你拿著吾這種話，把你的執著破了，你破了執著性，你就沒有煩惱了，這經題一共是二十個字，已經解釋了十六個字啦，今天大佛頂不能講了，時間很短促，這意思都在大佛頂裏頭呢。這如來密因修證了義也就是依著大佛

頂，也就是說，如來是依著大佛頂密因修證了義，故大佛頂才是如來的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呢，這也是依著大佛頂，所以連菩薩帶佛都是依這個大佛頂，所以大佛頂這三個字得付於下期，今天解不完。

解釋這個經字，這是個通名，怎麼叫通名呢？佛說一切法通是叫經，這個經字是中國話，印度話梵音叫修多羅，這修多羅有五種義，不暇宜多說啦！吾們這個講經容易明白，用著簡便就翻契經，契者當合字講，就是地契的那個契字，契合什麼呢？往上邊說契合諸佛的心理，下邊契合眾生的心機，像我們這都是眾生，眾多成份合我們的心理，合佛的心理，上邊契合諸佛的心理，向下說呢，契合我們個人的心理，這兩個心理湊在一起，就叫契經。這經字根本上就是中國話了，翻就是**契經**，這個經字簡單的說，就是經常之道，經者徑也，經是路徑，人人必經之路，你必須要照著這條路走，你不照著這條路走那準許錯的。所以這個地方是解釋**通題**。

「大佛頂」三個字爲這一部經題之首，因此這個經題字多文也長，作爲三段解釋。上來解釋過中段如來密因修證了義，如來是證果的一個人，如來密因修證了義，這密因修證了義就是因中的一個修法，諸菩薩萬行首楞嚴，諸菩薩他未證佛果是因地之人，他修的這個法是果上的佛法，所以這個因果人法互相交差，這上來也略略的解釋過啦。大佛頂這三個字，這是初一分，初一段，非因非果，他能成就一切的因果人法，他這個意思也包羅的很多，所以要留在這長時間解釋這三段落，應該先解釋大佛頂爲什麼從第二段上起呢？是因解這個經題。這部經題是以人法喻爲名，所以先得要解釋這個人，這個法，兼著點比喻在後邊，所以上來解這個如來菩薩因人果人，因法果法，略略解釋過了，到了今天正式的解大佛頂三個字。大佛頂三個字包羅的義理甚廣，怎麼個廣法呢？是包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三德秘藏，怎麼叫做三德秘藏呢？這個大字表示法身德，佛者覺義，表示般若德；這個頂字，頂者相也表示解脫

德，所以這三德秘藏一般人皆不能自知自見，這「三德秘藏」吾們人人本俱，都有這三德，自己不知道，沒見著它，所以稱爲秘藏，秘密的藏起來了，是誰藏的呢？所以解釋三德秘藏這個意思，就得先在大佛頂三個字上解釋。

先解釋這個大字這個大，什麼叫個大呢？就是這個世間上沒有比他再大的啦，就稱其這個大字沒有比他大的，什麼大呢？就是這個性大呀！性就是人的天性，天然的理性是最大，所以用這個大字表示這個性。這個性。也是假定的名辭，你要表示他名字是個假定的，因這性的本體呢，沒法表示。沒法表示所有一切可表示的，還都是從這個「大」上出來的，大字是個性嗎？說一切法他都有一切性，這個地方就得多說話了，說這個性大，包羅什麼呢？他包羅一個心大，還有一個相大。這個性，光說大呀，沒法表示，從那裏表示呢？就借著這個人心，借著這個世間上所有的形相，藉這兩種可以把這個性表顯出來，要不然是沒法

表現。那他怎麼個表現法呢？這表現法呀，就得從這個心上，從這個相上表示，他就照著這宇宙、山河、大地呀，這都是有形相沒有知覺的，宇宙、山河、大地不出五種，這五種相是什麼呢？所以地、水、火、風、虛空，這是成立這麼一個物質的世界，就是這五樣，你要是論在這個心大呢，心就是個知覺了，就得用人比例了，那個人沒有心哪？說人身上也有五大，而這個心有六種稱六大，因什麼大呢？個個都有性，這心的六種，有六種性。這個相有五種，有五種性，怎麼說呢？這個事情是人人所承認的，人人心目之中常常用的，常常說的，拿這個你就表示了你不信，你常常說你怎麼不信呢？這個人身比如宇宙、山河、大地都湊在一齊，這個人身整個的比例就現出這個性來，這個人身是什麼成的呢？就是五大成的，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五大成這個人身，地大成的什麼呢？人身上皮肉筋骨這都是地大成的，水大成人的血脈津液，這還有溫熱燥暖這個熱度是火大成的，人的氣力動轉是風大成

的，人的五臟六腑通身的毛孔都是空的，他沒有空人不能活呀！這是空大成的，所以這算五大。怎麼算是性大呢？就是人不知不覺的自己，就承認啦！怎麼承認呢？這個地大成的，他是一種凝聚性各有各性，水大成的有一種滋潤性流動性，各有各性，這人嘴裏常說的，你怎麼不承認呢？這火他是暖熱的，他能發生一切萬物，他有個生長性，要不一到夏天萬物發生呢？風大是一個搖動性，人身上活動全仗著這個風力，所以這個地方他各有各性，你能說他沒有性嗎？

人有人性，你這個人的性情是好是不好，嘴裏常說，常說可不承認，哪也不知道這個性是什麼，你說吾也說，所以佛法他要把這個事情考實了，佛說的這都是自己考驗出來的，親自所見到的事情，他才這麼說呀！這是爲使人承認，所以這裏相分中有形相的一分子，這五大，連虛空也在形相裏頭，大家要知道，他怎麼叫形相呢？吾們人眼前所見的這個虛空，是眼所能見的，這都叫相，眼睛誰不能見虛空呢？這都是設

在相裏頭，剛才說的這個這是形相上，這一份子現出是性造成的，他都有個性，再者說就是知見的一份子，也是性造成的怎麼知道呢？說眼睛見，眼睛見因什麼他能見呢？因爲他有個見性，有看見的這個性；耳朵爲什麼能聞？因有個聞性。鼻子嗅有嗅性，舌頭嚐有個嚐性，身上感覺有個覺性，心裏頭有個知性，見、聞、嗅、嚐、覺、知，這是一個心分成六種性，你就知道這個人心也是性造的，這就知道一切法就是一性，一性是一切法，這法在佛經上講就是樣子，一切樣子都是性造成的。這個性還不是一切物，還不是這一切心，他能造一切物能造一切心，就是沒法表示，所以這個地方表示完了，是重在這個大字上，說這個知覺大、心大、相大、終久還得歸在這個大字上，所以這個世界是怎麼成的呢？是唯心所造。所以《華嚴經》上有這麼兩句話式「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說你要研究這個佛法，世界上的根本，你應當觀察法界，就是世界，世界通通都是性，法界的性呢？都是心造成的。心它是一個造

作性，性它是一個體，一體二用，發出這個二用，一個是知見的一份子，一個是形相的一份子，在法相宗裏說，就是見相二分，形相一分叫相分，見，聞、嗅、嚐、覺、知叫見分，這個大就是自證分，說來這麼簡單，人不研究佛法恐怕人不知道，不明白，吾這麼一說人還容易了解，說到這裏一切唯心造這個力量大呀，都在這個知覺的心上。在這個知覺的心上你要是研究過科學的，也許會，你這個心要是有一百天的功夫，說吾要想一個相，你不間斷的想，一百天就有效驗，你想那個形相和照相似的就照出來了，這是常聽研究科學的有這個講法，咱就不說這個了，就說一切唯心造，要想造地獄也是心造的，最苦啦，要想得大自在、得大安樂，成佛、成祖也是心造的，並沒有別一種，所以這個心你可別用小了，你若用小了，就不能成佛啦。怎麼呢？得用大了，這不是由這個大字來的嗎？心也是大，相也是大，你這個心要自己知道，是個大的你就得發大心，這個大心怎麼發呢？佛經上有現成的話呀，這也不

是吾造的呀！發大心發三種大心，大慈大悲大願這三種大，大慈，怎麼叫慈呢？大慈悲這上頭加一個大字不是泛泛的慈悲，大慈悲心是怎麼回事呢？與一切眾生之樂，我要想安樂，我要想個法子，叫世上一切人都安樂，這就叫大慈呀！大悲呢？我見著一切世間人都有苦惱，吾想把世間人一切苦惱都去掉了，悲能拔苦，誰有苦惱吾把他提拔出來呀！這個心發的多大，這是二種大呀，第三種大呢？是發大願，願者，是誓願，這個誓願加一個誓字，吾說的話永遠不會改變的，說了就算誓願，是從吾心裏所願意的發這個大誓願哪！發什麼願呢？四宏誓願。宏者是廣大無邊，宏，也當個大字講，四種宏誓願是什麼？眾生無邊誓願度—世界上吾也是眾生一分子，世間人也是眾生一分子，怎麼叫眾生呢？是眾多成分成的這個人哪，你看這個見性有多少，你看頂大的這五樣相，一樣還分多少樣呢？這是眾多成分成的叫作眾生，連佛也叫眾生，佛是無上的眾生，菩薩是大道心眾生，這都叫眾生，緣覺叫孤調眾生，阿羅漢叫

希果眾生，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是四種聖人，都叫眾生；天上的人是樂趣眾生，安樂多苦少；吾們世界上的人是苦樂眾生，有苦有樂，苦的時候多樂的時候少；還有一種阿修羅是瞋鬥的眾生，講究較力、講究能耐、講究打仗，這叫阿修羅，天不天、人不人這還在三善道裏頭。三惡道更不用說了，地獄餓鬼畜生這是人所共知的了，這是三類眾生一共這是十法界，你看這個地獄叫苦苦眾生，畜類叫愚痴眾生，飢餓的餓鬼叫慳貪的眾生，因此慳貪刻薄墮在餓鬼道裏頭，永遠也摸不著飯吃，也摸不著水喝，這個壽命還長，一活活多少萬年，這個罪怎麼受哇！這都是那個慳貪人的果報，所以說這都是眾多成分成的，眾多成分成的都有苦惱。我立一個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無量無邊的眾生，吾立一個誓願，吾決定度他離苦得樂，這叫眾生無邊誓願度哇，說你必得要度眾生嗎，度眾生這煩惱太多啦。

這煩惱有多少呢？可就多啦。略略的吾就說個名辭吧，大家不要細講

就可以知道，知道也就能躲避呀，所以這個煩惱，有六種根本煩惱，隨著起來有二十種隨煩惱，這個根本煩惱是什麼呢？貪心是一個煩惱，有貪心他就容易起煩惱，貪不夠煩惱就來了，瞋恨心也是一種煩惱，愚痴心糊塗人作糊塗事，愚痴也是個煩惱的根，貪瞋痴你自己有點學問，或是有點家業有點地位，高傲心，瞧不起一切人，這也是煩惱的根本，所以再向下說這個煩惱就很多啦！慢心是根本煩惱，疑惑心也是根本煩惱，爲一件事情放不下，老疑惑人，這是根本煩惱。另外還有個邪知邪見，沒有正知正見，這是第六種的根本煩惱。隨著他還起了二十種隨煩惱，他分小隨、中隨、大隨，這小隨煩惱就有十個，十個是什麼呢？忿、恨、惱、覆、誑、諂、驕、害、嫉、慳，忿就是忿怒了，這個煩惱是孤起的叫小煩惱，這個東西也是苦惱，是受苦的地方，恨起人來，這也是煩惱，這正是小煩惱叫孤起的，單單的起來的，惱是惱怒，覆是遮蓋，自己作了不好的事心裏總怕人知道，橫攔豎遮怕人知道這名字叫覆；誑是盡說瞎話騙人，這都是依

著六種根本煩惱起來的，這是五個忿恨惱覆誑，下邊還有五個諂驕害嫉慳，諂是諂媚人，俗語說就是巴結人、諛哄人、奉承人就是這一套，所以叫諂媚；驕，有點身份有點財勢，這個驕傲的心就起來了，這也是煩惱呀！害，看你這個人和我不對勁，要害他，這是害人的害。嫉是嫉妒，嫉賢妒能，看人家能耐比我強，恐怕他蓋了我，我就嫉妒他，想法總是要把他除掉了，這就是嫉妒。最後是一個慳，這個慳是什麼呢？刻薄慳吝片善不爲，而且人家要作善事他在外邊還說些不好聽的話，所以這十個叫小隨煩惱，還有兩個中隨煩惱，是無慚無愧，一個人得有個慚愧心，慚是對自己得要對的起，別說對待人，就是作的事情說的話心裏的思想也得要對得起自己，這就叫有慚的人，有愧的人呢！總得要對得起人，作出事來說的話，心裏的思想都能對得起人，這對得起人的這就叫有愧，對得著自己這名字叫有慚，你敢說這個無慚無愧他作出事情來也不怕對不起人，也不怕對不起自己，全不管只要對我的心思，就要作無慚無愧，這叫中隨的兩個

煩惱，餘者還有八個大隨的煩惱。他這八樣頭一樣是不信，管你什麼我也不信，我就信我吃飽了、穿好了、有銀子、有錢比什麼都強，旁的事一大堆我全不信，這就是一個不信最厲害，這是大隨的煩惱，將來這煩惱就多啦！這是一個不信，要不信的人當然就是誑妄了，這一誑妄了，完了，底下就是放逸隨便，怎麼舒服怎麼幹，是不是呀？這就是三個了。這底下還有個昏沈相，這種人就是醉生夢死，不昏沈就來了掉舉，心裏頭橫算豎算，這麼掉算一會，那麼掉算一會，這也是一種的大煩惱，餘者是不正知，這知覺沒有正當的，見識上不正見沒有正當的見識，最後的第八個是什麼呢？心就亂了，也不知道想什麼好，這一天裏亂亂糊糊的，這是這八個大隨的煩惱，煩惱要不斷，痛苦就不能離開，不能離苦得樂，得怎麼辦呢？怎麼個斷法呢？法門無量誓願學，佛的這個去煩惱的法，就多了無量無邊，立下誓願一定要學佛法，學了佛法幹什麼呢？斷煩惱。這個煩惱要是不斷，這個苦惱就多啦！所以必須要斷

煩惱，斷盡了煩惱，就成佛呀！所以四大宏願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個佛道沒有比他再高再上的，我立個誓願我一定要成佛。佛呢？他也是一個人，我也是個人，他能成佛我不能成佛嗎？就因爲我未發這個大心，未發這個大悲大願。

大佛頂爲此一部經題之首。上來解釋一個大字，今天要解釋佛頂這兩個字，佛者覺義，這個佛字是印度話，梵音是佛陀呀，因東方人說話簡略就翻「佛」，要翻中國話呢就是知覺的一個覺字，所以那個人沒有知覺呢？人人都有知覺，人人都能成佛呀！這個成佛不是奇怪的怪事，是人人的本分事情，人人都有知覺，成就自己的知覺也不是額外的強求，也不是特別的修鍊，要緊就在這意思上，因這個人自己迷惑了，不能覺自本覺，不能知自本知自己就迷了，所以佛看見我們世間上眾生很苦哇，所以在娑婆世界非生現生、非滅現滅，從兜率降王宮托生在淨飯王宮，大權示現，其實他久已成佛啦，特意的現這個佛身，使人看看說

我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悟道，說法度眾生，怎麼叫成佛呢？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是個知覺哇，這是簡單說要是說具足了呢，見、聞、嗅、嘗、覺、知，眼睛見、耳朵聞、鼻子嗅、舌頭嘗、身上感覺、心裏頭知道，見、聞、嗅、嘗、覺、知，說這個「覺」字，就代表這六個，這六個有見分、有相分、有自證分、我們人迷惑了，這一迷惑就隨著所知覺轉了，這裏還是有個能知覺哇，有知覺他不能覺自覺，知道自己的知呀，怎麼是所知覺哇，世間上所有的這些事情就在這上頭發生了，知覺了，不知道知覺自己的知覺，把自己的知覺忘了就成了所知覺了，所以由這上頭所知覺知道什麼呢？知道這個六塵。這塵勞世界塵勞妄想嗎？這個知覺明明是眞的，就變成虛妄的了，怎麼是虛妄的呢？眼知覺在形色上了，眼見色；耳朵呢，迷在聲音上了，鼻子迷在香臭上了，舌頭迷在滋味上了，身上感覺更不用說了，就是痛癢酸麻呀，心裏頭分別外頭這五塵，什麼色好看，什麼聲好聽，什麼好味，什麼東西好吃，什

麼東西舒服，就是這麼一套，就把自己的本性誘迷了，你要不迷呢？不迷就是佛呀！迷惑就是眾生。所以這種道理，這是人人的本分事情，人自己迷惑了，沒有辦法了，所以佛出世嘛，特意的也現出一個凡夫身，引導人，使人離苦得樂。世間上頭知覺這個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這六塵令人發生六種勞動，勞心勞力，總而言之因這六種色、聲、香、味、觸、法，名字叫六塵，說你要反過來呢，反過來就對了，反過來你就是迴光返照了，不能隨著境界轉動啦，並沒有什麼巧法子，由這見、聞、嗅、嘗、覺、知這本是六種的根性，由這裏可以返本復元，若然不能返本復元又因爲什麼呢？變成了六種的認識，那六種認識呢？眼認識這是什麼樣的形色，耳是認識是什麼樣的聲音，鼻子嗅也是一種認識，這是什麼香臭的氣味，舌頭也有認識，辨別這是什麼滋味，這都是發生認識啦，身體呢？這是一種的感覺，是痛是癢是澀是滑，心裏呢？就分別是非邪正，眼耳鼻舌身意發生了六種的認識，吾們這個人

都隨著認識轉了，隨認識轉怎麼就不好呢？所認識的是六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認識這六塵怎麼就不好呢？都是無常的。它不能常在呀，你認識他還不是隨它轉了，比如我這個身體是自己的色相，這是頭一種親認識，最親近的認識，自己的認識呢？又認識自己家中眷屬的這個認識，你就知道拿這個當眞的了，又由這親戚朋友越認識越遠，這就拿人的認識，所以這個認識就錯了，也不是你自己的身體，先是不能長久的，到了時候就得消滅了，就得死呀！所以世間上一切宇宙山河大地到了時候也得壞，到了時候也是靠不住的，所以這都是靠不住的認識，就認識錯啦！因爲什麼沒正當的認識呢？是不認識自己，自己是什麼呢？自己有三因的佛性，佛性就是覺性，就是一個天理正當的，根本上就是一個正因的佛性、了因的佛慧性、緣因的佛善性，這三種佛性後首一分別，又分別正緣了，正因的理性，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看這還不錯呀，這是說佛開悟是在這醒悟的，吾們這個人剛

才說的這三樣，把這三樣都迷了，所以佛出世說法使人要回頭，要認識，怎麼個認識法呢？這個地方講這個佛字了，這是講這個經題了，說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就是個知覺呀！自己知覺了使別人也知覺，別人知覺了覺行圓滿，吾叫人知覺了有緣的圓滿了，這就叫佛度盡眾生方成佛道嘛，怎麼叫度盡眾生呢？佛成了佛把眾生度盡了，世間上就沒有眾生了，都度完了，不是這個講法，與他結過緣的眾生就像種莊稼一樣的，一查一查的，他所以度化的這個眾生都使他明白啦，都使他覺悟啦，他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啦，度有緣的眾生圓滿了，他這就要成佛了，是這個意思，未成佛的時候呢？行菩薩道吾自己覺悟了，吾教一切眾生都覺悟，都認識自己，是這麼個意思。

佛要說法的時候就要人的這個知覺，說了無量無邊的方法教人覺悟，說了四十九年，沒有第二個方法，就是叫你覺悟，說起來就多啦，越多的時候呢，所以佛就得現出相來使人跟著學呀，說佛怎麼成的佛

呀，怎麼覺悟的呀，是不是呀？佛特意的示現，以爲吾和普通的人一樣，吾在菩提樹下靜坐悟這個理，按中國的這個年月講就是臘月初八，他在印度可不定是那個日子了，因年曆不同那就不一樣了，反正就是初八的那個日子，要在咱中國就是臘月初八，說佛成道啦，這初八成道，怎麼成的道呢？這佛就告訴人的個法呀，使人要自己要認識自己。天明臘月初八觀東方有一個大明星出來了，夜觀明星悟道，夜間一觀見這個明星悟了道啦，開悟了。佛開悟的時候說了幾句話，他看見東方這個明星，他說了什麼話呢？說奇哉！奇哉！說這太出奇了，怎麼出奇呢？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佛一成道就說這個話，這在《華嚴經》上他一成道，見這個事太出奇了，說奇哉！奇哉！怎麼個奇法呢？說一切眾生，就說世間人類吧，連天上人也叫眾生，是一切的飛、潛、動、植、殰、胎、卵、濕化物，這些眾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不過迷的有深有淺，認識有高有低，他所以有早成佛的，

有晚成的，不一樣啦，你看他說的這句話有多懇切呀，包括無餘，說一切眾生，有十二類眾生，有色生、無色生、有想生、無想生、非有色生、非無色生、非有想生、非無想生，加上胎卵濕化四生，這十二類這一切眾生皆有如來的智慧德相，皆有如來明智夙慧，這個智是明，現前吾明明白白的，這叫明明白白的這個智呀，慧是宿世的這個因緣，那總叫智慧，那宿世帶著的慧命，那永遠不死呀。

吾們這個人，今世的智就成了來世的慧，今世的慧就是前世的智，這個智慧有先有後，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的智慧，有如來的智慧，不但在心裏頭有如來的相，好像如來是一樣的相貌，這指著法身說是一樣的，有如來的智慧、有如來的相好。因什麼就不成佛呢？這底下有比喻呀，說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你就聽這兩句話說得有多結實，不因旁的毛病，單單的因他妄想，不應當想的他亂想，這叫妄想。這妄想就夠受的啦，再加上執著，抓住就不鬆手了，就說這是我，這是我的知覺，

這是吾的心，其實你心裏生的是妄想心，那正是害你知見，所以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要這麼一說，這妄想執著怎麼才能去呢？就在這裏佛才告訴人去妄想執著的方法，佛出世說法，不是有個其他的東西叫個佛法。佛者「覺」，也就是你自己的知覺，你用錯了，怎麼錯的呢？妄想執著，不應當想的想，想出來還罷了，你還抓住不鬆手，就執住了，那佛怎麼成呢？佛說法都是破你的執著，佛說一大藏教，說了四十九年，那句話都是破人的執著，你把這個妄想破了，執著丟了，你這就是佛呀！就是這麼句話沒有旁的，那有出奇的事情，吾這個話就是，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是贊成他心裏明白啦，夜睹明星你想吾們那個人沒看過明星呢？因爲什麼就不能悟道呢？這個地方吾就多說上幾句話，大家可以上裏頭追求追求，吾們就是著在相上了，吾們人看著不管是什麼相，是光明是黑暗，這個相是好看是不好看，這番的精神都著在相上了，怎麼個理呢？不能迴光返照，你拿著你眼裏見的這通通都是精神，

你一生出去就看見了，這是誰看見的呀？你就覺著看見，你也看見，吾也看見，不希奇，他所以不能醒悟，佛特意在這個地方就贊成了兩句說，奇哉奇哉！你說這個地點是怎麼個意思呀？他悟道了。

吾們世間上人那個未見著過明星呢？怎麼就不悟道呢？就是在這一觸動的光景啊！就是一觸動，你看見這個星光，由這個星光一反個呀，就見著自己的見性啦，看見的這個性啊，大家要知道他那邊那個光明是個色相，他是相分形相的一分子，吾們眼裏的這個知見是知見的一分子，這是兩分子，可以拿它那個星光，在吾這個眼睛一觸觸動啦，普通的話叫觸目驚心，把自己的這個心驚起來了，怎麼觸目驚心呢？他一看這個明星有多少萬里，大家想想，你看那星球到了跟前，比地球還大，你看見這麼一點，就在這個功夫上，你想想是離得太遠了，幾百萬里地。這個知見也是多少萬里，數不過來幾百萬里？幾千萬里？就這麼大呀，自己就看小啦，你就拿這個知見看著，吾五尺來高，拿秤約約一百

多斤重，今天又磅一磅一百二十五啦，就弄這一套在身上，都是自己迷惑了，迷惑裏頭增加迷惑，就是這個見著明星的這個見是自己呀，悟道，這道怎麼講呢？道者通達之義，因什麼叫道？你好比他有荊棘、有爛泥、有亂石頭，不好走啊，那就沒有道，都擁塞住了，他這個光明大道一看看到底，你就知道人人的法身就這麼大呀，你要放開呢？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就是這麼大。你知道你的見這麼大，你的知覺也這麼大，見、聞、嗅、嚐、覺、知，都是這麼大，誰能醒悟哇，所以佛明明白白就這麼說呀，也沒有人揀起來，也沒有接受，所以這個地方吾說的這些話呀，就得大家慢慢的研究研究，要明白這個理，又該怎麼樣呢？得回生換熟，怎麼叫回生換熟呀？你把他擱生啦，你天天拿眼睛看什麼色好看，什麼聲好聽，你就弄這麼一套，就迷的不得了啦，他這個地看熟了，眼見色、耳聞聲、鼻聞香、舌嚐味、身裏感覺怎麼舒服，心裏分別是非邪正，就弄了這麼一套，自己把自己就害了，你想這些東西，要

不怎麼叫妄想執著呢？你還抓住不放鬆，你看這個顛倒不顛倒？佛說是顛倒眾生，甘心受苦嘛，在世界上，有這麼大的家當你不要，世界上又是爭名奪利啦，這麼一套你多冤枉啊，冤枉到那去了？

所以你要知道怎麼大，怎麼辦呢？這個道理就在這裏，光知道該怎麼辦哪，最要緊就在這裏，怎麼叫修行啊？你見道而後修道，這個地點就叫見了道啦，見了道你通啦，你心裏不擁塞住了，沒有擋住的了，你通了，該怎麼樣呢？回生換熟；你把那眼見色、耳聞聲那個壞習氣，你把它掉下，你把它擱生了，你把它換熟了，怎麼換哪？你也就像每天眼睛愛看好色，耳聽好聲，怎麼一套一轉個就行了，也不管你老少男女富貴貧賤，你要把這個心一轉，轉過來，吾就是看不見這個明星，吾就拿這個作比量比量，你比量什麼？就是個大法身，同佛的法身一般大，要不一切眾生皆有如來的明智，明明白白的有如來的夙慧，今世的明智，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夙世的善根啊！所以這是夙根種來的呀！所以你

今天要明白了，明白了該怎麼樣呢？還是這句話，回生換熟，怎麼叫回生換熟呢？把你那套熟的都放下，你把這些生掉下啦，總也沒看見，吾突然看見啦，吾可別鬆手啦，你看見的時候這麼想，你看不見的時候也這麼想，時時這麼觀念，也不一定觀那個明星啊！借著明星觀你這個見性啊，自己明心，明心還是個見，拿它把你這個知見觸動啦，這個地方你就觀吾這個知見有多大，釋迦佛從眼見明星悟道，觀世音菩薩從耳根反聞悟道，《楞嚴經》後面二十五圓通，都能悟道，悟道最容易的，就是這兩樣最容易，佛是由眼睛見悟的道，見著自己的見啦，觀世音菩薩在海邊修行悟道，聞聽見海潮音，到了時候就響，有生有滅，他從耳朵這個聞性聞著自己的聞啦，別拿那個聞聞那個聲音哪，借著聲音知道吾有個聞性，永遠也不滅世間上的聲色，才剛說的，眼見色、耳聞聲，那代表世界上這一切，你知道都是無常的，那海水潮一會就不潮啦，吾的這聞性就沒滅，雀叫吾又聽見啦，這性他不隨著海潮音一塊滅呀，這邊

風吹樹響，吾也聽見啦，那邊有人說話也聽見啦，你足見你這個聞性沒滅，海潮的聲音滅了，你借海潮的音聲認識你那個聞性啊！釋迦佛是見了這個明星，借著這個悟道，是見了自己的見性啦，這個道理就在這裏。得怎麼辦呢？就是這麼個觀想，你返觀見自見，返過來見你能見的本性，見吾的這個見性有多麼大，是無量無邊的大，耳朵的聞性呢？你別跟著聲音跑，借著聲音你就見著你的聞性啦，聞自己的聞性這個東西不容易，得慢慢的才熟啦，回生換熟你把他觀熟了，你就成道，吾要騙人，吾也下地獄呀，吾研究幾十年，吾就研究這幾句話，吾告訴諸位吧，你把他轉成六性，拿什麼轉呢？拿六根轉。什麼叫六根呢？六根裏頭有浮塵根，有勝義根，勝義根裏頭還有見相二分，這叫勝義根的見分，見分是什麼呢？拿這個見字眼看見的見起頭，見、聞、嗅、嚐、覺、知這六個字叫根，大家知道這叫勝義根的見分，他怎麼叫根呢？

宇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都是打這個根上生出來的，大家要

知道哇，有說打這裏出的，那裏長的，印度有外道又說時間生的，打方向長的，這都是忖度，究竟的理都是從這個，人人都有的六種根，就是見、聞、嗅、嚐、覺、知，要會轉的呢，轉成了六性，不會轉的轉成六識，六識認識，認識什麼呢？世間上的色、聲、香、味、觸、法，這是認的六塵，你要轉成六性呢？見性、聞性、嗅性、嚐性、覺性、知性，也還是在六個上就變成了六性，凡聖機關猶如反掌，大家知道，你把這條理研究明白了，你還得有觀行的功夫，你怎麼觀行他？世間上一切也是用觀行成的，你作買賣學木匠，你天天觀行在木匠上，你作生意你的心得在利上，怎麼講本圖利爲觀念，你就是作官，你就是科學、哲學，這都沒離了觀念，說你要轉凡成聖呢，這也是觀念哪；要轉聖成凡呢，也是觀念哪，這觀念從那裏來的？從根上來的。什麼叫根呢？見、聞、嗅、嚐、覺、知這六種叫勝義根的見分，知見的這一分子；勝義根還有相分、浮塵根呢！就是有形像的，就是人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

身體、心裏頭還有個心房，這六樣有形相的叫六塵根，所以在這上頭起了六種勝義根哪，在勝義根上起觀念這就叫對啦，這就叫能轉凡成聖啊，這個地方並未有什麼巧法子，把這裏吾說的這個不算哪，你們諸位可以把佛經打開看，只要是大乘經，他要與這上頭相合呢，你就可以照著走路，要不相合呢，那吾就算是胡說八道，是不是呀？這是一定的道理，都在這裏擺著呢。

「大佛頂」這三個字是經題，上來還沒解釋完，因這個經是佛說的經，依照佛經研究這個佛法，雖然是解釋這個名字，在這個佛字上，應當多解說幾句話，所以，這也是研究的時間，上來是說。這個佛字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是佛經裏通常的一句話呀！佛者是覺義，是自己覺悟了；覺他是教其他的人都覺悟了，凡有緣的人都教他覺悟了，「覺行圓滿」就是佛把這個有緣的人覺悟了，覺行的這個行也行圓滿了，怎麼叫圓滿呢？有這麼一句常言說：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說把這個眾生度

盡了，這才能成佛，這句話要一往之談，說過去就不好講啊，怎麼個理呢？眾生度盡方成佛道，那麼世界上這些眾生太多啦，你沒度盡呀！釋迦佛怎麼就成了佛呢？說度盡眾生方成佛道呀，眾生還沒有度盡哪，佛怎麼就成佛道呢？這道理他是一往之談，這是說佛法度化人就像種莊稼一樣啊！未種令種，種上了未熟；令長熟了，還得收割。所以這三層啊！種了種子還得培養，培養好了這才收成。這是說成佛呀，度盡了他有緣的人，不是說普通的人都度盡了方成佛道，這句話得解開了說，這話雖然是這麼個說法，說是這個自覺覺他，怎麼才能自覺呢？這個事情得兩解兩說，要按佛經上說，人人都有三因的佛性，有三種因，只要是世界上的這個人，也不管是富貴貧賤、男女老幼，通通的都有這三種的佛因，若沒有三種佛因，佛悟了，悟個什麼東西呢？他不是從外面學的，是自己本有的、本具的，是這麼個道理。說具足的有佛的三因，這是天然的。那三種呢？是正因的佛性、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正緣

了這是三因，這是人人本有的，各各本具的，不是學的，生下來就有，他自己迷惑住了，沒人提醒他。若分開解釋，正因的佛性就是理性，緣因的佛性就是緣因的善性，了因的佛性就是了因的慧性，這個了，就是心裏頭明了，他機緣要是成熟，他頓然間就開悟了，他悟個什麼東西？不是人說話吾明白了，不是那個道理，是自己本有的，人家說的話開悟，那都不好用，自己本有本具的，要不這種道理不能傳呢！假比要能傳，他兒子傳給他爹，他爹要成了佛這不是個好孝子嗎？對不對呀？他爹是最親的，就是他兒子，他爹，爲什麼不傳給他兒子呢？是不是他不能傳哪？所以人人本具的，就得你自己醒悟，你看釋迦佛吧，他也不是他師父教他，他夜睹明星悟道，他一觸動這個明星，頓然就明白啦！明白什麼呢？認得自己啦！人家告訴的都不是，拿這個明星一觸動他這一個心，就是一個明白，明白的什麼呢？早先怎麼不明白呢？機緣成熟了，他自己本具的，他藉著這個明星，把他這個正因的佛性沖動啦，沖

動了他明白啦，就是了因的慧性。再具足了呢？他這再說法度化人與人結緣，這是緣因的善性，這是必須的，這個人世間上眾善奉行，唯有度化人明白佛法，這種功德是最上的功德。所以說這三因佛性，正因的佛性，了因的慧性。緣因的善性這人人本具的，說到這個佛夜睹明星悟道，這不是說過一次了嗎？這個地方說幾次也不算多，他因什麼呢？要緊就在這裏，說夜睹明星悟道，他悟個什麼東西呢？他若是有所悟，悟出個東西來，那就成了妖魔鬼怪啦！告訴你說吧，什麼也沒悟出來，那怎麼叫開悟呢？他見那明星的那個光明啊，他心裏這麼一明白，你若說明白個什麼就錯啦！他就是一個明白，他這麼一明白，這明白就大啦，他知道距離的那個明星，不止幾百萬里、幾千萬里也多呀！他就知道我這個明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不是現在才明白的，從來自己也不承認哪，從來就是豎窮三際，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都有我的明白，我就看這個明星吧，多少萬里地，你說從那裏是個邊呢？我這裏是個邊際，

當中算個邊際，這也叫三由，這三際你豎著看，你橫著看十方，這也不知有多大啦，什麼就是個明白這個明啊！這個話你假比大家也有念過儒書的，說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人之學的這個道理呀，在什麼地方什麼叫個道哇？就在當下這個明白，明白這個明大家就知道啦，你要明白了自己這個明就是明德，你若心裏頭明白個什麼就糊塗啦。你若不信你們諸位自己比量比量，說我這什麼也不要想，你問問我這個心是明白不明白？當然也沒糊塗，這個東西就是呀！你想想還有個什麼東西？這個人心裏頭成了習慣性啦！總在心裏頭明白個什麼東西，明白那句話那個文章怎麼講，弄這麼一套，自己把自己就害了，他是怎麼個道理呢，就是明白自己那個明啊！在明明德這個話，說的多麼明白，底下又引出來曾子作的〈大學〉，康告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視天之明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就是這個明，他還說出什麼？他要說出個什麼？他就夠不上個聖人。所以這個明字，不許再加什麼字義，也

不許再加什麼說啦，你明白了自己的明，他明白了什麼就錯了。你假定說，這個話說，這裏說釋迦佛夜睹明星，我們這個人可以試驗試驗，你看不見明星，你旁的星星你可看見啦，你要提早起來，也有時見到東方大明星，也可以看哪，你看看，你比量比量，他怎麼悟的道呢？你拿眼睛看一看，看一看你不就是一個明白嗎？你也別把這個光明擱在心裏頭，你看到就是怎麼回事情，說這個明啊，就到我這個心裏頭了，外頭這個光明不是虛空裏這個光明，這就是你心裏頭這個明白，這個明就引出來啦，這是個正因的佛性，你藉著這個外緣那個明星，那是緣因的善性，你心裏頭了然這是了因的慧性，這是人的三個佛性。所以我用錯了在那個地方呢？就是這一個明字吧，也可以說知覺，就依照明來說吧，有能明、所明、本明、我們這個人把這三個明字，本明拋在脖子後去啦！能明偶爾還說說，他也不知怎麼回事情？每天所用的呢，就是這個所明，這是我所明白的事情，因什麼所明的事啊？有這個事實在這裏擺

著，這個事怎麼辦，怎麼對，怎麼不對，怎麼好，這就算我明白了這個明白的，這就是所明白呀，所有的事情你明白的，你假比我今天研究這個佛經，我這是隨便我們，這是研究性，我就多說幾句話，假比你說到這個地方，說到這個明字，該怎麼個明法呢？我說這個話，你們大家要是記住了，你們就受了毒啦，你記我這個話有什麼用處呢？就爲的是借著我這個話，就和佛看見那個明星；是的，借著明星心裏一明白就對啦，你再要把那個明星記住了，老是天天觀那個明星，那就錯了，我說這個話，你們諸位知道這是我所說的話，你們諸位所明白的，你要在心裏想一下，他說我就明白，必是有個能明白的是不是呀？說了我就明白呢，藉著這個明白還算不錯，比那個所明白還高一點，說到這個地方，你再一轉個，這個能明白從那裏來的？藉著所明白，因我所說的你明白，所明白是從那裏來的？藉著能明白才有的能所，你要研究佛法，得要能所雙亡，能明白的也把他放下，所明白的也把它放下，根本上就有

個本明白，這個本明白叫正因佛性，能明白是那個了因的慧性，所明白是緣因的善性。所以說到這個地方就得多說幾句話，佛出世說《法華經》，說過去世的、現在世的、未來世的開權顯實的時候，說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這就不提那些了，就在這個法華會上研究說這個佛字，說在這裏，因此，這個人不容易明白佛是循循善誘，由淺入深開權顯實的時候，佛也快要入滅了，你明白了也是這樣，把這個事情的說開了你不明白我也得說啦，所以過去世諸佛也是這樣說法，現在世也是這麼個說法，說這釋迦佛這也是現在世了，不但現在世就是未來世，怎麼叫未來世呢？釋迦牟尼佛在二千幾百年前怎麼說吧，吾們這個時候就是佛的那個時候的未來世呀，過去世已經過去啦，現在世呢？釋迦佛那時候說法呢？說這未來世，就是爲給吾們這個時候的人說的，所以方引出這個話來，引的是什麼話呢？咱就不說那些囉嗦了，直接了當的就得了：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你聽這話先說這四句，

這是佛所演的教，後邊這才說入理，這種性理，諸佛這是說未來的諸佛，過去諸佛這都說完了，現在的諸佛呢？掌教佛那也算說完了，這最後給那個未成佛的未來的佛，未來的佛佛已經說下啦，讓未來的人悟這個理，所以吾這是觸動了，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隨便說一說這個未來的佛，他說的四句話先說教，說完了這四句教，底下再說理。這個時間太短促，一說起來就長啦，不說人又不好明白，沒等著說完又到了時間啦，這也是一個病呀！

說到這個未來的佛，未來的佛還未成呢！這才一歷耳根永爲佛種，耳朵聽到一句佛經或一句佛號，這佛種子就種下啦，這都是未來的佛呀！所以見即成，因看見佛像，看見菩薩像，你一生恭敬心，佛因就種下去了。暫不說這個種子種的因，還全在所因以內呢，究竟爲眞實的明白。釋迦佛最後說的未來的佛，說了這麼四句話先說教，先說這四句，諸佛，未來的諸佛，還未成的佛呢，將來該怎麼成呢？諸佛兩足尊，兩

樣具足，那兩樣呢？福也足，慧也足。第一得修福結這個佛緣，你不結佛緣，怎麼能明白佛法呢？第一的叫緣因的善性，你得先結佛緣先修善，然後還有一個了因的慧性，你就明白了心裏就是個明呀，你有這個善緣你結上佛的緣啦，你這才可以明白了因的慧性，福慧這兩樣都足了，這才成佛，福足慧足成就什麼呢？成就這個正因的理性，三個性天然的有個正因的理性，他代表著一體二用啊，是一個了因，了因是智慧，緣因是善緣，緣因的善性。所以說諸佛，未來的諸佛，兩樣的具足，所以成爲世尊兩足，福也修足啦，慧也修足啦！諸佛兩足尊，怎麼叫兩足呢？這底下說知法常無性，法就是指著世間上種種樣樣都叫法，在這個地方就叫佛法吧，說知覺的知，就是了因的慧性啊，說知道的法就是佛法，這是緣因的善性，兩足知法，這兩個法，一個知，一個法就是兩足。底下這個常，常遠也不壞，也不滅，常是怎麼個常呢？是不是無故的說常就常了嗎？底下跟著就是個無，你看這句話分好幾層講啊，

知法常無性，他知道這個法呀，知是智慧，法是因緣的善，一個了因的慧性，所以這個地方告訴這一句話。底下這四句話是佛的言教，佛說《法華經》開權顯實有四個，一人、一行、一教、一理，一人行教理，人是菩薩才能學發菩薩心，行呢？得要行菩薩行，度化眾生。下邊講言教，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佛的種子總得和佛法結緣才能夠起立，這個種子呢？你要是有因緣就容易有了因，所以這兩樣擱在一塊叫一乘大教；是故說一乘，這兩句話倒好容易明白，底下就是顯這個理啦，這個地方是說的教，教是顯理，理是什麼呢？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與道場知己導師方便說，這是說這個理就在四句中，前兩句這個理就顯出來啦，是法住法位，就在這一句上呢，世間的相就永遠常住了，怎麼叫個是法住法位呢？世間上一切一切就是，這法就當個樣子講呀，這什麼樣子，就住在什麼樣子本位上，是什麼樣呢？所以這一個法性是法，是相，這兩樣一個法性，一個法相，法相住在法相的本位

上（一境一切境），法性住在法性的本位上（一心一切心），這個世間法就常住了，永遠不壞啦，沒有個壞的時候嗎？怎麼叫是法住法位呢？各有各本位。佛說的一切法總是兩樣，一個法性、一個法相，法性是人的知覺性，一個知覺代表人的知覺，法相就是有形有相的，一個有知覺沒有形相的，一個有形相沒有知覺的，這不是兩樣嗎？這兩樣才成吾們一個人，大家要知道哇，我們這個人怎麼有兩樣呢？見、聞、嗅、嚐、覺、知這是一樣，身上地、水、火、風、空這五樣是法相，有形相的；法性是無形相有知覺的，一個知覺，一個形相成一個人，你要各住本位，法性別依賴法相（心外無境），法相別依賴法性（境外無心），是什麼法，住在什麼本位上，法性住在法性的本位，法相住在法相的本位，這是世間永遠的常住，沒有損壞的時候，沒有破壞的時候。

佛字沒解完，就引出來《妙法蓮華經》上八句偈子，上來已經解釋了四句，下面這四句今天把他略略的解釋，這四句就是：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與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這是最後的四句偈，佛法的要義就在這四句偈子。頭一句要了解了呢，這佛法就容易明白啦，說是法住法位，就是這一句，怎麼叫是法住法位呢？說這個法呀，就作樣子講就是方法，是怎麼一句話說是法住法位，是什麼法呢？說這兩種法，世間上一切事情都包括啦，一個法相，一個法性，這個法相，世間上所有的形形色色、宇宙、山河、大地，都在裏頭包含著，這是法相啊！法性是知覺，知覺總不出這六樣，就照人表示吧，見、聞、嗅、嚐、覺、知，眼睛見、耳朵聞、鼻子嗅、舌頭嚐、身體覺、心裏頭知道，這六個是法性，就是人的知覺性。這個地方，恐怕大家對這個名相生澀，變變樣，變個名相容易記著，還容易懂，這個法相變作一個相分，有形相的這一分子就好明白啦，經上也有這個成文，有這個現成的名字叫色法，有形色的這一樣，就是這麼一句話，一個見分，一樣知見，拿心代表心法，色心二法也是代表法字，這好明白，大家知道色法代表法相，心法代表

法性，這個心法、色法大家好明白呀，心法是人的知覺，誰都明白。色法呢？有形有色，有形相的，法字當個樣子講，說是形相這一樣，這好明白。心裏頭呢？心法呢？知覺這一樣，一共是兩樣這好明白呀，這兩樣都住在本位，就是這麼句話是法住法位，什麼法呢？一個色法，一個心法，住在他的本位上，怎麼叫住在本位上呢？說這個形色這一法吧，不借著別的知見的這一法，光有形有相的這歸一路，在吾這個形相本位上，吾不借著心裏頭知見那一法，吾不要那個，吾在吾的本位，吾在這個有形有色的本位上住著，這就叫法住法位呀！有形相的這個位子，吾就住在有形相上，吾不藉著這個知覺，不藉著心裏頭這個知見，住在本位上是法住法位，那麼這個心呢？有知覺，吾這個知覺住在知覺的本位上，吾也不向那個有形有相的一塊參和，吾也不住在他那個位子上頭，吾就住在這個知覺這一分上，這就叫是法住法位呀！這是有形相的色法，有形色的這一樣，吾住在有形色的這個本位上，有知覺的呢！就是

心裏頭這個心法了，吾住在吾的知覺的本位上，吾也不用那個有形色的那個樣，吾住在本位上嘛？不許參和，這有什麼好處呢？知覺住在知覺的本位上，形相住在形相的位子上，大家都能明白了，都好懂了，說世間相常住，就這一句話，說你要是色法，就在色的本位上，不和心法參雜一堆，心法住在心法的本位上，不和有形色的一塊參和，各住本位，世間這個相，就不覺得有間斷啦。世呢？現在世、過去世、未來世，間斷開了，有時間、有段落，他就不能常在啦！說要是這個心法，住在心的本位上，色法住在色法的本位上，這個世間上就沒有無常了，就是永遠的沒有生死啦！也沒有生滅啦！就永遠常在，就這麼句話，大家明白啦！說這個話，你說的可倒明白呀，怎麼就能常在呢？是不是？怎麼就沒有生滅了呢？怎麼就沒有生死了呢？這是怎麼個講法呢？要緊的就在這個地方，你要是形相住在形色的本位上，有形有色的這叫色法，他不用知識，不用你這個知覺，你們諸位想想，他自己生來也不知道，死來

也不知道，他沒有知覺嗎？形色這一法他住在本位上啦，我不用知覺，他有生、有滅，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呀，誰管他叫生叫滅呢！誰管他叫常在呢！誰管他叫不常呢！這不成問題啦，他是不用知覺這一分啦，他住在他的本位上啦，這個色法住在色法上了，心法住在心法上。知覺，吾們人的見聞覺知吧！住在我的本位，吾不與有形有相的在一塊參和，你們諸位想想，我們這個知見還有個斷滅嗎？那永遠常在呀，因什麼呢？

因爲眼睛看見有形有色的，那有形有色的有生有滅呀，你那個眼睛的知見隨著色相轉，耳朵隨著聲音轉，你就成了生滅法了，大家這個地方要注意呀，要在這個地方了解方行呢，那還有生滅？你不自己找生死嗎？你自己想想。所以這個色法和心法這是兩樣呀，色法是有形色的是一樣，心法是有知覺的一樣，有知覺沒有形相，有形相的他沒有知覺，這是各住本位啦，不往一塊參和，這個世間上就永遠常在啦，就沒有生滅啦，也沒有無常啦，這個人也就沒有生死啦，大家這個地方得注意

呀，所以佛才說這個話呀。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你是這個色法住在色法的本位上，你是心法有知覺住在知覺的本位上，這個世間就沒有無常了，就沒有生死啦，就常住啦，就這麼句話呀，佛這話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不是有四句偈子嗎？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就是色法和心法各住各的本位，這個世間上的相就常住啦，這底下有解釋呀，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這話從那來的呀？從道場上來的呀！佛他不是悟了道了嗎？因什麼悟道呢？上邊吾說過，夜觀明星悟道哇，這大家都聽過啦。他夜間抖然間看見東方起一個大明星，這個明星總有幾千萬里不止，多少萬里也不止，他看我這個眼裏這個知見，就達到明星這麼遠哪，這是往遠近說呀，要是橫豎的一普遍呢，也是普遍十方多少萬萬里不止啦，我這個知見就這麼大呀，他是藉著這個相分，他這個明星是有形相的，有形相的一分子，他那個眼睛一看呢，是有知見的一分子，就是屬於心法，他這個知見，見著這個明星就觸動啦，夜觀明星悟道呢，

觀這個明星他就一了然，說：「咳呀！這明星多少萬萬里遠，吾這個知見就這麼高這麼大呀，普遍十方遍滿一切處哇，豎窮三際，橫遍十方，這都是我呀！」就這麼一心思，唉，這才明白啦，這釋迦佛才明白呀，這就是是法住法位，明星住在明星的本位上，吾不攀緣你這個明星，把吾引動了，吾這個知見，不和你一塊參和，吾這個知見無量無邊的大呀，遍一切到處都是吾，他也沒有形相，他也沒有生死，他也沒有病，吾告訴你說吧，到時候也不用穿衣裳，也不用吃飯，你看這有多快樂多安樂呀，不像吾們這個有形相的色殼子，到了時候就穿衣裳就吃飯，又怕冷又怕熱，有了病還得找醫生治，治不好還得死，你就養的多麼好，到了七十八十像吾這大歲數，論天活著，說不上那個時候就死，你們諸位想想，是不是呀？這是說這個形相是靠不住的，夜觀明星悟道哇，你看見這明星到了時候就沒啦，就滅啦，他轉到那邊去了？你看這個日月星晨、天地山河，到了時候都得壞呀，不過氣脈長一點，人的這個知覺

呢？永遠也不許壞的。你要知道人自己不承認自己呀，人都迷惑啦，拿著這個有形有相的這是吾，這冤枉到那裏去了？那麼這個身體不是我，是什麼呢？這個身體可以說是我的，這是我的身體，你把這個字叫開了，就不糊塗啦，這個我是誰呀？這個知覺是我呀，你這個見聞覺知，他也沒有形相，他也沒有生死，到了時候，也不問你要衣裳穿，也不問你要飯吃，你想想他是永遠長在的，這個東西是永遠也不死呀！佛因此就悟了道啦。大家知道，與道場知己，在道場他知道，形相是形相，知覺是知覺哇，吾這個知見看見這個明星啦，吾可不隨這個明星轉啦，形相是個無常的呀，一會就轉過去了，吾這個知見，他是永遠長在，所以這個地方，於道場知己，在這個道場裏頭已經就知道啦，知道已經啦，知道了又怎麼辦呢？導師方便說，剛才說的這四句話，這是佛爲大導師，引導人，讓人離苦得樂，逃出生死的關頭來，這是佛告訴他，是用方便法說，方便法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他悟了道以後，他才

說這個話呀，他未悟道的時候，他沒說過這個話，方便說再給你說一說，這個方便兩個字，方是方法，便是容易，我給你們說是法住法位，這世間相常住，你要知覺離開了形相，這形相無所謂生死，你這個心裏頭有死吧，你這是知覺的關係，你這知覺離開形相呢？那個形相它也沒有生死，它自己也不知道是生是死，所以你這知覺迷在形相上呢，咳呀！吾這死啦，又有病啦，我又活不了啦，就是弄了這麼一套，豈不知你那個不喘氣的那屍首壞了，靈性還有呢，靈性他還有個體質呢，體質一層一層的呀，就像人穿著大皮襖脫下啦，還有二馬褂，二馬褂脫下啦，還有小皮襖，你都脫淨了，通身不掛一絲，這個地方就妥當了，他是這麼個意思。哈！這個人是現成的佛。從夜觀明星悟道，他就讚揚說：奇哉！奇哉！太出奇啦，太出奇啦，吾這才明白了這個道理，人本來沒有死嗎，無故的就修行，就怎麼鍊怎麼修呀，那裏有該死的玩意，你一鍊就不死啦，你就多活上幾萬年，到了時候，不是還是死嗎？根本

上就有個不死的，你自己不承認自己，你自己不是有個知覺嗎？你的知覺也沒有形相，他本來就沒有死，他到了時候也不想吃飯，那肚子我怎麼覺餓，肚子和知覺連在一塊啦，你心思心思，你要早早的把他放下呢，你得觀念，時時觀念吾的知覺，與身心就不相干啦，你知道這人越到臨命終時，就像從房子裏我要搬家啦，就走啦，就出去啦，又難過啦，又搗氣啦，又叫喚啦，又哭啦，又嚎啦，那有這些事情啊，他自己迷惑自己，自己害自己，所以佛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說太出奇啦，說一切眾生，有知覺的，世間上一切普通的人，同佛一樣皆有如來的明智夙慧，你明明白白嗎？生生世世你就有這個善根，這個地方你才承認，你要沒有善根就是怎麼講你也不承認，所以講到這裏佛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的明智，有如來的夙慧，有如來的相好，什麼相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都是自己一個身體，你問問你那個知覺有多大，你想多大他就多大，你執著這個身體就是

吾，你到時候有病你就得病，到了時候死也作不了主就得死，你無故的，你總迷糊他幹什麼呀，這說是法住法位，你這個知覺住在你的知覺本位上，你別著重這個肉體，有形相的這個本位上，這還不好明白嗎？你們諸位想一想，這還用說嗎？佛就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己導師方便說，這個佛叫大導師，引導人的老師呀，這個方法容易讓你們知道，你就知道各住各的本位呀，你拿那個知覺，別和你的皮肉筋骨上一塊參和呀，一參和到一塊就糟糕了，你跟他一塊受苦，這個道理就在這裏。

佛說世間上一切眾人皆有佛的智慧，皆有佛的相好，有佛的智慧是心，有佛的相好是身，這眾生和佛一樣，你聽聽這個話。一樣我們怎麼不成佛呢？是不是你看你成你的佛，我們怎麼還是凡人呢？在世間上受苦呢？有兩種病。什麼病啊？妄想、執著哇！佛說的自己，說完了沒有人問，就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的智慧，有佛的相好，因什麼不成佛呢？

這底下說：「不因旁的呀，單單的就是一個『妄想執著』四個字—妄想、執著，你不應當想的，想這叫妄想，不應當想的想，你改了還好，還不改，直抓住了還不鬆手，哈！這個佛怎麼成呢？他所以就成不了佛啦，就因這個毛病，你們諸位想一想，由他自己，他自己不做嗎？那個你還怨誰呢？極爽神、極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到了經的後面引出來的這個話，《楞嚴經》正文上以後說這話與這話通通的不一樣，不一樣可不一樣，佛那是變樣的說，通通的都歸這個理呀，你們不論你說什麼話，要不歸這個道理呀，那就算是錯啦，講的可不一樣，理是歸這一個理，說不因旁的，單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你不能證佛果你不能得佛的享受，就因這個，所以佛說這句話。

這「大佛頂」三個字，這一個大字，一個佛字，略略的比量出來了，下邊還有個頂字，大佛頂這三個字是最要緊的，《楞嚴經》上這個名字上邊這三個字，這個頂字怎麼講呢？大佛頂說大佛呀，這個頭頂有

無見頂相，作一句講啊，要但講這一個字呢，這個頂者相也，這頭頂不是一種嗎？相，可是這相是一種最高的相，最高的一種相是什麼相呢？就是佛相，他是照著佛說，說這個大佛他是照著佛說，這個頂到了這個極頂的頂，佛是什麼相呢？佛有三身、四智，有三種身相，頭一種身相呢，普救眾生現什麼相啊？現百千億化身，百千億幻化相，這個數是這麼多，數百千萬億化身，身就是身相啦，不是光在這個娑婆世界，在印度現了個丈六老比丘相啊，這是爲了我們人類。哈！這是佛的一種相，是最底的相；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爲引導我們這個人，其實成佛成了幾十萬萬劫，他才成佛。爲的引導人，這是說百千億萬「應化身相」。百千億萬應化身相，再上高處一說呢，圓滿「報身相」，千丈盧舍那，盧舍那佛，翻淨，他這個清淨遍滿一切處，佛身就不用說多大啦。他給菩薩說法，他現相一千丈高，吾們這個人那裏聽的到，你心思心思，他是爲的變化那些大菩薩呀！現千丈盧舍那，坐千葉蓮花台，教一切菩薩

法呀！那個時候吾們這個人就聽不到啦，這是第二種相。第三種相呢，是清淨「法身相」。遍滿一切處，盡虛空遍法界，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無處不是他的本相啊。你看佛說的這三種相，吾們人人都有，你看說的這麼熱鬧，這麼多，你轉過來，不但是佛有，人人皆有，因什麼我們怎麼就用不上呢？頭一樣：不知道，第二樣：知道還不容易信，第三：好容易信啦！不容易照著學！就是這個事情，不容易知道、不容易信、不容易學，他因什麼不容易學呢？我早明白這理，當下還沒這樣學，我要學好早就成佛啦，是不是呀！他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容易學成的，所以我這是說這個理呀！

佛有三種相，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我們這個相是和佛一樣的，就是因妄想、執著，我們要想學，難學是什麼？就是個妄想、執著。不容易去呀，你把妄想、執著去了，你轉過來，你就學佛夜觀明星，你設身處地，你就看我看見這個明星，這是誰看見的，這是我這個

知見，你就看吾這個知見有多大呢、有多遠呢、有多高呢！要能夠這樣講，直接著比他那個百千萬億化身，比他那千丈盧舍那坐千葉蓮花台，比他那清淨法身上遍滿一切處，這是人人能作得到的事情啊！然而，不是一作就行了，必需要有夙根，前世就修好啦，他這個人聞到了就信，就怕你沒有信心，有信心是人人有份，是人人作的到。獨這個佛法，人不容易明白，明白了還不容易信，信了還不容易照著學，這個妄想、執著太多怎樣去掉呢？我不知旁人，吾總想去，只到現在也沒去淨，連一半子也沒去呢。要緊的就是去妄想、執著，解釋這個《楞嚴經》，必須依著這個五重玄義，第一重玄義已經略解釋過。

當下解釋第二重玄義，是顯這個體，解釋名字；是依這個名字，解釋名字。顯體是依這個文義，顯這個實體，這《楞嚴經》是依什麼爲體呢？「依如來藏妙眞如性」爲體。這七個字是一部經的具體，這個體不是這麼一解釋就算完了，得要依照著解釋的這個名辭，要顯出這個體

來，這個體本來是不可思議的，這個不可思是心裏思想不到呀，不可議是不可議論的。你說到不可思議，你怎麼拿文字解呢？說依這個文義呀，能顯出這個理體來，這個體就爲理的一個具體呀，拿什麼文字顯呢？就拿這七個字說「如來藏妙眞如性」，「如來藏」三個字，先得解釋這個名字，然後才顯這個體呀。這個名字要不知道，這個體也沒法顯。說如來這兩個字，這得要解釋解釋，怎麼叫個如呢？這個「如」，簡單說就是一個不變之體，他這體不能變化。這個「來」是個隨緣之用，這個不變之體和這個隨緣之用和在一塊。怎麼叫個不變之體、隨緣之用呢？這個顯體的這個文，你要說體必得說用，說用的時候還必得說體，他雖然這樣，可到底是體、到底是用呢？說用的時候、說體的時候，隨勝立名，那面勝，那面就算是名。體，這邊說的勝就是顯體，用的這邊說的勝就是顯用。怎麼叫個隨緣，怎麼叫隨緣之用、不變之體呢？他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隨緣。他隨緣的時候還藏著

一個不變，不變裏頭還藏著一個隨緣。他所以底下擱一個「藏」字，叫「如來藏」啊！這個字本來是一個收藏的藏字，他怎麼念個藏呢？這個藏他是一個名辭，有能藏所藏，有藏這個東西的地方，有所藏的這個物，佛一看，他就說個藏，所以這是個名辭。藏呢，他是動辭，所以這叫「如來藏」啊！這「如來藏」這三個字，他這個意思是用不離體，體不離用，在這個地方依著用，還顯這個體，所以他如裹頭藏著個來，來裹頭藏著個如，他互相包藏，所以就叫「如來藏」。這個如剛才說的，就是一個不變之體，這個來就是隨緣之用。隨緣的用就是變化的，一個變化的、一個不變化的，如是這個不變的體，來是一個隨緣變化的用，這兩個字大家可以知道，他在隨緣的時候，隨緣就是變化啦，變化的時候就不變，這說變化的時候就有個不變，說來呢？不變的時候有個變，這個道理怎麼講呢？簡單說，變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變。你看這個意思，一聽就難懂，他這個名辭，把世間上所有一切一切的都包括

在一塊，他立了這麼一個名字，說那有這種事情呢？說變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變呢？說世間上一切一切，都是這麼一回事。若不是這麼一回事，他決不立這麼一個名字。是人不在這個上頭研究。要說他也不留心聽，他一聽這個名辭，也就覺著頂生澀的，說以什麼爲憑據呢，說是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隨緣，說一句普通的話，不變的時候就隨緣，不變的時候就變，變的時候就不變。說這話就像迷糊人似的，其實這是一個眞實的道理。

世間上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這麼一回事。人不留心，所以你也這麼說，我也這麼說，馬馬虎虎的就過去啦。說那一種東西，能可以變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變呢，是不是呀。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隨緣。變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變，這就好懂啦、好明白啦。先拿幾種事情舉出來，先把名辭懂了，然後再顯這個理。拿什麼呢？先拿這一種有動作，沒有知識的東西說個比喻，拿他作個樣子。有

動作，沒有知識的是什麼呢？你就說這個大海裏頭的水吧，它是一個活動性的，沒有知識，所以這個海水，要不颳風的時候，平平靜靜的，這就是個水的本體，這就叫不變。他沒改變哪，沒改變的時候，它怎麼就隨緣呢？那個緣哪，就叫幫忙。他就是幫助的助緣哪，這個不變隨緣哪，它隨什麼緣呢？要來了這個暴風，起大風啦，這個風就助著這個水就起了波浪啦。拿這個風一颳這個水，這個波浪就起來了。這是不變隨著緣就變化了，它不變的一個水體，拿風那麼一吹，它就起了波浪啦，就變化了。這是不變因隨緣而變，不變而變，變而不變，可就說一邊啦。怎麼由不變它就變啦，這底下由不變而變，就是這個隨緣了。它這一隨緣，還有個不變，成了不變啦。這個不變裏頭還有個變，不變裏頭還有個變，變裏頭還有個不變，怎麼變裏頭還有個不變呢？這個水呀，已經變了，變成波浪了，這就變了。怎麼叫不變呢，變裏頭有個不變哪，這個波浪雖成了，水成了波浪了，然而這個波浪還是水呀。雖然成

了波浪，水可沒有變，波浪不能說不是水呀。說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頭回說的是，不變隨緣，第二句是隨緣不變，它雖然是隨著這個風的助緣起了波浪，隨緣裏頭還有個不變，隨緣就是起了波浪，波浪還仍然是水，仍然還是海水，海水沒變。這個地方，變而不變，不變而變，這是一個無情的動物，這是指著水說。再舉一個礦物呢，就好比，假定說，佛前有個銅香爐，你想著要把它化了，造一個佛像，當然是你有這個心，沒有這個手藝，你不能成功啊。你找這個會手藝的人幫忙是助緣哪。這個銅香爐它原來就是個不變化的了，它還得隨緣，來了一個銅匠，就把它生上火，把它化開了，化開了翻成沙，那是造什麼呢？造佛像。拿銅香爐造一尊銅佛像，這銅匠他有這個手藝呀。他一幫助，心裏這麼一想，他就是一個助緣，他助著這個銅就變化了，變成個佛像。這就是不變的銅香爐，他變了個佛像，是不是？他不變是隨緣了，隨著這個工匠，隨著他的手藝，就變成一個佛像，這不變隨緣而變哪？由這個

因緣他就得變，不變隨緣，這雖然是隨了緣了，裏頭還有個不變。怎麼還有個不變呢？雖然是造成了一個佛像，這個銅還是未變哪，這個相變了。香爐是個相，佛相也是個相，這個相變啦，原質未有變哪，他這個銅可未有變。所以這叫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這是說個礦物，它變裏頭含著不變，不變裏頭含著變，所以拿「如來藏」這個名辭講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他是表示這個意思，你假比這都是礦物，無情之物。再說有情的物呢，也是不變而變，變而不變，你就說我們這個人吧，我們這個身體，他不變就隨緣，隨緣就不變。怎麼叫隨緣呢？怎麼叫體呢？

人體是個具體，你有這個身體，有行、住、坐、臥，這一天總變化，你自己不知道，說這個行、住、坐、臥，你們諸位來這裏，走步這不是行嗎？行在這裏又住下了，住著住著又坐下了，坐在這裏聽經完了，回到家累了睡覺，就臥下了，這叫行、住、坐、臥呀。雖然是不

變，行、住、坐、臥總是變化呀，他這是不變就隨緣啦。什麼是變而不變呢？你就是這麼變化，這個身體仍然還是個身體呀，這個人的身體何嘗變呢！所以有體有用，拿這個話說，他是讓人明白，這個體、用是不相離呀。經上他立這個名辭就是爲顯這個體，這個體不好講，這體上就有用，用上就有體。講這個體，講這個用，有什麼用處呢？你說了這麼一大堆，比如這個佛法上，大家可要知道，他有這個總題，都得歸在這個題目上。那個總題呢？釋迦佛他三十歲夜觀明星悟道哇！我不是講過兩三遍了嗎，大家也都常聽見，就是這個夜觀明星悟道。才悟了道，他說了四十九年法，說的一切經都是說這個夜觀明星悟道哇！是變化著說呀。別疑惑著，此不是彼，彼不是此，就是這一種呀！你心思還有多少事，你把這件事明白了，你就開佛的知見啦，能成佛，他是這個意思。夜觀明星悟道，與「如來藏」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呀，這底下就顯這個體呀！體是什麼體呢？就是人的性體，人人天然具足的三種佛性，是

什麼佛性呢？是正因的佛性、緣因的佛性、了因的佛性，正緣了要分別開說呢。正因的理性、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了是明了是智慧，人生下來天然的就有這三種佛性。正因是天理的理性，天理的理性，他非有因緣，他不能發動變化；緣因的善性，他因有這種緣，他心裏頭就明白了；了因的慧性，他這麼一明白，就認的自己正因的理性啦！

大家要知道，上來不是也說過嗎，佛種從緣起。佛的種子由緣上起來的，緣是什麼呢？由因釋迦佛夜觀明星悟道，他是什麼因緣呢，就是見著這個明星，這是他的助緣，就好比這個海水，以有風它就起波浪，他這個見性，就好比海水是個不動的，他一見了這個明星，他就發動了。他發動個什麼？這個明星就是個緣，好比颳的風，他就是個緣，他這底下就是了然啦。這緣因的善性，結上這個緣啦，他眼睛這個見性，見著明星他心裏就了然啦。他心裏明了，是了因的慧性，這是個智慧，大家要把這個理明白了，這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就叫「如來

藏」。所以他夜觀明星悟道，這個緣就在這個星上。明星是他所見的，從這個地方，大家就可以醒悟，明星是一個所見的，就能引起他能看見的這個見啦。其實是一而三、三而一，他不變就隨緣。他不變的這個佛性，是正因的理性，也叫正因的佛性，這個正因的佛性，他有這種緣，什麼緣呢？若不是借這個明星，他就不能認識自己，他借著這個所見的明星，他本有的見，自己不能見自己，他因這個明星是所見的，他體到這個能見了，能見的就是了因的慧性，他明了啦，這是一個能見，一個所見。這個地方得弄清楚了，所見的是明星，能見的是了因的慧性。這個了因的慧性能看見，能看見所看見的，他這是兩個見。明星是個所見，有所見引起了能見。能見從那裏來的呢？能見就是從這個本見上，正因的理性，這是三因，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因這緣因就發生了智慧，發生了智慧，他就認識這個本體啦，本體反過來呢，又認識這個利用啦。他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緣是不變裏有個變、不

變是變裏有個不變，他這個變化都在人的這知覺裏頭。這個知覺分三層，一個能見、一個所見，這好明白，這個本見呢，本看見的就是那個正因的理性，他本來就有個知見，他因這個知見，他起了所知見。又在所知見的上頭立下一個能知見（頭上安頭），他自己就在能所兩面作生涯，永遠也不認識自己的本知見啦。他借著這個所知見，他這一了然呢，這就是一個能知見，能知見見到所知見，由這個就顯出能來了，由這個所有的桌子，顯出吾這個能看見的見啦，就是這麼個意思。這個地方還未到家，由能見見到所見，還未到家，這個《楞嚴經》後邊就有，「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把這兩句話弄清楚了就好辦了。你見見之時，你拿「本見」見著「能見」之時，「能見」看見「所見」容易，吾眼睛有個「能見」，你那個物是「所見」的，誰能見著這個「能見」呢？所見由能見見著了，你見這個「能見」的這個見，就不容易啦！能見的這個就是本見上，本見就是正因的理性，這個正因的理性，他見著

這個「能見」，這叫「見見之時，見非是見」。這個「本見」見著「能見」的時候，「見」見之時、「見」非是見，這個「本見」就非是那個「能見」了，這是三層，所見、能見、本見。所見是明星、能見是智慧，智慧的本性是正因的理性，那就是一個本見。他由「本見」生出「能見」，見著這個「所見」，「本見」見著所見，由這個所見就顯出「能見」，顯出能來，然後這個「本見」再見著個「能見」，這個經文上後面都有哇。見本見之時，見非是見，你那個「本見」見著「能見」的時候，見的那個「見」就不是「能見」了，何況「所見」呢！

大家把這個理分析開了，這是爲的什麼通通都歸這一個理。這三個見弄清楚了。所見由這個夜觀明星就顯出個能見來了，能見見到所見了還容易知道，都容易明白，見是見那個光明相，這個本見要見著這個能見，這自己就見著自己了，這個地方他就是一個不變之體呀。起這個隨緣之用，隨緣就隨著這個明星的緣了，要沒有這個明星的緣，自己的本

體仍然是自己不認識自己的本體，所以由明星起了這個所見，由所見就顯出能見來了，由這本見，然後這本見又了然這個能見了。他了然這個能見呢，他就見著他這個能見了。他見所見，再見著能見，在這個能、所上顯出他自己本有的本見來，這個地方這就叫「見性」，見著自己的本性了，說難明白就在這個地方，這雖然是難明白，不能夠不研究，不能夠不說，要不說就永遠的不明白。所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你這個本見見著能見的時候，這個本見決不是能見了，根本上他自己有一個正大光明的本見，要能夠以這個本見，使用這個能見所見，就作了主啦，這就成了佛啦！這就是隨緣，然而就不變，仍然是成了佛啦！吾們這個人都不能作主，自己把自己本知、本見。吾們這個人連能見也夠不上，只認識個所見，就是認識我所見的，就算對啦。他不知道那能見的是誰，那本見更不知道啦。

「如來藏妙眞如性」，這七個字是五重玄義第二重玄義，這是顯體

的文，上來解釋「如來藏」三個字，也未解釋完就到了時候啦，今天這又接著，稍爲一解釋，這個如，當然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在如的不變之體就含著來的隨緣之用，這個來的隨緣之用就含著如的不變之體，所以這不變的時候就隨緣，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互相含藏啊！因此三個字立名就叫「如來藏」。這藏字本是個藏字，怎麼念藏呢？這個藏就是一個動辭，含藏就一個名辭，一定的一個名辭，這個能藏所藏一定了，就念藏。由這個不變之體發明隨緣之用，引出了世間上幾種事情，是爲使大家起信，相信這個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又引出來呀。夜觀明星悟道，所以佛說一切法說了四十九年，總不離這個夜觀明星悟道的這個總題。大家得把這個地方記住了，你管他是講那一部經，也離不開這個題呀，因什麼呢？佛夜睹明星悟道，他就是照著這個道理，他說一切法，說了四十九年，未有兩種事情，夜觀明星悟道，怎麼合乎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呢？他怎麼就說歸這個題呀？夜睹明星，睹者見也，

突然間看見了，就是這麼句話。這突然間見著了，這是因著明星，才發明出來這個觀見的這個見性啊！看見的這個見性啊，在這個地方這是一種因緣，這個見性就是一種不變的體，根本上就是個不變的體。我們人人都有眼睛，那個眼睛都有見性，就是我們這個人在地球上，你假定說，也不管是見不著明星，你看見日頭（太陽）、看見月亮一樣，你那個見性，就集在那日頭（太陽）月亮裏頭了。由這根前，放怎麼遠你可要知道，這是因這種因緣所見的這種相，普通的你自己這個知見，這個知見這叫緣因的善性，這個人人都有天性，秉天性所生，天性有三種天然的，一個正因的理性、一個緣因的善性、一個了因的慧性，這三種東西是一體二用。正因的理性是個體，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這是一體起了兩種用法，這兩種的用法，這個夜觀明星，觀見的這個見性，你要知道，這就是一個體，這個體就是一個具體，他發動了這兩層的作用，頭一個這是天然之勢，他未見著這個明星的時候，這個見在眼睛上

頭，他也不知道有見，是不是？也不理會呀，天然的嘛！他一見這個明星，這是他的緣因善性，他一觸動說吾這個見性，吾這個眼睛一見，見幾千萬里也不止，若有這麼遠，當然是還有比這個大的了。所以豎窮橫遍未有邊際了，這一比呀，這是拿見著的這個明星，所以這種世緣，緣因的善性，就發動了他的了因慧性，了是他心裏明了，開智慧啦。說是怎麼開的呢，這是天然的，見到這個明星，這是所見的一個物，明星是個光明的，他這個明星沒有了，黑暗了，有的時候就是光明了，一個明一個暗，這個地方他是天然的，就起了這個智慧啦，這把他引出來了。怎麼引出來的呢，他自己覺著我這個見就這麼大呀，由這個大上他一看就小看了，說我見明的時候，我這個見也不明，見明這光明是所見的了，眼睛是能見的了，說我能見的這個性決不是光明，這光明要沒有了就黑暗了，這個見性能看見的這個見性，他也不是黑暗，他不遂著黑暗轉，從這裏就顯出人的這個見性啊，是不生不滅呀！大家知道，這是顯

人身有一個不生不死的這個性啊！自己不承認，承認什麼呢，承認這個色殼子，有形色的，到了時候就死，到了時候就許病，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人人脫不過的。不承認自己這個見性，完全的就認識這身體呀，這是我，這個迷糊就迷糊在這裏了。由他見著明星，他心裏頭的智慧他知道了，我這個能看見的這個見性，就大的不可說，決不是那個明暗啊！我見明的時候，我這個見決不是明，明沒有了黑暗來了，我這個見決不是暗，哈！這個地方自己認識自己了，說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這個地方要認識自己，站住腳跟，起了觀念，在這地方這就是小乘聖人，這可能開聖人知見，這就能超凡入聖，他的站住了腳跟，這是行完了，他悟了這個理呀！也就忘了，也就沒有什麼用了。由這裏他又知道了這個明暗是有生有滅呀，我這個見性不是明暗，是沒生沒滅，這才認識這個不生不滅了，這一轉就認識了，這身體也就是所見的物，像明星一樣，無非是近一點在眼前呢，這東西到了時候也

得壞呀！這個地方認識這個不生不滅的了。他要是有強勁的人、有智慧深的人、根器深的人，在這裏不能住下，這就說不一樣啦。在這裏要是得少爲足，這就是小乘聖人了，他得一個偏眞理呀！得著了見性，這是不生不滅呀，他就住下啦。你要是根器深的人，還得一轉，這種人有兩層生死，一種分段生死、一種變易生死。像我們這個人不懂得什麼叫變易生死，就知有分段生死。怎麼叫分段生死呢？人活幾十年，告一段落，人生不過七十年八十年算一段，這個人一個人一分子，指什麼算一段落呢？這個身體呀！這算一份子，這是有數的有年頭的，活幾十年叫一段落，這是一份子一段落，這叫分段生死。這個分段生死從那裏來的呢？由變易生死來的。變易生死是根，人要知道這個分段生死不是我的根本，知道我這個見性，見著這個有生滅的，我這個才沒有生滅呢，這就把分段生死了啦。在這裏要站住腳跟，起這種觀念天天如是，怎麼叫用功，用工朝於斯、夕於斯呀，無中間之偉人，吃飯的時候也不忘，造

次必於斯、顛沛必於斯，你就是多忙，這個心裏也得起這個觀念，也就像尋常我爲衣食住，就像這個觀念一樣，這就轉過來了，回生換熟哇！把那個生的生滅性擱生了，你把這個身體看熟了，這是我的身體。你把身體再擱生了，你把這個不生不滅性觀熟了，這就相應了。這個人這就了生脫死，不是把這個生死鍊沒了，明明了了的，根本上，吾就沒有生死，所以這個地方嘛，你要在這個地方住下了，不能再向上進，這就叫小乘聖人，這叫出世法位，這是照小乘說的。要是大乘法呢？是「世出世間法」，這才叫佛法。由此自己醒悟了，醒悟了我所見的明，所見的暗有生有滅呀，這是比作人有生有死。他自己回頭一想，我這個能見的這個見，他是未有生滅的。他見明之時見不是明，見暗之時見不是暗，在這個地方他不住果，不住下了我就算個結果，他的智慧深他這麼一轉個說，吾明白了，見著這個明星有明有暗，我知道有生有滅呀，我這個見性沒生沒滅呀，我見明，見不是明，見暗，見性不是暗。自己向深處

一想，我這個見還有看見的未有呢？我看見有明、有暗，誰看見我這個見呢？這個道理又一層，說見明，見不是明，見暗，見不是暗。見見吧，這個見還不是見，你要根本上那個見性，你要明白了，那見不是這個見，不是明星的那個所見，既不是所見，也不是能見，到了這個地方才歸到這個佛法上，這才了了「變易生死」，兩層生死都了了，在這時候上，說這個道理是怎麼個意思。到了這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等到《楞嚴經》後面有這個成文，那地方比這裏說的還明白，佛恐怕人不明白、不承認，所以就在這個地方，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人都不容易會到了，你說見明、見暗還容易會到，見明呢？我這個見性不是明，見暗我這個見性不是暗，誰是我能見明，能見暗的這個呢？這就是說的人的那個本體。他一體天然的有二用，所以這叫三佛性，正因佛性、緣因佛性、了因佛性。若分開說呢，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正因的理性，這是人人都具足的。人自己迷惑了，佛是憐憫人，所以出世特意的示

現，說是我夜觀明星悟道，給你們看看，這是引導人，認識自己。人都自己不認識自己啦，人在世上受種種冤枉的苦怨誰呢？就是怨自己迷惑了，所以說到這裏，是怎麼個意思。這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就不容易會到了，只可以說到這裏自己去領會呀。說這就是個見性的體所見的明星，這是所見。有一個能見明星的這個見，能見所見發於那裏呢？發於這個本見。這個本見他就叫不變之體。

大家知道，由不變之體，他就起了隨緣之用，隨著這個所緣的這個明星，隨緣起了用啦。二用也未離開一體，所以一體起二用，不變隨緣，二用仍歸一體，這叫隨緣還有個不變。還歸這個不變之體，這正合上那個「如來藏」。如者不變之體，來者隨緣之用，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在不變的時候就隨緣，所以就名叫「如來藏」。所以這個正因的理性，他是一個體，就是人的一個見性，他一體起了二用，起了個所見的。緣因的善性，由緣因的善性，又引起了一個了因的慧性，這是一體

起二用，說這個話爲什麼呢？正合上「如來藏」這三個字，這個「如來藏」是一體一用，他所以一體起一用，要是轉過來說，這個「藏」是個體，如來就成了二個用，這就像這個井卒之治呀，都是一定的，有一體一用的時候，有一體二用的時候，一體二用、一體一用，這是合在一塊堆啦。上來講這個「如來藏」三個字未講完，今天這算交代了。

底下還有這個「妙眞如性」，這七個字已解了這三個字—「如來藏」了，怎麼叫「妙眞如性」呢？眞如這兩個字，一切大乘法以他爲正式的理體。小乘藏通二教，小乘二乘聖人，都不行，他未有這個理體，夠不上眞如這兩個字。趕說到這地方，正式的顯體，這個體，這個眞如，有兩種名字，有別教的眞如，有圓教的眞如，這兩個眞如有深有淺，都叫眞如，分別由那裏分別呢？你要在別教裏頭，他比圓教淺一層，直接著就叫眞如哇。他這個地方，又正式的加上一個字叫妙眞如。性字承著上頭把「如來藏」都擱在一塊堆。如字歸在一性，這個性字不

好表示的，說出這個話來這是表示呀，這就是一個曲引旁徵，決不是直接著說的這個事呀。人都由說的這個話慢慢悟這個理，照佛說的這個話，自然的人人都能會到了，這個本性是人人本具的東西，也不是學的，所以這地方解釋眞如兩個字，他比別教裏頭高加一個字，妙眞如性，他叫妙眞如，這個妙怎麼講呢？就是不可思議。妙眞如，不是你拿嘴說的到、拿心想的到，你說不到，思想不到，你可以由這個思想慢慢的會，你直接著想，想不到，你說也說不到，不可思議的。你要能會呢，慢慢的也可以會到這個道理呀。說到這裏眞如兩個字，怎麼叫眞如呢？所以這個佛法是講究要求眞實呀。這個眞對什麼說的呢？對著假說的，說世間事情，那個是假的，吾們這個世間上人，所說的這個話，所承認的都是假的，那一種也不是眞的，你說的這話怎麼決斷呢？還有可憑的，怎麼可憑呢？當時就可以評論，隨便評論，怎麼個評論法呢？你就照眞如這兩個字，你就可以評論世間上一切一切說眞如，說求眞的，

怎麼樣求呢？這底下擱一個字就得如，非如不能眞，有這麼一句話呀，怎麼叫如哇？各如本位呀，就是眞的呀，你要不如本位就是假的。怎麼叫如本位呀？怎麼叫不如本位呀？是不是？所以我們這個世間上人，那個人也沒如本位。所以佛出世說法，把這個意思給說開了，那個明白人有善根的人，聽到就接受就能領受，沒有善根的那就難說了。所以這個地方，就在這個如字上就能眞哪，所以佛臨入滅的時候，阿難尊者問佛，你入滅以後這四十九年說的法，可以集成了經卷，這個文字一起首，得用什麼文字的字句呢？佛告訴他兩個字，「如是」二字呀。凡佛說的這個大乘教、小乘經都擱到一塊，都得將這個「如是」二字起頭，不信你們諸位看佛經，他就重在這個「如」字上，這個「如」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各如本位呀。要不如本位，這事情就多啦。你就說世間上一切名、一切相，那個都是假定的。大家要知道說是這個人富貴呀，這個人依著什麼來的呀？依著貧賤來的呀。借著貧賤就說富貴，因著空

就說有，因著好就說壞，因著上就說下，這通是借來的名字呀！假借的名字，大家要知道哇！你們諸位說是不是？你說個來就有個去，你說個大就有個小，說遠就有個近，就怕你不開口，一開口就是個對待，對待就是假借的，要不說都是假的呢。那麼怎麼就不假呢？就得如哇！就眞啦！眞才能如，非如還不眞。怎麼叫如呢？你在本位上論，你不借外緣，你們諸位想想，一切的法不借外緣，你就未有名字可叫啦。你要不叫外面有惡，你因什麼叫善人，要外邊沒有窮人，你因什麼叫富人？沒有賤人你因什麼叫貴人？要沒有長怎麼叫短呢？要沒有方你就不會說圓。說方你借著圓的，借著長你就說短，你得假借，你不假借你這個名字不能成立。你們諸位打打這個算盤，所以要不假借呢，各如本位呀！你說大在本位上，不借著小說，大的名字就沒有了，說是我富有錢，你不借著窮說，你的這個富的名字就沒有了，不成立呀！說這個你們大家想一想，都是假借的名字，人都是自己以假作假，不求眞啦。

所以佛法他要求眞說，世間上什麼是個眞的呀，你要如在本位上是眞的，本位上是什麼，本位上你不借著外邊的假借，不借，一借就是假借，要不借這個名字就沒有了，名字沒有有什麼好處呢？名字沒有你就不起分別心了，你要不起分別心，你這個人別說是惡，連善也沒有了，這個地方大家要注意。你看講到這裏，這好似沒有意思是的，這個地方這是修行的眞法子，大家要知道，要說是不起妄想，怎麼不起妄想啊？你把外邊的事情都看假了，你就如在你的本位上，本心裏也不想長，也不想短，這個地方就是如哇！所以就給他加上一個眞字，這叫眞如哇。這個眞如，這是法相的一個名辭，這在別教裏眞如是個理體，你要研究這個理，到了這個地方就不能說啦，無名無相，到了這個地方，心就住下了，就不打妄想了。所以你因爲什麼打妄想啊？這個胡思亂想，不應該想的你亂想，氣血耗沒了，就一挺屍，人都是如此。你們諸位想想，這道理就在這裏，那還有實在的呢！那有眞的呢，就是自己這個心哪！

你不要妄用就是眞心，你妄用就是假的。這眞如兩個字，說因著如就眞，你要不如本位呢，就得假借。

所以說長是對短說的，所以你要如在本位呢，就沒有名字啦。不借著外面說，沒有話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這條道要斷了，你這個心就不行動了，這心要不行動了，你這個地方認識你這個不行動的心哪？這就叫明心哪！你的心就明白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妄想心，他胡思亂想，拿著這個最寶貴的這個心就用錯了，這是人根本上錯的地方，要不怎麼受苦呢？要能夠把這個心在本位上坐住，如在本位，這個心的名字也沒有啦。像我們這個眞如兩個字，眞從那裏來的呢？非如不可呀！因如才眞，要因如才眞。爲什麼不叫如眞，你還叫眞如幹什麼呢？是不是呀！他這裏頭有個道理，所以這裏頭有兩層意思，有一種尊重的地方，一種他隨著言語之變，因這兩種事情，他本如才眞。他不叫如眞，他叫眞如，言語之變在那裏說呢？這言語之變是在這裏，假比這個人是

個善人，因什麼叫善人，因這個人能作善事，人善就叫善人，你不能因這個人作善事叫人善，是不是呀。你的管他叫善人，說這個人好，人好轉過來叫好人，說人如就眞哪。這個名字就叫眞如，是這麼個意思。這是一種隨著言語之變。若用這個理呢？一個如字爲貴，這個眞字還是假借的，眞對著假說呀，假對著眞說，這是個對等的名辭。這個如是各如本位呀，不假借，所以這個名字才叫眞如。

大佛頂經第三重玄義明宗以不生不滅因果爲宗。這上來是解釋了兩重玄義，第一重玄義就是解釋名字，第二重玄義是顯體，顯這部經的這個理體。現在到第三重玄義，是發明這部經的宗旨。這《楞嚴經》的這個宗，依這個不生不滅爲宗。這三重玄義是最要緊，因什麼呢？第一重玄義解釋名辭倒容易。第二重玄義是顯理體。這第三重玄義，發明趣向宗旨，這是最要緊的地方。我們這個要緊的意思，我集下幾段都印成片子，讓大夥看看，容易了解。解釋完了，還可以拿在家裏去看，可以研

究研究。因這段文要緊，他上邊承著這個具體，下邊接著一個利用，都在這個宗旨上，所以這個不生不滅，從因可以能剋果，以這個爲宗旨，這個道理是最關重要的。我們這個人心那個人不知道，這個世界上的生死是很要緊的，這是個關鍵。所以人都知道，生死是個苦惱的事情，誰也免不了。佛出世說法，就爲使人免去這個生死苦，所以這生死苦因什麼有的呢？就是因世界上人不知道、不明白，他錯認了啦，這個人在世界上就受了苦啦！

怎麼錯認的呢？說他依這個世間上的生死，是一種痛苦的事情，誰也脫不了。有些個旁門外道，他想鍊這個不生不死，鍊長生不死，這都是騙人的事情啊，你問你傳這個不生不死的道理，你老師活了幾萬歲呀？他長生不死嗎？可是你的老師也沒找出一個活幾百歲的來呀！你這不是騙人嗎！那個地方有個不生不死的呢。所以這個人錯、不明白，就錯在這個地方，錯認了生死啦！怎麼錯認的呢？在根本上就是生死是假

定的名辭呀！就沒有個生死，沒有生死，怎麼還有生死呢？人趕到了臨死的時候，又哭又嚎，痛苦煩惱，你看這些事情，就是在根本上錯認了。你要明白要不錯認呢，根本上就沒有生死，這個道理怎麼使人信呢？怎麼可以使人明白呢？所以佛大慈大悲呀！世間人都怕這個生死，佛才出世，把這個道理給人說明白了、說清楚了。你要認識自己有一個不生不死的，你錯認了這個生死的當了自己啦，這是錯的地方，怎麼錯了呢？你以這個身體爲我，這就是一個大錯的地方。這個我就是主宰之義，我能作主嗎？你自己作不的主，一天比一天老，非老不可，老大了勁說死就死，非死不可，你怎麼說能作了主呢？你不教他死不行，有了病你就得難過，你說是我不難過不行，由不得你因什麼呢？因錯認了啦！這個身體呀，不是我是誰呢！得加上一個字，我常給人說這個字。這個身體不叫我，叫什麼呢？加上一個字是我的身體，這麼講就好辦啦！那個人沒有身體呢？這個身體是我的身體，要是我的身體還得有個

我，是不是呀！誰是我呢？我，我的。這個地方得要弄清楚了。這個我呀，就是人天然的知覺，這個知覺性，大家知道哇，那個人沒有知覺性，你這個知覺自己不認的自己的知覺，你就錯誤了。你拿著我的就當了我，你看你這冤不冤枉。你身上這個知覺他從來也沒生過，他那個時候有死呢？從來他也不生不死呀！你自己不承認，祇承認有生有死的這個身體，你拿著這個當「我」，其實這叫「我的」，「我的身體」。好比這個桌子，這是誰的呀？這是我的桌子，我使用它，壞了再換一個，你看這個身體吧，是我的身體，得使用他，使壞了我再換一個，主人翁呢？能換的是誰呢？就是那個本有的知覺性。大家要知道，這一個知覺分了六樣，見、聞、嗅、嚐、覺、知，眼睛看、耳朵聞、鼻子能嗅味、舌頭能嚐鹹淡、身上感覺痛癢、心裏分別是非邪正，那個人沒有呀！你們諸位想想，人人皆具足哇！誰沒有見聞覺知，這個見聞覺知叫我，你不知道嗎？你往往說，你知道不知道哇？我知道了，你承認我知道，你

總拿著這個身體當我，這個身體是我的，我是我，我的是我的，這個地方要清楚了，就容易商量，就好辦了。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經上，常說這個有不生不滅的道理，世間人多有不明白，不肯接受。佛說這個意思呢，他是個眞理呀，你說這個人他認定啦，自己有個生死，這地方有個生死，就按佛說的意思吧，說你認定了有生死。佛說沒有生死，這個道理怎麼分析的開呢？說你要想明白這個道理，你要認眞的有研究，佛也說過，說是你要認眞了世間上有個生死。佛經上說生滅，又怎麼說生死呢？這是兩個說法，這個生死範圍小一點，在此是個名辭。說生滅呢，這個範圍大一點，怎麼個理呢？照動物說就有生有死，若照著礦物植物連動物一堆說呢，就叫生滅，大家就明白啦。這生滅包羅的廣，生死光照著動物說的。吾們人有知覺都叫動物，驢、騾、牛、馬、蚊、虻、蚰、蟲，這都叫動物一類。這個宇宙山河大地所有的這一切物件，這都是光有形相，所以他就不叫生死啦，他沒有知覺叫生滅。這個人生死合

在一塊也叫生滅。佛怎麼說是沒有生滅呢？佛說你承認有生滅，你把這個道理說一說，是先有生是先有滅？還是這個生和滅是一塊發生？這三個問題，你要說清楚了，就算有生滅。讓你說，你說是，先有生，後有滅，是不是呀？你要是說先有生後有滅。先有生，你問他以什麼爲生呢？你原先有個滅才說有生啊！滅了這個東西又生出來了。你先有生沒有滅，生的名字怎麼起的呢？是不是呀？就不好起啦！你要是說先有滅，因什麼你就說先有滅呢？若有滅以先當然是有生了，你沒有生拿什麼東西當滅呢！這個地方說不過去呀！你說先有生先有滅都不對，那生滅一塊呢？這兩樣不同，生就不滅滅就不生，不能並著引啊。你這個理說的出嗎？說這就是略略的一解釋，龍樹菩薩在《中觀論》上又解釋明明白白，龍樹菩薩遵著佛的這個道理解釋這個不生不滅，使人好明白這個生死是怎麼回事情，隨後這龍樹菩薩說：「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諸法這法當樣子講，世間上諸般樣樣

不自生，沒有自己個就生出來的。你說有生，你說那個東西是自生的，是不是呀？你假比說這個桌子在這裏，他自個就生出一張桌子嗎？這話就說不出。假比有一個聰明人來啦，這個桌子是木頭成的，木頭生出來的，這木頭太多了怎麼都不成桌子呢？再來一個聰明人就說啦，這是木匠作成的，不是這個木頭自個成的，這是木匠他作的。你問問他自己沒木頭可以製成桌子嗎？所以說亦不從他生的，亦不是自己個生的。不共不無因，也不是共生的，若說是共生的當見桌子，爲何不見木匠，也不是無因生的，不因著木頭自生，不因著木匠它生，也不是木頭和木匠共生，到是怎麼生的吧。這是因緣所生法，當體就是個空相，那有生滅呢？這個不生不滅因果爲宗，以不生不滅的因果呀，爲這一部經的宗旨。說這種道理呢，就有根據呀。就根據這一篇文上第一段第一決定義云，上頭很有幾個決定了，說應當審觀，因地發心，於果地覺，爲同爲異。」這先說這頭幾句話，說是這個人都怕這個生死，那個人不怕死

呢！佛出世說法，說這個不死的法門，這裏頭借著這個第一決定義，說得怎麼辦呢？先得自己審定觀察呀！說應當審觀因地發心，你應當審定了你自己觀審觀審。從因地上你一發心，從因地發心，你這是個動機了。裏頭一發動，與果地覺爲同爲異，將來你這個心一發動。你這個心是個什麼心，我先問問你，這個心是一個因哪，將來你奔的這個結果呢，他有因必有果了。你先審定了你現在的這個心，說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與將來結果的那個心，是爲同爲異呀！是相同是不相同，這個因和果都是一個心，一切唯心造，是心成的呀。說是你現在發動了這個心與將來的結果，你自己審定審定、觀察觀察是爲同爲異呢？是相同是不相同呢？這底下問這話幹什麼呢？說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哪，而求佛乘不生滅果無有是處。這是佛告訴你使你審定這個因果，因上要是生滅，果上也得生滅。因上你明白這個不生滅，結果就不生滅，就是這麼個道理。說若你在因地上以生滅的心爲本修因，他就作了修行

證果的因。有因才剋果呀！拿這個因而求佛乘的不生不滅的果，要想拿這個道理來證佛的不生不滅，就是證沒有生死的果啦，要是這麼的，無有是處呀！就沒有對的地方，沒有這個道理啊，這是一往之談。

這底下就說心裏頭怎麼叫「生滅心」、怎麼叫「不生滅心」呢，這也是個問題呀，是不是？你假比大家沒研究過佛經的，你要是拿這個生滅的心呢，你不能結這個不生不滅的果呀。你生滅的心還的結生滅的果。你要知有什麼因結什麼果。你根本上你把這個心地，發心的這個因地先審實了、先審眞了，所以這才能行，有什麼因結什麼果呀！說到這裏這個話好懂啦，這個意思不好明白。怎麼叫個生滅心，對不對呀？這個話要問哪，怎麼叫生滅心？怎麼叫不生滅的心呢？大家這個地方要注意呀，這個不生滅的心是自己本心，這個生滅的心呢，是自己生生世世隨著習學的心。是學的，不是自己本有的。本有的那個心他沒有生滅，我們這個心那一天都是生滅。大家要知道。你說我在這裏講經吧，也是生

滅心，你們諸位聽經也是生滅心，我一講你們的心就生出來了，講個什麼你記個什麼，是不是呀！我也得這麼記呀！那你說這個幹什麼呢？拿這個生滅好顯出這個不生滅呀！是這麼個道理。你別拿著這個心我又記住這個，你也會講我也會聽，我也記住了，你沒有用處哇！你得把這個理明了。所以這個生滅心，說是我們後來現學的，假比我所說的這些話，你們諸位聽去學去也是個生滅。我在這個經上看見的，對你們諸位講，這也是個生滅心。這個道理這個話好懂。說是怎麼樣才是不生滅心呢？這是個問題呀，是不是呀？這個生滅心就不用說了，人人都是。怎麼才能不生滅，要緊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好下嘴說，無論怎麼說都不對，既然怎麼說都不對！不說就算對吧，是不是？不是這麼個道理，是什麼道理呢？我是常常的說，你們大家常聽經的，你聽見過，這地方要不好懂，你別忘了這一句話，釋迦佛夜觀明星悟道是怎麼悟的？這個道理就在這裏，釋迦佛

夜睹明星悟道是怎麼悟的，我已先講過，大家都覺得合上這個題，也都覺得是怎麼一回事，不信呢。佛夜睹明星悟道的那個「心」，到底是什麼樣子？要緊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裏，你也常說，我們也常聽，是不是？怎麼這個地方應該怎麼辦呢？還不能接受哇，這個事情，你要知道，不容易接受，怎麼才能接受呢？得設身處地呀！說釋迦佛夜睹明星悟道，假定吾本身也這樣夜睹明星悟道，這叫設身處地；這個境界上，他怎麼悟的道呢？他看明星，我也會看明星，就那一觸動，一睹見，夜睹明星，這個睹見是突然間哪，這麼一見，這麼一觸動，這個「心」裏頭什麼妄想都沒有。

你們諸位想想，就假比釋迦佛，你忖度忖度，他一觸動，這個亮光這麼一晃，這就明白了。這個明白一看見，這一轉個就好講啦，好講什麼呢？這個明星，離我多少萬里地，幾千萬里地，長有這麼長，寬有這麼寬，周遍法界，那就大了去啦，一講這個，這就落了分別心啦，這是

生滅心，這不生滅的心在那裏呢？就在這個夜睹明星，自己這個心還沒發動，就一見，設身處地，你就一見這個心，這叫不生滅心，大家要知道，說修行你得這麼觀念，才能行呢，不這麼觀念，總以尋常的心，還是這個心，萬法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我們的這個心，怎麼就不能成佛呢？因爲沒有這個定力，釋迦佛有了這個定力。夜睹明星，說了這些話，說了四十九年，說了多少的經卷，總也沒離開這個夜睹明星啊！大家要知道，你自己要看經的時候，你就心思這個夜睹明星，慢慢的就明白了，非這麼不可呀！

這個地方就顯出自己那個本來面目哇，本來的那個眞心，就是這樣。就是這麼一挺，假比突然間，這個經上說來說去的，越說越不明白，打這裏越沒法明白了，你那個眞心就現出來了，大家要知道，你要是越明白越壞了，明白來明白去的，好，目下萬言拿眼我這麼一看，一會就看萬言句話，沒有用處，這是世間心、生滅心。你就在這地方講經

教，講來講去的到了無言說處，那個參禪的怎麼叫宗下呢？他得了經上的，佛說的宗旨了。他不說這些個囉唆，就讓你坐在那裏，前事不思後事不想，你就在那裏悟，悟這個理，認認你這個本來的面目，那個心猿未發動的時候，是什麼樣？這裏我又引出來啦，早先有個天皇祖師，他有個弟子問他，在他那裏住了二年，他也沒給他講佛法。他這個弟子要告假走哇，說來到那裏沒聽過佛法，也沒開示過，說走告假，天皇祖師問弟子說：「你住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走哇？」弟子答：「我爲參學去。」師又問：「在這裏你不參學嗎？」弟子答說：「說多時你也沒給我講過經，你也沒說過話，我在這裏學個什麼？」祖師說：「你這個人，那天我不給你講經啊，是不是呀？那天我不給你講經啊？」他這徒弟發愣啦，說：「那天講經啊？我沒聽見講經」，祖師又說：「你給我端茶來我就喝茶，你給我盛飯來我就吃飯，這不是給你講經是什麼？你心思心思。」這徒弟就發愣了，說：「這叫什麼經呢？是不是呀！」他

這麼一發愣，說：「你若認當下就認，你思索不得。」他徒弟頓然間開悟啦，「若認當下就認」，他就發楞啦，這是什麼話呀！「你端飯來、我就吃飯，你端水來我就喝水，這不是給你講經嗎？」這怎麼叫經呢？是不是呀？這個地方不明白，就是那個不明白，那個本心就現出來了。你再一思想，一盤算就錯了。這個地方大家要注意呀，講經不是嘴裏冒白沫就叫講經，講經就用這言語，送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以不可思議心，觀不思議的境，這是眞修行。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說你在因地之中，因由發起我要修行，以這個生滅的心，就與我們這個妄想，一回想東一回又想西，心想這個又想那個，你這個不歸一呀。拿這個作了根本上修行的因由就錯啦；拿這個而求佛乘，你要是想拿這個作一個成佛的法門，就錯啦，而求佛乘，求大乘的佛法，不生不滅，無有是處，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大佛頂第三重玄義明宗，以不生不滅因果爲宗，上來已經在這個講

義片子上解釋了一段啦，所以上頭那一段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乃至到在這個不生不滅，無有是處，在這裏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這是上文已經解釋過啦，下邊的文，應該還接著讀，又云：「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在這一節文裏，這是以天台智者大師，與這個意思發明玄義有五重，最要緊的就是這第三重，所以印一些講義片子，讓大家都知道，認識這五重玄義之中，第三重玄義，明這個宗旨最要緊的，因爲是最要緊，所以引出《楞嚴經》裏種種的正文，說這個宗旨讓人在這裏注意，他上邊已經說了一段啦，說有什麼因結什麼果，說以這個不生滅的因，才能結這個不生滅的果。這個生滅是一個普通的名辭，要是單單的在動物上論，就叫生死；你要是在普通的動物、礦物、植物擱在一塊論，這個總名就叫生滅，所以吾們人在世間上，最大宗最要緊的就是生死的根本，這個人自己得要認識，得要

明白說人人都怕死。人人都怕死，找不著根本上這個不生不死的這個根。所以佛看見了世間上人，在世間上生生死死受這個苦，佛才出世演說這個不生不滅的道理。不生不滅就是不生死，就是怎麼一句話。人誰不不怕死呢？所以有生必有死，上邊已經說過，要想結不生不滅的果，你得追問出來不生不滅的因。

上頭一段已經說完啦。下邊遂跟著說，又云，這是指著《楞嚴經》後文上，爲是發明這宗旨的道理，恐怕人忽略，但是後文佛說這要緊的很，說了幾次。這又云：「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說是這個人研究這不生不滅，怎麼才能不生不滅呢？依著什麼能可以不生不滅，所以要說出個道理來，說依不生滅圓湛性成，所以要想免世間上生死，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得怎麼辦呢？你得依從這不生不滅的圓湛性成，怎麼叫作圓湛性成呢？借著這個圓，這叫圓滿，遍滿一切處，這個湛就是湛然清淨，圓是圓融一切，圓滿一切，沒

有缺的。這是什麼東西呢？圓湛底下說一圓湛性，人人都有個性，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心的名字，這個性字人常說，都不理會。往往說這個人的性情很好、很慈悲，又往往說人的那個性情太厲害，這就是嘴常說，也不知到底什麼是個性，所以這裏要把他說清楚了，這個性比這個心難明白，怎麼個理呢？這個心他可以表示，怎麼叫個心呢？對著世間上一切物，物有形有相但它沒有知覺，這個心向這有形有相的一切物是個對待法，心無形無相，但他可是有知覺，所以有知覺，向這無知覺的形相合在一塊，大家知道叫個人，是不是呀？你光有這個知覺哇，俗語說：這就成了鬼魂啦！你要是光依著這個形相，就像土木金石啦！所以這個人有個心還有個相，這個心相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個心相大家知道，從這個性上生的。

往往說這個人性情善、性情不善，這是人的根本，是什麼根本呢？是身心的根本。身是個物，心是個知覺，一個人有知覺，有身體，這個

人不但是不認識自己的性，而且連自己的心都不認識，大家知道，他就知道我有心，有知覺，我這心好惡不等都知道。究竟呢？要拿佛經一研究，大家要知道，這是個妄想心，這不是人的本心，你要想著研究其理，要想免世間上生了死，死了生的痛苦，你得要追求研究明白了，這個究竟的這個眞心，怎麼叫眞心？怎麼叫妄想心？妄想是虛而不實，妄而不眞的，這裏我一說，大家就明白這個心，就是人的一個知覺，這都知道。說不錯我知道，知道可是知道，你沒有用這個清淨心來知道，你用這個污染的心來知道，污染的心是什麼呢？就是你在世間上所厭煩，所親愛的，這都在心裏留下有個影子，大家想想，那個人沒有哇，人人都有，這東西，人都拿這個有影子的這個知覺經驗，就當了自己的心了，這地方就錯啦，有什麼影子呢？我們這個人一天總斷不了經驗的影子，就拿這個有影子的知覺，當了自己的啦，根本上這是錯的地方，就得在世間上受苦，也不管是公子王侯，你就是天上玉皇大帝，他也是一

樣。在世間上做的善事多，他在世間上無非是享福，壽命長，到時候究竟也得死，因什麼呢？他也是以生滅的心，他結的生滅果。有生滅的因，就有生滅的果，所以他是必須有生死的。生死是離不開，他的壽命長，一活幾百萬歲，幾千萬歲，比我們長的太多啦，我們人的壽命，從八萬四千歲，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如今，平均活六十上下歲，所以還有不到平均的。佛要不出世說，我們怎麼知道人壽是由八萬四千歲，經過一百年減一歲的道理呢？人的身量，按普通的說，一百年減一寸，大家要知道，一百年減一寸，一千年就減一尺，我們這個身體再下去四千多年，就一尺來高，我告訴你說吧，佛不出世說我們不知道，你要不信，把漢朝人的頭，死人骨頭，扒出來就證明不差，那時人的骨頭比現在人的骨頭長一半，頭也大一半，這地方可信了。我們這個人，沒有那麼大歲數，他就不信，就看眼前，按一般人說，貪心重就減的快，人的高低不同，壽命也有長短，殺業不重壽命就長。所以人在世間上，一定受生

死苦，苦是自己造的，不是誰給的，怎麼是自己造的呢？我們這個心，一天生多少回滅多少回，這個心要是清淨了，與這天性就相合了，諸事也就順善了。你的心妄想越多，這個性迷的越深，世間事情越苦，就是這麼個意思。所以這個心怎麼叫生滅的心哪？怎麼叫不生滅心呢？這個自己慢慢的就能演習出來，你假比人要清晨早起，夜間也沒作過夢，衣裳穿好，洗完了臉，就這麼一坐，昨天也沒想辦什麼事，就在這個時候，你自己觀觀你自己的心，還有什麼呢？這時候，清淨心就現出來了。你這個清淨心若一現出來，你抓著這個道理，你這個性也就容易明白了，心與性連著，心若有生滅，那個性永遠也不能清淨，他是連帶的。所以吾們這個人就爲世間上的物，把這個心累住了，心累住這個性更不能清淨啦。所以越壯越苦惱，這個人以後一代比一代的煩惱多，一代比一代的身體減，壽命短，這通通是從心上來的。所以佛告訴這個道理，人也都知道，不是常研究明心見性這四個字，若是信佛的人，看過

善書的也都懂這句話，但卻不沾佛法的邊，聽見也等於不聽。這個心要想明白，怎麼叫明心呢？就是把心裏不應該想的事情不去想，這個心就明白啦。不應當想的亂想，那個心越想越糊塗；並沒有什麼稀奇的事，就從自己身上求，從自己心裏求，要能這樣，慢慢的這個性也就清淨啦。這裏擱在一塊說叫自性清淨心，這個清淨心能夠達到自性，你這個自性可以融在這個清淨心，人的生死在這裏就能免去了。這是簡單說，若按文上說以不生滅，說你的心不讓他生滅，你找著這個不生滅的心啦，這個性你隨跟著就清淨了。這個性無所謂生滅的，這個性也就清淨了，怎麼個清淨法呢？說以不生滅，以不生滅是指著心說了，你心要不生滅，這個人的清淨性就顯出來了。圓湛性成，你這個心要不生滅，圓滿遍滿一切處的這個性，湛然清淨的這個性他就成就啦。這個性他是一個心的根，這個心他是一切性的作用，這個心一作用，這個性他就不能清淨，不能圓湛啦，圓湛性成，這是以不生滅呀，你依著這個不生滅的

心，就是這麼句話，圓湛性成，圓滿一切遍滿一切處，這個圓滿有沒有的，完全的都是這個性，到處是如此，是整個的、遍滿的、盡虛空、遍法界都是他的性，你分析，你拿妄想心一分別，這是我身上的性，你身上叫你的性，這地方就錯了。所以得依著這個不生滅的心，你不起那個分別的心，是非邪正，善惡好醜，用這個心把他消化了，圓湛性成，這是圓湛，就說的這個性，圓滿一切，無處不是自己的性。

這個心其實也是無處不在，身，大家都叫這心據住啦，這個心身體要承認了，吾的心在肚皮裏頭，這也是上當的地方，其實那個心也是遍滿一切處，隨著性轉，因爲身體像監牢獄似的，你這個心就監牢住了，牢籠不可破，這心有痛苦，有難過，都是令這個身體受這個苦惱，你從根本上入手，要想修行，要想去生死苦，得依著不生滅的心，這個性就遍滿一切；不能局限在這個身體上，我們這個性局限在這個身體，這是我的性，眼睛有個見性，耳朵有個聞性，身上有個感覺性，都在身上，

是大材小用。這是受了生滅心的毛病，這個「心」若是不生滅呢？這個「性」他就圓啦！不但圓也等於湛清湛淨的了，也就清淨了。這「性清淨」就可以作不生死的因，以湛旋其虛滅妄生，以湛就是承著上邊這兩個字，以這圓湛旋轉回來你本有的天性，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以這個湛，旋轉回來你這個生死的心，有生死的相，種種有生有滅的事情，通通的把他轉回來了。以湛旋其，這個生滅是虛妄的，他要是一轉轉回來呢？以湛是以著這個圓湛的這個性，旋其旋轉回來這個虛妄的生滅，你把這個虛妄的生滅回轉過來了，回轉過來這個生滅，他就不生滅了。這是復還元覺，你這個復元，復回你根本上，原來的，自己起頭的那個本知覺人人都有，人人都是忘了本啦，這人在世間所以受苦，人要是溯著這根本，自然的就離苦啦，是復還元覺，得元明覺不生滅性啊。說因地心，你這個元明的知覺，這個元是元始，起頭的那個知覺，明明白白的那個知覺，一點污染也沒有，就沒有生滅性了。在這裏你這個心已經沒

有生滅啦，旋轉回來了，那就沒有生滅性了，心要沒有生滅，性就沒有生滅啦。這地方說爲因地心，你拿這個心作了本位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你要想著成道，想著成佛，就打這上頭入手，然後就能圓滿，就能成就果地的修證，你就能結了果，近者容易成小乘的聖人，就沒有世間上的生死了；大處說呢，就成個利己利人度化世間上一切的人，就永遠沒有生死啦。這是果地上的修證，打那裏來的呢？還不就打那個不生滅的心來的，所以有不生滅的心，就有不生滅的性，以這個不生滅的性，爲因地心，拿這個不生滅的心，他有作用，那他是個隨和的，然後再圓成果地上修證，你才能結果，結聖果或是結個佛的果，到究竟的佛果之前，在半截腰上可以作小乘的聖人，中乘的聖人，到在究竟行菩薩道大乘的聖人，行到究竟才成佛。在其經中說，「當露出來那個亮亮堂堂的，人人明白，豈有異途呢？」那會有個特別的道路呢？沒有二條路，以這不生滅心爲正徑的道路，接著上頭以不生滅爲宗，這就

是勸人認眞自己求這個不生滅的心才行，這是作證明說，諦諦實實的，應當求取不生不滅的這個心。這可以從因剋果，以這個不生滅的心爲宗旨，這就是承上邊說的。這經中都是讓人信心證明了，在這個不生滅的心上用功，在經文中就好懂了，說「一切眾生生死相續呀」，一切眾生，生了死，死了生，相續不斷，因什麼呢？「皆因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因什麼這個人生了死，死了生呢？皆因爲他不知道常住眞心，他自己總用妄想心胡思亂想。他這個心，沒有這個定力，不知自己常住的眞心，要成就自己的眞心，那就成就自己的三德秘藏，性淨明體。就得了這大體，性就將來能成就佛的清淨法身德，淨就能成解脫德，明就成般若德，這成了佛的這個具體啦。沒有巧法子，就是一個眞心，你別胡思亂想啊，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說你自己竟用妄想，妄想就是生滅心，不應當想的亂想，此想不眞。這個想不是眞的，自己把自己騙啦，故有輪轉。

怎麼叫輪轉呢？輪轉著生了死、死了生，那個輪子，輪過來回過去是個比喻，不是輪迴還有個什麼東西，不是那個樣子，就是輪迴過來，輪迴過去的沒完沒了，生了死死了生，這個苦在那裏受的呢？就受在這個生滅妄想心上啦。在第二卷上又說，給人作證明，讓人認眞，說：「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這是指著《楞嚴經》第二卷上有這個明文說，能夠遠遠的離開，離開什麼？諸和合緣哪。我們這個身體是和合緣所生的，怎麼叫和合呢？這個人身上四大和合，地大是人身上皮肉筋骨屬地大和合成的，血脈精液是水大成的，溫熱燥暖是火大成的，人的呼吸氣，動作氣力是風大成的，地水火風四大成的身體，這都是生滅無常的，和合而成的，所以讓人遠離開，說是若能遠離諸和合緣，說你若能遠離開這生滅的因緣，這是人活著說因緣生，地、水、火、風成這個身體，人死，是四大分離，地、水、火、風就不和合啦，不和合就分開了。人身上沒有風不

能喘氣，還能活嗎？沒有精液，水份乾了也不能活。人要冰涼了，沒有火也就死啦，這身體是地大成的，更不能沒有，沒有這身體拿什麼活著？地、水、火、風四樣合和就生，不和合就死，把四大都去了，一個生一個死，底下說，則復滅除諸生死因。

剛才說的一個生一個死，和合是生，不和合是死，都是因果，底下告訴你還得從因上去，則復滅除諸生死因，你把這生死果滅了，和合也不要了，不和合你也不要理會他，滅除生死因，生死因就是妄想，一會生一會死，那就是生死因，你就能圓滿菩提不生滅性了。圓滿菩提能證佛果也是從不生滅心成就，歸到不生滅性這叫成佛。第四卷上又引出來說，「若棄生滅」，你若把這生滅的棄捨了，「守於眞常」，你總保守著那個清淨心常在，不讓他起妄想，「常光現前」，你那個眞常的心就放光了，你要知道，不但是沒有生死，心裏頭放光，那就是成佛的眞因，「乃至云何不成無上知覺？」你那能不成佛呢？乃至是超略之辭，

一層一層的你把這妄想就去淨了，你那能說不成無上的知覺呢？無上知覺就是佛，他這知覺沒有比他再高尚的，他的知覺不像我們胡思亂想，用這妄想心。第七卷云，「顛倒不生，是則如來眞三摩地」，這還是上來發明《楞嚴經》五重玄義第三重玄義，以不生不滅因果爲宗，上面還未解釋完，又引出經裏實在證據，以不生滅因果爲宗，上面把體已解釋過，要這個心達到本體，怎麼能達到呢？得要知道宗旨。這宗旨好比航海的指南針，船在大海中走，得有個指南針，這是行海的一個標準。這講經也是如此，以什麼爲標準？就是第三重玄義，宗旨是以不生滅因果爲宗。這因與果得要相同，所以人在世間上，要能明白佛法，能了脫生死痛苦，要了生死痛苦，得要抓住宗旨。最要緊怎麼能達到這經的本體，就用不生不滅爲因果，有什麼因結什麼果，如是因如是果。你要想著了生脫死，免去這生滅的法，你必須在因地把他研究眞了，你這果地才能眞，有何因結何果，苦瓜籽決不能生出甜瓜來，甜瓜籽決不能成苦

瓜。這種子好比是因，長成瓜就是果，這地方要清楚。解釋這裏是總法，前邊體宗用，這三大法最要緊，到後文就不暇宜解。這些話已經說過，大夥都明白，到文上一解就過，是這麼個意思。恐怕人信不及認不眞，就是累次引出這些經文來，讓人認眞了。前邊引出第二卷、第四卷正式的文義，這第七卷上又云，說「顚倒不生是則如來眞三摩地」，這是說人若想著明白佛性，由因剋果，以什麼因結什麼果，這就是不顚倒。我以這不生滅因才能結這不生滅果，這不是顚倒，你要是以生滅的因要結不生滅的果，這是顚倒。這裏說要是顚倒不生這句話，是經上的明文，你要不生這個顚倒心就好啦，就是這麼句話。怎麼叫顚倒呢？才說的，你拿著生滅心要結不生滅果，這那能作得到；你若以生滅心要結不生滅果，這就是顚倒。苦瓜子怎能結甜瓜？那有這道理？得顚倒不生，你別拿這個生滅因結不生滅果，說顚倒不生是則如來眞三摩地，如是就是如來佛地，這是成佛的眞三摩地，加上個眞字，他這個名辭叫三

摩地。這三摩地是印度話，翻中國話有三種—正定、正受、等持。正定是如來的禪定，你若修行先得著正當的定力，不是旁門外道修那邪定，這是正定，你有正當的定力，將來得正當的享受，這叫正受；平等的行持，就是等持。佛法到了究竟就是一個平等，三摩地翻中國話正定、正受、等持。這先要之道，說顛倒不生是則如來眞三摩地，這才是如來佛的正定、正受、等持，這都具足了這個好處，說完底下還答一句話，「如此明文，不一而足」，明明白白的說的這些文，經上明文都是告訴人，以不生滅因結不生滅果，說的明明白白的，不一而足，不是一樣、兩樣、三樣的，說得太多啦。

說這些話爲的什麼？皆都是指示出《楞嚴經》的這個成證給人，別弄錯了。蓋因若生滅則不賅果海，果若是生滅則不能徹於因源。這是一定的理，因果的相同，因不生滅，果就不生滅，因要生滅果就生滅。所以你設若是因地有生滅，就不能賅於果海，與果海你就合不在一塊。你

果地上若是有生有滅，與因地上也就結不上緣，不能徹於這因源，兩下就不相通，不能徹底，說這意思，就是警戒人。所以這地方要多說話。

以上是告訴人要注意，下邊引出來，怎麼叫對，怎麼叫不對，怎麼叫生滅不生滅，你把那不生滅的事情顯出來，大夥看看，這是要緊的。下邊說耳圓通，即是不生滅因果，說你要想著，這道理圓滿通達，你要想這不生滅的因，從那裏找到，告訴個門路，說這個耳根有兩種，有勝義根，有浮塵根。浮塵根有形相，勝義根沒形相有感覺，這是說勝義根的見分，還不是勝義根的相分，這個見分是見聞覺知的一分子，這地方說耳根聽要是圓通，你不是要找個不生不滅嗎？以不生滅的因結不生滅的果，人就可以了生脫死，不受這生死苦，怎麼辦？就是指這耳根圓通，即是不生不滅的因果，你要把這個耳根明白了，耳根他原來就沒有生沒有滅，這個勝義根就是人的耳根聽聞性，說耳根的聞性是怎麼回事情，下邊解釋。「謂此眾生現前聞性」，謂是說此一切眾生，現是現

時，前就面前，你要認識，謂此眾生現前的聞性，就是現在，就在眼前的這個聞性，讓你知道是什麼呢？本圓本通本常，名謂不生滅因，怎麼叫本圓本通本常呢？這個本是根上解決，本來他是圓融無礙的，遍滿一切處。這個圓是沒有不到的地方，是說什麼呢？說人的這個耳聞的聞性，吾們耳聽的這個聞性。這是向實處追求，本通不但是圓滿一切，你這個耳根還本來通達一切，沒有雍塞住的地方，沒有不通的，還本常還沒有斷滅的時候，是長長遠遠的，是人自己不承認，你不留心也不留神，不懂這個才是一個不生滅的眞根本。你要把他研究眞了，你就得著這個不生滅的因，將來你就能結不生不滅的果。以此修證，你要依著這樣的修證，便成不生滅的果。雖然是說到這裏，這事情人還是不好明白，他得一層一層的說，經云，給你說個比喻，比如人靜坐人靜居，比如這個人沒有事，在這個清淨淨極之中，沒有動作的時候，就叫靜。靜居，沒有事情攪亂，怎麼樣呢？十方俱擊鼓，你好比咱們在樓上，靜居

沒有事。在這裏坐著，十方東南西北、東北、西北、東南、西南、上下這叫十方；這十方都敲鼓，你在聽到上頭、下頭、左右四正四圍一塊堆發聲音，是表示這個聞性，讓人認得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你這十個地方有遠有近，你聞聽的時候，是在一個時候聞聽，你別看這十方，十方是十個地處，這十個地處的音響，就在你的耳根一個時候聽見，不落前後，這意思是此則圓眞實，這是結成的時候，你不是說圓滿成就，眞而不妄，實而不虛嗎？這就是那個聞性，這叫圓眞實。說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這裏頭還有問題，說十方俱擊鼓一塊響，你這耳根一個時間都聞見，沒有前後，你想這十方的音聲，到在你的耳根裏頭聞，這不是搗亂嗎？你想想，一個聞性，十方來的一塊堆聞，你這也聞不過來呀，是不是？你能聞的過來嗎？這是怎麼回事情？說這個事情在耳朵一聞就聽不出來，那個是東西南北了，他都攪亂在一塊了嗎？東南西北十方在一塊堆，這一個聞性，聞識，你怎麼聞的清清楚楚呢？這事情說

一塊聞說不通，底下怎麼說通呢？再者你往往說的是你耳根的聞性，他跑在打鼓的聲音那個地方去了，是不是？要怎樣也可以說，這地方也有說不過的地方，你這個性去敲鼓的地方，是十方俱擊鼓，有遠有近，你得挨著來。頭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的時間的功夫，你是一時聞十方，在這一個時候，一點、一絲、一毫也不錯，一塊聞的，你要說是挨著耳朵去聞那鼓的聲音，一時定不過來，這也說不過去。這時候是怎麼一回事？問題就在這裏，後文才有解釋。此則圓眞實，上邊說了三個眞實，有圓眞實、通眞實、常眞實。這下邊說「隔垣聽音響」。說出個比喻來，隔著個房垣，或隔著城垣，聽見有音聲響，「遐邇俱可聞」，遐就是遠，邇就是近，遠近都能聽得見，這足見其有牆也擋不住，有垣牆也擋不住，是則通眞實。這裏可以說什麼也擋不住，在通裏頭是眞實不虛的，這說的是通眞實。下邊再說常眞實，經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眞實」。這裏慢慢的，把這個聞性就顯出來

了，聲無既無滅，這話是接著這個隔垣聞聲響，隔著垣聞這個聲音響，這是通眞實了。他這個音聲要是一響，你這不是生出聞性來了嗎？聲音一響耳朵聞見了，你可要知道，聲無既無滅，聲一響是有啦，聲響完了，要沒有了呢？你這個聞性沒滅，是這麼句話。說聲音響過去既無滅，你這個聞性既然沒有滅，所以他不是聲音滅了。我這個聞性滅了，不是這個道理，不是聲音滅，聞性隨跟著滅，不但聞性沒滅，現在沒滅，已經就沒滅。不是因爲你的聲音才沒滅，這個話怎麼講？是什麼意思呢？聲音有，隔著牆聽到音聲響，聲音有的時候，就該聞性隨著聲音生亦非生，聲音有你聽到響，這個聞性也不是因著聲音響才生的，這個道理最要緊，聲有，牆外頭聽到聲音響，我這聞性不是打聲音生的，亦非生，這顯不生不滅性，在這裏你看聲音滅，聞性也不隨音聲滅，不但沒滅，本來就沒滅，既無滅，那麼聲音有了，這聞性不爲聲音生的，而聞性根本就在，這表示人的聞性，從來也沒有生沒有滅，這除非是佛這

份慈悲心，給人慢慢的細細的照著這個迷惑，給人解這個扣，不然解不開呀。所以要知道，你就足知人的聞性不生不滅，你要認識這個聞性不生不滅，你天天觀照這個聞性不生不滅，這就是一個眞因、眞修行。你不把這個理悟透了，你總是生滅的心，你想著不生不滅，你那能作的到？這像人吃東西放涼了，人都把這有形有相的習慣了，你要提有形有相的可以，你要說無形無相的他當耳旁風，因什麼？就是習慣性，並沒有旁的。他看有形有相的有音聲習慣啦，並且這個人在這聲聞兩個字上分不清楚，所以佛叫阿難去打一下鐘，噹！佛就問聞了沒聞，大夥說聞見了，把鐘打完了，待一會兒說再把鐘打一下子，阿難又去打一下，噹！佛又問大家有聲無聲，大家說有聲，佛說都是打鐘，頭一回問你聞嗎，你就說聞，第二回問你聲嗎，你就說聲，你看你這個顚倒勁多大，根本你把聞和聲還分不開，你還能了生死嗎？你在生死裏不知道是生死，你天天觀生死，你想著不生不死怎可以？你看我們這個人，拿著身

體當寶貝，這東西也不能把他寵壞了，我常說這是我的，不是我，我是個主人。這個聞性，見聞覺知，這是個主人，這才是我，他是不生不滅，你無故的拿這個不生不滅的主人不認識，拿著有生有滅的身體爲我，身體是誰的，你可以說是我的，你別拿著他當我，你拿著當我就錯了。你的知覺叫我，你假比今大熱的天，我這個身體懶的動，一動老出汗，我還上那個圖書館聽經去，不去了，身體懶得動，你這個心裏一發心說，什麼叫冷、熱的，我研究研究不生不滅的法，到底是怎麼回事情？一定去，這色殼子就跟著來啦。不願意動彈也得動彈，這還是你的心作主吧！我說這話不是廢話，表示這心是眞作主、是眞主人。「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眞實」。這四句話，上面還未解釋完，這是在五重玄義第三明宗的地方最後，最後這個宗旨就是讓人明白，以不生不滅因結不生不滅果，有什麼因結什麼果，所以說這不生不滅的因，從什麼地方可以見出來，能顯出這個不生不滅的因來？佛

說的《楞嚴經》文上有這個意思，引出來讓人好信，讓人不但信，還從根本上明白。這個明白，從那個地方可明白呢？

佛法的宗旨，佛說了四十九年，無非教人明心見性，這心還容易明白，性就不容易，要明了心就能證聖人的果，就能超凡入聖。若見了性，就能開佛知見，這個性不容易見，所以這個性他是沒有生沒有滅，有生有滅人容易明白，這個沒有生滅的不好明白，佛就想著法子的讓人明白。因此由佛經上搜尋出這種道理作爲證明，以這不生滅因，可以證不生滅果。依著什麼說人人有個聞性，拿耳朵聞聽到聲音，人人都有，說這個聞性，人不易理會，都忽略了。越用越錯啦，因什麼忽略呢？這個聞性是借著這個聲音，所以人才知道有個聞性，有個聞性人也忽略，也不理會。這個聲音和聞性，人就分不清楚，你要說是聞，他也說是聞著了，你要說是聲音，他也說是聲音，聲音與聞性分不開，這地方就儱侗了，所以在這裏就要給分開了。你要認得自己的聞性，這個人的耳朵

聽聞的這個性，從來也沒生沒滅，你要在這裏作住本位起觀念的功夫，將來你就結不生不滅的果。你明白了這個理，你就開佛的知見。這意思，說容易還極容易，你要轉不開了，還不好明白。所以這話，前面一共三段文，前邊說是這個聞性是圓滿的，十方擊鼓都能聽見，第二說這聞性是通達的，你就隔著牆垣，隔著城垣或房垣，都聽得見，這是說通，這地方發明聞性的常在。圓通常這三個字，你還不信嗎？當時就指出來就是驗，就明白了。這個地方說，你就繼續上邊說吧！隔垣聽這個聲音響，隔著房垣外邊有聲音響，遠近都聽到了，這是通眞實，這個聞性是通達一切，隔礙不住，這是個眞實的道理；永遠也不生不滅的，是個眞的，不是假的，是個實在的，拿這個繼續說，隔垣聽音響，這個聲音你可知道，所以他是顯這個聞性。這個聞性是沒有生滅的，聲音是有生滅的，說是怎麼知道聲音有生滅呢？聞性沒有生滅呢？就是聲無既無滅。這個聲音要沒有，你隔垣聞著音聲響，響過去不響啦，響過不響的

音聲滅啦，聞性沒滅，聲無既無滅，這個聞性已經沒滅，早就沒滅，他還不是因著聲音滅他才滅，從來他也沒有個滅，是這麼一句話。聲無既無滅，你要知道，聲音沒有了，這個聞性沒滅，那個聲音要有呢？聲有亦非生，你覺著聞了，這個聞性也不是因著聲音才生出來的。這個地方不是說的明明白白嗎？

這個地方可以分開啦，聲音無這個聞性也不是因聲音就滅了，從來聞性就有，聲音有也不是打這個聲音上生的，亦非生，也不是從聲音上生的，他怎麼個理呢？你要是聲音沒有，不是從聲音上滅的，聲音有，這個聞性也不是從聲音上生的，這個地方就明白了，這個聞性是常在的，他無非拿聲音顯出來的，哎喲！我還有個聽聞性呢！這個聞性，你沒有聲音他也是有，要不是你十處敲鼓，十處都聽見了，八下敲鼓，八下聽見啦，你這邊敲著鼓，那邊有炮響、有鼓音、有鐘響，也都聽見。所以你知道這個聞性，他不是這個聲音，也不是因聲音響才有，是常在

的。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眞實，這兩句話，是接上邊說的，上邊說耳的聞性，聲音要沒有了，聞性不能沒有，聞性是常在的，說聲無既無滅，說聲沒有了，聞性仍然沒滅，聲音若是有，聞性亦非生，聲音有，這聞性也不是因聲音生出來的，原來就有個聞性，這地方我說過來說過去，多說，我就怕人一時滑不開腔，這意思要緊。大家要注意，你把這意思要明白了，一部《楞嚴經》的意思，都因這個說的，恐怕人不明，要明白了，眞徹底明白啦！就開了佛的知見了，你比四果阿羅漢知識就高啦。所以這地方我的多說話，要承著上邊這兩句，他一看，要這麼一說，這個聞性是常在的，有聲音他也不是隨著聲音生，沒有聲音他也不是隨著聲音滅，足見這個聞性他是不生不滅。你要找出一個不生不滅的天性來，人的天然的這個聞性，這個地方可以作個樣子，你就打這上頭入手，這個道理，你就找出不生不滅的這個因緣來了。找出這個因緣來，將來你還怕沒有果報嗎？將來你就能結佛果，這意思是這樣子。這

下邊又說，生滅二圓離，你要知道這個聞性，他也不是隨聲音生，也不是隨聲音滅，不隨著聲音生滅，這生滅是聲音生滅，這聞性把這二樣生滅遠離，這二樣離了個圓圓滿滿的，離得個乾乾淨淨的，與這個聲音毫不相干，也別迷著這個二圓離這個生滅，聞性沒有生滅，這是告訴人，這二樣圓滿的就離開了，連一點拖泥帶水的地方也沒有。說這還有點沒離開呢，沒有這麼回事。完全都離開了，這是讓人在這個地方認眞，你要知道怎麼住，是則常眞實，你要能這麼認識，這就是不生不滅，常在的那個眞而不妄，實而不虛的那個天性，人的聞性就是天性，這地方知道啦，就指人的現前聞性，現在我說的話諸位不是都聞聽見了嗎？我這聲音是有，這聞性不是打聲上生出來的，聲音若沒有，聞性也不能隨聲音滅。你這聲音還是在外頭，因什麼吾不說他沒有滅呢？有人說話你能聽見，你這聞性何嘗滅呢？他沒有滅，有什麼聲就聽什麼聲。你要在這裏把他找眞了，那就好辦啦，這裏就好明白了。所以說借著人的現前的

聞性本來如此，本來人人的聞性都是這個樣子，不是一個人兩個人，人人如此。說這個幹什麼？此即是不生不滅的眞因，你要想成佛，你得有因你才結果，你有這成佛的因，你才有成佛的果。這個佛的因是不生不滅的，你這個耳朵的聞性不生不滅，你要把他認眞了，承認了，時時的觀念這個自性，這是眞修行。大家要知道，又通者，聞性既爾，見性亦然。

「盲人睹暗，觀河不遷，築牆非斷，穿竇無續，入室非縮，觀日非舒」。這上來把這話說的明白了，說是這個聞性，既然知道他不生不滅，這就是個成佛的眞因，眞因緣，有因緣才有果報。你要沒有因那有果呢？有好因結好果，說世界上都是如此，這個人可以信的，這個眞因你明白了，這是一樣。後邊還有相通的，所以說一樣明白了，樣樣明白，所以這下邊說，又通者，又與這個相通的是什麼呢？這是說的這個聞性既爾，耳朵的那個聽聞性，已經是這個樣子了，說見性亦然。這眼

睛看見的這個見性也是這樣的，不是聞性一樣，有六樣：眼見、耳聞、鼻嗅、舌嚐、身覺、意知，這六種根性。你明白聞性，這見性也是這樣，下邊說，聞性既爾，你這個聽聞性，既然承認了是不生不滅，你不知道眼睛的見性亦然，也是不生不滅，怎麼見出不生不滅來呢？盲人睹暗，觀河不遷，拿這個作證明。說是你要不明白，你問問瞎子，我們有見性，瞎子看不見，沒有見性，這就錯啦！他這個瞎子看不見，你要知道，他是見不著明，光明他看不見，還能見著黑暗。大家想想，這說是那個見性，所以前文都要知道，這個隨緣不變，他是隨著因緣，你說眼睛瞎啦，還有個不變的性呢，他因什麼變，是不變隨緣，他有不變的這麼一個眞性，隨著你的眼睛的緣，有一會看不見啦，你不能看明，你還能見暗。你不信你問問瞎子，你眼前見什麼？我看不見旁的光明，我看見黑暗。看黑暗時是誰呢？還是那個見性。你知道，他是不變隨緣，他不變的體，他得隨緣。隨著瞎子也得變變樣，隨緣還不變，他這個見性

還有，前邊講那個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個道理叫如來藏。如者不變之體，來者隨緣之用。大家留心的注意，這是都通達開啦，所以這地方不要多說，說又通者，「聞性既爾，見性亦然」。怎麼叫見性亦然呢？那個盲人就是瞎子，這個字還有念蒙的，正念念盲，這是說他不能見明，他能見到暗。見性不能說從根本上沒有，這個見，見的太多啦，怕人們不信，所以說觀河不遷。怎麼叫觀河不遷呢？這裏有一段公案，得多說幾句話，不然不好明白。

佛在說法的地方，簡單說有個國王，名叫波斯匿，與佛在一塊說閑話，佛就問波斯匿王說，大王的精神很好，說你多大歲數，他說六十二歲，他與佛同歲，說這話的時候都是六十二歲。佛這是說見面話，說：「大王今年六十二歲，精神還很好。」大王說：「好什麼，差遠了。」那就是說精神眼光振不起來了，離死就不遠了。佛說：「你知道，到了歲終離死不遠了，你還知道身上有個不死的嗎？」波斯匿王一聽見，太

驚人啦。好，這人到了時候就死，身上還有個不死的，那得請世尊說說，佛說：「好，我給你說說，你小的時候幾時看過恆河？」說：「我三歲的時候跟著我母親就看見啦！那恆河水是活的，沖來沖去的，簡直把那個河彎子，沖得行直就彎。」這是一定的，咱這裏的黃河不是常變嗎？有的把黃河身子改成田地，這是常言，都是一樣。那水流，哪邊硬，他就向那邊變化。佛說：「你看見這個恆河變了嗎？」「那當然是變了，這個彎不是那個彎。」說：「你看見的這個是變未變？」一下子就問住了。佛說：「你這個見，還是從前那個眼睛見？」「早先看見的那個恆河，那個彎不是這個樣，這個彎又彎回去了，又變了。」波斯匿王說：「可是見還是這個眼睛見。」佛說：「你要知道，變的將來受滅，有生有滅；這個不變的，他不生不滅；不生不滅，那有生死呢？你知道你的見性是永遠不變的。他沒有死，你要知道身上有一個不生滅的東西。」波斯匿王說：「明白了。」說：「人死了還投生去，還有一個

不死的，是不是？他要是死都死了，沒有投生的了。他若然有個不死的，他怎麼叫死呢？他未死，他無非是變了樣，所以變樣是形相變樣，那知見未曾變樣。」佛這一說，波斯匿王開悟了。打這裏就引出來觀河不遷，你觀見河的見性他未遷變，又說築牆非斷，穿竇無續，你假比這見性看一道牆，就遮住了，你就看不見那邊了。雖然看不見，你要研究這個理，這個見性未曾斷開，如果斷開，你要把牆打個洞，你在穿個竇，竇就是個洞，你也未看他在續上，他有斷就有續，你也未看見續，足見他根本未曾斷。他要斷了得有結續的功夫，有個結續法。未看見他結續，你打開這道牆也就叫不變隨緣，隔牆可看不見那邊。你打個洞又看見，隨緣還是不變。所以前面解如來二字，如者不變之體，來者隨緣之用。不變之體，藏著隨緣，隨緣裏頭藏著不變，這叫如來藏的妙眞如性。這種道理你不可以說實了，他不變裏頭有個變，變裏頭藏著不變，你要知道，他不是就究竟，就消滅了。這道理，他無非是變變樣。又

說，你要知道穿竇不續，你築牆，他也未斷，若斷就不能續了，又說入室非縮，觀日非舒。你假若在外邊走著，看得多寬，你在屋裏，你看見的這個見就縮小了，你看我們的室內不就這麼大嗎？大夥就看這麼大的地方，你若出來一看，就看幾千萬里，到屋裏，見性就縮小，這見性是不變隨緣，隨緣不變。觀日也非舒，大夥到外頭，看見日頭（太陽）離幾千萬里，這個見性也未舒開。你看那個見性就那麼大，你要知道這個性。從眼睛開出就叫見性，耳朵聞出就叫聞性，鼻子嗅叫嗅性，舌頭嚐叫嚐性，身上覺叫覺性，心裏知叫知性。他這性沒有大小，這是告訴人，你要知道，性沒有大小，那有生死呢？又通者，見聞既爾，六用顯同，根性既爾，塵識亦然。故五陰入處界，本如來藏性無生滅。這個文就宗著這個總題說的，說又通者，前邊已說過一個通，這個見性與這個聞性相通，下邊說「又通者」，還有一個相通的。這相通的就多了，又通者說見聞既爾，上邊見性與聞性，既然是這麼的，說的不錯。說六入並同，

見、聞、嗅、嚐、覺、知是六樣，這六樣的作用你只說了兩樣，一個見一個聞，這底下還有四樣。鼻子嗅性、舌頭嚐性、身上覺性、心裏知性，就見聞性知道了六種的作用並同，還有四種並在一塊，這都相同。又說，根性既爾，你說六種根性，見性、聞性、嗅性、嚐性、覺性、知性，這六根之性既爾，這是一句一句往下推著說的。這六根的性，既然是如此，隨著六根成十八界的還有六塵六識，六塵是什麼？先說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感覺、心裏知，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你別說六根有性，六塵也有性，這六根觀六塵起了認識，眼認識什麼色，耳認識是什麼聲，鼻子嗅是什麼香，舌頭嚐是什麼味，身上感覺是痛是癢，心裏分別是非。這一分別，這是認識。六根、六塵、六識，三六十八界。下邊接上說，故曰：陰入處界，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這一說就多啦，本如來藏，這地方光把名相引出來了，就不必講了，到後邊經文再多講。

這光說一個題目，上邊教人知道一樣兩樣，後頭再照那正文講，一目了然，一說你就知道了，是這麼個意思。六塵、六識亦然，又說六塵、六識是從那裏來的？由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本如來藏，一共是二十五樣，六根、六塵、六識，三六十八；還有地、水、火、風、虛空、總識、總根一共是七樣，七再加十八，共二十五，這都有性，都能成佛。他因什麼選這聞性、見性？他容易明白，你知道在這裏研究考驗出來。你有性，餘者二十五樣通通都有性。他有性，得怎麼顯呢？佛就說得很巧，人一聽容易明白，一樣一樣的都給你分析開，讓你心服口服，都讓你知道承認，那就開正文，大家要知道，這是把宗旨說明，體宗用這三樣，名體宗用教，這是「五重玄義」。名字就不用說了，要緊的，顯出體來，這個宗旨算明白了，下邊還有幾句把這個作用說開了，體宗用後邊分完了，說那個教相更好明白。在經文上一點一點的就能知道，這種道理下邊說明。

用者力用也，即如來之妙能，此經之功德。滅惡名力，有這個能力，說力用，前邊就是體宗用，這三大科要緊，說生善，名叫用，有了力用，滅惡名力。生善名德，此皆偏舉，這是舉一面的事情。下邊說，正名用者，此經顯密二說，俱以離愛得脫爲用，這是說，正式的明這個用，正式的發明這個力用，你說有體有宗，你得有力用，有什麼用處呢？這個用處就大啦，這關係此經顯密二說，這《楞嚴經》裏有顯有密，給他講開了。這名字叫顯文，顯份這一份子，這楞嚴咒，持咒是密宗，密份經上未有宗，這宗是後人立的，有顯宗有密宗，那經文上叫顯份密份，這地方顯密二說，這兩種說俱以離愛得脫爲用，這個要緊，你要是得這個力用，能離開這個愛，這愛最利害。這個人迷惑，見愛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這個愛住地，住在心裏頭，這比貪、嗔、癡還難去。這愛，這是一往之談，知道父子母子的親愛，夫妻兄弟的親愛，這都是親愛，這個愛小，就不容易離開，這個愛，你要

再說到天上的六欲天等，共合二十八層天，比人間的壽命還長，比人間可愛的東西還多二十八層，你升天是享福，壽命也最長，六欲天上，也有夫妻，那夫妻恩愛更不容易離開。我們人間的夫妻恩愛，頂大的歲數，你活到八十九十就完了。天上是幾百年、幾千年的活著，那愛情更深了，那更不容易離了。欲界共有六層，色界有十八層天，一層比一層的福報大，不好離開。那色界就無有夫妻啦，光用功夫，旁門外道學佛法的，學無到家的，用功生在那裏，光有男子無有女子，女子生在那裏，也轉成男子。那個地方是植物生人，蓮華裏生人，你知道不是人生人了，這壽命是幾千萬歲，幾萬萬歲。到了無色界四空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非想處天，四空四天，色界十八天，欲界六天，一共是二十八層天，這就說幾萬萬歲，他各有所在，功夫用成了，又享福，比人間這情愛，父母、妻子、兒女重的多少萬倍，怎麼樣都得離開。我告訴你，你不是有愛嗎？時間長，到了時候還得死。你

活幾千萬歲，幾萬萬歲，到時候還有生死，人的生命最短了，這就不用提了。說到這地方，最難離的這個愛。這地方說離愛，故言力，得脫故言用。你眞能離開這個愛，這才是有力量，力用，你離開愛，就脫離了。有力就得用，說離愛故言力，得脫故言德，不是有功德嗎？離愛就是力，你眞脫離了愛這就叫德。下邊說的很多，這就容易明白了，然所離者是什麼？剛才說的，有三界果報之愛，欲界、色界、無色界，二十八層天各有各愛，你活到幾千萬年，幾萬歲，這地方還是凡夫二十八層天。你要知道，你要學了佛法，人就不容易入外道了，一看就明白了。你心裏頭知道，不學佛法的人容易入外道，說某人生天了，預知其時，死後天上音樂響，升天比吾們人強，還有生死未了。要明白佛法，二十八層天的苦都得脫離，成佛的福比二十八天的福，還高的多少萬倍，到經文上一研究就知道。你要學成佛，還得要離愛，不光離天上的愛，還要離三界果報之愛，三界二十八天還都是凡夫，有偏眞涅槃之愛。證了

四果的阿羅漢有神通，超凡入聖，成了聖人，還是有愛心，還得要離偏眞涅槃之愛，有出假神通之愛，從空出假的菩薩神通比阿羅漢的神通就大了，阿羅漢能移山挪海，把這山能挪動，把海能移走，這不算什麼。你要說到佛法，這從空出假的菩薩，還沒成佛，這個可愛的神通更大了。能晃動乾坤，把乾坤變化了，世界可以變化了，這還不可以。你覺得這可愛的神通了不起，捨不得，你還要離開，怎麼個理呢？有中諦相似道的法愛，到了中諦離成佛不遠，那個愛他也得離，而所得者是什麼呢？離愛才得脫，是圓淨涅槃之脫，有方便淨涅槃之脫，有性淨涅槃之脫，因這個地方離愛得脫，你把上頭你證到中道的理體，開了佛的知見，你還有可離的那個愛，而所得者是什麼？離愛得脫。圓淨涅槃是成證般若後，前面說過三德秘藏，方便淨涅槃是解脫德，性淨涅槃之脫，離了性淨涅槃，就可以證法身德，證三德秘藏，這地方是大有力用，到此這是離愛得脫，這地方還有幾句話，說完了就完啦，說什麼呢？說名

體宗用，說完了，這還有判教。

這也得說幾句好明白，後頭到了正文上一點一點帶著就講了。這地方要說把教理都說明白了，你還得一天一天的講，講一個月也講不完，這地方說幾樣名辭，這個教有藏教、通教、別教、圓教，還有頓教、漸教、秘密教、不定教，這八種教義是什麼意思？

藏教是生滅法門，生滅法門，滅惡生善，這是藏教。通教是無生滅法門，講不生的理，參禪不是講不生的道理嗎？參禪那是宗下的。別教是次第法門，有無量法門，講次第而修，他是一步一步的高。圓教是無作法門，不用造作，你就明白開這個性，這就無功用道，到了時候就成，可就是不大容易明白，得用點眞心去研究。

這是四教，藏教是生滅四諦，通教是無生四諦，別教是無量四諦，圓教是無作四諦；還有頓漸秘密不定。頓是頓超直入的教，漸是漸次而入，秘密教就是密傳唸咒，唸眞言咒語；不定教，你聞大教，你開小

悟，說小教的道理你開大悟，這就是不定，這叫化儀四教，化法四教，佛出世的時候，先說華嚴三週，再說《阿含經》十二年，弟子們聞法證到四果，阿羅漢程度高了，這才說《方等》（如這部楞嚴經），使他們迴小向大，說了八年；再說《般若》廿二年，然後《法華涅槃經》說了八年，一共五十年，佛說的教法，說到這裏，這是說五重玄義，略略的就說完了。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一

唐中天竺沙門般剌密諦　譯
唐　清河　房融　筆受

首楞嚴會

如是我聞　一時　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

這是一科之文，此經分爲三大分，有序、正，流通。一是序分，二是正宗分，三是流通分這三大分。佛說一切經都是要分這三分，這序分就好比一個人的頭，眉目要清楚；正宗分好比一個人的身體，五臟六腑得具足；流通分好比人的兩隻足，可以能行動，流通於世。所以這是固定的序、正流通，這序分之中，有通序、有別序。怎麼叫通序呢？佛說的一切經、普通的都是這麼先序說，序說這個眉目，得要清楚，所以這序分有通序、有別序。當文中這是一個通序，佛說法都以這樣序說，這

是六種成就，都得具足。依著這個六種成就，可以證人之信，證明這聽經人的信心，所以這是必須的。一切經都得讓人信，這是一個要緊的。通序有六樣，㈠是信成就，㈡是聽聞法的人這個我成就，也叫聞成就。「如是我聞」嗎，㈢是時成就，㈣是說法的主成就，就是佛爲說法的主；㈤是處成就，講經說法的處所成就，這缺一不可；㈥是聽經的大眾成就，所以這六種成就，一切佛經都得如此。這六樣不成就，這法會不能成，所以佛說一切經，先得以這「如是」二字當頭，這是佛臨入滅的時候，阿難尊者請教，佛親自吩咐的。所以說，我說的一切法，集成了卷幟，傳於後世，也不論是大乘經小乘經，一切通通要安「如是」這兩個字，「如是」兩個字叫法體，佛說法的一個具體，也不管是大乘經小乘經，都得有「如是」二字，這種道理很深微。佛說法說了四十九年，通通的就說這一個「如」字，說如就是，不如就不是，說這個「如」字怎麼講呢？

「如」字就是不可說，要一說就錯，這事怎麼辦呢？得依這個說，顯這個無說，以能說顯不可說，這是聽經的一個要務，最要緊的一種事務，你要把這句話記住，你說我會講經，你說我會聽經，就錯啦。你得由說的地方，會到不可說的地方，這就叫如，如法如說。這個如字是怎麼個理呢？他怎麼就不可說，這個如字當體就不可說，如者，各如本位，世間上一切名、一切相都有對待，比較出來的。假比說，我管你叫人，我是我，因著人才叫我，因著我才說人，這是對待。有了名字，你要不對著外面的那個人，這個我就不必說了，就沒有名字。因是分別開，你、我，我要不對著人說，各如本位，我不借著人說，這個我就沒有，你不借我說，你也沒有，世間一切法都如此。拿這個作比方，你要沒有長，怎麼名之短？這個經本子大，經本子小，你要沒有大，怎麼說小，你沒有小本的經，你怎說這經本子大，這都是對待來的。對待是假借的名辭，自己本身上沒有名字，你要這個大不對著小說，這個大的名

字就沒有，這是各如本位，你就在你本位，你別借著旁的，大不借著小，大就沒有，你們諸位聽聽，是不是這麼個意思？說富借著窮說，他這個富要沒有個窮，他都發了財，這個富的名字就沒有了，諸位想想，是不是？所以世間上沒有惡人，顯不出善人來，一切法都是借著外緣才立這個名字。你在本位上各如本位，你這名字就沒有，這個沒有名字還說什麼話呢？所以這叫如，就是你不如就不是。佛說法通通都是說這個如字，這個如是就是理成就、是信成就，這是佛法的具體。說如則是，不如則不是，這是阿難尊者他所聞的這個法體，說「如是」之法能啓人的信心。我聞，是我親從佛口所聞的，這個我，假名爲我，阿難尊者是隨著世俗說我，假定的名字就叫我，佛證到究竟的佛果，他才夠上個我。所以，人想要離開這個妄爲的我相，就得說這是假我，這假借的名辭爲我。佛證到「常樂我淨」四德，這才夠上個我。吾們都錯認了，拿什麼當我呢？拿著四大假合的身體就叫我，皮肉筋骨是地大成的，血脈

精液是水大成的，溫熱燥暖是火大成的，氣力動轉是風大成的，地、水、火、風，化成了四肢百骸，五臟六腑，這四肢百骸、五臟六腑，都是地大成的有形質的東西，這血脈是水大成的，這周身的氣是風大成的，人的熱度是火大成的，這都是假借的。假借四大以爲身，假借地、水、火、風，說這是我的身體，這地方根本上就錯認啦，所以這地方是假名爲我。「如是我聞」，說如是可信的法體，是我親從佛口所聞的，所聞的是什麼時候，這是聞成就。上邊是信成就，以這「如是」爲人之可信的地方，一時是時成就，怎麼叫時成就？是機緣成熟。佛看這個機緣成熟，弟子們的根性到了什麼地步，可以說小乘的時候，就說小乘，也是時候到了，這裏可以引小入大，可以讓他入大乘，在這時候，就叫機緣成熟。師資道合，所以能說，能接受，在這時候叫時成就。佛是說法主成就，佛爲一位說法主人，還得有弟子聽，還得有說法的處所。佛是什麼意思？佛者覺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爲之佛。我自己覺悟了，

怎麼覺悟了？認得我自己這知覺了，我自己認識自己的知覺，認識自己的知覺就叫覺悟。大家要知道，我們這個人都承認有知覺，你這知覺都是所知覺，你耳朵所聽的，眼睛所見，你聽見人家說的，這是個「我」，這是「我」的知覺，這都是在人的言語之中，那個聲音裏頭，拿著這個你就當了知覺，他所說的話，你說我所說的話，你們諸位都知道，心裏也覺悟是對的，這都是所知覺，那怎麼樣這知覺才對呢？得有本知覺，有這個本知覺你要不明白，他當中一個能知覺，假比我說，你都知覺了我所說的話，你都知覺，你那邊就有個能知覺，我所說的是什麼，你就能知道是什麼，這在能知覺上，由所知覺才能顯出你的能知覺來。這個能知覺還沒到家，不夠究竟。能所雙亡，能知覺、所知覺，你都把他消滅了，這地方把能知覺也去了，把所知覺也去了，這地方這是個本知覺。這個覺字，在印度話說就叫佛，這叫成佛，你明白了佛，你好成佛，你自己不認識佛，你自己怎麼成佛？他這個知覺是人的本知覺，這

就叫佛。佛自己覺悟啦，是自覺，再讓世間人都覺悟，都認識自己的知覺，這叫覺他。把一切人度得都機緣成熟啦，緣法盡啦，佛就入滅，這是圓滿。自覺覺他所行的道理都圓滿了，覺行圓滿，這地方名字就叫佛，通通的都是一個覺字，你知覺了就是，你不知覺就不是，與所說的這些話有什麼用處呢？說這些話都是世俗上的話，拿他就可以發明出世的法，由出世的法說了，發明這世出世間法，這是三層道理，我們人都是所知覺，你要是當中明白，似明白不明白的時候，這就叫能知覺，你到究竟的明白，這就叫本知覺，這是叫成佛。這個佛自己覺悟，讓一切人也要覺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你行道行的圓滿啦，爲之佛。

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這個室羅筏城就是《金剛經》上說的舍衛國，這兩個意思就是語音，南北不同關係，翻華言叫豐德，他這個國出產豐富，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佛說法的地方，叫室羅筏城，在此城中有個竹林精舍，佛常在那裏說法。這祇桓精舍是以後起的，所以這裏有一

段因緣，祇桓這是祇陀太子他捨的這些樹林子，精舍是須達多居士所修的這個房舍，怎麼精舍呢？先講講這個精字，不一定就叫精美，修的華美這就叫精。精者是精純，純粹的這都是佛、法、僧住的地方，旁的事情不做，不參雜旁的事情，這個名字才叫精舍。當下的齋堂、寺廟，多有說這個精舍，那個精舍都是採取這種意思，這就說祇陀太子捨的樹，須達多長者給佛修的精舍這段因緣，怎麼個因緣呢？須達多要按官職說，他就是長者，要按信佛說，是在家居士，這位居士給他兒子求婚，就到室羅筏城這裏，也就是佛住的靈鷲山竹林精舍這個地方來求親，就住在三檀那家裏，三檀那也是一位大臣，住在他家裏頭，那個夜晚之間，三檀那家裏頭就預備這些桌椅板凳杯盤等這些東西，預備就像請甚麼最高的貴客來赴席似的，這個須達多他就問三檀那說，你明天請什麼貴客，國家的王爺？還是什麼大臣？做這樣的席位等準備，三檀那說不是招待王爺大臣，我明天是設齋請佛，這須達多就沒聽見說過這佛的名

字，佛才成道年頭不多，他們都隔著國，他問你請佛吃齋，他心裏頭就覺著衝動，問佛是什麼意思，這三檀那就學說佛的道德，佛怎麼說法，讓人明心見性，讓人離苦得樂，這一說，他心裏頭信仰心早就充足啦，又經一介紹去見佛，簡單說，天一亮請，佛以後，他又特去見佛請教，佛給他一說道理，他這麼一聽，當時就證了初果的聖人，所以這個佛法，人的根性不一樣，他一聽就明白啦，不但明白道，而且還證了果，證了初果聖人，因什麼呢？他是善根來的深。所以他就請佛到他那國裏去—就是室羅筏城，佛說我不能隨便去，因什麼呢？說我們這出家人要有純粹的精舍，出家人的處所，我們出家人才去那裏住，不然，隨便的一個房屋做旁的用，我們不能去住，住了不合法。佛這麼一說，他說可以，我給佛現選這地基，現修個精舍，請佛去住，佛說那可以。須達多誠心懇切的，遂跟著就要去選揀地方，佛就吩咐舍利弗尊者說，你去跟著選個合適的地方。去了各處，沒有合適的，怎麼叫合適呢？離這城還

得不遠不近，離城太近，繁華、擾雜；離得太遠，佛說法人家住城的人、在鄉的人，四下就不方便，也不容易來聽。所以揀最合適的地方，就是這個祇桓。祇陀太子的花園子最適合，旁的地方不相宜。須達多這心很誠懇，他說我親身去見太子，他是位大臣，一見太子說把這個花園讓給我，我有用處。祇陀太子就說，我是一國的儲君，我什麼也不缺，用不著破產業賣這個花園。須達多就說佛的這個好處。祇陀太子也不懂這個，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情，說是這樣吧，這是推辭他，說：「我用不著錢，你若願意用，可以，你拿黃金把我花園擺滿了，我就讓給你。」須達多說：「好哇，就這樣吧。」隨後他就把家裏的黃金鋪他這個花園，他有抵國之富。這祇陀太子一看，把這花園都鋪滿啦，看他這心太虔誠啦，這個佛必是有好處，說好啦，外頭這些樹算我捨的，你就不必再鋪黃金啦，又給修了個大門。捨這些樹，所以把這個名辭留於後世——祇桓精舍。祇陀太子捨的樹，這個桓翻譯就是樹木的意思。祇陀太子捨

的樹木，精舍是須達多給佛修的，修精舍的時候，這裏還有一段很驚人的故事。

就是舍利弗尊者到那裏去監工，挖地基，挖得很深，是爲的好堅固，挖來挖去，地裏頭有許多螞蟻，舍利弗尊者一看見這些螞蟻就皺了眉頭啦，把眼眉皺著就很難過，須達多就問尊者你怎麼回事，爲難什麼？他說不是別的，我看見這些螞蟻，心裏頭所以難過。他說：「這些螞蟻在這個古佛以先就在這地方。」毘婆尸佛出世的時候，離著這個時候有九萬大劫，你說這一個劫是多少萬年，他就在這裏當螞蟻，現在釋迦佛出世啦，又是你給佛修這個精舍，你在這以先的時候，也給那位古佛修過精舍，所以這些螞蟻有九萬大劫的時候，到現在釋迦佛出世仍然當螞蟻，舍利弗尊者對須達多說，你當初給古佛修精舍，這時候又給釋迦佛修精舍，說這段因緣是什麼意思呢？就說這個人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要不這個人總得作善作德呀。不失人身就是生到天上享福，那都靠

不住。天有二十八層天，等天福享盡了轉下來不定在那一界，說不定轉在畜生界，這螞蟻都在畜生界裏，不定轉在那個地方去。說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所以說人別說在世間上，就是在天上享極大的福，也是很危險的。這裏就有這麼一段因緣，這佛法說的太高，世間沒有善根的人是決不肯信，信不及，因距離的知識太遠，所以佛法難聞就在這裏。我常說這個比喻，這假定這個螞蟻，牠在這裏多少萬年總沒脫掉這個螞蟻身，就這麼苦；這螞蟻之中假定說，要是有個有知識的螞蟻說，世間上這個動物太多啦，不是我們這一類，這個螞蟻對那些螞蟻假定說，這有一種動物名字叫人，說這人身太大，我們沒法比，也不知有多大，就說他要吃一頓飯，我們這一國人一年也用不盡，你說人這個動物有多麼大，別的螞蟻若沒有知識的，一聽就不信，那有這麼大的動物，他吃一頓飯，我們一國的螞蟻一年也吃不完，我不信，我看不見，我不信，那當然是。你假比螞蟻到人身上，牠也看不到整個的人。大家想想這個理是不

是？一個人常說，眼見是眞，耳聞是虛，我不信，我眼看見才算。那螞蟻爬到人身上，你們諸位打打算盤，牠能看見整個人嗎？所以牠就不信。我說是拿牠作個比喻，說是這個佛法不容易信，若沒有極大善根的人，信不及。他距離的太遠，所以這個地方，我常說這一段因緣，這地方，因起名字祇桓，是指著祇陀太子，他是君，這精舍是須達多修的，他是一位臣，是這麼表揚，故叫祇桓精舍。

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

此一科文是引大眾同聞，引起眾人來法會同聞這《楞嚴經》，說與大比丘眾，與是共在一塊，比丘是梵語，因含義很多，若翻一種意思，餘者兩種漏去，所以不翻。比丘含三種意思，㈠是乞士，怎麼叫乞士呢？乞求，上乞佛法以資養慧命，下乞飲食以資養生命，所以叫乞士。㈡翻爲怖魔，一受比丘戒的時候，這地行的羅剎，飛行的夜叉，把這音聲傳到第六層欲界天以上，傳到魔王的宮裏頭，魔王一聽見佛給比丘受

戒，他心裏就害怕、恐懼，怕什麼？人都學了佛法，他魔王的眷屬就少啦，因此叫怖魔，魔王恐怖。(三)叫破惡，人有惡習氣就是個貪心、嗔心、愚癡，貪、嗔、癡三樣是最害人的，這種惡習氣人人皆有，有輕有重。破貪、嗔、癡的惡，含著這三種意思，所以叫比丘。比丘上加一大字，受比丘戒本來就是小乘，在說《楞嚴經》爲方等時，弟子們都能回小乘向大乘，佛這時把《阿含經》已經講完，在此能回小向大就稱大比丘，由小乘能學大乘的意思，共有千二百五十人俱在一塊，應該是千二百五十五人，這光說大數。佛先度鹿野苑五比丘，次度耶舍長者，他是外道，師徒五十人，第三度三迦葉弟兄三人，師徒共一千人，第四度目犍連、舍利弗二人，他們那時都是學外道，師徒每個百人，兩個共二百人，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這是佛起初在鹿野苑所度化的，這科文是說聲聞眾，怎麼叫聲聞眾？他聽佛說法的聲音，他用耳朵聞到就記住，明白這個理，他悟這個道理，由這理會到不可思議的地

方，他記住佛說的聲音，打耳朵聞的，所以聞不超聲，見不越色，越不過聲色去，仍然還未離開聲色，這個佛法講的是叫離開聲色，所以還沒離開，所以他們叫聲聞眾，這是標出這一類的數目，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此一科文，這是顯位嘆德，顯出證的果位，讚歎他的道德說皆是無漏大阿羅漢，怎麼叫「無漏」？就是不墮落的意思，好比器皿，盆子、凳，若是破了，當下就漏，拿它作比喻。無漏就是不向三界裏漏落，這世界有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有男婚女配，吾們世間上是欲界的下界，天上是上界，有六層欲界天，也有男婚女配，這是叫欲界。色界天有十八層，修四禪的功夫，光有形色，光有男子修行到那裏，都是男子，他是蓮花生人，這叫色界，再上還有無色界，這無色界有四層天，所以一共叫三界，這三界都是凡夫，大家都知道，你看他怎麼樣的

修行，還沒脫離了凡塵，未證聖果，證到無漏大阿羅漢就超出這二十八層天，這都是聖人，不再墮落於三界。這還是由小乘跟著佛弘揚大乘佛法，這叫大阿羅漢。無漏在三界以外，比二十八層的人高的多，習學大乘的人叫無漏大阿羅漢，這阿羅漢有小乘的，他是獨善其身不度化人，不隨著佛教化人，那叫小乘阿羅漢，這大乘的阿羅漢，隨著佛度化眾生，不住在小乘的果位，雖然超出三界，還要行菩薩道，雖然是在小乘果裏，還要行菩薩道隨佛教化眾生，這種爲大阿羅漢。阿羅漢怎麼講呢？因他不翻，也含有三種意思，㈠是翻成應供，應供從比丘乞士而來，他作比丘托缽化齋，討飯吃，去向人家求乞，證到阿羅漢果就翻應供，比丘是因，阿羅漢是果，能應人天供養。㈡是證到「無生」的果位，不生不滅，到此地步，又比這比丘高一層，比丘是因，阿羅漢是果，由怖魔，證到無生的果位。㈢是含著意思是殺賊，殺什麼賊？殺「煩惱賊」。人的煩惱賊，打那裏來呢？打貪、嗔、癡來的。你在一入

手修行的時候，先得破貪心、嗔心、癡心，把這個破淨了，把煩惱根去掉，這煩惱賊就殺啦，消滅了煩惱，他不能再發動貪嗔癡啦，所以阿羅漢翻這三義，這是舉出比丘三因，證到阿羅漢，這是三層果位，到此，這煩惱根都淨啦！

佛子住持　善超諸有　能於國土　成就威儀　從佛轉輪　妙堪遺囑

他隨佛揚化，不住在小乘果裏頭，就稱爲佛子，將來就成佛；小乘人只能成聖人，不能成佛。大家要知道，佛子隨著佛教化眾生，住持是住在世間上，住持佛法，教化眾生，善超諸有，超過世間一切所有的，所有的有廣有略，這略而言之，有欲、有色、無色，欲有男女之欲，超出去就沒有啦，沒有男女之欲，然而還有這個形色的十八層色界之欲，還有無色界之欲，都超過去啦。善超諸有，這是說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都超過去了，要向多處說，有二十五有都超過去了，四洲四大部

洲，四惡趣，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這是四惡趣，六欲天也超出去了，梵天，是魔王天也超出去了，還有四禪四空天，也都超出去了，這都是有。還有外道修的無想天，也超出去了，還有鈍那含也超出去了，一共是二十五有，略言之叫三有，叫善超諸有，比他們超過以上，能於國土成熟威儀，能隨著佛教化眾生，在各國土中成就威儀，成就什麼？有這威德有這儀表，給人作模範，這是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堪遺囑」，隨從著佛轉法輪，佛說法就叫轉法輪，這轉法輪也可以簡而言之，能可以轉凡成聖。佛說的法是輪流不息，這叫轉法輪，說是隨從著佛轉輪，這個轉輪決不是外道那個轉輪，外道也從佛經上抄去這個名字。轉法輪在身上轉，又是任督二脈，打這後脊樑上轉，轉到腦瓜頂上，轉到上嘴唇，下邊從任督脈轉到下嘴唇結在一堆。結任督二脈，將來長生不死，就怎麼一套，這也叫轉法輪。還有在肚臍子上轉來轉去，也叫轉法輪。外道還眞靈驗，眞轉，他所以人鍊什麼有什麼呀，他這也

是從佛經裏揀下去的，都弄錯啦，誤會了，顛倒啦。轉法輪就是佛說法叫轉法輪，輪流不息，永遠不斷。這佛法輪流，沒有歇的時候，是這個意思。妙堪遺囑，佛說的法都是不可思議的大法，堪者可也，可以能夠，佛說的這個大法，囑咐這些弟子們，這些大阿羅漢能遺留於後世，可以囑託，度化眾生是這麼個意思。

嚴淨毗尼　弘範三界　應身無量　度脫衆生　拔濟未來　越諸塵累

此一段是接著上邊來的，這名辭叫顯位歎德，顯出來。阿羅漢證了四果，由比丘修成的，顯他證的這個果位，讚歎他的德行，說「嚴淨毘尼」，「嚴」是嚴肅，「淨」是清淨，毘尼就是佛的戒律，以戒律能調服身心，以戒律能把身心都調和好了，身莫有貪、嗔、癡，能夠這樣才叫嚴淨毘尼。要嚴格的清淨，持佛的戒律，毘尼二字翻中國話叫調伏，以佛的戒律能調伏人的身心，身不妄作心不妄想，所以依著戒律就能弘

範三界，應身無量。弘者是廣大之義，範是做個模範，給誰作這個大模範呢？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都是修行，未開正式的醒悟。別說未見性，連心也未明白，都未明心見性，所以這阿羅漢證了四果，他還未成佛，祇證到聖人果位，他給三界二十八天，這些凡夫天人可以作個大模範，所以說「嚴淨毘尼弘範三界」，給欲界、色界、無色界天上的人作個極大的模範。應身無量，隨著佛宣布佛法，隨佛應身度化眾生，無量無邊是度脫眾生，拔濟未來，是越諸塵累，不但是度化當時的眾生，還能拔濟眾生於未來世，未來世還是將來的人，要一輩傳一輩，傳到後來，我們那個時候，照現在說，我們就算未來人。所以這些大阿羅漢都可以作模範，拔濟未來，拔濟、提拔未來的眾生，幹什麼？「越諸塵累」。越是超越，超越出去諸般的塵累。吾們人在世間上受苦，因什麼受苦呢？就是六種塵勞連累之墜落啦，這六種塵是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這叫六塵。誰要想著學佛，先得把這六塵離

開，這是要緊的。這六塵是什麼？眼睛愛看美色，耳朵愛聽好聲，鼻子愛聞好香，舌頭愛嚐好味，身體怎麼舒服怎麼做，心裏頭隨便的妄想，一點規矩也沒有，有這六種叫六根貪愛六塵，這六塵是誰承認呢？有六種認識，這六種認識是什麼呢？就是人的天性變化，眼、耳、鼻、舌、身、意，眼有見性，他就貪這色塵，耳有聞性就貪聲音，鼻有嗅性就貪香，舌有嚐性就貪美味，身有覺性就貪怎麼舒服，心裏頭有知性就妄想分別，所以由這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六種塵，就把人累住啦！你要想修行先要離開這六塵，所以這些大阿羅漢，他能給人作模範，他是早已離開了，給人作師父，你要不離開，旁人誰跟你學，所以他自己越諸塵累，於未來世，也讓人越諸塵累，說這些有道有德的都是誰呢？下邊就標出名字來了。

其名曰　大智舍利弗　摩訶目犍連　摩訶拘絺羅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須菩提　優波尼沙陀等　而爲上首

一共這是六個人作代表，代表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他們人太多，只舉出前六個人來代表，有德行的都是誰，就舉出這六位大比丘，其名曰大智舍利弗，大智是他的智慧第一，舍利弗是印度話翻成中國話叫鶖鷺子，連他母親的名字，他母親叫鶖鷺，這鶖鷺眼睛最利，因爲他母親的眼睛明利，就叫鶖鷺；弗字就翻爲兒子的子，就翻鶖鷺子。他在佛法會上是智慧第一，在小乘裏聲聞中，他的智慧第一。佛在《法華經》上，在法華會上講《法華經》，開法華高會，授記作佛，三周說法，頭一周先給大智舍利弗授記作佛，就是他一個人，你看這難不難？所以第二周，給四大弟子授記，第三周才給一千二百五十人授記。頭一位就是舍利弗尊者授記作佛，他所以叫大智舍利弗。

摩訶目犍連，這又是一位比丘的名字，摩訶兩個字，因什麼不翻，這意思含義很多，若在普通講摩訶有三義，叫大、叫多、叫勝，說大若在阿羅漢中，神通廣大，多是智慧多，勝是辨論超過一切，摩訶是普通

的解法，後來就翻大的時間多，說摩訶目揵連，有三位目揵連，也是印度的音聲，翻採菽氏，採是採取的採，菽是叔父的叔字，加上草字頭，那個字就當豆類講，就是蠶豆、小豆、赤小豆、黃豆，就是這些類。他的先人發明這個道理，在山上採這些種子，發明這些豆類，他依著這個也就當名字了，因此他就叫摩訶目揵連，叫大採菽氏。他是以姓作了名字，不是另還有個名，他神通第一，神通最大。

摩訶拘絺羅這五個字，就翻大膝，摩訶翻大，拘絺羅翻膝，是磕膝蓋，吾們人的腿上都有磕膝蓋，他就叫大膝，佛經上也沒有旁的講解，他辯論第一。他姐姐論不過他，後來他姐姐懷孕，就是懷舍利弗，他又同他姐姐辯論道理，他就辯不過姐姐，他自己懷疑，這是怎麼回事？早先她不如我，這時他比我強，他說明白了，姐姐懷孕這小孩子，將來必是聖子。拘絺羅好勝，他說將來我外甥要是智慧大，我們這都不如小孩，怎可以？我得早早去學。他就去南印度學外道去，學《四維陀

典》，一去多少年，回來聽說外甥長大就認佛爲師父，就是大智舍利弗，他一聽就不願意，他是外道底子，他說我們家裏這道德很高，國家都尊重，怎麼認大沙門爲師？沙門兩個字是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印度稱僧爲沙門，稱佛叫大沙門，說我外甥是有智慧的，怎麼給佛作徒弟，我去要回來，見他就說：「我們家裏常講高尚的道理，國王尊崇我外甥，不能跟你作徒弟，我要領他回家。」佛就問他：「你講的道理，以什麼爲宗旨？」他說：「以不受一法爲宗。」佛聽他說不受一法爲宗，佛就對他說：「你不受一法，還受知見否？知見也是一法，有名有相的都叫法，你受知見不受？你有知見沒有？」他一聽沒有話說。他想錯啦，不受一法，這個知見也算一法，要說這知見我也不要，那你怎麼知道受不受，你要說不受，這個宗旨立不住。不受嗎，你怎麼說受呢？你不受一法，你怎麼受知見，你要說不受知見，你怎知道不受，知道不受，知道不受是誰，知道不受的也就是個知見，你能說一法不受嗎？一

下子推倒自己的宗旨，自己慚愧認佛爲師父，跟佛出家修行，就證四果大阿羅漢。我說的話這是過去的事情，摩訶拘絺羅是辯論第一。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這八個字是一位比丘的名字，富樓那華言翻滿，彌多羅尼翻慈女，富樓那是他父親之名，彌多羅尼是他母親的名，連父母的名字起的名字，兒子把父親母親都標揚出來，這是印度的風俗。我們中國可沒有帶母親的名字的，帶父親的號是有的，他父親叫什麼泉，兒子叫小泉、少泉、稚泉；咱們中國沒有帶著母親名的，印度就有這風俗，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說法第一，說法除佛而外，就屬他說的好，他這說法屬於第一，叫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須菩提三字是人名，翻空生。他一降生時，就有特別祥瑞，家裏倉庫一切都空，家人都懷疑，找一相士占卦，一算說是好事情，屬於吉祥，屬於善。所以後來他這名字有三種意思，須菩提，他一生時倉庫就空，叫空生，也叫善現。因爲幾天以後他家的東西都現出來，所以一個

人有三個名字，又叫善吉他屬吉祥。須菩提他解眞空妙理，屬於第一，各有所長，底下優波尼沙陀等而爲上首。

優波尼沙陀翻塵性空，他悟道，以道立的名字，怎麼叫塵性空呢？他觀諸法性空，他明白世間上一切法，當體皆都是一個眞性，性是個空的，這麼個意思呢？「塵性空」，這塵是什麼？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世間上總不出這六塵，他現這六塵當體都空，當體都是空性，他由這上頭成的道，他所以名叫優波尼沙陀，他叫塵性空，六塵的性都空了，他不執著這六塵。等者就代表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而爲上首，他們這六個人代表作上首。

復有無量辟支無學　並其初心　同來佛所　屬諸比丘　休夏自恣

前邊說的這些大家要知道，這都是小乘人。佛弟子分三乘，這小乘都說完了，由凡夫的比丘證到四果的羅漢成小乘聖人，後來到法華會上

回小向大，那才成大乘聖人，將來能作佛。這地方大家要分析開來，這裏下邊說「復有」，還有這上乘人，二乘是中乘聖人，復有無量辟支無學，「辟支」是簡略的名稱，辟支加羅翻什麼呢？翻緣覺，他聽佛說十二因緣法才覺悟成道，他明白這道理比小乘人程度還高，叫中乘聖人，叫辟支加羅，略稱辟支、無學，他學成啦，不用再學，證了無學位，若有學，他還沒修成，他還得要學，這經文上都是這意思。「並其初心同來佛所」，他還有收了些徒弟，初發辟支佛心的修十二因緣法，還沒成道的跟他一塊來的，同來佛所，佛所這個地方，就是休夏三個月的功夫用完啦，今天是解散日，休夏要休息，解要三天，十四，十五，十六，七月十五作盂蘭會，這一天是佛歡喜日，這一天是人作善的日子，布施的日子，施捨的日子，都在這個日子上，在後首又引出，目犍連一段因緣來，現在不先說。

「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到這時候，是佛歡喜日，弟子們在三個月

自修功夫圓滿了，所以外場裏這些人們知道這消息，都可以來此聽法，都可以請教，這是外邊的中乘人，佛叫他領的這些弟子們，不離開這些小乘人。小乘人好比小孩，不能離開母親，是這個意思。他的資格高的都能自修，到解夏時都來佛所請教，「屬諸比丘」，這個字念注，當與合講，這緣覺就是辟支佛，辟支加羅，他們帶著弟子都來啦，在休夏的比丘這裏，遇合一塊，「休夏自恣」，遇著什麼時候叫休夏自恣，怎麼叫息夏呢？夏天三個月，用完工啦；休，當休息講，夏天這時候完了叫休夏，休夏怎麼還自恣？這個恣字當任意講，他趕到這圓滿的時候，這要解散，今天這些齋主們都作功德上布施，他們這個自恣，怎麼爲自恣？遂他自己的便。他可以互相求懺悔，好比我們有幾個人在一塊修行，跟著佛住了三個月，我有什麼毛病，犯了什麼病，你說說，我好領罪，我求懺悔，你也求我，我也求你，互相隨便，這是佛立的這個規矩。這是讓人可以免過，可以知道求懺悔，有這些名字叫休夏自恣。

十方菩薩　咨決心疑　欽奉慈嚴　將求密義

這時不但中乘人，還有大乘菩薩，十方菩薩，知道這時候是休夏自恣日，來到這裏「咨決心疑」，咨是咨請心裏的疑惑，他住在山洞裏修行，有疑惑的地方，諸佛給他解決，這是說「欽奉慈嚴」，他欽佩佛、仰慕佛、侍奉佛，如同慈母嚴父，就像自己的父母似的，「將求密義」，他到佛所來領求秘密的道理，眞實的意義。

即時如來　敷座宴安　爲諸會中　宣示深奧　法筵清衆　得未曾有

這一節文還是佛安居三個月，安居已終，「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示深奧」，如來結夏安居三個月，領著弟子們修行已經圓滿，這時都閒暇了，敷座宴安，這責任歇下來，心裏頭很歡喜，又爲諸會中宣示深奧，這是遠方的十方來的諸菩薩，都想請佛決其心疑，佛就著宴安敷座的時候，爲諸會中宣示奧旨，深微奧妙的道理。這時候，

「法筵清眾，得未曾有」，所以佛的法會，佛一說法就如同設法筵，清眾就是清修大眾，專求佛法的，大家聽佛宣說深奧的意思，所以得未曾有，從來未曾聽過，現在聽見啦，稱爲得未曾有。

迦陵仙音　徧十方界　恆沙菩薩　來聚道場　文殊師利　而爲上首

這是影響眾，大家聞著佛聲音，從遠處來集，這是因爲佛給大眾宣示密義的事情。佛的聲音是迦陵仙音，怎麼叫迦陵仙音？印度有一種雀鳥，叫迦陵頻伽鳥，這種鳥叫的音聲，超過一切鳥的音聲，所以佛說法就拿迦陵頻伽音作比喻。這個仙字就表示，不是平凡的音聲，又者，佛翻爲大覺金仙，在經上稱謂，大覺大悟，稱爲金仙也可以含著這麼個意思。說佛的聲音能徧十方界，上面的菩薩都是常隨佛聽法的菩薩，大乘的菩薩是住在這個世界，十方的菩薩是十方世界的菩薩，有恆河沙數之多，有這麼多菩薩來聚道場，這表示佛的音聲，無論是多遠都能聽見，

只要是有善緣，都能聽見，多少萬里也都能聽見，所以稱爲仙音。才能徧與十方界，這些大菩薩們一聽見佛說法都來聚會，就稱爲影響眾，影響而來聚會道場，文殊菩薩而爲上首，他帶領大眾來的。

上面所說的，那是通序，所有一切佛說的經典，都是三大分序正流通。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個序分裏頭有通序，有別序。上面說到文殊菩薩而爲上首，這就叫通序，普通的佛經必須都有這六種成就，這是一個通序。

時波斯匿王　爲其父王　諱日營齋　請佛宮掖　自迎如來　廣設珍饈　無上妙味

這是別序，別是特別的因緣，由序分引出正宗分，說這《大佛頂首楞嚴經》的道理。這位波斯匿王是印度話，翻華言叫月光，他降生時，屋裏有很多月亮的光明，他與佛同歲同時降生，這都是貴人，他是釋迦佛的一位大護法。這波斯匿王這天爲其父王諱日營齋，爲他過世的父

親，稱他父親爲父王諱，是個祭諱的日子，就是父母去世的日子，也叫忌日，人都忌諱這天，不肯聽這日期，就因父母去世的時候心裏難過，爲人子都是這麼個意思，這一天稱爲諱日，給他父親修福，營齋就是設備齋飯，「請佛宮掖」，他親自請佛，宮掖就是後宮兩邊最深靜的地方，「自迎如來，廣設珍饈，無上妙味」，這是恭敬佛的意思，他自己親身來迎釋迦如來，廣設珍饈無上妙味，當然設這山珍海饈，無上的很微妙的滋味，這等菜蔬。

兼復親延諸大菩薩　城中復有長者居士　同時飯僧　佇佛來應

不但請佛，相兼著又親自延請陪著佛的諸位大菩薩，又都是信佛的，就在這時，飯僧就是請僧人用齋飯，「佇佛來應」，這個佇當做站在那裏，侯著佛來應供。

佛敕文殊　分領菩薩　及阿羅漢　應諸齋主　唯有阿難　先

受別請　遠遊未還　不遑僧次

佛吩咐文殊菩薩作頭前人，代領著菩薩們以及那些阿羅漢，分派開了，去應諸齋主。這天唯獨阿難尊者，他是佛的常隨眾，他是佛的侍者，這一段文，就敘說阿難尊者遇難事情，他因發平等心乞食遇見這分災難，打這裏就引起來說這部《大佛頂首楞嚴經》唯有阿難先受別請，他在解夏的時候一共三天，在頭一天他就先受旁人請他應齋，或是供他穿的衣服，這個日子是作善作布施的時期，道場圓滿了，在家信佛的人都很歡喜，所以阿難先受別請，遠是道路遠，遠遊未回來，所以不遑僧次，才沒暇宜在僧人的位次以內。

既無上座　及阿闍黎　途中獨歸　其日無供

阿難尊者今天自己回來的，既無上座及阿闍黎；佛立的規矩，出家人出外，若出家沒經五夏以上，不許自己出去，若出去時必得有上座，老參上座，還必須有位阿闍黎，就是規範師，中國話就是管教學生的老

師，印度話叫阿闍黎，必得有這兩種人跟著，要是初參心出家，新學佛的人，然而阿難尊者他怎麼獨出獨歸呢？他已經出家超過十年以外，十夏以外，他有獨行的資格，出家若不滿五年就沒有獨行的資格，非有人跟著不可，恐怕他失威儀。因此這回途獨歸，他在路途之中單獨一人回來，其日無供，他這一天城裏都沒有備齋，沒趕上波斯匿王之請，當然沒有供齋的，他就自己托缽化齋吃飯。

即時阿難　執持應器

就在這時候，阿難尊者托著缽，僧人吃飯的碗，俗語叫吃飯的碗，僧人正式的名字叫缽多羅，我們普通人說出家人吃飯的碗叫缽，正式叫缽多羅，中國話叫應量器，簡單說叫應器，怎麼叫應器呢？造缽的原質得要相應，得要相合，不許用金子、銀子、銅作，就許用鐵作，用瓦作這種質，不許用貴重的，不許用華美的，燒出來的色，用黑煙子燻黑了，哥鴿色，黑不黑灰不灰的色，不需要華美，不讓人起貪愛心，用的

物也不讓華美，這叫執持應器、應量器。你自己有多大的飯量，你才可以作多大的缽，不許再造大缽，不要起這貪心，這是一定的，所以這叫執持應器，應量的這個器皿，就是托的這個缽多羅。

於所遊城　次第循乞　心中初求　最後檀越　以爲齋主　無問淨穢　刹利尊姓　及旃陀羅　方行等慈　不擇微賤

就在所遊走的城外邊，他就想次第要乞齋。他也知道今有人供齋，他趕不上。人家早設備好啦，人家當然都有供，他所以次第化齋，循乞照著規矩，挨著門口化齋，「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他心裏說，人家早設備好的齋，我趕不上了，也就是求最後施主，「檀越」簡單說就叫施主，外國話叫檀越，越是超越，這在佛經上講，這個人要行布施，將來生生世世的就不能受貧，越過貧窮海，這是簡單兩個字叫檀越，所以當時出家人有稱呼施主的，就叫檀越。檀是檀那，越是超越，你要施捨，這個人有施捨心，他將來總是受富足的，這在經文上有此講說。最

後的檀越，一位齋主，最後的這個他作我的齋主吧，因此他這時是以一個平等心，不挑揀人家，遇著窮的就是窮的，富的就是富的化齋吃。「無問淨穢」，不管這人家是個清淨人家，不管那個剎利尊姓及旃陀羅。剎利這是皇族，爲皇上的本家，都是王爺們，尊姓都是做大官的富貴人家，「及旃陀羅」就是最下賤的人，旃陀羅翻殺者，就是咱們中國的屠夫，殺豬宰羊，殺牛宰馬的這一類，這叫旃陀羅，都是下等人，上等人就是國家的皇族大臣，他這時無問高低，也無問淨穢，也不管是清淨人家，也不管是貴賤，隨便遇見什麼門口，就化他的齋，這叫方行等持，平等的慈心，所以與人結這個善緣。也不擇選這家子，是個微末的人家，是個下賤的人家，不揀擇這個。

發意圓成一切衆生　無量功德

他發這個心意，要圓成一切衆生無量功德，所以阿難尊者在這時發這個心意，是圓滿要成就一切衆生無量功德，化大家的齋，結結緣，讓

他學佛法。

阿難已知　如來世尊　詞須菩提　及大迦葉　爲阿羅漢心不均平

阿難尊者，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他心裏早有成見，他早就知道，如來詞須菩提及大迦葉，因他二人化齋選擇，須菩提化富餘人家，大迦葉化苦窮人家，富人他不化，因此這兩個人各有挑揀，阿難尊者知道他們二人被佛詞斥說他們爲阿羅漢心不均平，說你們已證四果聖果，超出分段生死，化緣還不均平，所以阿難知道佛詞斥這兩人，他因此—

欽仰如來　開闡無遮　度諸疑謗

阿難尊者他欽佩仰望如來這個道理，開誠佈公的闡揚明白了，沒有這個禁止，沒有這些分別，以作這無遮的大道理，「度諸疑謗」，度過去一切的疑惑、毀謗。須菩提尊者被小户人家貧窮人毀謗，說他看不起窮人，盡去富貴人家去化齋，大迦葉尊者讓人疑惑，誰越窮他越化誰，

誰沒有飯吃，他一定要化他的齋，大迦葉尊者根本是見窮人前世從未施捨過，所以受窮，我化他一頓兩頓齋吃，將來他就不致受窮。這都是阿羅漢知道前因後果，這都是成了聖果的人，他才能發這個心，雖然這樣，佛還訶斥他二人，你遇見窮的化窮的，遇見富的化富就對啦，就平等。作爲阿羅漢心裏也不均平也還挑揀，一定化窮的，一定化富的，所以阿難尊者就是欽仰如來，「開闡無遮」，他自己心裏欽佩，總仰望著跟如來學，如來就作開誠佈公，闡明如來這個大道理，度諸疑謗，度脫過不讓人疑惑，不讓人毀謗，因此這個心裏有這麼個底子，他就不選揀，後首再表現他不選揀，就遇著墮落的事，這也不是他特意的到那下賤人家去。

經彼城隍　徐步郭門

經是經過，經彼城隍，對著這個城，這城隍就是護城濠外邊高的地方，打這裏路過，徐步郭門，徐步是慢慢的走。郭門就是外羅城的門，裏邊城才叫城門，所以在外羅城外邊，是徐步郭門。

嚴整威儀　肅恭齋法　爾時阿難　因乞食次　經歷婬室　遭大幻術

嚴整威儀，肅敬嚴恭，整頓好了威儀。以表示受齋這個齋法，化齋吃，更得給人種福，總也得有威儀。就在此時，阿難尊者，他因循戶化齋吃，在次序上經歷這麼一個下賤人家，婬室就是下賤人家。遭大幻術，遭旁門外道的邪魔妖術，幻化的這個妖所迷，阿難尊者犯了一種毛病，他好多聞，卻不愛用功修行，所以他才遭著這個難。

摩登伽女　以娑毗迦羅　先梵天咒　攝入婬席　婬躬撫摩　將毀戒體

有一外道人家，有個閨女叫摩登伽女，摩登伽翻本性，根本的本，天性的性，就叫本性女，他用娑毘迦羅先梵天咒，他家裏是外道，黃髮外道，這娑毘迦羅都是弄一塊黃布蒙住頭髮，表示他是個道門，他用這個咒，外道的邪咒，因阿難尊者光是多聞，靠經教修行定力，不夠抵

抗，這邪咒叫先梵天咒，梵天是天上（色界初禪）最高的清淨天，梵咒還加上個先字，比梵天咒還在先，先梵天，他那個邪咒也是靈驗，就把阿難尊者攝到屋子裏去，婬躬撫摩，這下賤的女子叫摩登伽女，他摸索阿難尊者，「將毀戒體」，將要毀阿難的戒體，如來早就知道有這宗因緣，有這種必須的經過。

如來知彼　婬術所加　齋畢旋歸　王及大臣　長者居士　俱來隨佛　願聞法要

佛知道這事，佛這是應供去，在那裏吃完齋，知道這個外道人家，他用邪法把阿難迷住啦，知彼婬術所加，所以佛往常在誰家用齋飯，那是一定的，用完了齋就得要說法，財、法二施嘛，你布施齋，我就布施佛法，這是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是一樣的布施，這時候吃完了齋沒說法，「齋畢旋歸」，剛用完了齋飯，馬上回到精舍裏去，這時候，王就是請佛的齋主，其他的都是信佛的人們。說佛必有要緊的事情，必有究

竟的道理要演說，我們都得去聽的道理，都隨著去啦，回到他這精舍入了座。

於時世尊　頂放百寶　無畏光明　光中出生　千葉寶蓮　有佛化身　結跏趺坐　宣說神咒

這時候，佛就要救阿難尊者。回到精舍入座，頭頂上就放光，頂放百寶，無畏的光明。放出這光明來，有一百樣子，這個寶色，這個光明，怎麼叫無畏的光明，他這明與日月的光不同。日月的光，畏怕有陰雲遮住，高山就擋住，他這光是無所畏，高山陰雲都遮不住，就稱爲無畏的光明，所以這時候，世尊頂放百寶無畏的光。這光明光中出生千葉的寶蓮，由這無畏的光裏頭放出來，有一千葉的寶蓮花，這寶蓮花裏頭有佛的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這是要降伏這個邪魔外道啦，所以這個千葉的寶蓮有佛化身，這個佛有三身，有清淨法身，遍滿一切處，有圓滿報身，有大因剋大果，佛這時候是丈六金身，這是應化身，應身是應

著眾生機而來，佛的應身是丈六金身，比當時的人高些，他就從寶蓮華裏又化出一位佛來，有佛的化身、有應身，有化身趕應機說法的時候，就是變化身，這都是爲警告法會，將來大眾讓他發這個誠心。「結跏趺坐」，由這個應身裏頭，頭頂上出生這個寶蓮華，由蓮花裏又化一尊化身佛，這化身佛是結跏趺坐，怎麼叫結跏趺坐？右腿加在左腿上，左腿又加在右腿上，腳面朝下，腳心朝上，這是一定的道理，多數僧人腿要硬了，是半跏趺坐，腿若軟了，是整個的跏趺坐，這是必須的，佛就這麼樣坐著，他能降伏諸魔，所以這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就是這個時候，這是從寶蓮華裏頭，化身佛宣這個神咒，宣出這個神咒是《楞嚴咒》記在後邊文裏頭，這先不說。

敕文殊師利　將咒往護　惡咒銷滅　提獎阿難　及摩登伽歸來佛所

隨跟著佛就敕令文殊師利菩薩將咒往護，敕是吩咐文殊領著這個

咒，到摩登伽女用惡咒的人家那裏去。文殊菩薩趕到那裏，佛說的咒一到，他的邪咒，這時候自然就消滅了。怎麼叫「提奬阿難及摩登伽」呢？阿難尊者讓摩登伽女用邪咒迷住啦，不能自主，這得提拔他，奬是奬勸摩登伽女，就在這羞臊之時，文殊菩薩也得給他說個道理，以讓他開心跟著來。要不那就不適當，不合適啦，所以，文殊菩薩必得要奬勸他，提拔阿難，奬勸摩登伽女，所以這叫提奬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文殊菩薩把他們二人都領到佛的處所。

請菩提道

阿難見佛　頂禮悲泣　恨無始來　一向多聞　未全道力
殷勤啓請十方如來　得成菩提　妙奢摩他　三摩禪那　最初方便

這一段文，是到了正宗分，佛說一切法，就在這集成的卷帖，都分三大分—第一序分，第二正宗分，第三流通分。序分有通、有別，通序就是所說六種成就，大小乘經通是一樣，別序是阿難尊者遇難，讓佛把他救出來。因什麼遇難？這都是尊者有缺點的地方，他多聞但不願意修行，也沒起觀念，這是他的錯處。佛把他救出來，讓文殊菩薩提獎阿難及摩登伽女，把他二人都提到佛這裏。見了佛，阿難見佛頂禮悲泣，他自己慚愧，悲泣他自己，有淚有聲爲泣，他自己恨他自己，恨無始以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無始以來一向竟是聞了些佛法，但是一點道德的力量也沒有，他要有道德的力量，爲什麼讓人家用邪咒法把他擄了去？所以這是他慚愧的地方，底下就有所啓請，這時候他心裏發至誠，殷殷勤勤的對著佛，啓請說法，他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十方是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這是十方，說十方如來，這十方都有佛，如來是佛的通

稱，佛有十種通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這是佛的十種通稱。第一通號稱如來，我們人間所稱呼的多稱第九的佛號，我們普通人也不論信不信佛，都知道佛的名目。最後第十就是世尊，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都是最值得尊重的這爲佛。所以這裏叫第一通號如來，他說：「十方如來怎麼修行成得菩提佛果？」菩提兩個字是佛證的果位，如來是佛的通號，這地方得要認清楚菩提這兩個字怎麼講，翻「覺道」，就是人知覺的這個覺，道是道理，道就當通達講，四通八達都有道，道就是道路，通行義，所以你這個道要修不成，你不能通行。要修成了佛的果位就叫菩提，這菩提就翻覺道，知覺的覺已經成立，四通八達，這是阿難請問佛說成佛的這個法子，這個菩提是從那裏來的，他得有個根據，佛怎麼就成了菩提果，是依著什麼？是依著三種根性，人人都有這三種根性，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不但人人具足，飛禽動植物都有，但

是他們知識達不到，還就是我們這人類能聽佛法，才可以學佛，餘者知識達不到就不能學佛，說人人具足的正因理性，就是人的天性，天性是一個，怎麼還說三樣，他是一體二用，他若是一個體，不是一個死的嗎？他是個活動的，有兩種作用，這兩種作用，正因理性是體，緣因善性是用，事上的用，這了因慧性是智慧是用，三性雖然是三樣，三而一、一而三，大家要知道，世間人不研究佛法，說一是一，三就是三，何必是三而一、一而三呢，凡一切事情都如此，有一就有三，有三就有一，一三不二，說在那裏見出來，世間上一切事都如此，無論那件事情總得三樣才能成就，怎麼個理呢？你就說假定一個人吧，這是一個身體，一個身體就有兩種用處，不要亂作用，眼睛是看路的，必得兩條腿走，如果有眼睛沒有腿，路也不好走，有腿沒有眼睛也不行，腿和眼睛，就在這個身體上，這所以說一而三、三而一，拿這一樣作比較，樣樣都如此。人人皆具的正因理性，正正當當的因，有因必有果，證到菩

提是結果，是這麼個道理。他有成佛的因，也具一體二用，他沒發出用來，所謂緣因善性，你得結善緣，你不結善緣，你聞不到佛法，你要結上善緣聞著佛法，當然就生起智慧，就有了因的慧性，心裏就明白了。有了智慧，大家想想這不是一而三嗎？你要光是一個理性，等於不起什麼作用，這是講一體，世間法皆如此。這佛法到後頭講一切法都是一而三，他都是一體二用，這地方多說幾句話好知道，不然人疑惑，到是一，到是三，說一就三、三就是一，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是天然之勢，不是特別造作的，所以由三因證三菩提果，三菩提是什麼？一是眞性菩提，二是實智菩提，三是方便菩提。三種菩提是果，是由三因而證，大家知道這三菩提是由三種性證的，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他怎麼就成了菩提？這道理要研究，不能儱儱侗侗的，把這個名辭解一解了事，因什麼成的菩提，他由三因的理性證得三菩提，這道理就在這裏，就是用這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這有一定的交待。所以阿難問

成佛的法門，不是中乘也不是小乘，是妙奢摩他。這個妙字它貫穿著三種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這是三個名字，這三個名字就是一體，這三種名字都是梵音，要說中國話，這「妙奢摩他」是一念三止，一個念就有三種止。「妙三摩」是一心三觀，「妙禪那」是一境三諦，境就是一個環境的境，人人各有個人的環境，你一開口說，我這個環境很好，或說我這環境很不順，這是人皆知道，在口邊上的一句話，這就叫境界，境界把你圍起來了，就像那環子似的，周圍都是，那個地方不是環境？頭上天冷熱，也是環境；腳下道路好走不好走，也是環境；東、西、南、北、東北、西北、東南、西南，上、下十方把你圍起來，這都是環境，就這一種環境你要想修行，要想學佛法，得知道他有三諦之理，有眞諦理、有俗諦理、有中諦理，要研究道理眞實一點不錯，這就叫諦。把理研究明白，這就叫諦。每人都有各人的環境，環境有順有逆、有好有壞不同的境界，所以這地方叫一境，就有三諦。你在這境界

上悟出眞理來，你也不管是什麼樣的境界，總是離不開依正二報，要知這個身體也是個環境，身體強壯，我這環境就好；身體常鬧病，我這環境就不好，是有形有相的都叫境，都叫境界。所以在這個境界上悟這個理，你明白這個理，你很會修行，你不明白理，你怎麼個修行法？怎麼入手？他所以一境就有三諦，你也不管這境界是好是壞，是順是逆，你可知道都是這個理成的？這三種意思成的，就是眞諦理、俗諦理、中諦理。「眞諦理」呢？把這個求眞了，就照著眞諦說吧，怎麼叫求眞了？吾們這身體是從那裏來的？你再說我們這身體以外，衣、食、住，吃的、穿的、住的都是環境，吃好的穿好的，環境就好，吃穿不隨心環境就不好，這不是事實在這擺著嗎？可是都在這裏，都有佛法的道理。大家要知道，你要是會修行的人，不管環境好壞，是順是逆，他一定是有三種的理境，第一樣就是眞諦理，把這一切事情，把這眞諦理研究眞了，就是人人都有個天性，這是個眞諦，旁的都是假的。眞的，因爲什

麼叫眞諦呢？他永遠不壞，永遠也不死，大家要知道，就是這個道理，俗諦理呢？就是世俗上的風俗，這裏頭都有個眞理，不管是什麼風俗，好風俗壞風俗，他要沒有個眞理，也不能成就。這眞諦理和俗諦理合在一塊，取其中道，也不偏於眞，也不偏於俗，這是個中道，所以這才到究竟，這叫一境就是三諦，一念就是三止，一心就是三觀，三止、三觀、三諦在這地方，他不是次第的法門，這上頭有這妙字，這個妙字這是佛法，你趕要是中乘法、小乘法，他有次序、有次第，你假比先修這個空觀再修假觀，修完了假觀再修中觀，他這是一同下手，他有個妙字，是妙奢摩他，這個奢摩他就是一念三止，也可以說一心，這一念有三種止，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他這裏頭就含著三觀，空觀、假觀、中觀，三諦是眞諦、俗諦、中諦，只是九個要一同修，這功怎麼用法？這麼些個分別，這道理他有一定的，所以佛一說大乘法，他不離開談玄論妙，是妙奢摩他，不費這些個事，有什麼事？怎麼個作

法？就是一個妙，怎麼叫個妙呢？就是不可思議。講出來，你心裏頭不是思想的，不是你拿嘴議論出來的，連佛也議論不出來，何況我們這個嘴呢？說這種道理，佛法到了究竟大乘法，妙字不是你拿心可以思想出來的，我想起來某事對不對，不是這個道理。不可思，思的不對就不是佛法，拿嘴說，你把嘴說破了越說越錯，也不是佛法，你這話說在這裏，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嗎？對不對呀？你把嘴說破了也不是佛法，釋迦佛說了四十九年，是不是？他說的是曲引旁徵，他不直接著告訴你這是佛法，他要說出個佛法，就不成佛法了。在旁邊徵明了，曲折著引導你，他直接著沒辦法，一說就錯，說到這裏這不是難題嗎？怎麼叫一說就錯呢？你要悟了這個理，悟到了，你是心服口服，佛也沒法說。他要不這樣，佛把這個道理傳給他爹，他爹不是也就成佛了，他不是成了孝子嗎？可是他爹還是他爹，也是成不了佛；再說他傳給他母親也是個孝子，要傳給他兒子也是個慈父，不能傳，這個道理得你自己醒悟，他拿

這話引來引去，「曲引旁徵」，從旁邊給你徵明了是怎麼個道理，這就要慢慢研究下去，若是容易事不都成了佛啦，是不是？這地方雖然不容易，可是人人都有份，因什麼？在人研究的深淺。善根有深有淺，善根淺研究得就慢，善根深，研究的就快。人能聽聞到佛法，辦點佛事，這都不是一世的善因，你請他，他也不聽你講經，所以這地方要知道，這就是一個貴重的地方，最難，難中可有易，總而言之，就是「止觀」兩個字，所以向那個地方止呢，那個地方是所止之處，剛才說的就是那個理性，理性就是那個環境，說這個環境是有所止，人的習氣不能修止，你得時時的觀照，這才用觀，總而言之是妙境、妙止、妙觀，這地方大家要知道，這是一個題目，不能再多講，這是光說妙的這個意思，後邊到正經文上，佛就是巧言善說這個不能說的地方，佛就曲引旁徵，把這個理都給你說清楚。這道理若是好明白容易說，佛光說這一部經說了十卷，就是說讓人明白這個理，佛的慈悲心到究竟，耐著煩的給你比例出

來，你這麼不懂又給你想法說，再不懂還給你想法說，說來說去的，這些弟子們都了然，都明白了，他所以就是一個妙止、妙觀、妙諦。妙諦就是我們這個環境，這就是個理諦，他得有個眞理，無論環境好壞，內裏都有眞理，沒有眞理不能成。所以你要觀這理性，你就得用這個妙止，不思議的這個止，要是怕止不住，你再加上一個妙觀，這個觀念—妙止、妙觀、妙境，這種道理是種題目。這地方不能多說，拿我這張嘴也說不圓通，到後邊佛有說的，後文上就是七處徵心，十番辨見，這都是爲發明這個理所以徵心辨見。還有五蘊、十八界、還有七大，藉著這些名目，都是發明這個妙字，不思議的心觀不思議的境。怎麼叫不思議？這道理難懂，假比不思議，我給你講你還不會聽呢，你心裏也別思想，嘴裏也別議論，這就對啦。這樣你給他添了病，他不思議嗎？你說的話都是思議的話，大家想想這個理，他這個難說難下嘴就在這個地方，所以宗下有句話—「蚊子叮鐵牛，無有下口處」，這一個大鐵牛，

蚊子想吃他的血，看著是個牛，還是個鐵牛，下不了嘴，所以宗下的道理，要說你就等於蚊子到鐵牛身上下不去嘴，叮不進去。說是叮進去那是錯了，佛的這種道理，那是善於巧說，曲引旁徵，把這種理才證明了，法會上有多少萬人，天上的、地下的，都是佛舉出來說明白了，要是拿我們這個嘴說不到，所以這個文是題目，那能立時就明白了呢！說到這裏，要明白這個道理全都在後文上。

於時復有恆沙菩薩　及諸十方大阿羅漢　辟支佛等　俱願樂聞　退坐默然　承受聖旨

此一段文，這是大眾都願意聞聽，這大眾都是什麼人？他有恆河沙數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辟支佛等，恆河沙數這麼多的大乘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大家在這法會上都願意聽一聽，退坐默然，承受聖旨，因什麼大家都願意聽，就為上文阿難尊者他啓請，他因遇難，佛把他救出來，他自己很發慚愧心，恨自己一向多聞未全道

力，以前常跟著佛聽經，未照著經修行，所以這道力不完全，我要是修行有道力，怎能叫摩登伽女用邪法子把我迷住，於是他就殷勤啓請，殷殷勤勤的在佛前頂禮，請佛說法，說這修行的法。他問的是十方如來得成菩提的大法，請佛慈悲說一說，十方是四圍四正上下，這十方都有佛，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菩提就是佛果，如來是佛的一個名字。尊者問最初的方便是什麼？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說的就在個妙字上頭，早先佛給弟子們說法，他說三諦三止三觀，這是次第的法門修行。得怎麼修行？三諦悟了眞諦理、俗諦理、中諦理，悟這三種理，頭一樣先要明白眞諦理，下一步俗諦理，眞諦理明白你還得要合這個世俗，讓世俗人都得叫他明白，這就不容易。自己自了漢還可以，叫大家明白，這一步就難，眞諦理明白了，俗諦理也有個理，這最後還有個中諦理，這中諦理同眞諦理，俗諦理合在一塊，這算究竟，這是佛普通的給一般人這麼講，說這三諦理得有三止，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他

沒悟了這個理，你就照眞諦理說吧，你得用這個體眞止把這個理悟明白了，悟明了你止於此，明白這個理爲止。你止一止，你不能老止，不能常常的止住，心有活動的地方怎麼辦呢？當然得修觀，這觀就是觀念，你得觀照他，他這個止住的心，他當然是不流動了，所以三止、三觀、三諦，用這三觀是空觀、假觀、中觀。

三止是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這些名字都是次第。你要修觀，觀體眞止，你就用空觀，你要想觀方便隨緣止，就修假觀，息二邊分別止，得用中觀，這是佛素常講的道理。修行怎麼個修行法？今阿難問得特別，問的是最上乘的大法，怎麼知道是最上乘呢？是妙有一個妙字，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他這一個妙字，貫穿著這三個名辭，怎麼叫妙奢摩他？是一念就三止。現前這一念不用次第就是三止，就是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都俱足，就是這個妙字，說是三摩就是修三觀—空觀、假觀、中觀，就是一心三觀、三諦，一境

就是三諦。不管是什麼環境，什麼境界，我一觀就是三諦之理，這地方阿難問的是成佛的法門，不是由凡超聖，超凡入聖的法門，所以大家都要聽，都退坐一邊聽法，是怎麼個道理，所以要緊的，這個佛法就在這一個妙字上。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妙奢摩他就是一心三止，也叫一念三止；妙三摩就是一心三觀；妙禪那就是一境三諦，一種環境就是三諦之理都具足，不用次第。因什麼修次第法，有的人根性不能領受，就得由次第而入，由淺入深，如同讀書，由小學中學再入大學，今天問的就好比學校裏大學的法門，這就叫一心三止、三觀、三諦，就是這麼個道理。這道理就在妙字上，「妙」怎麼講呢？心不能思想，口不能議論，你議論出來的就錯，你思想的也就錯，都不對。說以不思議的心觀不思議的境界，大乘法就是這麼個意思。

阿難尊者研究的道理，他聽得很多，學問很深，他聞法雖多，但未全道力，所以不能以正治邪，今天他知道非修行不可，他才問佛；這個

成佛的法門是什麼道理，問成佛法門最初的方便，也是三止三觀亦就是妙止、妙觀，都加一個妙字，是這個道理。大家都注意要聽，因阿難請佛說法，所以法會的三乘聖人，大家都願意聽一聽，都退在本座上默默然然的，承受聖旨，好承領接受佛說的聖明的這個宗旨，這個妙法怎麼個妙法？是因阿難尊者請示的，佛聽他這麼一問，佛就搜他的根，如來就轉過來問他，演究竟法。

演究竟法

佛告阿難　汝我同氣　情均天倫

佛對阿難說，你與我同氣連枝，怎麼叫同氣？阿難的父親叫白淨王，佛的父親叫淨飯王，所以佛與阿難是堂兄弟，是一個祖父，所以稱爲同氣連枝，一個氣脈，這叫同氣。情均天倫，論人情咱們都是一個天

倫的弟兄，這五倫是什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這在天倫裏頭，天然的理性，這是帝治時代。倫者類也，咱是一類弟兄，情均天倫是天然的這個倫類。

當初發心　於我法中　見何勝相　頓捨世間　深重恩愛

佛先問阿難，你發心出家是個什麼原因？這地方佛說，咱們雖是弟兄，說你當初發心的時候，在我佛法之中看見什麼好相？看見什麼好事？你頓然間就捨了世間的恩愛。深重的恩，莫如父母，深重的愛，莫過於夫婦，說這樣的重恩、重愛你都捨了，你是看見什麼好處？佛問。

阿難白佛　我見如來三十二相　勝妙殊絕　形體映徹　猶如琉璃　常自思惟　此相非是欲愛所生　何以故

阿難就對佛表白說：佛問我見著什麼好相，把父母恩也捨了，把妻子的愛也捨了出家，我當然是看見了，說看見如來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種貴相，這就不暇宣說，從頭頂數到腳底板，頭上有無見頂相，腳底下

有千幅輪相，大家要完全知道，看看教乘法數就都明白了，勝妙殊絕，我看見佛的三十二種貴相，是勝妙沒法可說，想也想不到說也說不到，不可思議的，上頭加個勝字，是優勝的貴相，殊絕是世間上絕倫，殊是多、廣，是特別的好法，說佛的形體映徹，映現有光，能可以照人，怎麼照人呢？猶如琉璃。這琉璃不是當下化學的那個琉璃珠，這是山裏頭那個土木金石釀成的這種琉璃寶，他叫琉璃，正式名字叫吠琉璃，我們東方人說話簡略叫琉璃，把這個吠字去了，這是一種寶石之類，就像水晶一類，它的色氣發青，說佛的身體又如琉璃能照人，因此，我自己心裏常常的想，想佛這個相好是怎麼個意思呢？我想到啦！佛這貴相，不是人間的欲愛，生兒生女，生下來的。我怎麼見出來的，底下這解釋，說「若是世間的欲愛所生，就不同了。」

欲氣麤濁　腥臊交遘　膿血雜亂　不能發生勝淨妙明　紫金光聚　是以渴仰　從佛剃落

說是普通人家生出來的，他當然這欲氣，這愛欲之氣是極粗的，渾濁的、腥臊的交遘，膿血雜亂的，不能發生這勝淨的妙明，像你這身體放光，這麼清淨。佛這光明是思想不到，是議論不到，這叫妙明，這像什麼樣的？佛的身體就像那放光的紫金，聚了一個人，這是阿難表示說佛這個貴相，就以著佛這相好，我眼睛看見，我就仰望佛，就像渴而思水似的，就叫渴仰，所以我就隨從佛，剃除鬚髮，出家當僧人，這是阿難回答佛的話。

佛言　善哉　阿難　汝等當知　一切衆生　從無始來　生死相續　皆由不知常住眞心　性淨明體　用諸妄想　此想不眞　故有輪轉

佛看阿難這眼睛，總算看出好歹來呀，佛就贊成他說，阿難你能分別佛的相不是平凡的，佛言：「善哉，阿難」，這地方他一問佛又轉回來問他，佛叫阿難就回答他早先問的，說你既這樣問上邊這個妙法，妙

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三止，三觀，三諦，這是你問的，說汝等當知，你應當要知道，這是佛先說人的毛病，所以不能成佛的意思，說你等應當要知道世間上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追究從無有開頭的地方來，是生死相續，生了死、死了生，總接續著，死了就接續著生，趕生下來就接續著就死，不是死就是生，人在世間就是生了死、死了生，因什麼呢？生了死、死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皆因不知道你自己有個眞心，你不認識這常住眞心，是永遠常在，也沒有生死。他這體質是性淨明體，這個性是天然的性，淨是天然的體清淨，不但是清淨而且還明明了了的，沒有不明白的，這叫性淨明的本體，這三樣是表示人人都具足，具足什麼呢？這三種就是一性，這三種性是什麼？是一個正因理性，不管是什麼人都具足，正當的一個眞因，有因才能結果，是一個理性，這一個理性裏頭還有兩種作用，有個緣因的善性，可以繼續這個善緣，還有一種是了因慧性能明白這個道理，這三而一、一而

三，這三樣就是一樣，一樣理性含著二性，一個緣因善性，一個了因慧性，所以你這個性裏頭，天然的人人都是如此，所以證明是一個理性，我們每人都有天性，天性也叫理性。他這個理性有什麼用？有兩種作用，有緣因的善性，人要有個善性，他有發現的時候，有不發現的時候，他這時研究佛法，有善友引進，讓他聽聽佛法是怎麼表示，這就叫緣因。從這種因緣，緣因是一種善性，你要明白了佛法，你心裏就有智慧，了因慧性，是明明了了，這個明就是明了，人人本具，常住眞心，性淨明體，這三樣聚成是一個體，一體有兩作用，是這種道理，人人都不知道。這是佛出世說法，說用諸妄想，不用這本性清淨明白的體，連自己也不知道，竟用了這種種妄想，諸妄想就是不應當想的去想，這就叫妄想，說此想不眞，說這種思想，不是眞實的，故有輪轉，所以才有輪迴周轉生了死死了生，這是人的病根。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　眞發明性　應當直心　詶我所問

這是佛對阿難說，上來你所問的妙法，一念三止，一心三觀，一境三諦，說汝今欲研無上菩提，你問的是無上菩提，就是佛的果位，沒有比他再高上的，到了成佛的地位。菩提就是到了究竟，可有一宗，這無上菩提是什麼？是眞發明性，就是你自己的性發明啦，這個明就是明白，明白了這無上的菩提，沒有旁的發明性，得要眞實不虛的眞發明性，不是世間人泛泛的說，這個事情我明白了，你這就明性啦，不是的。怎麼叫眞發明性呢？得眞實的啓發這個明明的天性，得怎麼樣呢？「應當直心，詶我所問」，以後我要問你的話，你得拿直心回答我，慢慢你這佛果菩提果位，你就容易了然啦，說應當直心詶我所問，詶是詶答，你應當直心回答我所問你的話。

十方如來　同一道故　出離生死　皆以直心　心言直故
如是乃至終始地位　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你可知道直心是最要緊的，別說是你，我已經成了佛的，那十方的

如來佛。也就是這一條道，沒有第二條道成佛。才出離這生死的苦海，用什麼轉過來，還說這十方的諸佛，沒有第二條道，皆都是用這直心，底下說怎麼叫直心呢？這是佛給他解釋這個直心，說十方的如來都是一條道，沒有第二條道，都出離了變易分段二種生死，我們人承認的就是分段生死，變易生死不知道，分段生死從變易生死上來的，不暇宜講，這些就是說出離生死皆以直心，是怎麼個用法呢？這個直心要是一用，就用的頂到成佛，你一發心用的頂到成佛，沒二樣，就是個直心。說心言直故，這個心說直，是怎麼個直法呢？這一直到底，「如是乃至」是超略辭，如是乃至，就言你這個直心，到什麼地步呢？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說乃至是超略之辭，當中的階級很多，多少的階級也不離直心，說「終始地位」的終，是指到了成佛爲終，始一發心時，我要學佛，你從今天聞佛法，這是成佛的法門，這是起始。你要知道中間地位很多，我略略的說一說，這成佛的法門，中間的地位就有五十五

個階級，十信，信心有十個階級，發信心最要緊的要信，十信有十種；十住，你這個住心不改動，一定站住腳跟，也有十個階級；十行，你站住腳跟，你還得自利利人，度化眾生。行是行持，你行持菩薩道，自利利人，你明白了也叫旁人明白，你別吝法。十回向，趕到回向的地方，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我這因地用的功夫，來趣向這佛果。這十回向也有十個階級，十回向容易，到在十地，地是心地，人人的眞心之地，這當中不容易，還有四個加行，由十回向到四加行、煖地、頂地、忍地，世第一地。你用功，用的這個心裏頭，這個熱心度化眾生成啦，說是我成佛，讓一切眾生都得要成佛，得有這種熱誠，這就是「煖位子」，頂用到極頂。忍位分上忍、中忍、下忍，不暇宜細說。細說在教儀裏頭太多，得有忍耐心，忍到世第一地。世間的法到了第一，這還沒到家。什麼叫四加行？加上這四種緊要的實行，這叫四加行。然後這才能到初地，由初地才到十地，地的位子也有十個。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四加行再加上十地，還有等覺，未到妙覺佛果，這是當中五十五自住次。終是佛的果位，始是乾慧地，如同這個人心裏頭有這麼一個因，有這個眞因，或是前世帶來的慧命叫乾慧，就像那個花種子，五穀的種子是個乾的，沒有水潤，沒有水土不能生芽，不能發生，所以這個人要是想學佛法，當然前世有個善根，有善根就有個種子，可是乾的，沒有滋潤，拿什麼滋潤呢？得常常的念經、常聽經、常看經、常研究經，這就是理水，拿這個理水把你這善根種子潤開了，它就要發芽、開花結果，是這麼個道理。

阿難　我今問汝　當汝發心　緣於如來三十二相　將何所見　誰爲愛樂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如是愛樂　用我心目　由目觀見　如來勝相　心生愛樂　故我發心　願捨生死

這一節文，徵起緣心，怎麼叫徵起緣心？徵是考徵明白了，起是發起，發起什麼心呢？發起他這攀緣心。我們用心，大家要知道，都是攀

緣心，怎麼叫攀緣心？拿這個心攀緣世間上一切的形形色色，所有的形相，這個名字就叫攀緣。緣者，是連絡義。你看人這心，眼見色、耳聽聲、鼻聞香、舌嚐味、身覺觸、意分別是非邪正，這都是攀緣的心。拿心向環境，環境總不出六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所以這心拿六塵當環境，這心攀六塵，就是攀緣心。大家知道，你向他連絡去，用什麼連絡？色、聲、香、味、觸、法，眼攀緣著什麼色，耳攀緣聽什麼聲，鼻攀緣聞什麼香，舌攀緣嚐什麼味，身攀緣感覺什麼痛癢，心意中攀緣分別什麼是非，這叫攀緣心。大家要知道，你要求佛道，這都是曲折心，這裏頭有彎彎，攀緣西攀緣東。

這段文是接著上邊，阿難尊者他一問佛，出離生死，脫離生死的苦惱，這就說脫離苦惱的道理，所以佛給他答說，這佛法是無言說道，沒有可以言說的，佛爲什麼說了這些話呢？說了四十九年，這都說這個無說，無可表示的這個說，是沒法可以往外表示，把你領在這道理上，讓

你自己醒悟，是這麼個道理。說你要想研究無上菩提，菩提就是佛證的果位，就是覺道；覺就是你自己心裏頭覺悟，要我告訴你的話，你心裏記住，那不是你心裏的覺悟，我是領你個道，讓你自己覺悟，我說的不是。所以這上邊說，「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眞發明性」，說你現今欲想要研究，沒有比他再高上的菩提佛果，你就覺悟這個道理，你通啦，這就叫菩提。你心思還有什麼，就是一個知覺，就錯啦。說汝今欲研究無上菩提眞發明性，眞實的發明了的那個天性，你得怎麼樣呢？「應當直心，訓我所問」，用你那個直心，別繞彎來訓答我所問你的話，你若心裏頭一拿彎，那就不能明白佛法，這個理說到這裏，說是我怎麼和你說這個話呢？這就叫佛法。

說十方如來，這如來是佛的十號中，頭一個號就叫如來，菩提就是佛果，說十方諸佛就是十方如來，同一道故，通通是一條道的緣故，沒有二種道。說是一條道，都是什麼東西，出離生死這一條道，怎麼才能

出離生死呢？皆以直心，就是用這個直心，你要是用這個正正直直的，正正當當的這個直心，你要用這個心，我問你的話，你拿直心回答我，這就算對。這底下就解釋，說「心言直故」，說這個「心」讓你用這個「直心」回答我，心言直的這個緣故，是怎麼個直法呢？「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屈相」，就是這個直心，說心言直故，如是就是指這個直心說，乃至終始地位，終是最後，始是起頭，所以從始到終，你要學佛，由這個起始到終了，由發心到成佛，中間永無諸委曲相，要一有委曲相，你這心就不直了，要不直就與佛法不相合，話說到這裏，我念的這段文，佛叫一聲阿難，我今問汝，我告訴你得直心，你看這些位子，不出一個直心，佛就知道，我一問你，你就拿彎，所以佛就審問他，把他問實了，說「我今問汝，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這用攀緣的心，你看如來的三十二相就捨俗出家，這地方我問你，你要拿直心答，將你所見，你拿什麼見所見的我。佛這麼一

問，是「誰爲愛樂」，你見我是用眼睛，你與我親愛，又歡喜我，這是用你的心，你說用眼見，你用好樂的心，問你是拿什麼看見我？拿什麼對著我起歡喜心？就是這麼一句話，「將何所見」，「誰爲愛樂」，這是佛問的話，底下阿難白佛言，對佛表白著說，稱了聲世尊，如是愛樂，我對佛，我發這個歡喜心，用我心目，我是用我這個心，用我這個眼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勝過一切，佛相貌好，心生愛樂，就發了歡喜心。

這是阿難回答的話，說阿難尊者他回答佛，由目觀見如來的勝相，我這心裏頭就生這個愛樂歡喜的心，故我發心願捨這個生死，我就把這世間上的生死，發心捨離開了，從此以後我就不生不死啦。因他這一回答佛，佛底下就告訴他，喻明相處，說了個比喻，你終日所用的這個心，通通的都是不直的心，都是虛妄的心，這地方是要緊地方。

佛告阿難　如汝所說　眞所愛樂　因於心目　若不識知心

目所在　則不能得降伏塵勞

就像你回答我的這個話，眞實的你從心裏頭親愛歡喜。因你這個眼目看見的心裏頭就歡喜，但有一宗你可得知道，你回答我的那個心，那裏頭含著不是直心了，你說如你所說，眞所愛樂是因你眼睛看見，心裏頭知道。要知道，「若不識知心目所在」，這句話厲害，大反個，說你若不認識，不知道你的心在那裏，目在那裏，說心目所在這句話的有多硬氣，那個人不知道眼在臉上長著，心在肚皮裏頭，你看佛說的這話，若不識知，對著阿難說，你要不認識，就不知道心目所在呀！

佛說你要想降伏塵勞，脫離生死，若不知道眞心在那裏，眼睛在那裏，你就不能降伏塵勞，你就不能夠脫離生死，你要捨生死，怎麼能捨？你還不知心在那裏，哪能捨去生死？這個塵勞就是生死，塵世上這些勞苦。下面佛給他說了個比喻，說你要直心回答，我給你說個比喻，你要降伏。你素常裏，你這心也不知道，眼目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

是你的心，那是你的眼。這話含著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不能降伏生死。你要捨生死，你怎麼捨？佛就給他說了個比喻。

譬如國王　爲賊所侵　發兵討除　是兵要當知賊所在

說個比方，這個國王，他是一國之主，他管著這些土地。當這疆土爲賊所侵略，國家的邊界爲賊侵略，就得用兵去討除這個賊，但有一點，你要發兵，就得要知道賊在那裏，你發兵討除才有用處。這比方你要降伏這個妄想心，必先知道妄想心在那裏，眞心在那裏。這地方你要不知道，就像那國王發兵去瞎撞，他不知道賊在那裏，怎能討賊？說了這個比喻，發兵討除必當知賊之所在，說發出兵去就像要降伏這妄想心。這個不直的心都是賊，你發出兵去，要當知賊所在，你才能夠降伏，你要知道。

使汝流轉　心目爲咎　吾今問汝　唯心與目　今何所在

使你流轉於生死，就是你錯認了心，錯認了眼目。是這種罪咎，使

你流轉於生死。是什麼毛病？是你錯認了你那個心和眼，說你認得心也就認得眼目，這個目還是陪襯，心是最要緊的，目看見心就知道，心知道就得拿眼睛去看，說是心目的過咎，吾今問汝，你這個心與你這眼睛，現今在什麼地方？

七處徵心

一 執心身內

阿難白佛言　世尊　一切世間十種異生　同將識心　居在身內

阿難答你說的這個事情，誰不知道呢，說世間上，別說我們這個人，十類眾生，胎、卵、濕、化、有色生、無色生、有想生、無想生、

非有色生、非無色生、非有想生、非無想生、一共是十二類的眾生，他怎麼說十種異生？異生就是十二類眾生，剖去無色生，無有形色那能知道？無想生，無有思想，這兩種眾生是什麼？沒有形色，世間上虛空，這東西散失消滅，也是一類眾生。大家要知道。所以說，沒有眼睛，沒有形相，那還有心。無想生，就是沒有思想的，無色生是沒有形相的。十二類眾生，把這兩種除去，還有十種異生，異當眾字講，十種十類的眾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

縱觀如來　青蓮華眼　亦在佛面

阿難他還有理說：「世間眾生有形相的、有知覺的，那個都知道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佛的眼是貴相如青蓮華，那眼睛紺目澄清，那輕虛的色相，蓮華瓣似的，不是開的蓮華，那蓮華有個瓣，稱爲蓮華眼。阿難他還有理，說：「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也在佛的臉面上。

我今觀此浮根四塵　祇在我面　如是識心　實居身內

我現在觀察我自己的浮根有四塵，浮根是什麼？我的眼目、我的心、這叫浮塵根；是地、水、火、風四塵所成，才成就這個心。我這眼睛，是浮塵根。不是勝義根，勝義根是見、聞、覺、知，浮塵根是有形有相的。眼睛四樣成的，眼睛裏有水，是水大成的；眼睛的皮肉，是地大成的；眼裏有熱度，是火大成的；眼睛的動轉，是風大成的。這浮根四塵，祇在我面。我的眼睛，就在我的臉面上。佛的眼睛也在佛的臉面上，不須問我這個知識心實在我的身裏頭，在我肚皮裏頭，這話像有理似的。

佛告阿難　汝今現坐如來講堂　觀祇陀林　今何所在

這是佛問阿難，你現今坐在如來的講堂裏頭，你觀見祇陀林是在講堂裏頭，還是在講堂外邊呢？這是佛特意這麼問，今何所在，祇陀太子捨的樹林子在那裏，他覺著這還不明白，這還不知道嗎？說：

世尊　此大重閣　清淨講堂　在給孤園　今祇陀林　實在堂外

阿難說，給孤獨長者，給佛修的這講堂，這樹林在花園子以外。祇陀太子捨的樹林子，在咱這講堂以外。這是佛特意的問他。

阿難　汝今堂中　先何所見

佛問阿難說，你在講堂裏頭，先見著什麼？他一聽也覺著明白，說：

世尊　我在堂中　先見如來　次觀大衆　如是外望　方矚林園

他覺得理直氣壯，對佛說，我在講堂之中，先見著如來，你和我在一塊堆坐著，這還不知道嗎？次又觀見大眾坐在兩旁，再向外頭一看，我就看見祇陀太子捨的樹林子，須達多長者修這花園子，我都看見了。佛底下就問—

阿難　汝矚林園　因何有見

佛說：「你這眼睛矚目於這樹林子花園子，你因什麼有見？因什麼看見？」阿難回答，他覺著理正氣壯說：

世尊　此大講堂　戶牖開豁　故我在堂　得遠瞻見

你看這個門戶開著，門開著叫戶，窗開著就叫牖，說戶牖開的豁豁亮亮的，所以我才看見。底下佛才駁他，先說這段—

爾時世尊　在大衆中　舒金色臂　摩阿難頂　告示阿難　及諸大衆　有三摩提　名大佛頂首楞嚴王　具足萬行　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汝今諦聽　阿難頂禮　伏受慈旨

此一節文，是懸示定名。怎麼叫「懸示定名」？這個「懸」就是事情還未落實，究竟的意思還未說，先把名辭說出來，預先說之，這叫懸示。懸示什麼呢？定名佛法，他講「戒、定、慧無漏三學」。定是修行的法門，戒是初入門的法門，慧是智慧法門。這一段文在這地方突然而說，這是怎麼回事？因上面阿難起請，這無上菩提佛果，怎麼能證到佛

果？因此，他這麼一啓請，佛就給他說，勸他要先修這個直道，直心是道場。你要知道直心是道場，當然是「以這個直心酬我所問」，你用這個直接的眞心酬答我問你的話，我今問你，當你發心的時候，你一心攀緣如來得三十二相勝妙殊絕，你那時候將何所見？你是拿什麼看見我的三十二相？這話問的就奇特，怎麼個理呢？明明的誰不知道拿眼看見的，怎麼還問？你將什麼所見的我這三十二相，阿難當然是回答，說我看見佛有三十二相是用「我心目」，「我眼」看見的，「我心」裏頭就羨慕佛。佛又問，這「心目」在什麼地方？這問的又是稀奇的話。阿難回答說，拿我這「四塵的眼睛」，「祇在我面」，這個知識的心居在我心內，這不是一定的道理嗎？這時候佛就立出一個例子來說，汝今在講堂中，先看見什麼？阿難回答，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見堂外樹林花園子。佛又問說，你這個樹林花園子是從那裏見的，阿難回答：「戶牖開豁」，窗戶都開著，我在屋裏坐著就看見外邊。佛就借著

他這個話作這麼一個例子，就是先要預先事情未到，先把他宣說出來，這爲的是什麼呢？這是一段佛說法的因緣。阿難尊者是一位當機眾，他問法，佛對著他一個人說，讓旁邊大眾聽這種道理，就是問佛的道理，要問到究竟處。破處就是顯處。你說我問你的這個話，我駁你不對，都給你破說開了。這地方，我就告訴你了，這是顯出佛法來了。顯出什麼來呢？顯出「大佛頂首楞嚴王」，這就是一個直心，他上來不是說拿直心答我所問，你這個心別轉彎，你才能行。佛問的話都是稀奇的，所以上頭我把這個意思說一說—

爾時世尊在這大眾之中，舒金色臂，佛的身上有金光有金色，摩阿難頂，所以這表示，佛安慰他，告示阿難，佛就告訴他，指示阿難。阿難尊者他是大眾的代表，他是一個當機眾，佛告訴阿難及諸大眾，這才說出這個定的這個名字有「三摩提」，怎麼叫「三摩提」？這是印度話，他這裏頭含著三種意思，翻中國話就是正定、正受、等持。正定—

佛的這種定力，不是小乘人的偏定，不是外道的邪定，這是正定，有這個正定，就有正當的受用，就有這相當的相應處。還有一個等持，佛要認識這個佛法，你就遵著一切法皆平等，有這種觀念，才說有「三摩提」，這「三摩提」別的經上有說「三摩地」的也可，這就是禪定的一個名辭。「三摩提」含著三種意思，這個名字就叫「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這就說出來了這個名字。「三摩提」是普通的名字，在經上就叫「大佛頂首楞嚴王」。大佛頂在「五重玄義」上略略說過，這地方也不要細講。這「大佛頂」三個字略略的說一說，這個「大佛頂首楞嚴王」，他這在經文上表示「三德秘藏」，怎麼叫「三德秘藏」呢？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個「大」字就是表佛的法身遍滿一切處，「佛」者覺也，就是個知覺，表般若德，無所不知、什麼都知道；「頂」表解脫德，怎麼叫解脫呢？是一塵不染，萬法皆空。這個佛法功夫用到極頂，就是這麼個樣子。一塵不染是萬法皆空，這「大佛頂」三

個字叫「三德秘藏」，在經文上表示「三德秘藏」，怎麼叫三德秘藏呢？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秘就是秘密，藏就是含藏，這是人人都具足，這三德就是見不著，秘密不明白。這三德，三種好處，然而世間人都不知道，就稱爲「三德秘藏」。三德秘藏依著什麼？這是世間上我們眾生、一切人、一切物都具足，本具的性。我們人本具的是什麼性？是正因的理性，緣因的善性，了因的慧性。正因的理性就能成法身德，就是對這個「大」字說的；這個緣因的善性，就成解脫德，對著「頂」字說的。了因的慧性，就成般若德，般若是智慧，對著這個「佛」字說的。這三德是人人本具的，人自己迷了不知道。佛出世就告訴人這三德，所以這三因，都是佛性。原就是三而一、一而三，都是佛性，就是一。正緣了三因不同名就是三，總而言之，就是一體兩用，他是離不開的，是不分而分，他原來是不可分，分開就是三樣。你說分開還有不可分，怎麼個理呢？他是一體二用，不但以這個文上是這麼說，世界上一

切法都如此。我們這個人，就一個身體，這是一體，這一體就有二用，兩種用就是一個知覺，一個形相。這個體就是一個性，不可見，不可思議，起了兩種用，就顯出來有一種本性。這個人你就照著形相說吧，這一個身體，眼睛就能看路，這是無形相，這眼睛的見性沒有形相。不是人的肉眼，要是「靈性」一走一死，肉眼就不能見；人有一個「本知本見」，所以也是一種用。你走路，邁到那裡去，腿得聽眼的使喚，你能看出路來，它讓你走，你就走；沒有眼睛，有路也不能走，所以你要有腿沒有眼，也不能走。眼睛和腿都在這一個人的身上，所以說三而一，一而三，這是不分而分，分而不分，要說起來世界一切一切都是如此，所以這就叫不可思議。拿這個表示出來，世間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思想不到，論議不到。你要說出那一種事情，說出來就錯，開口就錯，這是追到究竟佛法的眞理上，就是這麼個樣子，所以不可思議；你說要可以思議，這個心就不直啦，直就不會思議，所以你直，有什麼話說呢？所

以這地方，說到不可思議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叫直心，是對上文說的。佛說你要想求佛法，總得拿出直心，酬我所問，你這眞心也可以說清淨心，也可以說不思議心；你拿出直心來酬答我，這才算對。你要是不拿這個心，你心裏頭一犯了這個思想，一犯了計較，來回答我，那就不是直心，而是世間心，不合佛法，所以這說個不可思議。

剛說的是大佛頂。什麼叫「首楞嚴王」？以中國話來說，意思是說一切法，永無破壞。世間上種種樣樣，那一樣也沒有破壞，我們人所經驗的有那一種事情，說破啦、說壞啦，要是說不破壞，就說不過去。所以「首楞嚴王」是怎麼回事呢？翻中國話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法永無破壞，也就是究竟堅固，一個盤子落在地上摔破了，怎麼說一切法沒有破壞，是不是？一張桌子使用多年就破了，人到時候就會死，怎麼說永沒有破壞呢？所以要看你向那裏看，你要在這理上看，永沒破壞；你要在形相上看，當然是有破有壞。你看它破壞了，在理上說它沒破壞；盤

子的性是泥土性，是磁器，所有地下出的將來還是化成土，跟土一樣，你說它是破壞了嗎？當時你拿你的眼光看，所以這東西叫破壞，佛法講明心見性，講的是性理，你要是總在這形相上論，那種東西都會壞，釋迦牟尼佛到了時候也得死，他八十歲死的，是不是？它那身體也是像我們這身體似的，到了時候就死了，他說的這個道理，佛說的佛法，佛法是什麼呢？佛是知覺，是知覺的。照這樣說，你要不認得你自己的知覺，總認得形相就錯了。這個形像到時候就得壞，你怎麼保護它，你怎麼衛生，你也活不了一百年。我告訴你，你的這個性永遠活著，永遠也不死。你自己就不承認，你要沒有性，你這個身體是從那裏來的呢？他是從性發現出來的。大家要知道，他是有一體二用，一體就是個性體。常言道這人品性好不好，這不是都是個性嗎？他這體還有二用，一個知覺、一個形相，這都是他的用。人人都有知覺，人人都有形相。沒有形相不能成人，沒有知覺也不能成人。是從那裏成的呢？是從性上成的。

他說是一而三，三而一。你不好分別，你按人的心，眼前所見的，那就可以分別了。所以說到這個究竟處，《首楞嚴王》叫一切法，永沒有個破壞、究竟堅固。就是說這個理，不但究竟堅固，還是究竟堅固之王。究竟堅固就結實了，它還是堅固的王。這個名字怎麼講，是從那裏起的呢？道理就在這裏，無緣無故就說這一套幹什麼呢？所以方才所說的這些話，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佛最注意，最要緊的。還沒等說到那裏，先把這好處說出來，怕人到臨時忽略過去，預先把它懸示，讓你注意。說具足萬行，你要先行這一法，那一法都具足。說十方如來，一門超出，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十方如來，一方就有無量無邊的佛，都是由這一門超出去的。超出這個世界去，這是一種妙莊嚴路，這個妙是不可思議，就是人的直心，要不是應以直心酬我所問，這段前文，重在應以直心酬我所問，就在這個直心上。所以說，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莊嚴，不可思議就是直心。汝今諦聽，佛說到這裏要審諦聽，這時阿難就頂禮，

伏受慈旨，你心思還說什麼話？

佛告阿難　如汝所言　身在講堂　戶牖開豁　遠矚林園　亦有衆生　在此堂中　不見如來　見堂外者

佛對阿難說：「這是如汝所說的話，前文阿難講的，身在講堂，戶牖開的豁豁亮亮的，要向那遠處矚目，看見樹林子花園子，這把阿難的話又引出來了，拿他作個例子，比較比較。怎麼比較法呢？這就問他說這話問得都特別，說世間上也有這種人嗎？衆生當個普通的人講，說世間上也有這樣的人，在我如來講堂中坐著，看不見如來我，他看不見我，可見堂外者，就能看見堂外頭，堂裏頭他看不見，我在堂裏頭坐著，他看不見，堂外頭的事，他都看見，世間上還有這麼一個人嗎？這是問阿難。阿難這時隨著就回答—

阿難答言　世尊　在堂不見如來　能見林泉　無有是處

阿難答道那怎麼對呢？在屋裏先得見著如來，然後再看見外頭這才

對。佛是繞著他說這句話，佛這就破他這個迷惑，佛就轉過來叫一聲說

阿難　汝亦如是

你說世間沒有這個人，你就是這麼樣，你就是人在堂內，不見如來，就見著外邊的那些事情，你心思心思，有這麼個理麼？這底下給他解釋，這個話說完了給他解釋，說—

汝之心靈　一切明了　若汝現前所明了心　實在身內　爾時　先合了知內身

說你這個心，是一個靈明的一個知覺，一切明明白白了。若實實在在的在你身內的話，我前邊問你，你說你那個心在你的身體以內，若實在身內，若果然是這麼著。你這時候先應該（合字當該字講）明了知道你內身的事情，你不是說先見內面後見外嗎？拿這個比較，說是這個明了的心，實在身內。爾時，就在這個時候上，先應該了了然然的了知內

身，你的身子裏面的事情你得知道，要是身子裏面的事都知道了，也就可以說覺了明知之心在身內。

頗有衆生　先見身中　後觀外物

要是這個心，實在身內，這時候就先應該了知內身，你就覺著你的身子裏頭五臟六腑、腸子、肚子、心肝、脾肺什麼樣，你都知道在那裏擺著。那樣靠著，那一樣腸子連著肚子，肚子連著大腸、小腸，你都明白，是不是？你的心不是說在身子裏頭嗎？你若在房子裏頭，你能說是不見如來嗎？這房子和你住在一塊，你不能明明白白的見著我嗎？你這個心不是明明白白的嗎？心是個明明了了的個心，你若在身內，你當知道，在堂內見著如來，就像在身內見著五臟六腑一樣，這不是一定的道理嗎？「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了，若照著你這麼一說，可能有衆生，也得先見身中，後觀外物了。這是可能性，怎麼個理呢？你明明了了這個心在身內嗎？縱然五臟六腑太深啦，是見不到。

縱不能見　心肝脾胃　爪生　髮長　筋轉　脈搖　誠合明了　如何不知

向淺近的容易看見的地方，這指甲向外生，頭髮向外長，你這個筋在骨頭上，肉的當中，動轉血脈流動，「誠合明了」。「誠」當實字講，「合」當該字講，實實在在也該明明了了，看的眞。你這淺處，你都看不見，深處更看不見了。看不見你怎麼說是你的心在內？在內你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心內的事情你不知道，在身上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這個心怎麼還在身子裏頭呢？

必不內知　云何知外

若是裏頭的不能知道，又怎會知道外面的事情啊！

是故應知　汝言覺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內　無有是處

你這個心在身子裏頭，卻不知道其裏頭的事。你外邊的事情卻都知道，你怎麼說心在內呢？這個理不是明明的在這裏擺著嗎？「住在身

內，是無有是處」。這地方是要緊的地方，「無有是處」，就是不對。你要說是心在身內，你說的就是完全不對，怎麼才算對呢？所以這地方說這個直心，「酬我所問」，我問你的話，你拿這個直心回答，直心是什麼？是不思議的心，不轉彎的心。問你，你知道，就答知道；你不知道，就答不知道。你別強說知道，你若一個勁繞著彎說，你就越說越糊塗，越說越不明白。這地方最要緊，就在「無有是處」，就是沒有對的地方，說到這裏是怎麼回事呢？這個佛說法，破處就是顯處。你說這個道理，給你破除了，不能成立。不能成立，你說的那個道對，你給我說說，佛就不說啦。佛要一說也就錯了，我告訴你吧，這種道理；這是說，無言說道。他顯這無言說，他說來說去儘說這個生澀的話。讓你自己說，說來說去的，你把自己關在大門裏頭，出不來了。所以他這個道理，就在這裏，全在這個「無有是處」。這個「無有是處」是什麼？就是由「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

諦聽」，你就聽聽，爲的什麼？就是爲的這個無有是處。怎麼叫個「無有是處」？就是在佛說到這裏，也沒有話說，所以這個地方就對啦，那個直心就顯出來啦。你要說怎麼的怎麼的，你再說出個法來，那個心就不直了，彎彎了。他不可思議嗎，這不是說了多少句話，把嘴都說破了，說不可思議，這地方那能可思議呢？你一定說住在身內，那個一點也不對。照你說，在內不對？不對。底下佛的說個對的，佛再說個對，也錯了。所以道理就在這裏，這是佛最貴重的先要表示出來。「大佛頂首楞嚴王」就是這個我，一問你說的，你沒有話說啦。大家要知道，這自己的眞心，現量的境界，都露出來了。你發愣，就在這個地方。你心一轉彎，就錯了。這地方，你要修行，你得認識，這是人的眞心。你學的又是這個又是那個，你自己把自己就騙了。你要在這地方明白了，在這地方的觀念，這才叫「大佛頂首楞嚴王」，所以一切事究竟堅固，永遠也不壞。這地方，慢慢的研究，慢慢的考察。（提示：佛把尊者逼進

不可思議的玄門，讓他自己認明本心，一經佛口說出，便大錯特錯。）

二　執心身外

阿難稽首　而白佛言　我聞如來如是法音　悟知我心實居身外

上來這頭一次辨別人的眞心，到底在什麼地方，佛問阿難，他說心在身內。佛又問他，如來坐在講堂內，你先見什麼，他說先見如來後又看見大眾，都在這裏坐著，由窗戶門開著，又看見外邊的樹林、花園。把這內外的比例說完，佛說，心若一定是在身內，如同你在屋裏，應該先見內，後見外邊。你說心在身內，身裏的五臟六腑怎麼不知道呢？乃至爪生、髮長，筋動、脈搖，全不知道，然而心在內，還遍知外邊的事情，你都能看見，這是怎麼個道理呢？佛問得有理，大家在這地方要注

意，阿難尊者一聽，說對呀，心若在內，五臟六腑都不知道什麼樣，裏邊的事情不知道，外邊的事情都知道，這個事不對。阿難一聽，說這個心在外邊？是不是？請佛回答。阿難稽首而白佛言，說：「我聞如來如是法音」，剛才我聽見佛說的這個比例，我明白了，心在外頭的事，「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我知道我這心實實在在的在身以外。這是阿難尊者，他這麼一轉個，這是人之常情，你說這個理，要不在內，一定在外了，我們世人用的都是對待法，不在此就在彼，不在東就在西，這都是人之常情，必定有個在處。佛問到這裏，阿難說心在內，無有是處，那麼心一定在外，這地方不怕多說閒話，這個理要弄清楚，大家好了然。佛告他說要明白這個修行的法，這個佛法怎麼證的佛果，我問你，你得拿直心答我，你那心別轉彎，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別瞎猜。佛早告訴他，你拿直心回答我，這時候阿難尊者，他老習慣，心不拿彎不可以，他心思著，你這麼一問我，我想這個心在裏

邊，這個理說不過去，不在內當然在外，他這個心一轉彎說，這個心，依我一聽在身體外頭。說這個道理，大家聽這個經，研究這個經，這是最要緊的地方。所以這個佛法是無言說道，（提示：一落言說，即成聲塵閉塞覺道）他是沒有言說的一個道理，沒有言說的道理，你怎麼說呢？這就用著這句話是曲引旁徵，繞著方法引到這個地方，從旁處把他考徵起來。從旁一考徵，你這個地方要了悟啦，了悟什麼，了悟這個不可說的地方，要緊在這裏，說的全不是，大家要知道，這個佛經大乘法，你要開佛的心印，大家要注意，他說的這個地方全不是，他把你引到這個地方，這個不可說的地方在那裏，就在這個徵心的地方，佛把他問住了。說：「阿難，你說心在內，你怎麼不知道裏頭的事，心在內，外邊的事情都知道，這個道理說的過去嗎？」當然是說不過去了，在說不過去的地方，我們大家想一想，你們諸位聽這部經，聽到這個地方，你這個心還向那裏想，可本眞是嗎？在過不去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

方，這個心一定，這是問住啦。大家要知道，這個心就不活動啦，不在內在那裏，這個地方這是個直心，我今天把這個地方說一說吧。大家想一想，這個心就一點思想也沒有了，這不是突然了嗎？沒有地方說，要沒有地方說，這個地方得承認，這個地方不能注目，能注心，他一轉彎說是在外頭，可這又錯啦，這個道理就在這裏，所以這個佛經的道理在那，佛說這一句話，無有是處，這正是把他那個心理問住，素常人人都如此，都知道這個心在身子以內，拿這理來比喻，他就沒有說的了，你說不在內，在那裏？所以就在這個地方，大家要想想，你就沒有法想了，想不出來了，就在這想不出來的這裏，這是自己的本心。大家知道，所以我們這個人，都把心用錯了，說我這個知道，那個又知道，你所知道的事情，心裏一定有個對相，不是什麼話我知道了，就是什麼形相我知道了；要不就是什麼味道，是香是臭我知道了，這都是對相，若不是這個東西吃到嘴裏，好吃不好吃你知道了，要不就是感覺身上是

痛、是癢、是冷、是熱，你要知道，這都是對相。再者心裏一轉個眼見、耳聞、鼻子嗅、舌頭嚐、身覺觸、心裏頭知道連在一塊堆，這迷惑的更深了，你說你的心在那裏，這就成了影子，所以色、聲、香、味、觸這五樣，眼見的色、耳聞的聲、鼻子嗅的香，舌頭嚐的味、身上感覺觸是冷是熱、是痛是癢，這都在心裏頭，人所知道，就是知道這個，所以這個人迷惑，這就叫迷惑的地方，都在這上頭注意，你自己的本心呢？自己的本心沒有這些色、聲、香、味、觸，那還有法塵呢？這五樣都擱在一塊堆，心裏頭有這麼個影子。大家要知道，所以佛的這破處，就是顯處，把阿難尊者這個心，給它破了，給他推倒了，他心服口服，這沒有地方說。佛把他領到這裏，他不肯認，你那個心就沒有路走了，沒有路走，這個地方直心就顯出來了，這是無言說道出來啦，這個地方佛沒開口，把他引到這個地方了，這裏大家要注意，你要不信，你起早什麼事情也沒有在你心裏頭，洗洗臉、漱漱口坐在那裏；夜間也沒作

夢，昨天事情也沒有難心的事，就在這個時候，你心裏一想，一點事也沒有，這個地方是人的良心發現的地方，這是人的良心，大家知道，佛法的這個佛字，翻中國話就是知覺的覺，知覺能代表六樣，見、聞、嗅、嚐、覺、知，眼見、耳聞、鼻子嗅、舌頭嚐、身上感覺、心裏頭知道，把這個理要是明白了，你就開佛的知見，你要把世間上習氣毛病都去淨了，你直接著就成佛。這裏頭一點客氣，一點假代也沒有，說要這麼一說，方才說的是個糊塗題，是不是？一聽這個人的知覺，大家要知道，我常說，有聽見的、有沒有聽見的，分三種。說佛者覺也，我們那個人沒有知覺，怎麼不成佛呢？他這知覺分三層，那三層呢？都在這裏擺著，人人承認，有所知覺，有能知覺，有本知覺，我們這人人都具足三種知覺。我們這個人只承認一樣，每人活這一輩子，就用這一樣，這三樣就用一樣，所以就是凡夫，凡者是普通人，都是怎麼的，我們這三樣：本知覺、能知覺、所知覺，我們都用所知覺，怎麼叫所知覺？眼裏

所見的我知道，耳朵聞聽的也知道，鼻子嗅的也知道，舌頭嚐的什麼味也知道，身上感覺也知道，心裏又分別是非邪正，一共這六種都弄到所知覺上去，要在所知覺上，就分開三層，這個所知覺就分善惡，你要是善，你所知道的，都是所知覺善的，你這個所知覺還是個善心，是好心，積功立義作德，說好話，存好心，這就能生天，享天福去。說你這個心平平常常的，我也不沾便宜，也不害人，天天有工作做著就這麼著，混死了算一輩子，來世還是這麼一個普通的人。這是在人道裏頭，這個心一作惡，損人利己，沒有利人的心，做出事來也不怕害人，這種心就到了三惡裏頭去，就不必細說了。功夫很寶貴的，這個時間很寶貴，所以分三層，地獄、餓鬼、畜生，這是三惡道；作極惡的事情，就是地獄，坑人、騙人，就是托驢變馬，好給人家還債。你要片善不爲，刻薄奸吝，這樣的就是成了饑餓的餓鬼，萬劫不聞水漿，你別說吃飯，這一萬劫，你連水名都聽不到，別說喝，那可苦極了。這都是說，所知

覺上還分好醜，有善有惡，有不善不惡的平等，就是我們這個平平常常的人，就在一心所造，這是說所知覺，要是能知覺呢？你要明白了，你要能站的住腳跟，這就能成聖成賢，這是在能知覺上，怎麼叫能知覺呢？由這個「所知覺」上，我一轉，說這個也知道，那個也知道，是非邪正，善惡好醜，明明白白的，這個知覺的是誰，他怎麼「能知覺」呢？這個我也知道，那個我也知道，你眞「能」知道，就是這一個字，不沾所知覺的邊，這就叫小乘的聖人。「所知覺」的邊，我把他放下啦，我就知道我這個「能知覺」就是了，「能知覺」可以認得自己，我這個「能知覺」不沾染「所知覺」的事情，能這個樣子，你「淺」了，就是賢人，你做到究竟處，就是聖人，能超生了死，這就叫小乘，小乘法，能可以自了漢，我不能度人，我能度自己。大乘佛法得明白了這個「本知覺」，怎麼叫能知覺、所知覺？大家要把這個「理」，算盤要打開了就對了。世間上所聽的、所見的、所有的，都叫「所知覺」。說你

所有的事情，你怎麼都知道呢？我「能」知道你要把「所」知覺放下，這才夠上乾乾淨淨的，清清淨淨的「能知覺」哇！你就得到「能知覺」的受用了，因什麼呢？他怎麼沒有苦處呢？他無形無相，就是一個知覺，他不受這個所知覺所累。我們這個人在世間上受苦起煩惱，鬧得驚魂落魄，廢寢忘餐，氣的搥胸跺腳，爲什麼呢？就爲的「所知覺」不遂，爲的這個。你要知道，這「能知覺」在著，我就把這個全放下，我這「覺著」不算回事，隨緣度日吧。窮也過、富也過、貴也過、賤也過，就這麼幾十年，那過不去呢？你要在這裏坐了本位，這時心就安樂了，這可以「能」成聖成賢。你要到「本知覺」，這個「能知覺」、「所知覺」都放下了、明白了，這些話不是廢話嗎？這是經文上的事情，不這麼說，不容易明白，所以這就要多說，多說就得耽誤時間。所以說到這個「本知覺」在那裏，以上所說的「所知覺」也好明白，「能知覺」也好明白。就是這個「本知覺」不好明白，要不說是「無言說

道」呢！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這是經文上後邊佛一層一層的告訴，別說你多說，你淡淡的有點言說，這一點眞實的意思都沒有，那倒是怎麼辦呢？這個事情是不是？所以不好辦。這個佛出世，弟子度了可也不少，可也有賢有愚，有聖有賢，可也有開佛知見的，也有不開佛知見的。雖然不開佛的知見，一歷耳根永爲佛種，可總算是沾著佛法的邊啦，那就容易了，你就怕一點也不知道，苦死了自己，把自己就悶死了，悶大了勁，投河的、上吊的、自殺的，這太多啦。這都是糊塗人，他把自己世間上一切有形有相的都看重了，所以這個地方說了一大堆，這還好明白，說到這裏，你要說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沒有對的地方，說到這裏，就沒有辦法了。說是這個地方，阿難尊者，他自己知道，心裏的事情，佛都給他奪過來了，全不對，這「奪處」即是「與處」，我把你那一套，你那個思想，我給你奪過來了，我這就是給了你啦，佛的眞心就給了你啦，就怕你不認得。不認得就不能接受，就在那

個無有是處，就在你說的那一套，一點對的地方也沒有。這個地方阿難尊者若是接受了呢？說我這麼一想都不對，是什麼呢？這就是想不著，想不著那一樣，那一樣就不著了，佛法就怕執著，所以就這個「著」字最厲害，我們這個人都有著處，要不一來，我這個心沒有著落，怎麼辦呢？你若果然眞沒有著落，那就對了。就怕有著落，有著的地方，有落的地方，你這個心落在那裏，擱在那裏，吊在那裏，在「這個地方」，大家要怎麼說，說的這個話，還得明白說「這個地方」究竟是怎麼回事情呢？是不是？到究竟你得說出個所以然來。我說這個所以然，還得大夥自己思量，自己悟悟，你就設身處地，才剛一說，說了一套，最後這一句話，就解決了「無有是處」，一點對的地方沒有，就在這個「沒有是處」，我們這個人，聽的、看的、講的、學的，你就在「這個地方」，你的心就停住了，那是說什麼事呢？我們這個人得找個是，其實不但沒有是，連非也沒有，他沒有是非，就是你的心裏頭，沒有著落

了，不知道怎麼好，這是怎麼回事？你要認，當下就認，你思索不得，你要一思索，又錯啦！就不是這個心，又到所知覺上去了，就在這裏，這個心一愣，一愣是不知道，這就是自己那個本覺。大家知道，我「這個地方」，我說是說「在這裏」，你讓我作，我還作不到，我告訴你說吧，我就是研究的，研究到這裏，我也不能說，我對我不對，大夥在這個地方，你拿這一切的佛經考查，遇見善知識可以指正指正，可以表示表示，就是對不對。

上文佛先告訴阿難說，你要想求成佛的道理，我問你話你要拿直心回答，佛問到這地方，他那個曲彎的心，他又轉了彎。他怎麼才叫直心呢？他沒有所答的，他這個心就住下啦，他在住下的這個時候，要思維思維，要認得自己，就是認得自己的本心，他所以不能在這個地方住下，他就一轉彎，這個直心就在這裏，心裏頭他沒有轉彎的地方啦。到了這裏就住下了，所以阿難尊者，這也是大權示現，他這個心裏頭一轉

彎，他不是直心了，他一心思不在內，我又明白了，必是在外邊。這時阿難稽首，而白佛言說：「我聞如來，如是法音」，你說法的音聲，我開悟啦，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我悟了我心實在居在身外頭了。他既說在身外頭，也得說個道理，他說了個比喻，他說—

所以者何　譬如燈光然於室中　是燈必能先照室內　從其室門　後及庭際

我說這個心在外頭，所以然處，在那個地方呢？他說了個比喻：「把這燈光在房屋內點著了」，在屋裏頭點著了，先照屋裏，屋外，當然照不著，不能照外。從內屋裏後首到這外間屋裏，庭際又到了外屋的庭際，所以這個燈照不到了，說—

一切衆生　不見身中　獨見身外　亦如燈光　居在室外　不能照室　是義必明

拿這個作比喻世間一切眾生，自己身內的事看不見，能看見身外的事情。也就像燈光，屋裏頭沒點燈，點在外室，所以外邊都看的明明白白的，室裏頭黑暗，因爲沒有點燈，所以不能照內屋，說到這裏，阿難自己還信不及，說我說的這個義理，一定容易明白啦。

將無所惑　同佛了義　得無妄耶

將爲拿著這個道理，就一定沒有迷惑啦，就不是我早先所說的那個心在內，那是迷惑，這次我不迷惑，他覺著很得意，我明瞭這個實義，像佛一樣，佛說心在內不對，我就甘心佩服，一定是不在內，必定在外同佛了義，一點也不虛妄。他說到這裏，佛隨跟就駁他。

佛告阿難　是諸比丘　適來從我室羅筏城　循乞搏食　歸祇陀林　我已宿齋　汝觀比丘　一人食時　諸人飽不

佛對阿難先說一個比喻，這事情沒有比喻他不承認，佛說我給你說個比喻，心在外邊，這話佛說也不對，說是諸比丘，就是佛的這些弟

子，比丘就是僧人，適才回來，他們從我去化齋吃，來到室羅筏城，這個城裏。「循」是挨著，不能挑貧揀富，挨著貧的也化、富的也化，站在門口上化齋，循者是佛立的規矩，「乞」是乞求化齋吃，「摶食」這是印度人吃飯，都是拿手抓著吃，摶在一塊吃。早先我看到這裏還不懂，我見到印度人在弘法精舍住了兩個星期，他就拿手抓住吃，我給他用筷子吃，他不會拿，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印度人吃飯，印度地方比這裏還熱，都得涼了吃，拿手摶在一塊才吃。「循乞摶食」，乞是化齋，摶食普通就是吃飯的話。化齋回來祇陀林，我已經把飯吃完了，你再觀察觀察那個沒吃完的，那些僧人。先說那個比喻，說一個人吃飯，餘者那些人，都飽不飽？這話問得很稀奇，一個人吃飯，怎麼還讓大夥飽？就是拿這個作比喻，佛問阿難，一個人吃飯，諸人（眾人）能飽不能飽呢？

阿難答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是諸比丘　雖阿羅漢　軀命不同　云何一人　能令衆飽

佛當然知道他必說這句話，阿難答佛說，不是這樣。什麼緣故呢？說這些僧人，雖然都證了果，證到阿羅漢，了一層分段的生死，他在世間擺著，一引他就進來，這正是問他，他心裏還不知道，佛說你言心在外頭，是不是？你想想看，那個人在你的身子外頭，你在那個人的身子外頭，你兩個人的心都在外頭，是不是？若都在外邊，若飽一切飽，這心都在外邊嗎？外邊心與外邊心就成了一個心了，你要吃飯覺飽，他也就飽了；你要不飽他也不飽，是不是？心都在外邊嗎？這一個人有一個心，那當然是了，這個理說不過去了，佛在這個地方一說，他這一個人吃飯，能令大夥飽嗎？阿難尊者還不知道，他所以說，云何一人能令衆飽，一個人吃飯，那能讓衆人飽呢？

佛告阿難　若汝覺了知見之心　實在身外　身心相外　自

不相干　則心所知　身不能覺　覺在身際　心不能知　我今示汝　兜羅綿手　汝眼見時　心分別不　阿難答言　如是　世尊

佛又給他說，正式的給他說，設若是你阿難的知覺明明了了知見的這個心，實實在在的在這身外，心若在身體外邊。心在身外邊，身也在心外邊，互相而外，身心互相分離在外，身心就兩不相干了。

你那心要知道，身體就不能知覺了，怎麼個理呢？心在身體外頭了嗎？是不是？這是一定的個理，則心所知，身不能覺了。若感覺在你身上，心也就不能知道了，他心在身體外頭，身在心的外頭啦！說佛這個手軟如棉，印度有一種棉子，叫兜羅棉，很軟，佛是一種貴相，手就似兜羅棉手，佛手就像棉子那樣軟，說我今示汝兜羅棉手，佛就把手伸出來說：「你心裏知道不知道？」阿難說：「我知道。」

佛告阿難　若相知者　云何在外　是故應知　汝言覺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外　無有是處

他知道佛問他這句話，當然他得說知道，佛告阿難，我這個手在你身子外頭呢，和你這個心都在外邊，身心兩者就不相干了。我這個手伸出來的時候，眼睛在你身上，你既然說眼睛看見，心裏頭就知道，云何說心在外呢？所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這個地方說的也是不對，你說心在身子裏頭不對，你說心在身子外頭也是不對，這個地方又把阿難的眞心閃出來啦，阿難還是不明白，還要轉彎。

三　潛伏根裏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如佛所言　不見內故　不居身內　身心相知不相離故　不在身外　我今思惟　知在一處　佛言　處今何在　阿難言　此了知心　既不知內　而能見外　如我思忖潛伏根裏　猶如有人　取琉璃碗　合其兩眼　雖有物合　而不

留礙　彼根隨見　隨即分別　然我覺了能知之心　不見內者爲在根故　分明矚外　無障礙者　潛根內故

這段經文，正是七處徵心，這是到第三處，怎麼叫徵心呢？考徵這個人心，到底是在那個地方，這個題目就這麼個意思。阿難尊者，由起初頂到最後，七處考徵這個心，也沒考徵對，這是到在第三處，這第三處是破轉計潛根，他因什麼叫轉計呢？他第一次佛問他說，你的知覺心在那裏，他說人都知道，這個心在身內，讓佛給他破除了。因什麼給他破除呢？說心若在內，其中的五臟六腑等都不知道，怎麼說心在內？拿這一比例，他心思不對，又轉計心必是在外，他還說了個比方，好比點燈，屋內點燈，屋內明亮，屋外點燈，屋外明亮，說心在外邊才能看見外邊的事情，佛又給他破除，佛說心在外邊，這裏也說不下去，身心相知，佛把手舉起來問他，你看見沒有，他說見著佛的手，眼睛在身上，你怎麼說心在身外，一看在內又不對，在外身心又相知，要是心在外

頭，身心就不知道了。那外邊，佛一伸手，你說知道，拿眼看你知道還說心在身外，眼不是在身上嗎？這又不對。其實說不對的地方，就對啦。佛原來就告訴他，我問你你拿直心回答，不要繞彎子，你一轉彎就錯啦，那就不是你的本心。但是他不知道，那裏是直心，那裏叫彎心，他一個勁的繞彎，這一繞彎，繞了七處全不對。這個道理，就在這裏。這是第三番他又一轉計，這是佛拿話把他引起來的。第一說心在內不知道五臟六腑，不算在內，第二要說心在外，身心又相知，要說在外，身心就不相干啦。心在身外頭，外邊有事情，心裏頭就知道，佛一伸手，眼睛看見，說在外也不對，他因爲又一轉彎，佛一伸手，他拿眼睛看見啦，他說明白了，這個心一定是在眼上，一定在眼根裏頭藏著。他得說個道理，這是阿難白佛言，稱一聲世尊，佛說的這個意思都把我駁倒了；身心相知，所以不見內故，就不居身內，當然這個心就不居身內了。身心要相知，心要知道，身就知道，身要知道，心就知道。這不能

在外了，不相離故，身心不相離，又不能在身外，他都承認啦。那不在內不在外，到底在那裏？他就著這個意思，佛一伸手，他拿眼睛看見啦，他想起來了，對了，「我今思惟，知在一處」，說我現今一思惟就知道了，知道這個心所在的地方了，「佛言處今何在」，說你知道那個心，到底在那裏？你說一說，阿難就說了，此了知心既不在內，而能見外，說明明了了的這個心，既然是佛說不在內，要說是既不知內，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然而能知道外邊，這是他說佛的這個意思，說「如我思忖」，要在我心裏頭一思想一忖量，一忖度呀，我知道啦，知道心在那裏，潛伏根裏呀，說潛藏在著眼根裏頭，所以他說出這個道理來。怎麼潛在眼根裏頭呢？可猶如有人，要說個比喻，怕你不知道，說「猶如有人取琉璃，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他說出這個理來，如我思忖，在我心裏一思忖度，這個心潛伏隱藏在眼根裏，就是這麼一句話。

潛伏根裏，他說到這裏又說個比喻。猶如有人，又如有一個人，取琉璃碗，合其兩眼，取這琉璃碗，合在兩個眼睛上，就像現在人戴眼鏡似的，那時沒有眼鏡，他說比喻說個琉璃碗，這個琉璃是透亮的，也就像現在的水晶一樣，說又如有人，取這個琉璃碗合其兩眼，像現在戴眼鏡，雖有物合，雖然有這個琉璃碗合在眼上而不留礙，一點也不障礙，看什麼就是什麼，這個理說的就像有理似的。這個心在眼裏頭呢？說是雖有物合，這個琉璃碗合在眼上，而不留礙，一點礙流障礙也沒有，彼根隨見隨即分別，彼根就是人的這個眼根，隨見隨跟著他那眼睛一看，隨即分別。這心裏頭隨即分別就明白了，眼睛一看，心裏頭就明白了。所以拿這個理這麼一比喻，就可信了，「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因什麼我第一次說在內，佛說不在內？說對啦。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因見不著五臟六腑，不能見身內。所以說這個心在眼根上，當然他見不著身子裏頭，這說得有理。分明矚外，無

障礙者，這眼睛分分明明的矚目於外，這個矚是拿眼睛看外邊，矚在外邊無障礙者。看外邊一點障礙也沒有，因什麼呢？是「潛根內故」，他潛藏在這個眼根之內，這個心當然是在眼根裏頭，在眼根裏藏著。「佛言處今何在？」，這是佛問他的話，說你思惟知在一處，佛言你知道這個處今何在，你說這地方到底是在那裏？底下阿難就回答了，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想忖度潛伏眼根裏，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在兩個眼上，雖有物合而不留礙，說這個人彼根隨見，這個人的眼根隨即分別，分別的清清楚楚，雖然有琉璃碗合，分別的很清楚。這是說了個比喻，然我覺了能知之心，我這個知覺明了的，能知道的這個心，不見內者，看不見身內，因什麼呢？爲在眼根之故。這心在眼根裏頭藏著，當然是不見身內，分明矚外，分分明明的在眼根裏頭，他又能夠矚目於外，無障礙者，一點也障礙不著，是潛根內故，他是潛藏眼根以內的這個緣故，他所以這就合乎兩邊啦，又不能知內，又叫他心身相

知，這兩處你雖不住，是潛根內故，他說到這個地方，佛就得駁他了。

佛告阿難　如汝所言　潛根內者　猶如琉璃　彼人當以琉璃籠眼　當見山河　見琉璃不

就像你前邊言說的這個話呀！你說這個心潛藏在眼根裏頭，就如同琉璃碗合在眼上，好比這個人，正當拿琉璃扣在眼上，好比人戴上眼鏡當見山河，見琉璃不？這是佛的問題，正當你拿琉璃碗扣上，當看見大地山河，能看見琉璃碗嗎？阿難就回言了—

如是　世尊　是人當以琉璃籠眼　實見琉璃

拿琉璃籠在眼上見著外邊山河、大地，可也得見著琉璃碗，這是一定的。這比方人戴眼鏡看見外邊山河、大地，也看見這個眼鏡，這是應當的事，就拿這句話來問他，說是當你琉璃籠在眼上實實在在看見琉璃了。佛說這是阿難承認的，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這是阿難回佛的話，他一回覆佛，佛就告訴他了，正式的破除他這迷惑。

佛告阿難　汝心若同琉璃合者　當見山河　何不見眼

說你那個心，就如同拿琉璃碗合在眼上，這比喻眼睛如同一個琉璃碗，所以這個知覺扣在琉璃碗裏頭，就是這個心在眼睛裏邊，這一比喻眼睛好比琉璃碗，知覺的心就在琉璃碗裏邊，這又合於內又合於外，佛告阿難說，汝心若同琉璃合者，這是順著他說，說完了好駁他，說正當你借著琉璃碗扣在眼上，心在裏頭，正當見著山河、大地，你怎麼見不著眼呢？先前我問你，這個人把琉璃碗扣在眼上，看見山河、大地，也得看見琉璃碗，怎麼看不見你的眼睛呢？這是你說的一個比喻，這個說法，這個比喻，法喻相齊比的一樣才對，你這個比喻不相齊呀，當看見山河、大地的時候，何不見眼呢？你怎麼說如琉璃合呢？說—

若見眼者　眼即同境　不得成隨

你這個心，看不見眼，若見眼者，你那個心就算看見眼，這個比喻，拿這個法合這個比喻，說「若見眼者」，設若你眞看見眼，這個理

也說不下去，因爲你要是看見你的眼，這個眼就如同外邊那環境似的，這個眼是眼，心是心，你雖然說眼如同琉璃碗，卻把這個心也扣在裏頭了，是不是？這個琉璃碗同外邊的環境啦，這個眼睛不是成了個境界嗎？外邊的境界是沒有知覺的，可不得成隨。即分別你頭一回說的話，眼睛隨見，隨能知道，隨見隨即分別，這是前文上這個事情，與法喻不合，你不能隨看隨見就能知道，這個地方說不過去。

若不能見　云何說言　此了知心　潛在根內　如琉璃合

這是說，設若你那心看見眼睛，就如同你戴上眼鏡，看見眼鏡一樣，你這個眼就成了眼鏡啦，若看不見眼呢？云何又說這麼個比喻，此了知心潛藏在你的眼根以內，就像琉璃碗合上呢！

是故應知　汝言覺了能知之心　潛伏根裏　如琉璃合　無有是處

所以這個緣故，你應當知道。這裏最要緊的地方，七處徵心有七個

無有是處，說到這個地方，這是佛給他顯出這個眞心來了。眞心就是個直心，這地方他不承認，我們人人都如此，佛與阿難尊者是大權示現。佛就互相酬唱，一問一答，所以這個地方，就在這個無有是處，這地方他要能接受，這就了然。這地方是不可說的地方，不然我再引出一種事情來，大家就可以相信。當初臨濟祖師，他參訪上座黃檗禪師，請教佛法，簡單說，他一問，黃檗祖師把眼一瞪，拿著劈柴棒子把他打一頓，他一心思，我必問得不對，不是時候，就發悶了挨了一頓打，他什麼話也沒說，第二次又問、又請教，頭一回必是禮貌不周被打了一頓，這又去請教，他把劈柴棒子準備好，又打一頓。這是怎麼回事？他心發悶。問了兩回挨了兩回打，這回心思心思，我還得問，我來到這裏不是求佛法嗎？不告訴我，這是什麼事，他又問又打了一頓，連打了三頓，自己煩了，不幹啦，走！在這地方，他一句話不說，我一問就打一問就打，這有什麼待頭，告假走。這就到黃檗禪師座下告假，這是臨濟告假要

走，黃檗禪師問：「你上那去？」他心裏不高興說：「我還不知道上那裏去，我就要走。」黃檗禪師說：「你要走，你參學參學那位大愚禪師，那地方也是個明眼人，他這個人傻勁太大，就是愚傻，你去參大愚禪師。」他心裏不歡喜，他想也像你這個樣的吧，你叫我參學他去。我問你三回，你打我三回，你叫我去找大愚禪師，他必是跟你學好了，是不是？他還有第二個法嗎？也是打吧。他心裏不高興，他哼啊哼啊的也沒說去不去，他把衣單包好，背著就走啦！一走出山門，自己也知道，沒有地方去，又一想，當初讓我參大愚禪師，我要試驗試驗去，眞還像他這樣打嗎？他把心就轉回來了，他就去參大愚禪師。見面頂禮完了，大愚禪師問：「你從那裏來？」他心思半天不高興，「從黃檗禪師那裏來。」「你在那裏參學幾年？」「參學了有一年多。」「他傳給你什麼法。」「咳，傳什麼法呢？我問了三回，他打我三頓，他傳什麼法呢？」大愚禪師一聽，打了個咳聲說：「黃檗他愛你」，你聽聽，打他三頓，說愛

他，「如老婆娘愛兒子似的，就這麼親熱。」臨濟這個時候一聽，就愣了。黃檗打我三頓，你大愚還說像我母親愛兒子似的，你說是怎心切，他說怎麼心切，這話怎麼講呢？這個心就愣了，就在這裏，這是不明白，大愚禪師說：「要認當下就認，你思索不得。」這一句話提醒磕頭謝法，這才接受，所以佛教說到這裏，宗下、教下，宗教是一個理，他那是個簡單法子，所以教你念佛。

四　內外兩在

阿難白佛言　世尊　我今又作如是思惟　是衆生身　腑臟在中　竅穴居外　有藏則暗　有竅則明　今我對佛　開眼見明名爲見外　閉眼見暗　名爲見內　是義云何

這一段文是第四番破妄見破轉計見內，上來他用合計的心回答佛說

心在內，佛給他駁倒。第二次又說心在外，佛也給他推倒，第三次說心不在內，也不在外，說在眼根裏，他說一比喻如同琉璃碗合在眼上，眼好比琉璃碗，就像現在的眼鏡一樣，眼好比眼鏡，心比作眼，他這麼一說，認爲說對了，其實這宗事情，你連思索都思索不得，何況你還拿這心，拿這話來猜呢！這不是錯上加錯？佛就是與阿難尊者特意現這個相，大權示現，他因知道世間人都是這種心，都是對待心，要不是有就是無，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就是壞，不是高就是低，凡我們世間人心都是這樣。其實是全不對，他這個地方，佛顯這個眞心，人都是這個連妄想心都夠不上，是什麼心，要按根本上說，就叫緣影心，怎麼叫緣影心？我要一說，大家都得承認，要不說出來，這心裏發悶，這地方總得多說幾句話，怎麼叫緣影心，我們說內也不對，說外也不對，說在眼根裏更不對，底下還有四個不對，一共是七處徵心，七處全不對，我念的前一段經文，是第四番，在這個道理我要不多說幾句話，大家研究佛經

的人，那就沒有話說了，不常研究佛經一聽就煩啦，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那個對呢？說這個不是本心，那個是本心呢？當然是心裏懷著這個意思，要拿佛經這一對照，這個人連妄想心都夠不上，那是啥？以緣影爲心，怎麼叫緣影呢？那個影就是影子，拿心裏頭起的影子當了自己的本心，大家這個地方要注意，怎麼叫緣影呢？這個緣是連絡，緣自也當幫助講，這個得把他講清楚了。

怎麼叫攀緣的影子呢？人這個眼睛，有一個看見的這個性，這叫見性，看見的都是有形有色的東西，大家這是都承認的，耳朵他能聽聲，你叫他看見他辦不到，眼睛你叫聽聲，他也是不可以，眼是可以看見有形有色的東西，眼見色塵，隨著色塵人就迷惑啦，要迷惑還不要緊，你迷惑在色塵上，還迷惑在色塵的影子上。怎麼叫迷惑在影子上呢？有時看見一宗形相，看的對心思或者不對心思，發厭煩心，就這兩樣看完了，他這個心裏一明白，說這個好，那個不好，對心思不對心思，心裏

這麼一心思，就叫法塵，把這個心要過去了，一轉個，不定何時還想起來，他心裏還有影子。大家這個地方要知道，假定看見一個飛機，在天上飛的客機，這飛機比旁的飛機不同，一看有個影子，你看見影子啦，你看見飛機的時候，你這個心裏頭一分別，這個地方這就叫法塵，這是人的心意地，對著這個法塵相對，他這從那裏來的呢？從眼看見來的，他這個地方叫攀緣，拿這個心連絡色相，色相在空中有飛機這一個形相，這一看的時候，名字叫法塵，這裏都有分寸，要看完了，他不定何時才想起來，我看見那個飛機太大、太快，與旁的不同，拿這個作個比例，這個名字不叫法塵，這個名字叫緣影，你緣起攀他那個飛機的形相攀完啦。攀是高攀，向上直看，看完了你心裏一明白，這個名字就叫法塵過去了，他又想起來了，還有個影子，這名字叫緣影，這地方你不把他弄清楚了，你沒法明白這個東西，所以這個地方就叫「緣影」，我們這個人都拿著「緣影」當自己的心。大家想想，不定幾時想起什麼事

來，又是個影子，你拿這個當心，這地方這是人根本上的錯誤，要不怎麼叫迷惑呢？人在世間上受苦，若把這個佛法的理明白了，說這個話，就是想說的太突然啦，全世界都太平啦，沒有個爭的，你讓他爭，他也不爭，他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人你簡直可以說，你連妄想心都夠不上。弄了一心的影子，拿這個就當了自己的心，這一錯到底。釋迦佛有慈悲心，他特意的在世間上，他特意的裝個有身份的人，在皇帝家，王宮裏投胎，這很有價值啦，他出家作比丘，示現成佛說法，對有身份的人說法，好生信心，他沒有身份，你說出法，他說是完全騙人，是怎麼個理呢？我們沒聽到過，也沒見到過，也沒作過這個事情，他說這個不就是騙人嗎？你要知道，他是皇太子，他父親讓位，他就是國王，他還騙什麼？騙我們老百姓什麼？他沒有可騙的地方，他瘋了、傻了，一說說了四十九年，他落點什麼呢？他什麼也沒落著，所以這個道理。

說到這裏，說是什麼叫個緣影心，這個人的心，要一研究下來，追

究到那個正經的那個心上有四層，這緣影還不在這四層以內，要不這個經文，佛都說不是，他怎麼猜也不對，那麼猜也不對，那怎麼是呢？還有個理在裏頭，我這個地方先把他說明白了，大家聽著好放心，要不怎麼也不對，那麼也不對，究竟有什麼意思？這是好機會。咱們大夥，我也是好機會，你們諸位也是好機會，怎麼都是好機會呢？有一個講經的，大家贊成來聽，要不是有人聽，你給誰講？你心思心思，你要願意聽，上那聽去呀，這不容易，這個機會湊的很巧，有愛聽的，還有愛講的，這個地方，這就好辦了。說這個心有四層，我們都認的這個緣影心還不算，這是到了第五層上，就是第四層怎麼才算對呢，頭一層是人的第六意識，他在第六上，所以打五上起的，五六七八，因有五個數，五個是眼、耳、鼻、舌、身，這五樣都有認識，他的眼看見形色，也認識了，耳朵聽到聲音，也認識了，鼻子聞的什麼味，也認識了，舌頭嚐的什麼滋味也認識了，身上感覺是冷是熱、是痛是癢也認識了，這是叫識

心，認識這是一層，這一層頂重，比這一層再輕一點的，就第七識是個思量，這個思量的心，是個「能」思量的心，不是那個「所」思量的那個影子，能思量的心，我這個心能思量，這個就比那個分別心輕些，比那個分別心污染的地方就輕，在第三層，他這個分別心是第六識，這個思量的心就是第七識，恆審思量，這第八識就是個了別心，他一了一別，他是恆而不審，他一審就沒有事啦，就過去啦，所以這是三樣，那麼這究竟的心在那裏？要認識，是個現量境，是個現量心，怎麼叫個現量心呢？就是現前你這麼一量，你好比看見一個錶，這個東西就在這裏，你這一見你也沒分別，你可就看見啦，你要說這個錶是美國的，是英國的錶，是日本的錶，這一下子，這就到了第六識上，第六識上這個前五識一塊起，耳朵一聽聲，鼻子一聞香味，舌頭一嚐滋味，身上一感覺，這個地方，這是第六意識，這是一個分別心，我分別他分別完，他比他輕一點的，分別完了還思量，到了根本上，根本識第八阿賴耶識，

這個根本識，他一了別就完。這是個長的、這是個短的；是個好的、是個壞的。他沒有事啦，他就藏著了，也叫含藏識，說到究竟處，這個眞心從那裏閃出來的呢？六個眞心在前五識，眼、耳、鼻、舌、身五識，他怎麼就顯出來呢？這個眼識是藉著第六意識才叫眼識，他要是在他那個本位上，他是個現量境，現前這麼一量就過去啦！才說見著這個錶也不分別是那一國的，就這麼一見，這個地方這是人的一個本心，你要是隨著這個相一轉，你又是分別又是思量，又是了別，那就錯啦，這錯了還有點妄心，那個最厲害的這個心著在這個影子上，他總想那個影子，想影子也不要緊，他拿著就當心，錯就錯在這裏，所以這個層次要不阿難他說的這個理，他是不對中的不對，佛都說他不對，他心裏沒有主張了，我們在旁邊聽著，也沒法入手，怎麼算個對呢？所以這個現量心不容易現，這個現量心就是人的眞心，怎麼叫個現量心呢？就是眼見、耳聞，就這麼一見，就是一見著、一分別，一分別那就到了第六意識，那

就不是這個現量境啦！要再加上一思量也錯啦！最後那一了別藏住了，將來還再發現，從裏頭再傳出來，這都是不對的地方，他因此這個現量心對著這個現量的境界，才說的看見這個錶啦，拿眼睛看見的，這見一見這就對啦，你說這個錶好不好？是美國的？日本的？那就到了第六意識上了，他跟著就走啦，那就叫識，再加上思量，再一了別，我知道這個東西是日本錶，他記住了，拿這個就當作心，所以在「五重玄義」上我常比較著說，釋迦佛悟道怎麼悟的，就拿那個眼睛一見就悟了道，我們怎麼見而不悟道呢？是不是？觀世音菩薩怎麼成的道呢？他耳朵聽聲，聽這海潮音他怎麼成呢？我們也聽，我們也見，怎麼就不成，就是你拿心分別隨他轉，這地方就錯，那麼著明白這個道，怎麼叫明白？釋迦佛夜睹明星，一看見光明多少萬里，他這個地方顯出來了，誰看見的？眼見。這是個見性，眼睛見著的，眼睛這能力有多大，看見這麼大的光明多少萬里，這就是人的天性，人自己不認得。這地方是現量境，

拿這現量現前這麼一量，量一量，這個「量」也不是「比量」也不是「較量」，也不是「思量」，也不是「忖量」，把這些東西都拿去，就是現前有什麼就是什麼，你別起名，你別分別，這個地方，這個名字叫現量心，觀現量境這就是對一切法，要這樣起觀念，這就叫眞修行，誰也能行。我研究到這裏，我也沒做到，研究到這裏，我只好說到這裏。所以說做到了就成佛，人人都能做到，可得要實行實做，你不能說你一下子明白了，你就行啦，那除非是佛再來行了，所以佛就爲這種事情，讓他認得自己的現量心，這阿難尊者，不但不認得了別心，他也不認得思量心，也不認得分別心，他認得緣影心，拿著心裏這個影子當了自己的心，你看這個離得太遠了，他這地方怎麼測量，怎麼不對，這個要緊的地方，就在上文佛已說過，說「潛伏根裏，如琉璃合」，前邊已都說破，拿人情的分別就說不過去，何況這個現量的境界，說無有是處，他在無有是處，要是迴光返照，觀照觀照自己的心，他這才對啦。他不能

接受，又轉計。

阿難白佛言，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我又一個思想，我一思惟，我這個思想也許不錯，他就這麼猜仿，這是大權示現，爲是引導我們這個人，就照我們人心這個意思現的這麼個相。說我今又作如是思惟，說是眾生身，一切動物都叫眾生，腑臟在身中，竅穴居外，人的眼睛、耳朵、鼻子通通有個穴竅在身子外面，說「有藏則暗，有竅則明」，說五臟藏在裏頭叫暗，眼耳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現在我看見你，我睜開眼啦，我就看見光明，說看見光明怎麼樣呢？名爲見外，若見著明亮，這就算看見外邊，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我這個人一合眼，見著裏邊，若不前邊破他，他說心在內，佛說你心在內，怎麼見不到五臟六腑？他聽不對，他又計度，說我們這個人，睜開眼睛就見光明，這是見到外邊，閉眼見暗，合上眼睛就見黑暗，就算見內，是義云何？我們開眼見明就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就名爲見內。我說的這個意思，佛看著怎

麼樣，這還是與佛商量，佛一聽，正式的就給他推翻了。

佛告阿難　汝當閉眼見暗之時　此暗境界　爲與眼對　爲不對眼　若與眼對　暗在眼前　云何成內

你正當把眼睛合上，你看見黑暗的這個時候。

佛問他這個話，都是正在這個要緊的地方，讓他沒法回答，佛問阿難，當汝閉眼看黑暗的時候，此暗的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這是兩面問題，對眼不對眼。這黑暗若與你的眼睛相對。暗就在你眼前邊，因爲黑暗在你眼前，你這才見，你怎麼說，眼睛見黑暗，這叫見內？就算你見著內，那個暗也應當在你的眼前，這不是一定的理嗎？若與眼對就在眼前，若在眼前何成在內？你怎麼說見暗就是見著內了？你想一想，在眼前怎麼到了肚子裏頭？豈有此理，這是佛頭一句把他破啦。

若成內者　居暗室中　無日　月　燈　此室暗中　皆汝焦腑　若不對者　云何成見

你若強辭奪理，不管他對不對，就說合眼算內，你要怎麼說？這是佛縱著阿難說，阿難還沒等著問，佛就替他說，「若成內者」，你合眼就算見著內，你居住在這個黑暗的屋子裏頭。也沒有日、也沒有月、也沒有燈光，沒有光明的地方，你就說見內，即是見著你的五臟六腑啦。這個黑暗的屋子裏頭，那麼這都是你的肚子，都是你的三焦六腑啦，佛問的這話，你說對不對？佛說的這話太有理，因阿難說的不對，佛把他問住。底下佛又替他轉個計，不用阿難轉，佛就替他轉，你橫豎的轉，你這個理也說不通，這是說對著合眼見暗名爲見內，這給他推翻了，說若不對著你這個眼睛又怎能成見呢？這一段文這算說完。

若離外見　內對所成　合眼見暗　名爲身中　開眼見明　何不見面

佛又替他說，你就算你揣度這個理，離開向外邊看而是向裏面看罷。你若說合眼看見的黑暗名叫身子裏頭，當然是黑暗，那能看見五臟

六腑，睜開眼看見明相，你怎麼不能見面，你說合眼見內，開眼見外，你開眼要是見外，又是內對所成，當見明時，何不見面？

若不見面　內對不成　見面若成　此了知心　及與眼根　乃在虛空　何成在內

若不能見你自己的臉面，你說的內對所成，便不能成立。要是你那內對之見，果能見面，這是佛替他說，這道理還是說不過去。你因爲見面若成，你說的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了，若不在虛空裏，怎麼看見你的臉面呢？是不是？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既在虛空，你何故說在內呢？—

若在虛空　自非汝體　即應如來　今見汝面　亦是汝身

你說你的心，你的眼睛在虛空也說不過去，若在虛空，當然也就不是你的本體，你若說一定是你的本體，那也更不通了。就當下本如來，我在你身子外頭，看見你的臉面，那麼如來也算你的身體嗎？所以說

「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

汝眼已知　身合非覺　必汝執言　身眼兩覺　應有二知　即汝一身　應成兩佛

你說見明爲見外，見暗爲見內，現今你覺了能知之心與眼根已在虛空，身應該不知覺的了，何以合眼見暗有見內的知覺。開眼見明，名爲見外，合眼見暗名爲見內，這是阿難說的話。佛這又縱著他說，若你一定要執著你這個理，身眼兩覺，身體一個覺，開眼見明的一個眼，又有合眼見暗能見內的一個心，這不成了兩個心嗎？身一個知覺，眼一個知覺，身眼就兩個知覺了，你既有兩個知覺，佛者知覺也，一個知覺成一個佛，兩個知覺成兩個佛，你這個身體有兩個知覺，將來你要成佛，即汝一身應成兩佛，這是佛冤他的話。

是故應知　汝言見暗　名見內者　無有是處

阿難要是承認你那個無有是處，眞心便顯露啦。他總是轉彎，一定

要找個是處來，這地方得著實思索。

五　隨合隨有

阿難言　我嘗聞佛　開示四衆　由心生故　種種法生　由法生故　種種心生　我今思惟　即思惟體　實我心性　隨所合處　心則隨有　亦非內　外　中間三處

這是七處徵心第五番，因阿難尊者上來他解悟的見明名爲見外，見暗名爲見內，所以佛把他說的話都給駁倒，都給他推翻，不能成立。他這麼一轉計，又轉到隨處而生，阿難白佛言，說我常聞佛開示佛法，佛開導指示這四衆弟子，佛說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就是思惟體，實是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我這個心向那個地方一合，那個地方就有我的心，這也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

中間，不在這三處。這是阿難尊者自己心裏所思惟的，佛都給他推倒，不能成立。他想我以上說的都不對，佛你說的應當對了，所以他就引出佛所說的話來回答，說我嘗聞，聽見佛開導指示四眾弟子，說法生故，種種心生，心生故就種種法生，這是佛對著弟子們常說的這個法，阿難尊者他聽見，他也沒領會這意思，他光知道這個話，不知道這個義理在哪個地方，他這時候想到佛說的這話當然是對，豈不知他光知道這個言句，他不知道這個義理，什麼意思呢？佛常說這個法有四種料簡，是料量揀擇之選，到底是什麼個意思？佛說法這個料簡四種說了兩句，原來他是由這個由心生故，種種的法生，由心滅故，種種的法滅，由法生故，種種心生，由法滅故種種心滅。他光說隨所合處，心隨有者，說了這兩句。這兩句他也是重在這一句上，佛也知道他重在那句上，重在隨所合處心則隨有，所以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他是重在這一句上，這是佛說法四料簡，這是個四種料量簡選，就是那個對這四料簡裏頭，就是

一個因緣，因緣即空，因緣即假，因緣即中，這是四種。所以這個心生，你就不用全說，這是教義裏頭，要說這個，這個經就不能講了，越說越多。把這個意思說一說，說是這個世間上一切法，都是因緣生的，因由緣起，因是因由所起，緣是助緣，不論那種東西，都是因緣生的，這是藏教的意思，這是隨著人情說，他是因必定有緣，這好比一粒菜種子，他這是因，助緣就多了，緣是幫忙的，他自己不能生長。一粒菜子若沒有助緣不能生出菜來，地、水、火、風這四樣缺一不可。需要好土地，把菜種子埋上，這是一個助緣，因是菜種子，它光地也不生，得有水滋潤，光有水還不生，得有太陽曬，還得風，有這四種助緣，才長成菜。拿這個作比例，說心生種種的法生，這個心爲因，法就爲緣，要法爲因，心就爲緣。所以簡單說，這個心生，由心生故，種種法生。他這是個對待，你假定說這個心，我先說這個意思，心是一個知覺，沒有形相，這個法當個樣子講，世界上無論那個樣子他得有個形相，他這個法

就是這麼個樣子，就是這麼一個法則，心是有思想，他沒有形相，這個法字在這個地方說就算是有形相，卻沒有知覺，這是相對的。這兩種東西他是生則互生，滅則互滅，心要生，法就生，心滅，法就滅，法滅，心就滅，他所以是這麼個意思，我一說大家就了然。假定這個世間上一個有知覺的心，一個有形相的法，這個法代表一切形相，這兩種東西，心要生法就得生，法要生心就得生，怎麼個理呢？他要有一樣不成立，說光心生沒有形相，沒有知覺的，這個心就不能成立，你沒有寄托的地方，他沒有法，什麼樣也沒有。你這個心也沒有使用的地方，法要是滅心就滅，心要生了法就生。世間上的事情通通就是這麼個樣子，所以有因有緣，因是在先，緣是助緣，世間法就是這麼個樣子。他的什麼是助緣？他的法是助緣，他上頭說心法，法就是形相，心就是知覺，沒有形相；法是對著心說，有形有相他沒有知覺，假定說光有知覺沒有形相，你沒有所知之處，沒有所寄托的地方，你有知覺也不能成立，你要說是

心生就得法生，法生還就得心生，有因就得有緣，法生是沒有知覺的，有形有相的成立了，他那個心就隨著來，那個知覺他要沒有知覺，誰管他叫形相，光有個形相說，沒有知覺不成立呀，要不當今研究學問有個唯物論，有個唯心論，都說不通。世間上說光有物，光有物不能成立，你沒有知覺誰承認他是物，誰使用他？所以有物有心，你就得唯物，就得唯心，物要生，心就得生；心要生，物就得生，你要說光要物不要心，這個物也就沒人用了。沒有知覺的也不成物，也不成用，所以你有個有形相的，得有個知覺的，有知覺的有形相的，才一生一切生，一滅一切滅，你說先有那樣，不行。這地方就得略略說一說，所以這個地方是因緣法，世間一個因一個緣就成立。世間要沒有因沒有緣，因緣當體即空，說因緣又何妨呢？這通通都是假名字，說因也是假名字，說緣也是假名字。究竟假名字也不徹底，因緣就是空，因緣就是假。因緣還「互在其中」，因緣即空、即假、即中，這種道理，我略略的一說，大

家也有明白的，恐怕也沒有明白的。他這是提另一種研究，這是阿難尊者他引出來，他不知道這本意，不知道這個話，照他心裏的解說，就是著在一面上，著在法生心生。他說他說了兩面由法生故，種種心生，由心生故，種種法生。佛也知道他的心裏，就是說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他這底下說，是他說我明白了，佛你說過這個話，我聽佛說的法，我就領會了，我就知道了，說是我這個思惟體。這就是我這心的本體，顯我這個心思維體，就是我的心性，隨所合處，他這是隨所合處，心則隨有，這就說他這個執著在法生、心生上，隨所合處，所合的地方就是物了。拿這個知覺向物合在一齊，這就是心，他因有物才顯出心來，因有心你才知道有物，所以他再這麼一解說，他這是往他上頭合，說是這個要是心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這也是我以前回答的那個不對，不是中、也不是內、也不是外，不是這三處，這是隨所合處心隨有者，他說這是借著佛說的這個話，他歸他這個心理，他思想

的，這時佛一聽他這麼一說，就牒他說的這個話，重敘他這個話。

佛告阿難　汝今說言　由法生故　種種心生　隨所合處　心隨有者　是心無體　則無所合

佛知道他著在相上，佛也不給他說那些囉嗦，因緣即空、即假、即中、四樣，佛就依他問的地方，就給他略略的把他這個問題給他推倒了，法不管是什麼樣，你拿這個心向那個法上一合，你這個分別心就生出了，這是個長短方圓，是個大小，這都分別。這個名相、心就隨著「有」轉。阿難以這個爲心，佛爲他破說，這文來的簡略，他應當是問兩句，是心到是有體，到是沒體？是這麼個意思。這文簡單，直接著就說無體，無體說完了後說有體，頭裏就不必提這個題目了，這所以說「是心無體」，這是佛先假定說這個心要沒有體，你說你這個心隨所合處，心隨有者，你這個心到是有體，到是沒體？就是這麼一句話。說若是無體，先破他這個無體，你說無體也不對，說有體也不對，這裏頭先說是

心沒有體，你這個心若沒有體，則無所合。

若無有體而能合者　則十九界因七塵合　是義不然

這個理說不通，心若無體我還能合，無有體拿什麼合，你要勉強著強辭奪理。

若照著你這個說法，原來這個佛法，他都是對起的，對待而起，所以有十八界，有六塵。怎麼說十八界、六塵？這是佛常說的法，六根、六塵、六識，這都是雙，他好合。六根向六塵一合，就生出六識來，這都是相對而起的。六根、六塵、六識就是十八界，這個要你說這個心若無體，這個說不通，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我說法的定例，那一定是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指著這個說，他是十八界，你還有一個合的心，要是沒有體，這得是七塵合了。提另有一個塵，還沒有體，還有界，這就得十九界，因七塵合，這就是冤阿難尊者，因他說的理不對，駁他「是義不然」，你要合的話，隨所合處，你要一合就得有個雙。他不能

有單，有單怎麼合呢？這是說無體的話。拿什麼合？你要合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所以沒有這麼回事，底下就說有體。

若有體者　如汝以手自捏其體　汝所知心　爲復內出　爲從外入

他前邊說的無體，是心無體，佛給他推倒了，他這個話立不住。這說若有體者，設若你說你這個心隨所合處，心隨有者，你這個心有個體，先比量比量，怎麼個比量呢？這話問的是個地方，你說隨所合處，心隨有者，你這個心來合還有個體，若有體者，你自己試驗試驗，如汝以手自捏其體，你把你這個身上自己捏一下子，就是打一下子，你試驗一下子就叫捏。打就是實實在在的打了，略略打一下子就叫捏。如汝阿難用你的手，自捏其體，你把你的身體捏一下子，或是捏在那個腿上，「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你這個心不是知覺嗎？你把你的身體隨便的捏一下子，就是打一下子，「汝所知心」，你所知道的這個

心，從那裏來呢？「爲復內生」，從你身裏頭出來的心就是知覺了，「爲從外入」，是從外邊來的呢？這是兩個問題，又是從這一個問題上又出了兩個問題，說—

若復內出　還見身中　若從外來　先合見面

你心若有體，從身內出來個知覺，這個心就代表知覺，「若復內出」，若還是你這個心是從身內出來的？你還得要先看見身內五臟六腑，你前邊不是說看不見嗎？那就不用再說了，能見嗎？這裏藏著一句話，「不能見」，這是說不是從內出來的。若從外來的這個理也說不通，說你身子挫一下子，這個心就從外邊來了。你心若從外邊來的，心是一個知見，有知見就叫心，應當先來見你的臉面。

阿難言　見是其眼　心知非眼　爲見非義

阿難尊者還有話問佛說，佛說心要是從外來的，應當見見臉面，阿難說看見的不是能見的眼見，我這講的是知覺的心，心知非眼，爲見非

義，他這是反過來對著佛，駁佛的話，佛隨跟著又言。

佛言　若眼能見　汝在室中　門能見不

佛說，若是這個眼才能見，心不能見？這是佛說一個比喻，這文來得簡略，說設若是眼睛能見，這裏頭含著眼睛裏頭也得有知覺的心，沒有知覺的心，光眼睛也不能看，說是好比這眼睛，你的身子好比屋子，眼睛好比是門，說汝在屋裏，內邊這個門口如果沒有人，你能看見外頭的事嗎？你這個活人就當個心說，門能見嗎？門裏頭得有人，你假比這個眼睛，眼睛裏頭得有心，沒有心，眼睛也不能見，因阿難對佛說見是其眼，心知非眼，佛就駁他這個說法，這轉過來怕他還不信。

則諸已死　尚有眼存　應皆見物　若見物者　云何名死

這地方說這個人則諸已死，尚有眼存。這個死人尚有眼睛睜著，他能看見什麼？他有用處嗎？應皆見物，死人的眼，能見物嗎？這是比仿那個門裏頭沒有人，能看見外頭的事情嗎？眼睛總得有心，你說眼睛可

以見，心不能見，這個事情就錯了。說若是那個人死了，有眼睛也看不見物，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死人應當看見物，沒有這個事情。若見物者，眼睛若能見物，云何名死，就不叫死人，就是活人，說到這裏，佛又對阿難說一個理。

阿難　又汝覺了能知之心　若必有體　爲復一體爲有多體

這底下轉過來又是一個問題，所以佛破阿難尊者執著，心所合處，心則隨有。上那一合就有心，所以佛問他有體沒有體，都給他破了，你若有體是從裏邊出的是從外邊來的？從外邊來的應當見著面，怎麼見不著呢？他說見是眼見，心不能見，佛也給他推倒啦，這底下隨跟著問阿難你的心有體無體？我再問問你，你個心既有體，是一個？是多個？

今在汝身　爲復偏體　爲不偏體

這又發生四個問題，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你執著的這個地方太不通，又汝覺了，你這個有感覺，明了，能知道的這個心，若必有體，

設若必定還有一個體質，這裏佛給他說了四個問題，爲復一體，你這個體是一個體？是多個體？今在汝身，爲復遍體，爲不遍體？說你這個身上，心是個知覺性，是遍於周身？還是不遍於周身呢？四個問題，他在這個隨所合處心隨有者，這是怎麼也說不通，這底下這四個問題，這一個一個的給他解釋，說—

若一體者　則汝以手挃一支時　四支應覺

說你這個心的這個體，這個知覺的這個心，隨所合處，隨有心這個事，怎麼也不通，若一體者，設若有體是一個體。兩腿左手、右手共爲四肢，你拿手挃一肢時。他若是一個體，沒有二個體，要沒有二個體，這通身就是一個知覺了，這個道理就在這裏，說則汝以手挃一肢時，你把這個腿，左腿右腿挃一下子，你身上四肢應覺，兩個膀背兩個腿都得有知覺，一個體一個知覺，是一切知覺的話，你怎麼挃那裏你就知那裏知覺，不挃你不知道，你不能說是一個體，一個體就是遍體，普遍身上

都是這一個體，這是說四肢應覺，你怎麼不能呢？

若咸覺者　捏應無在　若捏有所　則汝一體　自不能成　若多體者　則成多人　何體爲汝

你若是捏這一下子通身都知覺，這個體也說不通。說這個受捏的地方，則沒有一個所在之處，說你捏一下子通身都感覺嗎？你就不知道被捏的那個地方，這是一定的道理，若捏那裏你就知道是那裏，說通身都是這一個體，所以不能成立，一體既不能成立，若多體者則成多人。所以多體也不能成立。一個人他一個知覺，多體他多知覺，則成多人，何體爲汝，那個體算汝，這又把他推翻，說—

若徧體者　同前所捏　若不徧者　當汝觸頭　亦觸其足　頭有所覺　足應無知

若遍體者同前所捏，上前說的捏一肢時四肢應覺是一樣了，不用再說了。說捏一下子不能夠普遍周身，這也說不通，怎麼說不通呢？當時

在你這個頭上捏一下子，觸一下子，亦觸其足，把你這個腳也捏一下子，你若是不遍者。頭有知覺，那個腳上不應該知道，要是頭腳都知道了就普遍啦，你若說是這遍者，也說不通，所以這個地方說遍一體、不遍一體，都是一樣的說不通。

今汝不然　是故應知　隨所合處　心則隨有　無有是處

我說的這個事情你都不是，所以阿難你應當知道，你隨所合處，心即隨有，沒有對的地方。

六　心在中間

阿難白佛言　世尊　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　世尊亦言　心不在內　亦不在外

這段文總題目七處徵心，怎麼叫七處徵心呢？七處是七個地方，七

次追問，徵是徵求，徵求這個心，倒是在那裏，怎麼叫個眞心？怎麼叫妄心？說要認得眞心，即心即佛，你就認得自己這個成佛的根本，阿難尊者不明白，佛問他，他已經追求到第六處了。前邊第五處徵心最後這一句還沒解完，就到了終點，就下座啦，最後這一句在那個地方上，就是這個，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這地方是阿難尊者他所猜求的這個心，佛都給他駁倒，完全說的不對，所以佛的結論說，你自己應當知道，你說的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你是因爲我說的那個法，然後你覺著你說的這個理，認爲是對，其實絲毫也不對，怎麼個理呢？這是說的第五處徵心，最後這一句話，要緊的就四個字，「無有是處」，前邊就不用說了。你說這個心，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你的心隨時就有，他這是依著佛上邊所說的那個話，所以他就回佛這個話說的，這還不對嗎？其實佛都給他推倒，這些話都不能成立，前五處徵心最後皆言無有是處，那麼那個地方是對？就在這不說處，你所猜的都不對，

大家聽經得設身處地，說阿難他猜仿這些話，我們聽著也似乎有理，佛隨時都給他駁了，說不能成立。佛說出個道理來，連佛也不對，佛說你說的那個地方讓我駁了，你讓我說那裏是心，釋迦牟尼佛他決也不說這個，他要說出來，他也就不對，怎麼說不對的這個地方，這個怎麼讓人懂呢？這地方就太爲難了，這個地方大家設身處地就像我們在那個地方。阿難替我們代表，我們也就隨著聽，這個話是佛說的，說這個無有是處，我聽著就像對了似的。佛按著這個都給駁倒，佛應該說出個對的，最後一句話收場，無有是處。

你們諸位想想，那你們心裏也不安，就在這個地方，怎麼個不安？找不著。這怎麼算對？其實這個地方就對。誰能承認呢？這個對是從那說呢？怎麼叫個對？是大家這個心在這裏聽經，阿難尊者在那個時候問，那時候法會的人比我們多得太多，這心裏都訥悶，說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那個算對呢？這個心裏頭，也找不出對來，找不出對來就

對啦！這是反過來說，倒是怎麼個意思？這個意思在那裏？就是人人這個心都沒有路走了。這個地方俗話說，這個心就愣起來了，找不著對相就停住。這地方是人的眞心就現出來啦，大家知道，要說在這個地方，一說你要把我這個話記在心裏頭馬上就有了對相，就錯啦！你得對著這些話，你設身處地說，我們這個心，也沒地方可想，就在這時候，你沒有可想的，那自己的本心就顯出來了，說這個心無所不在，你要說在哪個地方，一定是這麼個樣子，掛一漏萬，他這人的眞心是普遍的，盡大地遍山河，是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無處不是人的心。大家要知道，無處不是人的心，無處也不是佛的心。我們這個心像佛心，是一樣的。就是自己不承認識的本心，立地成佛。你若認識你自己本心，當時你就成佛，就是人不承認，因什麼不承認？就是我們這個人的心兩樣，一個有一個空，認爲什麼沒有叫空，有與空是相對的，說在有上，我們這個人從無始劫來，永遠是著在有上，總得有個什麼，心裏總得有個思想，誰

知有思想就是著相，這就把自己這個眞心污染了。你不是說人在世間，想這個世間的事情，還有對的不對，完全對也是染了，無非是這個染，有拿惡心染的，有拿善心染的。善心染的還好一點，惡心染的就不堪了。所以佛對於自己的心，佛算自己認識了，自從夜睹明星悟道，佛說眾生皆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因妄想執著不能成佛，我們這個妄想執著，心思世間上所有這些事情，執著住了。他是有形有相有聲有色，那個不是心想，你把這個擺下，還有心嗎？佛說無有是處，知道沒有是處的，這，還不是心嗎？

大家想想那說是就對，說不是就不對。這地方說是也是你的心，在這裏知道，他說不是也是這個心。可就是這個知，你別著在是上，也別著在那不是上。這地方你要沒有個心，你怎麼知道？我就想不著了，說的沒有辦法了。哪個地方也不是，在你著急的時候，心就沒有章程，你不知哪個是，須知你不知道的時候，那就是你的心，（妙！）你要是知

道是這個是那個就錯啦，這地方大家得慢慢的領會，常常的有一個細心，一點點的有這麼一個影子，他就容易明白容易會到，你看佛說到這裏，七處徵心還未說完。下邊還有十番辨見，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這一個名辭共說十卷，說了三卷，阿難才明白，還算不錯；所以這無有是處，這個心就一處也不著了。要是的地方，那個地方也是，就是著在那個地方，說沒有是處，這個心就沒有著落啦，沒有著落的地方，這眞心就現出來了。在這個地方得要會一會，阿難他不能領會，心思這個不對，我還有別法子，他又想個主意來。阿難白佛言，說世尊，我也聞聽佛與文殊諸法王子說過，文殊是一切大菩薩的首座，文殊菩薩與這些大乘的菩薩，這都爲法王子，將來都能成佛，都有佛的知見，說我聽見佛與文殊等諸大菩薩都是佛的法王子，說過這個諸法實相時，佛法裏頭究竟的一句成語，諸法實相，人不是想求實嗎？求眞嗎？你要明白這個理，都是實相的理，都是眞實不虛的相，若不明白這個理，祇執著這

個死句，眞實也就是虛妄，也不是眞實。我聽見佛對諸大菩薩談實相時，說世間上這一切的諸法都是實相，要都是實相，那還有個非呢？所以世尊亦言這個心不在內也不在外，說我這麼一揣度。

如我思惟　內無所見　外不相知　內無知故　在內不成　身心相知　在外非義　今相知故　復內無見　當在中間

要在我心裏頭思惟，我一想，佛說不在內，不在外，終於明白了，說心在內，又見不著身內的事物。說心在外頭，但外頭有事心裏都知道，心怎麼會在外頭呢？也說不通。內無知故，說在內不成；不見五臟六腑，要說心在身內，這也不能成立。若說心在外邊，也不對，怎麼說不對？心要在外邊，身裏的事情就不知道，但是我身上痛癢，我都知道。你說在外邊，就不互相知道，說身心相知，在外邊這個義理也不對，我今一想也不在內，也不在外。應當在中間，說在內也不對，外也不對，中間一定就對。他這是泛泛的這麼一說，這個中間在那個地方

呢？佛一聽中間，隨著就破他說—

佛言　汝言中間　中必不迷　非無所在　今汝推中　中何爲在　爲復在處　爲當在身　若在身者　在邊非中　在中同內

你要說中間，你也得有個地方，那個地方就是中間，光說心在中間，中必不迷，不能迷亂，說中間你得說出個地方來，非無所在，這個中間必有個所在的地方，你說一說你推求之這個中，在那個地方，中何爲在，爲在那個地方？你說當中是在身外頭有個當中，還是在你體上有個當中？若這個心在你身上，若在你的身邊上，那不算當中，你若說在你的體當中，即是在身內一樣，前邊我已經破說不能成立，若是也不在身中，也不在身邊，若有一個在外邊的一個地處。

若在處者　爲有所表　爲無所表　無表同無　表則無定　何以故

說心在身外，身內都說不通，若在身外邊，能表示出來，表示不出

來呢？若在處者有個地處，你這個心爲有所表，能表明的出來，爲無所表，是表示不出來呢？要說沒有表示。你沒有表示，這就找不著中，你要說有所表明，這也沒有一定的個當中，怎麼沒有一定呢？佛就給他解說，怎麼沒有一定。

如人以表　表爲中時　東看則西　南觀成北　表體既混　心應雜亂

比如這個人，說咱立個當中，這裏立起一個竿子，這算當中表爲中時，就把他拿這個竿子立上，就算是你表示，就算當中，這地方也不能成立，因什麼不能成立呢？

你立了這個竿子，說叫當中，人在東邊一看，這竿子到了西邊；你要在南邊，就算成了北邊，你在南邊一觀，這竿子立的這個表竿有所表，到成了北邊。東南西北這都是四方，不算當中，這當中那個地方算數？你連這個當中的表明的本體混亂了，你找不出那個地方是當中，心

在當中，你找不出中來，心往那裏擱呢？心也應當雜亂了。佛這麼一說，下邊阿難還有話說，這是他心裏所計度的，他所說佛完全給他破了，這地方—

阿難言　我所說中　非此二種

我才說的當中，不同佛說的，不是佛說的這兩樣，在身內也不應當，在邊也不算中，外邊表示東觀成西，南觀成北，也不算中。我說的這個中不是佛說的這個意思，非此二種，不是這兩種事情，我說這個「中」，我是照著佛早先說的話。

如世尊言　眼色爲緣　生於眼識

世尊說過這個話，眼色爲緣生於眼識，佛說這個眼與外邊的形相連絡，拿眼看見形相是長短方圓，這也叫有形有色的，是青、黃、赤、白，這都叫色。眼色爲緣，你眼看見有形有色的東西這是結了緣，這是互相幫助。眼助這外邊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這個形相，

眼，色爲緣，這生於眼識了，眼就生出認識來了，說是這個物是長的、短的、是黃的、白的，這就認識了，說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生出這個眼的認識來。

眼有分別　色塵無知　識生其中　則爲心在

眼是個知覺性，他能分別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他都分開。這個色塵是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一。第一個有形有色，這就爲塵。佛法講的一塵不染，才萬法皆空。說這個色塵是這個無知的，有形有色的桌椅板凳、房廓屋舍，這都是有形有色的東西，它沒有知覺；這個眼睛他是有知識的，說是眼色爲緣，使眼上生出知識，說眼有分別，眼睛有分別這個知覺，色塵無知，這個有形有色的東西，它沒有知覺，人的認識生在這裏頭，我聽見佛也這麼說過，其實佛不是爲這個事情說的。所以色塵無知，眼睛有分別的心，色塵它不會分別，沒有知覺。說一個有知覺的，一個沒知覺的，在這當中識生在中，這個人的眼

的知識，生在其中，這個知識不就是心嗎？我就依著這個當中，就在這有知識的眼根，在沒知識的色塵依這兩樣當中，識生其中。這個人的知識，這個心識生在其中，則爲心在，我一想，這個心就在這個地方上。

佛言　汝心若在根塵之中　此之心體　爲復兼二　爲不兼二

佛對阿難說，你這心若在眼根色塵兩樣的當中，此之心體，你這個心的本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你這個心，是一個有知識的眼睛，一個沒有知識的形色，你是兩樣相兼著，還是不相兼著？你的心是不是一個有知識的眼，一個沒有知識的形色？色相兼著一個有知識的、一個沒有知識的？是爲復兼二？爲不兼二？

若兼二者　物體雜亂　物非體知　成敵兩立　云何爲中

若兼著一個有知識的眼睛，一個沒有知識的色相，若兼著兩樣，若是這樣。這個時候你說知物的這個體，那就雜亂了。怎麼雜亂呢？他一個有知識的，一個沒知識的，從當中怎麼取中呢？物是一個物，他沒有

知識。物是體知，眼的本體有知識，這個物是個非知識的。他一個有知與一個無知識的，怎麼上一塊摻合呢？他豎起敵來，有知識的與沒有知識的成對立狀態，那能合在一塊堆，不能合在一塊。那能還有個中？這怎麼算中，說—

兼二不成　非知不知　即無體性　中何爲相　是故應知　當在中間　無有是處

既是要兼著二樣，不能成立，有一個非知的眼，還有一個非不知的識。即找不著體性來，你「中」以什麼爲相，怎麼叫個中呢？所以你要知道，你說當在眼根與色塵中間，這裏頭有個心，這一點對的地方沒有，就在這個地方又推翻了。其實這七處都在這一句上，就沒有是處。這個地方你量一量，這個沒有是的地方，這就對了，你自己就承認，你不承認，佛這個地方就這麼說，佛就不能再說，佛再說心，又給他添上多少的麻煩，又添了病，最後這個無有是處，在這個無有是處給他說出

個理來，讓他承認這個無有是處，這個地方就是他的本心，可是這地方他不能接受，他又計度。

七　一切無著

阿難白佛言　世尊　我昔見佛與大目連　須菩提　富樓那　舍利弗　四大弟子　共轉法輪

佛說這個不對，我又心思出一個道理來。這是佛四大弟子目犍連，神通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舍利弗智慧第一這是佛的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度化眾生，就叫轉法輪。把這個佛法推轉了，讓人人可以明白，就叫轉法輪。說這個時候，我也聽到佛與四大弟子一塊堆說法勸人，給人說這個佛法。

常言覺知分別心性　既不在內　亦不在外　不在中間　俱

無所在　一切無著　名之爲心　則我無著　名爲心不

常常的解說這個覺知，這個分別的這個心性。既然已經不在內，前邊已經說過啦！這個心也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間，什麼地方也不在，那一樣也別執著，我要是不執著，這算是心？不算是心呢？

佛告阿難　汝言覺知分別心性　俱無在者　世間虛空　水陸飛行　諸所物象　名爲一切　汝不著者　爲在爲無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　云何不著

你言你的知覺，能分別的，這個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你這個不著的算是爲有所在，爲無所在，你這個不著者，一切不著，這就是你的心乎，你說這個心要無所在，這是有名無實，無則同於龜毛兔角，這個龜根本上就沒有毛，你能說牠有毛嗎？兔也沒有角，這是說空話，云何不著，你怎麼有個什麼不著呢？

有不著者　不可名無　無相則無　非無則相　相有則在　云何無著

這句話是一句眞話，你要有一個不著，不可以名之爲無，怎麼個理呢？什麼形相都沒有，這才叫無，非無則相，你要不能沒有；所以非無也不是無，當然就有相了。相有則在，你要有一個相，他必定有所在的地方，你要有所在，你就著在那裏。

是故應知　一切無著　名覺知心　無有是處

這個地方你要知道，這裏是第七處徵心，說了七個無有是處，阿難尊者是一概不能接受。（七處徵心已竟）。

乞奢摩路

爾時阿難在大衆中　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　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

這一科文，這是當機申請，怎麼叫當機申請？就是佛說法對著一個人說，對著一個人的機緣，別人都是旁聽，所以這就叫當機的人。機就是機緣成熟，他這個機是正正當當的時候，佛就給他說正正當當的法，所以這就叫當機的人。正當這個機緣成熟，他申請佛說，爲什麼申請？他因上邊七處徵心，在七個地方上徵求這個心的具體，都是在那個地方，七處徵心前四處是阿難尊者，他自己心裏頭照他的緣影心回答。後三者，他是借佛說的這個法回答，雖然是借著佛，他請說法，前者都是他心裏頭的緣影，這個人的這個心，所以有眞心有妄心，還有這個緣影心。眞心是本來的具體，妄心呢？不應當用的地方妄用，這是一個妄心，這攀緣的影子這個心叫緣心，攀緣的心，阿難尊者他這個心，他連個妄想心也夠不上，完全的就是一個攀緣的心，怎麼叫攀緣的心？他拿這個心向外連絡，不當攀緣，他去追求就是個妄心，怎麼叫影子呢？緣

影爲心。他是過去的事，現在這個心裏的影子，有過去事情的影子，他依這個作爲他自己的心，這叫以緣影爲心，所以我們這個世間上人，都是以緣影爲心，不但是阿難尊者，這不是經上有句話嗎？在《圓覺經》云：「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拿六塵攀緣的這個影子算自己的心，「四大假合爲自身相」。這個心要攀六塵的時候，就是妄緣攀完了心裏頭還有個影子，這就叫攀緣影的心。人都以四大假合的就當自己的身體，所以這是根本上的錯誤。他簡單舉出這個心，以這個心回答佛，所問的話，佛都給他推倒，不能成立，他無法可想，這時他才申請，這時阿難，就在他用這個緣影心，佛都給他推倒了，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就申請出他自己的心意來，對著佛啓請，爾時阿難在大眾中，這爾時就在佛說他不對的時候。他說這個心一切無著，這就是我的心，他也聽見佛給諸大弟子說法的時候，說一切無著，但是他不知道佛說這話是因什麼說的，他就得了這句話，就對佛說我也是一切無著，佛就破他這個意思

了。佛說你這個無著是有個體，還是沒有體呢？以無著爲體，你這個是無著的體，還是有體是無體？佛問他說了兩面的話，說是你要是無著，你也沒有個體，那是一句空話，那無所謂著不著了。連個體都沒有嗎？你還說什麼著不著呢？這是說無體，不能成立。你要說是有體，你不著，你是不著什麼？你要有一個體，你就不能說是無著，你要沒有體說是無著，這是句空話，什麼也沒有嗎？還說著不著幹什麼？你要是有一個體，我不著這話他說不通。他是怎麼個理呢？有不著者，就不能不著，你有個體，你說我那裏也不著，問問你這個體向那裏放，你放在屋子裏，著在屋子裏，你放在院子裏，著在院子裏，你擱在虛空裏又著在虛空裏，你要有體你就不能說是不著，你要是無體，那就是說一句空話，因此，佛最後這一句所以是故應知，佛告訴他是所以的緣故。你應當知道一切無著名覺知心，你拿這一切無著，這就是你的知覺的這個心，無有是處，一點對的地方也沒有。這是佛給他推的乾乾淨淨，其實

他這個道理，他心裏頭的思想，佛說這個無有是處，他這是比方一把手，把他的妄想心扯出來了，整個的把他一肚子這些妄想都給他扯出來了，他還不知道是這個理，就在這個地方。佛說是無有是處，這佛法是超倫絕待，無是無非，你要有個是就有個非，有一個非就有一個是，說無有是處，阿難尊者他要是機緣成熟了，這個地方就接受，著與不著這都是一句空話，就這麼一句話，這簡直是一句對的地方也沒有。你這個心裏不就停了嗎？停的這個地方大家知道，這就是自己的眞心現出來了，你還向哪找眞心去。所以他不能接受嘛。他就在這個時候，他就要申請啦，這個地方佛已經告訴他，他不接受，爾時，就是在這個不接受的這個時候，阿難在大眾中，他就重新又申請佛，也沒有辦法，他要申請，他從那個座位上就站起來了，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這個偏袒右肩，就是出家人搭的衣都是搭在左肩上，怎麼是偏袒右肩呢？偏袒是露著這個右肩，你看現在南洋群島，那些出家人，還是遵著佛的儀式，都

是露著右肩，袒著右肩。佛法忌諱左，都露著個右邊爲上邊，露著右邊，這是表示開權顯實，這是實在的人身上的本體。用衣不把身體都遮住，這是表示眞實的意義。所以又是右膝著地，也是用這個右膝著地，他這不是雙腿跪著，是單腿跪著，一個右腿的磕膝蓋著在地上，這時候是合掌恭敬，兩手合著掌，而白佛言，對佛言說—

我是如來最小之弟　蒙佛慈愛　雖今出家　猶恃憍憐

他自己說自己的毛病，他自己說我是如來最小之弟，這佛的父親兄弟四個，他叔伯弟兄有八個，阿難尊者，他是個最小的，佛的堂兄弟共八個人，佛是居長，是個長兄。阿難尊者是在佛成道的那天出生，佛在三十歲時阿難降生，阿難兩個字華言就叫慶喜，又吉慶、又歡喜，生他那一天是佛成道的日子，正是三十歲，夜睹明星悟道成了佛道，這是吉慶，阿難降生添人口，這是喜事，又慶又喜，所以印度話叫阿難，是這個意思。他自己就說，我是如來最小之弟，實在是最小的一個兄弟，蒙

佛慈愛，我蒙佛的這個恩德，你慈悲我，你親愛我，看得起我，雖今出家，雖現今我已出家，猶恃憍憐，還就是像在家的那個神氣，仗勢著兄長們憐愛我，我便耍憍不聽話，因什麼不聽話呢？這裏頭含著，阿難尊者他從來也不起觀念、不修行，他是幹什麼呢？他就是光記佛說的這些經，這些道理，他都記下來，他未實行。這修行的法門是三個字，聞、思、修；你聞聽道你就得思惟，這就叫修。這叫三種慧，聞慧、思慧、修慧，拿耳朵一聞聽見了，種子種在裏頭，你得思惟思惟，就是微細的觀念，這就是修行，阿難尊者光記住了說話，他也沒有思，也沒有修，就是一個聞，這是他的短處，自己說出來了。

所以多聞　未得無漏

佛說的法，我都記住，我也沒得著這個無漏的果位，這個漏字是怎麼講呢？這個漏是墮落之因，好比這個碗，這個盆子，他要有縫子，有了窟窿就要漏了，漏是個因，下邊墮落下去了，那就是果。向那裏漏

呢？以佛法講，修行人只要是墮落，漏落在三界以內。這界是什麼？欲界、色界、無色界受生死之苦。佛說要想修行，你非把佛法明白了不可，要不你就走錯路，要不是你不研究教，光知道參禪，說十禪九錯路，十個參禪的有九個錯路的。

不能折伏娑毗羅咒　爲彼所轉　溺於婬舍　當由不知眞際所詣

這是阿難自己所說，對著佛及大眾。未得無漏，三界以內，就沒有究竟的修行，佛法的究竟修行超出三界以外，還是小乘，所以要沒得無漏，就不能折伏娑毗羅咒。上文說過，娑毗羅是黃髮外道，咒是眞言的意思，佛法裏有眞言有咒語，他們外道邪法子也叫咒也叫眞言，所以阿難自己說我不能折伏外道的邪咒，所以爲彼所迷溺於婬舍，溺是陷溺，就困在那個下賤人的屋子裏頭。當由不知眞際所詣，當時我不明白究竟的道理，光是多聞記名辭，未能修行，所以被邪咒所轉。「眞際」二

字，是略說的名辭，正式的就是「三德秘藏」。「三德秘藏」的「眞際理地」，這叫「眞際」。這三德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是成佛的實際理，他叫眞際，就是眞正究竟性理的這麼一個地方，是這個意思。阿難這時未得無漏，所以讓外道邪咒轉，當初就因爲不知道三德秘藏所去的地方。

惟願世尊　大慈哀愍　開示我等奢摩他路

這是求法，這才知道要修行，早先知道多聞，不能折伏邪咒。非有眞實修行，沒有效驗。他又說實話，唯願世尊，大悲哀愍，請佛發個大慈大悲心，哀愍就是說的很痛切，憐愍我，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上邊他求佛說的妙奢摩他三摩禪那，這是三止、三觀、三諦。三止就是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這奢摩他，就翻爲三止，三觀前邊也說過，不再說了。起觀就是修行，你止就得修觀，你要不修觀不能見效果，這條路是超生了死的一條路，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

令諸闡提　隳彌戾車

令諸闡提，闡提叫斷善根，這個人沒有善根，善根斷了，彌戾車是印度語，就叫惡知見，極惡的這種知識見識，這地方說，令他明白了修止觀的這條道路，能令諸闡提，使令這個斷善根的人，隳彌戾車，隳就是消滅的意思，破壞的意思。這個隳字念碎，推隳能令這一切的闡提惡知見把這些都給他破壞了。

作是語已　五體投地　及諸大衆　傾渴翹佇　欽聞示誨

在地上，這叫五體投地，這是很重的禮，這不但阿難尊者請佛開示這個修行的道理，還有很多大眾，就是法會的這些人，傾心渴仰都看著佛，請佛給說開示，欽聞示誨就是大夥都很欽佩聞聽佛的指示，望佛的教誨。

二種根本

爾時世尊　從其面門放種種光　其光晃耀　如百千日　普佛世界　六種震動

此一節文，這是瑞表眞常，是如來開示，「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佛講要緊的法，必須有個驚人的地方，從面門上放光，這個面門，就是人的臉面，是六根都聚之處，眼、耳、鼻、舌、身、意在這個地方都會在一塊，所以從其面門，在臉面上放出種種的光明，「其光晃耀，如百千日」，說佛由這個臉面上放光，就是一個日頭（太陽）就夠光明了，如百千日，就像百千個日頭（太陽）照徹這個光明，佛現這個瑞相，這是爲驚覺世人，佛現這個瑞相表示這個眞常，怎麼叫表示眞常呢？眞是眞實不虛，常是永遠常在。人人都有這麼一種天性，是永遠常在的，人都自己不承認，祇承認自己現在的這個有形有相的身體是我，

俗人都承認這身體是我，因爲這是習慣性，只承認有形有相的，人的性光拿眼睛看不見，因什麼看不見？他著相已經成了習慣，就現不出光來。佛就特別的，在面上放這個光，其光晃耀，光上加光就像百千個日頭（太陽），這是表示眞實常在的本心，人人皆有，人都不認識。說這光明一放，普佛世界，這佛的世界很多，吾們人的眼光很小，釋迦佛出世說法，我們才知道，佛的世界比我們人的世界多得多，前面常有個比例，比這個恆河沙粒還多，印度那個恆河，河深就有四十里，支流就有兩千里，就說河深，裏頭的沙子像麵粉那麼細，有佛的世界比這河裏沙子還多，若沒經過沒聽過，就不肯相信，雖然佛世界這麼多，人人都普遍，人人這天性都這樣，不但自己不承認，而且在這上頭起觀念也付諸度外。佛放光現瑞警覺世人，特意放光讓人看看，人人都是這麼大的光明，自己都染污了，都黑暗了，佛這光是普佛的世界，這一個佛的世界是無量無邊的國土，你看我們這娑婆世界有百億四大部洲、有百億日

月，是一位佛掌教，如恆沙諸佛，這麼多的佛，算不過來了，這個世界無量無邊，說普佛的世界這個光，怎麼普遍，是六種震動，這六種事情都要震動，怎麼叫六種震動呢？震有三種聲—震、吼、擊，動有三種相—動、涌、起。這以震動就響了，就像那個風，貫在山谷裏頭那個響聲，就像吼似的，就像擊出甚麼來。那個震動，這個動也有三種相—動涌起，往往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地動，那叫地震，叫動，地突然高出來叫涌，又發起來，這就是聲色的大變相，這是警策人，佛能從面門放光，人人都可以，人自己放棄了。

如是十方微塵國土

就像這個世界一樣的微塵數國土，然則這個國土有多少呢？數量就像世界上虛空的微塵，我們的眼睛看不見，有日光照進來，一照就見到那個微塵在空中很多，世界微塵就是那麼多。

一時開現　佛之威神　令諸世界合成一界

不是前後的工夫，而是一齊都現出來了，就在這一個時候，就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就是這麼多的世界就是一個世界，有多大呢？所以佛要化世勸人，假比說，他得讓人生信，這地方是讓人不可信的地方，要沒有善根的人一聽就煩了，這簡直是什麼大說麼？其不知這是實實在在的，人要是不明白這個理，沒有修行到這個地步，容易不信，人要做到了這才知道，釋迦佛不是說瞎話，他說瞎話騙人爲的什麼？你想他是國王的太子，他還有什麼可騙呢？我騙個官做、騙有財發，他不爲發財，他也不爲做官，你們諸位想想，他這不是騙人，這是眞實的事情告訴人，人人都容易做得到，不但人世間一切萬物都能做得到，迷惑的太深，自己不承認，所以這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這諸佛的世界合成一個世界。

其世界中　所有一切諸大菩薩　皆住本國　合掌承聽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各世界有佛，都有跟著佛的這些眷

屬，就是佛的學生，好比是學堂一樣的，跟著佛學的那都是大乘的菩薩。這佛法裏頭有三乘，大乘、中乘，小乘，都是說發大乘心的菩薩。大乘的菩薩皆住本國，都在他本國裏頭住著，沒來這個世界，合掌承聽歸成一個，這距離有多遠，你說是幾百萬里？幾千萬里？幾萬萬里？遠的算不過來，一時大夥都看見啦，一時還作到了，就是這麼大的神通。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身心不動，個個都恭恭敬敬的都合著掌，承聽釋迦牟尼佛說法。

佛告阿難　一切衆生　從無始來　種種顛倒　業種自然　如惡叉聚

上邊因阿難尊者啓請佛就回答這種事情，不是平凡的一種小事，所以佛回答的時候，先要放光動地讓大家的精神振作起來，發至誠心來聽，這時候佛就開始說話，佛說話是對著阿難尊者說，因他起請問佛，對他一個人說讓大夥聽。佛告阿難，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的顛

倒，不光指著人說，這是佛當時指人說的，說一切眾生六道之中，天上的人、世間的人、天不天、人不人的阿修羅，三惡道的地獄、餓鬼、畜生，在六道裏頭都叫眾生，再上廣處說連聖人也叫眾生，佛爲無上的眾生，沒有比佛再高上的，怎麼叫眾生？眾多成分，不是一樣兩樣成的，而是具足一切。菩薩爲發大道心的眾生，發大心自己要成佛，還讓世間人人都成佛，這就叫大乘的菩薩。緣覺是中乘聖人，他叫孤調的眾生，他自己把自己調好了，獨善其身。其次小乘的聖人，是四果眾生，他有四個階級，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們是獨善其身，但還有回小向大的時候，這四種都稱聖人。在佛回答的時候，阿難總是現個人道的事相，佛就對著他說，佛告阿難，說一切眾生，包括三乘聖人、六道的人都叫眾生，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這無始呀，佛要說法，他不能說有頭的地方，說有頭說不過去，自己不好講。你說說從那裏起頭？什麼人也沒有看見，也沒有表示，也沒有證據，是怎麼個理呢？他就是沒有頭。

這個世界是個圓理，你要說頭，邊邊都是頭，就好比一個圓球，你說那裏算頭？也找不出頭尾來。所以這個地方，世界就是這麼個樣子，從這個無始，從那個沒有頭的那個地方算，從那個地方來，有種種的顛倒，人在世間上就是夢魂顛倒，就像作夢似的，把這個事情都作顛倒了。怎麼叫顛倒呢？大材小用。人人都有成佛的資格，自己卻做的頂小的事情，這不是顛倒嗎？你放著佛不做，還要造業的轉成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這是自造自受，所以佛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有種種的顛倒，這顛倒太多了。什麼是顛倒呢？說了個比喻，說業種自然如惡叉聚，這人在世界上一糊塗，不認的自己，錯認了業種自然，造業，造什麼業呢？善業、惡業、不動業三種業，善業在世間上還算不錯，作善事有善報，將來還不至於大苦，你要比較，看向那裏比，比那受苦的人，當然是不苦了，就樂了。究竟你發多大的財，你做多大的官，你做了大皇帝，在天上你做了玉皇大帝，比玉皇大帝高的還有二十幾層，一共是

二十八層天，這都是凡夫，都叫眾生，都有苦惱，有輕有重，拿著輕的向重的比，他就算沒煩惱，其不知向佛法一比，都在煩惱裏頭，你說那個人沒有煩惱？

天人壽命頂長，也有生死苦。生到無色界，壽命八萬大劫，這一個大劫就是四個中劫，四個中劫是八十個小劫，多少年算一個小劫呢？八萬四千年作本位一百年減一歲，減至人壽十歲，再往上增，一百年再增一歲，增到八萬四千歲，這叫一小劫。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這是增減劫的說法。所以佛把根本都說出來了，說是從無始以來，種種的顛倒，沒有一種事不是顛倒的，人人都有顛倒想，怎麼叫顛倒想？我常說，自己不認得自己。人人都認得身體是自己，應該我的身體，我是我，我的是我的，這地方大家要分開，好比這個房子，這是誰的，這是我的房子，內裏有住人的是我，我所支配的叫我的，這個身體是我們這個知覺使用的，這個知覺是我，人不認得自己的知覺，

拿著自己的知覺，承認這個有形有相的身體是我，豈不知這個形相，這不是我、而是我的、知覺才是我、他是我、你知道我、我的、我是什麼樣子，他也有形有相，他也無形無相。你在有形相上，你再明白了自己的，無形相的是我，這就妥啦，你就光認得一邊，這個無有形相，他有知覺。大家知道，吾們這個人身上這個知覺，這個地方說了個片面的理，他就算是個我，人要是不明白在那裏，拿這身體當我，你把這個知覺是我自己，就違背啦，把自己就忘了不管啦，這個人的身體在世間上，有數的，就照光陰說，人活不過百歲，普通的人說，這一口氣不來，不知上那裏溜去，也不知死了是怎麼回事，人人都如此。所以佛看見這世間上人太苦啦，所以才出世告訴人，你自己明明白白的，你不承認，你無故的就東抓西抓東跑西跑，你自己把自己支使得糊裏糊塗，不知是怎麼回事，所以佛出世說法，有善根的人才能相信。人與佛法距離的太遠，我常說這比喻，好比有智的螞蟻對螞蟻說，這個世間大，怎麼

個大法呢？說咱們走三年五年也走不過來，其實，就在香港，咱們覺著這才多大的地方，你要螞蟻走，他爬個三年五年也走不完，若說有這麼大個地方，那個螞蟻就不相信，說你胡說，那有這麼大的地方，因牠眼光太小，這是說螞蟻對螞蟻的知識，就說香港這麼大，就不信，你要說廣東一省，牠更不信，你再說全國二十九省，再說還有五大洲，牠更不信。這五大洲擱在一塊堆，按佛的眼光看，就像虛空中一粒微塵似的。大家知道人人都能成佛，有這麼大的能力，有這麼大的享受，你自己放棄了，說這個地方可憐不可憐？除非是佛有這麼大的慈悲，旁人你就不信，怎麼一說，螞蟻對螞蟻說起話來，有知識的螞蟻給那沒有知識的螞蟻說，他就不信，那是怎麼回事？這是他的眼光小，這人的眼光就了不得，所以這個地方，我略說幾句，這個地方說，他是造這個業，造的也太小，造業往大處造也行，最小的這個業力，抓住了這個身體，這就是我，我吃好的，我穿好的，你管我的名譽叫好的，那一樣不好就不行，

就來了煩惱，碰頭碰命的，就講這個，這是人自己不認識大體，往往有人說話，人要顧大體，這個話是好話，最好的話，連自己都不承認自己的大體，要承認大體，世界上絕沒有戰爭，也沒有你害我我害你，也沒有作惡的人，要通通是這個樣，那就成了佛世界，他是認得自己了。佛出世說法，就是告訴人，沒有旁的什麼巧法，不像那些旁門外道，又是怎麼修、那麼鍊、長生不死，那有長生不死的，誰也未看見他師父活幾千歲，有些人還相信他那些說法。釋迦佛絕不能說這話，說讓人明白這個理，這是佛很歡喜的事情，說的造業就造這眼前自己所知道的這個業，業是什麼？無非是衣、食、住，爲吃的、穿的、住的，就爲這三樣，沒有這三樣，這色殼子就不能活，所以這個身體就不能存在，就因此，在這上頭人人就爭，人要知道這個大體，有這麼大的家當讓他爭他也不爭，他也不信，也沒有人說。除非佛說，這也是兩千幾百年的光景，總算站的住，不像旁門外道，幾百年就消滅了，不是那個事情，足

見是個眞理，歷代的名人，歷代的帝王，都是要承認的這種道理，說業種是自然的，自己大材小用，這個大材小用是怎麼回事，底下說如惡叉聚，這是個比例，這個惡叉是一個果木的名字，印度有這種水果，有這種樹，這樹長的果子，中國沒有，所以不翻譯，就照他原來的名字意思說，這個果木他一出就是三個，三個在一塊出，聚是聚在一塊，它這果木的名字，就叫惡叉聚。說人造的業，業種是自然的，就如同什麼呢？如同惡叉聚，它不出就不出，一出就三個，代表三業苦，這三個在一塊聚著，離不開，這個聚就是中國話，惡叉就是印度水果的名字。

諸修行人　不能得成無上菩提

底下拿這個作比喻，佛說不要說不修行的人，就拿修行人說，諸修行人都修錯了。他不能得成無上的菩提，菩提就是覺道，知覺的一條道路，人人皆有知覺，但是把這條道走錯啦，所以就沒有道了，往往說人要修道，這是爲這個知覺通達了，說不能成無上菩提，他顚倒了，顚倒

這個惡叉聚，這是比喻什麼呢？這惡叉聚就比喻人，天然的惑業苦三樣，這個人迷惑不知道，自己不認的自己，造業就造惡業，造善業也不算究竟，就照著惡業說，因什麼造業，是迷惑，迷惑就造業，造了業就受苦，這三樣越迷惑越造業，越造業越受苦，越受苦越迷惑，這就沒有完。佛就拿這個比喻，如惡叉聚，你別說不修行的人，你照修行人說，這修行人就是要找個出路，世界上看著沒有意思，爭名奪利的轉眼成空。這說修行人要不明白佛法就容易走錯了路，他心倒是好心，然而這條路走錯啦，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他一修就修錯了，無上菩提沒有比他再高上的，這一種知覺的道路，菩提叫覺道，說我覺悟我明白，我不迷糊啦，這麼一條的大路，照這條路走，這個名字就叫菩提，要不能成無上菩提，照修行人說，不修行人就不談了，在這後半部上說那不修行人。

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別成特別的他也修成了，他沒成佛，得少爲足。聲聞是小乘聖人，怎麼叫小乘聲聞呢？佛說法的聲音他拿耳朵聞見，他記住這個話，他記住這個理，他也給人講一講，他說也叫佛法，然而不徹底，不究竟。佛說的法，拿言語，言外思義，教外明宗，在言語以外讓你想這個意思，在這教理以外明白這個宗旨，這才是佛的意思，他叫聲聞，佛說的聲音我聞聽的名字也記住了，拿這個就當佛法，這就叫聲聞，小乘的人他比不修行的人強點，然而人有兩層生死，他就了一層分段生死，這兩層生死一層分段生死，一層變易生死，我們這人的生死，像我這個身體活到八十多歲，還不知道那一天就死，這叫一段落一分子，這個身體叫一分子，壽命活到七十八十，三十五十不定多大歲數，告一段落，一分子一段落，算一層生死，你活這些年不吸氣了就算死，這個名字叫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有個根，從那來的，從這個變易生死，變易生死是什麼，就是我們心裏頭，這個妄想心，思前想後，一回想完了善，一回又想

惡，一回又想不善不惡，萬別千差，心裏沒有休息的時候，這就是變易生死，你要是學佛，這兩種生死都離開，也沒有分段生死的苦，也沒有變易生死的苦，你要說小乘和中乘，他只了一層分段生死，他心裏妄想根還沒去掉，所以他這個名字叫聲聞緣覺，這是小乘和中乘。聲聞是聞佛說的聲音，他記住了這個理，他沒徹底證到四果阿羅漢，了一層分段生死，變易生死他還未了，緣覺也如此，比聲聞高一點叫中乘聖人，他由十二因緣覺悟，此處不暇宜多說，因爲佛經不是爲說聲聞緣覺的道理，聲聞緣覺的道理也有修行的法，但我們說的是大乘，不暇宜說中乘，這都不究竟，但可以慢慢的由小乘至中乘以至大乘，要慢慢來，他直接明白佛法，修法他卻作不到，已很不錯了，他已有聲聞緣覺特別的成就了。聲聞是小乘的聖人，緣覺是中乘聖人，這下邊還有不如聲聞緣覺的。

及成外道　諸天魔王　及魔眷屬

這外道講修長生不死，說出個道來，可以騰雲駕霧，這楞嚴經後邊有十種仙道能成仙，所以長生不死活幾萬年，這是在人間，這裏暫且不說。總之十種仙都叫外道。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下邊還不如這外道的是諸天，諸天是在世間上作德行作好事，這二十八天也有修行法，他的修行法也講禪定的工夫，這世間禪，這地方要分清楚，出世禪，有出世上上禪，天上有天上的禪，天上有四禪八定，也有禪定的功夫，一共有多少層天，二十八天，這都叫凡夫。在這時候，佛說他們都修錯啦，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外道比諸天還高，諸天有天王，不如天王的魔王天上也有，世間也有叫魔王，混世的魔王，搞亂世界，及魔眷屬，還有魔王的眷屬，這因什麼呢？他們也要修行修錯了，怎麼修錯的呢？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　錯亂修習

這是佛告訴，皆由不知。這個因由有二種根本，一個生死的根本，一個不生死的根本，這是二種的根本，是錯亂修習，他不知道怎麼叫個

生死的根本，怎麼叫個不生死的根本，他心裏頭不明白，是錯亂修習，他修也修錯了，怎麼修？怎麼習學？錯亂修習，錯修亂學，這像什麼？佛說一個比喻。

猶如煮沙　欲成嘉饌　縱經塵劫　終不能得

以上說的天上的人，還有外道，還有魔王，還有魔王的眷屬，還有十種仙，都在裏頭，像這比方什麼呢？他像煮飯，他把白沙子收來，就像飯米粒子似的，拿這白沙子做成白飯，拿沙做飯，這是個比喻，那東西還煮得熟嗎？能吃嗎？錯亂修習猶如煮沙，弄了一堆白沙子放在鍋裏頭，他要煮白飯，你想那怎可能，白沙也像米粒子似的，也差不多，差的太遠，你要再怎麼修行，佛說的那不能成，拿沙子還能煮出飯來嗎？你修行沒得個正路，你還能夠入了正果嗎？你沒有個好結果，說猶如煮沙，就像煮沙子，要把他煮熟了白米飯，這事情那能作的到呢？縱經塵劫，縱讓你一個勁的煮，煮的那個時間就像塵劫那麼久，你也不能煮出

飯來，這是比方修錯了，拿沙當米要煮成飯終不能得。

一　生死根本

云何二種　阿難　一者　無始生死根本　則汝今者　與諸衆生　用攀緣心爲自性者

這云何二種是承著上文，說是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是承著這裏說的，說云何二種，那是二種錯亂修習的。佛叫阿難，說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這是頭一種，是生死的根本，佛叫阿難這二種的生死根本，說這頭一種說是從無始劫以來，生了死死了生，由這裏就叫生死的根本。說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說從這個無始劫來，生死的根本，怎麼叫生死的根本呢？底下就解釋這生死的根本。說則汝今者，是指著阿難說，就是

你現今的這個是什麼呢？與諸眾生，不但是你一個人，一切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錯就在這裏，怎麼叫用攀緣心呢？攀緣兩個字可以互相而用，這個攀就是用手辦這個事情，有能攀有所攀，這個緣也是可以作能攀所攀，在這個地方若是解釋，這個攀字就得作能攀，這個緣字就作所緣，這好明白，這攀緣兩個字，包括的很寬，一個能攀的心一個所緣的心，他是這麼一句話，這個心承著上邊兩個字，一個攀一個緣，攀就是人能攀能知覺的個心，緣就是所緣所知覺的心，攀也是用心，緣也是用心，這分出一個能緣所緣來，能攀所攀，這個攀緣的心就是一個能知覺，一個所知覺，這本是一個妄想、一個緣影，這是人的心，所以這妄想上又迷惑，又加上一個緣影，這個人都是多用，用常了，拿著攀緣的心，就是一個所緣的境界，這就叫六塵緣影。你假使拿眼睛一看，什麼顏色，什麼形相，這是一個外緣或者聽著什麼聲音，這是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修行法講的是一塵不染，才能萬法皆空，我們普

通人的心，都拿著這個心攀塵，攀塵就算是一個妄想，說那種色好看，我就拿眼多看，那個音聲好聽，拿耳朵就願意多聽，這就叫攀緣。這地方你願意聽的這個時候，這是個妄動，這是個妄想心，你不應當隨著這個聲色轉，自己就沒有本位，隨色聲就轉啦，這個地方這是個妄心，妄想心有說是緣影的心，怎麼叫緣影呢？你那心裏頭聽的聲音或看見什麼形相，你心裏頭有這麼個影子，已經看過，已經聽過，看完了，聽完了，心裏頭還有個影子，你不但不認得這個眞心，你連妄心都忽略了，妄就是虛妄，不應當作的，這就叫作妄。這地方你心裏頭光有影子，你把妄想心都迷啦，你別說是眞心，這心裏有個影子，就拿著當了心。阿難尊者七處徵心，前邊徵求這個心在那裏，把他徵實了，因什麼他就拿著「緣影」的心就當了眞心，何況「妄心」？他連這個妄心都沒得著，何況「眞心」呢？不是更錯了嗎？所以佛才不許可給他解釋，你前頭七處徵求這個心都不對，則汝今者與諸眾生，不但你一個人，差不多都如

此，用攀緣心，能攀的這個心，去攀這個所緣的相，這就叫「攀緣心」，這個攀緣的心，這裏妄心又成了緣影的心，拿這個當什麼呢？當了「自性」。你看這錯不錯呢？這一錯到底，人的自性是天然的，不光是人類，就是一切的動物、礦物、植物都有，他是天生的天然的，人人本有的，他要不人人都能成佛，佛也是以這個成的。即使我們是用錯了，但一點也不缺少的全部俱足，我們本來具足的是什麼東西，三種因—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這是人人本具生下來就有。正因的理性，人都是秉天理所生，要沒有天理人從何處來，研究起來就叫理，究竟他就是個性，這個性也是假定的名辭，是不可名不可相的、是天然的，人人都如此，這是個正因，這個正因養成了，才成清淨法身。佛有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應化身。還有四智成就佛身，人人都具足，他因什麼，他有這個種子。這個因好比五穀各有種子，再加上培養它就生芽，由因就能結果，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這三因，就能成佛的

三德秘藏，怎麼叫秘藏？秘者不可見，藏者收藏起來，人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認得三德秘藏，正因成法身德，緣因善性成解脫德，怎麼叫解脫？你把世間上的塵勞妄想都放下，把它解脫開，不讓它拴住，這叫解脫德。因甚麼你能解脫？因你有智慧。這個智慧就是般若德，般若是梵音，中國話就是徹底的智慧，有這個智慧看破了塵勞，你才能放下這些塵緣，正因的理性就清淨了，就成清淨法身。清淨法身是什麼養成的？因有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智慧有什麼用？它能用緣因的善性，它能攀緣一切的善法，你假比諸位要研究佛經、看經、聽經、讀經這都叫緣，這叫善緣，把這工夫要熟了，你就生出智慧來。有了智慧，你就能夠把這所緣的世間上一切的塵勞，完完全全的放下，若放下不受這塵勞所染，就成清淨法身，智慧到了究竟就成般若德。緣因善性，善事作圓滿，不相干的惡事都放下就成解脫德，這叫三德秘藏。成佛就從這上頭成，用攀緣爲自性，所以這個攀緣心是從那裏來的，就是從了因慧性變

成的。用錯了這個緣心，就是緣因的善性化現的一個了因，一個緣因就作了這個攀緣的心，拿這個就作爲自性，當爲正因的理性，這三樣都錯了，這就是錯的地方，這是一者。

二　菩提涅槃

二者　無始菩提涅槃　元清淨體

第二是從無始劫來，在果位上說就叫菩提、涅槃。菩提是智德，智慧成立；涅槃是斷德，善因成立的。菩提是了因慧性，涅槃是緣因善性，都是因地的變化，菩提是智德，涅槃是斷德，斷是斷除世間一切迷惑。這菩提與涅槃元清淨體，正因的理性在三德上別論，就是三德秘藏，這是人人不能明白的、不能知道的，所以都用錯了。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清淨體就是法身德，菩提就是般若德，涅槃就是解脫德，把它說

清了好明白。底下說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到底是什麼？還怕不懂？底下簡單的說一說。

則汝今者　識精元明　能生諸緣　緣所遺者

不是旁的，由深處向淺處說，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就給它指出來了。說你阿難就是你現今這個識精元明。藕益大師解釋爲八個心王，每個人有心王有心所，其它經上解釋爲阿賴耶識，不是說阿賴耶識有八個。藕益大師說八個心王都在這阿賴耶裏頭含著，八個心王都是自證分，他都有能所，又分開兩分，一個自證分，分兩分，一個能一個所，這是識精元明，就是這八個識元當根本，根本上就是明明了了，這地方就叫自證分，又分開兩分，所以顯這個自證分根本上就是明明了了的，他明了可是明了，是愈降愈下，你要說菩提涅槃，這是向上邊說，這是個證自證分，在這個識精上是自證分。底下才分出見相二分。這個識精元明底下說能生諸緣，是愈降愈下，菩提涅槃是證自證

分，識精元明是自證分，能緣所緣又分爲兩分，這個緣，名辭就很多，很難說。能緣有四緣，所緣的這個相分有二緣，能緣的是見分，有四緣，四緣有親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這是在見分裏頭，從自證分裏頭開出來，這個地方有點囉嗦。底下這個能生諸緣這個相分裏頭，他就一個親因緣相，這個增上緣，就是這兩緣，他這是個相分，這個見分的囉嗦多，這是能生諸緣，從這個識精元明自證分生出來兩分子，能緣所緣上邊證自證分，就是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這都在證自證分裏頭一層比一層高，向下說一層比一層低。這底下就說，能生諸緣，見相二分生出諸緣，由這個緣就遺失了緣所遺者，這個緣，由這個諸緣上，隨著這個緣就轉啦，愈轉愈低，所遺的是什麼？就是遺失這個識精元明，雖然是能生諸緣，由這個諸緣上就遺失了，在這個根本上，元清淨體就失了，這證自證分談不到了，這個識精元明也談不到。這底下是證自證分、自證分都迷啦。他由這個能生諸緣，所起一個「能緣」、一

個「所緣」，就把上邊這些個三德秘藏的這個緣因，都就迷了，這底下就說。

由諸衆生遺此本明　雖終日行　而不自覺　枉入諸趣

這個本明就指著識精元明，由諸眾生遺失了這個根本上自己的、明明了了的慧性，他所以遺失了，就照著這個明白糊塗說，本明就是人的智慧，就迷啦，這一迷不要緊「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每天像我們這個人，行、住、坐、臥，這四威儀之中也是離不開的。雖終日行人的四威儀，行、住、坐、臥作什麼事都有。雖終日所行起來的而不自覺，自己不能覺悟自己這個元明，也可以說是本明。本就當這元字講，遺此本明，把這個本明一遺失，雖終日作事，身、口、意三業就隨著這個迷惑轉，雖終日行而不自覺，終日行都是這根本上的識精元明，明裏頭有了遮障，有了污染，由諸眾生遺失本明，雖終日作事而不自覺，這個修行的法，你明白開這個理，要時時覺照，就叫修行人，要不明白這道理，

隨著環境轉，就叫迷惑，更沒有特別的說法。雖終日行而不自覺，這個「理」要不覺悟，底下就冤枉了，自己把自己冤枉了。

諸趣，也可以說七趣，簡說六道輪迴說七趣，加上一個仙道，修鍊仙人成仙能活幾千年、幾萬年，到時還得死，他不徹底、不究竟。佛把這些迷惑都說透啦，六道輪迴，有三善道，三惡道。三善道，頭一種善道是天上的人啦，天上就有二十八層，也修禪定工夫，修世間禪連出世間禪都夠不上，何況世出世間禪，更談不上。這裏的細相很多，要不這個參禪裏說，十禪九錯路，光知道參禪不知道教理，你走在錯路上去，你自己還不知道。你要把教理明白了，把眼睛睜開，你睜著眼睛不能走錯路，有的睜開眼睛明白了，不好好修行，就好像眼睛看的明明白白的是個癱子吧，那兩條腿他不能行路，又比方有的人，不明白這教理，就如同瞎子，他天天修行，瞎子走當然是走錯路，十人九錯路，所以說眼睛就是一個智德，再能實行才證斷德，如果光知不修或光修不知教理，

所以說雖終日行而不自覺。他行錯路就墮三惡道去，造殺、盜、淫、妄的惡業是墮落三惡道之因，要不造三惡業因就生人道，不但不造三惡業因，而且還作十善業，這就是天道，這通通在生死輪迴裏頭，有苦樂的分析，枉入諸趣，冤不冤枉？

佛的家當，人人皆有成佛根性，人人都能成佛，不是分外事。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這段文是佛正當的指示二種根本，頭一層已經解釋，第二層經文讀下來，上次未曾解釋，這是第二，兩種的關係，二者就是無始菩提涅槃，菩提是智德，涅槃是斷德，智德有四智，斷德斷三種迷惑，這菩提四智是從前五識上說，是成所作智，第六識是妙觀察智，第七識是平等性智，第八識是大圓鏡智，這叫四智菩提證菩提果，這爲智德，從智慧這方面證的，涅槃是斷德。簡單說，斷這三種迷惑，斷貪、嗔、癡淨盡稱謂斷德。斷惑證果，這四

智菩提與這個涅槃的斷德，是元清淨體。這是一體二用，清淨體是人人本有的，這個元字就當根本上起，原來就是一個清淨法身，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就是三德秘藏。怎麼叫三德秘藏呢？人人本具，人人都不明白，藏者藏也，自己就藏起來了，藏在那裏呢？都藏在四相裏頭，人人都迷惑四相，把這個究竟的性理都迷昧啦，這是佛特意提出來，說二者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根本上就是個清淨的，也不是現修出來的，也不是現鍊出來，就是人自己沒有智慧，所以迷惑啦，迷惑還不要緊，還有一切污染，就不乾淨了，就墮落啦。所以佛說是無始劫來，菩提涅槃元清淨體，不是鍊出來的，個個人本有的，你看經一說就說無始，沒有說打那裏起頭的，什麼道理呢？這個理是個圓的，你說這個地球也是個圓的，你看天然生的都是圓的，造出來的有方的。人的身體都是圓的，臉面也是圓，連頭髮稍都是圓的，胳膊也是圓的，手指頭也是圓的，有長圓、有扁圓。這個「圓」不一樣，這是個天然的，所以這三德秘藏，秘

是見不著，藏是藏起來，打那裏成的呢？就是由戒、定、慧所成，要不這個學佛的人，也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有相當的戒律，你要不受戒、不持戒，你就不明白佛法，也得不著佛法的好處。他怎麼樣，你還有污染嗎？有沾污是你自己染的，你原來是個清淨體，你染了就不清淨啦，不清淨再怎麼辦呢？你把他再刷洗淨了，菩提佛果也不是造出來的，也不是修出來的，本來就有，人自己把自己都污染了，好比一個清淨身體，沾了一身臭泥，就不像樣了，這是個比喻。佛說頭一種用攀緣心爲自性者，就是人正因的理性，上來已經說過啦，二者把這段文念過還沒解釋，就到了終點了。二者無始，方才說的那個圓，它沒有起頭，它那個圓是滾圓，也不是長圓，也不是扁圓，這是敘說前邊沒解釋的這個意思，再補充一下說這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這本來就是三德秘藏，人人具足，不是鍊出來的，也不是修出來的，那麼在我們人身上是什麼呢？它在那個地方才是呢？這底下就指出來。

「則汝今者」，這就是你阿難，佛對阿難說，現今這個，現今的是什麼呢？說識精元明。這個識精若在旁的註解上，他還光說第八阿賴耶識、根本識，按天台教研究這個「理」，這是八個識都在裏頭，前五識也常說有沒聽過的，也得知道知道，不然馬馬虎虎的講過去，也不知講的什麼。這個前五識，就是打這個前五根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說前五識，不說意根。這個識都叫心王，一共八個識，八個心王，餘者心所就多了。說這八個心王。這個地方表出來說識精，這八個王的這個精純不雜、不染的這個地方，沒有污染的這個時候，精是純而不雜，就是人的主宰呀！人的這個知識，這根本的知識，這個識精是從那裏來的？說識精是元明，這個元，無始劫來本來就具的，不能說打那裏說起頭，要說打那個地方起頭，這個理說不通，你要說打那裏生的，生的那個地方從那裏生的？你說八萬名相也沒有頭，找不著頭。他這個理就是個元理，你看這個圓球，那面都叫頭，那面也不是頭，他是

這麼一種道理。這人人本具的天性，都是這個樣。這個天性要說起來人還不容易信，盡虛空遍法界，連諸佛菩薩帶六道眾生，通通都是這一個。大家要知道，這才分開，你一個、我一個，因什麼分開呢？一個人一個身體，這個身體是我，他就忘了這個心性，身體是個物，自己不認得自己的性，不認得自己，拿這個物就當自己，身體不是自己是什麼？可以說是我的，我也常說，這是誰的身體，這是我的身體，你還有個我呢，那個我就是人的天性，那是主人公，成佛也是他，六道輪迴的眾生也是他，就在你明白不明白，作的事情污染不污染，就是這麼個意思。佛指出來對阿難說，上頭這三德秘藏，這個菩提是般若德，是智慧，涅槃是解脫德，世間上一切不受他捆綁，不受他纏縛，元清淨體是法身德，清淨法身這是人人本具的，不是釋迦佛他一個人有，因我們都迷惑了，自己不承認，這個地方是錯處，佛是可憐我們這些人們，與他同依一個本體，都是同體的，他所以才出世，勸化人們。人類很不容易勸，

因爲迷得太深了，太久了，所以這底下就解釋，佛對著阿難說，不是旁的，則汝今者，就是你現今的這個，現今的什麼呢？識精元明，這個精純的一個識，不污不染的這個識，這個地方就叫自證分，到了這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這是證自證分，這就成就了這個根本，你要把這八個心王成就了，要按天台教說，這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個自證分。所以由這個自證分本來是元明的，無始無終明明了了，就是一個明白，那怎麼辦呢？能生諸緣，這個識它不守本位，它能生諸緣，這個緣當連絡講，當參集在一塊堆，連絡在一塊就叫緣，這個識精，根本上就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明明了了的，就因它這個光明，就發生了知見，就成了見分啦，緣所遺者，緣就是所緣能緣，就是一個知見一分子，你看我們人的眼睛能見，耳朵能聽，你知道這個能聽能見的就是心王，正式的大主宰，人自己都輕慢過去了。他是個大主宰，能生出諸緣來，諸緣所以有個見分，有一個相分，見分是知見的一分子，見、聞、嗅、嚐、覺、知，

這六樣都叫見分，知見裏頭所緣的地方，就是六塵，要不修行人講究一塵不染，這六樣塵是個總名，色、聲、香、味、觸、法，眼見色塵、耳聞聲塵、鼻嗅香塵、舌嚐味塵、身覺觸塵、心分別法塵，這是六根染六塵，就化成「心所」，他就「降下去」啦，不能向上升，這是一定的理。他能生諸緣，見分能生四種緣，四種緣是親因緣、所緣緣、等無間緣、增上緣，連絡這四樣親因緣，他親自打這元明裏發生出來的，這叫親因緣。親因緣就現出有見來了，有知見一分子，就有了名字，知見一分子，所以底下就是等無間緣，等者就是多，這個階級沒有間斷，一緣一切緣，今天，你看我們眼睛愛看什麼，耳朵愛聽什麼，明天還是這麼聽，沒有閒著的時候，就墮於聲色。人都在聲音裏分別，說的什麼話，好聽不好聽；形色裏分別，好看不好看；鼻子分別是香是臭，舌頭分別好吃不好吃，身上感覺舒服不舒服，心裏分別善惡好醜，是非邪正，就是這麼一套，就這樣忙活，越忙活越迷惑，越迷惑越墮落，這就是人吃

虧糊塗的地方，受苦的地方就在這裏。四緣在見分上，相分上就是二緣。什麼是相分？我上邊說的色、聲、香、味、觸、法，這是有形相沒有知覺，就叫塵。修行講一塵不染，誰染塵，就是這個無明，他能生出諸緣來，這個因緣就轉啦，就迷惑啦，能生諸緣。這個相分只有二緣，一個親因緣，指著這個相說這是一個桌子，這是一個相，親因緣打這裏生起，這個桌子不錯，你就和他連合上啦，心裏頭就有這麼個相就叫「親因緣」。你今天看這個桌子，明天又看見這塊木頭又好，又緣上啦，「等無間緣」沒有歇著的時候，這是親因緣、等無間緣。這底下就是「所緣」緣，這又深啦，就著到所緣上。

我們人的心都在「所緣」上，要不這人在世間吃苦呢。所緣頭一樣執著這個身體是我，這個身體不能獨立，得幫忙的，衣食住，吃的、穿的、住的，你沒有這三樣，這身體不能存在，所以爲這身體的存在，錯認啦。就拿著這個身體就當作我，就爲衣食住一天奔忙，這時代活一百

歲的不多，也就是活七八十歲還覺著不錯，這個壽命還算很可以，還有活不到這個歲數就死了，他根本就是假借的嘛，怎麼假借的呢？地、水、火、風這四大，皮肉筋骨這是地大成的，有形質的東西，血脈精液是水大成的，溫熱燥暖是火大成的，氣力動轉是風大成的，地、水、火、風結在一塊，堆成這一個人，是誰拿這個結在一塊呢？就是這個知覺，就是這個心王知識，他打這裏一迷惑而生諸緣，就讓這個緣，把你迷啦。緣所遺者，你這個見分是能緣，你說眼睛「能」看見桌子，這就是「能緣」，桌子是「所緣」，所緣的他打這裏生起也叫親因緣，你看見桌子，桌子是所看見的，眼睛是能看見的，這兩樣擱在一塊堆，就叫緣緣。所緣緣能緣所緣，能生諸緣，這是個能緣，能緣底下緣所遺者，你就有了所緣，能緣是我們的知覺心，隨著所緣就轉了，隨著所緣一轉，緣所遺者，你這個能緣所緣不要緊，把你本有的這個元明，識精元明就迷惑了，就不認的了，自己就不認得自己啦，你說這個身體，這是

我，要分別開說是我的身體，這桌子是我的，這房子是我的，他當然有個主人，主人自己不認得主人，這叫反客爲主。身體是客，不能常住，到了時候就得死，你活幾萬歲也得死，這是一定的道理，佛是說眞理的，不是這麼一說就算了。我嘴大，我說的就對，這種道理沒有人相信，所以你得說出個道理來，這個地方說緣所遺者，你這能生諸緣，由能緣成了所緣，能緣就遺失了，把你自己的天然的識精元明就忘啦，就迷啦，要不怎麼叫迷呢？說緣所遺者說到這裏，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這個本明就是元明，原來自己這個明明白白的，就弄錯啦，都著在所有的這個相上。世間上所有聲音也是相，形色也是相，聞的香味也是相，嘴裏吃的滋味也是相，身的這個體完全也是相，心裏頭還有前五塵的影子，一起頭的時候就叫法塵，這個法當什麼講呢？給你說不出什麼樣子來，這外邊這五種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擱在心裏頭這麼一分別，這個相的名字就叫法塵，也叫六塵，外邊五塵裏邊一

塵，緣所遺者你這一生攀緣的心，你就把自己的天性，自己的元清淨體根本就失掉了，就遺掉啦，這叫「背覺合塵」，你把自己本有的知覺違背啦，與世間上有聲有色的事情合，把自己就忘了，就上塵世合在一塊。緣所遺者，這個遺者就是自己遺失的，由諸眾生遺此本明，眾生是六道的眾生，天道比我們人高，福報壽命比我們長，他也是六道之一。我們人在中等，在人道以下還有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比我們人道苦得多，我們人在中等，所以佛出世還好教化，由諸眾生遺此本明，你把根本的元明雖然失了，可不是沒有，還有，你自己不認得自己，雖終日行而不自覺，像我給諸位講經，你們諸位聽，這是我們終日行的事情，行的什麼事情，就是行的這個事，可就忘了自己啦，就都在這個聲色貨利裏頭，雖終日行，雖然終日沒有歇著的時候，而不自覺，迷啦。然而每一個人也不覺悟，自己不認得自己是誰，就拿這有形有相的身體當自己，其實他一天一變，我們這個身體，你假比要是十年不見面，就

不認得了，因他的身體都變了，他變大了勁，就變在地裏頭去，就埋上啦，是不是？現在也有火化的，這就完了，這是個客嘛。他不是主人，這個主人是個常在的，客好比過路店，隨住隨走，就是這麼個意思。所以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這不是一步一步的挨著嗎？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你這根本上就有，不是打那生的，本來就有，明明白白的，我這心裏明明白白的，我們心裏明白，明白裏頭有個物，大家想想連我也在內，你說我們這個明白，我說這句話，講經的義理，你們聽了心裏就明白了，這不都在你心裏頭嗎？這就染啦，染啦。你給我們講這個幹什麼？我說這話就是讓你們諸位不染，就是這麼一句話，不要拿我說的話就當了道，就當了法，那就錯啦。「義在言外」，說的這個義理在言語之外，讓你轉過來迴光返照，你認識自己就對啦，這就叫佛法。由諸眾生遺失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說人生在世間上，這是從那裏來的呢？就是因遺此本明，根本上就是個

明明白白的一個知覺心，由諸眾生這個地方就是六道眾生了。「遺此本明」，遺失了自己根本上這個明明白白的心，就是這個知識，指著這個精明說，雖終日行，雖然是終日行、住、坐、臥，這是本身能行、所行的事呢？世間上人類都是國家的政民，士、農、工、商終日行的事情，雖終日行而不自覺，然而你終日行拿什麼行？就是你這個識精元明，根本上這個明白，那天你都用他，你不在他本身上用，而不自覺他自己這個本明，他自己不知道是本明，然而他可不能自覺，該怎麼樣呢？受苦吧。「枉入諸趣」，這十類眾生，也說十二類眾生，他怎麼去了兩類，有這個無情的和無相的兩樣，虛空他就是無相，沒有形相，這也算一類眾生，和我們通通是並行的，他也是一樣，由這個本明所生的，虛空和土木金石，沒有知覺、沒有形相的兩類眾生，都是由本明自己迷惑得深啦，由諸眾生遺此本明，把自己這本有的明明白白的知覺，雖終日行而不自覺，轉過來一說，然而自己不覺悟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一個本

明，不知道該怎麼樣呢？枉入諸趣，枉就是冤枉，誰冤枉你？你自己把你自己就冤枉了，這個人人都是如此，冤枉怎麼入諸趣呢？枉入諸趣，冤冤枉枉的，大材小用，拿著安樂的事情不安樂，就受了一切痛苦，入於諸趣。六道也叫六趣，有說七趣，六道加上仙人名叫七趣。趣是趣向，我要奔這地方去，趣向這種事情，我們現今這個世界上，不是講究修道的鍊神仙的，佛經上都有說，在《楞嚴經》最後有十種仙人，有十樣的修行，到後邊再詳細說，又說修成了能升天，這天上不一樣，有二十八層天，從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共二十八層天，修成仙位只在欲界第二層天，還不能作天王，他給人效力成了仙。中國人都常說都承認的玉皇大帝，那叫忉利天，就在須彌山頂，現在的探險家看不著，到不了跟前，那有七重香水海、七重金山，此外還有鐵圍山，這離的太遠，到不了那個地方叫地居天，還在地皮上居住，在須彌山頂十種仙，有飛行仙、地居仙，都是修行錯啦，把本明失了，拿身體學修

仙，最高修到第二層欲界天，還仍然未脫生死輪迴，這叫枉入諸趣，冤冤枉枉的自己把自己冤枉的入了七趣裏頭，六道再加仙道叫七趣。仙人有十種方法修鍊，有人說鍊長生不死，活幾萬年死後能可以升天，這都弄錯了，人人都有成佛的資格，那二十八層天，大家要知道，要在佛經上判別高低，那都是凡夫，連賢人都夠不上，何況聖人？佛在聖人以上，平常修行人修到好處，也只能升到四天王天或忉利天，升到色界天都有禪定的工夫，那禪定是世間禪，不是出世間禪，成佛的出世上上禪，那更談不到了，差得太遠。這是佛給阿難指點出來，說是雖終日行而不自覺，他自己有一個眞正的知覺，他自己迷惑了，不認得自己啦，枉入諸趣，冤冤枉枉的到了這個七趣裏頭受苦。

辨晰心目

阿難　汝今欲知奢摩他路　願出生死　今復問汝　即時如來舉金色臂　屈五輪指　語阿難言　汝今見不

此一節文是重斥妄計非心，怎麼叫重斥妄計非心呢？上面佛把阿難已經審斥一回，他是妄想計度，就拿著當自己的心，阿難聽佛一說，還仍然是妄計，所以佛又重新喝斥他，佛說你妄想執著，怎麼合計也不對，永遠也不能是你的心，這個佛法，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若是認識本心，說立地成佛，大家要知道，因什麼他不能成佛，就是因爲不認識自己的本心，就是這麼個意思。上面七處徵心，他徵求了七個地方全不是，他也是妄自計度了。上來他又請示，佛又告訴他說，這不是你的本心，他仍然還是妄想計度，到底也沒說出他的眞心是什麼樣。在這地方大家要注意，所以因他總沒有回答佛，說出眞心到底在什麼地方，所以

佛在這時候叫一聲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這是佛問他，因爲以前你請示佛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是怎麼成的，是依著這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成的道，請佛給我解釋這個道理。從那裏開始，佛就向他一問一答，把七處徵心的地方都說到了，他也沒說對。在這時，佛又把他所問的話對他說：「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他怕生死輪迴，他所以求佛說這道理，脫離生死之苦，佛把這件事提起來啦，奢摩他路是個簡單的名辭，上來是阿難問的，說十方如來成佛以這妙奢摩他，三摩禪那，他問的是三樣，三樣是什麼？修行的法，總不出這三樣，三止、三觀、三諦。這地方我也得略說一說，大家記住，記不住的也得讓他知道知道。他問的妙奢摩他，就是三止、三摩鉢提，就是三觀，禪那就是一境三諦，這三諦是什麼？眞諦、俗諦、中諦。怎麼叫眞諦？眞是眞假的眞，把道理求實了就叫諦，所以一境就是三種三諦之理。一境是指什麼？就指世間上所有的一切環境，這一切的環境是什麼？眼見的形色、

耳聞的聲音、鼻聞的香臭、舌嚐的滋味、身上感覺的冷熱、心裏分別的是非，你隨舉一樣，這裏頭都有個三諦之理，都有究竟的眞實義理。這眞理有三樣，眞諦、俗諦、中諦，眞俗中三諦之理，你說的六塵的境界，我們都迷在這六塵上，不是迷在形色上就是迷在聲音上，或者香味上，身上貪求舒服，心裏迷在是非邪正上，在這六塵境上你要把道理明白開了，隨舉一境就有三諦之理，你看這物件不是塵嗎？一塵不染。你知道這個塵就是佛法，離開這個塵，你上那裏去找佛法？你得認得，你把這個理的研究眞了是這麼個道理，你要不認得三諦之理，就成了六塵，所以說你舉出一境就是三諦，不論是那種環境，你就是聲音形色、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這裏頭都有三諦之理，眞諦就在這個境界上，就是眞實的道理。你上那裏找眞理去，俗諦，跟著世俗人這個心理，給他解釋這個眞諦理，世俗的心就是眞諦。世俗人認識世俗上的環境，聲色貨利，這就是眞諦，也隨著世俗上說，到了究竟，眞諦、

俗諦都歸中道，這就是中諦。究竟歸在這個中諦上，是一種環境有三諦之理，這個中諦理呢？眞俗這是兩邊，由淺入深到究竟呢，歸這個中道，中道是眞？是俗？所以這個地方的中道不是眞不是俗，還不離開眞俗二諦。說到這個地方怎麼講呢？也不可分別在這個分別相上，把你引到這個不可思議、不可分別的境界，到了不可分別的這個心，大家要知道，這個眞心就現出來了。也不管是什麼境界，你要分別，說他世俗也不是世俗，說他眞諦理也不是眞諦理，你拿這兩邊比，世間上這一切的聲色貨利都擱在這裏，都是不可思議，你掛一漏萬，你把這一樣掛上了，旁的都又漏下去啦，那麼這個不可思議是怎麼一回事情呢？這叫一境三諦，這一種境界就是眞俗中，也可以說眞也可以說俗，也可以說中諦。眞諦、俗諦、中諦，這個眞諦、俗諦，那個算是對呢？這三樣合在一塊就歸到不可思議，你要著在眞上也不對，著在俗上也不對，著在中上也不對，這三樣就是一樣，一而三，三而一，這一三你要不可分別，

不作思議的這個境界，就是你這一個心，就是三諦之理，所以這個名相不能不說一說，說我也知道大家突然間一聽，很生澀的，到後邊，佛也知道法會上當時，一時也是解不開，他用讓人好明白的，所以說一境就是三諦，以不思議心觀不思議境，以不思議的行修這不思議的止，一行就是三止。上邊一心就是三觀，一心三觀是空觀、假觀、中觀；一行就是三止，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這個名目，我這麼一說，還歸到不思議上，你要把分別心歸在不思議心上，這也得很多的工夫，後邊佛可以顯出來，這經文上就得這麼說說，一心三觀就是空假中。一心三止，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一境三諦，眞諦理、俗諦理、中諦理。在這地方必得這麼說一說，你要明白這個理，在下文都是說以不思議心，觀不思議境，這簡單的文，以不思議心觀不思議境，起「一行三止」，「一心三觀」，「一境三諦」，這就是「不思議」的心。簡單說，觀這不思議的境，心是個知覺，境就是眼前看見的

環境，眼見、耳聞，就拿這兩樣比這世間上一切環境，說到這裏，佛先說了這麼一個名辭，你阿難不是願出離生死苦海嗎？今復問汝，這就拿這個事實比量這個道理，佛也知道當時法會上人也是不好明白，拿這個好明白的，明白這個理是一樣，佛說今復問汝，我今又得問問你，連問了好幾回了，今復問汝，再問問你，說完這話，即時如來舉金色臂，佛的身體是金色放光，所以佛伸出這個胳膊這個手，都是放光的金色，佛舉出金色臂，臂就是胳膊，就是一個膀子和這一個手都舉出來了，屈五輪指，一隻手有五個手指頭，佛的手指頭都是圓滿的，所以稱五輪指，屈五輪指，俗語說就是個拳頭，把這隻手攢一個拳頭，這是好懂的地方，就問阿難：「你看見嗎？」

阿難言　見　佛言　汝何所見　阿難言　我見如來舉臂屈指　爲光明拳　耀我心目　佛言　汝將誰見　阿難言　我與大衆　同將眼見

阿難回答說我看見啦！佛說你看見什麼？阿難又說：「我看見佛，舉臂屈指爲光明拳，佛通身都是放光，舉出來的光明拳，照耀我的心目，」這是阿難回答的話，要緊就在這裏。佛特意這麼問，阿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這耀我心目的話，佛言：「你怎麼看見我這個拳頭放光照耀你的眼？」汝和誰看見，底下阿難又回答：「不但我看見，法會大眾都看見啦，」同將眼見，都是拿眼睛看見的，還用問嗎，這還不懂嗎？

佛告阿難　汝今答我　如來屈指爲光明拳　耀汝心目　汝目可見　以何爲心　當我拳耀　阿難言　如來現今　徵心所在　而我以心推窮尋逐　即能推者　我將爲心

佛告訴阿難，剛才你答我說，如來屈指作光明拳。你拿眼睛看見舉的拳頭放光，你的眼睛可以看見，你拿眼睛看見我的拳，當我的拳耀時，你拿甚麼爲心呢？阿難說，如來現今又徵求這個心，倒是在甚麼地方？上邊問的七處，我回答都不對，現今問我以何爲心，心在何處，

我推求窮究這個理，尋找這個理，逐是一樣一樣上裏推求，這推窮尋逐四個字，即能推者，我拿這個就當我的心，他說的就像很對，他說到這裏，佛就要他這句話。

佛言　咄　阿難　此非汝心　阿難矍然　避座合掌　起立白佛　此非我心　當名何等

佛是訶斥他，說咄，這又錯啦，你說推窮尋逐是你的心，這不是你的心。阿難一聽，矍然就一害怕，避座就站起來了。這才站起來，合上掌是恭敬，對著佛表白說：「要以我推窮尋逐的這個不算心，佛陀說當名何等，應當給他起個甚麼名字，這不叫心叫甚麼？」

佛告阿難　此是前塵虛妄相想　惑汝眞性　由汝無始至於今生　認賊爲子　失汝元常　故受輪轉

佛告訴阿難說，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要緊就在這句話上注意，佛把眞心告訴他就看他怎樣接受法，佛說虛妄相想，就是前塵，前

邊你所聽見的這個話，你問的你回答話，這名字都叫前塵，這裏有個道理，你不是說，追求的這個心，你拿他當心，這就叫前塵，在前邊你知道這是一種塵相，塵相當然是虛妄，虛而不實，妄而不眞，是一種形相，這個虛僞的這個形相，在虛妄的相上，起了個思相，就當是你的心了，說「惑汝眞性」，他把你自己那個眞正的心性迷惑住了，這地方要多說幾句話，可以多研究研究，所以佛表示每個人皆有心，有心就能成佛，就是自己不容易承認，怎麼不能承認呢？阿難說的通通的都是前塵虛妄的相想，像我們這世界，不是佛給說開，不但阿難，人人都如此迷惑，拿阿難做樣子，佛問阿難，就等於問大家一樣，設身處地，就在這時候，你聽來的話，我問你的話，你回答的話，這都叫前塵，這都在前邊因前邊的塵，你心裏才有想這前塵，你知道是虛妄的，就別拿著當眞的，這是虛妄相，你起了個思想就迷惑了你，不但你迷惑，世間上的人都這麼迷惑的？他迷惑你那個眞實的心性，法會那時的聽眾，不但阿難

不明白，法會大眾也不明白，就是現在，我這是學佛說這句話，我想大眾也不明白，這地方不是隨便瞎白，隨便亂說，隨便亂想的事，這要處處求眞，說虛妄相想，大家要是研究這部經，佛說了多少經，就是一種事，不管你是橫說、豎說、塵說、刹說，都是一種事，早先我說過諸位有聽過的，就是釋迦佛夜睹明星悟道，我給大家說過這個道理，拿這個大圓鏡子，我們這人一舉一動，通通都是影子，鏡子裏的影子，全世界的人，常說心性是個甚麼樣，人都迷惑這個心性，也有說來在肚皮裏的肉團，是我的心，這樣就迷惑啦，如果不對，甚麼是個心呢？這道理，我給大家說個證據，光我說的不可相信，依釋迦佛夜睹明星悟道，臘月初八裏看見一顆明星，就明白了，這就認得本心了，他一見到明星，說奇哉，人人都有心，人人都有知覺，這奇不奇？這心裏一觸動還沒起分別，這地方就對了，一分別就不對，要知道我的心有多大，盡虛空、遍法界，都是自己這個心，你認爲心在肚皮裏頭，有的說在腦筋裏頭，這

也不能說不對，是對了一點，我告訴你吧，人的迷惑勁很大，這種事要不是釋迦佛出世，給你說明白了，都得糊塗死。夜睹明星悟道，他是見著自己的心啦，要不佛說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他怎麼見著心啦，這個心就是這麼大，你看見，心就明白啦，明白是誰明白，不是心明白嗎？你們諸位想一想，旁人還能明白嗎？那不就是你的心明白，你看書上說那個明星，一照多少萬里，你那個知覺心，就是多少萬里大，這個地方還不承認，還不接受，上那裏接受佛法去，這個地方，要不給說明，人總是糊裏糊塗的，怎麼回事啦，見了明星怎麼悟道呢？我們也看見明星，怎麼不悟道？是不是這個地方沒人給點開？馬馬虎虎不去找眞，這事情非求眞不可，一步也不許讓過，若是馬馬虎虎就過去啦，這是自己把自己騙啦。要知道，這個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早先我不是說過那比喻嗎？這前塵虛妄相想，就好比大圓鏡子裏的影子，阿難尊者所聽的那些話，他說的那些話，連佛所說的那些話，這都是鏡子裏的

影子，這鏡子是甚麼？說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眞性好比是個大光明鏡子，大家在這裏要注意，大光明鏡多大—無量無邊，就是這麼大，普遍的都是，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意思就好辦啦，這鏡子裏的光，是盡虛空遍法界，比喻是人的眞性，就是怎麼個樣子，再說阿難他聽的話，佛說的話，記得旁人的話，回答的話，這通通都是鏡子裏頭的影子，要不佛告訴他說是不對，這個要義就在這裏，向這裏體會就對啦。

佛又說你從無始劫來，頂到現在，你活在世上，是怎麼回事，認賊爲子，你拿著鏡子裏的影子，就當了自己的心，這是認錯啦，失汝元常，把你本來的眞常，永遠不變的那個眞心，你就丟失了，故受輪轉，你才受六道輪迴生死，沒有了期，輪過來，轉過去的。

阿難白佛言　世尊　我佛寵弟　心愛佛故　令我出家　我心何獨供養如來　乃至徧歷恆沙國土　承事諸佛　及善知識發大勇猛　行諸一切難行法事　皆用此心　縱令謗法　永退善

根　亦因此心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　我乃無心　同諸土木　離此覺知　更無所有　云何如來說此非心　我實驚怖　兼此大衆無不疑惑　惟垂大悲　開示未悟

這段經文倒好明白，這是阿難尊者訴說這個原因，讓人疑惑，他以上說的本是眞事，那個地方不是用我這個心，佛寵幸的我，我敬愛佛故，才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這恆沙國土，承事這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心，行諸一切難行的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我不學佛，毀壞佛法，也因此心，說到這裏，再轉過來說，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每人都以這個爲心，我不是成了無心的人了嗎？沒有心的人不是同諸土木嗎？若離此知覺，是更無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這是阿難尊者自己說的，他的意思不但是自己心裏迷惑，代表當時法會大眾，當初也應這樣問，現在大家聽到這段經文，阿難尊者，也就替現在大家這麼問，這個說話的，讓人太不平啦，是不

是？所以要緊就在這個地方，大家沉下心去，要明白這個眞心，就在這段文上，我先說到一個比喻，大家就容易領會了。前文也不用講不用說，說離此知覺，更無所有，不是知覺就是心嗎？怎麼說不是心啦？這地方就要研究，知覺二字代表六樣見聞嗅嚐覺知，知覺二字代表六種勝義根，要上好處說就是六種勝義根，勝過一切浮塵根，勝義是眞實之義，一點虛假也沒有，要研究出這個心來，知覺二字，說一個字也可代表六字，這見、聞、嗅、嚐、覺、知要明白了，就是入道的十個門徑，眞心帶偏眞的心，妄心緣影心，這是四層，在這裏不怕費事，要多說幾句話，大家沉下心去聽，慢慢的也能了解。六根就拿一個，眼見的見字代表，他這裏頭有本見，本知見，本知覺，就照著知覺說，有本知覺，能知覺，所知覺，還有個緣影的知覺，這四層，不但阿難尊者如此，我們都是凡夫，阿難代表當時的人，代表現在研究佛經的，都是這麼個心理。我們凡夫人，不要說眞心，你就是偏眞的也不明白，妄想心也不知

道，都是緣影心，說這事情，拿甚麼分別，你得表示出來，說出個目標，好讓人研究，假定說，我們先拿看見的見字也分三樣。他說見著了，就好比眼前，你看著佛像了，這見著了，你這一見的時刻，所看見的是個物，你的眼一見這是能見，能所先要分開，見著了，你就明白了，這個了，正式代表知覺，了就是明了，見也不要著能見，也不要著所見，所見的是物，能見的是偏眞，你不著物，這是一個偏偏在一塊是眞的，我不著在所見的相上，這地方關乎目見，那個地方還有影子，這是一個本見，一個能見，一個執所見，這三樣就清楚了，甚麼是影子？就是你知見的見，好似個鏡子似的，明明亮亮的，明明了了的，外面有甚麼相，裏頭就有甚麼影子，這個名字，就叫緣影，緣是上一塊連絡，這叫緣，你見到佛相，這是連絡上，在連絡一塊的時刻，你要不作分別，在能見的這邊，這是偏眞，我見著佛相，不著在相上，相就是所見，能見所見先分開，本來就有個明明了了，你要沒有個明了，你拿甚

麼當能見，拿甚麼當所見，這能見所見都在後邊的了字上，這三樣眞心、偏心、妄心，就是眞知覺，偏知覺、妄知覺。這個明了的心，不認得明了的心，自己不認識自己這個明明了了的心，認得甚麼啦？他把這個所見的相，他執著住了，說見著了，見著了，他不能說回光返照，我還有個能見的見，他就著在這個相上，他一著在這個相上，當時有相，有實在的物那不算是影子，他把這個物見完了，他心裏頭還有怎麼個影子，大家這個地方明白了嗎？見、能見所見，完了還有個影子。這四層分開了，這是要緊的地方，說眞心，就是個了，明了就完啦，你要是所明了，能明了，就錯啦，你要著在所上，就是妄心，你看著了，雖然是個所見的妄心，你還有個相在那裏對著你，但當你轉過臉來，你心裏頭還有個影子，這是緣影心，你們諸位來此聽法，我們這是研究。大家在這個地方，分開這四層，把這四層分開了，說這個修行，怎麼叫修行？你明白這個本知覺，就是這個了字，說明了，就在這個本知覺上，你要

能觀這個明了，就與見性的地方摸著邊了，明心見性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明者。在此這是阿難說，要依著佛陀這麼一說，我這成了沒有心的人，「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是不是？我疑惑這個知覺心，佛陀說這不是心，我心裏實在是恐怖，不但我一個人，兼此大眾，無不疑惑。

請求佛大慈大悲，開導指示未醒悟的人，這是阿難尊者，心裏不了解，代表大眾求佛詳細的解釋，剛才說過能見、所見、本見、緣影都是這個。阿難尊者對佛說的這個話，離此覺知，更無所有，這就是錯認名辭，他不知道名辭裏有深淺，他就拿著緣影，當了本知本覺，這不差的太遠麼，他當然是怎麼說，離此覺知更無所有，阿難尊者拿著緣影，當是本知覺，其實連能知覺都夠不上，他說是更無所有，云向如來說此非心，佛怎麼說這不是心？我實驚怖，不但我一個人，兼著法會大眾，那個人不疑惑。說到這裏，這才請求佛，詳細的開示，惟垂大悲開示未

悟，還得求佛，發大慈悲心，開導指示我們未醒悟的人，這是阿難代表大眾請佛說所以然處。

爾時世尊　開示阿難及諸大衆　欲令心入無生法忍　於師子座摩阿難頂　而告之言　如來常說　諸法所生　唯心所現　一切因果　世界微塵　因心成體

爾時就是在阿難請求佛說法的時候，佛開示阿難及諸大眾，佛開示是個甚麼宗旨，當然是心裏有個宗旨，欲令心入無生法忍。佛的心理，都是希望說這個話，使令他們法會上的人們，入無生法忍，這五個字也是最要緊，這五個字分三層解釋，這個入字，本代表修證，怎麼修怎麼證果，先從修入，可以入到究竟果位，入字是修行的因果，無生法就是指人的性理，不但人，連世間上萬物，通通是一樣，受天然的性理，一點不偏，因爲人不知道，佛要讓阿難及諸大眾，欲希望使令他們入無生法忍，忍字作一個地位講，在修道的地位上，佛經上都用這個忍字。入

是修證的意思，修是入手，證要入理，這是修證的關係，無生法是性理。這個性理是不生不滅的，根本上就沒有生滅，人要都明白了究竟的性理，立地成佛。怎麼叫立地成佛？這指著上根利智的，根本就清淨，如果染污的深，迷惑深的，那就不容易，得慢慢來。要不怎麼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這無生法是人人秉承的天然的理性，人佛萬物，通通是一個理性，大家要知道，不論是諸佛，無量的眾生，昆蟲草木都是一個性，就在你用得對不對，認識得眞不眞，要緊的就在這個地方。所以這個名字，就叫無生法，法字當個樣子講，就是不生不滅的這個樣，這沒法起名字，他無形無相不好表示，表示出來，都不是你這個心悟這個理，悟到了就行。你心裏有著個甚麼樣就錯了，你一著這個樣就是影子，這地方得要慢慢的，後邊經文上都有解釋無生法忍，這時說佛的欲望，就是這麼個樣子。

佛的座位叫師子座，世間上帝治時代，皇帝叫龍位，大將軍大元帥

叫虎位，佛坐的法座，稱師子座，在座上摩阿難的頭頂，這是佛安慰他，因他心裏迷惑，而告之言，這個地方接著就向他說話，說你們素常不留心，不詳細的考查，本如來常說，不是現今才對你們說。

這一句話，這就開總諸法都有啦，所有的世間上，盡其所有宇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是總說，下邊才分開，你怎麼說沒有心呢？阿難一聽，他認爲無心，其實佛不是不承認他這個心，佛完全知道他錯認他心裏頭的緣影爲心，所以佛才駁他，他拿緣影就當了能知、所知、本知覺啦！其實連妄想心都夠不上。不但阿難，連我們世間人，通通都是這樣，假比你講經，我們一聽說話，大家記住了，這都是影子，我說的話你往理上會，這就能接受，你把這話記住，好像你說的我學會了，學會了還是個影子，你再傳給他還是個影子，要緊地方就在這裏，很難明白。習慣性我們人都用常了，人人都用緣影心，他拿這一個心代表三個心。本知覺、能知覺、所知覺，就憑一個緣影心，代表三種知覺，這一

錯永錯，佛先說，阿難一聽沒有心，說這不是心，這不是沒有心了嗎？佛說的那能說沒有心呢？這是給他總起來，又分別開說一切因果，這是分別開說世界，大則世界，由因剋果，小則微塵，這把世界上分別開說完了。因心成體，要沒有心，怎麼成具體？管你是甚麼物，怎麼成的，他就因無形無相不好表示，人就不承認，人都著在相上，人的迷惑就迷惑在這裡，自己的本知本覺就迷昧了，這是根本上的錯，在這裏說是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這些東西，是因心成體，都是這個心成的體。

阿難　若諸世界一切所有　其中乃至草葉縷結　詰其根元咸有體性

以下又詳細說，就如同這個世界上，諸般樣形形色色一切所有，「其中乃至」，乃至是超略之辭，說世界所有的這名字色相太多啦！乃至最微末的東西是甚麼呢？「草葉縷結」，一個草一個葉，那也有性，

沒有性拿甚麼成的？那個布縷裁衣裳，絞下來的布條，那不是廢物嗎？你知道沒有用的也都有性。就怕你不追求，你要判問其元，那個物都有體，那個物都有性，就是一點布條，一點草葉，都有體性。大家還要知道，這地方一聽，恐怕就迷惑啦！草葉的性，同諸佛菩薩那個性一般大，這地方要不注意，在這裏要不發疑，佛法就沒法明白，這是可疑的地方，常常的疑，就能了然，說你盤其他的根元來，咸有體性，通通的有體有性，只要有個體，就有個性，體是有所表，性是無所表，他這個無所表，才生出這個有所表的相來，下邊又說。

縱令虛空　亦有名貌　何況清淨妙淨明心　性一切心　而自無體

就是虛空也有個名字，也有個相貌，眼前雖看不見虛空，他也有性，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說到這裏是說有體，你怎麼說沒有心？這地方就怕不到根本上追求，你追求也追求不

到。先說縱令虛空也有名，也有相貌。底下又一比況，何況清淨妙淨明心，要緊就在這裏，這個妙淨明心是指著三因的理性，這是形相，由法身般若解脫，那是三德的秘相，所以這地方，這三層事情，人與萬物、飛禽動植，通是一樣，何況是比喻清淨二字，都是清淨的。清淨的妙、清淨的淨、清淨的明，是這麼個簡單的名字，就是個心性。這個性是個體，心是個用，這體用是不離的，你那個性一變化發動就是心，心的具體就是性，這心性不二，這一體大用，分開來這說是甚麼？是妙淨明，是這三個字。這妙淨明從那裏來的，是由人人本具，一切萬物通通具足，就是妙淨明。指著修行說妙淨明，指著人人本具的，根本上人人皆有，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正緣了三因，這個人人都有，正因理性，緣因善性，了因慧性，這三性不但人人皆有，一切萬物都有，一點也不缺，清淨兩個字，貫著妙淨明三樣，這個妙要在三法裏頭就證法身，緣因善性就是這個淨，這個明亮就是了因慧性，這是「三德秘

藏」，修行來證果，要沒有妙淨明，怎能成三德佛果，這妙淨明，正緣了，人人本具來的，就是這麼個意思。其實就是這樣，不是從小往大處長，本來就是怎麼大，就因人迷惑的有深淺的關係，說妙淨明心，拿這個心算個本位，發起這個作用，有了名辭，是妙淨明心，這裏是「三德秘藏」的一個修法。三因是成佛的因，妙淨明是成佛的法，法身般若解脫是成佛果，這地方都要緊，所以佛這麼一比況，何況清淨妙淨明心，妙淨明這個心，這是個知覺，連體一齊說，性一切心，妙淨明心和這個性，他是連著心性不二，所以性是一切心，心就是一切性，這句話，這是說有體，這是佛說的明明白白的有體，你自己糊塗不悟，你就說沒有體，拿緣影就當了本來的知覺和能知覺，其實你連所知覺都夠不上。

若汝執恡分別覺觀　所了知性　必爲心者　此心即應離諸一切　色香味觸　諸塵事業　別有全性

此一科文，這是微細發明，分別無性的道理，說明人所用的這個

心，你要是用這個分別心，他沒有完全的性體，這個題目就是這麼個意思。正文上說，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這是佛陀承著上文，阿難請問佛法，他完全是以分別心爲主，他聽聞佛法也是用分別心，以著這個爲佛法。所以佛說，你是執著，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這十六個字，這是一段文，這四句話，佛問阿難，說設若你執著住，恡是不捨，不捨你這個執著的分別性，你分別所覺，所觀，你所知覺的，你所觀照的，所觀察的，這都是用這個所知覺所觀察的心，所了知性，你這個分別覺觀，這就是所了知性，怎麼叫所了知性？人心中的這個明了，明明了了知道啦！這裏是個了知，我了然啦，這道理有三種分析，有所了知，能了知，本了知。簡單的說，所了知，所知道的這個事情，我明了，知道啦，是這麼句說話。你所了知，所明白的這是世間上有這種事物你才明白，所有的物，就是你所知道的，了然知道，說這個性，這是借著世間上的形形色色，這一切的形相，起的

分別心，這不是究竟的眞心，佛說若汝執恡不捨，你這個分別覺觀，這都是所了知性，所了知道的不是本知覺，也不是能知覺，你先知道所有的東西，不知道能知覺是個甚麼樣，再進一步，那本來的知覺是甚麼也不知道，這是佛對阿難說，世間上的人心都是所了知。大家要知道這是我所說的話，你們諸位也都知道，所知道的是甚麼？我所說的話，這就算是聲音，這個聲音上的分別成一句話，所以這是形相上，有分別的也是一樣，你要再說，身上感覺是冷是熱，也是分別，你沒離開這六塵，眼見的形色，耳聞的聲音，鼻子聞的香，舌嚐的味，身上感覺的冷熱，心裏分別的是非，這都是所了知，你要學佛把所了知放下，要明了本知覺才行，能了知還沒到家，這是三種分別。佛者覺義，全在個知覺上，知覺分所知、能知、本知、了知你見的塵相，借著六塵相，你就起了知覺你要沒有效六塵之相，你還有知覺沒有，就不知道了，這就是普通人，都是怎麼樣，所以說，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分別的知覺，所

分別的觀察，都是所了知性，所明了的知道的性，拿這個不是你的本心，人都以這個爲心，說必爲心者，你拿這個一定當心，你永遠是凡夫，你不能知道佛的心成佛也是心，我們在世間上，都把聲色貨利當是心，你問世間上的心，這就多了，有善有惡，這個善惡裏頭，就分多少層，善有多少善，惡有多少惡，這還是在人道裏說，分善分惡，所以人道裏頭有苦有樂，作善的人就樂，作惡的人就受苦，跑也跑不掉，佛對阿難說。

阿難是代表法會大眾，他就這麼問，佛就對他說，法會大眾就跟著聽，這地方是第一句，說阿難你這個心，若是執悋不捨，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佛說你要一定執著不捨，你拿著了知性，就當你的心，這裏頭有條件，此心即應離諸一切所了知的心，即應當離諸一切，離開世間上的，諸般一切的甚麼呢？是色、香、味、觸。這是人所執著的，無非就

是這六種事情，色、聲、香、味、觸、法六塵，這都是人所執著的六種塵相。拿甚麼執著呢？就拿見、聞、嗅、嚐、覺、知，眼見、耳聞、鼻嗅、舌嚐、身觸、心知，對著甚麼，他這個知覺，對著色、聲、香、味、觸五塵，心裏分別是非，佛說你要拿這個所了知的心，必定認爲是心，就是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你先要離開色相、滋味、觸覺，把這種所知覺都去了，這都是諸塵事業。謂諸塵、色有多少種色，香、味、觸都有多少樣，這叫諸塵事業。每天在這些事情裏頭造這種業，你要把這個色、香、味、觸，諸塵事業你都放下，你得別有全性，你特別的得有一個全性，這就可以算是你的心，你六塵放下，你就沒有抓手啦！你就疑惑你沒有心啦？這就是你的錯處，你離開諸塵事業，沒有抓手，沒有明白的地方，你要是離開諸塵事業，特別的還有完全獨立的性，那就對啦！

如汝今者　承聽我法　此則因聲而有分別

拿這個作比例，就如同阿難，你現今承聽我說法，拿耳朵聽，我說的明心見性的法，你要知道，你聽，拿甚麼聽？我說的法，那是甚麼法？你當知此是因聲，而有分別，就因我說法的聲音，你心裏就起了分別，心起分別，就是所了知，所分別的，因我說的聲音而分別，有所了別就不對，要意在言外，佛說法的這種義理在言語以外，佛說法不直接著說，要直接著說就錯，他得曲引，繞著彎的把你引到明心見性爲止，佛說來說去，說到這裏，不容易聽懂，我在文外，說上幾句話，他那個究竟的理，就是讓人認得眞心，有兩句成語：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個人皆有心，心是知覺性，知覺是心簡略的名詞，廣說見、聞、嗅、嚐、覺、知這六樣，再簡單說就是個覺，你覺悟不覺悟，這個佛字怎麼講？中國話就是覺字，這個知覺就是人的本心，印度話叫佛陀，我們中國就叫佛，佛是甚麼意思，就是個覺字，大家這地方得要知道，知覺的覺，有所知覺，有能知覺，有本知覺，這個眞心是本有的知覺。聖人的

心，他是了然能知覺，我們凡人的心都是所知覺，完全都是所知覺，世間所有的，我以著這個知覺所以因此這個所知覺的心，他有三種作用，本知覺、能知覺、所知覺，這三種作用。我們就用一種就知道所知覺，我所說的話，你們諸位都聽見說我明白了，這是我所說的話，我說話的宗旨在那裏？不知道爲甚麼說這些話呢？佛也是塵說、剎說、橫說、豎說，說了多少的話。爲什麼？就是讓人認得自己這個知覺，認得這個本知覺，這人都有知覺，完全用的所知覺，世間所有的物都知道，我所說的話，你們諸位都知道，那麼佛說的話你拿著當所知覺，由所知覺他把你引導那個本知覺去，就是怎麼個道理。其實沒有旁的事情，還就是一個知覺，你從你的所知覺認得自己的本知覺就對啦！那個人沒有知覺？自己知覺不認得自己知覺，認得什麼呢？認得你所說話的聲音，眼睛看見色，青、黃、赤、白，聲音，工商交際於大聲小聲。香有多少種香？味有苦、辣、酸、甜，好吃不好吃，身上辨出冷、熱、澀、滑，心裏分

別是、非、邪、正，這點所知覺，佛爲的用這所知覺，把你引到本知覺上，本知覺才是眞心，要不怎麼說，即心即佛？他說眞心就是佛，佛就是人的眞心，你要能認得自己的眞心，你就可以成佛，就因這個眞心不好認，所以這個佛就不好成，就是這麼個意思。佛說的這許多的話，就是讓你從這個所知覺的心，認識你的本知覺的心，就是這麼個道理。我這是文外頭，添上這麼幾句話，省得大家頭一次聽經，因爲他不常聽的，心裏頭悶的上不知這話從那裏來的，爲什麼說的，就是因爲本知覺難明白，人都用這個所知覺用慣啦，怎麼叫所知覺呢？世間上所有的聲音，形色，我都知道，這都是叫所知覺，所見所聞，一共這是六樣，三六一十八，見、聞、嗅、嚐、覺、知，見什麼知什麼，色、聲、香、味、觸、法，十二樣發生了六種認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一共是十八界，我們這個人，就在這裏頭作活計，每天不知道所以然處，是這麼回事情。佛爲的把這種事情說開了，說明白了，明

心見性，明白自己的心，見著自己的性，你就可以成佛，是怎麼個意思。這地方他本眞不是容易明白的事情，這個佛，他是千變萬化給人說，非讓人明白不可，這要有一分眞心，上裏頭一定的鑽研，誰都能明白，佛是爲的讓人明白嗎，你要想著，一聽就明白了，那個東西，再說一句話吧，你也就不值錢了，唱歌的一聽就懂，說評詞的說書的一聽就明白，這個話要是你不常聽，也轉不過彎來，佛說這個道理也是先說比喻，說我今天給你說法，你今天承聽見我所說的話，我說的話是從嘴裏放出聲音，因這聲音你就起了分別心，說出話來你就知道是嗎？是個分別心，佛說法，爲讓你由這分別話上，認識你自己的無分別心，那個眞心是無分別心，我們這個妄想心，是個分別心，是怎麼個意思。你要不把所知所見放下，你不能知道能知能見，你道沒有能知能見，所知所見，你不能顯出本知本見，這個眞心就是本知本見，本來我就知道，就因拿著世間上的環境就迷惑啦，都成了所知覺啦，本知覺就付諸度外

了，其實那條路上還都是本知覺，在本知覺發生出作用來，這個人都是這麼習慣了，這根本知覺就不知道啦。這裏佛說今天我給你們說法，因我說法的聲音，你們就起分別，起分別就是所知覺，拿這一樣比例，你說話我聽見了，你那形相，我看見了，你說的話，我心裏也有個覺悟，這都叫所覺所悟。底下佛就說—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　內守幽閑　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縱讓你把眼睛見，耳朵聞，身上感覺，心裏頭知道，你說這個不對，這都是所知所覺，我都把他滅了，內守幽閑，我外邊也不聽聲，也不嚐味，也不感覺，我心裏內守幽閑，幽靜閑括一念不起，清清閑閑的，你知道，你心思這個就對了，這也是不對，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你是在外頭看見，聽見，你心裏感覺出來，這都是影子，你知道，你聽見佛說法，你記住不忘，這不對，佛是意在言外，意思是在言語之以外，他就不容易明白了，說你內守幽閑，你心裏幽靜閑括一念不起，你

認爲對，這還是影子，你就是聽過人家說心裏「一念不起」，我這個見聞覺知，把他消滅了，也不對，縱滅一切見聞覺知，你滅完了，你心裏還有影子，外邊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你心裏不是還有個影子嗎？那「一念不起」的影子就是法塵，怎麼叫法塵？外邊見聞色、聲、香、味、觸，心裏頭還有個影子，這就叫法塵，法塵不滅的時候是顯不出來的，就叫影子，也叫法塵的影子。見著什麼一分別就是法塵，法塵現出相來在心裏，好比見著月亮是個圓的，心裏有個月亮影子，這地方這不是眞心，說到這裏，佛想給他奪過來，還怕他不明白，不要說我們不容易明白，佛在法會上善巧說法，法會大眾跟佛多少年，還不明白，何況我們這時候聽不懂呢？因爲這種道理是難明白的事情，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就認進去了，這點，佛把頭說完了。底下又縱著他說。

我非敕汝執爲非心　但汝於心微細揣摩

佛說你這個見聞覺知，本是所見所聞，所覺所知，這不是一個本知

本覺，這事情你不信，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接受。我非敕汝，執爲非心，我不是要你執爲非心，就照著你那個心說這就是縱著他說，但汝於心，微細揣摩，你別聽我說的話，執爲非心，我說的話你不懂，但是你在心裏頭你微微細細的，你自己揣摩揣摩。

若離前塵有分別性　即眞汝心

怎麼叫前塵呢？你前頭聽見的話，我說的話這是聲塵，你眼睛見的色相，這是色塵，拿眼見耳聞兩種比喻六塵，但汝於心微細的揣摩，若離前塵，若離所聽所見的事情，你把見的色，聞的聲都離開了，離開前塵有分別性，把前塵離了，你不用聲音色相，你心裏還起了個分別性，即眞汝心，那才是你的眞心，你離開聲音和形相，你就不會分別，沒有分別心，你還變化不出來嗎？你心裏頭還明白不明白呢？就在這句話上，但汝於心微細揣摩，單單的在你自己心裏，微微細細的揣摩揣摩，若離前邊的塵相，你還有分別性，若離開前塵，我還有分別性，還有分

別沒有？沒有。那有分別性呢？那就算你的眞心，你離開那個就算有分別性，你離開我說的話，你離開形相，你這個心就沒有分別啦。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　斯則前塵分別影事

這就顯出來啦，若是你的能分別性，所分別性，離開所有的色、聲、香、味、觸這些塵，若離開前塵，就無有體，就沒有你心的本體，什麼也沒有，你離開世界上的六塵，斯則前塵分別影事，你就知道你早先心裏的明白知道，看見那還都是分別的影子，那也不是你的本心，因什麼？這分別影子的事情就不好呢？是不是？說這個塵。

塵非常住　若變滅時　此心則同龜毛兔角

你要知道，你不時要常住眞心嗎？永遠不生不滅，根本是想脫離生死，你身上有個不生不死，本來就有，你自己不承認，你承認有生有死的，人的身體到時候就死，隨業再投胎，又是生，人人都如此，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離不開生死。這生死怎麼不好呢？痛苦很多，小孩

生下來就哭，人到臨死又哭，這個哭不是好受的事情，這不是苦惱事嗎？你要想離開這個，你得把這個理明白開了，你那個前塵，那都是分別影子，這個塵不能常住，是個無常。這個人都怕無常，若變滅時，那個塵相，我們這個身體，這是六塵成的，所以這個身體都是四大成的，皮肉筋骨是地大成的，血脈精液是水大成的，氣力動轉是風大成的，溫熱燥暖是火大成的，還有全身的毛孔，都是空大成的。地水火風空，這五樣成的人身，離開一樣就得死，你這個知覺用不著這五樣，自己不承認，就是著相著慣了，天天眼睛看見是相，耳朵聽的是聲音，你離開聲和相，你就不承認，你這個無形無相的知覺，不知道無形無相的，就是你的本心，你知道在這個地轉個彎，就容易了，若變滅時有形有色的東西，不能長遠，此心則同龜毛兔角，你拿那個當你的心，那是所知覺的心，所知覺世界上有形相的，都是無常的，到時就壞，到時就變，你看這個人，像我這大歲數，那還能活多少年，頂多再活三年二年了不得

啦，這不是在這裏擺著嗎？是不是？自己也承認了，你知道這個地方他就變了，幼而壯，壯而老，這就是變，老則死，這就消滅啦，變來變去就消滅，人人都如此。你有不生不死的，不消滅的，你自己不承認，你要是拿著這個有生有滅的這個心，你著在這個有形相的身體上，你脫不了生死，怎麼能了脫生死呢？此心則同龜毛兔角，那個龜從來沒有毛，兔從來沒有角，你光說，他是一句空話，你光說我有個心，你心是個所知覺的心，所知覺的東西沒有啦，你的心還有沒有呢？你心思心思，不也就跟著沒有了嗎？也就滅啦，那就是個妄想心，佛說的這些話，就是爲的這個。

則汝法身同於斷滅　其誰修證無生法忍

這修行人講證法身，人都是個血肉身體，法身是什麼呢？就是人的心，你把這個心不認眞了，你那裏還有法身？不認識法身就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你要一斷滅，誰還來修證修行證果？這個無生法，

就是不生不滅的眞心，忍字就當地位講，就是到了這個地位。

即時阿難　與諸大衆　默然自失　佛告阿難　世間一切諸修學人　現前雖成九次第定　不得漏盡成阿羅漢　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眞實　是故汝今　雖得多聞　不成聖果

此一段文，是第四小科，結斥誤執。這是佛呵斥阿難從來就是錯誤執著。上邊經文說，你要起分別心，這個性就沒有具足的體了，不是完全斷滅，就是沒有具足的性體。上邊佛就是令阿難及法會大眾不用這個分別心，世人都用分別心，因爲他有所對的物你才起分別，分別總不出六塵，修行最要緊是一塵不染，這就是自己的清淨心，我們人的心，是沾染慣了，他有一定的憑據。大家都知道的六塵，色塵是有形有色的，聲塵—說話這也算是聲塵，香塵—鼻子所聞的，味塵—嘴裏吃的東西好吃不好吃，觸塵—身上感覺冷熱，這五種是外塵，外塵合在一塊，歸在這個心意之中；內裏頭分別這叫法塵，這個法字代表世間上一切名、一

切相都叫法，就是方法，你得有個什麼方法，就是這麼個意思。所以人都迷惑在六塵上，六根對六塵，眼、耳、鼻、舌、身、意這叫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叫六塵，發生六種認識，這六種識，眼睛認識形色，長、短、圓、方，青、黃、赤、白，耳朵認識聲音高、低，鼻子認識香、臭，舌頭認識苦、辣、酸、甜，身的認識是痛、癢、酸、麻，心裏分別是非邪正，這六根六塵六識，這名字叫十八界，這各有各界限，他每天在一塊，天天作用，都在這裏作活計，這是人迷惑的地方，所以上文已經說過啦。

我念的這一段文接著上邊說，這好明白了。上邊說是分別性，離塵無體，才剛說的，人在心裏起分別心，分別就是妄想，他分別出那個形相來，就叫緣影，心裏頭起了影子，我們人都拿著心裏的影子，當了自己的心，這是人錯的地方，這是人自己吃虧的地方。佛出世說法，並沒有巧法，還是人身上所具足的，人用錯了，所以不能成佛。你能六根不

染六塵，六根有勝義根，有浮塵根，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這意指的肉團心，這叫浮塵根，這地方你不能說他不是，也不能說他全是，說什麼才是？這裏頭都關乎人的知覺，因有六塵，眼睛迷惑了，都說是眼睛能見，耳能聞，誰知眼睛也不能見，耳也不能聞，若這樣我怎麼聞見？怎麼看見呢？要知道，眼裏有個見性，耳裏有個聞性，鼻有嗅性，舌有嚐性，身上有覺性，心裏有知性。見、聞、嗅、嚐、覺、知，這是六種勝義根，人天天用，天天也不承認，人迷在六塵上，所以見、聞、嗅、嚐、覺、知，這六種勝義根，勝過一切。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樣叫浮塵根，這都是塵勞，地水火風成的，這東西怎麼就不對呢？他這東西不能常在，到時候就變壞，人都承認有形有相的，就錯在這裏，不認得無形無相的眞心，這能力都在無形無相上，無形無相是什麼東西？是見、聞、嗅、嚐、覺、知六勝義根，把他記清楚了，就好辦了。不然聽不明白，這是說這個總題，這地方不大好明白。佛是慈

悲，爲救世間上人離苦得樂，在後邊分了十番的辯見，見、聞、嗅、嚐、覺、知就是這個見性，分開十樣，一條一條的給你解說，要總說你不明白，後邊還有二十五個圓通，一共三十五條，這是爲解這個總題，不好懂，佛也知道。別說我們現在的人不能了解，佛在世時，那些諸大弟子，有證到四果聖人的，還都不容易接受，還不容易明白，何況我們抖然間一聽佛法就明白啦，這得長遠性，知道根底，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就了然啦，就明白佛所說的法，是讓人離開分別性。我們這個人反如就認準了這個分別性，這是根本上的錯誤。

上文說了兩層，是一縱一奪，縱著他說完了，再奪過來，所以這個佛法，奪處即是與處，你心裏的執著性，佛拿這個言語，給你奪過來，奪過來怎麼辦呢？還給個什麼？什麼也不給。奪處就是與處，你執著的影相，給你奪過來了，這就給你了，不是奪過這個來，還給你那個，不是這個事情，你本來是個具足的，因他無形無相無所表示，自己就不承

認，你說眼能見，他怎麼就能見，那個人死了，兩個眼珠子瞪著，他什麼也不能見啦，不是還有眼睛嗎？有眼睛也不能見啦！死了這個身體就沒有感覺啦，還是那個身體，他的知覺離開了，這是要緊的，要不講明心見性呢？你明白了自己的心，你見到自己的性，這就是佛法，就爲的這個，旁的不爲，這個難明白。佛橫說、豎說、塵說、刹說，說了四十九年，度化人可也不少。然而要向世間人一比起來，那就難了，那就尊貴極了，那就是鳳毛麟角了。麒麟的角上那去找？鳳凰的羽毛上那去找？就沒有啦。佛當時還就相度化了多少的人，你要拿全世界一比，那個不知道的太多啦，所以佛耐著煩的說，對著阿難尊者一個人說，他替大眾代表，是因什麼呢？這個事情就難明白呢？說是這個分別性，上文說是離塵無體，說是我會分別就說有形有色的這個塵，塵就是塵土，什麼東西也不能照啦，就是怎麼個意思。我們人的心，無形無相，他好比一個大光明鏡子，你弄些塵土，照在這個鏡子裏頭去，你認爲明白了，

其實錯認啦。你好比這個鏡子吧，有紅色有白色就這兩樣，不用多說，都照在鏡子裏頭去，就在鏡面上，他自己覺著這個能力還不少，你要把那塵土都去淨了，你心思心思，這能照多少，他把世界都照在裏頭去啦，這意思就怎麼個比例，佛說人的分別性，從那裏來的，各人有各人的性情，有分別，因什麼分別呢？是因爲有形相你才有分別，你好比這個人是好是壞，物有大小，這都是對待法，你看見大對著小，這個人一舉一動，心裏頭就是對待，這都是影子，影子不會分別，你那個知覺的心，他能分別或寄託在眼上就能見，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他拿著這個形色，心裡頭習慣性那個影子，拿著影子就當了自己的心，這都是人的錯處，世上的塵，它不能長在，青、黃、赤、白、它一會就變啦。長、短、方、圓一會就壞了，那不能久存的事。

這個見、聞、嗅、嘗、覺、知，它永遠也不壞，永遠也不死，人每天用它每天永不承認，承認什麼？我眼能見長、短、方、圓，能看見

青、黃、赤、白，他祇知道這個，他就認錯啦！上來這是佛說的，這個分別性，人心裏一分別，長、短、方、圓，青、黃、赤、白，拿這個作個比例，這分別性，離開塵就沒有體，如果說這是青、黃、赤、白，你就知道有個青、黃、赤、白的影子，你就分別開了，這是紅的、那是白的，你的分別心是照著色相，青、黃、赤、白不能長在，你那個能分別青、黃、赤、白的？這是眞的，這道理就在這裏，所以說有分別性，離塵無體，離開青、黃、赤、白他沒有獨立的本體，你自己就不認得。人心裏有分別就是影子，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前者你看見的那個青、黃、赤、白，你分別的那個影子，你拿影子當了自己的心，是這麼一宗事情，這影子怎麼不好呢？影塵不能常住，一會就變，我們這個身體要比較起來，也就是光明鏡子裏頭一個影子，這身體到時候就壞，那個「見聞覺知性」永遠是不壞，身體壞了他又找一個投胎，人人都如此，要投胎，從小到大，長大到老，到了時候又死，你自己身上有一個不死

的，永遠不承認，這是人吃虧的地方。佛告訴人知道這個理，說身體是我就錯啦，身體是我的，我是我，我的是我的，好比房子是誰的，我的，你有個我的，還有個我，這個人把「我」忘了，只是拿著「我的」就當了我，這個身體是誰的，是我的身體，你知道是我的身體，那個我是誰，「我」、「我的」是兩樣，這個人都糊裏糊塗的，就拿著我的當了我啦，說這些話，好接著往下說，這個話上來說過一次，怕大家有沒聽的，有記不住的，這地方把他重敘一下。底下佛就說，從來就是妄想執著，所以自己把自己錯認了，所以這個地方佛告阿難說，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這地方就分別開啦。阿難是個當機眾，佛對阿難說世間一切諸修學人，是各樣的修行人，有修旁門的，這些都是修行人，他也是爲好，但自己弄錯啦。說世間上一切諸修學人，諸般修行學道的人，是怎麼錯的，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你就聽聽這話，這就是說修行人都錯啦，九次第定這

法子可以升天，總比人間強，到時候也是壞，無非年限多點，佛對阿難說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是指著法會那些人，都是修行人去聽佛說法，雖然修成了九次第定，什麼是九次第定呢？就是色界四層，無色界四層，還有滅受想定，這叫九次第定，再說色界分四禪天，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色界共十八天，四種次第，上邊還有四空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這又四層次第，六欲天上有男婚女配，壽命也長，色界天，光有男子沒有女人，你修行到九次第定就覺著不錯，佛說那都誤認啦，都不究竟，怎麼個理呢？生到天上壽命長，福報大，然而到時候還是死，沒脫了生死。佛說修行人，雖然有九次定，不得漏盡還都有墮落，人在世間，作好善樂施有點修行，也能升天，一層一層的高，有九種次第，你雖然修成了九種次第，福享盡了，還得墮下來，這叫漏落，九次第定色界四層，無色界四層，是出世間禪定，「平常修行人，修行不到滅受想，他

把世間上人所享受的，滅是消滅啦，不要啦。想，不但不要，連思想也沒有，色受想行識，這是五蘊，色塵早就滅了，滅受想定，雖然比世間禪高，也不究竟，所以佛說不明白佛法，一修行就容易錯，若明白佛法，還有錯路的，所以佛這份慈悲心，詳詳細細的給他說這種道理，這種道理其實人人都應當學，人人應當知道，一免向下墮落。九次第定，色界四層，欲界不算，無色界四層，說到怎麼修行的方法，那得另作研究，沒有工夫說那些。最後滅受想定，每個人有身體，就得有享受，衣食住、色、受，你有這個享受就得有思想，我把這個形體也空啦，這個色相也沒有啦，到了四定天上啦，到了這個地方，仍然還是墮落，墮落就是不得漏盡，不能夠得著漏盡成阿羅漢，證到了阿羅漢才離開二十八層天，分這個九次第定，才超出去不墮落三界，阿羅漢是一句印度話，翻華言不生，不在三界內受生，他還沒到不滅上，他是光入了寂滅定，這地方說起來很深奧，慢慢再研究。

阿難聞已　重復悲淚　五體投地　長跪合掌　而白佛言

這段文是領旨哀請，阿難尊者，他是個當機眾，他領會了佛給他說的這個道理，宗旨是領會啦，他還不知道這個道理的所以然，他所以加上一分哀請，他請求佛把這個道理，實實在在的說明白了，再者上次前段，最後兩句話，因未講完，今天要把它補上。

就是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就是這兩句話，前邊說了一大堆，就是爲這兩句話未講完下座了，這地方因爲上邊說這個心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他這是說分別性離塵無體，我們這個人心裏起分別心，那個人都有分別心，你不分別怎麼作事，這地方最要緊，這是佛明明白白的告訴，前邊說的話，所以這個若有分別性，又怎麼不讓人起分別呢？因爲你分別沒有旁的，一定是在六塵上起分別，這是凡夫天天所作的活計，你要修行就是這兩條路，你要知道你分別都是塵，六根對六塵，要想修行佛法，你得先知道有句常話，是一塵不染，

萬法皆空，說的六塵同是世界上塵勞的事情，塵勞事情怎麼就不好呢？你把他著上就是生死的根，怎麼是生死的根？就是世界上有漏的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都有形相，不能常在，你拿它當眞的，你就隨著受生死，你不是修行怕生死嗎？你知生死苦，你修行得要知道生死在那個地方，就在這六塵上，你執著起分別，拿六塵當自己，這是根本上錯誤的地方，這地方得怎麼辦呢？佛說這六塵怎麼不好呢？他是無常的，你在這上頭一天到晚總關心，你在這上頭作活計，你怎麼了生死？天天你幹這個事情，這個道理說得打根本上解決，不是馬馬虎虎的，說完了就了，這也不是那個事情，你不是要求眞嗎？諸位善士花多少錢，租這間大樓，各位聽眾冒著風雨都來，講經的把喉嚨也說啞啦，爲什麼呢？就是爲的明白這種道理，在道上解決，不要把這好時光馬馬虎虎的混過去，我說這個話是爲的什麼？可以講不完，多講幾分鐘，你別省的後首再補上，未講完下座，他也不知道爲什麼，講的人覺著我這話還未說

完，今天說就爲的講的文要是快、要是短，早下座也不要緊，你假比這段文長多講幾分鐘，大家連聽的帶講的，帶侍候的，把這個宗旨得著了就好了，要不然，弄的前後不相合，所以我把這話說明白了，從漏的這兩句話。最後佛說，你不要分別這個影塵的事情，因爲這個塵你要是離開了，你就沒有本體了，就斷滅啦。這個塵不能常住，這道理就在這裏，修行講一塵不染，你執著在這個六塵上頭，就隨著生死轉了。你們人怕生死，才研究佛法，人的身上有個不生不死的，自己不認得，也不承認，所以這個地方，要緊就在後邊這一句話上，這是集經人說，這也不是佛說的，這也不是尊者說的，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要緊就在這句默然自失，說到這裏，佛就爲的這四個字，前邊說了這些話，六塵是所分別的事情，我們這個人，那天不是分別心？你分別的事情可有百宗，你離開他，你不是不知道世界上生死痛苦嗎？你得離開這個無常的，那個地方不是無常，這道理就在這裏。下邊就給點出來。即時阿難

與諸大眾默然自失，就在默然自失這句，佛說了半天，大家聽了佛說的道理，可都對，但是心裏不了解，這要點落在什麼地方呢？所以這集經人都是名人，都是大菩薩集這個經，所以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因聽佛說的話，他心裏沒有路走了，也不能心思，也不能分別，心裏就停住了，停住的這個地方，就是你自己不承認，你總讓這個心亂跑還行嗎？默然，你也沒有可問的，沒有可想的，沒有可說的，這叫默；底下然，就是了，在沒有說、沒有想的地方就是，心裏頭起妄想起分別，都是從這個不分別的地方出來的，你心裏什麼事情也沒有，待一會，耳朵一聽，眼睛一見，這個事情就來了，你那分別心就生了，這地方你知道不要緊，分別不要緊，你認得他，你知道這是誰，你不隨他轉，不隨他轉就對啦，道理就在這裏。說默然，這就是了，佛說的話，你也沒有問的，也沒有想的，這就是了。自失，你這地方不承認，這默然自失，就是自己失誤，不能撿起來，自己失掉了，佛說法就爲的這些話，這地方

怎麼我還不明白？不明白不怕，佛在後邊說了三十五段，就爲的這種難明白的事情，這是人的習慣性，已經久啦，一時半時改不過來，所以你就是明白了，你自己還不信，你自己信了，你還作不到，這宗事情咱們這是爲研究會，佛學研究會不是說完，聽完了，就算了，咱不是研究嗎。所以今天我才敢說這話，要不是叫佛學研究會，這個話就不必說了，多說少說馬馬虎虎過去就完了，這地方就是爲的大家，一時不明白，就是默然自失，自己把自己的常住眞心不承認，把自己就丟失了，這四個字就怎麼講，這是一段文。

還有一段未曾講完，是從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眞實，這是要緊的地方，說你不能證聖果，不能超凡入聖，因什麼呢？皆因執，執是抓住不鬆手，執此什麼呢？生死妄想，生了死死了生，生死也當生滅講，這都是妄想，這地方要注意，六塵這是個有生有滅的，這是所有生，在所上論，這個能分別的，這是說能的方面，佛法裏講能、講所，究竟處

講能所雙亡，把能所都消滅了，怎麼叫能所呢？我們的眼睛能見，這叫能，能見種種形色，耳朵能聞聲音，你們諸位聽到說話的聲音，這叫所聞，我們要到所見所聞都沒有的地方。就照著這兩樣說，一個能一個所，六塵是所分別的，我們所執著的，六識是能分別的，因一個能一個所，這兩種東西，你要不把他消滅了，對於佛法道理，就沒有明白的時候，前邊說的「皆由執此生死妄想」，前邊說的六塵，那是所迷惑的，我們執著是實有的，其實不是常在的，你生了滅、滅了生；生了死、死了生，就是這個，你這個能明白的，就是妄想，因什麼妄想呢？你不應想的去想，這就虛妄了，妄作妄爲，不應當想的去想，不是白想嗎？這就虛妄不實了，皆因爲這個因由，你執此生死妄想，執著住永遠不放鬆，人人都如此，抓住什麼呢？生死的妄想。前邊那六塵，是所分別的妄想，他有所分別的地方，能分別的就是這個見、聞、嗅、嚐、覺、知，這是六種根性，人自己迷啦，不會用，不會保守，隨著形相走啦，

耳朵的聞性，這是一個寶貝，你了生死就在這個地方，你自己不認得聞性，只認聲音，隨著聲音跑，說我記住多少東西，念了多少文章，讀了多少經，這都是妄作妄爲，那個經文讓你明白，你不明白，你念那個幹什麼？這好比人家是個財主，家裏有的是銀子錢，他今天賺了五十萬又掙了六十萬，與你有什麼相干，你心思心思，這個心你分別就是妄想，執著就是人的心，人的心是什麼，見、聞、嗅、嘗、覺、知，這是六樣，是能分別的，色、聲、香、味、觸、法，是所分別的，你要研究佛經。大家知道，這個名相，不怕多說，聽了得把他弄熟了，然後你再拿這個東西，顯這個不可思議的眞理，道理就在這裏，講經的不給人講清了，人家聽不懂白費工夫，這是最要緊的。佛說皆由執此，你執著生死妄想不放鬆，生死是六塵，都是生滅不常的，你跟著這個跑，這個還能好嗎？你知道生死是錯，你知道錯的地方是什麼？佛明明白白點出來，這段文未講完，所以重說下邊還有兩句，佛說：「阿難，汝今雖得多

聞，不成聖果」，這是佛對他說，你阿難雖然聽了不少，記了不少，你聽完了還是凡夫，你沒起觀念，你沒在見、聞、嗅、嚐、覺、知上觀念，你竟在色、聲、香、味、觸、法上起分別，錯就在這個地方，不把他點清了，不知是怎麼回事情，今天補上面的這段文說。

自我從佛發心出家　恃佛威神　常自思惟　無勞我修

阿難聽完了，還不知這個要點落在那裏，重復悲淚，他自己慚愧的掉下眼淚，這時候五體投地，跪在地上，兩個胳膊，兩個膝蓋再加上頭頂著地，這是最重的禮，磕完了頭，還不起來，長跪合掌，在那裏長長的跪著，用兩手合著掌，這是請教佛，而白佛言，對著佛表白說啦。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從我發心跟著佛出了家，我心裏有仗勢，仗恃佛有威德有神通，自己常常這麼思惟，用不著我修行，我哥哥成佛啦，還不沾點光嗎？不必勞苦我自己去修了。

將謂如來惠我三昧

這三昧是修行的好處，翻爲正定，正受等持，得了想當然的定力，這個心不隨著六塵轉，這叫正定，你得到想當然的正定，身心就有享受得大自在，這叫正受，看世間一切法，相分、見分都是平等的任持，這叫等持。三昧是印度話，中國叫正定正受等持，抓住不鬆手，這是三昧。阿難對佛說，我佛如來惠我三昧，這個東西不用我修，這個正定正受實由修行而得，不起觀念不行，阿難心思，不用我修，如來有恩惠，送給我這個正定正受等持。

不知身心本不相代　失我本心　雖身出家　心不入道

我從來不知道，各人有各人的身，各有各的心，誰也替不了誰，本不相代，讓佛一說我才明白，我自己把見、聞、覺、知這個本心丟啦，拿著這個本心隨著六塵就轉啦，這是我錯誤的地方，雖然是我身體出家，俗語說當和尚，和尚這兩個字，大家要知道，最貴重的尊稱，釋迦佛在世時都稱大和尚，後來的出家人配不起稱和尚兩個字，稱法師可

以，要不是稱個僧人，和尚兩字是最尊稱，到了中國和尚二字，弄的頂沒有價錢，一說那事是和尚作的，把糟糕的事加在和尚身上。和尚二字翻中國話叫力生，他能有力量在世間上救度眾生，誰配的起叫這兩個字，平常人擔不起，成了佛才稱和尚，這是不明白佛法的人，也跟著叫和尚，出家人也承認，我是和尚，這兩個字擔不起。所以阿難說，失我本心，我把本心丟失啦，怎麼丟失的？跟著六塵轉啦，雖身出家，我雖然出了家，像個出家人的形相，心不入道，我這個心不知道修行，分不清那個是能，那個是所，有能迷惑的，有所迷惑的，所迷惑的是六塵，能迷惑的是六識，就認識這六樣，眼睛就認得色，耳朵認得聲，鼻子認得香，舌頭認得味，身上認得觸，心裏頭隨便亂想，你想想這不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嗎？這是錯的地方。

譬如窮子　捨父逃逝

佛說這個比喻比如窮子，自己甘心受苦，把他有錢的爹捨了，逃到

旁處去，這是說人自己不認得天性，天性就是自己的父親，是個大父母，成佛的父母、一切眾生的父母，就是人的天理，也叫天性，也叫性理，光有這個名，人都知道，不知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怎麼用，比如窮子，這是個窮兒子，他有有錢的爹不承認了，離開了，捨父逃逝，捨了他爹，他自己逃在遠處去，自己甘心受苦，人要不明白佛法，就是這麼個比喻，自己有福不會享。

今日乃知雖有多聞　若不修行　與不聞等　如人說食　終不能飽

這是阿難自己說的話，光聽見佛法，不照著修行，也不得受用，我今天才知道，上邊佛說的這些話，雖然我聽了不少，肚子裏記了很多，若不依照起觀念，不修行隨著六塵轉，修來修去，修生修死，到了時候就生，生死永也沒有完，受輪迴苦。小孩子生下來就哭，就是難過，這難過是自己找的，你自己的不生不滅性沒有難過，這道理就在這裏。這

佛法並沒有什麼稀奇的事情，人人應當研究的，人人應當知道的，這除非佛慈悲心重，特意的示現，耐著煩的說法四十九年。佛三十歲時就明白了這個道理，阿難說是雖有多聞，若不修習與不聞等，他說了個比喻，就像人家吃了八碗，又吃了十二個菜，即使說人家吃多少好東西，還是代不了自己挨餓，佛說的這個法，阿難也知道，也常聽，但是沒照著行，這不就是數人家的寶，想人家的飯嗎？自己不吃，終不能飽。

世尊　我等今者二障所纏　良由不知寂常心性　惟願如來哀愍窮露　發妙明心　開我道眼

上來這一節文還未講完，這節文就是這個題目，這個宗旨就是領旨哀請，這是阿難尊者領受了佛的宗旨，佛的指教，他自己知道錯啦，隨跟著又哀請佛，相當詳細的指教，上來他自己知道錯啦，他自己比喻說，我像個窮子，捨父逃逝，自己把父親捨啦，自己逃在遠處去受苦，今日乃知道我早先錯誤，以多聞爲宗旨，多聽多聞不依著修行，與不修

行者相等，是一樣的。與不聞佛法的相等，你聞了修行就對啦，聞聽佛法不修行，這比方光說食不能飽，飯吃在肚子裏才能充饑，才能解餓，我就是受了這個病，他到了這時候，自己認錯。說「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這就是心裏頭明白，說「我等」就是我這一類的人，現今受了二障所纏，什麼是二障呢？障就是遮障，纏是解不開，纏在身上，這種障礙有兩種，一是事障，二是理障，怎麼叫事障？事障就是煩惱障，理障就是所知障，事障怎麼成了煩惱障？我們人在世間上應酬這個事實，當仁不讓是有事情作了，你爲這個事情，就能起煩惱，若沒有事情，他那裏有煩惱？二種是理障，你要明白學習佛法，這個道理可有一宗旨，你要學來的這個道理，要是沒悟到這個眞理，所學的道理，都是障礙，這叫所知障。所以這個理障是所知，阿難尊者就是怎樣，他說二障所纏，他學了不少，不會用，光把名辭學會，對自己修行不知道怎麼用，這叫所知障。你光知道這是所知道的，他學

來的當然是心裏頭知道了，知道不會用，你不知道這個理，究竟在那裏，光學了點所知的事情，這叫所知障，所知道的事情，就把自己的本性遮障了，這二種障，你沒從根本上解決，你光學會了也會說，心裏也知道，這正把你那個眞理遮障住啦，所以這個佛法的道理，你要學到究竟，你把這一切的言語都得放下，那言語是領你上這條道上來的，你在心裏頭記住那些言語，你不是把你的本心就障住了，你學的那個，聽的那個，佛講的時候，就讓你把心裏頭的麻煩，把這些葛藤雜性除淨了，就對啦，沒有另外的道理。你記一肚子所知道的事情，你認爲這就是佛法，就把自己誤了，就叫所知障，也叫理障。

底下說障礙的根本，說良由不知寂常心性，這個良字就作個眞實的意思，實實在在不知道，「寂常心性」，寂就是寂然不動，常是常常的隨緣，說心是性的用，性是心的體，這四個字是最要緊，所以這個心性是全體全用，這個性爲體，心爲用，這個性是常常的寂然不動，這個心

是常常的隨緣。隨緣是用性就是理體，所以在經教上有兩句成語，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早先講過多次，這個不變就是個性體，隨緣就是心上起的用，這個體用是不相離的，離開體就不能用，離開用就沒有體，體用不相離，然而體還是體，用還是用，這個體用怎麼不相離呢？我說個比喻大家就知道，你看我們這個身體，這是個體；行、住、坐、臥，四種威儀是用。這是人的體用不相離，大家要知道，行、住、坐、臥你離不開身體，你有這個身體才有行、住、坐、臥，這體要在道理說，就是人的性，這個用就是性上起的作用，就是這個心的變化，所以一個心一個性，心性，這是一體一用，這心無論怎麼動轉也沒離開性，離開性，這個心就沒有本位，這個性也離不開心，體還是體，用還是用，就是說的比喻，那身體還是身體，行、住、坐、臥，還是行、住、坐、臥；行、住、坐、臥，離不開身體，身體也離不開行、住、坐、臥，這道理就是怎麼個意思。所以這種道理得要知道，阿難尊者自己說良由不知，

實實在在不知道這個理由在那裏，就是不知道寂常心性，「惟願如來哀愍窮露」，憐愍我是窮露無依，他這才求修行的法，一點依靠也沒有，就如同窮人沒有依止之處，得怎麼樣去修？還得請佛發明，發妙明心，開我道眼，請佛發揮這個不可思議的、明明了了的心，這才能夠開我的道眼。道眼這個名辭義理很寬，含有三種眼，初一步就是慧眼，二乘聖人證到慧眼，也叫道眼，就證到法眼，也叫道眼，佛才有佛眼，到了極頂，也叫道眼。說到眼一共有五層，第一種是肉眼，俗語說肉眼凡胎，只見眼前的事物，二種是天眼，能見四天下的事情，以上兩種皆是凡夫，都不稱道眼，再說到慧眼，阿羅漢證到慧眼，能觀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果，入定才能知道前後的因果「也稱道眼」，菩薩的法眼，不必入定，能見一切眾生根性是深是淺，機緣成熟不成熟。前世後世的所以然是怎麼回事都知道，這名字叫法眼，到了佛眼，也不用入定，是隨便多少萬世的事情他都知道，這叫佛眼，這三種皆稱道眼。阿難的意思那一

種眼都好，佛眼是更好，說頂不好也叫我開點慧眼，也比肉眼天眼強，這是阿難哀求佛發揮這個不可思議的，這個明明了了的心，我光知道名字，不知道是這麼個意思，要開發我的妙明心，不思議的心，然而也能開我的道眼，這道眼不知道那一步的道眼，可高可低，總比凡夫的眼睛好，這是他懇求的話，以下是佛回答他的話。

即時如來　從胸卍字　湧出寶光　其光晃昱　有百千色　十方微塵　普佛世界　一時周徧　徧灌十方所有寶刹　諸如來頂　旋至阿難　及諸大衆

佛要想回答他，這是個大問題，所以這時放光，這是驚動世間人，不一定說話才能明白，你用眼睛觀相，更容易明白，所以佛放光，就因爲讓人認識自己天然的理性。阿難懇求開道眼，佛放光現瑞，觀這個祥瑞之相。從胸卍字佛放光，有時頭頂上放光，有時從臉面上放光，這時從胸部放光，這是表示一切唯心造，胸部是在心的地位上，佛的三十二

相，胸前卍字是其中一種相好，這種相好很有意思要研究，從卍字放光，表示人心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周遍法界，這個卍字豎窮三際，表示高級中級下級，天地人三才的意思，橫遍十方橫著又一豎一橫，這是個十字，四正隅上下都表示出來，一橫一豎，這是個十字，這是橫遍十方，還有四個拐勾，怎麼一轉，這是周遍法界，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周遍法界，這就是一個活動性轉的都圍過來了，他不能把他圍嚴了，圍嚴了就顯不出來啦，這是現出左旋右轉，所以佛這個光，向左邊旋，我們學佛人，凡一切事都向右邊轉，我們繞佛都是向右邊繞，他是表示我們趨向佛道，佛是左邊旋，俯就眾生。這兩下才能接洽我們向著佛走，佛向著我們走，這兩下才能走對了頭，要是順一邊，就不行。說從胸卍字放光，這表示不是一個心，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周遍法界，人人的心都是這個樣子，你們不承認，不知道，也不向這上作，所以佛才現出這個樣子，拿這個樣子作個表示，讓大家照樣學，你看佛放光，你們也放

光，你們看不見，因爲你弄錯了，不知道，從胸卍字湧出寶光，突然間就像海水潮湧出來，湧出來的寶光不是世間上，汎汎的那個光明，這寶光的光明，其光晃昱，晃就是放出的光，昱就是站立的住，不是旁的光，一放就完了，這光放出來，還能站立得住，輕易不消滅，所以這昱，這光明就像太陽似的，照的光不是一晃就過去，所以說其光晃昱。這個光放出來是什麼樣，有百千色，這顏色就不一樣，這表示說人這個心，你別疑惑著，普通人說心在肚皮裏頭，那都不對，你想想心的現量有多大，有多遠，剛才說過，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要對這一切的世界說百界千如，一百法界，一千如是。怎麼叫一百法界？每個人的心裏，就具足十法界，大家知道，人都是大材小用，怎麼叫具足十法界呢？就在你心裏的觀念，你這個心裏頭一發平等心，不管他人是遠是近，世界上所有一切物都把他看平了，看他是一個樣，這就是佛法界的發心，佛就是個平等心，其次發慈悲心，這就是菩薩心，若發獨善其身的心，光

明就不能周遍法界，你存什麼心，就放什麼光，佛是平等心，這是放佛光，菩薩有慈悲心，他就放慈光，這二乘聖人中乘緣覺，他獨善其身，他的光就沒有那麼大，羅漢的光不如眾乘聖人，這是四種聖人，小乘和中乘都是獨善其身的心，這個心總是我修成了道，我能夠了生脫死，出三界，他就是怎麼一分心，所以他光不大，所以佛放光是百界千如，以上說的四種聖人的心，發心積功向善，在世間作慈善事，不知道自己的心，光在外邊作功德事情，有這種思想就能升天，要知道作得好，這是升天的心。今天講經的規矩，稍爲活動一點，我先說幾句話，關於《楞嚴經》的事情，大家既然研究《楞嚴經》，也有誤會的，把這個意思說開了，大家心裏有底，這是民國二十七年，有一位日本的僧人，此人叫林彥明，他到了湛山寺找我談話，他問，你這廟上有僧人學堂，我說是，他說你們僧人學堂，課程都是用什麼經論作正式的課程，我說《楞嚴經》，《大乘起信論》，這兩樣爲正課，他一聽嚇一跳，哈，你怎麼

拿這個經論做正課？我一看他神氣不對，我說怎麼回事？他說我日本國，在十年以前，要研究的人，必須先研究《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近十年以後，我們都不用了，《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一概都免了，都不研究了，我說因什麼？怎麼不研究呢？他說我們有個考古團體，專門考古到了印度，就是爲日本人研究佛法，先研究《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考查這個根本，在古印度，都考察完啦，就沒有《楞嚴經》，《大乘起信論》，沒有根據，印度沒有，就是中國有，我們考古的人，這就追尋根據，印度沒有你這個經，從那裏來的？我們日本人，合計出來了，這《楞嚴經》，《大乘起信論》，是中國人僞造的，因此，我們日本人就不研究啦，他說你們怎麼還不知道，怎麼還研究《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你不知道嗎？我說這個事情，早先耳有所聞，他說你早有所聞，你怎麼還以這個爲正課，我說就因爲你們貴國說這個《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是中國人僞造的，我這麼一聽就高

興了，就歡喜了，他說歡喜個什麼，我們日本人都不研究了，我說我這個歡喜從心裏歡喜，你們說是中國僞造的，我還恐怕不是僞造的，我一聽是中國人僞造的，我就歡喜了，因此我就給學生上課，轉用《楞嚴經》，《大乘起信論》，他說你這是何所取，研究出來是假的是僞造的，你怎麼要以這個爲正課呢？我說這個《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若果然是我們中國人僞造的，我怎麼不歡喜呢？我們中國又出了佛，中國又出了聖人，我說《楞嚴經》這種道理，非佛不能說出來，《大乘起信論》這個宗旨，非聖人不能作到，中國又出了佛，又出了聖人，我怎麼不歡喜，我說經文上有道理，不能以人廢言說誰講的，若果是中國人僞造的，我不至於借著釋迦佛的招牌，自己直接就獨到家門了，他能有這個才學，有這個道德，吾何必還用釋迦佛呢？這第一個佛又出來了，我說決用不著。他說，你這是個說法，反是考出根據來方算，我要考根據，我說不是不對，我說就有憑據，他說有什麼憑據，我

說這個佛法從唐朝大興，是漢明帝那時才來到中國，到了唐朝才大興佛法，那時佛法傳到日本，你們日本對佛法心很誠，所有的經論，一切典章，從中國無一不有都請到日本去了，後來到了五代殘唐，朱溫作了後梁，那時刀兵滾滾，兵險非常凶惡，那時中國外道趁著兵劫把佛經都燒了，這是中國。再說印度，我們中國的僧人，唐三藏法師，在唐朝時把佛經才請回來，敢請過以後不幾年，印度就起了兵災，印度的外道有九十六種反對佛法，那時遇見佛經也就通通的燒了。中國的佛法，趕到兵荒馬亂的時候，被外道把經典都燒了，印度也如此。我說佛法來到中國，唐朝大興，日本的佛法在唐朝才入日本，那時佛法很盛，你們考察團，考查到過印度嗎？考察《楞嚴經》，《大乘起信論》完全沒有根據，你說是中國人僞造的，我說當下要是在中國五代殘唐的時候，因兵荒馬亂把所有的經書都燒了，所以也沒有根據。你們因爲印度鬧兵劫，把佛經都燒了沒找出根本來，你說是中國人僞造的，我說要再出來第三

者，在你們日本信佛，看了很多佛經，到了中國來找根據，就在五代殘唐的時候也是沒有根據，你們日本都有，日本沒遭過兵災，那時候第三者也得說你們日本人僞造的了，對不對？你想想這個理，怎能說沒有根據說是假的，我說你們日本的佛經，都是由中國請去的，要來人到中國考察沒有根據，那都是日本人僞造的了，我就怎麼一問，他沒有話說了。他以後說你上課，他問有講義沒有，我說有《大乘起信論》講義片子，訂了一本送給他看，我說的道理全憑這裏頭的眞義爲主，不能說這個沒有根據就算假的，不能說是這個人沒有身份，他這個道理就算不對，也不能以人就用言，也不能以人就廢言，我說最要緊的，你把這《大乘起信論》，《楞嚴經》，你從這個文裏挑出來，不合理也不合佛法，他就是有根據那可以說他都是僞的，我說完這話，他沒有話說，我解釋的那本《大乘起信論》，他說要壹本回去看看，給他看完他也挑不出不對來，遂後他又要十本去，以後他常來又看《楞嚴經》的道理，我

的道理，我對他說，你把自己耽誤啦，這本經不是假的，莫說不是假的，就是假的，也應當遵從，他這個道理說的對，你說那句話不合佛法，我一說他就沒有話說了，最後他說，將來我可以把這個道理對別的說一說，他在日本投降的前二年，已經作故了，他的歲數像我差不多，他叫林彥明。

這部《楞嚴經》來到中國，有歷史可考，他有許多根據，很不容易來到中國，佛經中說的最詳細，唯有《楞嚴經》說的理由最詳細，因此這個印度國王以《楞嚴經》爲鎮國之寶，不許往別處傳。是唐朝武則天的時候，有位房融宰相，他被武則天貶到廣州，正是般剌密諦尊者，他從印度帶過來的，那時就在廣州地方翻的，再者在隋朝的時候，有天台智者大師，他研究《法華經》，法師品裏有六根清淨的道理，講眼根有八百功德，耳根有千二百功德，這六根有的八百功德，有的千二百功德，三根是千二百功德。這地方解《妙法蓮華經》解不通，那時就來了

一位印度的梵僧叫般剌密諦與智者大師見面，談起六根清淨的問題。般剌密諦問把這道理解開，並說《楞嚴經》上說的很詳細，就因印度國王以這個爲鎮國之寶，不許外傳，所以再三也帶不來，由此智者大師發願在天台山拜經台，拜了十八年，請佛加被，護法神加被，把這部《楞嚴經》請來中國普利眾生，以後智者大師往生，他也沒曾見過《楞嚴經》，般剌密諦想法要把《楞嚴經》帶來中國，他用印度白綾子，寫最小的字，《楞嚴經》上最要緊的事，不好記的事，都在這白綾子上寫好了兩手把臂膀拉開，放在裏頭拿藥線縫上，長好了過來的，這事情艱難帶來，都有歷史記載；等到了中國，又用刀把胳膊拉開，取出綾子時都與血沾在一齊解不開，後來經過有才學的人說，用婦人的奶才能泡開，果然經人奶泡開之後，又抄寫成大字，才翻成《楞嚴經》十卷，這是人所共知的。

告阿難言　吾今爲汝建大法幢　亦令十方一切衆生　獲妙

微密性淨明心　得清淨眼

上來這節文沒講完，這文是承著上邊，如來從胸卍字放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表示百界千如，說十方的微塵，普佛的世界，這是一往之談，你要按究竟的理，十方的微塵，就是普佛的世界，一個微塵就是一個佛的世界，說這事情，人不容易起信心，你這個微塵很小一個微塵就是一個佛的世界，十方的微塵就是普佛的世界，佛的世界就這麼多。人都知道大能容小，誰也不知道小能容大，一個微塵裏頭，就能含藏這個佛的世界，這個事情就不好信，所以這種道理，有信心他才能聽的下去。說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遍，這是說這個光明一時都能照過來，遍灌十方，把十方的世界都灌過來。一個寶剎是一尊佛掌教，所有的寶剎就是無量無邊寶剎。這個光普遍了十方的寶剎，諸如來頂。你看這光有多大，所以這個經是驚天動地的事情。佛放光就是讓人起信心，起什麼信心？這光從胸前卍字湧出來的，胸是人心的地方，外邊是

胸，胸裏邊是心。卍字就表示人的這個心，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周遍法界，這說佛心這個樣，我們人的心也是這個樣，人都不認得，你看佛這個心放光，人們看見遍十法界。大家知道是能大能小，至關重要人自己都放棄了，有的認爲心在肚皮裏，有的研究說在腦海裏，其實都沾點邊，都不完全。完全的這個心在那裏？盡虛空遍法界，都是人的心，自己不承認，承認緣影爲心，你聽見我這話，心裏有影子，或是你看見什麼物的影子，拿著影子就當自己的心，這是人人如此，這是人把心錯認了。佛放光，讓你認得自己這個心，佛法的道理就入進去了。要不承認就沒有辦法。佛放光從十方寶刹，佛的頭頂上轉回來，旋至阿難及諸大眾，旋轉回來，到了阿難的頭上，又到了大眾的頭上，表示是一個心，連佛帶聖人六道的眾生，就是一個心，一個心體大夥用，心體是性，性心不相離，你這個心把性表示出來了，性還是心的體，不可說無形無相，這個心他一發動有表示，心性是全體用，就是心的全體大用。這是

阿難及諸大眾這個光，轉回來，佛就是讓大家認得自己的心，就是這麼大，你自己別不承認，道理就在這裏。所以，「告阿難言」，佛放光遍照各人的頭頂上，佛才告阿難說，吾今爲汝建大法幢，吾今天要爲你們說至關重要最上大法，讓你們容易看見這個法幢，這是表明佛法的一個標準。寺廟裏往時有用大石頭作一圓柱子，那也叫幢，法幢現在佛殿上，有用幡的，有用綢子緞子作成幢的，作成中間空的圓的也叫幢幡，建大法幢，這個幢是讓人人都看明白，拿這個作個比喻，佛現在說法，讓人人都要明白，就是這麼個意思，不但讓法會大眾明白，亦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就這兩句話，作三個段落講。獲者得也，這個人怎麼必定獲呢？人自己把自己的心性，已經丟了，不承認了，一聽佛法，自己也承認自己的心性，這又好比得著似的，獲什麼呢？獲妙微密。獲這個又妙，又微，又密，這個妙字，就是不可思議的意思，不可言狀，不可心思，這叫妙。這個微是

無有邊際，這個密是沒有時間，沒有鐘？分別的，性淨明心，說這個妙微密，妙是不能言說，不可思議的，微是不可分別的，密是不可表示的，人要認識這個心，就是這麼個樣子，妙微密的心是什麼？是佛的心。下邊的性淨，這是菩薩的心性，明是二乘聖人的心，這是三層，妙淨明，這是佛的心性，性淨，這是菩薩的心性，性明是二乘聖人的心性，這三層開三種眼，要能達到這個心不可思議不分別的地方，能開佛的知見，無明就空了，要能夠到妙微密的心上，開佛知見，就有清淨眼，把無明迷惑都破除了，這是一層。

十番顯見

一　顯見是心

阿難　汝先答我見光明拳　此拳光明因何所有　云何成拳汝將誰見

這一科文，這是佛先以拳例見，阿難用眼睛看見佛的拳，以這個世間人的常情，都是這個意思。第二就是引例破執，破除人的執著，正式的顯出這個見性。佛經的宗旨就全憑明心見性，這心性是不相離的，性就是體，心就是用，所以這個心與身體放在一塊，拿這個作比例，這個全體大用，體用不相離，從這具體起作用，因用顯體，這是十番辨見第一科，就因這個道理不好明白，後邊又加了九番，說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前文上佛引出來，對阿難說你說見著如來的拳有光明，是因何

所有？你看見光明拳因何而有？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云何成拳？第三個問題，你見光明拳拿什麼見的？以這三個問題，佛問阿難。

阿難言　由佛全體閻浮檀金　赩如寶山清淨所生　故有光明　我實眼觀五輪指端　屈握示人　故有拳相

阿難回答說，「由佛全體，閻浮檀金，赩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這是說佛的拳頭光明的意思。佛問是誰見的，「我實眼觀」，我是拿眼看見的，看見佛的五輪指端，五個指頭，屈握示人，舉出拳頭給人看，讓人明白這個道理。「故有拳相」，將手屈握就成了拳頭的相貌了。這是佛問了三個問題，阿難尊者就用眼前的事情回答了，這爲的是拿好明白的明白，這個難明白的，等阿難回答完了，佛這又說。

佛告阿難　如來今日實言告汝　諸有智者　要以譬喻而得開悟

佛又對阿難說，如來今日實實在在的告訴你，諸有智者，你們在法

會的人們凡是有智慧的人，要以譬喻，將來拿我這個拳頭，大家都看見了，拿這個作個比喻，這個人人容易知道了，而得開悟，拿這個作比喻爲什麼？就是讓人心裏醒悟佛的道理，是讓人明心見性，讓人明白，心性本是一體，心是用，性是體，所以有體有用，這是表示出來世間上的事理，代表世間一切，大家要知道這個題目，下邊佛又說。

阿難　譬如我拳　若無我手　不成我拳　若無汝眼　不成汝見　以汝眼根　例我拳理　其義均不

說個比喻，這個拳頭屈手是拳，若沒有手，不能成拳，這是一種，你要是沒有眼，就不能見，就不能成你的見。若是以你這個眼根，就指人的眼睛，人人都有兩隻肉眼，俗語說，肉眼凡胎，佛說以汝眼根，就是浮塵根，例我拳理，拿眼作比例，與我這個拳頭這個理，比較這兩樣理，均不均平呢？

阿難言　唯然　世尊　既無我眼　不成我見　以我眼根　例

如來拳　事義相類

阿難唯然答應世尊，說若沒有我的眼，當然是不能成見了，什麼也見不著了，說以我眼根比例如來的拳，事義相類，說這意思是一樣，若沒有手就不能成拳，若沒有眼就不能看，這先作個定例，拿這個作個比例，好讓人醒悟，所以佛把阿難先問準了，然後才好破他這個執著性。這下邊，佛按阿難回答的話，遂跟著。

佛告阿難　汝言相類　是義不然

佛告訴阿難說，你答我，若沒有手就不能成拳，若沒有眼就不能成見，你說這兩樣相類，是相同的。汝言相類是義不然，這話說的多硬，像我們一聽，認爲阿難答的話是對，不然怎麼破他這個迷惑呢？每個迷惑都在這裏，馬馬虎虎的，你說我也說，所以這是人受苦的地方，佛說阿難回答相類是義不然，佛既然說阿難不對，得說出個理來，要不說出個理來，阿難也不服，是不是？佛說怎麼不然？怎麼不對？下邊跟著

講。

何以故　如無手人　拳畢竟滅　彼無眼者　非見全無　所以者何

如你所說若是有眼就成見，若是有手就成拳，二者相類，佛說是義不然，這地方大家記住，佛遂跟著就說，何以故，我怎麼說這話呢？是什麼緣故，你得把這個緣故說一說，人家好信，佛說你當時回答我，顯然就明白啦，說比如人沒有手，拳畢竟滅，這是當然的，這容易明白，要是無有眼睛，不能說是這個見全無，這是所以者何？這個所以然的理在那個地方呢？佛就告訴他，你要不信，你去問一問。

汝試於途　詢問盲人　汝何所見　彼諸盲人　必來答汝　我今眼前　唯見黑暗　更無他矚　以是義觀　前塵自暗　見何虧損

你在路途上，等著瞎人來了，你試驗試驗，問問他，見著什麼，那

個瞎眼的人，必定回答你說，我眼前看不見別的，唯有黑暗，更無他矚，除去看見黑暗，看不見其他的東西，以著這種眞實的義理，都在這裏擺著，有事有理，你觀察觀察，前塵自暗，見何虧損，前塵就是現前的肉眼，也叫浮塵根，人的眼睛的見，是個勝義根，眼睛這個形相是浮塵根，他沒有知覺，勝義根是個有知覺的，他寄託在眼上，有見的功能，這是見性。眼睛決沒有能見的功能，比如死人，知覺離開身體，瞪著兩隻眼什麼不能見，你怎麼說相同呢？這道理決不一樣，佛說這話是提醒人，不讓你人說你也跟著說，人信我跟著信，他的有有個眞正的理，說以是義觀，前塵自暗，是觀前浮塵根，他自己暗，那個看見的見性，他沒有虧損，怎麼沒有虧損呢？明來我就見明，暗來就見暗，來什麼我見什麼。見性有什麼虧損呢？在相上有虧損有成有破，有形有相的，他有生有滅，這個見性，他沒有形相，寄託在眼上就是見，寄託在耳上就是耳的聞性，這個聞是怎麼個道理呢？人都忽略過去了，你說我

也說，你聽我也聽，你信我信，糊裏糊塗的，反正實說話的這麼個符號，其實他這裏頭有個眞理，你要不在這裏研究，怎麼叫明心見性呢？怎麼看見你的心，那個是你的見性，那個地方是你的眼睛見性，在這個地方慢慢的分析開，分看見的見性，一點虧損也沒有，是肉眼有虧損，所以那個見性，隨著你的眼不好使用，見性不缺，來什麼見什麼。下邊隨著又說。

阿難言　諸盲眼前　唯睹黑暗　云何成見

阿難尊者代表世間一般人，應當要問這句話，說諸盲眼前，他看見的唯獨是黑黑暗暗的，云何成見，怎麼還能成見呢？我們一聽還想問的對了，這裏就得要詳細研究，就好明白，諸盲眼前唯觀黑暗，他是見著黑暗了，他要沒有見性，誰見黑暗？你們諸位想想這個理。下邊阿難還不服，對佛說諸盲眼前唯見黑暗，云何成見，這是阿難這句話，普通的人當然也認爲阿難說的對。

佛告阿難　諸盲無眼　唯睹黑暗　與有眼人　處於暗室　二黑有別　爲無有別

這是佛問阿難，拿這個作比例，佛告阿難，說這些諸盲人唯睹黑暗，與有眼人沒有兩樣，若是有眼的人處於暗室，這個沒有眼的人，和有眼的人，都住在黑暗的屋子裏，這二人都見黑暗，二黑有別，爲無有別？有眼人見的黑和沒眼人見的黑，這兩種黑暗，還是有分別，沒有分別？佛問阿難。以下阿難回答。

如是　世尊　此暗中人　與彼群盲　二黑較量　曾無有異

阿難說是呀，如同世尊說的，有眼的人和沒有眼的人，都在黑暗之中，兩個人都見黑暗，要拿這二種黑較量，從來也沒有差別，有眼人和無眼人都住在黑屋子裏，見的黑沒有兩樣。佛讓阿難自己說，他非這麼說不可。佛又叫。

阿難　若無眼人　全見前黑　忽得眼光　還於前塵見種種

色　名眼見者　彼暗中人　全見前黑　忽獲燈光　亦於前塵見種種色　應名燈見　若燈見者　燈能有見　自不名燈　又則燈觀　何關汝事

佛對阿難說若無眼人，完全看見面前都是黑的，假比他的眼睛好了，就好比眼上有病，被醫生治好了，忽得眼光，眼睛看見光明，還於前塵，就是於早先的浮塵根，見種種色，這是名眼見者，這是說沒有眼睛的人，他的病治好，看見光明了，能見種種的色相，都分別開了，這個名字就叫眼見，彼暗中人，就是有眼的人在黑暗的屋子裏，全見前黑，忽獲燈光，這是指著有眼的人，忽然間得著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在暗屋中的他有眼，也是可以看見黑暗，得著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亦在浮塵的眼根上，見著各樣的形色，這地方這算誰見？得算燈見著的。拿這個燈就比這個盲人的眼，又重治好了眼病，又重見光明，應名燈見，若燈見者，沒有眼的人就全憑眼見，把眼治好了，說是眼看

見了，有個人在黑屋裏，什麼也看不見，他得著燈光才見，這就叫燈見，沒有眼的人，眼睛治好了叫眼見，有眼的人藉燈，當然叫燈見，有這麼個理嗎？應名燈見，若燈見，燈能看見，自不名燈。這個燈可以能見，自然他的名字不叫燈了，他就的叫見燈則燈觀，還有個理。你要說是燈能看見，與你有什麼相干？這比較那個眼有病的人，他經醫生治好了，他能見光明了，沒有治的時候，只能見暗，還是有見性，明來見明，暗來見暗，這個比較就在這地方，又則燈觀何關汝事？若燈能見又與你有什麼相干？這比較說這個眼看見與你這個知覺有何相干？這不是兩樣事情嗎？這個眼睛有形有相，沒有知覺，有生有滅的，無形無相的知覺，他無生無滅，明來見明，暗來見暗，你不能說見性壞了，見性沒有壞，見性要是壞了，他怎麼能見著黑暗？大家想想，他能見明見暗，光是眼睛不可以，你怎麼說眼見得這個拳，若沒有手，當然是沒有拳，若是盲人不能說是沒有見，無非是所見不同，不同的地方，這個見性一

點也沒有虧損，又則燈觀何關汝事？

是故當知　燈能顯色　如是見者　是眼非燈　眼能顯色　如是見性　是心非眼

你若是眼睛體另有個見，就不與你這個知見相干了，「是故當知」，這是怎麼回事。燈能顯色，你要知道，這個燈他沒有見，他無非是顯出這個色來，有紅的、有白的，他祇能顯色，他們沒有見。如是見者，是眼非燈，在這個見的，不是燈見。眼能顯色，又推下一層去，這燈能顯色，眼就是能見，你再推進一步去，眼也是能顯色，他也沒有見，眼能顯色，如是見性，倒是怎麼回事？是心非眼，還是心見的，這是萬法唯心。說到這個知見，見、聞、嗅、嚐、覺、知一個名字，就是人的眞心。什麼是妄想心？不應當想的想，這叫妄想。心裏頭有這麼個影子，這名字叫緣影，還不夠妄想的份量，妄想還沾點邊，這個人不認得自己的知覺，這是眞覺，沒有生滅，你明白自己的見性，根本上就沒

有生死。四大成的身體有生死，這個見性他是隨緣不變，隨著眼就見，隨著耳就聞，隨著鼻就嗅，隨著舌就嚐，隨著身就覺，隨著心就知，他這個性是不變的。外邊的這個相變，性不變。人要知道自己這個心，根本上不生不死，自己不承認，這就是人吃苦的地方，自己自找受苦，他這有形有相的根，到時候就壞。地球也有壞的時候，有、無，是對待法，人的見、聞、嗅、嚐、覺、知，這六樣都是性的作用，他寄託在眼上就叫見，在耳上叫聞，在鼻上叫嗅，在舌上叫嚐，在身上叫覺，心裏叫知，就是這麼一套，自己都弄錯啦。

二　顯見不動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　與諸大衆　口已默然　心未開悟　猶冀如來慈音宣示　合掌清心　佇佛悲誨

上文發明這個見性，他本來是心非眼，我們人在世間上，不研究佛經的，普通人都以爲眼睛能見，這根本上是錯誤的地方，所以佛恐怕人不信，在前文上種種的比較顯出來決定是見性，是心不是眼，至關重要看見的性，決定是心，而不是眼睛，眼睛不能見，人都以爲拿眼睛看見的，死人雖有眼也不能見，因爲見性離開身體了，見性也可說是心性，性是體，心是用，體用決不能離開的，所以佛把這理說的他沒有地方再可以生枝葉，然而那個心，還是沒有究竟的透徹。阿難雖復得聞是言，雖然他又得聞著佛說的這個言語，與諸大眾口已默然，阿難與大眾都沒有話可問啦。佛把這個道理說對啦。然而這個還沒實在開悟，他所以口沒有說的了，心未開悟，到底也未開悟，是這麼回事情，到這時候，「猶冀如來，慈音宣示」，還希望著如來發慈悲的音聲，好示給大眾聽，他求明白，在這時候合掌清心，大家都合掌，把這個心清清淨淨的，不敢胡思亂想，佇佛悲誨，恭恭敬敬的等著佛慈悲教誨，好求其明

白，就在這時佛又啓問。

爾時世尊　舒兜羅綿網相光手　開五輪指　誨敕阿難及諸大衆

就在這個時候，世尊舒出兜羅綿網相光手，佛手特別柔軟，如兜羅綿一樣，網相光手，怎麼叫網相？如鵝掌相，手指中間都有網連在一塊，是一種貴相，這個網相手上有光叫兜羅綿網相光手，佛有三十二相，不暇宜說，要詳知可以看教乘法數，開五輪指。佛的手掌相手指伸開是圓的，不像我們的手指是扁圓，佛手指像輪子似的，是滾圓的，所以稱五輪指，「誨敕阿難及諸大衆」，佛伸出手指頭來，爲的什麼？這就指示的意思，口陳指示，好讓人明白，教誨令阿難及諸大衆聽著，佛看第一次發明見性的道理，大家不了解，再變個樣說，後邊一共是十番辨見，這裡說到第二番，這地方，佛誨敕阿難及諸大衆說。

我初成道　於鹿園中　爲阿若多五比丘等　及汝四衆言

一切衆生　不成菩提及阿羅漢　皆由客塵煩惱所誤　汝等當時因何開悟　今成聖果

佛就把初成道在鹿野苑中，度了五比丘的那個話提出來，阿若多是佛給他起的名字，證聖果開悟的一個名號，他本有的名字叫憍陳那，他是外道的。佛未出世時，印度人都信外道，「外道」不是罵人的意思，他是心外求法，不認識自己的眞心是名外道，其實心就是道，心就是佛，你去那裏求道，你去那裏求佛，自己不認識，拿這個心到外邊去求，叫作外道。佛說唯心法門，由這道理，誰先開悟的呢？就是憍陳那，他一聽法開悟了，阿若多三個字，就是醒悟，他五個人，他是第一開悟的，其他四位比丘的名字，一個叫小賢、一個叫馬勝、一個叫摩訶男、一個叫十力迦葉、阿若多、十力迦葉，是佛母家裏的人，其餘三位是父族的人，佛在雪山修苦行時，父族三人怕受苦先離開走了，母族二人願意修苦行，所以住在雪山，佛雪山住了六年苦修，瘦得不像樣，喝

冷水、一麻一麥度命，在皮骨連立的光景，有放牛的女子供養佛一點牛奶喝，佛喝了牛奶就提起精神，但是母族二人，見佛喝牛奶，說佛圖享受，貪保養，也離開佛下山去了，佛住在雪山六年之中，修證到世間禪定，認爲都不徹底，不是究竟了脫生死，無非是多活多少萬年，受苦無益，所以佛下雪山，在伽耶城外，一棵菩提樹下靜坐，經過三七二十一天，夜睹明星悟道，悟道以後到鹿野苑，度五比丘，佛就問他們，開悟的時候是因什麼開的悟？佛說，不但給你們比丘，並且還有四眾人等，我早先給大家說過一切眾生，不成菩提，菩提是佛果，翻華言覺道，就是知覺的道理證到了，就叫「成菩提」，這是大乘，還可以說小乘及阿羅漢，阿羅漢叫無生，在六道輪迴裏頭，不受生死了，佛說一切眾生不能成佛，不能成聖，是因什麼？佛把舊話重提，說皆由客塵煩惱所誤，佛說當初我給大家說的法，怎麼才能不耽誤？才可以去煩惱？汝等當時聽我說的話，因何開悟？佛是讓現在的人好開悟，佛說我給你們講的時

候說，就是因這客塵煩惱，客就是一個行路的人，塵就是虛空中的塵土，這兩樣成了煩惱了，當初皆由客塵煩惱所誤，佛問你們當初怎麼開悟的？因什麼道理成的聖果？當下你們都證了四果阿羅漢，雖然是沒成佛果，沒開佛的知見，已經是聖人資格，佛一問，起初是憍陳那先開悟的，他就回答了。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　我今長老　於大衆中　獨得解名　因悟客塵二字成果

憍陳那就是佛陀給他起的名號，叫阿若多這三個字，中國話就是解字。他先把佛說的道理解悟開了，佛問你們因什麼開的悟，現今證了聖人果位，這時憍陳那就站起來了，對佛說，我今爲法會中，在這些學道人中算是長老，我在大衆中獨得解名，佛最初說法時，我是第一個得著佛給我解悟的名字，因悟客塵二字成果，就因佛說客塵煩惱所誤的時候，我因爲聽佛說客塵二字的時候，我才成就聖果，證了阿羅漢的位，

說到這裏就得解釋解釋，稱一聲。

世尊　譬如行客投寄旅亭　或宿或食　宿食事畢　俶裝前途　不遑安住　若實主人　自無攸往　如是思惟　不住名客　住名主人　以不住者　名爲客義

這是他結實寄旅亭，我說個比喻，行路的人走在路上，就得投店，寄居在旅亭裡或宿或食，宿是在那裏住，食就是吃飯，就是這兩件事。宿食事畢，在那裏休息完了，睡好覺了，飯也吃完了，這兩種事辦完了還得奔路程，這就束裝前途，就要收拾行李以奔前邊這個途程，不遑安住，不暇宜在店裏安住，非走不可，說這叫客，若實主人，若實實在在的是旅店裏的主人，自無攸往，他可是沒所去的地方，「如是思惟」，我就在這上頭，思惟這個道理，不住名客。佛陀不是問嗎？怎麼開的悟？一個人走路不住下名字就叫客，住名主人，這個主人就不能隨著客跑，所以說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這是客字，還有個塵字，

是怎麼個意思，下邊又說。

又如新霽　清暘升天　光入隙中　發明空中諸有塵相　塵質搖動　虛空寂然　如是思惟　澄寂名空　搖動名塵　以搖動者　名爲塵義　佛言　如是

上邊說的客字好明白了，再解釋塵字，又如新霽，好比剛下過雨，雨過天晴叫霽，清暘，這個太陽光出來，清清涼涼的，陽光升天，天上就亮了，雨過去天也晴了，這個清暘之光，光入隙中，這是比喻我們住的房子或是門未關緊，或是窗子未關緊，打門窗縫裏太陽光就射進來，把屋子照亮了，這叫光入細隙，發明看見滿屋的微塵，太陽光未進來屋子見不著塵，這是常事情，他拿這個作證明，發明空中諸有塵相。一個屋子裏就見著這許多的塵土之相，這個塵質搖動，微塵是搖動的，虛空寂然的就是不動，虛空寂然他是不動聲色的，如是思惟，就照這個意思，客不能常住，塵是要搖動的，主人是不動的，虛空是不動的，這兩

樣都顯出來了，憍陳那解釋，爲讓大眾聽如是思惟，澄寂名空，這個澄寂是不動的名字叫空，搖動名塵，虛空裏搖動的就叫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他說到這裏，佛言如是，佛一聽說的對，佛給他證明，說你說的如是。

即時如來於大衆中　屈五輪指　屈已復開　開已又屈　謂阿難言　汝今何見　阿難言　我見如來百寶輪掌　衆中開合

這段文是開合手掌給他證明，成就了這個客與這個主人的實義，這段文從上來得分動者爲客，靜者爲主，拿這個靜不動的，表示人的見性，這個搖動的就是塵勞，就爲這種事情。上來說這個見性是心不是眼，我們一般人都以爲眼看見，這是個大錯的地方，因此這種意思，法會大眾，佛給他們說過一次，不甚了解，因爲沒有執難問疑的地方，心裏還是不甚了解，在這時，佛又以著這種意思，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復屈，對阿難說，汝今何見，你拿什麼見著的，

這是讓阿難說，給法會大眾聽，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在眾中開合。

佛告阿難　汝見我手衆中開合　爲是我手有開有合　爲復汝見有開有合

佛就是要問這話，說你看見我這個手開而又屈，有開有合，還是你看見這個見性，有開有合？佛問是讓法會大眾聽，說我手有開有合，見性還有開有合嗎？這顯然現出見性不動那有開合。

阿難言　世尊寶手衆中開合　我見如來手自開合　非我見性有開有合

阿難說，世尊的尊貴寶手在大眾中伸而又屈，我見著如來的手自己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佛讓阿難這樣說，讓大眾聽，這還不好明白嗎？你們怎麼就是不承認這個見性呢？這個見性是心，不是眼，表示這個意思。人要認識自己的見性，就會修行。爲什麼費這麼大事，人人都

不承認，那麼要認得見性，怎麼就會修行呢？你天天觀念，總在有形相有作爲上觀念，得不著佛法，向外馳求都是不對，你要認得根本見行，從那裏表示呢？從眼上表示出來，眼不是能見哪？他見有個見性，你這一樣明白了，六樣都明白，見、聞、嗅、嚐、覺、知都有個「性」，這常說六樣就是一樣，這就叫見分，你要明白這一樣，六樣都明白了。一樣一清淨，六樣都清淨，這裏是讓大家都明白，認得你自己這個見性，你自己就會修行，你觀念你的見性，你別觀念那個有形相的，這個見性是無形無相，你說見性還是個什麼樣。見出什麼樣來就是相，不是見性，是所見的，這是爲的說這個能見，能看見的，費這些事，就是表示這種事情，這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

佛言　誰動誰靜　阿難言　佛手不住　而我見性　尚無有靜　誰爲無住　佛言　如是

佛問阿難是我的手動，還是你的見性動？阿難言：「佛的手不住，有開有合，而我的見性別說是動，連靜都沒有。有靜他好有個動，根本上我這個見性找不著形相，你向那裏去找個動靜，誰爲無住呢？」佛言：「如是」，不錯是這道理，這爲是讓法會大眾聽。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　飛一寶光　在阿難右　即時阿難迴首右盼　又放一光　在阿難左　阿難又則迴首左盼　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

佛這時又從輪掌中放光指示阿難，前邊佛用開掌合手的道理，證成了他這個客與主，動與靜，證實了如是，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這是怎麼回事？這又是飛光動頭，從佛的手中飛出光來到阿難頭的左右，讓他見光動搖，這證明這個塵與空的道理，塵是動的，空是不動的。前邊經文已經證明了，佛爲法會大眾都聽清楚了，所以如來又放光到肩右，又到阿難的左邊，阿難看見放光，當然他右盼左望，借著這個佛告阿

難，你這個頭爲什麼動？阿難當然有說的。

阿難言　我見如來出妙寶光　來我左右　故左右觀　頭自搖動　阿難　汝盼佛光　左右動頭　爲汝頭動　爲復見動　世尊　我頭自動　而我見性　尚無有止　誰爲搖動　佛言　如是

阿難說，如來的手裏，有不可思議的那個寶貴的光明來我左右，故左右觀，我向左邊觀一下子，右邊盼望一下子，頭自然搖動了。佛又問阿難，「汝盼佛光」，你望見佛的光左右搖動，「爲汝頭動，爲復見動？」要緊就在這句話上，這意思都在見性上，還是你這個頭動，還是你這個見性動，阿難當然說了世尊我頭自動，我這個頭因左右有光，頭自個動，而我見性他尚無止，他沒有形相，連止都沒有，誰爲搖動，說到這裏，佛搖頭說這句話讓大眾聽，佛言如是，對的。

於是如來普告大衆　若復衆生　以搖動者名之爲塵　以不住者名之爲客　汝觀阿難　頭自動搖　見無所動　又汝觀我

手自開合　見無舒卷　云何汝今　以動爲身　以動爲境　從始洎終　念念生滅　遺失眞性　顚倒行事　性心失眞　認物爲己　輪迴是中　自取流轉

於是如來就普遍的告訴大眾說，這個地方佛都說開了，借著阿難左右動頭，阿難回答說尚且沒有止，那還有搖動，佛給印證說對，於是就借著這個，佛就把這個道理結道一塊，普遍的告訴法會大眾說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世間上眾生，以搖動者算是世間上的塵勞，就是以六塵代表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都是搖動的，都是活動的，這就是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這還好明白，有客有主，主是不動的，客是動的，汝觀阿難頭自動搖，你們觀察阿難他這個頭，他自己動搖，他這個見性是無所動，說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性無有舒卷，這兩種事情，佛就責備大家，你們因什麼自己失誤了，自己就不承認呢？這個見性，這不是顯然的嗎？都知道了。云何汝今以這個動爲身，以這個

動爲境，拿這個動的當了你自己的本身？這個身體是個物，以動爲境，你拿著動的，這是依報的境界，拿著這個身體當了正報的本體，這不是根本上就錯了嗎？這都是有相的東西，他就有動有靜，有生有死，那是妄妄當當的，從始洎終，由這個始以洎這個終，是念念生滅，你們這個心都著在相上，隨著形相有生有死，這個生死那能了呢？遺失眞性，把你那個不動的眞性，你自己迷失了，是顚倒行事，每天都是作的顚倒事，性心失眞，你把這個性都遺失了，是認物爲己，你拿著物當了自己，那就錯了。輪迴是中，是自取流轉，生了死，死了生，輪過來，轉過去，自取輪轉於生死，在世間上受生還怨誰呢？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二

三　顯見不滅

爾時阿難　及諸大衆　聞佛示誨　身心泰然　念無始來　失卻本心　妄認緣塵分別影事　今日開悟　如失乳兒忽遇慈母　合掌禮佛　願聞如來　顯出身心眞妄虛實　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這時阿難聽佛這一指教，一解說，心裏頭就明白了，不但阿難以及法會大眾，聞佛這樣指示教誨，「身心泰然」，這個身心都安然啦。念無始來，自己轉念，我們從無始劫來，失卻本心，都把自己本有的眞心失掉了，妄認緣影爲心，這就是分別的影事，今日開悟就如同失乳之兒，就像小孩失去了母親的乳食，「忽遇慈母」，又見著自己的親母

親，這有多樂。所以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眞妄虛實，他願意如來顯出來那個是身，那個是心，那邊是眞，那邊是妄，那邊是虛，那邊是實。現前生滅，這現前那個爲生，那個爲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這二種發明性，這是心裏頭所求佛慈悲，還得要指示的。

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　我昔未承諸佛誨敕　見迦旃延　毗羅胝子　咸言此身死後斷滅　名爲涅槃　我雖值佛　今猶狐疑　云何發揮　證知此心不生滅地　今此大衆諸有漏者　咸皆願聞

這位波斯匿王，顯然問佛，他是當處一位國王，也是一位大護法，他起立對佛表白，說往昔未曾承諸佛之誨敕，我見著這個迦旃延，毗羅胝子，這是印度兩個外道，這就暇宜講外道的事，咸言此身死後斷滅，他們都這樣說，死後斷滅，這個名字就叫涅槃。佛法裏頭講涅槃，是不生不滅，他以著人死如燈滅這個名爲不生不死，從這裏一死，也不能再生也不能再死，我現在雖然值遇見佛，這種事他說的，我這心裏頭也是

疑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不滅地，請佛發揮發揮，證知人的本心，有個不生不滅的地方，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現今法會大眾通通的是有漏聲聞，有漏的凡夫，墮落在六道之中，咸皆願聞佛說這個道理。

佛告大王　汝身現在　今復問汝　汝此肉身　爲同金剛常住不朽　爲復變壞　世尊　我今此身　終從變滅　佛言　大王汝未曾滅　云何知滅　世尊　我此無常變壞之身　雖未曾滅我觀現前　念念遷謝　新新不住　如火成灰　漸漸銷殞　殞亡不息　決知此身　當從滅盡

如是佛告大王，說汝身現今還活著，我今再問問你，你這個血肉的身體，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佛問他這兩重事情，你要問這不生不滅的，我先問問你，說大王現在的身體，爲同金剛一樣堅固結實，常住不朽，不能損壞，還是變壞呢？大王稱一聲世尊，說我現在這個身體是終從變滅，終久得隨著變化消滅，不能常在。佛問大王，汝未曾

滅，佛說現在你這身體還存在，云何知滅，你說一說，你怎麼知道這個身體會消滅？這是佛問波斯匿王的話。大王又稱：「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說現在我這個身體是個無常的，不能常在的，他一點一點的變，變來變去的就壞啦。這身體雖未曾滅，當下雖未消滅，我自己觀察現前我這個心裏頭念念遷謝，一念一念的遷變，謝落不停，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新新一回一個樣，由年輕變老了，老相一回又出一個老相，這是新樣的，不是這個心向好處變，一時一樣的是新新不住。下邊說了個比喻，說如火成灰，就如同火慢慢就變成灰了，就銷滅了，漸漸就銷殞了，這個銷殞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這個銷殞要是沒有總存在著，時時殞滅，他不能歇著，這決定知道現在我這身體，是當從滅盡，應當隨從著給銷滅完。」這是波斯匿王自己說的話，他知道了。

佛言　如是

佛回答他說不錯，你說的這個話，你總算看透了這人的身體，決不能久遠長存，就是天上的人壽命長，活上幾百萬年，到時候也得死，所以佛才給他證明，說如是對呀。

大王　汝今生齡已從衰老　顏貌何如童子之時　世尊　我昔孩孺　膚腠潤澤　年至長成　血氣充滿　而今頹齡　迫於衰耄　形色枯悴　精神昏昧　髮白面皺　逮將不久　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佛言　大王　汝之形容　應不頓朽　王言　世尊　變化密移　我誠不覺　寒暑遷流　漸至於此　何以故　我年二十雖號年少　顏貌已老初十歲時　三十之年　又衰二十　於今六十　又過於二　觀五十時　宛然強壯　世尊　我見密移　雖此殂落　其間流易　且限十年　若復令我微細思惟　其變寧唯一紀二紀　實爲年變　豈唯年變　亦兼月化　何直月化　兼又日遷　沈思諦觀　剎那剎那　念念之間　不得停住　故知我身終

從變滅

佛說，大王現今年齡已經隨著衰老了，相貌容顏何如童子之時，比童年小孩的時候，當然老得多了。大王又稱一聲，世尊。

你問我年輕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憶昔孩孺在三五歲的時候，膚腠潤澤，我那皮膚紋裏極光潤、極潤澤的，年至長成，我的歲數長大成人時，血氣也充滿，而如今已是頹齡，站不住了，一年比一年的被老年壓迫著，顧不得自己啦。趕到這個七十八十，這就是耄耋之年，迫於這個身體衰弱了，到了老到極點，八十九十歲就叫耄耋之年。我這個顏色也枯槁了，憔悴了，不但這個顏貌不好，精神也昏沉啦，也暗昧啦，常常有不明白的時候，有昏沉的時候，頭髮也白了面貌也有了皺紋。待將不久，也就不能夠久存世間的了，像這樣那能夠比得了充足盛壯年青之時？佛又說：「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看你老的形相容貌，應當不能頓然間就老朽的這個樣子。王言，世尊，變化密移，他這個身體的

變化，密密的就改移啦，我實在覺不出怎麼老的，就是寒暑遷流這一年，除了冷就是熱，冷熱的這個遷變流轉漸至於此，漸漸的到在六十多歲，何以故？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年二十，雖號年少，我在二十歲雖然是年輕的人，顏貌已老初十歲時，面貌就比十歲見老了，三十之年又衰二十，向三十歲一比，從十歲時又衰了二十年，於今六十又過於二，現在我六十歲又零兩歲，觀五十時，我自己觀察我五十的時候，宛然強壯，宛然就像很強壯的時候，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他又稱了聲世尊，我自己不覺不知的密密的遷移，我這個身形相貌，雖此殂落，雖然怎麼樣的敗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自己隨便原諒自己的話，這個中間流動變移，不是且限十年沒變相，自己這樣猜想說，他又轉過來說，若復令我，設若是令我微細的思惟，那是粗粗的想法，若是微細的一思惟，那也不對，其變寧唯一紀二紀，這個變化，寧可以作爲一紀二紀，一紀十二年，這個文裏頭簡便，身體的變相豈止一

紀二紀，實爲年變，實實在在考查一年就一變，這又緊一步，豈唯年變，豈止一年一變，亦兼月化，一個月就變化了，何止月化，那能等一個月才變化，兼又日遷，這一天就一變化，沉思諦觀，沉下心去這麼一思惟，審實的一觀察，那有這麼大的時間，剎那剎那的是最小的時間，念念之間有九十剎那不得停住，那簡直比流水都快。人的相貌看不出來，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因此這種緣故，我知道我這身體終久隨著變來變去的就銷滅了。

佛告大王　汝見變化遷改不停　悟知汝滅　亦於滅時　汝知身中有不滅耶

佛對大王說，你知道由遷改不停醒悟了到時一定要銷滅，佛又問大王你在滅時，汝知道身中有個不滅的，你知不知道？大王聽佛說—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　我實不知　佛言　我今示汝不生滅性

大王說，我實在不知道，我身上還有個不滅的，佛說我今指示給你

不生滅性，你自己有一個不生滅的性，自己卻不承認。

大王　汝年幾時　見恆河水　王言　我生三歲　慈母攜我　謁耆婆天　經過此流　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佛言　大王　如汝所說　二十之時衰於十歲　乃至六十　日月歲時　念念遷變　則汝三歲見此河時　至年十三　其水云何　王言　如三歲時　宛然無異　乃至於今年六十二　亦無有異　佛言　汝今自傷髮白面皺　其面必定皺於童年　則汝今時觀此恆河　與昔童時觀河之見　有童耄不　王言　不也　世尊

佛問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這是給他找一種比喻比較出來，說你在幾歲時看見這恆河水，王言：「我在三歲的時候，母親領著我去謁耆婆天經過此流。」耆婆天就叫長壽神，小孩必得拜一拜才能長壽，這是印度風俗，在那時就經過這裏，看見恆河的水。佛又對大王說，如你所說在二十歲時，就衰老於十歲的時候，乃至六十日月歲時，

念念遷變。乃至六十的時候，也不是一時的變化的，日月歲時，一天一天的過，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年，這是挨著來的，總不離念念遷變。佛又問，你在三歲見此河水時，至年十三又添上十年，十三歲時，「其水云何」，變樣沒變樣？那恆河水又該怎麼樣？差十年的時間，大王答言，如三歲時，雖然又增加十歲，還是沒變樣，如三歲時宛然無異，恆河水仍是未變，又緊上一句，乃至於今年六十二，我當下六十二歲亦無有異，這恆河水還是那樣一點沒變。佛又說汝今自傷，髮白面皺，你現在自己感傷，頭髮也白了，面貌也皺了，你面上的皺紋當然是超過童年的老相，你現今觀看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這句話要緊，說你現今觀此恆河，與往昔的時候觀河之見有童耄不，你說這個恆河，你知道沒有變，你的見性有老有少嗎？童是少耄是老，大王下邊回答說：「沒有，我的世尊。」他對佛說這個見性，他是個無形無相的，所看見的是個物，能見的見性找不著形相，那還有老有少呢，大王

說：「世尊，不能說見性有老有少。」

佛言　大王　汝面雖皺　而此見精　性未曾皺　皺者爲變　不皺非變　變者受滅　彼不變者元無生滅　云何於中受汝生死　而猶引彼末伽黎等　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佛說：「大王，你面上雖有皺紋，你這個看見的這個精華，他這個『性』，見精見的精純的地方，還有個性，而此見精之性，重在這個性上。這個性未曾有皺紋，也沒有老少，皺者爲變。」佛說：「要有皺紋，你這個相貌就變了，不皺非變，性沒有皺紋，他就不變，『變者受滅』，變來變去，就變得沒有了，就消滅了，彼不變者，原無生滅。根本上他也沒有生滅，那還有老？『云何於中受汝生死』，那怎麼受你的生死？『而猶引彼』，而且你又引出來末伽黎等，修斷見外道的，都說此身死了有如燈滅。」

王聞是言　信知身後捨生趣生　與諸大衆踴躍歡喜　得未

曾有

大王聽見佛說這個道理，信知這個身死以後就是捨生，把這個身捨了還得隨業受生，就叫趣生，那有死了就斷滅的道理，大王與諸大眾聞佛說此妙法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四　顯見不失

阿難即從座起　禮佛合掌　長跪白佛　世尊　若此見聞必不生滅　云何世尊　名我等輩　遺失眞性　顚倒行事　願興慈悲　洗我塵垢

這是十番辯見第四番約垂手顯見性，無滅遵約著，把手垂下去顯這個見性不增不減，這個不增不減就是一個常在不變，說世間上一切事情都是無常的，那個事情能常在？就是人的見性。那這個見性一種，一共

表示六樣，這個見性就是心的體，心就是性的用，這個體相是不相離的，你論性就得論心，說體就得說用。這第四番佛向下垂手，以這個爲倒，往上伸手以這個爲正，拿這個正和倒，顯示見性不增不減，沒有生滅，這地方就讓人明心見性的時候，這時大家明白，這個心裏頭感覺著痛快歡喜。

阿難在這裏，聽見佛在上邊對波斯匿王說的這個意思，說人的一切性都是常在的，說捨生趣生就是顯出不生不滅，佛給他證明了，所以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長跪在佛前請佛開示，若此見聞必不生滅，說見聞這個性若必定是不生不滅，既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眞性，顚倒行事？」佛給波斯匿王證明，給他說明白了這個見性，不增不減，是不生不滅的意思，說他是一個見性，我們也是一個見性，說是名我等輩，佛說是我們遺失了眞性，顚倒行事，這個人要死了，都說是捨生趣生，俗語說脫此生彼，這都是一樣的，說我們怎麼就

顛倒了呢？就迷失了眞性顛倒行事呢？這是一個問題，願佛興起慈悲心說法，洗我心內的塵垢，心裏不明白當然是爲塵所染，爲垢所遮，所以問佛。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　輪手下指　示阿難言　汝今見我母陀羅手　爲正爲倒　阿難言　世間衆生以此爲倒　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佛告阿難　若世間人以此爲倒　即世間人將何爲正　阿難言　如來豎臂　兜羅綿手上指於空　則名爲正

阿難疑惑的時候，如來就垂金色臂輪手下指，拿這個作比喻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母陀羅是印度話，翻中國話叫印手，給你作個證明是這麼個意思。佛伸出這個印手向地下一指，問阿難爲正爲倒，這算正算倒？阿難因佛問他又疑惑了，怎麼說我們失了眞性顛倒行事？就是佛問的這個顛倒，我們怎麼就顛倒了？波斯匿王怎麼就不顛倒？這個話是可以問的。佛這時順著人的知見，就立一個比喻，佛把這

個手掌就稱爲印手，給他印證這個對不對。手向下一指，就問阿難爲正爲倒，你說我說你們顛倒行事不對，我這個手向下一指，你說說這算是正是倒？阿難說世間眾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阿難回答佛的話。阿難就心思前邊七處徵心，這又是四層辨見，反正左右是不對，他自己就不說一定是怎樣的，所以阿難回答佛說世間眾生，他先指世間普通的人以此爲倒，佛手向下指，這就叫倒不叫正，然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他推在世間眾人上去，佛這麼一聽，佛告阿難，佛又對他說，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即世間人將何爲正，這個話問得是對，說世間人就以這個爲倒，世間人將何爲正，有倒必有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爲正，阿難回答佛說手向下指就算倒，佛又問怎麼爲正？阿難回答說：「如來豎臂上指於空，這個則名爲正。」兜羅綿手是佛一種貴相。

佛即豎臂　告阿難言　若此顛倒　首尾相換　諸世間人一

倍瞻視　則知汝身　與諸如來清淨法身　比類發明　如來之身　名正徧知　汝等之身號性顛倒

佛即時把膀臂豎起向空中一指，告訴阿難說，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者，首就是手指頭，尾就是胳膊根，這無非是首尾換一下子。佛向空中一指，大眾都看見了，諸世間人又加一倍的看得很明白，這一瞻仰就視見了，就在這上頭，你不是不明白怎麼叫顛倒，怎麼叫不顛倒嗎？佛拿法合喻，先指出世間這個實法來表示，將手向下一指，隨又向上一伸，就拿這個比喻對阿難說，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佛說你們的身，就是眾生的身，與諸如來的清淨法身，此類發明一比較，各有一類。佛有佛這一類，眾生有眾生這一類，拿這兩類比較，就可以發展起來，容易讓人明白，怎麼個明白法呢？說如來之身，你要知道，名字叫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你們說向上伸這叫正，向下垂就叫倒，這就叫顛倒。說如來之身，名字叫正遍知，正是不偏，遍是普遍，正遍知正正

當當的，不偏不倚，沒有不知道的，這是如來的身，說汝等的身呢，這是對阿難和法會大眾說，號性顛倒，說你們那個性上可就顛倒了，佛回答這是怎麼回事，以下告訴他。

隨汝諦觀汝身佛身　稱顛倒者　名字何處號爲顛倒　於時阿難　與諸大衆　瞪瞢瞻佛　目睛不瞬　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佛讓阿難審實了，你觀察觀察，說「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在何處號爲顛倒，你說出個理來，這個名字從何處號爲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瞢瞻佛，目睛不瞬，瞪著兩隻眼，心裏頭也莫名其妙，也不知怎麼說才對。瞻仰著佛，也不轉睛，像發呆的樣子，因他不知道身心顛倒所在，不知道身心顛倒在那個地方，大家都發愣了，發瞢了。佛又慈悲，指示他們什麼是顛倒的因由，什麼是沒有顛倒的性。

佛興慈悲　哀愍阿難及諸大衆　發海潮音　徧告同會　諸善男子　我常說言　色心諸緣　及心所使　諸所緣法　唯心所

現　汝身汝心　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　云何汝等　遺失本妙圓妙明心　寶明妙性　認悟中迷　晦昧爲空　空晦暗中結暗爲色　色雜妄想　想相爲身　聚緣內搖　趣外奔逸　昏擾擾相　以爲心性

佛興起大慈悲心，可憐哀愍法會大眾，發出海潮音，海潮水的音聲，到了時候才響，如同佛說法，看見機緣成熟，大家都希望聽，佛才發出圓滿的音聲，遍告法會大眾。諸善男子，我常給你們講的話，都是說的什麼呢？無非是這個色心二法，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我是常給你們說的，你們心裏頭也不注意，也不向深處追求。先說色心諸緣，這個色法有十一種，心法有八個；這個諸緣，簡略有六種，色法有二種，心法有四種。心所使就是心所法有五十一，諸所緣法是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個，加六個無爲共成百法。這個法相名辭很多，有八萬四千法門，經彌勒菩薩集成六百六十法，後者又經天親菩薩攝成一百法，

這還容易記，這是攝其總名，這一百法是我常說的，是什麼呢？唯心所現，唯獨是一個眞心所現，色法十一心法八，是人人具足的，然而就是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所以這個一百法，就是一個眞心，你明白一個眞心，那就會修行了。說唯心所現還恐怕大家不明白，指實在說，汝身汝心，你們那個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這是佛指明了，你們那個身心都是物，你那個認得自己本有的心，是誰給現出來的，是妙明眞精，怎麼叫妙？離名絕相，名字也沒有，把相也泯了，這個名字就叫妙，你要表出有名有相來，就夠不上妙。你得研究到這個名相皆不成立，在這地方相信，這就叫妙。怎麼叫明呢？洞徹虛靈，洞徹就是通徹前後一通到底，沒有不明白的地方，這才叫明；體無虛妄才叫眞，這個具體一點虛僞也沒有，才夠上個眞；這個性沒有參雜的污染，名字叫精。能把妙明眞精四個字擱在一塊堆，才叫妙心。

這妙心中所現的物，什麼是妙心中所現的物呢？佛常說的百法，現

前就是。你們的心，說汝身汝心，都是從妙明眞精的妙心中所現，你們就拿著當了心，那就錯了。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說因爲什麼，你們自己不認得，迷失了，佛就指出這個顚倒相來了，云何我給你們說一說，汝等根本上遺失了這個本妙。根本上這是不思議的心，你們不承認心是圓融無礙的本妙明心，無處不明，所以永遠不壞，就稱爲寶。寶明的一個妙性歸在一塊，還是一個不思議的性，你們錯認了，怎麼錯認了？認悟中迷，晦昧爲空，你們承認了本來這個醒悟，認得醒悟中的這個迷，所以這是錯的地方，若以這個迷惑自己的本性，自己不認得自己的本性了，該怎麼樣呢？這就是眾業所成，所以在這個認悟中的迷，晦昧爲空，你自己本來是明明白白的，就拿著世間上這些事情，你就昏迷了，你承認了你這個醒悟中的迷情，迷的甚了就晦昧爲空，晦是晦暗，昧是迷昧，這個迷昧與晦暗，就成了虛空，虛空就是我們眼前看見的虛空，是個假相，虛空能障礙人。比如說你看三十里，二

十里沒有擋的東西可以空空的，你也看不出一百里地去，你想想那個虛空也是遮住了，說你認得這個迷是從那裏來的？你從悟中來的，你認得悟中的那個迷，你不認得那個迷中的悟，就是這麼一顛倒，就晦昧爲空，一晦昧一迷昧，就成了虛空了，由於眾業所成，人人眼前看的虛空就迷惑這就叫空。佛說空說人的眞性空，妙有眞空，對一切法，你不作思議，不作分別，不起執著，這才是一個眞空。要是一說空你就向虛空心思，你那正是著相，著虛空的相；虛空也有生滅，怎麼沒有生滅呢？從地裏頭出一座山，把虛空就影了一層，把這個山倒了，把山開平了，開平一處就空一處，成了虛空了。這個地是個實在的，你挖個大坑，坑裏頭都是虛空，這個虛空有生有滅的東西，我們人被眼前的虛空迷住了，往往聽到明明指教這個空，佛法說空，說是妙有眞空，不是說眼前虛空，眼前虛空也是相，自己把自己迷惑了，這個地方是最要緊的，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這段文未曾講完，以上只是論顛倒

不顛倒。佛對大眾先說出不顛倒，已經說過了。當文就是說顛倒，要說顛倒就要拿不顛倒相比較，所以我念的這幾句文就是說這個顛倒相，云何汝等，這是對著阿難、法會大眾說遺失人的本性，這個性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表示的，所以這個名辭就叫本妙，本就是根本，妙是不可名、不可相，就是離名絕相，所以這個意思最難表示，他是怎麼個理呢？他這個離名絕相，沒有相還有什麼名，你要表示表示就得說話，說話就要分別名相，要在這個名相上，還得要引到這個無名無相，這才合上這個理。他說遺失這兩個字，就是顛倒，遺失什麼東西？就是本妙，本來這個妙，剛才說過是離名絕相，是不可思議的，你要表示就得議論，議論就有名辭有思想，這不違背嗎？你要說沒有話說，怎麼表示？這個地方雖然是說大家要會這個理，是會不可思議是離名絕相，要這麼會。這個名字就叫妙，「妙」本來人人具足，他根本上原來就是這個道理，不可說、不可名、不可相，這是本妙，這上邊本妙是個正理，加上兩個字，

遺失，人都有本妙的這個眞理，人人都遺失了。當下法會人等都遺失了「本妙」是最要緊的，在這地方不明白，這個經就白聽了。說這離名絕相，怎麼不明白呢？我再說上一句話，就是一個不思議的心，那個人沒有心，人人有思想，這思想從議論產生，不是你那個思議的心，不是你的思想，也不是你議論的，議論出來就不對，一思想就不對，說要怎麼著，還有個比量沒有，當然是有，人都不留心，你假定說這個人一天忙忙碌碌的，心一天老不閒著，你要想找這個本妙的心，那算是找不著，你要是再一找這個本妙的心，越找越添麻煩。這個心在那個地方能顯出來呢？假定說這個人睡覺一宿也沒作什麼夢，一睡睡醒啦，睜開眼了，你要作了夢，那就不同了，那就亂糟糟的就醒了，夜裏沒作夢把眼一睜，心裏明白了，睜開眼你所作的事，你還沒想就在這個時候，這就是人的本妙明心。人都在這地方忽略，他不是光說一句空話，我說的這事，差不多人都有睡醒了沒作夢，一睜眼什麼事還沒想，這個地方，那

個心裏頭不明明白白的？你們說一說，那個人沒有？在這時候就是人的本妙，怎麼叫妙？這地方沒有言談、沒有議論、沒有名相，你說他是個什麼，他心裏什麼也沒想，你可不能說沒有，明明白白的這個地方就得叫個明，你這個明還沒發動，要有所明的就錯了，你有所明白的事情就有了對相，心裏頭就染了，所以這地方要說一說，人人都好明白的事情，就是這個心，人都忽略了，你假比我怎麼一說這不是容易明白嗎？所以這一個本妙心知道，你說你叫他觀照這個心，能做得到嗎？所以，這一個本妙心，說到這裏就是說出這麼一個體，這個本妙裏頭有個解釋。這下邊兩句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拿睡醒覺這時候，顯出人的妙心。圓妙明心，就是心裏覺著明白，你要有了所明白就迷惑了，你要能把這個所明白克服住了，那時就叫修行。這修行用功就在這個地方。

上邊說的圓明妙心，他不是專在你心裏頭，這地方大家要知道，要說心在肚子裏頭那是大錯，這個圓妙的心，圓滿一切，滿是沒有貫不到

的地方，說是圓妙，不是讓你專專的認爲在肚皮裏或腦筋裏或周身上，心是量周沙界，人就不容易信，大而無外，釋迦佛夜睹明星悟道就是悟這個妙心這麼大，道是通達之義，不是有個什麼東西叫道，一點障礙沒有，研究佛經、聽佛經、講佛經，最要緊的不可以說到知覺，說明在肚皮裏，這是大錯，這地方要明白了，用功也好用，雖然是好用，也得有像樣的功夫才行，要不就把這個習慣性拿出來了，你天天想這個想那個習慣了，那個心亂跑，突然間你想著「什麼也不思想」，你就把他關起來，那個談何容易？就像心猿意馬沒有閑著的時候，那個猴子牠沒有停止的時候，再說這個圓妙，圓是圓滿、遍滿一切處，無處不是這個心，你別心思剛才我說的好明白，我這個心裏什麼也不想，這就是一個心，當然那是少分子。盡虛空、遍法界無處不是，這才叫圓妙。圓妙是什麼？你別起分別，就是個明白，就是這麼句話，這地方容易了然，在這地方站住腳根，你要是這麼修行，就妥當了。誰能行呢？就怕站不住。

上邊說圓妙是個明心，說這個心無始終、無內外、無生滅，他是永遠常在，這地方才稱爲寶，永遠不壞才叫寶。他不是世間普通的寶，拿這字表示這個明，明是永遠不壞的，轉過來還是一個不思議的性境，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要歸成言語，在經裏頭這個字句上說，圓妙明心就是寂而常照，寶明妙性就是照而常寂，這是經裏現成的話，就像這兩句話辭句不同，然而義理是一點不錯。妙就是寂，明就是觀照，圓妙是寂，明心是照，寂而常照，寶明是常照，照而常寂。這個妙是個不動，這個明就是光明，這明就是個明白。這個明白沒發動就是體，要一動就迷了，一轉變就迷了，這解釋的是個妙明明妙，這個妙就是寂然不動，明是了了常知，所以說妙明是寂而常照，明妙是照而常寂，就是一個寂照，一個照寂。這個寂的時候就得照，照的時候就得寂；妙是寂然不動，寂然不動，你常觀照他，你要不觀照他就發動，這個明是觀照，妙就是不動。寂而常照，這是用功，就這麼用法，要照而常寂，所以說寂而常照就叫

妙明，這個照而常寂就叫明妙，這就是明明白白的事情。怎麼叫顛倒？所以上邊有兩個字叫遺失，你這個妙明明妙，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你遺失了，因爲遺失就叫顛倒。顛倒該怎麼樣？下邊說，認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就是這麼糊塗的，這麼迷惑的，所以，因爲遺失這個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承認了，自己認悟中迷，這個人有什麼迷，因有悟才有迷，要沒有醒悟你拿什麼當迷？這明明白白的自己承認，怎麼叫顛倒呢？認悟中迷，他不認得迷中的悟，我們人都在迷中，你要一醒悟就對了，之所以稱謂顛倒眾生，就在這上頭。認悟中的迷又該怎樣？下邊解釋顛倒的過程，顛倒的秩序，這倒沒有什麼關係。這個顛倒誰信他幹什麼，也得說出個來歷，也得說個秩序，說是因爲認悟中的迷就顛倒了，一顛倒一切顛倒，晦昧爲空了。沒有明，當然就晦昧了，一晦昧，人的心，就成了個空的，空是什麼空？就是暗相。大家知道，這屋子很光亮，是燈亮；白天是日光亮，離開日月燈三光，就成

了黑暗了。你別心思空是亮的，所以說晦昧爲空，晦昧怎麼就成了空呢？空是個黑相，空晦暗中結暗爲色，結就是凍成形色，現出形色，色雜妄想，由這個色參雜人的明明了了的心，他就迷惑，迷惑就成妄想，形色合妄想一參合，想相爲身，你一發思想我這個相是我的本身，這是迷惑的這條道，越迷惑越深。聚緣內搖，你有這個身體，裏邊有思想和四大色相參在一起，聚成這個因緣，內裏沒有休息的時候，就一個勁的搖動，我們這個人心那有歇著的時候，趣外奔逸，趣就是向外求取，奔走騰逸不停息，昏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以這個昏昏沉沉、遭遭擾擾的，拿這個當了心性了，人就是這麼迷惑的，人都拿這個當心性，連我也在內。

一迷爲心　決定惑爲色身之內　不知色身　外洎山河虛空大地　咸是妙明眞心中物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　棄之　唯認一浮漚體　目爲全潮　窮盡瀛渤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　如我垂手

等無差別　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在這裏迷惑當了心，決定迷惑著說，心在我有形有相的身體以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說個比喻，你不知道你有形有色的這個身體以外，山河大地虛空，這都是有形有相的，這是那來的？咸是妙明眞心中物，通通是那個妙明，明妙眞心中的物，你別拿著這個色身裏頭的昏擾之相以爲心性，不知道色身以外的山河、大地、虛空都是。下邊說個比喻，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這地方說的這個山河、大地、虛空，通通都是百千物在那裏頭擱著。說比如澄清的百千大海，清清涼涼的那個水，你都棄了，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你把它目爲全潮，就是迷的小，把大又迷爲小，一個大海就很大了，百千大海棄之，你不要了，這是個比喻認什麼呢？唯認一浮漚體，大海裏頭起了個水泡，你認一個水泡把大的棄了，隨後在小水泡裏頭，你又把它看成大了，這兩層顚倒，棄大認小又拿小當大的目爲全潮，你

承認前面說的這個色身以外以及山河、虛空、大地，這都是應該棄的東西，這地方你拿著當眞的，這都是眞心中物，眞心如同澄清百千大海，你不承認，轉過來又錯認了，唯認一浮漚體，一水泡比如色身外及山河、虛空、大地，這都是妙明眞心中的物，都是微細的東西，拿著小的就看成大，把大的你棄捨了，你就認浮漚裏頭一點體目爲全潮，你看著爲全潮，還窮盡了瀛渤，簡直說這是瀛海渤海那麼大，所以這個迷惑的棄大取小，拿小的又當大的，汝等即是迷中倍人，這是佛指著阿難大眾說，你們在迷中又加倍的迷，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就像我垂手一樣，你們不是顚倒嗎？手向下一垂就算是倒，就是這麼個樣子，如我垂手等無差別，一點差別也沒有，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五　顯見無還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　垂泣叉手　而白佛言　我雖承佛如是妙音　悟妙明心　元所圓滿常住心地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　現以緣心　允所瞻仰　徒獲此心　未敢認爲本元心地　願佛哀愍宣示圓音　拔我疑根　歸無上道

此一段文，遵約著標指，顯見性無還，阿難尊者承佛的慈悲心救濟他，這是深微的教誨，感激的他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有淚無聲爲泣，有淚有聲爲哭，有聲無淚叫嚎，阿難是有淚無聲掉眼淚，兩隻手叉在一塊，就是抱著拳頭，這表示佛給他的深微教誨，抱在胸前服膺不失，表示尊重，永遠不忘。對佛表白說，我雖承佛如是妙音，說我雖然承受佛的不可思議法音，讓我悟妙明心。佛的慈悲心，讓他醒悟不落言詮，不可思議明明白白的這個心，是元所圓滿，常說今天悟道，明天學道，後

天修行，修行什麼？悟個什麼？就是這個明白，那個人不明白，這個明白是個妙明，不落言詮，不可思議，不執著在這個名相上，就是心裏頭明明白白的，也沒有能明白，也沒有所明白。這個人人都有的心，假定說你心裏頭沒有事，你看看我心裏頭還有什麼，就是個明白心，偶而人這麼現一現，就是剎那之間就過去了，總是妄想思索的心多，所以那就不妙了。佛讓阿難醒悟這個不可思議、不落言詮的這個，明明白白的心是元所圓滿，這個元就當根本講，根本他就是所圓滿的，也不是鍊出來的，也不是修出來的，人人皆如此，佛也是這個心，我們這個人也就是這個心，都是這個心，我們怎麼不成佛呢？這世間上煩惱很多，佛怎麼能成佛呢？其實心是一樣，所差在那裏，我們人自己不認得自己的心，認的什麼心？我們心裏一天思想是非善惡，想這些事情，把明明白白的這個心就遮住了，這就叫迷惑，不認得自己。說修行悟理，就是悟認自己的本心，見自本性，本心本性就是一個心裏頭沒有思索、沒有妄想，

明明白白的，就是一個心。大家知道，心人人都有，然而可站不住，這個心裏乾乾淨淨的什麼事也沒有，就對了。站住是人受煩惱受生死苦的地方，人人都如此。所以這個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的心地，這個心是沒改變，是永遠常住，他也沒有來去，常住不動的這麼一個心地，就像個大光明鏡子似的，我們這個人自己不承認，每天自己思前想後，人我是非，到老了精神一天一天的衰敗，衰來衰去就要死，一點客氣沒有，人都如此。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

阿難尊者得到佛的慈悲教誨，感動得流淚叉手交搭胸前，對佛說：「我雖蒙佛的妙音說法使我開悟，悟明妙心遍一切處，元所圓滿，但我以世尊的音聲而得開悟，我聽佛說法是用這個攀緣的心，我聽見就記住了這個理，而且用這緣心瞻仰世尊，是以雖獲本元心地，也不敢承認是我本有的，這事情我自己信不及，願佛哀愍我，滿我的願，慈愍宣示元

音。好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佛告阿難　汝等尚以緣心聽法　此法亦緣　非得法性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　彼人因指　當應看月　若復觀指以爲月體　此人豈唯亡失月輪　亦亡其指　何以故　以所標指　爲明月故　豈唯亡指　亦復不識明之與暗　何以故　即以指體　爲月明性　明暗二性無所了故　汝亦如是

這裏拿這個比喻總起來給他發明。佛告阿難說，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佛對阿難及法會大眾說，你們尚且還要用這個攀緣的心，來聽我給你們說的法就錯了，你不知道我說法的宗旨在何處，光記我的話沒有用處，你要用攀緣的心聽我說的法，這個法也就成了你所緣的境界了，你仍然還不能認得你的本心，非得法性啦。你沒得著說法的究竟宗旨，法法都是自性，你們不承認，這比方什麼，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

月輪，亦亡其指。

這是佛訶斥阿難的意思。佛說法給大家聽，你們還拿攀緣心來聽法，仍然得不著法性理體。下邊說了個比喻，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向不知月在何處的說，你往天上一看，那不是月嗎？指月示人，你不認得月，人指給你看，當應看月，你不往上看月，卻觀指以爲月體，你如果若復觀指，偏看他的手指頭，不就錯了嗎？若是觀人的手指頭當作月體，這人就糊塗啦。此人豈唯亡失月輪，像這種人豈是單單的迷失了一輪明月，亦亡其指，連手指頭也不認得了。我說法的音，是個方法，我告訴你讓你明心見性，你把我的話記住了有什麼用？也等於亡其指。你連手指頭也不認得了，別說是不認得月體。這個手指頭好比佛說的法，月就是人人的心性讓人認得。所以佛就拿這個作個比喻，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人家指給他月亮看，他拿著所標的指當了明月的緣故，豈唯亡指，豈是單單的不認識手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連明亮黑暗都

分不清楚了，怎麼個理呢？這個月亮是光明的，手指頭是沒有光明的，不但不認得月，拿手指當月，這又說連明暗也分不清楚了，什麼緣故呢？不認明暗，即以指體爲月明性，就拿著手指的本體當成月的光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明暗這兩種性，你就沒有明了，你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佛訶斥阿難的話。

若以分別　我說法音爲汝心者　此心自應離分別音　有分別性　譬如有客寄宿旅亭　暫止便去　終不常住　而掌亭人都無所去　名爲亭主　此亦如是　若眞汝心　則無所去　云何離聲　無分別性

佛陀給阿難解釋，說法讓你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你若分別說法音聲爲汝心者，要是這麼樣，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他要離開我這音聲，就沒有分別性了，你怎麼拿我說法的音聲就當你的心性，這就錯了。我說的話如同手指頭指給你見月，那個心性好比月亮，你還不明

白。拿我說的話當了你的心，此心應當離開我說話的音聲，還有分別性才對，我這個話一住下音聲也沒有了，你也沒有所分別的東西，那就對了。下邊怕他不明白又給他說了個比喻，譬如有客，行路的人，寄宿旅亭，他不能常住，暫止便去，我這個說話也是如此，像客人一樣，以客好顯主人，客人暫時住一會，無非是吃飯睡覺完了就要趕路，不能停留，終不常住，而掌亭人，旅館的主人都無所去，他不去，常住在店裏名爲亭主，這才是店裏主人。此亦如是，我給你說法就像過路似的，一會就過去了，拿著這個言語，好比是個手指頭指給你上自己的心性上注意，承認才對。你要拿話當心性，就是以客爲主，自己把自己誤了，而掌亭人都無所去，主人無處可去，他有處可去就叫客，不叫主人，所以不去才叫亭主，說此亦如是，我這個說法也是如是。我讓你認得自己的心性，那就是主人，說的話都是客，說完了就過，站不住，心性是永遠長住的。若眞汝心，這又順著他說本不是你的心，若拿我說的這個話，

若眞正是你的心，則無所去是主人，就不能去了，我說完了就過去了，你怎麼拿著當主人？云何離聲無分別性，你說一說，離開我這聲音，分別性就沒有了，因我說話才起分別心，這就錯了。

斯則豈唯聲分別心　分別我容　離諸色相　無分別性　如是乃至分別都無　非色非空　拘舍離等　昧爲冥諦　離諸法緣無分別性　則汝心性各有所還　云何爲主

豈是單單的唯獨聲音這個分別心是不對了，你從聲音的分別心當了主人也不對，因爲你這分別的聲音，是六塵的聲塵，再轉回來，你要是分別我容（佛的臉面），這是有形相的容貌，你分別我的容貌，離諸色相無分別性，我要分別聲音，離開聲音，就沒有分別心了。像過路人，不能常住，你拿這聲音當主人就不對，離諸色相無分別性，這是佛轉過來，「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從聲音起的分別心，從形相上起的分別我容，我這個臉面，你要一分別是醜是俊，是圓臉方臉，這也不能常在，

你要離開這個色相，我這個臉面是有形有色的相貌，若離開這個色相，也就沒有分別性了，有分別就錯。這個人的本心本性他是常住的，那時候用那時候有，他沒有來去，沒有生滅，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這又提起印度的外道，你就照著這個，你不知道說話的宗旨落在那裏，如是由這裏一說，分別我容，離諸色相，也就沒有分別性了，這算是客不是主人，如是乃至是超略辭。這裏頭關係很多，色、香、味、觸這都是塵，如是乃至分別都無，你就是分別的都沒有，也沒有色、也沒有空，這也不對，也不分別長、短、方、圓的形色是好是醜，這是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也不是色也不是空，這也不對，這就是那個外道拘舍離等，他昧爲冥諦，拿著這個非色非空，人的本性就在這地方認，他這裏頭有個都無，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都沒有這非色非空拘舍離等這些外道昧爲冥諦，迷昧了。他們研究到這裏，說這就是一個冥冥之中，不可見的這麼

一個眞理，所以也叫眞諦，中諦俗諦，拘舍離他這一類的外道，迷昧爲冥諦，他們還起個名字，就是不可見，默默之中這麼一個眞理，他說的這個也是靠不住，離諸法緣也無分別性，世間上有名有色有形相的，都是法緣，法相攀的緣，往一塊連絡著，離開這個法緣也是沒有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你要拿那個當你的心性，他都有還，站不住，隨跟著就過去了，他是個無常的，他從那裏來的，還去那裏，各有所還，有所來就有所去，有來有去，他不是不動的主人，云何爲主，那能做得主人。

阿難言　若我心性各有所還　則如來說妙明元心　云何無還　惟垂哀愍　爲我宣說

這是阿難問佛若是我們這個心性各有所還回去的，再者，如來說的這個妙明元心怎麼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爲我宣說。這是阿難尊者借著他承佛的責備，他又重申前邊給阿難說一個比喻，說你聽法要分析開

了，你不應當拿攀緣心當作你的本心，我說的話你都當了佛法，這地方就錯了。佛告訴阿難，說世間一切法都是對待的，沒有一宗離開對待，佛說的法是超倫絕待，沒有倫次，沒有對待，你要有對待就錯了，就不是佛法，怎麼個理呢？他有來有去，來去比方世間人的生死，長、短、高、低，貧、富、貴、賤，賢、愚，世間法都是對待，不是好就是壞，這佛法是超倫絕待，你要拿攀緣心來聽法，你這個心性就各有所還，那就不是你本有的心性，你要拿客人當作主人就錯了。就人不認得本心，本心爲主，佛又責備阿難，阿難對著佛說，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這個妙明之心，妙是不可思議，明是心裏明白，元就是根本，根本源流，如來說這個妙明元心是主人，他怎麼就沒有還處呢？怎麼沒有來去呢？我心裏苦苦思惟，還請佛垂恩慈悲哀憫，爲我宣揚演說演說。

佛告阿難　且汝見我見精明元　此見雖非妙精明心　如第二月　非是月影　汝應諦聽　今當示汝無所還地

佛先說個比喻，就是天上的明月，誰都知道以明月顯法體，就是人的性體，心性的本體是不生不滅，無來無去，本來不生不滅，人自己不承認，卻承認這個有生有滅的，這是人的錯處。旁門左道想要修出個不生不滅來那就錯了，他不是可修成的，根本上就是個不生不滅的，你要認當體就是，費那些事幹什麼？受苦就在這個不認得，說我要認得又該怎麼樣，要認的你就時時觀念，這是我的主人，我就是主人，我是什麼？就是本知本覺。你有個知覺，那個知覺就是主人，佛問阿難，暫且你看見我這個見精明元，你知道這個見要會用，得要精純不雜，不受污染，要是精精明明的不參雜，就光是一個明，用句成語—「正大光明，無所不明」，這個元就當個根本說見精明元，你純粹的這個見精，純沒有污染，是明明白白的，這就是個根本，此見雖然比不上佛、聖人，你這是凡夫，可也要從這上認識，你要是修行超生了死，也得從這裏入手。此見雖非，妙精明心，所差就是這個妙字，下邊分析說，且汝見

我，見精明元，這是指著阿難說。你們這些凡夫，人人都知道，眼睛能見著，研究這個眼雖然見著了，但都是污染，雖然是污染，祇要純粹的不沾染就是精純、光明，這就是根本。當下你雖然還未到究竟處，但你也可以明白，我給你說一說，且你見我見精明元，和你共用的這個見，雖然是趕不上佛的妙精明心，祇是見精明元，就是沒有個妙字。要說知見，人人少不了，雖然說這個不可思議，精純不雜，明明白白的心不是像佛一樣，也可以比量出來，如第二月，可不是本身上頭第一個月，怎麼叫第二月呢？非是月影，這月亮在空中，這個模糊眼看不眞，一個月就看成兩個月，這就是成了第二個月，第一第二雖然是看花了眼，總未離開第一個月，總算有根，非是月影，可不是月亮照在海水裏的影子，這總算有個眞的在這裏比量著，就說這個比喻，雖非妙精明心，雖然是第二月，還比月影子強，就是這麼句話。普通人拿著水裏的月影子當月，還不至於怎麼樣子，說到這裏，佛就拿這個作個比喻，汝應諦聽我

拿這個作本位，好讓你慢慢的明白這個道理，你不是不承認嗎？不明白嗎？說汝應諦聽，這個諦字是審實了，到是眞明白假明白，汝就是指著阿難，阿難是代表大眾，應當諦聽，你把他審實了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今天我指示給你沒有所還的地方，眞心是沒有還回去的地方，妄想心就有來有去，拿什麼可以比例出來呢？就拿眼前看見的這個見，會用，就是自己的一個本體，就是個佛性，不會用，就是凡夫，在世間上不明白自己這個眞心，就隨著波浪沉沒苦海，受苦就在當時。現在我指示你，這個無所還地讓你審實了，佛把話說到這裏，怎麼是個無所還地呢？下邊佛又說一個比量好讓他明白。

阿難　此大講堂洞開東方　日輪升天則有明耀　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　戶牖之隙則復見通　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　頑虛之中徧是空性　鬱垎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

佛對阿難說，你同大眾都坐在講堂裏，洞開東方洞當通字講，日輪升天則有明耀，太陽從東方出來，這是個日輪，升在天空高處則有明耀，鮮明顯耀，人都看見了，從這地方引出見性來，看見的見字，下邊有八個樣子，都是眼睛看見的見，中夜黑月說完了光明，又說黑的，中夜就是半夜，黑夜是月黑之地，三十這天一點月亮的光明也沒有，這叫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又加上天上的烏雲，晦暝就是黑暗，則復昏暗，又加上一分昏昏暗暗的，這都是拿眼睛看見的，戶牖之隙，戶是門，牖是窗，門窗都打開則復見通，從外邊通到裏邊，裏邊又通到外邊，這叫通，牆室之間則復觀壅，有牆有宇就是房都間壁開了，你復看見壅，都壅塞住了，這是通壅一對。下邊又說，分別之處則復見緣，見緣二字當連絡講，幫助的意思。分別之處，無論世間上什麼環境總有個分別的處，分別處自己不能單獨成立，要有幫忙，什麼幫忙呢？要有助緣，你要看這個相就知道分別是長、是短、是方、是圓，這都看見了，頑虛之

中遍是空性，頑虛這個地方什麼也沒有，當然普遍的都是空性了，這個好明白。鬱垔之相則紆昏塵，鬱者就是沉悶，垔就是塵土，風吹的塵土就叫垔，鬱垔之象，這種昏昏沉沉之相，則紆昏塵，這就是連絡上遮上昏昏沉沉的塵土，這一定的，人人知道，人人容易相信。下邊又說澄霽斂氛，又觀清淨，前說渾沉這又說清淨，澄是湛清的，霽是雨過天晴，斂氛把那昏沉之氣都收回去，當然又觀清淨了，這是四對八樣，佛給他說出來讓他好明白。

阿難　汝咸看此諸變化相　吾今各還本所因處　云何本因阿難　此諸變化　明還日輪　何以故　無日不明　明因屬日　是故還日　暗還黑月　通還戶牖　壅還牆宇　緣還分別　頑虛還空　鬱垔還塵　清明還霽　則諸世間一切所有　不出斯類

佛對阿難並法會大眾說，以上說的明暗通塞諸變化等相，各位都看見了，一會亮了一會黑暗，一會壅塞住一會又通了，可以拿這些事作個

考驗，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佛說現今吾將這八樣各還本所因處，都把他還回去，他從那兒來的，還得從那兒去，有來必有去，這表示世界上對待法，比如人身有生就有死，有明就有暗，這是一定的，一開口就有對待。云何本因，什麼是八樣的本所因處？佛對阿難說，此諸變化相，明暗通塞，你都明白了，拿這個好明白的相，顯這個不好明白的性，你看這些變化相各有來有去，這地方你要知道，你那個見性，他沒有來去，你怎麼不承認呢？這裏頭含著怎麼個意思，我先說出來，爲的讓大家好明白，說這些變化相，明還日輪，這個光明從日輪來的，日輪要沒有了，這光明就還回去了。明還日輪這還不好明白嗎？何以故？無日不明，要沒有日輪就沒有光明，有日就有光，所以說，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明屬於日，明當然還回於日，從那裏來的從那裏去。暗還黑月，三十這天沒有月亮叫黑月，所以這個暗就還於黑月，通還户牖，門窗開著就通，門窗關了就不通，這個通就還於户牖，壅還於牆宇，因有牆有房

子就堵塞住，就不通了。緣還分別，怎麼叫緣還分別？說前邊有個分別相，誰知道是好是壞，你有個分別心，你用眼看見說緣還分別，你攀緣的地方看看，爲什麼看呢？必當有個應當分別的地方，說那個緣，就是助緣，還於分別，有分別相的地方沒有了，也就還回去了，頑虛還空，頑虛就是什麼也沒有，這個頑虛從那裏來的，從空上來的，還回於空。下邊又說，鬱垞還塵，清明還霽，鬱垞就是大風吹起的塵土，因有風颳起的塵土，這才成了鬱垞，鬱垞沒有就是還於塵土，清明還霽。這霽是雨過天晴，下過雨晴空裏頭一點微塵也沒有，清清明明的，清明還霽，天要陰暗清霽就沒有，清明從雨過天晴來的，清明要沒有，還回晴天，再說一次，沒有晴天所以沒有清明，陰雲上來就沒有清明，以上這是八樣四對，把這個說完了，是爲什麼說的？則諸世間一切所有就拿眼睛看見的這都有了，不用再說旁的，都包括了，不出斯類，逃不出這八樣四對去。

汝見八種見精明性　當欲誰還　何以故　若還於明　則不明時　無復見暗　雖明暗等種種差別　見無差別　諸可還者　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　非汝而誰

佛說汝看見這八種的這個見精明性，當欲誰還，要緊就是這裏，那八種都是你看見的有來有去，你見這八種的見精明性當還給誰，你看見的這八種是物有生有滅，你自己本有的見精明性，本見是精純不雜的，明明了了的這個性，他還給誰，你看見的那八種，都有歸還之處，精純不雜的，明明白白的性，當欲誰還，這地方還不明白嗎？何以故？你看這個明有還的地方，暗也有還的地方，看見的這個性，向那裏還？這裏頭他沒有來就沒有去，沒有來源，這是個常在的，無生無滅，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太糊塗，怎麼沒有地方還呢？怎麼知道他沒有地方還，旁的地方有個還處，他怎麼沒有個還處？若還於明，再說他還於明，這裏頭證明出他的沒還，怎麼證明呢？說「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見

性若還了明，他就隨著明沒有了，怎麼又看見黑暗？可見這個見性沒有還回去，對不對呢？這個地方好明白，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這八樣就不能挨著說，照這個可以會通，其餘都通了，見無差別，這八種是變化的，各有所還，看見的見性，他沒有差別相，諸可還者自然非汝，那個可以來去，來了還回去，這不是你。自然非汝，這個有來有去，你無故怎麼認這有生死的作爲自己？這個道理就在這裏，你這不是糊塗透了？佛這慈悲心，就想著法的讓他明白，又說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那個沒有還回去的這個，不是你是誰？你那個沒處還的見性，不是你又是誰？

則知汝心本妙明淨　汝自迷悶　喪本受輪　於生死中　常被漂溺　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你要知道，你的眞心根本上就不可思議，明明了了的，乾乾淨淨的，你弄一些囉嗦，汝自迷悶，喪本受輪，你自己迷惑，自己沉悶，你

把根本喪失了，受輪迴生死之苦，「於生死中，常被漂溺」，一會作點好事，升天享點福，要不在世間上作個財主富貴人，一會又作錯了事情受三惡道之苦，再受下賤人，你這不是於生死中常被漂沒，漂上來就得了好，沉溺就是下去受苦，這都是一苦一樂的事情，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是故如來名之爲可憐愍，佛自己說「本如來」，我把這一層看明白了，我說你們這些人們糊裏糊塗的，這是對著法會大眾說「名可憐愍」，沒有法可說啦。

六　顯見不雜

阿難言　我雖識此見性無還　云何得知是我眞性

阿難尊者聽見佛給他解釋這個見性，分開有六種—見性，聞性、嗅性、嚐性、覺性、知性六種性，要想明心見性就得依著這六種，那一樣

都行，所以最超近的，是眼睛看見的那個見性還容易明白，佛依著見性分成十科，十番辨見，這十番都辨見性，這地方講到第六番，約見性周遍非物，你得有所遵，遵約這見性，他能夠周遍，怎麼叫周遍？周遍十方沒有不到的地方，遍滿一切處。在這地方顯這個見性不是物，我們這個人都著在物上，連身體也是個物，身體以外自己還不能獨立，還需要吃的、穿的、住的，有這三樣幫忙才能生活存在的，長久的是什麼？就是人這個性，怕人不明白，所以舉出這好明白的事情，就說人人有眼能見，就拿眼睛見的這個見性不還，無來無去就是周遍法界。全世界都是這個見性。大家要知道，眞的把這個地方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明白，你要疑惑見性是個什麼物件，這永遠不會明白的。他是整個的，盡虛空遍法界的一個見性，他是普遍的，誰用誰是，就怕你不認得，你要整個認得，你就開了佛的知見，將來就能成佛，這是一定的道理。佛講《楞嚴經》，對於這十番辨見是非常注意，這是講到第六番約見性周遍法

界，以上說見性無還是整個的，這個見物的不是物，這道理佛一樣一樣的說，你聽不明白，又改個樣說，佛是俯就眾生甚至眉毛拖地，佛的慈悲心，比祖母疼愛孫子還懇切，爲什麼？看著世間人受生死苦，所以才現身說這種道理，就爲讓人離苦得樂，顯見性周遍法界，他不是物，有形有相不能周遍，你連這個虛空也不能周遍，因什麼？有一座山把虛空就擋住了。屋子是空的，你放上桌子就不空了，虛空也有生滅，人的見性無有生滅，讓你認得自己整個的見性盡虛空遍法界，無處不是自己的見性。見性就是一切性，這地方最要緊，要明白了，聽經能讓人徹底，所以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我雖然聽佛說見性不是物，我也承認說見性無還，我也明白了，可是云何得知是我的眞性，他所糊塗的不知道見性是整個的，盡虛空、遍法界都是見性，他不知道，所以才問，他疑惑見性是一種東西，在空中靈靈動動的有怎麼個物。這樣永久不會明白。這個見性，盡虛空遍法界通通都是，他是無形無相的，他就有這麼一個

見，這地方你可以考察，我們這個人在屋裏坐著，你也看見我，我也看見你，你看見我是個相，你這個能見的是什麼樣，人都不知道研究，也不考察，就是這個見，空中都是見，看外頭天上那個見就是這麼大，你見不到的地方都是見，這個道理要這樣才能明白，那阿難尊者他怎麼不懂，他總疑惑是種東西，或疑佛說的這個見性，清淨的、光明的，多大的在我左右前邊，這怎麼是我呢？不是我與我有什麼相干，他都這麼疑惑。在這裏他才又問，云何得知是我眞性，以上佛說的見性無還的道理我也相信，他與我不相干，他怎麼是我的眞性呢？他這一問，才引出佛的話來。

佛告阿難　吾今問汝　今汝未得無漏清淨　承佛神力　見於初禪　得無障礙　而阿那律見閻浮提　如觀掌中菴摩羅果　諸菩薩等　見百千界　十方如來　窮盡微塵　清淨國土　無所不矚　衆生洞視　不過分寸

佛回答阿難，遵約迷悟，人有迷惑有醒悟，這個見性是沒有差別的，因人有迷悟，在無差別裏頭就不同了，佛告阿難，吾現今問問你，今汝未得無漏清淨，現今還是個凡夫，怎麼叫無漏呢？這個漏就是人的欲漏，人有私欲妄想，想什麼就漏在什麼上，無漏人要想修行，把心裏這些欲望都丟了，才可以得無漏，你有什麼妄想，就隨著妄想去投生，一切唯心造，佛對阿難說，你這修行人要得無漏，所有的欲望心都沒有，有欲望就是漏。今汝未得無漏所以你胡思亂想，佛知道你未得無漏清淨，無漏才能清淨，有漏就不能清淨，你心裏不能清淨還修什麼道？總是個凡人。今天我讓你經驗經驗，你承佛的神力加被，你接受佛的神通智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天上有二十八層，欲界有六天，色界分四禪，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一共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總共二十八層天，升天得有修行，修行生天還是凡夫，仍然未脫生死之苦。阿難承佛的神力見於初禪三天，一點障礙也沒

有，這不是你的能力，是承著佛的神力，這是先說這一層，由凡夫的肉眼變成天眼。下邊轉過來說，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阿那律是佛的堂兄弟，華言譯爲「無貧」，他因什麼沒有貧窮？佛說他前世好施捨，有何因結何果，他證了四果阿羅漢，他有慧眼，就比天眼高一層，他見南閻浮提就如同掌中菴摩羅果，就像看手裏的水果一樣，阿難承佛神力得天眼，阿那律陀開慧眼，下邊說，諸菩薩等見百千界，能見一百個大千世界，這是菩薩；他有法眼，就比阿羅漢的慧眼看得多了，這是菩薩等的法眼，十方如來，這十方的佛就看得無窮無盡，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佛眼能見無窮盡的、微塵數的清淨國土，無所不見，這是說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四種眼的看法不同，還有肉眼眾生洞視，不過分寸，眾生就指著凡夫眾生的肉眼，洞視通達，所看見的地方要比天眼、慧眼相差太遠了，也就在分寸間，我們這肉眼見的太少了，比法眼佛眼更相差太遠了，這是說凡夫因什麼不看遠，看近；

因爲迷悟，有迷惑的有醒悟的，醒悟得多，看得遠，醒悟少，看得近，這都是一個見性本無差別，就有了差別了。一個見性就分成五樣眼，因迷悟的深淺，見有差別。說完五眼，下邊顯見性。

阿難　且吾與汝　觀四天王所住宮殿　中間徧覽水陸空行　雖有昏明種種形像　無非前塵分別留礙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

佛前邊說見性，因人之迷悟，沒有差別成了差別，這地方又以自己與外邊的環境發明差別，就沒有差別。「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遍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佛這時讓阿難觀四天王所住的宮殿，初禪三天都看見了，當然四天王住的宮殿也看見了，這是佛讓他明白自己的見性，他邊的物是所見的，拿物的差別顯示沒有差別的見性，一切萬物都有差別，見性沒有差別，四天王的宮殿，這都是外邊有差別之相，中間遍覽水陸空行，在中間有水、陸、空、行，這都是形相，雖有昏暗的、光明的種種形相各

有不同，這都是物，無非是前塵分別凝留障礙。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佛問阿難，你應當在這地方分別分別，那是自己的見性，那是所見的物。

今吾將汝擇於見中　誰是我體　誰爲物象　阿難　極汝見源　從日月宮　是物非汝　至七金山　周徧諦觀　雖種種光　亦物非汝　漸漸更觀　雲騰鳥飛　風動塵起　樹木山川　草芥人畜　咸物非汝

你說吾今天揀擇，讓你入到自己的知見之中，你就承認自己的見性，那個是我的本體的見性，那個不是見性，是外邊的物相，我給你分別開了。佛問阿難，極其你看見的那個源頭，你從什麼地方你都能見到，從日、月宮那個地方，借著佛的神通，初禪三天都看見了，何況日、月宮更見到了，說極汝看見的源頭那個地方從日月宮，「是物非汝」，連日、月宮都是物，不是你的見性。至七金山，須彌山外邊，還

有七層金山，每層金山外，有一層香水海，七重香水海，七重金山圍著須彌山，周遍諦觀，佛讓阿難周遍審實了，你觀察觀察，雖種種光明，那也是物，不是你的見性，漸漸更觀，你再改換更變的觀看，雲騰鳥飛，風動塵起，你看雲彩騰起來，雀鳥在空中飛，風一搖動，那塵土都起來，「樹木山川，草芥人畜」，這些東西，「咸物非汝」，通通都是物，都不是你的見性。

阿難　是諸近遠諸有物性　雖復差殊　同汝見精清淨所矚　則諸物類自有差別　見性無殊　此精妙明　誠汝見性

那些近的遠的，所有的這些物性，雖然差別不同，都是殊別，同汝見精，這些東西同是清淨所矚，這地方給他收回來，說是咸物非汝，又轉過來說：「阿難，是諸現在、近的、遠的、諸有物性，雖然是都有差別，相同是汝見精，清淨所矚，同是你看見的那個見性，精明的那個清淨見性，所矚所看見的，這些物都是所看見的物，那個物的名數，他各

有各差別之相，見性無殊，這個見沒有形相之差別，此精妙明，那個見性是精純不可思議，明明白白的就在這裏，你怎麼不承認？誠汝見性，實實在在就是你的見性。」

若見是物　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若同見者　名爲見吾　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　汝既見物　物亦見汝　體性紛雜　則汝與我　並諸世間　不成安立

這科文是顯見性非物，成立世界有兩種名相，一種是物質一種是知覺，把這兩種記住，佛法就定易明白。這種人都著在物質上，把知覺這一種付諸度外，其不知這有能力的，還是這個知覺，這個物質沒有能力，人都顛倒了，著在有形相的物上，把自己這個知見這一分子捨離了，把有形相的當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應該把有形相的身體，說我的

身體，不能說我，佛出世說法就是讓人認識自己的知見，不要背覺合塵，把自己的知見看輕了，把色塵看重了，這是人吃虧的地方，錯認了我，有什麼不好呢？給你說明白了，拿有形相的身體當我，這相分他有壞的時候，你看我今年八十五，眼看著就壞了，你怎麼保護也保護不住，再活上三年五年，還是得死，死了埋在地裏就爛了，到時候非銷滅不可，但這個知覺卻永遠不死，這身體沒有了，可以再找一個去投胎，有什麼知見，還是借著這個知見的能力，你要有人的知見投人胎，你要有豬的知見，投豬啦，這宗知見最要緊，最利害，他怎麼個理呢？這個豬的知識，牠也知道怕死，屠夫拿刀宰牠牠叫喚，叫喚完了，死了還有個靈魂，那是個見分，見分一樣，就是優劣不同，豬的認識太漏劣了，他認的一身黑毛，頂長的嘴，兩個耳朵一個尾巴，這是我，他連我的都不知道，他讓屠夫殺了，還非去找個豬身投胎不可，因什麼呢？他的知識不容易改，最要緊人的知識，你要有成佛的知識，當然就得成佛，要

有豬的知識永遠還是豬，人的知識普普通通士農工商，我就是這個知識，就去作這個是，你要拿善惡分開，行善的就升天，作惡的就墮三惡道受苦，所以人不失人身的知識，來世還是人，就在知見上轉。佛出世就爲的告訴人，讓你識得這個見，把這個物放下，不要著重在身體上，往往說這個人邪知邪見，他不正當的知，不正當的見就壞了，你要保住自己的見分不作錯事，眾善奉行可以升天，再能修四諦十二因緣，就能成小乘中乘的聖人，發大心就能成菩薩，菩薩道行圓滿就能成佛，這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下地獄和成佛都是人人有份的事情，就在你自己選擇自己的根性，所以佛說法就是爲的這個。

這段經文是正當的指示，對阿難說見性不是物，怎麼知道見性不是物呢？說若見是物，設若這個見性要是物，這裏頭你研究研究，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我怎麼說這個見不是物呢？這個見他要是一個物，你阿難也就可以看見我這個見了，見是個物，你當然也能見著這個見，這句話

是實話。佛說你別誤會了，你別疑惑，若同見者名爲見我，假比兩個人都見著山河大地，你也見著，我也見著，這是同見，這還是你有你的見、我有我的見，咱兩人見的地處是一地處，這個知見還未合一個，所以說「若同見者」，你若看見山河大地，我也看見山河大地，你拿這個名字就叫見著我，這就不對了。怎麼知道不對？「吾不見時」。吾不見那個山河、大地的時候，我那個不見的見你看見了沒有？你不見我不見之處，這又把他問住了，若見不見，說是若見我那個不見山河大地的那個見，我那個見沒見山河大地的那個地方，那個見，你要見著了，你見著我這個不見山河大地的這個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可自然的，不見那個「不見」的那個相了，是不是？那是一定的，你見著我，不見山河大地的那個見，那個見自然的不是相了，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了。下邊轉過來又說，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若果然不見著我，不見的這個地方，「自然非物」，自然的就不是物了，云何非汝，你怎麼說不是你？

你怎麼不承認？又則還有個理，汝今見物之時說這個物不是見，見也不是物，看見的見也不是物質，物質也不是看見的見，汝今見物之時，他要有個見，汝既見物，物亦見汝，你既然是見著物物亦見汝，那個物也就見著你了，這不是你也有見，物也有見，你若見著物，物也見著你，能這麼樣嗎？那個物能見著你嗎？物要有見再見著你，你見著物這個事，世界就不能成立了。「體性紛雜」，說這個體性，體就是身體，性就是見性，紛紛雜亂了，「則汝與我」，就是說你與我，這是佛說，並諸世間，不成安立。怎麼個理呢？物都有知見，這世界還能安立嗎？山河大地都是物，都有了知見了，也不知道那個是依報，那個是正報。正報是人，依報是山河大地，依報是正報依正的地方，依報也有知見，依正不分這就擾亂了，所以世界就安立不住了。

阿難　若汝見時　是汝非我　見性周徧　非汝而誰　云何自疑汝之眞性　性汝不眞　取我求實

佛對阿難說，若汝見時，你看見的時候，那個見就是你，還到那裏去找，那這見就是你，不是我。「若汝見時，是汝非我」，這個見性是周遍的，是個整個的，盡虛空遍法界都是個見，在一塊堆連著，這個見不能說斷開了，這個見沒有分別，在形相上有分別，你的相不是我的相，這個見是一個的，他分別的時候，借著這個身體去分別世間的物質有數，一個一個的分開了，見性分不開，在物上那裏用那裏都有見，這地方得要明白，說見性周遍法界，無處不是，「非汝而誰」，大家同是一個見性，都在這個物質上顯出來，這是你，那是我，你要把物質都放下，生佛都是一體，見性是一個，連蚊蟻蛆蟲在內，怎麼個意思呢？說見性周遍法界，無處不是。整個的，這個見性不是你是誰？誰用的誰是，「云何自疑，汝自眞性」，你爲什麼自己疑惑，你自己的眞性，性汝不眞，這個性你自己不以爲眞性，「取我求實」，必定還要求個我，你求的那個才叫實在，不是這麼回事情，這個性是無形無相的東西，他

是個整個的，沒有分別的，分別這個物質，還要借著這個性才能分別，要沒有這個性也不知道他有分別沒有分別，你必要還單提另的，取出來，那個是我的，以這個求實，若能指出個數來他就是個物，他就不叫見性。

七 顯見無礙

阿難白佛言　世尊　若此見性必我非餘　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　居日月宮　此見周圓徧娑婆國　退歸精舍　祇見伽藍　清心戶堂　但瞻簷廡　世尊　此見如是　其體本來周徧一界　今在室中　唯滿一室　爲復此見縮大爲小　爲當牆宇夾令斷絕　我今不知斯義所在　願垂弘慈　爲我敷演

這是阿難問佛怎麼一套話，他聽見佛說見性不是物有道理，他也沒

法駁，阿難就對佛表白說「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設若依佛說，見性必定是我，並非餘的而是我這個本人，我借佛的神通智光，觀四天王勝藏寶殿，這在前邊說過，居在日月宮，同日月宮相平，此見就是人的看見的見性，周圍是圓滿的普遍娑婆國，娑婆中國話叫堪忍，我們這個世界最苦，成佛的人多，安樂的世界多，成佛者少。因爲安樂，壽命也長，衣、食、住，都是現成，無有勞苦他就不學佛。娑婆世界苦，人都想學佛，成佛都是從娑婆世界成的多，要不釋迦光度這個娑婆世界，所以苦有苦的好處。這是阿難對佛說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說此見性大的不得了，是周圓普遍娑婆國。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是釋迦佛掌教說這個見性周圓遍滿娑婆國，退歸精舍，我借佛的神通，我又看見三禪天又見到四天王的勝藏寶殿。「居日月宮」，這是說見性的大，再轉過來又說「退歸精舍」，你這個見性這麼大，退回來歸在這個精舍，精舍就是佛住的房子，講經的地方叫精舍。「退歸精舍祇見伽藍」，伽

藍是僧人住的地方，只是我們僧人住的屋子，「清心户堂」，這個屋裏清清淨淨的，屋子清淨，心裏也是清淨的，外邊有門户堂屋，清心户堂，「但瞻簷廡」，單單的瞻仰看見外邊房簷，看見走廊，不能看的很遠。說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遍一界，借佛的神通我也看見這些世界之大，「今在室中」，現間在這屋子裏頭「唯滿一室」，這個見只看見屋子裏頭，屋子外邊就看不見，爲復如此縮大爲小，爲當牆宇夾令斷絕，說這個牆和房子給他夾斷了，我今不知「斯義所在」，爲什麼見性那麼大，到了屋子裏怎麼又變得這麼小，請佛大垂弘慈，慈悲爲我敷演好叫我明白，這是阿難問的。

佛告阿難　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　各屬前塵　不應說言見有舒縮　譬如方器　中見方空　吾復問汝　此方器中所見方空　爲復定方　爲不定方　若定方者　別安圓器　空應不圓　若不定者　在方器中　應無方空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

義性如是　云何爲在　阿難　若復欲令入無方圓　但除器方　空體無方　不應說言　更除虛空方相所在　若如汝問　入室之時　縮見令小　仰觀日時　汝豈挽見齊於日面　若築牆宇　能夾見斷　穿爲小竇　寧無續迹　是義不然

上文因阿難疑惑，他說借佛神通看見三禪天，以下看見日月宮，見性是周遍一界這麼大，退回來到精舍裏頭，只見伽藍清心戶堂，清清淨淨的屋心，門外頭有一個戶，所以有一個庭堂，外邊可以瞻仰房簷走廊，見性本體周遍一界，現今到了屋裏，只見一室，見性是縮大爲小，還是牆宇夾令斷絕，請佛告訴我，我今不知斯義所在，見性是因什麼那麼大，小又爲什麼這麼小，到了屋子裏，是否牆壁把他夾斷了，不知怎麼回事，請佛敷演斯義。佛又告訴阿難，是爲什麼緣故，就是爲破除他的迷惑，他是錯認了，佛才說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這些東西都是相分之內，形相的這一分子，這皆屬於現前的塵相，是見

性的對相，你拿這個現出大小來了，不應說言，那個見性有舒縮，看見四天王宮有多高多大，到屋裏又縮成這麼小，說這話是錯誤，佛給他說一個比喻，這世界上所有的形形色色，無非是個器皿。

下邊佛給他說一個比喻。譬如方器中見方空，比如是一個四邊的櫃子，這裏頭當然的有四方的空間，「吾復問汝」，佛又對阿難說「此方器中所見方空」，你在方器中就見著四方的空，那是當然的，這是比方外面那個環境大，你就見著大，你到屋子裏環境小，對相就小，這個見那有伸縮，從來也沒有大也沒有小，沒有伸也沒有縮。佛給他說了這個比喻，佛說此方器中的方空，爲復定方爲復不定方，說這個空一定是個方的，不一定是方的，這是佛問阿難，佛說若定方者，說這空在這四方箱子裏，他若一定是個方的，虛空一定是個方的，若「別安圓器」，你再開罐子盛水的缸子都是圓的，你特別再安怎麼個圓器，空應不圓，因爲什麼？他這空性原來是個方的，你再弄個圓罐子、缸子都是圓的，這

個空若一定是個方的，這個空就應當不圓了，這個理就說不過去，若不定者，這個方空，他若不一定是個方的，不一定是現長的現短的了，那就不一定了，不一定現個什麼樣，「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你按空這一面說，你沒依著有形相的這一面說，這個空若不一定是個方的，你要弄個方器，方器中就沒有方空了。這個空是不能隨著改變，圓器中若是一定，「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怎麼還有方空呢？要說有一定也不對，說沒有一定也不對，「汝言不知斯義所在」，這是佛問阿難的話，你言不知道這個實義在那裏，「義性如是」，這個空義的這個性就是這麼個樣子，就像我說的，那個器皿是個什麼樣，裝的空就是什麼樣，你還問這個空，他還有大小、方圓嗎？「云何爲在」，說是這個理由在那裏呢？佛說方器、圓器的義理，就是這個意思。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

虛空方相所在」，這地方說出這麼個比喻，讓他好信，佛對阿難說，若復欲令入無方圓，設若你不願意，要這個虛空成方的成圓的，你只要去掉這個器皿，虛空沒有方圓。這底下隨著說一樣，但說除方器，也不必再說圓的，但除器方空體就無方，把這個方器皿要去了，這器皿裏頭成的空，他當然就沒有方的了，但除器方，空體就沒有方了，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就要問這句話，不應當說這話，把虛空的方去了，這就是拿器皿比喻，看這世界上看大看小，這下邊若如汝問，就像你以上問的這個話，這個空在外邊，看見日月宮，這是你看見的，說若如汝問，入室之時，扣上他問的這個比喻，拿這個比喻，回他所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你問在屋裏這個見就小，這是前邊的話，你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早先在房子外邊看見這麼大，你問的能有這麼個理嗎？仰觀日時，你到屋子外邊，你仰面看見日頭（太陽），汝豈挽見齊於日面，你把那個看見的那個見，你借著他能齊於日頭（太陽）那面前去嗎？有這麼

回事情嗎？你還悶的上在外頭就大，到屋裏就小，這個話你應該問嗎？這個見性到了屋裏，拿這個牆把他夾斷了，那有怎麼回事情？若築牆宇能夾見斷，這個理也說不通，既把這個空夾斷了，若築牆宇蓋上房子累上牆，這邊就看不見那邊了，夾斷了，把這個見夾斷了，把見性夾斷了，不能續上了，斷了嗎？可是你要把這個牆穿爲小竇，你把他打一個窟窿，寧無續跡，他豈能不續上這個虛空嗎？他當然是續上，你能說見性是夾斷嗎？那有這個道理，你問的這個意思，完全不是。

一切衆生　從無始來　迷己爲物　失於本心　爲物所轉　故於是中　觀大觀小　若能轉物　則同如來　身心圓明　不動道場　於一毛端　徧能含受　十方國土

阿難代表衆生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把自己迷的不承認自己，自己是看見的那個見性都迷己爲物，失於本心。本心就是見性，心和性不好分，要是分開勉強著說，性就是體，心就是用。這心

性是不能離，拿人的身體來說，有體有用，眼睛看，耳朵聽，舌頭說話，鼻子喘氣，這都是用；手、足、皮、肉、筋、骨聚在一塊叫一個體，各有各用。這個人迷惑了，迷己爲物，拿身體當自己，把見性不承認了，這地方，指著一切眾生說，從無始以來，迷己爲物，這個身體有生有滅，這個見性沒有生死，人人都不承認，拿世界上有形有相的物當自己，就失於本心，你那個見性就是本心，本心就是見性，所以你失於本心，爲物所轉，你這個心是你的主人，物是你的所用的，爲物所轉，就是你那個見性，讓這個身體支使了，因什麼支使？拿這個身體當我，失於本心，爲物所轉，這句話說的最要緊，我也在內，我們這個人，那個不被物所轉，吃點好的，心裏就歡喜；吃不好的，心裏就不願意，你想想這不是爲物所轉嗎？佛說的這個話絲毫也不錯，你說我們這個人那一天想研究研究我這個見性，研究吾這個見聞覺知，一共六種，見、聞、嗅、嚐、覺、知，要說眼睛的見性就代表六樣，這是人自己的天

性，自己不承認，他沒有生死，生的時候也沒生，死的時候也沒死，自己要承認生死。像我老了，快該死了，自己也承認，這不是都在這裏擺著嗎？還能活多久？自己明知道這樣也被他所轉，你說有人來說讓我死吧，還不願意死，這是一定的，那個人還願意死，爲他轉了，你要不爲他轉，知道沒有生死，什麼叫生？什麼叫死？人的見聞覺知，這個性他沒有生滅，這地方得認得，什麼叫修行？教你要認得見聞覺知，

大家要知道，在這上頭要常起觀念，這就叫修行，你心思還有什麼法修行，你自己不承認你的見性，你不承認你的耳根的聞性，你承認眼睛能見，一口氣不來，見性離開了，有眼睛瞪著，什麼也看不見，耳朵也不能聽，這個人自己不搜根，佛說爲物所轉，那個人不爲物所轉，我這是給大家講，也是爲物所轉，我告訴你說吧，故於是中觀大觀小，前邊阿難對佛說，在外邊看見四天王天這就是觀大，到了屋裏就觀小，這就是爲物所轉。下邊轉過來說，若能轉物，則同如來，你看佛說的話有

多結實，你讓物轉了你就是凡夫，就是普通的人，承認有生死的身體，拿物當我，我生我死，我露臉我丟人，都照著身體說，你若能轉物，就是把身體轉爲我使喚的物，能知道見性是我，這個物使喚壞了，就得換換樣，再去投生，長大了又老，老了又快該死，哪個人也逃不了。人人都承認，我研究這個給大家說，你要不承認該怎麼辦呢？你不承認，你時時觀念，這個見聞覺知別亂用，別迷惑，若這麼起觀念，這就叫修行，你這個知覺的能力就大了，你知道你要被這個身體縛住，這就上當了。佛出世不是有什麼法傳給人，就叫你自己認得自己就對了。你總在外頭看大了，到屋裏看小了，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如來」是佛的十種通號的第一通號，乃至第九是佛，第十是世尊，普通簡單稱就是佛。若能轉物就同佛一樣，你假比諸位今天來聽經，這就是自己作的主，怎麼知道呢？這個心裏頭耳朵還要聽見，要聽一聽，這個理在那裏，就叫做作主，若說今天忙一天的工事太多辛苦了，不去聽經，這就讓身體把他

累住，若說非去聽經不可，非研究不可，非把這個理研究到頭不可，身體疲乏也要去，這就是你的知覺作主，若說我懶得動，不願意去聽經，你就不能作主，就是這麼個道理。若能轉物則同如來，沒有旁的稀奇，你只在轉了，轉過來就和佛一樣。

「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這段經文說，你要能於轉物，和佛一樣，則同如來，身心圓明。這個身心明明了了的，圓滿無虧的，普遍一切處，這身是指著法身說，法身就是心裏的知覺，這覺性與心分而不分，不分而分，要勉強分開這個心是用，性是體，人常說某人的性體怎樣，這就是性體，心是體的用，說這個法身清淨，怎麼叫清淨法身呢？我們這個人怎麼叫法身？人自己不認得，用錯了，人怎麼用錯的？污染了，一染了就不叫清淨，這道理就從這句話上，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這個圓當滿字講，普遍一切處，是個明明白白的知性，說不動道場，怎麼講呢？因他普遍一切處，無有二

個才叫獨一，往往說的獨立，獨立的平等一樣才叫平等，就不動了。大家常要這樣想，你別認爲心在肚子裏頭，肉團的心當然也有知覺，他不是整體，那地方也不能說不是心，那是知覺體的萬萬分之一分子，你承認那一點就是認小棄大，說是圓明不動道場，因什麼就在這個不動上，因爲體大，沒有動的餘地。一切眾生通通就是怎麼一個性，不同的地方是染，這個性情有好東的，有好西的，有好南的，有好北的，那就不是一樣的看法了。這個天性沒有比他再大的，不動的這個道場就是怎麼講。說於一毫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於人身上的一個毛端是最細了，他能普遍含受十方國土，這話說的人不易信，你拿我們這個人心一想，就沒法可信了。十方是沒有邊際的，這些國土都包括無餘。大家想想，到這個地方這麼講，悟這個理就在這個地方悟，怎麼個悟法呢？我要一說你可得承認，就在這個毛端上，他普遍的還不是讓旁的包他，他能包含十方的國土。大家會懷疑，這是什麼道理？講法就在性上，性沒有大

小，這個性，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是，這一毫端，你別看他小，他這是相，他的性也是怎麼大，諸佛菩薩也是怎麼大，大夥就是一個性，大家要認得，你怎麼用怎麼是，貓有貓性，狗有狗性，分開說人有人性，人性裏頭還有聰明的，還有糊塗的，各有所好，這都是從這裏頭出來的。整個的這個性就怎麼大，人要知道性這麼大，在小上就有爭長競論，有什麼可爭的，人自己不認得自己，這麼大的性是自己，拿五尺上下高這個身體磅之一百多磅，拿這個當自己，這就錯了。不錯的地方認得自己，見聞覺知你認得一樣就行，你就認得看見的見，這就都妥當了，他就能含受十方的國土，因什麼呢？能含受十方的國土，這是指著那個性，也是一樣大，同諸佛菩薩一樣，這地方大家要把他研究研究。

八　顯見不分

阿難白佛言　世尊　若此見精必我妙性　今此妙性現在我前　見必我眞　我今身心復是何物　而今身心分別有實　彼見無別分辨我身　若實我心　令我今見　見性實我　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　物能見我　惟垂大慈　開發未悟

當文是第七番發明辨別見性，約著無是非是，顯見性唯眞。究竟佛的大法，也沒有一個是，也沒有一個非是，最要緊是說世間法是對待的，佛法是絕待的，超倫次的，所以才說也沒有是也沒有非是，這對待都沒有了，那還有什麼呢？顯見性唯眞，說是也不是眞的，說非也不是眞的，唯有這個見性他是個眞的，他是超倫絕待，他是獨立的，沒有對待的。你看世間法一開口就是對待，要不是高就是低，不是貴就是賤，說人我是非，所以這一段文，遵約著無是非是，也沒有個是，也沒有非

是，這地方是什麼？就顯出人人本具本有的這個見性，這是個眞的，這道理怎麼顯呢？底下才說這段文，這正是阿難疑問。

阿難白佛言，說：「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說是設若看見的這個見，怎麼叫見精呢？精者是精純不雜，沒有雜亂，純純粹粹的，完全的是個見，必定就是我們人人的這個不可思議的妙性，思想不到議論不到，這地方叫妙，這個性不可思想，不可議論，得拿這個可思想、可議論，顯出這個不可思想、不可思議的這個妙性，現今此妙性在我阿難之前，就是人人知見的這個見，現在我的眼前見必我眞，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阿難對佛說這個精純不雜的見性，必定是我的妙性，今此妙性當然就是現在我前了，若現在我前面這個見必定就是我，這是眞實的見必我眞，見必我眞，見就必定是眞實的我，說一個人只有一個我，還有兩個我嗎？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若依佛說的這個見必定是我，是個眞實的，我這現在還有身心，我今身心

復是何物，這又算是什麼物？一個人還有兩個我嗎？「而今身心分別有實」，然而現今我這個身心分別開了，實實在在的在這裏，有實在的可證。彼見無別，佛說的那個見沒有別分辨我身，他沒有別的功能，你看我這個身心吧，我也知道得要分別，佛說的那個見性是我，這事是不可認的，彼見無別，佛說見性沒有旁的分別功能，我這個身心就能分別，佛怎麼又說出個見性來，在我現前呢？這個事情是不容易相信，彼見沒有分辨功能，沒有功能分別我身，我這個身心卻能分別，若實我心，若依著佛說見性實在我前，是我的心令我今見，佛得令這個見性讓我看著，我好相信，若見性實在是我，而身非我，我這還有個身體，若見性是我，身體就不是我，這道理說不通，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若這麼一說何殊還有什麼差別？佛早先說過，這個物他是一個沒有知覺的，這個物還能夠見我嗎？現在要依著佛說的話，這個見在我前就像個物一樣了，應當沒有知見，言所難言，佛對我執難說，這個物也就能見

我了，這個物也有知見了，物也能見我了，惟垂大慈，惟願請佛垂恩垂憐，用大慈悲開發未悟開導發明未醒悟的人。

佛告阿難　今汝所言　見在汝前　是義非實　若實汝前　汝實見者

佛告訴他說：「你說的這話，見性他本然是沒有形相，怎麼還在你前？那有這個道理。」「今汝所言見在汝前」，說見性在你前面，「是義非實」，這個義理不實在，若實實在在見性在你面前，汝實在看見了。

則此見精　既有方所　非無指示　且今與汝坐祇陀林　徧觀林渠　及與殿堂　上至日月　前對恆河　汝今於我師子座前　舉手指陳是種種相　陰者是林　明者是日　礙者是壁　通者是空　如是乃至草樹纖毫　大小雖殊　但可有形　無不指著

你看見的那個見精，既然有了處所，「非無指示」，要是在你眼前就能指示出來，且今與汝坐祇陀林，現今我與你坐在這個祇陀樹林，你遍觀林渠，你普遍的觀察樹林子，池渠水池子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恆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你舉出手來指示出來，見性怎麼在你前頭？「指陳」是種種相，這有形相的東西，都可以指示出來，陰者就是林，有陰涼的地方是樹林子，「明者是日，礙者是壁」，明的是日頭（太陽），有障礙的就是牆壁遮住了，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草樹是大的，纖毫是小的，大小雖殊，雖然是差別不同，但可有形無不指著，但是有形相的，拿手都能夠指得出來，沒有指不出來的。

若必其見現在汝前　汝應以手確實指陳　何者是見　阿難當知　若空是見　既已成見　何者是空　若物是見　既已是見何者爲物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　析出精明淨妙見元　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阿難言　我今於此重閣講堂　遠洎恆河

上觀日月　舉手所指　縱目所觀　指皆是物　無是見者　世尊如佛所說　況我有漏初學聲聞　乃至菩薩　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　離一切物別有自性　佛言　如是如是

若依著你說，那個見性在你面前，汝應以手，你應當拿手確實指陳，你把他指出來陳列出來，你說出那個見是什麼樣子，「在你面前，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這也不對，你要說若物是見，這個物是你的見性，既已是見，這個物既然是見，何者爲物，汝可微細，披剝萬象，你把世間的萬象都披剝開了分析開了，分析出來精純不雜，明明了了的，乾乾淨淨一個妙見的根元，見的根本你指出來，陳列出來，告訴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與那些物分明開了，一點也不許迷惑。阿難又對佛說，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洎恆河上觀日月，往遠處看見恆河，往上頭看有日月，這都是所指出來的，縱目所觀，任我的眼目怎麼樣觀看，「指皆是物」，指出來的都是物，無是見者，指出來都

是物沒有一個見，稱說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若如佛怎麼說，讓我指出來，我那能指出來，況且我這有漏的凡夫，又是初學佛法的，這麼一個聲聞的根性，所謂聲聞，就是佛說的聲音，拿耳朵聞著，佛說什麼他聽什麼，就是什麼，一點也不開悟，就稱聲聞，莫說我這初學的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相前，就是證了果的大菩薩，他也不能夠於這個萬物的形相之前，剖出精見，把他剖出來一個精純的知見，離一切物，別有個自性，有一個見，別有一個自己的見性，離一切物，別有個自性，阿難說到這裏，這是佛逼著讓他說，佛言如是如是，說之不錯是這麼的，是這麼的。

佛復告阿難　如汝所言　無有見精　離一切物　別有自性　則汝所指　是物之中　無是見者　今復告汝　汝與如來　坐祇陀林　更觀林苑　乃至日月種種象殊　必無見精受汝所指　汝又發明　此諸物中　何者非見

佛又告訴阿難說，如同你說，無有一樣是這個精明，這個見精，離開一切物，就沒有見的自性，這是你承認的，我也給你證明了，則如所指，佛又轉回來問他，你說沒有一個是見，佛又把他引著指教說，現在你阿難承認，離開一切物，別處沒有一個是見，你知道這是一樣了，說離一切物沒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你也承認，我也給你證明，佛又轉回來，今復告汝，今天再告訴告訴你，不但沒有是見，還沒有個非見，你知道嗎？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各種特別的形相都有，若必無見精，若一定你說無是見者，沒有見精受汝所指，指不出來。汝又發明，你再發明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沒有是見，應當有非見了，你再說一說，何者是非見。

阿難言　我實徧見此祇陀林　不知是中何者非見　何以故若樹非見　云何見樹　若樹即見　復云何樹　如是乃至若空非見　云何見空　若空即見　復云何空　我又思惟　是萬象中　微

細發明　無非見者　佛言　如是如是

佛引著阿難讓他自己說，說何者非見，你能指示那一樣不是見嗎？阿難言「我實遍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我也不知道那一種不是見，何以故？」阿難也醒過來了，佛讓他自己說。「若樹非見云何見樹」，你說樹不是見，怎麼看見樹，若樹即見，你要說樹就是見，復云何樹？你要說樹就是見，怎麼樣？什麼名字叫樹呢？這個樹的名字就沒有了。如是乃至，這是超略之辭，「若空非見」，你要說虛空不是見，「云何見空」，若空即見，你若說空就是見，復云何空？說什麼是虛空？我又思惟，這是阿難自己說，是萬象中，這萬物萬象之中，微細發明這個道理無非見者，沒有一樣不是見，他不能是非見了，都見著了，沒有一樣不是見，發明無非見者，佛跟著又給他證明，佛言如是如是，前邊沒有「是」，這裏也沒有「非」，也沒有個是見，也沒有個非見，佛言如是如是。

於是大衆非無學者　聞佛此言　茫然不知是義終始　一時惶悚　失其所守　如來知其魂慮變慴　心生憐愍　安慰阿難及諸大衆　諸善男子　無上法王　是眞實語　如所如說　不誑不妄　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　汝諦思惟　無忝哀慕

於是大眾，還未證四果阿羅漢位的，聞聽見佛引的話，茫茫然不知道是義，這種義理從始至終一點也不知道，一時惶悚失其所守，大眾未到達無學位，他們心裏發惶，心裏悚動不安失其所守，自己也守不住這個心，如來知其魂慮變慴，如來知道大眾的神魂變化，心裏念慮，變慴不安，有恐懼的意思，佛這才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佛知道他們心裏沒有主張，就安慰他們。「無上法王」，這是佛自稱，是眞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說到這裏，佛說是如所如說，是眞實語，眞語是眞諦理，實語是世間上實有的俗諦理，如所如說是中諦理，這三諦之理，不誑不妄，也不是誑言誑語，也不是虛妄的也不是誑

騙人的話，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佛說的話你們雖然不懂，這裏頭有個眞理，必定把這個道理給你們研究開了，讓你們懂得，不是像末伽黎等那種外道，有四種不死的法子，矯亂的論議是強辭奪理，那不是正當的論議，汝諦思惟，說你們好好的在這個地方思惟思惟，無忝哀慕，不要辜負了佛的哀憐慈愍，不要辜負自己羨慕佛法一回，好好思惟思惟。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　愍諸四衆　在大衆中　即從座起　頂禮佛足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　此諸大衆　不悟如來　發明二種精見色空　是非是義　世尊　若此前緣　色空等象　若是見者　應有所指　若非見者　應無所矚　而今不知是義所歸　故有驚怖　非是疇昔善根輕鮮　惟願如來大慈發明　此諸物象　與此見精　元是何物　於其中間　無是非是

這一段經文會通這個眞性歸到一個理上，這是文殊代大眾啓請，因

爲以上佛所說的法，又「無是」又「沒有非是」，可以說是「見性」，可以說「非是見性」都可以，所以大眾聽了心裏不知道，世間法容易明白的說「是」一定是，「非」一定非，所以容易知道，要說又沒有「是」又沒有「非」，大家聽了當然茫然。文殊菩薩知道大家不明白佛說的道理，心裏發慌，文殊也知道這道理很深，大家一定是不明白，所以文殊菩薩代替大眾起請，訴說法會大眾都不明白這個道理，請佛把這個道理說開了，好讓大家明白。於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憐愍四眾，從座上起來對佛就行禮，「頂禮佛足」，用人身上最高貴的頭頂禮人身最下的腳，這是最尊敬的禮，行禮拜完了，合掌恭敬，把兩隻手合在一塊，恭恭敬敬的對佛表白說，此諸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他們這時候，不能夠醒悟如來發明的這個道理是什麼，那兩種怎麼叫精見色空，常說的見相二分，這個精見，在人的眼睛上看見的見性，怎麼叫精見呢？但說精純不雜見性，不參雜旁的東西，眼睛你要往

東看、西望、南看、北看，那就參雜了。直接著就是一個見，這個名字就叫精見二種，一個精見，這是見分，還有形相的一分子，是色空有形有色的，離開形色就是虛空，這個虛空也在相分以內。大家要知道，我們覺著這個虛空，這不是形相，他眼睛看見就叫形相，你眼睛看不見的才叫「眞空」，看見的這個「空」這是「頑虛空」，不是眞空，這地方得要明白開了。世間上都知道，這見相二分，見分代表人心，相分代表世界所有的，連虛空也在內，說他們不悟如來發明的二種精見色空的道理。到底那個是見，那個不是見，這個義就是眞實義，到底是個見不是個見呢？就是這麼一句話，這個意思不易明白。說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假空說是前面所緣的，前邊對著環境緣者，拿眼睛看他爲助緣，緣是連絡在一塊了，色就是世界上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都叫色，空就是頑虛空，這也在色相以內，說若此前緣設若現前，眼睛所緣的這個境界，不是形色就是虛空等相，說若是見者，應有所指，你說前邊見的宇

宙、山河大地、虛空，名爲見者，這些相你說是見，設若這是見者，若成了你的見，怎麼叫山河大地呢？他叫山河大地，怎麼不叫見呢？若此前緣色空等相，若是見者說他一定是見者，你要指山說是我的見，山要成了你的見，什麼叫山？這個理說不通，若是見山是我的見，山要成了你的見，什麼叫山？這個理說不通，若是見者應有所指，你指出來的是山，那一塊是山，那一塊是見，這整個是山，你怎麼叫見？說在這裏若非「見」者，這是兩面說，應無所矚，你什麼也看不見，這是叫非見，你怎麼看見前邊又是空，又是相呢？你怎麼說非見，你說非見也說不通，這是文殊菩薩重敘佛在前邊問的話，替大家說話，你要說是見，什麼是物，要說非見，又能見物，這個道理不是明明說不通嗎？因此這樣說他是見也不對，說他非見更不對，如今不知是義所歸，這是文殊菩薩代表法會四眾說話，到是見或不是見，或者是或者非，說是見也不對，說非見也不對，這個道理應該怎麼解決，這道理最要緊，把道理擠到這

裏，你要轉不過彎來才行。佛法有眞正的道理，不是隨便瞎說，得要把道理說的通，文殊菩薩代大眾說話，若非見者他是應無所矚，因此這個說是見也不對，非見也不對，而今不知道義理，歸在那裏才算對，「故有驚怖」。這是文殊菩薩給大家原諒，對佛說，這不是他們四眾人等沒有善根，而是這種道理不好明白。下邊文殊菩薩又代大眾，求佛說知是怎麼回事。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這個看見的見，是見分一面，物是相分一面，不是兩面嗎？請佛得給弄明清楚了，發明此諸物相與此見精元是何物，請佛給說說。這地方不好下斷辭，惟願如來發大慈悲心，發明此諸物象，就是現在眼前所看見的這些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他根本倒是何物？倒是見？倒是物？說於其中間無是非是，還在這句話上最要緊，說這是怎麼回事？就是這個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就在這兩句話上，見精是見分，物象是相分，一個相分一個見分，這地方得把他記清楚了。元是何物，你得說明了於其中間，無是無非，

在這個物的中間，也說不出個是來，也說不出那個不是來。

佛告文殊　及諸大衆　十方如來　及大菩薩　於其自住三摩地中　見與見緣　並所想相　如虛空華　本無所有　此見及緣　元是菩提妙淨明體　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以上是文殊菩薩請佛說法，佛不能不回答，所以這段文是正式的發明，超倫絕待。這道理明白了，立地成佛，開佛的知見，你要不明白，不是說今天修點，明天鍊點，一點一點的長成了，不是這個道理。你看小孩生下來，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有相的東西，到時候就死，所以佛說到佛性上是超倫絕待的，超出倫次，沒有對待。上邊問的法都是對待法，有對無，來對去，好對壞，高對低，貴對賤，富對貧，你一開口就是對待，這是世間上的對待法，你拿著世間法去明白佛法，你怎麼能明白？你越弄越糊塗，這東西你不把他超出去，世間法都有次序的，你要成佛是立地成佛，你要明白是頓然間的，你只要放得下，立地成

佛，他不是今天修，明天鍊，鍊成的，你要說修、說鍊，那是沒有辦法，不能明白，也沒有人能給你說明白了，有佛在世給他說，他也不明白，那怎麼辦呢？就留給他個法，叫他今天修明天鍊，鍊來鍊去的，他總有明白的那一天，究竟到了時候還就是個明白，並沒有旁的。他這是個現成的東西，你自己不承認不明白，那誰也替不了你。所以這段文，佛才正式的發明絕待，絕了對待，超出倫次，怎麼叫絕待？佛告文殊及諸大眾正式的發明，這個絕待的道理，說十方如來及大菩薩，十方的如來，十方的菩薩都說在一塊，沒有二樣，獨一無二的事情，於其自住，他都有所住，所住在三摩地中，連十方的如來佛，十方的大菩薩他得有個住處，他在那裏住著，於其自住，他自己住在他自己的那個本位上，他還沒有個能住，還沒有個所住，這身體是我能住的，那個坐位是我所能住的，我沒有那個事情，所以依正二報就是一體，自住在三摩地，中國話就叫正定、正受、等持，正定是不偏不倚，他是整個的，佛法這性

盡虛空遍法界，就是這一個性，所以叫正定，一個法身。諸佛眾生，通通是一個法身，不是一個人一個法身，我們每人一個身體有生死，法身無形相，清淨的、獨一無二的知覺，要不怎麼叫佛？佛怎麼講？中國話就是覺，知覺人人都有，這個知覺多大，你想多大就多大。說成佛就是成了自己的知覺，不是還有個什麼東西可成。這一個知覺盡虛空遍法界，就是一個自己，所以叫正定，一點也不許動轉，是個整個的，要有正定就有正受，你這個享受，那是通常的周身的，整個的享受，等持就是住持那個平等，一樣也沒有挑揀，沒有高低貴賤，沒有對待也超乎倫次，這叫三摩地，說在這個正受等持之中，該怎麼樣說。見與見緣並所想相，說這能見是見分，所見是相分，能見見著所見，兩下連絡在一堆，這叫「見」與「見緣」，能見和所見。我們現在是能聞所聞，我說的話是你們所聞聽見的，你心裏耳朵有個聽，是個能聞聽的，這是個能所，其實就是一個。我們這個人，在形相上就分開了，說見與見緣，能

見與所見向一塊堆，一結緣一連絡，這再並上所想的相，你心裏是個能想，你還有個所想的物，這是對著形相，想是心，形是物，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是妄想分別，妄想分別怎麼講？本無所有，本來就沒有，是人的妄想心化出來的，原來那來的？就是妄想心變化的，你人心要不動心，怎能生出人來？就是個知覺變化，所以說到這裏，說見與見緣並所想相，想是能想的知覺，相是個物，並所想相這些東西擱在一塊，就好比你自己造的這個業，無故的拿兩個清淨眼，往空中瞪，瞪來瞪去的就發花了，見空中都是花，空中根本上就沒有花，這個見性之中，什麼也沒有，就是你的妄想變化的，你要把妄想歇下去，什麼也沒有，根本就是個佛性，那有這些事情，這不是給你說開了，元是菩提，根本上不是修出來的，根本上就是一個知覺的大道，沒有障礙，妙淨明是一體。妙是法身德，淨是解脫德，明是般若德，當體就是三德秘藏，分開說，除了這個具體還有什麼？總而言之要歸在佛證的位子三摩地。

就是凡夫所緣的境界也都在菩提上，連凡夫帶佛都是一個覺道，根本上，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知道這個道理，云何於中有是非是，那能令這裏頭還有個是、還有個非是？還有個對還有個不對？決沒有這個道理。

文殊　吾今問汝　如汝文殊　更有文殊　是文殊者　爲無文殊　如是　世尊　我眞文殊　無是文殊　何以故　若有是者則二文殊　然我今日　非無文殊　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這是舉例破除是非，顯見性無是，亦無非是，顯見性爲眞，佛對文殊說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非文殊。佛說現今我問問你，就照著你這個名字你叫文殊，還更有個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你能說沒有個文殊嗎？也不能說是也不能說非，也不能說是文殊，也不能說非文殊，你就是叫文殊就對了，把這個是非兩個字破開了，佛指著文殊菩薩作一個比例，沒有是非的意思，下邊文殊答回說：「如是世尊，」佛說的對，我眞文殊，這地方就不再說是非了，其實一開口就是

對待，說我眞文殊，他拿眞文殊就破這個是文殊，其實眞還對著假說，是不是呀！還有個眞文殊還有個假文殊，這就是如同以抽打拔楔，這是以楔出楔的道理，把這個木頭頂出那個木頭，結果還有一塊木頭夾在裏頭，這地方文殊菩薩拿著說我眞文殊，他也不能再是文殊，要說是文殊又順了是邊，他沒法回答就說眞文殊，拿眞就破是非，說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我名字就叫文殊，若有是文殊就成了兩個，若說非文殊就是沒有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這句話是說，然而今天，可不能說是沒有文殊，我名叫文殊，那還有個是非，這道理破的沒有是非，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在其中實實在在的，沒有是非兩種分別相，下邊佛問說—

佛言　此見妙明　與諸空塵　亦復如是　本是妙明　無上菩提　淨圓眞心　妄爲色空　及與聞見　如第二月　誰爲是月　又誰非月

佛說，此見本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一個明明白白的虛空塵相，世界上的諸物是相分，亦復如是，都是一樣，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這段文是引例釋成，引出個比例來，成就這個見性，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根本上就是不思議，此見妙明，你要問明白了這個妙明就是無上菩提，菩提就是佛果，在這地方你要看眞了，在這地方你要觀念成了，就能成佛，這誰能知道呢？佛把這些話說開了，說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沒有比他再高上的這種覺道，怎麼解釋呢？說淨圓眞心，沒有什麼東西，就是人的心，人人都有心，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心就是知覺，佛者覺也，自己不覺悟，上邊說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把這個說明了。下邊又說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根本上就是一個不分別，不起思想的一個明白，這個明白，不是我們所明白、能明白，這是本有的明白就叫妙明，沒有分別心，光是一個明白，大家聽了記住這話，常常可以演習演習，

也沒有分別心，這個明白什麼樣呢？你自己看看，看看自己的明白，你這麼一看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就是明白，你還要明白個什麼東西呢？到這地方得要注意，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淨是清清淨淨的，圓是圓滿一點不少，一點不虧，眞實不虛的，就是人的個心，那個人沒有心，我們自己把心用錯了，怎麼不認得心呢？你要是求實，都是以緣影爲心，心裏頭攀緣的影子，拿這個當心，好比我說的這個話，他說是不錯，他說此見妙明，我心裏頭記住了，你知道此見妙明，這是個聲音，這是個名字，你知道此見妙明的這個，他是眞心，大家要知道，他把這個此見妙明都擱在一塊就錯了，光認得此見妙明，他說他明白了，其實拿這個迷惑了，拿這個顯你的知覺是不分別，不起思議的那個明白，這才是無上的佛果，淨圓眞心就是清淨沒有污染，我們這個人的心都染了。圓是一樣不缺，「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不是從外頭來的，自己本有的就是一個眞心，眞心不妄用，人都拿著影子當心，我說

的話，光把話記住，明白這個理記住，心裏有這麼個影子，這叫緣影爲心，不應當用的時用。這是妄想心，這都在所知覺上隨著所知覺迷惑，連能知覺都作不到，這地方說的本有的知覺，沒有這些囉嗦，說是本是妙明淨圓眞心，說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妄是作錯虛妄的，你要有這麼個菩提心本來就是佛心，因什麼不成佛呢？妄。你是妄作妄爲，妄想不應想的去想，心用錯了，妄爲色空，妄爲形色有虛空，這是相分，誰知道這個形色虛空呢？見聞覺知這是個見分，這兩分就迷惑了，你要光知道這個見聞，要略去這個色空，這是小乘的聖人，這還是得偏空理，你知道這個色空就是聞見，聞見就是色空，他就是一體，你不起這個分別就是中道，佛的知見。下面拿兩樣引出來說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他是一體，說一體得說一體的好處，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這就對了。

下邊又說人的不對，說你們這都是本眞是淨圓眞心，因什麼你用錯

了妄作妄爲妄想，妄爲色空及與聞見，拿你那個所聞所見，妄爲外邊有色有空，你要不起這分別，連色空帶聞見通通都是無上的菩提，大家這個地方得要知道，說到這裏，我們爲什麼都弄兩樣，說這個色空是色空，見聞是見聞，也有說聞見的，這是怎麼回事？佛又給說開了，說你們這個聞見和色空本是一個，你怎麼看成兩個呢？下間說個比喻，如第二月空中本是一個月，你的眼睛有了毛病，你就看出兩個月來，這是你的眼病，究竟是一個月，你說這個色和空算一面的相分，見聞和色空這是一個，離了見聞沒有色空，離了色空沒有見聞，大家要知道這個道理怎麼評論，見聞是個知覺，色空是個形相，一個形相一個知覺，我們這個人誰都承認，知覺不是形相，形相不是知覺，這是兩樣，誰不知竟是一樣，佛出世才給人說明白了，怎麼知道就是一樣，得說出個憑據來，這兩樣你一比量，根本上就是一樣，怎麼比量呢？你離了知覺就沒有這個色塵，離開色塵就沒有知覺，諸位打打這個算盤，他這兩樣是並起

的，你要是單起，倒是先有形相，先有知覺，這個話你說不通，讓你自己來說，若是說先有形相，形相在先，要沒有知覺，誰知道形相，諸位想想是不是？再轉過來，先有知覺，若是沒有形相，你知道個什麼東西？大家想想，這兩樣是一塊起的這道理，所以佛說是一個道理，你把他研究眞了，不是馬馬虎虎的，說了就算了，要知道這道理，你還分別什麼？你就不必分別了，本是一體。一個月你看成兩個月，這怨誰呢？這不是眼睛有病看錯了。我說過，離開見聞就沒有色空，離開色空就沒有見聞，一個形相一個知覺，色空是個形相，見聞是個知覺，你離開知覺，那裏還有形相，誰承認他是知覺，離開形相，知覺就沒有寄托的地方，知覺在那裏寄托？這兩種東西根本上就是一種。說如第二月，就如同本是一個月，你看成兩個月亮，你能說誰爲是月，又誰非月，那個算是眞月，那個是假月，說到這裏佛又叫——

文殊　但一月眞　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是以汝今　觀見與

塵　種種發明　名爲妄想　不能於中　出是非是　由是眞精妙覺明性　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佛告文殊「但一月眞」，見聞與色空不是兩種東西，你要知道，這兩樣就是一樣，但一月眞，中間自無是月非月，在這其中，自然的就沒有是月非月，你在其中你要說，那個是見聞，那個是色空，離了色空沒有見聞，離了見聞沒有色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佛知道法會大眾明白這個理，佛說他們不對，說是以汝今，你們現今觀見與塵，觀見是有知覺的，塵是指著色空，種種發明，發明這個道理太多啦，然而都不實在，名爲妄想，完全都是妄想，怎麼個理呢？不能於中出是非是，你不能在這裏頭逃出去，不是說是就是說非，不是非就是是，由是眞精，妙覺明性，元來本是一個精純不二的，不可分別，不可思議的一個妙覺明性，不分別的這麼一個知覺，明明白白這麼一個天性，你要知道這個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所以才能使令你，

跳出這個是非兩門，有所指非有所指，他本是一體，這是第八番辨見，這是無是，亦無非是，也沒有個是，也沒有個非是，顯見性爲眞，就是一個見性，性就是一個理，你要明白開這個理，那還有是非，究竟這個見性是個眞的。

九　顯見超情

阿難白佛言　世尊　誠如法王所說　覺緣徧十方界　湛然常住　性非生滅　與先梵志娑毗迦羅　所談冥諦及投灰等　諸外道種說有眞我徧滿十方　有何差別

這段文是第八番顯見性揀出外道說自然的理，佛駁不是自然。阿難有疑惑專請佛，誠如法王所說，誠然實實在在，如我佛爲說法之王，說這個道理，覺緣遍十方界。佛說的道理，覺就是見聞，緣是指的色空，

這是兩分，一個相分，一個見分。覺就是見分，緣就指的相分，這兩分遍十方界，普遍十方的這個世界「湛然常住」。湛者如同極清淨的水，稱謂湛然，沒有旁的參雜，常住不改不變，「性非生滅」，就說覺緣，這個見相二分，要明白這個道理，就是一體，他遍十方界，湛然清淨，常住之性不改不變，沒有生滅。性非生滅，雖然是這樣與先梵志，娑毗迦羅所設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眞我遍滿十方，有何差別。這是阿難疑問。先說佛有這個見相二分遍滿十方，這個道理說得很透徹，外道也有這種說法，是怎麼樣去分別，覺緣遍滿十方，這是佛說的，常住的性非生滅，外道也這麼說，與他有什麼分別？與先梵志，印度的外道，名叫先梵志，他所說的理叫冥諦，冥是幽暗之中，不可知、不可見的地方，有個眞理，這叫冥諦，這是一分，還有一分外道，投灰等，這個投灰，是講究有多少東西都燒了，一亮火就沒有了，燒成灰，他師父還能從火上走，這是投灰外道的行爲。他的道理說有個眞我，說人身是

假我，人不認的身上有眞我，這個眞我遍滿十方界，這兩種外道都說眞我遍十方界，他說覺緣遍十方界，不知有何分別。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　爲大慧等　敷演斯義　彼外道等　常說自然　我說因緣　非彼境界　我今觀此　覺性自然　非生非滅　遠離一切虛妄顚倒　似非因緣　與彼自然　云何開示　不入群邪　獲眞實心　妙覺明性

這是阿難尊者疑惑，兩種外道說冥諦眞我遍滿十方，與佛說的覺緣遍滿十方相類，又說世尊早先曾在楞伽山爲大慧菩薩講演過這種道理，楞伽譯中國話叫不可登，上頭大下邊窄，有神通才能上去聽法，凡夫上不去，彼外道等常說自然，他說的冥諦、眞我都是帶著自然性，他是自然的，那時候我跟著佛學的，我說的世間上起始的道理，離不開因緣，說這因緣果報的事情，「非彼境界」，我說的與他們外道的境界不同，我現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我怎麼一看，佛說的知覺性，就類乎自

然，差不多也是非生非滅的，遠離一切虛妄，這是眞實的遠離一切虛妄，一切顚倒，似乎不是我早先和佛學的那個因緣了，他一看不是因緣就是自然了，要既然是自然與彼自然相同，「云何開示」，佛怎麼才能開導指示出來？他說自然，我覺著也像自然似的，這不是和外道成了一樣，所以請佛指示，從這裏怎麼能開導不入群邪，也得說這個自然的理，不和外道一樣才行，才能獲眞實心妙覺明性，阿難心裏疑惑這個道理，請佛分別開示。

佛告阿難　我今如是開示方便　眞實告汝　汝猶未悟　惑爲自然

佛對阿難說，我現今如是開導，指示這個方便的法，爲的是你容易明白；眞實的告訴你，你不能接受，「汝猶未悟」，你還未開悟，你光聽見我說的話，你就誤解了，又「惑爲自然」，你這一迷惑，你也把我說的這些法，這個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你又當了自然

了，這個自然這是以什麼爲體，這是一句空話，什麼東西叫個自然呢？

阿難　若必自然　自須甄明有自然體　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爲自　此見爲復以明爲自　以暗爲自　以空爲自　以塞爲自

佛對阿難說，設若必定有個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你把他甄別明白了，分別清楚了，得有個自然的本體，不能說一句空話就算了，你且觀察觀察，我給你說的這個妙明的這個見性，心裏不能思，口裏不能議，這個明才叫妙。思想不到議論不來，你這心裏就是個明白，這叫妙明，就是你見聞的一個性，這個妙明見中，我給你說的，讓你「不思議」的這個明明白白，這個見聞覺知之中，你這個地方，我給你說明白了，你不能不接受是「以何爲自」，你看這個世間，上頭明暗空塞這四相，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虛空就是壅塞，就是這種境界，這是佛說。此見爲復以明爲自，以暗爲自，你說自然，你是以什麼爲自然的

體？還是以空爲自？「以塞爲自」，這是問他四個問題，你有沒有理由可說？

阿難　若明爲自　應不見暗　若復以空爲自體者　應不見塞　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爲自者　則於明時　見性斷滅　云何見明

佛對阿難解說「若明爲自」，你要是拿光明當自然，也說不通，若以光明爲自然，「應不見暗」，若是拿光明當作自然之體，得常住不滅，可以說明爲自然之體，應當不再見暗，不應被黑暗奪明，可是有黑暗，就沒有光明了，你怎麼拿明爲自然的體呢？這不是說不通嗎？若復以空爲自體者，若拿虛空爲自然的體，虛空要當了自然的體，應不見塞，壅塞的地方就沒有虛空了，你以空爲自然之體，應當不見塞，你怎麼還能見著壅塞的地方，若見著壅塞的地方，你說以空爲體，說不通。「如是乃至」，就從這裏推算，乃至就是超略之辭。「諸暗等相」，這

黑暗的，種種的黑暗相，「以爲自者」，拿這個當自然之體，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你拿黑暗的當自己的體，有光明的那個時候，這個暗性就沒有了，就不能見著暗，有明就沒有暗，云何見明，你怎麼還見著明呢？

阿難言　必此妙見性非自然　我今發明是因緣生　心猶未明　諮詢如來　是義云何合因緣性

阿難又轉過來說，以上佛說自然不對，下邊又說因緣，因緣和自然是相對的，其實也不對。阿難說，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諮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阿難說，我今發明這個見性，不是自然的，從因緣上生的，但是我心裏還是不明白，諮請如來把這個義理，實實在在的說一說，「是義云何，合因緣性」，阿難問佛說，見性不是自然就是因緣了，這個義理怎麼能合上因緣性呢？請佛說一說—

佛言　汝言因緣　吾復問汝　汝今因見　見性現前　此見

爲復因明有見　因暗有見　因空有見　因塞有見　阿難　若因明有　應不見暗　如因暗有　應不見明　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

這是佛問他四個問題，佛說這個見性，阿難疑惑自然有的，也不是因著這個，也不是攀緣那個有的，怎麼有的呢？他自然就有的，佛給他破除了，他又轉過來說，怎麼能合因緣性呢？佛就對他說這個意思。我先說出來，大家好往這理上會。佛說你言因緣，吾復問你，汝今因眼見性現前，你現在因著你眼睛看見的物件，有個對相，對你的眼睛，你看見既是因緣，我再問問你，因看見的這個性，現在你的前邊說，此見爲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明暗空塞，這是人的眼睛對相，不是見明就是見暗，不是見空就是見塞，這四樣你既然說因緣有的，我先說這個因，你是因明、是因暗，是因空、因塞有這個見呢？佛叫一聲阿難，說：「這四個問題我問問你，『若因明有』，設若是因

明才有見，就應不見暗，因明你的見體現前，黑暗的時候，就沒有見了，沒有了見，你怎麼還見著暗呢？你怎麼說因明有的呢？因明也說不過去。你見著暗就沒有明了，沒有明這個體也就沒有了，說因明有體不能成立。轉過來說，『如因暗有』，說你這個見性，是因著黑暗有的，若這暗有，應不見明，若因暗有見性，在光明的時候就沒有暗了，你在這個見現前的本體就沒有了，就不應當見這個明了，你怎麼還見著明呢？」底下就不用挨著說，如是乃至，是超略之辭，因空因塞，同於明暗，不用一樣一樣的說，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

復次　阿難　此見又復緣明有見　緣暗有見　緣空有見　緣塞有見　阿難　若緣空有　應不見塞　若緣塞有　應不見空　如是乃至緣明緣暗　同於空塞

上邊說完了因，下邊還要說緣，這因緣是兩個意思，「因」比如種子，「緣」是外邊的助緣，指著對方說的所緣的境界，佛對阿難又說：

「此見又有四種問題，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是緣什麼有的？是什麼幫助有的？你說一說，佛叫一聲阿難，說「若緣空有」，若是空的助緣有的，「應不見塞」，若緣塞有，若說攀緣的這個「塞相」有了見，應不見空，空也就見不著了，爲什麼還見著空呢？若是見著空，就不是因壅塞的地方有的，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不用挨著說了。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　非因非緣　亦非自然　非不自然　無非不非　無是非是　離一切相　即一切法

這才顯出來，也不是因明，也不是因暗，也不是因空，也不是因塞，怎麼有的呢？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這地方佛給他說開了，說你應當知道如就是，不如就不是，就是這麼句話。又勉強指出來精覺妙明，精就是解脫德，一塵不染，覺就是般若德，妙就是法身德，

就是你心裏那個明白，精覺妙三樣，一樣也不可缺，就是這個明白，不是像你阿難那樣，一會又說因，一會又說緣，又說自然，這樣怎麼會明白佛法？說「非因非緣，亦非自然」，也不是你說的因緣，也不是你說的那個自然，不是因緣、不是自然，就是非了，還非不自然，無非不非，還沒有個非，也沒有個不非，那麼那個是呢？也無是也無非是，全都不對，全沒有了，你心裏就發愣了，眼睛發直了說，這是什麼道理？在這地方，這就是自己，大家要認得，還上那裏去認，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心發愣就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就對了，你要有辦法把自己就害了，有辦法就錯了，這道理就在這裏。佛說到這無是非是，也沒有個是佛法，也沒有個非是佛法，沒有是也沒有不是，那到底是個什麼？這問題就在這裏，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就在這兩句話上，你離開世間上那個分別相，你的身體是老相、少相、男相、女相，窮就窮，富就富，你住在本位上，人人都有人的營業，各盡各職，然而在自己職位以外，我

無所求，不要幹這個又想那個，也不知怎麼好，鬧一輩子，受一輩子苦，窮說這個道理，無論是作士農工商，你願意作那一界，就是那一界，高就高，低就低，你離開分別相，不必分別人我是非，榮辱得失，成敗利害，你把那個都放下，說人人都放不下，我怎麼把他放下？你不是想成佛嗎？是不是？說成佛這種事，這不是奉承人，不讓人打妄想，這個佛就是個知覺。說你成佛，沒有另外還有個佛可成，有官讓你做，你得拿個執照去上任，不是這個事情，你成你自己的知覺，人人都有知覺，人人都能成佛，說我們有知覺，怎麼不成佛？是你自己不承認，佛就是說這個法，還是你自己的知覺，成就你自己的知覺，這事情誰也替不了你，誰也管不了你，就是暴君處死刑，也管不了你的心，心是無形相的，他怎麼管？你要是守住本位，現成的拿過來就是，要不說成佛最容易，最難就是你做不到，所以說最難，最容易，放下就是，這個道理，人人都應當知道，爲什麼？人人都有知覺，爲什麼不知道？說這個

道理，佛在世間要不說出個眞理來，印度外道有九十六種勢力又大，誰聽他的必定把人說倒了，說得心服口服，反對的人聽了沒有話說，他就得相信，誰還沒有知覺，有知覺就好辦了，那就容易了，所以這個地方無是非是，得怎麼辦呢？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你離開世間上這分別相，你別管他是非邪正，遇著什麼就是什麼，學佛的人第一要行忍辱，在未成佛的時候，先把忍辱學好，餘者就好辦，我不忍，所以今天就不能成佛。可是知道這條路不能不行，說這個道理，也沒有個「是」、也沒有個「非是」，這怎麼辦呢？離一切相，你離開世間上一切分別相，一有分別相心裏就有煩惱，還就是這一切法，法就當個樣子講，你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是我在商界作事，一定去耍手藝，也不是說，我是在家人，一定要出家當和尚，不是這個事情，作什麼職業都好，就怕你這個心不照著行，若依法修行那一界的人都能修行，即一切法，你幹什麼就是什麼，你說我是手藝人，手藝人也能成佛，農人也能成佛，我給人

當差也能成佛，做官也能成佛，你做大總統一樣成佛，這地方沒有高低，那個知覺沒有高低，就在你的心裏雜亂不雜亂，你得離開一切相，離開你那些分別相，還就是現在這些事情，現在的事情你不分別當下就是。大家都往這條路上奔，我要說不往這條路上奔，爲什麼出家？出家還是不行，不行怎麼辦呢？你得多勸人，勸的人多，大夥就管住了，你要做不到，還勸我們大家比賽著，也得往好處學，離開一切相，即一切法，你是幹什麼職業的人，就幹什麼事，不是非怎麼的不可，只要離開一切相，即一切法，法字當個「樣子」講。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　以諸世間戲論名相　而得分別　如以手掌撮摩虛空　祇益自勞　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佛給阿難說明白了，「汝今云何」，爲什麼你還說這些？「於中措心」，你在這地方，一會安制你的心在因緣上，一會又安制在自然上，你這是亂安制。「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分別這是世間人戲論，不是

眞正的道理，說是說非，說自然說因緣，這都是世間的言語，你要引導人學佛，也得用世間的言語，你要知道，這都是不讓你著相，你用世間的話，做世間的事，你還得離世間的一切法，從根本上還要離開做與不做，爲與不爲。所以世間上這個戲論的名相，說因緣說自然，這都是世間上的戲論，遊戲的言論，這些個名相而得分別。你拿著世間的名相，得著分別，你就有理可說，這如同什麼？說一個比喻，如以手掌，你用手掌撮摩虛空，用手要抓虛空，你還能抓得著嗎？

十　顯見離見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必妙覺性非因非緣　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　見性具四種緣　所謂因空　因明　因心　因眼　是義云何

這一段文是第十番辨見，辨別人的見性，有句成語說「見性成佛」，人人都有個性，你從那個地方可以考證出來，說眼見一種能代表六種，眼睛的見性，要能把他研究明白了，這六根通通的都明白了，六根要明白，六塵也就明白，六識也就明白，一共是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這是浮塵根有形有相，勝義根是見、聞、嗅、嚐、覺、知，這六種勝義根，寄托在六種浮塵有六種認識，眼識色，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意識法，一共是十八界，都把他研究清楚了，明白一界，其餘的都明白了，就是這個見。大家要知道，佛就是爲的讓人明白，由這個十番辨見，費了十番的工夫，辨別人都有眼睛，看見的這個見，眼睛能見是有一個見性，光是眼睛不會見，人死了，見性離開身體，瞪著兩隻眼，什麼也見不著。所以這個見性，永遠也不生滅，人要把這個道理研究透了，就了生脫死，見性成佛，我說的這話，都是佛經上有的，不是我編的。這道理不容易明白，大家有緣把這個道理研究

研究，把這個見性研究明白了，妥當了，便到了第九番，是二妄合明，兩種虛妄擱在一塊，發明這種道理，就是顯見性非見，顯出人看見的這個見性，非是現在的這個見，這個道理就在這裏。那麼這個見還有幾個，一共有三個，有所見、能見、本見。人都有見都用錯了，每人有三個見，我們只用一個，所以自己根本上本有的本見，自己遺失了，忘記了，反背了，不認得自己了，我們每天看見的都是所見，眼見的明暗，種種形相，山河、大地、虛空都見著了，這叫所見。眼睛所看見的人都迷在所見上，你別說本見，連能見都不知道，拿著能見迷惑所看見的，所以自己這個能見都背負了，自己就不承認自己了，何況那個本有的知見呢？更不知道了。佛講這個道理，就是讓人認識自己，你就見性成佛，不認識自己，那就是世間上普通的人，這種道理大家要不研究，自己就冤枉自己了。這個見先把他弄清楚了，怎麼叫能見？眼前你看見的是你所見，誰看見的有一個能看見的，你要沒有能看見的，雖有東西，

瞪著眼也看不見，就因這個所見，把這個能見迷住了，能見迷在所見上，自己不知還有個本見，佛正式告訴，讓人要認識本知本見，顯這個見性非見，顯出人的本有的見性，非是所見非是能見，大家要把能見所見看破了，本有的知見就顯出來了。因爲人迷的太深，佛說了十番，說一樣不明白再說一樣，再不明白又說一樣，這是說到第十樣上，說見性非見，說這個能見所見不是本見，這是說這個題目。佛上面說，見性也非是「自然的」也非是「因緣的」，所以阿難疑惑請問佛，他想起來，佛早先給我們講過，阿難對佛表白說，世尊必妙覺性，佛說的這話，必定這個妙覺性非因非緣，以前還說非自然，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阿難問佛這個道理，佛早先說過，現在又說非因非緣，與自己說的違背，是不是？世尊，若一定也不是因也不是緣，佛爲什麼早先常常的與比丘說這個見性具四種因緣，所謂因空，因爲有虛空，因明，因外邊明亮，因心，還得有心，因眼，還有眼，有這四種緣才能看

見。這是佛當初對比丘常說的，說是義云何，這種義理佛怎麼講呢？這不都是因緣嗎？現在佛又說因緣不對，這是怎麼回事呢？

佛言　阿難　我說世間諸因緣相　非第一義　阿難　吾復問汝　諸世間人　說我能見　云何名見　云何不見　阿難言　世人因於日月燈光　見種種相　名之爲見　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阿難尊者引出佛往昔說的「因緣法」問佛，這地方佛對他說往昔說的是因人示教，是隨情說法，你們那時候還在人情思想裏頭，那是世上的因緣相，那是學佛人初入門的一個境界，非第一義，不是佛法的第一義的地方，究竟眞實的道理歸在第一義諦，這是究竟的佛法，你別拿著初入門的佛法，當作究竟的佛法，那就錯了。這地方這個見性決定不是因緣，佛叫阿難，吾再問你，佛這時候一定現出個見性不是因緣，佛給他說出個證據來。說阿難，吾再問問你，諸世間人說我能見，這是世間

人普通的言語，說我能看見，這句話誰都會說，說云何名見，云何不見？佛問他兩個問題，說世間人開口都會說我能見，你能見，你說一說，怎麼就叫見？怎麼就叫不見？你把這個見，和這個不見說清楚了。阿難言，阿難覺著這還不容易嗎？見不見，這還不好分別嗎？阿難對佛回答說，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爲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這是阿難理直氣壯回答佛的話，若沒有這日月燈光，什麼相也看不見了，則不能見，他說到這裏，佛叫一聲—

阿難　若無明時名不見者　應不見暗　若必見暗　此但無明　云何無見　阿難　若在暗時　不見明故　名爲不見　今在明時　不見暗相　還名不見　如是二相　俱名不見　若復二相自相陵奪　非汝見性於中暫無　如是則知二俱名見　云何不見

佛順著阿難說，若無明時，沒有日月燈光的時候，這個名字就叫不

見，這個不見沒有兩樣，是應不見暗，若沒有光明，那就叫不見，若是不見，又怎麼還見著黑暗？若依著你阿難說，沒有光明時叫不見，若不見一切都不見，怎麼還見著黑暗呢？應當見不著黑暗才是，這才叫一切不見，若沒有日月燈光時，還能見著黑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這話說的很硬啊，這可以說單單的沒有明，你不好說沒有見，沒有光明你還見著黑暗，你拿著光明黑暗當見、不見，你這是大錯。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爲不見，若這樣說，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還得叫不見才是，如是二相俱名不見。你看這兩種相，都可以叫不見，明時不見暗這叫不見，暗時不見明也得叫不見，這不是來回一般遠嗎？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奪，設若還是明相與暗相，明來奪暗暗來奪明，若還是這麼回事，非汝見性於中暫無，不是你那個見性，在此明暗之中，暫時就沒有了，暫時的功夫也不能沒有，他是永遠常在的，如是則知二俱名見，若這麼一說，見明的時候可以叫見，見暗的時

候也可以叫見，云何不見，你怎麼說不見呢？

是故阿難　汝今當知　見明之時　見非是明　見暗之時　見非是暗　見空之時　見非是空　見塞之時　見非是塞　四義成就　汝復應知　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　云何復說因緣自然　及和合相　汝等聲聞　狹劣無識　不能通達清淨實相　吾今誨汝　當善思惟　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佛把光明正大的見性對阿難說，是故你今當知「見明之時」，你要知道，這就給他分別開了「見非是明」，這話說的多清楚，你看見明的時候，這個見他不是明，這明是見的對相，「明暗通塞」，這都是形相，說見明之時見非是明，他是一個知見的見，這不是所見的那個明相，見暗之時見非是暗，你看見黑暗的時候，你能見的那個見，不是黑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你看見虛空，那個能見不是虛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你見著壅塞的時候，能見不是壅塞，見與明、暗、空、塞大不

相同，四義成就，這四樣你能以承認了，這四樣就成就了。這裏還有比較深的道理，這四樣分開了一個能見，一個所見，能見就是這一個見，所見的明、暗、空、塞四相，是所看見的相，你承認這四義成就了，這個見不是明、不是暗、不是空、不是塞，這地方你知道了。下邊佛又說，汝復應知，你還要知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明暗空塞的時候，見不是明暗空塞，這是個能見對著所見，能看見的那個見，不是外邊的明暗諸相，明、暗、空、塞，四種形相那麼容易明白，這是對待法。汝復應知，你還要知道究竟的見是什麼，「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你見著能見所見的時候，這個見非是見，這個「見」，上頭這個「見」是本有的「見」，非是能見所見的那個見這個道理，在這地方要記住，見「見」之時，你見明、見暗那是相，這是個能見明能見暗，這地方叫能見，你本有的見，見著能見所見，這時候見見之時，本見見著能見所見的時候，見非是見，這個本見也不是能見，也不是所見，這地

方又說，能見離所見，猶有不變之體，本見更離開能見所見，是個清淨「超倫絕待」的本性，不是能見所能看見的，故說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呢？那更差的太遠了，你還說因著什麼見，緣著什麼見，自然的見，這都錯了。及和合相，還說些和合相，明暗空塞合在一塊，怎麼個見法？這通通的錯了，說汝等聲聞的根性，人家說什麼聲，你拿耳朵聽見，你都記住，你不悟這個眞理，你的性子、你的知識太狹窄了，你那個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不能通達清清淨淨的，眞實的這個眞理，吾今教誨你，你應當善於思想思想，不要人家說，你也說，說完了，不知怎麼回事情，你自己把自己就誤了，所以我告訴你這個道理，無得疲怠，你得用心別再疲勞懈怠了。「無得疲怠」，別疲勞懈怠，這個妙菩提路，這是最要緊的，就在「菩提」兩個字，翻爲覺道，妙是不可思議的、知覺的這條道路，在這個地方要明白。

二種妄見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如佛世尊　爲我等輩　宣說因緣　及與自然　諸和合相　與不和合　心猶未開　而今更聞見見非見　重增迷悶　伏願弘慈　施大慧目　開示我等覺心明淨　作是語已　悲淚頂禮　承受聖旨

阿難對佛表白說，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還有諸和合相與不和合相，就是這種道理，我心裏還不究竟開悟，還不十分徹底明白，現今又聞佛說見見非見，見著的這見非見，佛說「本見」見著「能見」的時候，這個見，見「見」之時，本見見著這個能見的時候，非是這個能見所見，見見非見，本見見著能見時，也可以說能見就是所見，這個見見非見，這個本見可以見著能見，所以就非是所見，也非是能見，這底下這個見，也可以說是能見，也可以說是所見（見見底下那個

見字若與相分遇合，本身便是個能見，但又是本見的所見對相，所以又是所見）。佛一說這個見見非見，就「重增迷悶」了，重新增加我迷惑，心裏太愁悶了，不明白，「伏願弘慈」，佛得發大慈心施大慧目，施給我大慧眼開導指示我等，是阿難祈求的話，開示我等覺心明淨，究竟就是個知覺心，要明白了，就是一個乾乾淨淨，清淨得一塵不染，這就對了，知覺心明白了，就是一個淨，就是一個清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有淚無聲爲之悲淚，有淚有聲爲之哭，這裏說「悲淚」，就是流眼淚沒有聲音，「頂禮承受聖旨」，還願意親承受佛的究竟的宗旨。

爾時世尊　憐愍阿難　及諸大衆　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

這一段文，這是經家敘義，集經的人，敘說佛的意思，因以上佛說的「見見非見」，道理很深。阿難仍然不明白這種道理，悲淚頂禮請佛

慈悲開示，這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這個大陀羅尼就是大總持，是修行學佛的法門，可以總一切法，持無量義，這三摩提也說三摩地，也說三昧，通通都是翻正定、正受等持，正當的定力，正當的享受，平等的任持，他含這三種意思。妙修行路，是不可思想，不可議論的，怎麼一條修行的道路。

告阿難言　汝雖強記　但益多聞　於奢摩他　微密觀照　心猶未了　汝今諦聽　吾當爲汝分別開示　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

佛告誡阿難說，你雖然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阿難是代表法會大眾，佛對阿難說等於同大眾說，佛說阿難你雖然能強記有記誦的功夫，強記這個學問沒有別的好處，單單的能利益多聞，無非是增長見聞，這在世間法上有這麼個多見多聞的人，與奢摩他微密的觀照心猶未了啊。奢摩他是一心三止，現前一念心就有三種止的

義理，怎麼叫三種止，體眞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你悟這個理，一切法當體就有個性，有性就是眞的，沒有性世界上一切萬事萬物不能成立，各有各性，所以就是一堆土，一堆泥，它也有性，人更不用說了，通通有個天性。這道理當體就是眞的，你不用去旁處找，然而眞可是眞，這個地方可就是一個不起分別心才能行，你要一起分別聖也成凡，你要不分別凡也就成聖，就是這麼個意思。這是佛對阿難說，於這個奢摩他一心三止，儒書上也說知止而後有定，你這個心有所止之處，你這個心就安定了，就不能轉變了，不教環境轉，就是這麼個道理，梵音叫奢摩他。體眞止當體就是眞的，不是提另還有個定力的地方，止就是定，所以說修止就是修禪定，這個理是一樣，要得著這個止，怎麼個止法呢？要微密觀照。微就是不可分別，密就是不可思議，起這種不可分別不可思議的觀照。觀是觀想，照是覺照，心裏頭別糊塗，你這個心得明明亮亮的，覺照也說觀照，觀就是觀念，你別忘了這是說用功的

話，你觀照，向那裏觀照？你得要奢摩他，可止之處，你心裏止住了，止不住怎麼辦呢？你就得觀照，要不你修止心就跑了，要不就昏沉睡著了，你總得要起觀想覺照，把精神提起來，心還不要亂跑，這才叫用功。佛對阿難說，你這個功夫沒修，你心裏連知道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汝今諦聽」，你審實了好好的聽著，吾當爲汝分別開示，吾應當給你分別開了解釋，讓你明白，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佛說法不是爲當時一個人，也不是爲法會大眾，「亦令將來」，是指後來的學修行的人，「諸有漏者」，怎麼叫諸有漏者？凡夫都叫有「漏」，漏是墮落，你心裏有什麼妄想，你就往什麼地方漏，你常常的想名，你那個心就漏在名裏頭，常常的想利，就漏在利裏頭，這是一定的理，諸有漏不但人類連三界二十八天都在有漏之內，可有一宗，要是學佛不論你是什麼階級，都可以直超階段入獲菩提果，就在你學佛學的精進不精進。獲者得也，菩提翻爲覺道，覺道就是佛道，證這個佛道的這個結

果，這就是成佛的地位，叫菩提果。

阿難　一切衆生輪迴世間　由二顚倒分別見妄　當處發生　當業輪轉　云何二見　一者衆生別業妄見　二者衆生同分妄見

這是總標人在世間上的迷惑，佛對阿難說一切衆生，是包括凡夫都叫衆生，要說十法界衆生，分四聖六凡都叫衆生。分開說，佛爲無上的衆生，菩薩爲大道心的衆生，緣覺、辟支佛爲孤調衆生，阿羅漢爲希果衆生，這是四種聖人，天上的人爲快樂的衆生，因爲天人淨享福，我們世間上人叫苦樂的衆生，世間人有苦有樂，還有種阿修羅叫嗔鬥的衆生，他一天總喜歡爭鬥打仗，這三種屬三善道。地獄是苦苦衆生，畜生是愚癡衆生，餓鬼是慳貪的衆生，這是三惡道，四聖六凡叫十法界衆生，一切衆生輪迴世間正式的說是說九法界的衆生輪迴世間。佛是無上衆生超出輪迴，雖然超出輪迴，佛爲度衆生也來世間，可以說一切衆生

輪迴於世間，這就不用講了。世間這兩個字是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間就是間斷開了空間，虛空間斷開了，由二顛倒就是世間上這個凡夫，顛倒有輕有重。這二種顛倒分別見妄，這二種顛倒有別業的顛倒，有同分的顛倒，要簡單說，這二種顛倒就是一個能見一個所見，能看見的是一個同分的妄見，這叫同分的、別業的兩種顛倒。同是大家都顛倒，別是別出來，在知見上起的這個虛妄不實的一個能見一個所見，在見上起的妄，能見和所見，這叫分別見相起的這個妄，妄作分別，這是分別見妄，因爲什麼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你自己一起這個分別心，能分別所分別，這當處一發生，你分別什麼你就隨著什麼轉了，當處你就在這個地方發生的，你發生這個心裏一發動，這就叫造業。大家要知道當處發生，不應當分別的分別，這叫分別的見妄，從分別上起了這個知見的妄想，這種妄想你當時當處發生，在這個地方發生就在這個地方隨著業就輪轉，怎麼個理呢？就依照世間人的心之所好，聲色貨利，有聲望的、

有名氣的，心裏一發動，合乎理的還好，不合理的都是造惡業，善惡兩樣是對待的，當處發生就在這地方，你一起這個心，業力就隨著他轉了，這是說的起頭的地方都是這麼個樣子，都是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下邊解釋云何二見，有二顛倒，分別妄見，二顛倒就是發二顛倒的虛妄顛倒的這個見，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這別業和同業是上邊說的這個分別見妄，就是這二見。下邊得要解釋，先解釋別業妄見後解釋同分的妄見，怎麼叫別業的妄見？

一　別業妄見

云何名爲別業妄見　阿難　如世間人目有赤眚　夜見燈光別有圓影　五色重疊　於意云何　此夜燈明所現圓光　爲是燈

色　爲當見色　阿難　此若燈色　則非眚人何不同見　而此圓影唯眚之觀　若是見色　見已成色　則彼眚人見圓影者　名爲何等　復次阿難　若此圓影　離燈別有　則合旁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　離見別有　應非眼矚　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云何名爲別業妄見，下邊佛說把他標起來，叫一聲阿難，如世間人假定作這麼個比例，怎麼叫妄見？比如世間人，這個好明白，目有赤眚，眼目上發生眼病，俗語叫赤眚，眼發紅腫，眚就是病，眼上有了紅翳看東西看不眞，夜見燈光，拿他作個比例說，他黑夜之間點上燈，他眼上有赤眚，他看見燈光別有圓影，特別的有個圓影子，這個圓影子五色重疊，鬧眼病的人，這種事情常有，他看見燈光上有重重疊疊的五色，這是一圈圈的，說這個於意云何，這是怎麼回事？這個圓影從那裏來的？於意云何是個問辭，在你心意之中怎麼解說？解釋這個燈光五色重疊從那來的，這一個燈光上怎麼有這些燈色？他眼上有病，眼紅腫，

這個五色圓影是從那裏來的，是從眼上來的？是從燈上來的？是這麼一句話。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爲是燈色，爲當見色，這個問題，說此夜間這個燈的光明所現的這個圓光，現出的五色的圓影是從那裏來的？爲是燈色，是從燈上起的這個五色圓影，爲當見色？爲是從眼上的見起的這個五色圓影呢？這是兩個問題，下邊一個一個的解釋。阿難，此若燈色，若說這五色圓影是從燈上起的，則非眚人何不同見？這句話說對了，若是燈上出的五色圓影，眼上沒有病的人何不同見？燈上有圓影，眼上沒有病的都應該見著，是不是？他怎麼看不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燈上起的這個圓影唯獨是眼上有病的人才看見，沒有眼病的人看不見，這一定不是燈上出的圓影，這話就在這裏，問的是燈上起的圓影，還是赤眚眼上起的圓影，這先說不是燈上的。底下說而此圓影唯眚之觀，他若是燈上，不能說唯獨病眼的人觀見，證明這不是燈上起的圓影，這一段算是說清楚了。若這麼一說，不是燈上起的圓影，從那起的呢？若是見

色，若是看見的這個見，起的這五色光芒，見已成色了，見已經成了五色光芒，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則彼眼上有病的那個人，所看見圓影又是甚麼？你怎麼說是見上起的五色圓影，若是眼上的能見而成的五色圓影，見已成色，他已成了所見的就沒有能見了，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他這能見已經成了所看見的，有眼病的人，已經成了形色，就不能夠再成這個能見，不能成能見，成了所見的，則此眚人見圓影者，這眼上有病的人，他還見著圓影，他這算是燈色？算是見色？這個理不是說不通嗎？這一說，也不是燈上起的圓影，也不是單單的從見上起的圓影，那怎麼辦呢？當然是得離開這個燈，離開見有了。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佛又對阿難說，要是這個圓影，離開燈特別有的，則合旁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這合字當該字講，就應該往旁處觀察了，離開的地方就多了，屏是屋裏頭圍屏，帳就是幔帳，几是茶几，筵是吃飯的大桌子，這都是屋裏的擺設，應該有個圓影出現，是不是？

這都是離開燈的別有，那個屏帳几筵能有圓影出嗎？不是離開燈的事情，若這麼說得，離見別有，離開這個看見的見別有，離開見別有更說不通，應非眼矚，就不能拿眼看見了，他這個得有見，不拿眼見更說不通。前邊說也不是燈，也不是見，這裏說也不是離開燈，也不是離開見，也不是，也不即，也不離，這是怎麼個事情呢？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是故當知　色實在燈　見病爲影　影見俱眚

說這個五色光芒實實在在的在燈上，見病爲影，說看見的見，見病就是眚眼了，他作爲看見的這個影子，影子有五色的圓影，影見俱眚，連這個影子和看見的那個見，這通通的都是一個病，病就是眼上成的病，就是一個病，說—

見眚非病　終不應言是燈是見　於是中有非燈非見　如第二月　非體非影　何以故　第二之觀　捏所成故

這句話最要緊，這話要知道從那裏來的，前邊說過見見之時，見非是見，這是阿難對佛說。佛說的因緣和合自然，我心裏還未開悟，今更聽見，見見非見，這又重增迷悶了，這個地方這句話是讓阿難聽到，解釋這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佛說這個比喻就是見見之時，見非是見，這道理怎麼講呢？這裏的來脈，很有幾種差頭，說色實在燈，見病爲影，連影帶見，那俱是眚，俱是一個病眼成的，就在影見俱眚這句話，這影是所見的，見是能見的，大家這地方弄清楚了就好明白了，一個能見一個所見，影見俱眚，連所見的影子和能見的眚眼，這都是眚病。底下這句，見眚非病，見眚眼的這個非病，要緊就在這地方，審察審察，他怎麼叫見眚非病？見這個眚眼的人，眚眼就是病眼的人，假比我眼上有了病，你們諸位眼上沒有病，佛說這話是怎麼回事情呢？就是表示這個能見所見，這段文還都在十番辨見裏頭，辨別這個見就讓人認得本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你見著能見所見這個本有的見，也不是能見，

也不是所見，因阿難不明白佛說的見見非見，佛這才給他說一個病眼的人能見這個圓影，圓影是所見的，能見所見好明白了，你要再有個好眼的人見這個能見所見，這叫見見之時，這地方一說就好明白了。所以說影見俱眚，見眚非病，這就是解釋見非是見，見眚眼的這個見沒有病，所以見著眚眼的這個能所幻成的那個影子，也見著了所見的燈色，能見所見都給它看見啦！這是什麼個見呢？就是那個沒有病的本見，見著能見的影子所見的燈色了，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說見眚非病，你有能見所見這都是病，你要說是現出本見來，這文在後頭還有，這地方最要緊。我先說一句，我們人的眼睛，看這世界、宇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大家都知道啦，讓佛說起來，這都是病眼，佛眼見著病眼，這地方是見見非見，見著你那個病眼的，他不是能見所見。終不應言是燈是見。

「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

所成故」。這段文還是解釋別業妄見，上來說別業妄見，同業妄見這個業，人在世間往往有怎麼一句話，說創這個事業，這個業就是創造之義，說人在世間上因什麼就造業，是因迷惑，他這迷惑從那來的，所以就因這個道理，得要研究。所由迷惑是因，人迷惑了就造業，造業就要受苦，越受苦越迷惑，越迷惑越造業，越造業越受苦，這就沒有完了。所以佛出世說法，就是讓人離苦得樂，這個離苦得樂得有個方法，有什麼能力能離苦得樂呢？得先要去迷惑，要把這迷惑去了就不造業了，不造業就不受苦了，這是一定的道理。這惑業苦三樣輪過來，輪過去，越迷惑越造業，越造業越受苦沒有完。要想不受苦就別迷惑，想不迷惑就必得要研究佛法，佛法就是破除人在世間上的迷惑，上來說這個迷惑要用佛法破除，才能離苦得樂。再說造業，造業有別業有同業，怎麼叫別業、同業呢？特別這一個人造的業與眾不同，叫別業、同業，大夥都這麼造業，造一樣的業，同業造業裏頭有別有同，當文中是研究到這個別

業，研究別業上來已經說過了，就如同人眼睛有病，有赤眚發紅腫，看見燈前有五色重重的圓影，所以旁人看不見，只是病眼人看見，這叫別業，這個別業是從那裏來的呢？說到究竟，也不是從燈上來的，也不是從見上來的，眼睛看見燈，也不是離開燈，也不是離開見，怎麼說都不相合，所以研究到這個地方，說圓影是從那裏來的，燈前有五彩圓影子，是那個地方造出來的？趕最後說這個色實在燈，見病爲影，說燈上的五彩圓影，這通通是燈能顯相，光是燈也不行，所以說見病爲影。

他眼上有病，還得對著這個燈說是見病爲影，在顯色實在是燈，見能發生這個影子，影見俱眚，連這個影子帶看見的這個見，這俱都是病，這個地方說這個有什麼用處呢？底下多說幾句話，前邊先說的意思都可以了解。我常說見、聞、嗅、嘗、覺、知這六樣，這地方不能挨著說，說眼睛看見的這個見，這人人都承認，這也好明白，這個見分三層，有所見、有能見、有本見，這六樣就舉這一樣說，都是一個道理，

說這個見分三層，本見能見所見。所以人在世間受苦，就是都著重在所看見的事情上，連那個能見都不慮會了，每天可用他，也差一點，這是兩種見，所見能見。最重要的這個本見都付諸度外，也不論也不研究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直接著就算是迷惑了，自己也不慮會，也不知道有本見了。這個迷惑受苦就是重在所見上，所見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都在所明白的事上起分別，世間上所有的都是生滅法，有生有滅，都是無常的。我們人都著在這上頭，這個身體這也是所有的，到時候非死不可，不管是什麼人，就是天人他活幾百萬歲，到時候也得要死。我們人的壽命非常短，萬物還有比人的壽命短的太多了，那些蟲子早晨生晚上就死了，朝生暮死的蜉蝣蟲，牠就算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個命是短不短，那就不說這個了。趕說到這裡，那個人不願意活著呢？那個人不怕死呢？人人都免不了死，因什麼呢？你自己就著在死上，這個死就是個無常的，到時候就壞了，也叫銷滅了。人人都如此，所以佛出世就爲說

這個事情，說這個事情怎麼個解決法呢？你要知道，所見的事情是無常的，這能見的，也是一個迷惑的地方，佛告訴人，讓人從根本上解決，要明白這個本見，明白這個理，時時的觀念，時時的覺照，覺照得成了，就像人把世間法都習慣了，這地方就叫成佛，在這邊就熟了，我們人把本知本見都無認識了，生澀得很了，也不問也不聞也不知道，都在這個所知、所見的事情上迷惑了，所以這是人吃苦的地方，佛出世說法不爲旁的，就讓你把這個所知所見的擱下，不但所知所見，能知能見也得擱下，你得顧著本知本見就成佛了，成佛就是成就自己的知覺，我們自己本有的知覺放棄了，我們也有知覺，所知覺把本知覺放棄了，連能知覺都不顧了，何況本知覺呢？都著在所知覺上，大家都如此，所以我們都叫凡夫，到時候就得死，還有一句話，黃泉路上無老少，還不見得老了就死，半道上，小孩生下來就死的，這就不一樣了，因什麼？他不論是長命、短命，總是有個死，脫不過的，佛說誰要離苦得樂，必須要

打根本上解決，佛就給人從根本上說，這根本上的苦樂，在那個地方？就是人執著在所有上，所見所聞的都在所上，不但是這個「所」要不得，就是能知能見也要不得，能知能見就好比眼上長的病，所知所見好比看不眞的影子，這都靠不住。這個本知本見是什麼？你能認的，認的就是見著了，你見著的這些東西都是病，那個不是病得是什麼？是人根本本有的知見，本有的知見，也不是能見，也不是所見，能見也不對，所見更不對。所以這地方，說別業的妄見，拿這個燈作比喻。眼睛上有病，眼睛是能見，所見的是燈上起了五色圓影，這是所見的，這比如世界上五蘊，世界上的造化是從五蘊來的，色受想行識這叫五蘊，從這裏頭發生出來的，佛讓人從根本作起，從根本上認識，這段文就從這裏來的，說是見眚非病，這底下才說，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說是你見著這個燈上起的圓影，這是病眼見的，因有病眼，看見燈上才有五彩影子。說五彩影子和這病眼，通通的是無常的，這都是苦事

情，苦的根本，你要明白這個理，你找到自己的本知本見，本有的知見，說見眚非病，這是上來講完了，最後一句這最要緊，說你見燈的影子，見五彩重重能見的，這都靠不住，這都是病，是見眚非病，眚就是病的名字，見著病的這個，他非是有病，就是這麼一句話，你見著這個能見所見的這個，這才是自己的一個本有的本見。這地方所以說見眚非病，要知道是見眚不是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終久你要知道，見眚的這個，他不是能見，不是所見，你終究不應當言說是燈是見，要是燈就是所見的，是見就是能見的，也不是所見，也不是能見的，於是中有非燈非見，這更不可說，是燈是見都要不得，何況非燈非見呢？又說一個比喻，這都是無用的東西，這都是別業的妄見如第二月，月本是一個月，這一個月就好比是人的本見，有第二個月這就錯了。說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也不是本體，也不是影像，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月本是一個那有兩個，兩個是捏造的，人要是用手把眼睛一捏，這眼睛再看

月亮，就成了兩個月亮，其實月就是一個，這個病都在造作上。這個捏所成故，這個捏完全是病，就是比喻這個病眼。

諸有智者　不應說言　此捏根元　是形非形　離見非見　此亦如是

諸有智慧的人不能信這個，不能隨這個轉，自己有主意，不應說「此捏根元」，這是拿他作比喻，捏的根元就是病的根元，有了是形非形，有形相的，要不是無形相，要不是離見非見要說把形相去了，這有能見的又說是非能見的，這通通的都不對，一概推倒了，此亦如是，這個道理就是這麼的，這又轉過來，又合這個比喻。

目眚所成　今欲名誰　是燈是見　何況分別　非燈非見

說眼睛那個眚就是病，都是眼目裏長的病所成的，這是說你能見的也是病，所見的也是病，不是你那個本見，今欲名誰是燈是見，見上你又給他起的名字，你一定說從燈上起的五色圓影，又是見上有病看的，

完全都不是，說是燈是見都不對，這底下說，何況分別非燈非見，你再說不是燈、不是見更不是了，所以這是說別業的妄見，說到這裏，這段文解釋完了，下邊遂跟著。

二　同分妄見

云何名爲同分妄見　阿難　此閻浮提　除大海水　中間平陸有三千洲　正中大洲　東西括量　大國凡有二千三百　其餘小洲在諸海中　其間或有二兩百國　或一　或二　至於三十四十　五十　阿難　若復此中　有一小洲　祇有兩國　唯一國人　同感惡緣　則彼小洲當土衆生　睹諸一切不祥境界　或見二日　或見兩月　其中乃至暈適珮玦　彗孛飛流　負耳虹蜺種種惡相　但此國見　彼國衆生本所不見　亦復不聞

以上說別業的妄見，特別是指著一個人，造的業與眾不同，說到歸一就是一樣，都是妄見，說云何名爲同分的妄見，同分就得多說，普通的都是這些妄見，這是個問辭，云何名爲同分妄見，說到這裏佛說的這個問題。下邊說同分的就多說了，說這個閻浮提，就是我們住的南贍部洲，贍就當金銀講的意思，我們這個世界是講金銀川換，這個事情旁的地方就行不通，說是此閻浮提，除了大海水之外。大海中間，平川陸地方就有三千洲，所謂洲，大海裏頭出了陸地就叫洲，有三千個洲，我們住的是南贍部洲。當中這個大洲說東西括量，這一個大陸地方，大洲就有二千三百個國，這是說大國就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在海裏頭出的陸地，還有小的洲，也是在大海之中，其間的小洲就比三千大洲小了，其間或有三兩百國，這一個洲三百國兩百國是怎麼個意思呢？

或者一個洲裏一個國、兩個國，乃至三十個國、四十、五十個國，

佛對阿難說若復此中，單單的有一個小洲，拿他說好容易讓人明白，說這個小洲祇有兩個國，這兩個國是兩樣，在一個小洲，一個小國的人，心裏都存著惡心做惡事，所以唯一國人同感這個惡緣，這一國的人就多了，這就是同分的妄見，通通的都感上這個惡因惡緣，他們的心是惡因，外間就是惡緣連累上了。就是當地的人，眾生就是當地的眾人，這本土的眾人唯有一國人，他們所見一切都是不祥境界，因爲他們心不善，所感的境界就不祥，有什麼境界呢就不一樣了，或見二日無故見天上有兩個日頭（太陽），或見有兩個月亮，這都是不祥。暈就是一股不正之氣，一股不祥之氣，適就是日蝕月蝕一類，珮玦就是那一股子惡氣，就像在那日月的邊上佩著，就像有點手飾玷環這麼個意思，佩環的意思，就叫珮玦，這底下這是說的日頭月亮一邊有些毛病，這都是不祥之兆，怪事情。

這彗星天子，他有多少的星星，就像帚除似的，俗語叫帚除星，在

前清將沒的時候，我年青的時候常看見天上一個星，這底下一片星星，就像帚除一樣的，尾巴上頭寬大，有多少的游影星，看出像掃帚孛星，就是孛亂星，周圍都是這個特別的星星圍著飛星，怎麼叫飛星呢？好比從東邊飛到西邊去，這叫飛星，很快的，我也看見過這個星星。清朝將沒了，就現這種不好的現象，流星，怎麼叫流星呢？也就像飛星一樣，他這一路上拉一道光線，這事情我也常見。負耳，這是照著日月說，負就是像有一股子暗氣在這日頭（太陽）一邊飛著，耳就像日月，又掛上個耳朵似的，這都是不正之氣。虹蜺，虹這個字有念槓的，念紅的多，虹蜺是什麼呢？就是天上出一條虹，天上要下過大雨去，一出這個虹，像一道弓相的五色呀，黃藍紅白就像一個鍋底似的，在空中在天上扣著，這個我也常見，早晨出的叫虹，晚上出的叫蜺。這些惡相就是他這一個小國見著，彼國眾生不但見不著，連聽也聽不到，一個小洲一共有兩個國，各有各的業力不同，所以他這一國人又看見又聽到，旁的國雖然距

離很近，也看不見也聽不著，因爲他沒有這個業。

二事合明

一　別業合明

阿難　吾今爲汝　以此二事　進退合明　阿難　如彼衆生　別業妄見　矚燈光中　所現圓影　雖似前境　終彼見者　目眚所成　眚即見勞　非色所造　然見眚者　終無見咎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　及諸衆生　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佛說完別業妄見，這又說同分妄見，先舉出一個小國人同分的妄見，合別業的妄見，佛對阿難說，吾今爲汝以此二事，一個就是別業妄見，一是同分妄見，兩種事情進退合明。進這個別業比這個同業，退這

個同業比這個別業，這二事進退合在一塊發明是一個價錢，都是虛妄不眞的。佛對阿難說，如彼眾生，這是先進別例同，進上特別的這個別業，拿他比例這同分的妄見，同業，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這是前邊已經說過了，一個病眼的人看見燈光有五色圓影，矚燈光中所現的五色影子，雖然相似示現這個環境，這是什麼毛病呢？「終彼見者，目眚所成」，他雖然見的五色之光不同，這是什麼成的，是眼睛有病，目眚所成，眼目裏有這種眚病，就有這五色圓光，眚即見勞，病是那來的呢？就是眼上起的這種勞病，非色所造，這五色圓影，不是特別有什麼形色把他造成的，「然見眚者終無見咎」，然而轉來說，然見眚者，可以見著，這個病眼的人，自己要明白，我原來沒有病，因爲不小心受了火或受了風，所以就把眼腫了，這個病眼是從好眼上來的，這地方就把這個理說開了。

你看這些圓影，雖現相似環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就是眼睛有

病的人，他那眚病所成，這個地方把他記住作個比喻，眚即是勞，這個病是眼睛上受了勞碌，那是非色所造，不是有形有色的，造出這個五色圓影來的，他是有病的眼睛才見著，彼見眚者，這轉過來又說，這就像前邊那個人一樣，見眚非病。然見眚者，然而能見著眼睛，何不見著自己的見，所以知見地看出來的，或者是借著旁人的眼睛，沒有病的眼也看見他這個病眼，然見眚者，看見這個有病眼的人，沒有病眼的人看見眼病的人，終無見咎，他那見沒有過咎，說這個作個比例，說今日以目觀見，這佛比喻說完了，這又說世間上應當的事實了。例汝今日，佛對阿難說，拿他作比例，比例你今天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各國都有民眾，皆是無始見病所成，佛說這句話你要知道，這些宇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這些個眾生，這些人民皆是無始劫來那個見病成的，拿那個比例這個同分妄見進別例同，這個別業比例同業，皆是無始見病所成，無始劫來你那個見上的病成的。

見與見緣　似現前境　元我覺明　見所緣眚　覺見即眚　本覺明心　覺緣非眚　覺所覺眚　覺非眚中　此實見見

這能見與所見，能看見的與所看見的，似乎現出來的有個境界，我們這個人看見宇宙、山河、大地，都是病眼所看的，我們不是以本知本見的那個見性看的，能看見的那個能知能見，能見著的，能知道的，都是眼病，見與見緣似現前境，似乎前邊這個境你知道了，都是這麼成的。「元我覺明，見所緣眚」，原來是我這性覺妙明，這個性裏的知覺，不可思議的這個明白，不是分別的明白，起這個能見所緣之境，能見所見，所見就是所緣，這種病起了能見、所見的病，其實根本上就是一個本見就對了，能覺所見，說有個能知覺有所看見的。「覺見即眚」，這就是病，你覺著你能看見了，這就是病。因什麼是病呢？將來都得壞。世界、山河、大地、人的生命都有生滅輪迴，不能止息，就要受苦。見即是眚，覺見的這個，連能覺所覺這都是病。「本覺明心，

覺緣非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本覺妙明的這個心，覺其他能緣所緣的這個，他覺悟，見眚非病的這個意思。覺緣非病，覺其能緣所緣的這個他，不是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說到這裏，說能覺所覺者，乃是病。本覺不是病，是覺非眚中，本覺不能墮在這個病裏頭，覺非眚中，能覺所覺是病，本覺沒有病，「此實見見」，這歸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的題了。前文說見見非見，重增迷悶，這裏都給他說開了，這個世間上的事情此實本見，而見能所之見，見出能所這個見。

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　並諸世間十類衆生　皆即見眚　非見眚者　彼見眞精　性非眚者　故不名見

你能見出有病的這個見，沒有病，他沒有所知所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你還管他叫所聞、所覺、所知、所見嗎？「是故汝今，見我及汝，並諸世間」，是故現今佛對阿難說，你眼睛看見我了，

我就說自己的身體，見著我及汝，你看見你自己了，這是在近處看，並諸世間，向外邊遠處看有諸世間。「十類眾生」，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想生、無想生、有色生、無色生、非有想生、非無想生、若非有色生、若非無色生，這是十二類，去了若非有色，若非無色，就是說世間上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這通通都是所看見的病，你說你看見我了，這都是病，佛對阿難說，這都是所見之眚，非見眚者，是說你沒有看見那個病。「彼見眞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說見那個眞精，精純不雜的那是說性，不說是能見，也不說是所見，那就說是見性，彼見眞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就名字叫性。

二　同分合明

阿難　如彼衆生同分妄見　例彼妄見別業一人　一病目人同彼一國　彼見圓影　眚妄所生　此衆同分所現不祥　同見業中瘴惡所起　俱是無始見妄所生

這段文叫退同例別，上邊那科文是進別例同，怎麼叫進別例同呢？佛舉出一個特別的比例，比例這個同分，所以叫進別例同，舉進這個別業，比例同分的妄見，現在這段文中，是退同例別，又是退下這個同業，比例這個別業，這科的題目是怎麼個意思。世界上的事情，一切皆是由人造業所成，以什麼業現什麼相，人常說，你作什麼事業，業就是創造，你作那一行業，士、農、工、商各造一行，是這麼個意思。他舉這個別業以例這個同業，別是特別的，拿這一個特別的人，比例世界上一切人。上來這段文大家常聽，心裏有個底，容易明白佛說比喻，人眼睛有病，看見燈光有五色圓影，拿這個作比例，拿這別業比例同分妄見，比例我們世界上人類，山河、大地、萬事、萬物都擱在一塊論，拿

他這一個眼光，比這一切動物的眼光，這叫舉別例同，舉出這個特別的造出這個業，這個人有病，都是因爲業力所成或是受了熱，或是吃東西不相應，勞碌太過，眼睛發腫，他看見燈火不是一個，他是特別的造的業，這個業，就是人不歇著造作，這就叫業。業有善業、惡業、不動業三種。善業就是作善事，他總想作濟世利人的善事，作惡業的就和善事相反了，那就不必說了。這是善業惡業，大夥懂的還有個不動業，是因這個不明白佛法的，所有的這個旁門外道，也講打坐，也講參禪，以後昇天去，天共有二十八層，有欲界六層，色界十八層，無色界四層，這二十八層天都承認世界是實實在在，世界上所有的，不但以我們這個人間，我們人間爲下界，二十八層天爲上界，人間天上各有各邊界，拿這一個人眼上有病，看見燈光有五色圓影，沒有病的人看不見，拿一個病眼人比例世間上一切人，大家要知道，不但世間普通的凡夫，天上的人也是凡夫，天上也有聖人教化天人，聖人分小乘、大乘，證到小乘聖人

四果阿羅漢，不受世間分段生死，中乘聖人就是緣覺，也不受世間分段生死，還有變易生死未了，菩薩是大乘聖人，還有微細的變易生死，到了最高的聖人就是佛，永斷二種生死。人若不明白這種道理，容易走火入外道，這段經文的道理說進別例同，別業就是指一個人，比例世間上山河大地無量的眾生，一個眼光，都以爲世間上的事情是實有，就是這個地方不容易轉過來，要能轉過來，你就能成佛眼，佛眼看一切病，同是一個佛性理。我們人的眼睛，看見萬別千差，各有各樣，因這事情不容易明白，所以就說了這個比喻，好比人眼上有病，一個人眼睛有病，舉出來比例世間上一切人進別例同，以這個同業的妄見，通通都是病眼，因什麼是病眼，見世間上有萬事萬物，通通都是病眼見的，所以這叫進這個別業。拿一個人比例世間一切動物，皆以爲山河大地是實有，這上來已經交待完了，已經解釋過了，現在我念的這段經文，這是退同例別，這是進上一個別業，比例這世間上一切的人，退下同分的這個妄

見，比例一人別業的妄見，這是退同例別，退同分的妄見，來比一個人的別業妄見，佛對阿難說：「如彼眾生」，這個「彼」字就是指著阿難說，像你們這些眾生，同分妄見，你們都是一樣的妄見，都是病眼，誰也不要笑誰，比喻一國人都沒有眼睛，是瞎子。一個有眼睛的人到他們國裏說，我的眼睛看見什麼，他們不相信，因爲他們從來都是瞎子，你一個睜眼的人說世間、宇宙、山河、大地、人我，千差萬別不同的相，他們是不信的，瞎子就看見一片黑，其餘的什麼也看不到，因那一國人都是瞎子，從來他們也沒睜開眼，他們也不覺悶，拿這個意思比例，吾們覺著睜開眼，其實我們還是合著眼，沒睜開佛眼。對著佛眼以下有四層眼，我們是凡夫肉眼，天人有天眼，聲聞阿羅漢有慧眼，菩薩有法眼，菩薩了脫分段生死，變易生死還沒完全了脫；羅漢了脫分段生死，變易生死一點也沒了脫，天人與世間人，這兩種生死皆未了脫；成佛後這二種生死永斷無餘，佛說法是讓你了脫這分段與變易生死之苦，在各

人的根性了。現在我念的這段文是解釋退同例別，前邊是進別例同，舉證這特別的業，眼睛有病，比例這世間人都有病眼，這是進別例同、退同例別，就退下同業的妄見都是病眼，比例這一個人，也就如同一個人的知識。佛對阿難說：「如彼眾生同分妄見」。就是指的我們眼所看的，妄就不眞。這個病眼看的都不是眞實的，拿這個比例妄見別業一人，我們大家的眼睛都有病。大眾就比例一個病目人，同彼一國，一個病眼人，比例一國的都是病眼人，說「彼見圓影眚妄所生」，說這些人所見的圓影有五色，是比方一個人的五蘊，色、受、想、行、識這五樣都是影子，不是你那個眼睛看見那個眞燈火，燈火上起了影子，我們的本性好比是燈光，燈光上起了五色圓影，好比病眼見的虛妄環境，不是眞的。佛對大眾及阿難說，你們見著這個圓影哪來的？是眚妄所生，是眼上有病生出來的，此眾同分所見不祥，這話前邊也講過，說如眾人心不好，同業所成，見著天上日蝕、月蝕，種種不祥之氣，這都是見妄所

生，「此眾同分，所見不祥」，大眾都是同樣的各有一分子，都見日月星辰特別不祥之兆，同見業中瘴惡所起，都是見業。眼睛動，動作之中是瘴惡所起，瘴惡是病中的障礙，惡就是惡因、惡緣，惡果、惡報所集的，由這上頭起來的，「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這不祥之兆從那裏來的呢？好比人的眼光不同，都是凡夫，都是肉眼凡胎，俗語說無始，你說這東西從那裏來的？佛法說無始，沒有頭緒，他說這個理是圓的，那面要說頭都是頭，好比一個圓球，你說那邊算頭，說頭都是頭，你找不出頭來，佛說法這個理是圓的，他不是扯長的那個是頭，你找不出頭來，從無始從沒有頭的那個地方算，見上起的虛妄所生，所以佛說人在世間受種種苦惱，是從那裏來的，俱是無始見妄所生，是見上起了虛妄，這個知見不實在了，自己沒看明白，從這裏頭生出苦惱，這苦不是無故的，誰還給你受苦，拿這個一比例—

例閻浮提三千洲中　兼四大海　娑婆世界

閻浮提就翻南贍部洲，三千洲中有多少個，娑婆世界翻堪忍，我們這個世界的人都能忍受世間上的這些苦，大家都承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人一生下來就哭，這就叫苦，老了腿腳不方便是苦，誰也不敢說沒有病，人人都怕死，但是這兩種是免不了的，所以說苦。還有四樣㈠愛別離苦，親愛的父母、兒女、夫妻死一個，你看苦不苦？㈡怨憎會苦，你和他不對心思還離不開，這叫怨憎會苦。㈢求不得苦，你求士農工商成功，那樣也沒如願，所以叫苦。㈣五蘊熾盛苦，這五蘊是人人離不開的，非用不可，這身體是有形有相的色蘊，他不能獨立，需要衣食住幫忙，沒有吃的、住的、穿的就不能生存。所以人都爲這三樣奔忙，你要衣食住從那裏來的呢？受用是從想主意來的，有了思想再去行，實行實作才會得到衣食住，要實行一種事業得學一種知識，不然人能行你不能行，也得不到衣食住的享受，這叫五蘊熾盛苦，爲了生活問題，五蘊熾盛就像火燒的那麼難過，這是人間八苦交煎，天上人比人間

快樂，思衣衣來，思食食至，但是你有生死之苦，若生到佛國蓮花化生，無有衣食之怖畏，見佛聞法永離生死之苦，佛見娑婆世界眾生苦多樂少，特別示現人間說法令人離苦得樂。

並洎十方諸有漏國　及諸眾生

還有十方諸有漏的世界，有漏就是墮落越墮越苦，人作了不善業，轉生畜生道或是地獄、餓鬼道，一層比一層苦，這是說娑婆世界並洎十方有漏國，不但我們這個世界，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凡有生命的都叫眾生，都是從那裏來的呢？

同是覺明無漏妙心

根本同是覺明，那個人沒有知覺，那個人不明白見聞覺知，明明白白的，人人都具足，人人都不能保守，怎麼個理呢？都隨著環境轉了，天天這個心不能閒著，他閒著不行，就衣食住壓迫著，憂得憂失，說我財富大也有苦惱，你說我能保存，兒孫不能保存，這就是憂得憂失，並

泊十方諸有漏國，這都叫有漏國。要成了聖人那叫無漏的國，到了聖人果位是永遠常住，及諸眾生，這些眾生同是覺明無漏，根本上都有佛性，性覺妙明，本覺本明，本有的知覺本有的明白，這是無漏的妙心，不能漏落，不能墮落，怎麼還有墮落發出來？

見聞覺知虛妄病緣　和合妄生　和合妄死

人的妄見妄聞妄覺妄知，怎麼叫妄？有三種分別，本見聞覺知，能見聞覺知，所見聞覺知，你說一樣代表六樣，就說這個覺吧，同是覺明無漏妙心，什麼是覺明無漏的妙心，你心裏沒有欲漏就是，你心裏一起妄想，你想什麼就向什麼地方漏，說無漏，人根本上就沒有欲漏，他怎麼有了漏呢？他都被環境迷惑，見人功名富貴，自己貧窮困苦，妄貪妄求，心有這個思想就隨著環境漏落，根本上同是覺明，不是一個人，只要是有知覺的，不但人類就是物類，只要有知覺都用錯了，越錯越受苦，除非佛出世度他覺明，說同是覺明無漏妙心，沒有墮落下去，也是

妙心，我們人人都有妙心，都不能用，爲什麼？你假比這個人，你前事不思後事不想，這就是個妙心，就是人的知覺。你看我們這個人，那個時候沒有所知所覺，通通都考慮這些事情，這還是正悟，還有不正悟的事情，他也思慮，這就把這個覺明無漏的妙心失了，發出見聞覺知，虛妄的病緣，就是所見、所聞、所覺、所知，他出了虛妄的這個病緣，病就是不好受的事情，這叫病，有病就得死。

所以人在世間有生有滅，有得有失，上邊這個和字是參和在一塊，第二個合字是湊合在一塊，有參和有湊合，所以和合妄生，本無有生，以著生，和合妄死；本無有死，以著死，這是自己錯認了，這怎麼辦呢？佛告訴遠離的法子。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　及不和合　則復滅除諸生死因　圓滿菩提不生滅性　清淨本心　本覺常住

和合及不和合都是虛妄而生，若能遠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緣，不

往一塊連絡，和合及不和合這個緣也要離開。這就滅除了生了死，死了生的這個因，有因就有緣，有緣就有果，有果就有報，因緣果報是不能離的，這是怎麼個道理呢？怎麼得不生不滅性、離苦得樂呢？佛說圓滿菩提，你得證到菩提佛果，這不生不滅的性就回復了。人的清清淨淨的本有的這個心，也不是鍊出來的，也不是修出來的，自己不要迷惑自己就對了，人有根本的一個知覺，不知道用，人都隨著所知覺轉了，就在世界上妄生妄死，有無量的痛苦，你要離開所知所覺，你守著自己的本知本覺就能離苦得樂，佛說這個道理，後邊還有詳細的解釋。

二種破解

阿難　汝雖先悟本覺妙明　性非因緣　非自然性　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　及不和合

這段文是第十番破和合，及不和合顯這個見性，法爾現證，離過絕非，佛先責阿難的迷惑，說「阿難，汝雖先悟」，你雖然先前參悟這個本覺妙明，本覺本有的知覺，不可思議、不可分別的這個性，非是因緣，也非是自然，你是先研究的這種道理，然而你還沒有明白，而猶未明，如是覺元，你還沒明白人的知覺的根本，覺元就是人知覺的根本，人人本有的知覺，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非是一切因緣和合生出來的，完全不是。要不是和合就是不和合，也不是和合及不和合，下邊破他前邊的疑惑。

一　破斥和合

阿難　吾今復以前塵問汝　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　而自疑惑　證菩提心和合起者

佛對阿難說，吾再用你前邊執著的那些六塵之相問你，你現今猶以世間一切妄想，和合諸因緣性，種種的因由，因緣果報之性而自疑惑，你疑惑這菩提心是和合生起來的，這地方是大錯。

這一段文還是十番辨見，佛破除這個和合及不和合，說佛法本是獨立的、本有的，不是像世間法，是參和的、湊合的。佛法裏頭沒有和合，也沒有不和合，因世間人的知見，都認爲世間法都是因緣和合所成的，無一不是。佛恐怕人存著這種知見，拿著世間法來會和佛法，佛法不但不是和合的，也不是不和合，所以說和合不對，不和合也不對，亦和合亦不和合也不對，非和合非不和合也不對。離四句之過，絕百非之謗，說這四句都有過，說佛法和合也不是，說佛法不和合也不是，說亦和合亦不和合更不是，說非和合非不和合，尤其不是。他也沒有和合不和合，也沒有非和合，非不和合，這叫離四句，你說有也不對，說無也不對，說亦有亦無也不對，說非有非無更不對，你把這四句加上一百個

非，仍然還是不對，所謂開口便錯，舉念即乖，你別說開口，你一舉念就違背了。那怎麼才叫佛法？等你分別出來怎麼叫佛，那就不是佛法了。所以這個佛法人難明白，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習慣性，世間人一開口不是有就是無，是亦有亦無，是非有非無，人人都是這麼個習慣性，所以說離開這四句就是佛法，你要有這四句就成了世間法。佛法絕沒有這套說法，人人本來就是佛法，你要弄這麼一套就不是佛法，這是一定的道理。說這有無四句不是佛法，這四句從那裏來的呢？是不是？這四句人人會說，那麼你不說的時還有什麼，說我還有旁的，你把旁的都去淨了，還有什麼？說都拿淨了什麼也沒有了，你知道什麼也沒有的這個，這就叫佛法。大家要知道，佛者覺也，人人有知覺，你怎麼說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呢？因爲你所說的的都是所知所覺，你違背了自己的本知本覺，吾們人都在所知所覺上分別，這就是人的錯處，你離開能知覺所知覺，認這本知覺，你說能不能？都能。那個人沒有知覺，說我

學的這個我聽的這個，大家知道這都是所知覺，這個能知覺從所知覺顯出來的，有能有所就是對待法，這能所是從那裏來的呢？當然就不知道了，你要知道這就是佛法。知覺，知就覺，覺就知，說這個佛法就是知覺的方法，說你把能所都拿出去，餘者就是本知覺，本知覺你要捉住本位，你今天觀照本知覺，明天觀照本知覺，你就有所知覺的事情，有能知覺的事情，竟爲你一天辦事，也失不了你自己的本知覺，天天這樣觀念，你作了能知覺、所知覺的事情，你還知道有個本知覺，這個話我還會說，還有作不到的地方，你們大家要知道這話，或許有能作到的這麼個理呢？各人的善根不同，你別看我學了幾十年，捉不住本位還摸不著本知覺，你們有善根的人一聽本知覺就作得主了，知道能知覺、所知覺從本知覺發生出來的，本知覺是體能所是用，你要知道有體有用，不能以用亂體，不能喧賓奪主，所知覺能知覺是賓，本知覺是主，要知道這個道理，時時觀念，這就叫修行。佛法的道理就在這裏，其實最簡單的

事情，也不用金錢去買，也不用泡製，是現成的，你自己有知覺，就是自己不知道，知道也用不上去，也不肯用，你要用，就是有爲者以若是，誰爲誰是，這種事情一點也沒有偏僻的地方，這段文是第十番辨見，辨這個知見。見就是見著了，知就是知道，你要明白了見，餘者聞、嗅、嚐、覺、知都明白了，你不必一個挨一個說，這地方就是破說，本知覺不是參和的也不是湊合的，他本來就是怎麼個樣子拿下的疑惑，佛就把當時聽經的人，阿難及大眾都把他破除了，顯這個見性就是離過絕非，離四句之過絕百非之謗，那怎麼就是佛法呢？法爾現證，說你把現在的不對都去淨了，這本知覺就證實了，這就得到佛法大體，阿難對於這種道理不好明白，佛上邊給他說，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說人的知覺上本來沒有生死，有生死是這個身體，說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本是清淨本心，你的心裏頭一清淨，就是自己的本心，本覺就常住了，本覺要常住就見著佛的本位了，那就在自己，道在

人爲，所以佛責備阿難的迷惑，說汝雖先悟本覺妙明，說你雖然是先醒悟一點，這個本覺妙明，前邊我給你說過了，你自己的本覺是一個不思議不分別的，一個明明白白的這麼一個性，這個性也不是因緣的也不是自然的，這地方你可以稍微明白一點，底下還有不明白的而猶未明，如是覺元，你那個見聞覺知，你還不明白，不明白的是什麼呢？如是覺元，如是就是你現前這個心，覺的根本。你要知道知覺的根本就好了，這知覺的根本非和合生，這是本有的，佛法是絕對待的，超倫絕待，離過絕非。佛對阿難說，吾今以現前的所見所聞，所知覺的前塵問你，你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這是佛把阿難的毛病都說出來，說世間一切都是妄想，不是和合有的，不是因什麼助緣所成，你疑惑證菩提心是和合起者，這就錯了。

則汝今者妙淨見精　爲與明和　爲與暗和　爲與通和　爲與塞和　若明和者　且汝觀明　當明現前　何處雜見　見相可

辨雜何形像　若非見者　云何見明　若即見者　云何見見　必見圓滿　何處和明　若明圓滿　不合見和　見必異明　雜則失彼性明名字　雜失明性　和明非義　彼暗與通　及諸群塞　亦復如是

這就破他這個和合，你心還疑惑著，和合證菩提心，下邊分成四種意思，說是則汝今者妙淨見精。佛說，你疑惑拿和合證菩提果，這道理說不通，怎麼心是和合的，是與外邊的明和，是與暗和，爲與通和，爲與塞和，通就是虛空，無有障礙，塞是不通的地方，明、暗、通、塞這四種環境，你本具的本有的妙淨見精，這說見精不說見性，見性是開了佛的知見，佛說見精就是他沒達到佛的知見。是見的那個精純不雜，單單的就是一個見，這個道理就是這麼個意思，妙淨是配著，妙是不起分別，淨是乾淨的、不染的，佛說見精不說見性，就是他沒到明心見性的地步。說你這個知見純粹就是你這個見，這個見純粹不雜就叫精，說這

個東西精純不雜，不能叫見性，說這個妙淨見精，你既說是和合成的，佛說阿難說的不對，說這個妙淨的見精爲與明和，這四種環境，這是世界上人所承認的，一個明一個暗，一個通一個塞，你這個妙淨見精是與那個和，是與明和？是與暗和？還是與通塞和？你說那樣都說不通，佛挨著往下給他說這四種境界，佛一樣一樣的給他說，這四樣說一樣就行了，說一那三樣就是一樣道理，說這個見精與明相和，你說拿明相成的這個見，這就不對了，這是縱著他說。「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你這個見精要是拿明相和合的，你觀察觀察，光明的這個相，正當這個明相，現在你前邊，那個地方參雜你看見的這個見呢？佛問他，這底下又說—

「見相可辨，雜何形像」，你看見的這個見精，不說見性，相就是明相，可以辨別出來，這是我的看見的見，這是前邊一個光明的相，可辨的這個，心裏可辨別出來，可以能分別開了，這地方還好明白，底下

你說雜和的，雜何形像，這個見精與這明相，要參雜在一塊，應當有個什麼形像，你說一說。「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這地方，這都是佛駁阿難的意思，你說這個妙淨見精，他豈是和合的與不和合的，這佛法的究竟若因若果，他通通的是一個本然的，決不是因緣和合的，也不是不和合的，這地方要說，見相還可以辨，說見與相參雜一塊，這該是個什麼形相，這下邊就該猜著說了，若非見合就沒有見了，云何見明，若即見者，若就是見，云何見「見」，「見」就見著「見」了，這也不合道理，說必見圓滿，若這麼說，通通的都是見，都圓滿。你又說參和、雜合也說出去，你看見的這個「見」都圓滿了，那個地方還參雜明相呢，若明圓滿不合見和，若是明已經圓滿了，就沒有地方把見向一堆和了。「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若說這個見就是見精，不是見性，這個見與這光明之相若是不同，你再往一塊堆和，更挨不上了，這

個見與明不和，你再參雜，雜則失彼，性明名字，他們兩個見與明要參雜一堆，見也不見了，明也不明了，參雜一塊則失去了彼所指的性與明，這個見性和這個名字都丟失了。「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一參雜就失去了明相和見性的本位，「和明非義」，你要說和合成的，這個佛法的義理也說不通，拿這個見與這明暗通塞同樣，說一個明相其餘的三樣也就不必說了，亦復如是，也是這麼一個理。

復次阿難　又汝今者妙淨見精　爲與明合　爲與暗合　爲與通合　爲與塞合　若明合者　至於暗時　明相已滅　此見即不與諸暗合　云何見暗　若見暗時　不與暗合　與明合者　應非見明　既不見明　云何明合　了明非暗　彼暗與通　及諸群塞　亦復如是

這個理是破人一口的合，上來是破雜和，復次是前邊，已經說了參

雜的和，又說人一口的合，佛對阿難說，又汝今者，汝現今的妙淨見精，不可思議的、清淨的，這個見精純不雜，你說他是與什麼合呢？爲與明合，爲與暗合，爲與通合，爲與塞合，也是四個問題。先說這個明拿者三種，一舉三反了，若明合者，設若是與明相合的這個見精，能可以成佛，這個妙淨見精還沒到成佛的時候，這是合了就能成佛，若是合這個妙淨見精一合，這是該成佛了，是這麼個意思。這說不相合，不能成佛的意思，被他說錯了，說若明相和這個見精一合就能成佛，這事情說不通的地方，至於暗時，你與明並合在一塊，到了黑暗的時候呢，明相已滅，到了黑暗的時候就沒有明相，沒有明相，這個見將怎麼樣呢？此見即不與諸暗合，與明合當然就不與暗合了，這不是一定的理嗎？你說見與明一合，這就能成佛，此見即不與暗合了，明與暗是個相反的，說至於暗時明相就滅了，說此見不與諸暗相合，這還有差頭。云何見暗？當然是見不與暗合，要與明合就能成佛，明相當下滅了，那怎麼辦

呢？這是說不通的事情，說不與暗合也說不通，云何見暗？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又見著暗呢？若見明時能成佛，見暗成不成佛，就是這麼一句話，都是截短的話，若見暗時不與暗合，儘管見見是見，合是合，若這樣強辭奪理的說，若見暗時就不與暗合，見只管見，不與他相合，一樣還讓他成佛，這也說不通。與明合者應非見明，這是反過來，來回一般遠，說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若與明合也應不見明了，這是一定的道理。既不見明，云何明合，若是不能見明，你就說是不與明合，云何明合？你爲什麼說與明合呢？你了明非暗，你明明白白的，了明不是暗，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也是這麼一個理呀。

二　破非和合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如我思惟　此妙覺元　與諸緣塵　及

心念慮　非和合耶

阿難拿凡夫的知見，用世間上所有的這些法，以換來佛法中的名相問佛，這都是不了義的意思，所以這地方他有一轉念，他聽佛說和合不對，當然是非和合了，把話轉過來，對佛說「如我思惟此妙覺元」，也就是說不可思議的知覺的根本，他這地方說的比前邊稍微深一點，這個道理他也覺的深了，佛說的這個不是世間法和合成的，說此妙覺元，元當個根本講。「與諸緣塵」，與世間上的、諸般的、連絡的這些色、聲、香、味、觸、法及心理的念慮，大概「非和合耶」，不是和合的吧。

佛言　汝今又言覺非和合　吾復問汝　此妙見精　非和合者　爲非明和　爲非暗和　爲非通和　爲非塞和　若非明和　則見與明　必有邊畔　汝且諦觀　何處是明　何處是見　在見在明　自何爲畔　阿難　若明際中必無見者　則不相及　自不知

其明相所在　畔云何成　彼暗與通　及諸群塞　亦復如是

這是十番辨見最後一段文，辨明見性獨立不參雜一切，以這個才能修行，才能離苦得樂，方能了脫生死，說人的見性他是獨立的，不是參雜的，也不是鍊出來，是天然本有的，世間人不知道，拿著見性當了世間上一切所有的名相，所以就錯認了。人要離苦得樂，了生脫死全憑著明白這個究竟的見聞覺知，佛出世就是爲這種事情，說法四十九年，並未說旁的，就因人不明白，橫說、豎說，塵說、剎說，多說少說，想說法讓人明白，你要明白你就認得自己，認得自己，把一切煩惱、一切痛苦都脫離了，說這種事是人人應爲的，人人應知道，人人應學的，佛說法目的就是讓人明白自己的見、聞、覺、知，世間人都忽略了，拿世界上的聲色貨利，心裏上分別是非，六根對六塵，由這些把人就迷惑了。修行法不叫染塵，一塵不染才能萬法皆空，恐怕人誤會了，上來說見性，不是像世間上因緣和合之法，阿難說不是和合的，就是非和合，也

不是和合有的，也不是非和合有的，根本上就是獨立的，就是這麼個道理。這地方才說，此妙見精非和合者，要不是參和湊合成的，他是個獨立的，要說非和，怎麼樣非法呢？爲非明和，爲非暗和，爲非通和，爲非塞和，說這個見性不和世間上的環境，也就是這明暗通塞四種光景，外邊所見的這些東西，說見性是和的這四種，你拿明和的見性，是拿暗和的見性，是拿通塞和的見性呢？是什麼和的？是什麼不和的？這四個問題，你說非和的爲非明和，爲非暗和還是通塞和？下邊舉出來照一樣說，餘者三樣就明白了，說若非明和，說這個見性不是與明相和合的，也說不通。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怎麼個理呢？見與明是兩件東西，是在兩邊必定有邊畔，「不和」是兩下格著了，你把這個理研究研究，怎麼叫不和？汝且諦觀，佛問阿難，汝且審實了，觀察觀察何處是明，何處是見，你看兩下不和，那個地方是明相，那個地方是見相，見在一邊，明在一邊，你要說是不和，在見在明，自何爲畔，在見在明，從那個地

方作邊界。佛對阿難說，設若明際之中必定沒有見，則不相及，這個明與這個見兩下不相及了，到不了一塊了，自不知其明相所在，自己不知道明相在那個地方，「畔云何成」，邊界你從那裏分別？你從那裏成立？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你要不是明和暗通塞就不必說了，都可以明白了。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　爲非明合　爲非暗合　爲非通合　爲非塞合

上段是破雜和，這段是破人一口的合，另一種說法，「又妙見精」，又者，這妙不是你可以思想到的，也不是你議論到的，這是人人具足的叫見精，這個人看見的這個「見」精純而不雜。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這個「見」，怎麼就不成佛呢？因爲我們這個「見」參雜了，「見」青、黃、赤、白，長、短、方、圓，分別這些相，有對心思的就生愛心，有不對心思的就生憎恨，你這不是參雜嗎？自己那能獨立呢？

所以這個「見」，得要精純不雜，這個地方就是成佛的種子。大家要想修行，把這個理抓住了，這個理是佛說的，這是眞正的證明，有眞正的實理可以說的出，說是又妙見精，不是說那個雜和的和，說又妙見精，不可思議的這個「見」就叫妙，你要一思想、一議論，就參雜了你的知見了，從六根上，你要抓住一樣就會修行了，你得把他認眞了，不須參雜，見精是精純不雜的「見」，你那能說和合呢？他決不是參和的，也不是扣合的，你要說他非和合也不對。他這個道理是推四句之過，絕百非之謗，你一說就錯，他根本是個獨立的，你看我們這個人，眼睛這個見，你一參雜就是凡夫，你要一塵不染，看還儘管看，不隨他轉，這就是修行的眞法，誰能保守的住呢？這是佛說的這個眞道理。又妙見精非和合者，他要是非和合的，這個理也說不通，你說他非和合的，爲非明合，爲非暗合，爲非通合，爲非塞合，總離不開這四樣，你與那個合呢？

若非明合　則見與明性相乖角　如耳與明　了不相觸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　云何甄明合非合理　彼暗與通　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設若你說不與明合，一面是見性，一面是光明，我這個見與這個明不相合，一個性一個相，乖角是支開的，是不能合的。說性相乖角，如同耳朵只可以聞聲，他不能見光明，你要說看是明是暗，耳朵就不可以，拿這個作比喻要說不合，就像耳朵與光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你這個見尚且還不知道光明的相在那個地方，根本就不合，還說非和合，那不是廢話嗎？這句話就說到家了，你還說什麼？甄別開了，甄別明白了什麼叫合，什麼叫不合，這都是廢話，根本上就沒有合，還說個非合幹什麼？合非合理，說到這裏為止。彼暗與通及諸群塞四樣，這一樣知道就可以知道那三樣了，不必重說。

陰入處界

阿難　汝猶未明一切浮塵　諸幻化相　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　幻妄稱相　其性眞爲妙覺明體

上來十番辨見已研究過了，當文遍歷陰入處界會理，普遍的歷歷發明，遍十法界，就是因五陰成立，分開說有十八界限，這事關重大的指示，佛對阿難說「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色塵乃至法塵，這都是塵勞，就好比塵土虛浮不實，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呢？俱幻化相，是幻化而成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他不是實有的，他從當地裏生出來，還從當地滅，你說那一種東西有來向，就是人生在世間，是從那裏來的，這是個幻化相，你在當處的地球出生，你還在地球消滅，不是說從那裏來的，將來還向當地那去，就在這地生還這地滅，這是一個幻妄稱相，幻化的這幻妄稱相，由這個幻化虛妄，就有個名稱，有個形

相，這就成了假名假相，你說這些究竟從那裏來的，究竟是一個性，其性眞爲，妙覺明體，性就指著見、聞、覺、知等六種性，前邊已經說過十番的見性，這還說這個性，所以說這個人是從那裏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因什麼就出生，因什麼就消滅，究竟的根是幻妄稱相，是從那來的，有幻才有個眞，這得隨著世情說，說他就是一個性，見聞覺知等六樣，舉一樣就代表六樣，說就是這個性，幻妄稱相幻化的假名稱，假形相。他有一種性，前十番辨見，讓人認識辨見性是眞的，說其性眞爲妙覺明體，說這個眞怎麼個眞法呢？這個妙還是一個不思議不可分別的覺，這個覺也不是能覺所覺，吾人都有知覺，用的地方有能所兩樣，或專用所知覺，所有的事情都知道，這叫所知覺，你要研究研究這世界上各樣都知道，桌子怎麼作的，房子怎麼蓋的，這是所知覺，所有的東西你知道，再進一步研究是能知覺，這所覺是誰知道的，有一個能知覺的，這能知覺都不清楚，不研究不講修行的談不到，也不問這個，每天

就用所知覺，在旁處還須說知性，他變著樣的說，使人明白其性是個眞的，眞的還去那裏找另外個性，前邊十番辨見就是讓人認識這個性是眞的，吾們因什麼不眞呢？因有分別心有污染心，一分別就起憎愛，見著不對心的就憎，對心思就貪愛，憎惡的就捨離，貪愛的就求取，人人都如此，我是怎麼講也有憎愛取捨。你要能去掉就會修行，就把自己的妙覺明體保住了，因什麼保不住呢？我們人就像混水魚，隨著浪頭流來流去，自己作不了主，拿這環境就把自己迷惑住了，說性不是另有個性，我們世界人類物類，擱在一塊就是一個性，就化生了這些東西，不但我說不到連佛也說不到，說了四十九年也沒說完，就是說這個性，說怎麼能保存住，什麼辦法才可以一塵不染，誰都知道修行要有涵養，妙覺明是個具體，妙是不起分別沒有能所分別，本有的知覺，就是明明白白的，也不想前也不想後，這個明白就是妙覺明體，妙就是不起分別，不可思議，是一個本覺，是一個妙覺，他這個妙覺就是明白，沒有所明

白，也沒有能明白的地方，這就是個具體，妙覺明體這就是發明這個性。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　從十二處　至十八界　因緣和合虛妄有生　因緣別離虛妄名滅　殊不能知　生滅去來　本如來藏

此一段文是會合一切法都歸於眞如性，就是上邊說的見性，拿見字代表，說眞如性也是他，說如是由妙覺明體來的，這不能用錯了名相，說乃至五陰六入是什麼呢？他能可以成立這個世界，他是爲成凡夫世界上的一根本，色受想行識五陰，色是有形有相，受是享受，想是思想，行是心內的行動作爲，識是認識，世界與人就是這五樣成立的根本，成立五濁惡世也是他，成佛世界也是他，怎麼叫五陰呢？陰是遮覆之意，遮蓋住了自性，也可說把妙覺明體叫這五陰遮住了，說裏有這五樣，說我們人人都是，每人有個身體，有形色叫色陰，有身體不能獨立，須要衣食住幫忙這叫受陰，沒有衣食住不能存在，大家想想，因爲有這個身

體，就把人的見性遮蓋住了，你就不知道這個性了，有身體要受用這衣、食、住從那裏來呢？因色受就得發生思想，這東西你沒有思想他不能來，光想不可以，你比如說我想吃大米飯，飯不能來，你得行這事去，人家能行你不能行，就得有知識，你沒有做事的知識，光是瞎想也不可以，你沒知識就沒有受用，沒有衣、食、住的受用這色身就活不了，這是一應的道理。就這五樣把人搞迷惑了，有這五陰，就遮住自己本有的眞性，這五陰要會用，會用就成四德，常樂我淨，成佛也是他，不會用這五陰就轉成五濁惡世，釋迦佛出世時就叫五濁惡世，何況現在更利害了，怎麼叫五陰成五濁惡世？第一劫濁時劫到的時候，你不濁也不行，這劫濁是色陰成的，受陰成見濁，你見著什麼接受什麼，想陰成煩惱濁，人的心裏都有煩惱，是從思想來的，想陰就成煩惱濁，行陰就成眾生濁。從人壽八萬四千歲過百年減一歲，到現在活七十八算長壽，這叫眾生濁，識陰成命濁，各國人願意打仗，逼到打起仗來誰都活不

了，命就濁了，這叫五濁惡世。這是分開說，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怎麼叫六入？就是六根，眼入乃至意入，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五陰是總法。這六根叫浮塵根，再加上六塵，六根對六塵，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心裏分別，這叫十二處，由這六根對六塵，發生了六種認識，眼對色知道這是什麼色，耳對聲知道什麼聲，鼻認識什麼香，舌認識是什麼味，身感覺是冷是熱，心裏分別是非，這就發生了六種認識，六根六塵六識，這叫十八界。

常住妙明　不動周圓　妙眞如性　性眞常中　求於去來迷悟生死　了無所得

這段文是幻妄稱相，幻而不眞，虛而不實，幻化境界那有眞的，虛妄境界當然不實，因不眞不實，立起這些假名假相，在虛妄上立名稱，名稱依假相而起，這段文是從根本上說起，從頭至尾，由五陰所發現，

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已經研究過了，這裏說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這地方結成陰入處界四科，研究佛經總離不開這四種法本，各有各界限，彼不是此，此不是彼，虛妄有生，因緣和合生的，也不是眞的，到因緣別離的時候，也是虛妄的，名字叫滅。有生有滅，這生滅從那裏來的？人在世間都是苦多樂少，總離不開苦樂，沒有苦沒有樂才是眞安樂，佛把這道理給人破說開了，不讓人自己把自己迷惑了，要認識自己，說自己是個什麼樣，要說大，無量爲邊，盡虛空、遍法界，都是自己這個知覺，不是知識，知識是從知覺裏發生出來的，識就是分別心，人的本性。他是一個混和的天理，沒有痛苦，根本上沒有煩惱，要知道煩惱痛苦，都是從因緣和合，因緣別離上來的，佛從根本上解決，說這種道理，這是最要緊的，說的這麼多都是虛假的，不眞實的，虛妄有生，虛妄有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這是向人的根本上說，人多數不知道生滅去來，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

妄名滅，這東西是從那來的，下邊給指開了。

上邊說生滅去來是虛妄的，這生滅去來是從何而來，向何而去，是來無來向，去無去處，下邊佛就告訴人說，佛既說不對，佛得說個對，那個對呢？所以說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就因這個虛妄有生有滅，就因這個生滅去來，把自己迷惑了，那麼自己是什麼呢？下邊說本如來藏，這是以名相解名相，趕到究竟處，研究到無名無相上，到這個地方要再一轉過身來，這才能夠認識自己，人要能認識自己，就開佛之知見，要放下一切就立地成佛，這是一定的道理。把知覺變成知識，都不知道根本，這生滅去來由此而來，又說本如來藏，本性分開說一體二用，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在不變的時候就隨緣，所以說不變裏頭藏著隨緣，隨緣裏頭藏著不變，這個名辭擱在一塊就叫如來藏，這是人的根本。這地方本來無生滅，無去來，常住妙明，常是正正當當的常

在的，永遠不變滅叫住，是什麼常住呢？就是妙明。你看我們這個明白，都明白錯了，都是六根分別六塵，你要把心裏的分別掃淨了，這就是如來的體，如是不變的體，來是隨緣的用，所以成了佛名字就叫如來。佛有十種通號，如來是第一個名字，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這是佛的自行因果，自己修行從因剋果，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這是佛的化他能所，佛是能化者，九法界眾生是所化者，故名如來，人不知道本來面目，都隨著幻化境界轉了，根本這如來藏，就不知道了，如來藏是常住妙明，是不改變的，因什麼他常住，他是整個的，盡虛空遍法界就是一個體，森羅萬象都從這裏化生出來的，要認得這個體，自己捉住本位，就開佛知見，這地方才得到享受，就叫成佛。常常住著不改變，是個妙明，不可思議的叫妙，人有識心分別就不妙，見、聞、嗅、嘗、覺、知，這是人的勝義根。

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這是解釋「如來藏」，恐怕人不

明白，隨說隨跟著解釋，怎麼叫如來藏？如是個體，來是個用，這體用不相離的，有用就有體，說是怎麼個理呢？我們這個人心裏頭一分別開了，那一樣就是那一樣，不能參和在一塊，其實一切事情都是互相抵用，互相借用，說如來藏，「如」裏頭就藏著「來」，「來」裏頭就藏著「如」，這兩個字和在一塊堆，就叫「如來藏」。互相隱藏如來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在不變的時候他隨緣，大家不常聽，這個名辭不好懂，說變就變，不變就是不變，怎麼說？變裏有個不變，不變裏有個變，那裏有這種事，這個道理深一研究，就了解是什麼意思，說不變就變，變就不變，世間上一切事都是這個樣子，人自己不考慮，任何地都是變就不變，不變就變，以什麼爲憑據，世間上所有一切，那一樣都可以作憑據，拿我們人說，不變的時就變，變的時候就不變，如是我們如如不動的身體，來是變化的作用，再比如一個銅香爐，你要造一尊銅佛像，就得讓他變樣，他怎麼不變呢？雖原隨緣變

成佛像，但是銅的體是不變，所以說不變裏有變，變裏頭有不變，我們這個人也是這樣，也看我坐在這裏，臥在這裏行住坐臥是變，但是身體不變，這叫不變隨緣而變。大海的水也是這樣，隨緣起波浪，這叫變。但是水體仍是不變，拿世間一切事情作樣子，都未離開體和用，體用不相離，這叫「如來藏」，在這「如來藏」底下，佛恐怕人不明白，加上解釋說常住妙明，你要不認識「如來藏」，你就體驗體驗。常住妙明就是照著人的知覺說，根本上是個常住的，不改不變，怎麼知道不改變呢？你找不出形相來，拿什麼變呢？你要說沒有形相就沒有，你這個人的見、聞、覺、知是從那裏來的呀，說什麼叫「如來藏」？由體顯用，由用顯體，體就藏著用，用就藏著體，互相包藏，這叫「如來藏」。說學這個「如來藏」，作什麼？佛告訴我們的法，說人都認錯了，認有生死的，根本上有個不生死的，自己不承認，這就自己找苦惱。學「如來藏」，就爲了生死，出苦惱，說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這幾句

話，不加解釋還是不好懂，說「如來藏」對人有什麼好處，說常住妙明是個名字，這個常是永不改變，住是不動，不變不動，是什麼「妙明」？就是人的明白，你看我給大家研究這個，一聽心裏就想明白了，這不是究竟明白，這叫所明白我所說的話，你常聽這話你就明白，不常聽這話就不明白，說這地方在那裏找，就在這個明白不明白；你在明白上加一個字，不是你隨便的明白，是妙明，是常住妙明，就是「如來藏」不變之體，不變的就是個明白，說我這個心裏老是動，怎麼叫常住呢？所以這地方是錯處，我們心裏動，聽人說話，心裏好像個大光明鏡子，說過來道過去，就好比是個影子，是個無常的。這個鏡子的明是個不動的，叫妙明，不可思議，不可分別，這叫妙。往往有人說這件事太妙了沒法講，還有一種事情說不到所以叫妙，下邊加一個明字，我一講你們諸位就明白了，明白可是明白，不能加上分別的明白，我說的話是照在你的知覺心裏頭，是個影子，你們聽我說法，說不錯，影子印象都

是塵勞，說到妙明，不是你隨便亂明白，說什麼你也明白，說好說壞都明白，根本上就有個明白，要不然你怎麼知道是好是不好？這地方要注意，大家喜歡研究經，就要研究這個知的道理，不要認影子，要認根本的妙明。大家想想，要沒有個根本明，怎能知道所說的話，這地方要研究開了，如來藏下邊加個解釋，說常住妙明，這是個全體大用，全體大用是常住不變的，就是拿人的心裏頭明白作憑據，我說話你說明白了，這都是學來的影子，你把影子都拿走，你當然還有個明白，你根本上要沒有個明白，我說話你怎麼都明白，記住這個道理，常常會悟。以這「如來藏常住妙明」修行成了，這是人的佛性。大家知道在這個道理上常常演習，由少至多常思惟，就成了常住妙明的眞心，佛的心地隨緣，他要動就動，要不動就永遠不動，人人都有個不動的體，人人都不認得，你從分別心上就認得不分別心是常住的，說如來藏之體，是不動周圓的妙眞如性，說不動不搖還是周遍圓滿，說的怎麼嚴緊，這個道理在

那裏？有這個東西，你看屋子裏有幾十個人可以坐，再多了就不容了，有形相多了就擁擠，你看這個明白他無形相，無量無邊的大，無量無邊的世界都在這裏頭，就是個明白，一切人都使喚這個明白，要不怎麼叫妙眞如性，你別用分別心，就這麼大力量，自己不承認光用分別心，這叫大材小用，你只是拿身體當我，其實靠不住，是變化相，他隨緣不變，不變就有個隨緣，常住妙明不動周圓，人人都是一個性，不論富貴貧賤，一點分別也沒有，是周遍法界，不光是我們這個世界，在地球上五大洲，這在佛法比，還不如大海水毛頭上那一滴水呢！告訴你說吧，這個知覺的能力大得不得了，要不人人怎麼必須要學佛呢？佛者覺義，你把自己的本知覺都忘了，只承認身體是我，這就錯了，這身體受冷受熱就病，到時候不吃飯餓得不得了，到了時候就要死，誰也離不開這人生過程，所以你要離開生死，你就得學佛，佛見到世界上人的痛苦，特意示現人身說人的道理，慢慢引導人明白，人人都有成佛之分，說常住

妙明不動周圓，因什麼不動，他是個整個的，佛性沒有比他再大的，人人都是一個性，就是自己不認識。佛性無形無相，不動周圓，周遍法界，圓融無礙叫妙眞如性，這種道理是眞實不虛，不可分別的事情。告訴人不可分別，我們離了分別，他疑惑沒有心了，決不是這麼回事，你心裏不起分別的時候，仍然還有知覺在，你常常觀照這個知覺心，不胡思亂想，那就無量無邊的「常」了，沒有不知道的，沒有看不見的，沒有達不到的地方，這是人人都現成的。因爲都污染了，自己不認得，就像大光明鏡子被塵土遮蓋住了，就是這麼個道理。說是不動周圓，妙眞如性，他都加個妙字，妙是不可思議的眞實不虛，如如不動，就是個覺性。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這個性是個眞實的，常在的，在眞常之中，你要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他是無形無相的世間上的事情，色、聲、香、味、觸、法都能有形相表達，眞心沒有形相，就無量無邊的大，人人都這麼

大，不是分開的，你一分我一分都是這麼大的體，都是這麼大的用。然而誰還不參雜，誰還礙不著誰，要不怎麼說是妙法呢？如果一有分別一有參雜這就有量，「妙眞如性，性眞常中」就是人之天性，眞實不虛性常在的，就在眞常之中，沒有去來生死，我們這身體有去來，他沒有迷悟生死，要沒有生死就沒有對待，你要有對待法就沒在這個眞常之中，眞如性裏名字叫「如來藏」，互相包藏了無所得，明明了了的，明明白白的，毫無所得，這都是自己的天性，永遠也不生不滅。

五陰

一　色陰

阿難　云何五陰　本如來藏妙眞如性　阿難　譬如有人以

清淨目觀晴明空　唯一晴虛　迥無所有　其人無故　不動目睛瞪以發勞　則於虛空別見狂華　復有一切狂亂非相　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這是解釋五陰本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就在五陰的性上發明，與「如來藏」有何相干？所以他在性上論，他是一體，這是徵起總名。佛對阿難說，這五陰本是世間上凡夫法，云何本如來藏妙眞如性，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五陰，陰是遮蓋之意，把人人本有之佛性遮住，我們人誰能認得本性，每天舉動行爲，無非都是一性所爲，諸佛菩薩三惡道眾生通是一性所生，要分開這個相，有五種執著叫五陰，要把五陰執著性去掉，就成五種佛性，就在人轉念之間認識不認識轉念什麼成什麼，在這總題目上就要多說聽熟了，就在這名相上開悟，自然就明白如來藏性，先說色陰就是人的色身，有色身就要享受，受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這三種，從這裏頭發生思想，又產生心和身的行動，究竟認爲色受想

行是眞的，這個認識其實也是佛性，這是光認名相不認得具體，具體就是佛性。佛對阿難說，云何這五陰是凡夫每天所行所用的本如來藏妙眞如性，如來藏是體用的大題目，妙眞如性是解釋如來藏的意思，佛要分開講二十五圓通都是從這五陰上來的，二十五圓通這些名辭，必得要記住，記住這個總名辭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你要常常悟解這個理就會開悟，你要以名辭解名辭，不會開悟，說到這個要緊的總名辭叫你們聽熟了，心裏想熟了，想著碰著一言半句就會開悟，云何五陰是凡夫法本如來藏，人明白了這個理，一切法都是如來藏，一舉一動無處不是如來藏，照這個名辭會悟這個理，說妙眞如性，妙是不可思議的，佛說法四十九年，他不是議論嗎？他也是從思想上往外說，得貼乎人情，合乎人的思想，然而加一個妙字，就是說，不是你心裏能思想到的，不是你拿嘴能議論到的，這個妙就歸眞，眞實不虛也是假空的名辭，這義理在「如」字上，「如」是各「如」本位，這是最要緊的，佛說法四十九年

就說這個「如」字，讓你常念、讓你常想，這意思你怎麼明白呢？你把這個「如」字講開了，慢慢的就能明白，怎麼叫各「如」本位，拿世間上的名稱，老、少、善、惡開口就是對待法，有對待就不「如」本位了，他從對待起來的，我說這些話都是對待，怕人不明白，讓人明白這個「如」字是怎麼回事情，要「如」了本位，名字也沒有，相也沒有了。因名字是對待而來的，「如」是「如」於本位，什麼就是什麼，你不借外面名相就沒有說的，在佛經上常說，你問那裏去找佛法，「如」，就是，「不如」，就不是，佛經一開端就是「如是」二字，不論大乘經，小乘經，佛說法四十九年有什麼用處？就爲這一個「如」字，就怕你「不如」，世間法是對待起來的，這個「如」，就沒有對待，說「一如」，「一切如」，「如」外無「非如」，無「非如」對「如」，「如」也不可得，「如」字這個名字也沒有了，這個「如」打「不如」而來，往往責斥人說某某大不「如法」，出家修行人不能破口

罵人，說你不「如法」那就很可以了，「如」就是「如法」，法就當個樣子講，世界上種種樣樣各有本位，你一如本位，名字也沒有了相也沒有了，還有什麼爭奪，還有什麼殺害？人不能「如」，無故的找對待，拼命的幹，這是人不明白佛法，要明白佛法這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要緊就在這個「如」字上，說凡夫都迷惑在五陰上，怎麼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所以這個眞字就在「如」上，「一如」「一切如」，「如」外無「非如」，沒有「非如」對著「如」，這個「如」就不可得了，不可得處也不可得，你要一有得處就有失，這是對待起的，勉強立個名字叫「相」，這個性不好表示，本來沒有名字，沒有名字的話怎麼說，你要知道說這個性的地方，向那個無名無相處，會慢慢的，你才明心見性，你要只是在文字上講的好、講的快，沒有用處，要緊就在這裏，不在多少不定何時，機緣成熟了頓然自己認得自己。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晴虛，迥無所有」，這

是佛陀恐怕阿難與法會大眾不明白這個理，說五陰是世間法，怎麼成爲佛法呢？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以下是佛給他解釋什麼色受想行識，先解釋色陰，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佛是慈悲心耐著煩的分開講，佛叫阿難我給你說個比喻，直接說怕你聽不明白，比如有一個人，以清淨目眼裏沒有病翳觀晴明空，觀虛空的晴天，明明亮亮的這個虛空，唯一晴虛就是一樣，一個晴天一個虛空，什麼也沒有，是迥無所有，拿這個作比較，本是一念不生，要到這個樣，你這個清淨目，眼裏也沒有毛病，你對著環境就是個虛空，一個晴天別無所有，這因什麼？下邊說出毛病來了，人不能夠守自性，這個自性本是無名無相，所以人不認識，在這五陰裏頭用慣了，所以得說比喻讓他醒悟，其人什麼事也無有，清清涼涼的，眼裏也清淨，對環境迥無所有，他這叫眞如妙眞如性，妙眞如性簡單說叫眞如，這眞如他若不能守自性。這下邊就說一個比喻，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直直的向那裏看，瞪以發勞，這是對著唯一的晴虛，這一勞

苦則於虛空別見狂花，眼裏生了勞相，本來空中什麼也沒有，因瞪勞見有狂花，不是人人一樣，是特別的，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五陰之中，色陰是第一，這色陰是從那裏來的，就是人心所造，枉自作勞，指九法界的眾生都是病眼，不能保守自性，這個性其實也是假名字，拿他代表無形無相，說是狂亂非相，說到這裏，說是色陰當知亦復如是，色陰有形有相，人都被色相遮住了，這個相不容易離開，所以都著在六塵上。

阿難　是諸狂華　非從空來　非從目出　如是阿難　若空來者　既從空來　還從空入　若有出入　即非虛空　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　如阿難體　不容阿難

佛又解釋前邊的比喻是從那裏來的，向那裏去的道理，說諸狂花，是人枉自作勞，無故瞪目望空中看，這華是從那裏來的，非從空來，非從目出，來無來處，去無去處，不然怎麼叫虛妄呢？如是阿難，就是承

著來無來處去無去處說的，如是，你按著這個道理研究，說若從空來狂花若從空中來的，既從空來還從空入，他要從空中有來就入處，有來處就有去處就對了。若有出入，這虛空根本是個空的，他容一切物，不然，就不叫虛空了，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當然是虛空沒有出入了。把這句話算是說完了，空若非空，若知道空本來就是空的，他若不是空，裏頭還有物，自不容其花相起滅，這空若不是空，就是有，若是有，就不能容量容其花相在空裏起滅了，怎麼個理呢？他不空嗎？這下邊遂跟著說一個比喻，如阿難你的身體不是空的，是實在的，不能再容阿難。虛空是空的，就「能容狂花」，虛空若有實體，那能再容狂花？這麼一說你就知道了，除去佛法界，其餘的九法界通通如同狂花。

若目出者　既從目出　還從目入　即此華性　從目出故　當合有見　若有見者　去既華空　旋合見眼　若無見者　出既翳空　旋當翳眼　又見華時　目應無翳　云何晴空　號清明眼　是

故當知　色陰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這下邊研究，不是從空裏來的，如是從眼睛瞪花了，從眼睛出來的也說不通，若目出者，設若花從眼目中出來的，若有來就得有去，若有出必得有入。「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又說此花性從眼目而出，也說不通。眼是有知見的，若是從眼目出應當有知見，他要見到外面的一切。「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設若說他是有見，從眼睛出去，這花在虛空裏，若他旋轉回來，他得看見眼，他怎麼看不見眼？足見不是從眼裏出去的。「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華時，目應無翳」，若說從眼裏只可出花，他無知見，這也說不通，出既翳空，他出去把虛空遮住了，旋當翳眼，旋回來也應當把眼遮住，又見花時，你要看見花時，眼睛當然是沒有雲翳了，這花應當到虛空裏去。「云何晴空，號清明眼」，這個理也說不通，爲什麼當晴的天一個虛空，你的眼睛也沒有雲翳遮住，名字還叫清明的眼，還是清清淨淨，

光明的眼，兩下裏沒有花，你可知道是個虛妄不眞的了。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個色陰本就是虛而不實，妄而不眞，根本也不是因緣和合造成的，也不是自然就有的，這兩句話，這是世間常說的，不是因緣自然，到是什麼？這句話就不能說了，叫你自己醒悟，你這個心裏就沒有章程了，你說從眼睛出的也不對，說空裏有的也不對，那麼這東西從那裏來的呢？在這地方就對了。底下這句話應當說的，多說一句話，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那麼是什麼性？「如來藏妙眞如性」。好處這個地方不說，要說又錯了，他開口便錯，這把人又迷惑了。說如來藏妙眞如性，人都著在妙眞如性上，這不是又把人迷惑了嗎？根本上什麼也沒有。就像晴虛的空，清明的眼看虛空相，你要待怎麼著，這才於佛法接近，你要說一定怎麼講，講的天花亂墜有什麼用處？

二　受陰

阿難　譬如有人　手足宴安　百骸調適　忽如忘生　性無違順　其人無故　以二手掌　於空相摩　於二手中　妄生澀滑　冷熱諸相　受陰當知　亦復如是

這是五陰科中第二說，受陰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以上色陰已解完。這說受陰，就是享受。佛對阿難說，譬如有人手足宴安，足也沒走路，手也沒做活，百骸調適，四肢百骸很調和，很適宜，沒有不如法的地方。忽如忘生，忽然間自己忘了自己，連生活的事情都忘了，也不知是生、是死，這時性也無順隨，自己這性情之中也沒有違背的，也沒有隨順，這地方算清淨了，其人無故的就起了妄想，這是譬喻他以二手於空相摩，一撮就發熱了。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澀、滑、冷、熱這四個字，比仿世間的苦樂，澀好比三惡道，這都是受苦，都是

人心所造，滑好比天人享福，冷好比受清苦，二乘聖人，阿羅漢緣覺聖人，他講受清苦，逃塵避世，不享世間的福，熱好比菩薩，他不避生死，不怕勞苦，專享世間的熱鬧洪福，往往有帝王、大臣，天上天王，他提倡佛法，這是屬於熱，這澀滑冷熱四類也是由虛妄裏頭生出來的。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都說全了。受陰當知亦復如是，受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叫平受，陰是遮蓋之意，把自己的本性遮住了。

阿難　是諸幻觸　不從空來　不從掌出　如是阿難　若空來者　既能觸掌　何不觸身　不應虛空　選擇來觸　若從掌出　應非待合　又掌出故　合則掌知　離則觸入　臂腕骨髓　應亦覺知入時蹤跡　必有覺心　知出知入　自有一物　身中往來　何待合知　要名爲觸　是故當知　受陰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這段文還是受陰說個比喻，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撮摩虛空妄生諸相，

是諸幻觸，是說幻妄的觸，用兩個手掌一摩一撮，這就是幻化的一個觸動，這個觸比如受，拿這個比喻受陰，你說諸幻觸從那來的，不從空來也不從掌出。下邊解釋說，如是阿難就照著這個觸塵兩手一摩，也不是從空來也不是從掌出的，這得說個道理，說因什麼不是從空來，說或空來者，兩手一接觸，感覺出來了；若從空來的，既能觸掌何不觸身，若是從空來的，既然觸在手上，何不觸在身上，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虛空不應該選擇，觸這個不觸那個，這是說不是從空來的。「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若說從掌出的這道理當然對了，但是，設若從掌出應非待合，不需要兩個手向一塊交觸，這是說一種不對還有個理，又掌出故，說手掌裏出來的合則掌知，合二手掌在一塊才知道觸，離則觸入，合則出來，離則入去，有出就有入，入到那裏去，這得追究這個道理。「臂腕骨髓應亦覺知」，要說合在一塊就知道，兩手離開覺入進去，合掌覺就出來，若有出入，臂腕骨髓，都應覺

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若入時，這個蹤影形跡在身裏頭，必得有感覺的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爲觸」，如果入時有蹤跡，必定有個感覺的心，知道出入，當然有一物在身中往來，何須兩隻手合時才知，必要等待兩手合起來，名之爲觸。是故當知觸塵是虛妄的，受是兩個接觸，各有所受，這個受陰也是虛妄的，何必被受陰所轉，要說眞理都說不通，也不是因兩個手觸，要不怎麼說觸不對，要說對了，就是因著這個因著那個，因緣就是連絡一塊，根本上說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有的，經裏的究竟眞義，破處就是成處，有兩句成語—「經從疑處反成悟，說到無言自明心」。所以你在疑惑的地方才能開悟，說來說去沒有可說的，自然明心見性，見性去那裏見性？明心到何處明心？奪處就是與處，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都給你破了，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怎麼算對呢？要有對就是不對，都推倒了。在這地方你想想還有什麼？把因緣自然都給奪過去

了，奪處就是與處，誰能接受你要說再給你個什麼？教你幾句話那就錯了，所以這個經文通通都是這麼個樣子。要看經就得在疑處見出境界來，要說到沒有可說的，這是給你轉身吐氣，你把身體轉過來，就把這口氣吐出來了，不然這個經你怎麼明白，這是佛塵說剎說、多說少說，就是爲的這個，要研究經文就在這地方用心，不是說我一看就明白了，說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是什麼性？要說有本經題目說的，如來藏妙眞如性，說到這裏就是讓人醒一醒，悟一悟，你要說一個「如來藏妙眞如性」就是，這又把人害了。你心思心思，那還有明白的日子？永遠不能明白。佛只說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那麼是什麼呢？說全不是的地方就是，這就沒有開口處。禪宗也說，蚊子咬鐵牛，無有下口處，所以說開口便錯，舉念即乖，這全憑這個說到無說處，要認當下就是不可錯過。

三　想陰

阿難　譬如有人　談說酢梅　口中水出　思蹋懸崖　足心酸澀　想陰當知　亦復如是

此段文說明想陰，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佛又對阿難說個比喻，有人談話說到酢梅，這個人嘴裏酸水就出來，拿這個表示想陰，人的思想就把佛性遮障住，這「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說你要上立蹋懸崖，登到高山多少丈高，掉下去就摔死，你心一思腳就發酸，這是一定的理，拿這個比人的思想，把眞如性遮住了，說「想陰當知亦復如是」，也是這麼一個理。

阿難　如是酢說　不從梅生　非從口入　如是阿難　若梅生者　梅合自談　何待人說　若從口入　自合口聞　何須待耳若獨耳聞　此水何不耳中而出　想蹋懸崖　與說相類　是故當

知想陰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阿難，這個酢說既不是從梅生出，亦不是從口進入。阿難啊！若是這酢說是梅出生的，梅應該自己說，何必讓人代他說呢？若果從口進入的話，應該用口去聽，何必靠耳朵去聽？若祇是耳朵得聽酢說，這水爲什麼不從耳中流出？想蹋懸崖，足心發軟，和酢說的道理一樣。以是之故，應當知道，人的想因就是遮住，它是個虛妄的，它也不是因緣和合有的，也不是自然有的，表示想陰沒有實在的。說到酸梅酸水就來了，你說從那來的？上邊說的怎麼說也不對，你要說出個對來，那就不成想陰虛妄了，想陰就是眞的，所以這全不對的地方，這是說到虛妄上了，不是眞實的，根本不是因緣和合生的，也不是自然有的，這地方無話可說，讓人醒悟這個理，你要知道想陰是虛妄的，它當體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全在自己的認識。

四　行陰

阿難　譬如暴流　波浪相續　前際後際　不相踰越　行陰當知　亦復如是

這是說行陰，行在心裏，動在外邊，叫做事情，這地方是指心裏活動說，總不休息，也找不出所以然來，因什麼你要找不出所以然，沒有究竟理，那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勉強立這麼個名字，佛對阿難說，比如瀑流水，波浪相續不斷，前後不相踰越，前不是後，後不是前，挨著向下流，這個行陰也是像瀑布流水一樣，前念後念無有歇止，拿這個瀑流水，比如人心不歇，以下解釋。

阿難　如是流性　不因空生　不因水有　亦非水性　非離空水

如是瀑流水的流動性是怎麼回事，也不是從虛空裏生出來的，你看

它是水，還不是因水有的，它根本上還不是水性，還不離開虛空，還不離開水，這幾個問題全不是。

如是　阿難　若因空生　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　世界自然俱受淪溺　若因水有　則此暴流　性應非水　有所有相今應現在　若即水性　則澄清時　應非水體　若離空水　空非有外　水外無流　是故當知　行陰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佛說瀑流水若是從空生的，也說不通，怎麼個理呢？說水從虛空生的，全虛空都成了水，就把世界淹沒了，當然不是由空生的。若說瀑流因水有的，應當是有水，水有水相，流有流相，這個瀑流水，是水生出來的，性應非水，瀑流之性應當不是水了，怎麼個理呢？有能生的水，有所流的相，要分別開了，就可以說因水有的，這地方說不通，說「有所有相，今應現在」，現在都應當指出來，水與流分不開，決不是因水有的。若說瀑流水，一定是水性，就永遠是瀑流水性，要澄清時不動的

時候，就應當不是水性，不是水的本體了，它是瀑流水，當然不是水的本體，說它總是兩樣。若離開空水有的，空以外再沒有空，水外邊不能有流，水與流是分不開的，是這個緣故。你應當要知道，還不是歸到這個虛妄上，怎麼說也不對。行陰也就比如人的心之流動，虛妄不實，本來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這還是顯出這個不可說、不可見、不可名的這個本性。

五　識陰

阿難　譬如有人　取頻伽瓶　塞其兩孔　滿中擎空　千里遠行　用餉他國　識陰當知　亦復如是

這是發明第五識陰，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佛先說一個譬喻對阿難說，有一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本來一個瓶子一個孔，這個頻伽瓶是按

照頻伽鳥作的，中國意思叫雙頭鳥，也叫共命鳥，一個鳥兩個生命，牠叫出來的聲音特別好聽，因這鳥最高貴，所以人作瓶子也這樣作，好像花瓶一對一對的擺著，所以佛說到識陰拿牠作比喻。一個瓶有兩個孔，是表示人一個法執、一個我執，兩個執著性，這個頻伽瓶是空，再把兩個口塞住，拿它作比喻，滿中擎空，拿瓶子裏的空走出一千里地，把瓶子盛的虛空送到其他國裏，識陰也是這樣，什麼我法二執？我執比如瓶內的空是我，法執以外瓶外之空非我，執著住了，所用餉到他國去，比如人的知識，變化無常；生了死、死了生就是識的關係。要不執著，通通都是一體，執著是有個數的。

阿難　如是虛空　非彼方來　非此方入

如是虛空是比瓶裏裝的知識，自己局住了我有一個體，說你用餉他國，這裏裝的虛空也不是彼方來的，也不是此方入的，它根本是個空的，拿它作比喻。

如是阿難　若彼方來　則本瓶中既貯空去　於本瓶地　應少虛空　若此方入　開孔倒瓶　應見空出　是故當知　識陰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說這個空不是彼方來的，這就是說人的識性，如是阿難，就照這道理，你想一想，若是彼方來的，彼方應少一些虛空，無有這種道理，當然虛空不能少一塊。「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若把瓶口打開，若此方入，把瓶裏的虛空倒出來，應當看見虛空由瓶子出來，也沒有這個道理。

大家知道這個識陰本來沒有彼此，其體是一。人因爲執著有，我執、法執，這就分開了。人的識性分而不分，不分而分，我們人就局住了，你是你，我是我，一個人一個知識，所以把這個頻伽瓶一個我執一個法執就塞住了，你雖然塞住，虛空是一樣的。所以說成佛是一體，一體成佛還不廢他體，這地方就是這麼一個比喻。佛告訴人，知識就是分

別，要沒有分別就叫佛性，成佛就是成就知覺，知覺就像虛空一樣無形無相，你要有執著就分開了，你是你我是我。是故當知這個識陰也是虛妄的，你要把虛妄去了，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性。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三

六入

一 眼入

復次阿難　云何六入　本如來藏妙眞如性

這一段文是發明六入的性，怎麼叫六入性？這是人人都具足的有六入，入就是收入的意思，就是六根吸收六塵。眼根收入色塵，色分形色，長、短、方、圓，顯色有青、黃、赤、白；耳根收入聲音叫聲塵；鼻根收入香臭；舌根收入滋味；身根收入感覺—冷、熱。六根收入六塵，不知道有全體大用的能力，所以我們都叫凡夫，普通的人沒有這個見識，只知道六根收入六塵，幹一輩子頂多的歲數活七八十歲，死了之

後不失人身，回頭來再這麼幹。要是作了惡事，人身就保不住了。要作眾善奉行之事，雖然上天享福，仍是逃不出六道輪迴。三善道，天道有二十八層，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道指天修羅說，分胎、卵、濕、化四生，以上三善道，皆有善根多少不同，感天上人間享福之報。三惡道都是片善不爲，專知道作惡事。由身、口、意造貪、嗔、癡，受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之報。由愚癡造業，受驢、騾、牛、馬、雞、羊、貓、狗等報。由奸吝片善不爲之業，受餓鬼之報，多少萬年不聞漿水之名，沒有東西吃，餓得死去活來。由嗔恨心造業，受地獄刀山劍樹等苦，一日萬死萬生，受苦無有間斷。三善道三惡道受苦受樂，這都是不明白佛法，這都關乎六入的事情，六根收入有善有惡，這就分開有善道、惡道，吾人聞到佛法，比三善道就高了，他知道六入的觀行，他明白佛法的觀念，這佛法的觀念是什麼，就是這部經的本體，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體是性體，究竟地方是在性上，這個性不好表示，人

人都有性，人人都知道這個名字，然而自己不會用，也不知道這個性是怎麼回事，你要研究佛法，當然佛就告訴這個道理，說到如來藏妙眞如性，其體之大，大而無邊，四聖六凡，十法界都是這一個性，有會用有不會用的，所以會用的到了究竟就成佛，不會用的就下地獄。說用這個性，怎麼個用法？你上那裏找「如來藏」去？向何處找「妙眞如性」去？什麼叫「妙眞如性」？什麼叫「如來藏」？這上邊說到六入，你要想明白「如來藏妙眞如性」，全憑從六入上入手，人人皆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在這上頭用功夫，你不用說是佛法，就是孔教也是如此，也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都是觀乎六入的事情，非禮的事不看，非禮的事情不聽，佛說六入，都合乎眞理，你就收入，不合乎理你就不要收入，眼根應當看的看，不應當看的不看，能可以作得了主嗎？若能作得了主，這就叫修行。大家要知道，你向那裏找「如來藏妙眞如性」去，就在六入上用對了，就是

「如來藏」，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成佛的法都在這裏包藏著，就叫「如來藏」。要是解釋這個意思，就是妙眞如性，如是各如本位，要能如本位，心就不妄動，這就是眞。心不在本位上，就不如，就不眞；說如就眞，名字就叫眞如。各如本位名字就叫眞，世間上那裏去找眞理，如在本位上就是眞，不如本位就不眞，他因什麼如本位就是眞，他怎麼不叫如眞，怎麼叫眞如呢？說這地方就得多說幾句話，各如本位不妄動，這就是如在本位上，怎麼叫如在本位上呢？不藉著旁的比較，你要一借著旁的比較就不如了。這就有高低、好、惡，好、醜，如在本位上不起對待，這個名字叫如，如就眞，不如就不眞。因如眞這個名字一轉個就叫眞如，就好比這個人叫好人，因什麼叫好人呢？因這個人好，所以就叫好人，所以如就眞，就叫眞如。就是言語變動的意思，這地方說眞如是指性，這個性是不分別，如在本位上就不起分別。這個性是廣大無邊，人要一起思想就有限度，想多大、想多高，是有限度

的，你能如本位，其性廣大無邊，所以叫眞如妙性，不可思想議論佛性有多大，人性與佛性是一樣的，六入要是各如本位，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

阿難　即彼目睛瞪發勞者　兼目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於明暗二種妄塵　發見居中　吸此塵象　名爲見性　此見離彼明暗二塵　畢竟無體

這裏是說眼入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以上說六入是總題說完了。六入再一入一入的挨著說，先說眼入，佛對阿難說，「即彼目睛瞪發勞者」，就指著眼睛說，你瞪著兩眼發生勞相，就成了病夫，去本有的見性，現發勞相，兼目與勞相，兼著你的眼睛，目是清淨目，與你勞碌的這個眼，這兩樣一個勞眼，一個清淨眼，這兩樣比有勞有不勞，擱在一塊，「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這分向那裏比，勞病眼和清淨眼比，當然是病眼不好，你要向究竟根本上比，清淨目與病眼同是菩提瞪發勞

相，菩提就是知覺，就是本知覺，這個本覺是從那裏來的，就是從妙眞如性來的。說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菩提是正知正覺，從這裏頭發出來的勞相，因與明暗二種妄塵，先說菩提瞪發勞相的因由，這裏受病的因，是由於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從這二種見塵裏頭見明見暗，這是二種妄塵，這當然是有了知見見著明暗，發出這個見明見暗的這個見來，居在其中吸此塵象，名爲見性。這是由眼睛看見明、暗二相都是塵相，吸此塵相名爲見性，以這個就當見性，這就錯了。怎麼錯的呢？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說這個見是從那裏來的呢？說從明暗上來。見著明、暗，那明暗就不眞了。明暗是個妄塵，你起了明暗知見，那叫能見之性，夠不上本見的性，此見是因明暗有的，離彼明、暗二塵畢竟沒有體，他沒有自體，這個見不足爲見，這那能夠上究竟的菩提知見呢？

如是阿難　當知是見　非明暗來　非於根出　不於空生　何以故　若從明來　暗即隨滅　應非見暗　若從暗來　明即隨滅

應無見明　若從根生　必無明暗　如是見精　本無自性　若於空出　前矚塵象　歸當見根　又空自觀　何關汝入　是故當知眼入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說這個見怎麼就不好呢？從根本上把他推倒，你指見明暗相的這個見不成，如是阿難就依著見明暗的理，說不通。當知是見，你應當知道這個見，也不是從明暗上來的，也不是從眼根上出的，也不是從空中生的，是怎麼個緣故呢？不是從這四樣而有，這是什麼緣故呢？若說這個見從明來的，也說不通，此見若從明來，暗即隨滅，當然暗就滅了，有明的時候無有黑暗，應非見暗。你怎麼還見著暗呢？你要說他從黑暗來的，若說從黑暗來的，到光明的時候應無見明，怎麼還見著明呢？這不都是不對嗎？若說是從眼根生出來的，必定無有明相暗相，怎麼還有明暗呢？這也說不通。要如是這個見精，說從那裏來的都不對。本無自性，他自己沒有本來的自性了，若這樣說是從虛空來的，也不對。「前

矚塵象」，往前一看這個前塵之相，前邊有形相的塵相都看見了，歸當見根，他趕要歸回來，應當得見根，怎麼見不著眼根呢？這也說不通。若說從空生出的見，他自己觀，與你的眼入有什麼相關？所以這個因緣和合的也不是自然有的，是怎麼有的呢？這地方就不說了，無形中說是「如來藏妙眞如性」的作用，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由這個體用裏頭可以說，你要拿世間法說，怎麼說也說不通。

二　耳入

阿難　譬如有人　以兩手指急塞其耳　耳根勞故　頭中作聲　兼耳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於動靜二種妄塵　發聞居中　吸此塵象　名聽聞性　此聞離彼動靜二塵　畢竟無體　如是阿難　當知是聞　非動靜來　非於根出　不於空生　何以

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這段文發明耳入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是怎麼個意思呢？佛對阿難說，譬如有人用兩手指塞住兩個耳朵，塞久了耳根發生疲勞，頭裏有響聲，從這一來，耳朵與疲勞之相，二者都是菩提不守本位，從這裏頭發生勞相，不是因旁的，因於動靜二種妄塵境界，我們在其中發生聞聽作用吸收動靜塵相，我們稱之爲聽聞性，這個聽聞作用，離開動靜二塵無有本體，是個虛妄的。如是阿難應當知道，這個聞聽的性，也不是從動靜來的，也不是由耳朵而出，也不是從虛空所生，什麼緣故呢？若說從靜來的，聽到有聲時，聞性隨著靜境消滅，何以又能聽到有聲的動呢？如果說從動而來，當無聲時，聞性隨著動而銷滅，何以又聽到靜呢？設

若說從耳根出的，耳朵他自己會生，也用不著動靜了，怎麼必藉動靜二塵呢？如是聞體，本來就沒有自性了，若說是虛空所生，虛空既有聞聽的性，就不叫虛空了，再者虛空若是自己能聞，與耳朵聽聞有什麼相關？是故當知耳朵聞聽外邊的動靜，耳入虛妄，也不是因緣有的，也不是自然有的，一切皆非，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說這些全不對，說到究竟不說的地方就對了，這不可說含著如來藏妙眞如性，說的這個全不對，都給他推倒了，破處就是顯處。

三　鼻入

阿難　譬如有人　急畜其鼻　畜久成勞　則於鼻中　聞有冷觸　因觸分別通塞虛實　如是乃至諸香臭氣　兼鼻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於通塞二種妄塵　發聞居中　吸此塵象

名鼻聞性　此聞離彼通塞二塵　畢竟無體　當知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　不於空生　何以故　若從通來　塞則聞滅　云何知塞　如因塞有　通則無聞　云何發明香臭等觸　若從根生　必無通塞　如是聞機　本無自性　若從空出　是聞自當迴鼻汝鼻空自有聞　何關汝入　是故當知　鼻入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此段文以鼻入發明即成「如來藏妙眞如性」，佛對阿難說給大家聽，先說個譬喻，有一個人用力急畜其鼻，久了發生疲勞，有冷氣抽入，因爲有此觸感，便分別出鼻子的通塞與虛實，以香臭等氣味，知道鼻子與勞相，這二者都是菩提瞪發勞相，鼻子抽入冷氣，因有塞通二種現象，我們在其中起了嗅覺的作用，名之爲嗅覺的性。這個感受離開通塞二種妄塵，就沒有自體，當知道這個感受的性，也不是從通塞來的，也不是鼻子而出，也不是虛空所生，如果從通而來，鼻子塞住的時候，

感受性能應該隨著通而消滅了，何以又感受堵塞呢？如果是從堵塞而來，當通之時，應該隨堵塞消滅，怎麼又能了解香、臭等味呢？如果是從鼻子而出，鼻子並無通塞等現象，這麼說，這個嗅覺的性本來就沒有自性了。如果是從虛空所生，虛空裏的嗅覺，應當嗅到你的鼻子，並且虛空既然有嗅覺的作用，與鼻子的感受有何關係，所以當知鼻根內外感受的「鼻入」，都是時間空間裏的虛妄現象，也不是因緣而有，也不是自然有的，說到這裏就不說了。這個地方大家要注意研究，如來善於說法，大家一聽，還有什麼法本無說，說到無說上，還讓你心服口服，除非佛說，誰能說的這麼徹底。大家都聽見了那句話，對那句話是佛法，通通沒有，怎麼叫鼻入，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呢？這話怎麼向下交待？說「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總說不是，什麼是呢？要說出是來就得打嘴巴子。這佛法不可說，說到無言自明心，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佛把無言說的道理說到這裏，說鼻入是「如來藏妙眞如性」，

讓你自己認認，鼻入說到這裏爲止。以下說舌入即藏性，言語又不一樣了。

四　舌入

阿難　譬如有人　以舌舐吻　熟舐令勞　其人若病　則有苦味　無病之人　微有甜觸　由甜與苦　顯此舌根　不動之時　淡性常在　兼舌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　吸此塵象　名知味性　此知味性　離彼甜苦及淡二塵　畢竟無體　如是　阿難　當知如是嘗苦淡知　非甜苦來　非因淡有　又非根出　不於空生　何以故　若甜苦來　淡則知滅云何知淡　若從淡出　甜即知亡　復云何知甜苦二相　若從舌生必無甜淡　及與苦塵　斯知味根　本無自性　若從空出　虛

空自味　非汝口知　又空自知　何關汝入　是故當知　舌入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拿這個舌頭舐這個嘴唇，舐來舐去，久了就發生勞相，病人感覺有苦味。無病的人舐出甜味。苦味甜味，都是顯出人的舌根的作用，不動的時候，淡性常在，就表示極淡的性是常在的。舌與勞，舌與舐的勞相從那裏來的呢？都是因在菩提正覺中，不守本分而有勞相，就是這麼個意思。

甜苦這算一種，淡味算是一種，甜苦表五味，苦、辣、酸、甜、鹹，這二種妄塵發出知覺來，居在覺性之中，妄作妄爲在大覺海內，無故的不守自性，發出勞相來，就有世界十二類眾生，吸收這五味之塵相，名字就叫知味的性。這個知味之性也是虛妄的，究竟它無有自體。嘗苦淡的知性，也不是因甜苦味來，也不是從淡味有的。也不是從舌根上出來的，又不是虛空生的，什麼緣故呢？如果由甜苦而來，嚐到淡

時，這個知味的性應該隨著甜苦滅了。怎麼又知道淡味，如果是由淡出的，嚐到甜味時，知性應該消滅了，怎麼又知道甜苦味呢？若說從舌而生，舌頭無有甜苦味與淡味，說知道味的這個根本來，它無有自性。若從虛空出的，虛空自己有味，不是你的口入，虛空自己知道，與你的舌入有什麼相干？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也不因緣有，也不是自然有，說到這裏現出這個不可說的「如來藏妙眞如性」。

五　身入

阿難　譬如有人　以一冷手觸於熱手　若冷勢多　熱者從冷　若熱功勝　冷者成熱　如是以此合覺之觸　顯於離知　涉勢若成　因於勞觸　兼身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於離合二種妄塵　發覺居中　吸此塵象　名知覺性　此知覺體　離彼

離合違順二塵　畢竟無體　如是阿難　當知是覺　非離合來非違順有　不於根出　又非空生　何以故　若合時來　離當已滅　云何覺離　違順二相　亦復如是　若從根出　必無離合違順四相　則汝身知　元無自性　必於空出　空自知覺　何關汝入　是故當知　身入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此一段文是第五科，明身入即藏性。身上所入的無非是冷熱等相，這身入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是個題目。佛叫一聲阿難，譬如有人以冷手觸熱手，這身體對於觸塵是對待的，以冷手觸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的這邊勝，冷者從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將兩手合在一堆，合覺了就顯於離知，顯出了離開也知道，「涉勢若成」，所涉的這勢若成，因於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說這兩隻手冷熱的觸塵，隨著那邊勝，它向那邊轉，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這地方要注意，就是這個合覺之觸顯於離知一個合，一個離，合與離是反

對的，合上就不離，離上就不合，這知覺裏頭通有關係，說如此以合覺之觸顯於離知，離開了還有個知，這表示離開一切相，離開一切分別這個知，這最要緊的。若離開一切分別還有個知在，這就是一塵不染了，顯於離知，這種涉勢若不成呢？就不用說了。涉勢若成，這種情勢成啦，因於勞觸這兩個手枉自作勞，往一塊接觸，這不就成了嗎？成是成什麼？成就成這個接觸兼身與勞，兼身與這個勞觸，這是菩提瞪發勞相，同是一個菩提大知覺海不守自性，枉自作勞，就如同人的清淨眼，往虛空裏瞪，眼上發花，虛空裏沒有花見出了花，這是無中生有，這是枉自作勞，這比喻一個人在清淨的地方，世界萬象都泯沒了，這是由假入空觀的頭一步，趕到入中道就不容易了，那就成究竟的佛果。說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兼身與勞，菩提是個大知覺海，他不守本分，就像人無故的往虛空瞪，瞪出花來，無中生有，本來無有，又有了，是因於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這又是一個妄塵，就是一個冷、一個

熱，向一堆一接觸，發覺知中，吸此塵象，名爲知覺性，這個知覺性，是「所知所覺」的性，不是本知本覺。

下邊解釋這是怎麼個緣故呢？當然得說個道理，你離開時，覺應當就滅了，爲什麼又有離的感覺？云何覺離？當時就給它破了。違順二相，到這裏是一段，說這個違順二相也是這麼一樣的比較。若是從身根上出的，你身上自己出感覺，必定是無有離合等四相，你身上這個知覺，根本無有自己這個知覺性，就如眼不見眼一樣，所以這當然也不是從身上出的。說由空出的，空自己知覺，與你這個身入有什麼關係，以此緣故，應當知道身入，虛而不實，妄而不眞。

六 意入

阿難　譬如有人　勞倦則眠　睡熟便寤　覽塵斯憶　失憶

爲忘　是其顚倒　生住異滅　吸習中歸　不相踰越　稱意知根

此一段文是第六小科，發明意根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共有六入，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能入色，耳能入聲，鼻能入香臭，舌入滋味，身入觸，意入是、非、善、惡、好、醜，六根入六塵，人在世間通是如此。六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塵就是色、聲、香、味、觸、法，眼能入色塵，長、短、方、圓，青、黃、赤、白之形色顯色，耳根能入各種音聲，鼻根入香臭、舌根入苦、辣、酸、甜、鹹等五味、身入冷、熱、澀、滑、意根入是、非、好、醜，六根是能入，六塵是所入，這地方但說六入是第六科意入，意是令發動思想，他入前五塵的法塵，外邊的色、聲、香、味、觸，通通都叫法。說到歸一，法就是樣子，把外邊的五根所入的東西，都納在意根裏頭，這總名叫法塵。說這個幹什麼？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道理可常說，有新來的、沒聽過再略說一說，這是佛法的一個

具體—「如來藏」，「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隨緣裏頭藏著不變，不變裏頭藏隨緣，這就叫如來藏妙眞如性，佛法的一個根本。正式的根本就叫眞如，這上邊還加一個妙字，底下還加一個性字，叫妙眞如性，這個名相的究竟，就叫眞如，怎麼叫眞如呢？世間人都講求眞，說那個是眞，那個是假的，若要求眞，到如的本位上才叫眞，你要各如本位，那就歸眞了，人都不認得。怎麼叫各如本位呢？就說世間上這些形相，從眼睛說對著長、短、方、圓的形色，青、黃、赤、白，是顯色，都著在這些色上，你若在本位上論，就沒有名字，眞如，因什麼叫眞如？因如就眞，世人求眞，什麼東西是眞的？各如本位，就是到了眞的地方，怎麼如叫眞？怎麼不叫如眞呢？怎麼叫眞如？就如同平時說話方便，好比這個人是好人，因什麼他叫好人？因爲這個人好，名字就叫好人，因如就眞，就叫眞如，是這麼一個口音說如眞，就叫眞如，叫眞如也罷，如眞也罷，「如」怎麼就「眞」呢？世間上求眞，各如本位，

這是到了眞實的地方，說如就眞，不如就是假，這個話怎麼講呢？這個假者借也，假是假借的，怎麼叫假借的？假比說長短方圓，說這個東西是方的，因什麼叫方，他是借著圓才叫方，方借著圓，長借著短，大借著小，都是借來的，本身上沒有名字，這道理就在這裏，所以你要是借的，就是假的，就不是眞的；若在本位，本位上沒有名字，它因什麼叫方？借著圓才叫方，佛法是說眞理，說假的，這地方就叫假的，方借著圓，互相假借，所以高的借著低，大借著小，你一開口就是假借的，這地方不假借，如於本位，我不向外邊去假借，不去假借就沒有名字了，如在這個本位上，所以這就叫歸眞了，因歸了眞，名字叫眞如，在本位上各如本位，這個名字就解釋開了，所以說世間上要想求眞，就是各如本位，就是眞的，如在本位上名字就沒法起了，這個如字是如本位。說意入就是佛法的具體，如來藏妙眞如性是佛法具體的一個名辭。這底下才可以解釋正文，

「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斯憶，失憶爲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要詳細解釋，你不說清楚了，人不相信，意入怎麼就成了佛法，所以要詳細的說，佛對當機阿難說，先說個譬喻，好讓你明白，比如一個人，做工辛苦了，身體就疲倦，就得睡覺，睡熟就是睡夠了醒啦，醒了該怎麼樣？覽塵斯憶，他這時候拿根覽塵，什麼叫根覽塵，眼耳鼻舌身是外五根，意是內根，這地方先說外邊的，眼、耳、鼻、舌、身瀏覽，瀏覽就是隨便看，看什麼？看外邊的五塵。眼著色、耳著聲、鼻著香、舌著味、身著觸，這是五根著五塵，所以說睡熟便寤，寤就是醒啦，醒了就不能閉住，拿五根覽這五塵，覽上什麼就想著什麼。憶是記住，覽塵斯憶，就是把它記住，不能長記，久了失憶，一會旁的事來了，把這「憶」失了爲忘，就把這事情忘了，所以拿這個作比例。先比例顛倒，「是其顛倒生住異滅」，這就是人的顛倒，這顛倒是什麼？生住異滅這四層，怎麼是生住異滅？就是這個人勞倦了則眠，

勞倦了他就生起睡覺的這個眠來了，所以這地方拿這個作比例，睡眠叫生，睡醒了叫住，第三叫異，異就是不一樣，眼看完色相，耳要聽聲，鼻子聞香，舌頭說話吃東西，苦、辣、酸、甜，就瀏覽這個覽塵，覽這五塵，斯憶，就想住了，記住了，你要功夫長了，或有旁的事情一打閒岔，把這個憶就丟失了，失憶爲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這地方說「勞倦則眠」叫生，「睡熟便寤」叫住，「覽塵斯憶」叫異，「失憶爲忘」叫滅，這四樣很有意思，所以說「眠寤憶忘」，這四個字就是生住異滅，這四樣上，再加上眠寤憶忘，是其顛倒，這就是人顛倒的地方。這一顛倒失於正常，把正當的正義就失了，就說這四個字，眠寤憶忘，這就是其顛倒。生住異滅這怎麼叫顛倒呢？人每天來回的轉，就是顛倒。大家想想那個人不如此？拿這個就範圍住了，範圍住都在意根裏頭，無論是晝夜，無論是生住異滅，那個人逃得出呢？這地方就叫輪迴。輪過來轉回去，轉完了幾十年一死，死了再轉個人還是這麼幹，這

還不是顛倒嗎？他是範圍住了出去，所以這地方就給解釋了，意思很長，一個人不容易把這個迷惑回轉過來，醒寤過來很不容易，佛是耐著煩，詳詳細細的給說，吸習中歸，不相踰越，這不相踰越，就是輪過來轉過去，挨著來，一個挨一個，生完了住，住完了異，異完了滅，滅完了又生，這還有個完嗎？你想想看，你說這地方是顛倒不是顛倒？誰逃的出去？佛要不給說明了，你逃不出去呀！拿這個就承認，人人都承認，連吾也如此。所以這地方告訴人，不相踰越，誰也不能超過誰去，你得挨著來，什麼生、住、異、滅，就是眠、寤、憶、忘，一輩子活幾十年，就是這一套，弄得喘不過氣了拉倒，人都如此，說這就稱爲意知根，意知根收攝世間上這些事，他就是個根，這地方把這個毛病說完了，這就要上佛法裏頭說啦。

兼意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意還沒枉自作勞，你這個意若勞動的時候，兩樣合在一塊叫兼意與

勞，這通通是菩提。菩提翻覺道，也稱覺海，這人的知覺無量無邊的大，佛證到菩提的果位，那知覺是遍滿一切處，處處是佛的知覺，吾們的知覺不多，你就把五大洲都遊過來，這要照佛法比，還不夠海水裏頭毛頭一滴，那不是與佛差得遠了，說兼意與勞，把他擱一塊，同是菩提瞪發勞相，他不守本位，枉自作勞，就生了勞相，怎麼說枉自作勞？怎麼叫菩提瞪發勞相？在前邊有這麼一個比喻，一個人無病的清淨眼，向虛空裏瞪，空中看見花，這比喻人的清淨眼好比是菩提，菩提是大智覺海，人不承認大材小用，就認的這麼一點。這裏佛說，同是菩提勞相，就像人的清淨眼，清清淨淨那有多麼自在。他無故一個勁的瞪來瞪去的，眼裏發花了就拿這個當眞的了，不捨得。你看這冤枉不冤枉，就是這麼個意思。世界上吾們眼睛看見的宇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這都是眼睛瞪的花，向佛法一比大材小用了，你還有什麼希奇的事情，又是做了官又是露了臉，一轉眼就完了。你自己想想，所以這底下慢慢的

就解釋了，這一解釋就囉嗦了，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底下又說—

因於生滅二種妄塵　集知居中　吸攝內塵　見聞逆流　流不及地　名覺知性　此覺知性　離彼寤寐生滅二塵　畢竟無體

這是佛先把這個給他說開，因由就在生滅二種妄塵，生滅就是生住異滅，是其顛倒生住異滅，說「因於生滅，二種妄塵」，說生、住、異、滅也就是兩種。生滅是兩頭，這兩種妄塵，生了滅、滅了生「集知居中」，人都說心在身內，人都這麼承認，「集知居中，吸攝內塵」，這意根法塵叫內塵，因什麼對外說內？眼、耳、鼻、舌、身對外五塵，意知根在身內，前五根吸收完了，意根收納起來，這叫吸攝內塵，文就怎麼講，攝是抓一把來攝這一點塵吧。「見聞逆流」，逆流是怎麼的？人的眼看色，耳聞聲，通是向外流，這意根在裏頭叫逆流，就是流也沒流到個究竟的地方，說「流不及地」，他沒有一個究竟的地方，說流到那裏算數呢？流到意裏頭，到這裏就算了。流不及地，沒有一定的地

方，這地方名叫什麼呢？「名覺知性」，他是個虛妄的，從外邊染的，「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他離了寤是醒了，寐是睡著了，寤就生了，寐就滅了。生滅這都是對待法，生住異滅，擱在一塊，是兩種塵，畢竟無體，這是一個虛妄所成的，未有究竟的體，祇是習慣性。

如是阿難　當知如是覺知之根　非寤寐來　非生滅有　不於根出　亦非空生　何以故　若從寤來　寐即隨滅　將何爲寐　必生時有　滅即同無　令誰受滅　若從滅有　生即滅無　誰知生者　若從根出　寤寐二相　隨身開合　離斯二體　此覺知者　同於空華　畢竟無性　若從空生　自是空知　何關汝入　是故當知　意入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這如是是承上邊說，對阿難說，當知下邊又一個如是，就是這個沒有旁的，「當知如是覺知之根」，就是你當時覺知的這個根，這叫意

根，這個知覺不是眞的，是假定的，假借的，這從那來的？「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你聽聽這個事情，離開這四樣，還有什麼？若不這麼說是假的呢？是無常的呢？靠不住的，也不是醒著來的，也不是睡著來的，不是才把他生下來，一會就消滅了才有的，也不是從意根裏生出來的，這都是習氣，也不是從虛空裏生的，說這四樣都不是。下邊要解釋說，不是得說出個不是的道理來。何以故？什麼緣故，怎麼不從寤來？「若從寤來，寐即隨滅」，他這東西不是從你醒著來的，怎麼知道不是？設若從醒著來的，這個知覺，「寐即隨滅」，寐是睡著了，睡著了他就滅了，完全不是。若滅了，一滅一切滅，究竟滅了，寤一定寤，就不是滅。若從寤來，這是寤，寐即隨滅，若睡著就滅了，一滅到底，你這個知覺的根，寐的時候他就應當滅了，有生必有滅，他若果滅了。「將何爲寐」，這還有個睡覺的，可知道不是從寤裏頭來的，這是一層，說若是這樣就是「必生時有」，說若必生

時有，一生的時候就有，有生必有滅。滅的時候一塊消滅了，就算從生處來的，有生就有滅，「滅即同無」，一滅到底了，這怎麼還有一個受滅的呢？令誰受滅，令那個還有個受滅的，受滅的這個地方他未究竟滅呀。「若從滅有，生即滅無，誰知生者」，若從滅有的，生當時就沒有了，生即滅無，還有誰知道生的呢？若從意根出生，這意根與前五根連著，身根應該說是意根了。這身根的覺，前邊已經說完了，這地方若從根出，這個根就是意根有的，這個寤寐是醒睡兩種相，這個意根是個疣瘡，更沒有什麼作用，他隨身開合，身體醒他就開了，要睡他就合上，就是這麼個意思。這個知覺性你別疑惑，拿他當眞的，你這個覺知離斯二體，一個寤一個寐，這個身體離開這個，此覺知者同於空花，就同於看花了眼睛，見空中有花，根本就沒有，「畢竟無性」，沒有究竟的性體。

若說從虛空生的知覺性更不對，虛空的與你有什麼關係。虛空生的

虛空有知，與你的身體有什麼相干。「當知意入虛妄」，本來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有的，完全都不是。這佛法的要義大家要知道，破處即是顯處，按前邊這個意思說的，我們所執著的，佛都給說破了。這破的地方就是顯的地方，奪處就是與處，你執著這個，佛給你奪過來，奪過來就是給了你，奪處即是與處，這是怎麼個理呢？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佛是隨說隨掃，說完了也掃光了。這種道理說到這裏，我再略說幾句，這段經文將收的時候，是故當知意入虛妄，說意根入的法塵，這都是虛妄的，這虛妄本非因緣，也不是世間上因這個起的，也不是因那個幫助成的，也不是自然有的，到底是個什麼？這不成了個悶葫蘆嗎？是你說的都給你破了，是你執著的都給你破了，你說的都給你奪過來，奪處即是與處，這道理說到這裏，就從這個絕言絕想的地方注意，言語已經說絕了，還有什麼？所以在這裏，就分出有三諦之理，我略略的說這「三諦理」——眞諦、俗諦、中諦；悟入眞諦理就是二乘聖人，悟了俗諦理就

是菩薩，悟了中諦理就是佛，這是三個階級。怎麼叫中諦理？怎麼叫俗諦理？怎麼叫眞諦理？這個眞諦理還容易一點，俗諦理要九練十磨，中諦理那就是功夫到家了。頭一步就是眞諦，明白眞諦理你就證聖位，說眞諦理還容易一點，怎麼容易法呢？我給大家說一個入處，就指見聞覺知，眼睛見，耳朵聞，身感覺，心裏知，就是這四樣，怎麼個辦法入手呢？見自見，聞自聞，覺自覺，知自知，這是個入處，你見你看見的是外邊的形色，種種形相你看見啦，你見你自己的自見，你看見見了，你見著自己的見，在這地方明白這個理，這就是眞諦理。聞自聞，說話我都聽見了，你別聽這個聲音，你聞自己這個聞機，這是個入處；覺自覺，這身體感覺是冷是熱，你覺你自己這個覺，這就對啦。這樣還有個抓手，要不沒有入手處；知自知，你知道你這個自知，這還有個知道，對不對？合理不合理，那就錯了。知道的這個知，什麼事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是事，你著在事上，你把自己忘了，你知是什麼樣，你自己不知

道，要能見自見，聞自聞，覺自覺，知自知，要能把這四樣弄清楚，這是超凡入聖的一個門。

十二處

一　眼色處

復次阿難　云何十二處　本如來藏妙眞如性　阿難　汝且觀此祇陀樹林　及諸泉池　於意云何　此等爲是　色生眼見眼生色相　阿難　若復眼根生色相者　見空非色　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　色相既無　誰明空質　空亦如是

這科文是十二處，「復次」是承著上文對阿難說，云何就是反問徵起之辭。怎麼叫十二處？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是佛法的一個具體。佛

法的具體是什麼？說十二處就是六根六塵，本來是凡夫法，怎麼就成了佛法呢？這要說一種道理出來。下邊佛對阿難說，汝且觀此祇陀樹林，這是佛常說法的地方，說你不明白這個道理，你就觀察觀察，說我們住的這個祇桓精舍有樹林有泉池，這種風景，於意云何，佛問阿難在你心意之中作如何解說，此等爲是色生眼見，是眼生色相，佛的問法，印度有這種風氣，說世間上這外道唯有印度最多，那地方算文明最早之國，想研究道理，有名的國七十多，因各國王都尊重道理，都有個研究，誰研究的高，當然國王就尊重。因此這個一提倡，那地方就有許多大老師，各立一種道門，各說各的道理，那時的外道很盛，印度最高的外道就是婆羅門，是清淨的後裔，他有九十六種外道，最高上的很出名的，他說世界是怎麼有的，怎麼生的，他得說個道理，他說那些咱不用挨著說，咱也未細看外道那些書，就佛經上有什麼咱就說什麼。佛就破除外道，破除人普通的這種知識，他說世界是怎麼生的，怎麼有的，就因這

麼一說，說得似是而非，都不究竟。佛出世說法，不能依照他們這些，佛把他的道理說得不對的地方，就把他破說開了，是這麼個意思。佛說出的道理是他們那地方人遵從的，他們提倡的，說世界怎麼有的，說從人的知識上有的，也講六根還有說從六塵有的，其說不一，因此，佛一樣一樣挨著破這個邪知邪見，因此佛才說法，佛說法沒有一種叫佛法的。佛法是破不究竟的法，破除了不究竟的法，剩下的是什麼呢？沒有可說的地方，說這就是究竟的佛法，你開口便錯，舉念即乖，所以佛說的都是破，破除世界上這些事情，打根本上解決，一層一層的給他破，是這麼個意思。要不無故的說這個幹什麼？破就是揀那個地方人所遵從的、所信仰的，佛這才破。破你的說出個道理來，你說不出個道理，你怎麼破除呢？人家怎麼能信？這才對著阿難說，你就觀察觀察，這祇陀太子捨的樹林子，水池子，這種風景是所見的，你在這上頭研究研究，拿這種意思就破除外道的知見，於意云何？在你心意之中，作怎麼解說

呢？此等爲是色生眼見，還是眼生色相，印度外道有這麼說的，世界是怎麼有的，說那個見聞覺知上有的，有是什麼形相，眼睛生知見，他就怎麼說，因此有這說法，佛就一層一層的給他破了，佛經上常說破處即是顯處，佛並未說這句話叫佛法，那句不叫佛法，破處即是顯處，佛出世就是破人的迷惑，你把迷惑破淨了，你就成佛。你少破點，有賢人，有聖人之別，究竟把迷惑破淨了就是佛，就是這麼個道理。不然佛無故的說這些閒話幹什麼？這是研究眞理，佛說色生眼見，是從形色生的，眼才看見，還是眼生色相，眼根生的色相呢？這是兩個問題，說完了，佛是大慈大悲，就照著當地外道的知識，不能說這個道對，那個道不對，這有個眞理說，若復眼生色相，世界上形形色色都從眼根上生的，佛依照這句話就破他，說見空非色，若是眼根生色相，這眼根當然是見性，看見的見，說見著虛空非是色，虛空這不是色，絕不是有色相的，說若復眼根生色相者，你看見的虛空就不是色了，若不是色相，這色性

應銷了，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說色相既然是沒有了，誰明空質，所以這個眼根生的色相，眼睛能見虛空，虛空不是色相，空不是眼睛生的了，這個色相當然就沒有了，眼也沒生色相，那麼這是誰明空質，這個空相誰能明白，這是問到這個地方，這還有個虛空，眼生色見虛空是什麼生的？這地方不是沒有可答的地方嗎？底下說空亦如是，你說眼能生虛空，也是這麼個意思。若是虛空，見著色相又該怎麼樣呢？這話說不通，這下邊轉過來又說—

若復色塵　生眼見者　觀空非色　見即銷亡　亡則都無　誰明空色　是故當知　見與色空　俱無處所　即色與見　二處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說世間上形形色色，凡有形相的都叫色塵，若生出眼上的知見來，眼睛的知見從那來的？是從種種色相上有見，你觀見虛空，虛空是從那裏來的，觀空非色，空若不是色，當然不是色塵生眼見了，這個見即銷

亡，亡則都無，一亡一切亡，若沒有，一切都沒有，「亡則都無」，若都沒有，這理也說不通，「誰明空色」，這裏還有個色，你若一定說是眼生色相，色生眼見這個理你說的通嗎？說不通。你看見的見與形色與虛空，沒有一定的地方，沒有一定的處所，就是色與見這二處，都是虛妄的，什麼叫虛妄？前文說過了，即色與見二處虛妄不是因這個生，因那個有，也不是因緣也不是幫忙促成的，也不是自然有的，整個的色生的眼見，眼生的色相，這都推翻了，不能成立。趕不成立的時候，他這個題目上，大家把他記住，「色與見」，色是有形相的色，見是眼睛看見的，這兩樣你明白，你不執著眼生的色相，不執著色生的眼見，要能這樣，這就是佛法，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

二　耳聲處

阿難　汝更聽此祇陀園中　食辦擊鼓　衆集撞鐘　鐘鼓音聲前後相續　於意云何　此等爲是聲來耳邊　耳往聲處

佛拿耳聽的音聲比較說，這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破除外道邪知、邪見的意思，破除妄執、妄見，剩下不可思議的，就叫佛法。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飯做好了，先要擊鼓，集衆的時候，又要撞鐘，這鐘鼓的音聲，前後相續，在這個地方，你考慮考慮，在你的心意之中作如何解說？此等就是指的這個意思，爲是這聲音來到耳邊，還是耳朵的聞性到有聲音的地方，拿這個較量較量。

阿難　若復此聲來於耳邊　如我乞食室羅筏城　在祇陀林則無有我　此聲必來　阿難耳處　目連　迦葉　應不俱聞　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　一聞鐘聲　同來食處　若復汝耳往彼聲邊　如我歸住祇陀林中　在室羅城則無有我　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　鐘聲齊出　應不俱聞　何況其中　象馬牛

羊種種音響　若無來往　亦復無聞　是故當知　聽與音聲　俱無處所　即聽與聲　二處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設若說聲音來到耳邊，如同我去城裏乞食，當然在祇陀林則無有我，這聲音必定或者來到阿難的耳處，目犍連、迦葉應不俱聞，他這個聲音到了一個人的耳朵，旁人不能俱聽見。說聲音來到耳邊的道理就如同一個人，我進城去化齋，祇陀林就沒有我了，這聲音要到阿難的耳邊，目犍連、大迦葉都是佛的弟子，他們不應俱聞，聲音去一個地方，又怎能去多個地方？下邊又一轉個，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沙門就翻眾善奉行，何況這麼多的沙門都聽到了，他們聽到鐘聲同來食處，都到一個地方來吃飯，這是一種說法，說聲音來到人的耳邊，不能來的這麼多，怎麼回事呢？

轉過來再說，耳向聲音那邊去，這又如同我化了齋又回來了，回到祇陀林，拿佛的身說，則耳朵一處有，不能多處有，是這麼個意思。在

室羅城則無有我，耳朵既去了鼓聲處，鐘聲齊出，不應該同時聽到，何況其中還有象馬牛羊的聲音，這個理說通了。若說聲音沒有來往，也沒有聞了，說聲音到那個地方去，聞性一定向那裏去，這地方是沒有一定的處所，若說有，就是多處不是定處，是故當知，是這麼回事。這地方破處就是顯處，聽與音聲俱無處所，耳朵聽的音聲與這個聞性擱在一塊，俱無有一定的處所。你別拿這個當眞的，這都是幻化的。說耳的聽與這聲音，二處都是虛妄的，根本上他也不是因著那裏起的，也不是因那裏來幫助的，也不是不幫助，沒有因緣起的，也不是自然有的，這些世間法，通通不徹底，佛都給破了。怎麼才算對呢？這地方就在不說的地方，你就知道了，本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人都著在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聲音，那裏是聞，這個執著就是人迷惑的地方。

三　鼻香處

阿難　汝又顯此爐中栴檀　此香若復然於一銖　室羅筏城四十里內　同時聞氣　於意云何　此香爲復生旃檀木　生於汝鼻　爲生於空　阿難　若復此香　生於汝鼻　稱鼻所生　當從鼻出　鼻非栴檀　云何鼻中有栴檀氣　稱汝聞香

此一段發明嗅與香即如來藏妙眞如性，佛對阿難解釋，汝又嗅此爐中旃檀，這旃檀木二十四銖算一兩，燃燒一銖，這室羅筏城四十里內都能聞著香氣，佛對阿難說，在你心意之中，以爲如何？說這個香是生於旃檀木，還是生於汝鼻，還是生於虛空呢？問這三個問題。下邊佛給他解說，「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然於鼻子出香氣，不是從旃檀木出了，說鼻非旃檀，既然這鼻子不是旃檀木，云何鼻中有旃檀氣，有旃檀氣稱汝聞香。

當於鼻入　鼻中出香　說聞非義　若生於空　空性常恆　香應常在　何藉爐中　爇此枯木　若生於木　則此香質　因爇成煙　若鼻得聞　合蒙煙氣　其煙騰空　未及遙遠　四十里內　云何已聞　是故當知　香鼻與聞　俱無處所　即斅與香　二處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當於鼻入，應當說從鼻子入香氣，再說鼻子出香，這就不合理，說聞非義，聞是向裏，你說鼻子往外出香，這不合道理。也不是生於鼻，也不生於木，若生於空，空性長存；這個香應當常常的都存在，而且也不須藉著爐中燒著這旃檀木才聞著香呢。若生於旃檀木上，然而這個旃檀木因爇成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若說鼻子聞香，也應該聞著煙味，然事實上卻無煙味，因此，你說從木生的，也不合理。怎麼才對呢？這香、鼻、與聞這三樣，俱沒有一定的處所。說拿鼻子嗅香，這二處都是虛妄的，虛而不實，妄而不眞是怎麼回事呢？本來

也不是因緣所有的，也不是自然所生的，是什麼？底下就不說了，本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

四　舌味處

阿難　汝常二時衆中持鉢　其間或遇酥酪醍醐　名爲上味於意云何　此味爲復生於空中　生於舌中　爲生食中　阿難若復此味　生於汝舌　在汝口中　祇有一舌　其舌爾時　已成酥味　遇黑石蜜　應不推移　若不變移　不名知味　若變移者舌非多體　云何多味　一舌之知　若生於食　食非有識　云何自知　又食自知　即同他食　何預於汝　名味之知　若生於空汝嗽虛空　當作何味　必其虛空若作鹹味　既鹹汝舌　亦鹹汝面　則此界人　同於海魚　既常受鹹　了不知淡　若不識淡　亦

不覺鹹　必無所知　云何名味　是故當知味舌與嘗　俱無處所　即嘗與味　二俱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這一段發明嚐與味，即「如來藏妙眞如性」，舌頭吃飯嚐滋味，本是世間法，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說你要求佛法，就在日常吃飯中求，你就求自己，自己拿什麼當佛法，這個人一天的動作，活這一輩子在身上帶著就是佛法，你要會用，身上帶著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前文說過，這裏說舌與嚐就是佛法，怎麼個用法呢？研究得知道根據，病在那裏，治好病的方法在那裏，所以佛對阿難說，汝常二時眾中持缽，二時早粥午飯，佛是過午不食，佛世時不許弟子自己做飯，都是托缽化齋叫持缽。佛是一分大慈悲心，第一讓弟子不要管理錢財，不得自己做飯，出了家就要好好修行，吃飯天天托缽去慈善家化緣去，他有一定的規矩。再者，在家人供養僧人，他也修福了，也信佛法了，雖然當下不能修行，也能種下善因，也

有出苦的時候。出家人托缽吃飯，也不用自己經營錢財，不用做飯，餘下的工夫自己修行，所以修成功了，供齋的人福修大了，智慧也可以增長，學佛可以學佛成佛，這是佛度生的用意。

這時候，佛就依著這個道理，就發明修行的方法，修行先要明白修行的方法，你要不明白怎麼修行？所以佛對阿難說，汝常二時，早、午飯的時候化齋吃，在大眾之中各持各的缽，各有各人的齋主，其間不定那一頓飯有好的，比喻「酥酪醍醐，名爲上味」，佛拿這個作比例，說你遇著上味在你心意之中，如何解說？下邊佛就解釋，指這好吃的上味，此味爲復生於空中，是生於舌中，是生於食中，佛問阿難，這好吃東西從那個地方生的？你審察審察，是從空中生的滋味，是從舌中生的滋味？是從食物中生的滋味呢？這三個問題說完了，又對阿難說，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爾時，就在吃飯的時候，這好味就成了醍醐上味了，再遇到黑石蜜，應不推移，你要吃過醍醐再遇著

冰糖，就是說吃了香味再吃甜味，不應把香味的推動改變，可是嚐出甜味來了，就是這麼一句話。說若不變移，說這個甜味吃在嘴裏，再吃香味，甜味不能改變了香味，是這麼句話。若不改變就名不知味，你這舌不算知味，云何多味？一舌之知，怎麼知道多味？有香有甜，說這個理說不通，以一個舌還能吃兩種味嗎？這是說生在舌上道理不完全，似乎是那麼回事，不是究竟，這是說生於舌，舌不能多體，轉過來再說，若不生於舌，若生於食，若生在這個飲食上，它有甜味就把香味改變了，食非有識，這個知識，知道是香是甜，這個食物有香有甜，是舌頭嚐的，這食物沒有知識，這個食物它怎麼自己知道呢？它必定要舌才知道，這裏還有個理，怎麼這飲食上無有知識，又食自知，還有個理說不通，若這飲食自己知道，即同它食，就同旁人吃的與你這舌不相干了。名味之知，那才叫知，所以這兩種都不究竟，世間人起了怎麼個名字就依著說，要一研究這理不完全，這下邊說，若是以味變也不對，不變也

不對，生在飲食上也不對，不究竟對，似乎就相對了是的，這不究竟底下一說，若有與空對，更不對了。「汝嗽虛空」，你撓嘴嚐嚐這個虛空，虛空有什麼味？虛空與你有什麼相干？你假定說必其虛空，你說從虛空來的味，那可就越說越遠了，這虛空倘若有鹹味來，那理更說不通了，既鹹汝舌，必定亦鹹汝面，空中的鹹，也把你的臉面醃成了鹹的了，若這樣，此世界人必同於海魚一樣，海裏的魚在海裏也不知是鹹了，既長受鹹，常常的受這鹹味了不知淡，連淡也就不知了，若不知道鹹淡，必無所知，無有所知，云何名味？這個理也說不通。佛說你應當知道，味舌與嚐俱無處所，連嚐與味這兩樣俱是虛妄，這兩種事情人都執著，說這嘴吃東西能知什麼味，不知道是虛妄的，你要拿這個是眞的，永遠也不明白佛法，說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也不是因虛空自然而有，到是怎麼有的？佛就不說了。若再說又添病了，你說不因什麼也不對，因什麼也不對，怎麼才算對呢？要悟這個道理，這在佛經上是畫龍

點睛的地方，要注意經文是一段段的，說到究竟不是因緣，不是自然，是什麼？這總得要問是不是呀！佛就不說了。這不說就是告訴你了，你承認的通通不對，到十八界過去，七大文中，那說的更懇切，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就怕你不言語，你單單的有一點言說，就不是眞的道理。佛說一大藏教，無非破執之具，佛說法四十九年，到最後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那麼應該不說？不說不知道，佛說的話是破人的迷惑，人著在相上，你無論說什麼理，他也有個相有個名，我再說，釋迦之悟道，觀世音菩薩悟道，都無有言。大家知道二十五圓通，這二十五位聖人有證羅漢果的，有證菩薩果的都是無有言說，佛說法是破人的執著，你執著這也不對，執著那也不對。佛說執著都不對，得說出個理來，光說不對誰信，給你說出個理來，再把這個理放下就是，你說把《大藏經》都讀過了，你放不下也都不是佛法，放下就是，這些都是文外閒話，我怕大家不知道理，聽見就煩了。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也沒法明白，

就怕你明白，你要明白就是糊塗，這道理佛說的很硬。佛說到究竟，準讓你心服口服。再說釋迦佛悟道是夜睹明星悟道，說法四十九年，說世間的明白都要不得，人人都是所明白，所明白都把你迷惑了，你說還有個能明白，比所明白強，但也沒到家，那麼怎麼明白呢？本來你就明白，再給你說這些話又給你迷惑了，不明白了。世人迷惑就夠受了，所以釋迦佛悟道，不是因說悟道，他是見到東方大明星，在《華嚴經》上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他自己不承認，他承認的都是假的，自己不承認自己，佛說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不但人類，就是飛潛動植所有的這些物都有佛性，有佛性就能成佛。因迷惑太深，就是以妄想執著，妄想有佛法可得，我不想世間法，我還想佛法，你想佛法也是妄想，這妄想有善有不善，妄想有對有不對，通通都叫你放下。眾生皆有佛性，但以妄想執著，佛說這句話多厲害。就是一個妄想，不應當想的想，想還可以，還執著住了，你永遠不放鬆了，就永遠

受苦，這就不能成佛，你要放下，立地成佛，有句俗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講《涅槃經》時，一個屠夫聽法，屠刀放下了就成佛了，因什麼？他能放下。你還給他講什麼法？人本來的佛性是具足的，自己用錯了，大材小用。佛悟道見著東方的明星多少萬里，他見到這麼遠，就知道自己的見多遠都見了，不是眼睛能見，眼睛借著見性，就看見多少萬里，借著明星才知道知見就是這麼大，無量無邊大。要知道這個「大」是什麼樣子，時時觀念自己的知見，這還用說什麼。我們人說成佛，就是成就人的知覺，人人有知覺，我自己成就我自己的知覺，也不是妄求妄見，也不是意外多求，我求自己認得自己，我保守我自己的知覺，這還爲難嗎？人都把知覺用錯了，不應當知的知，不應當覺的覺，胡思亂想，所以就錯了。

五　身觸處

阿難　汝常晨朝　以手摩頭　於意云何　此摩所知　誰爲能觸　能爲在手　爲復在頭　若在於手　頭則無知　云何成觸　若在於頭　手則無用　云何名觸　若各各有　則汝阿難　應有二身　若頭與手　一觸所生　則手與頭　當爲一體　若一體者　觸則無成　若二體者　觸誰爲在　在能非所　在所非能　不應虛空與汝成觸　是故當知　覺觸與身　俱無處所　即身與觸二俱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此一段文就是說明，身與觸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身與觸本是凡夫法，怎麼就成了佛法的具體？佛得說一個徹底的道理，先說個比例，「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新出家時，有這麼個規矩，早晨起來先要摩摩頭，爲什麼？怕你忘了你是出家人，老出家的就不用了。印度人都

是滿髮，出家把滿髮都剃了，你天天摩摩，你無有頭髮，你是出家人，就得作出家人的事情，有出家人的思想，說出家人的話，身、口、意三業清淨，才夠個出家人，這是佛對阿難說，在你心意之中作如何的解說？「此摩所知」，早晨手摩頭的這個所知，誰爲能觸，那一面算是所觸，這觸兩面知道才叫觸，一面觸就叫打，不叫觸了。誰爲能觸，這個能觸的在那面，能爲在手爲復在頭，你早晨起來以手摩頭，手和頭，那個是能觸？若在於手，頭則無知，手知則頭無知，云何成觸，這兩個都知道才叫觸。「若在於手，頭則無知」，觸就不成了。又轉過來說，「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說觸在頭上有知覺，手則無有知覺的作用了，在這一邊怎麼名觸？兩方面都知道觸才成，這是說兩邊都不成。若各各有則汝所生，當爲一體，則手與頭則爲一體，各各有就是說，手也知覺，頭也知覺，兩下裏算觸，若各各有觸，則汝所生手與頭，當爲一體。這道理，你在這面說就對，在那面說就不對，說一體觸

則不成，兩個才叫觸。若二體者，觸誰爲在，觸算在那邊，若在能這邊，在所就非能，能就不是所，所就不是能，若全不是，這個觸是從那裏來的？不應虛空與汝成觸，若沒有觸覺，怎麼知道這個觸呢？也不應當虛空與你成觸，你要向究竟處一求，全不實在。似乎在那邊說都不對，求眞還不成，是故當知，這是怎麼回事情，覺觸與身俱無處所，怎麼才算對？下邊結成「即身與觸二俱虛妄」，因什麼？在你的身與觸兩面論，都是虛而不實，妄而不眞，是怎麼回事呢？根本上也不是因緣和合所成的，也不是天然自然而有的，說在這裏下邊不說了，這個題目原本就是身與觸，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題目先說出來，最後就不能說了，再一說恐人起執著性，執著的地方都給你奪過來了，這佛法奪處即是與處，這算一句究竟的話，完全的不是，你要接受這完全的都是，這一段文，發明身與觸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佛說的這些道理，那一句也沒解這個「如來藏妙眞如性」，佛對阿難說了這麼一大堆，這個

頭與觸怎麼也不能成就，這與「如來藏妙眞如性」有什麼相干，所以這種道理就在這個地方，要注意。說經從疑處方成悟，你這地方疑惑，你才可以醒悟，「說到無言自明心」，說到無言說的地方不可說啦，那個心就明白了。佛說身與觸俱是虛妄的，打根本上就給你破除了，這地方的破處，「如來藏妙眞如性」就顯出來了；說完全不對的地方完全的都對了。因什麼？你那個心就空了。用功在這地方用，有句成語「言外思義，教外明宗」，在言語以外，你思想這個義理，在經教以外，你明白這個宗旨，這地方，就是一個本來的實義，都顯出來了，你要光講經文沒有用處，因不知是怎麼回事情。

六　意法處

阿難　汝常意中　所緣善惡無記三性　生成法則　此法爲

復即心所生　爲當離心　別有方所　阿難　若即心者　法則非塵　非心所緣　云何成處　若離於心　別有方所　則法自性　爲知非知　知則名心　異汝非塵　同他心量　即汝即心　云何汝心　更二於汝　若非知者　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煖　及虛空相　當於何在　今於色空　都無表示　不應人間　更有空外心非所緣　處從誰立　是故當知　法則與心　俱無處所　則意與法　二俱虛妄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這段經文，發明意與法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意是意根，法是法塵，法則。這意根與法則怎麼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你要知道，根本說的，那句話都不對，把它去乾淨了，這如來藏妙眞如性就顯出來了。佛是隨說隨掃，說完了也掃光啦。這地方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你還上那裏去找，說的都不是，破處就是成處，奪處就是與處。把它奪過來就是給了你，破了就是成，這佛法完全是這麼個意思。這樣

說法，太與人心相反了，破就是成，奪就是給，這道理怎麼講呢？就是讓心定了，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大家要知道，假比說出一句話有情有理，你心思不錯，這都在人情之中，你心裏頭就是一分人情，這經就給你添一分人情，這麻煩裏頭又添了麻煩，迷惑裏頭又添上迷惑，通通的把你心裏所執著的，都奪過來，就是把你的執著破光了，就空了，你還上那裏找佛法去？把你的浮塵的思想都去淨了，根本上就是佛法，不是另外有個佛法，這佛法的究竟至理就在這裏。「阿難，汝常意中」，在你心意之中所緣的是什麼？意對著法，善法惡法無記法，善性惡性無記性，生成的法則，此三種法爲復即心所生，說這個法是心裏所生的，爲當離心別有方所呢！你這個心是特別的還有個處所，說到這兩個問題，佛給他解釋說，若即心者，說這個法，你若拿它當心，法即非塵，若是心，當然不是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非心所緣，它這個心完全可以攀緣這個法相，六根迷在六塵上，法則非塵，若說法，

法就不是色、聲、香、味、觸，這就是「非心所緣」的，「云何成處」？他這是說十二處，意與法是第六個二處。六根對六塵，它是怎麼個意思，法則非塵，法就是善法，惡法，無記法，它不是色、聲、香、味、觸、法，非心所緣，這不是心所攀緣的。云何成處，它這是破這個十二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爲知非知？你要說離開心了，別處還有個方所，法的這個自性，算它是有知覺的？算它是無知覺的？知則名心，若有知覺名字爲心，異汝非塵，如果同你不一樣，它不是你的心，它還又不是塵，就算是心同它心量，與你也無有相干。若即汝即心，說這個心這個法，它若是個心，就算是你的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直接就說你的心就是了，提另的還有個心嗎？若是你的心，何必還說第二個心，這是說知者名心，若非知者，它這個法無有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煖，若不是有知覺的，當然就是個塵了。塵是什麼？色、聲、香、味、觸，就是離、合、冷、煖及虛空

之相，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在色裏頭說，這個法表示不出來，這是破這個法，什麼東西叫法？善、惡、無記。用什麼形相可表示？當於何在？那個地方算個法，這就是破意與法，破除了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在形色上在虛空上都表示不出來，無法表示善、惡、無記，不應人間更有空外，虛空以外還有什麼呢？心非所緣，處從誰立，你還立個十二處？意與法，這算兩處，一共是六根和六塵就稱十二處，這都推翻了，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也無有處，也無有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這個意與善惡無記的法，都是虛而不實，妄而不眞，也不是因緣有的，也不是自然有的，應當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就是讓你因名思義，你要執在相上，這又成病了。再說說觀音菩薩修行常聽到海潮音響，他有一定的時候，他自己悟這個理，海水一潮一落，就如同人一生一死，他用在生滅上悟這個無生死的地方，不生滅的是耳根的聞性，他悟到聲音有生滅，聞性無生滅，觀音菩薩由這

地方悟道。大家知道這個意思。抓住見聞覺知，釋迦佛是由見明星悟道，觀音菩薩由耳聞悟道，這不用多說。知道耳的聞性永遠不滅，眼根的見性是無量無邊，大家要把這地方記住，聽經就不白聽，這是修行的準繩。一個準宗旨，那個人無有見聞覺知，佛經上說了很多，都在見聞覺知上，你若能見自見、覺自覺、知自知，就會修行。

十八界

一　眼色識界

復次阿難　云何十八界　本如來藏妙眞如性

這兩句話是總徵的題目，說十八界也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大家聽經，不要作聽講書、講文章那個聽法，學生在學堂聽課，老師給講明

白，聽透了就算了，不需要講來講去，這佛法是薰陶漸染，他才日就月將，全憑這個薰陶漸染，所以與講課不同，講完了就行，不用多說。佛經上一時一個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就是薰，薰一回，就有一回的成績，有一回的好處。還有一宗，這解釋也不是一樣，就是一樣的講，不是怕你記不住，你聽一回薰一回，有一回的好處，以此爲薰陶漸染之功夫，不是聽明白就算數，你要不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往生佛國嗎？你看《阿含經》上有兩位比丘犯了規矩，佛罰他們每天觀佛像，觀來觀去的，也不念，也沒人給講，就證了阿羅漢了，超凡入聖就是這麼個道理。大家知道，我怎麼必得說一一說呢？這是關鍵的地方，云何十八界，這是徵起的問辭，十八界是世間凡夫法，他怎麼就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這裏頭的意思，就在「如來藏」這三個字，我常講，大家常聽，如就是不變之體，來就是隨緣之用，這是體用會集，體裏藏著用，用裏藏著體，名叫「如來藏」，說如是不變。來是隨緣，隨緣的時候是

不變，不變的時候是隨緣，說這兩句話有什麼用處，怎麼個講法，大家知道，世間上一切都是這樣，說開了大家就承認，要說不開就讓大家不耐煩聽，這是什麼話？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隨緣就不變，不變就隨緣，那還有這個事情，世間上都是這種事，佛不說瞎話，他說出來得讓人承認，得有益處，佛說這話爲什麼？我不用多說，說三樣兩樣，大家就都明白了。咱就說江、河、湖、海這都是水，人所共知，江河是長條的，湖海一片的，這江河的水，要入到湖海裏，這就叫隨緣不變，湖海的水入到江河裏頭，也就叫不變隨緣，怎麼個理呢？說江河的水入在湖海裏頭，湖海的水入在江河裏頭，怎麼就叫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呢？說湖海的水是片面的，流到江河裏去就成了長條的水，這不是隨緣嗎？它還是水，所以說隨緣的時候就不變，這道理大家可以承認了，再拿人說，天天都是隨緣聽經，一樣坐在那裏，隨緣可是隨緣，我這身體可是沒變，這不是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隨緣，都在這裏擺

著嗎？再說礦物，銅香爐，是礦裏出來的，你要做一個銅佛像，請人將銅香爐做成銅佛像，這也叫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著匠人的緣，把香爐改成佛像，但是銅仍是銅，所以說不變，無論動物礦物你不論舉那一樣都是，說這些有什麼用？讓人知道是無分別法，常說人通是一體，多就是一，一個什麼？一個天性。人人都有一個理性，他就是一個，人要知道這個理性，就互相親愛，就不能仇視，世界就太平了。聖人出世就是說這個理。孔夫子出世，他也說「天命之爲性」，人都著在相上，不知道這個理性說有事就有理，有相就有性，這個相是從性上來的，說有事就有個眞理，所以這地方，佛說十八界是凡夫的界限。他怎麼成了「如來藏」？說十八界是世間法，人人所承認的，分別開的「如來藏」就成了不變之體，隨緣之用大家知道了。什麼是「如來藏」？下邊就還有妙眞如性四個字，這個眞如是佛經上一句成語，這世間上你要求眞就得要如，如就是眞，所以就叫眞如，什麼叫「妙眞如」？這個妙作不可

思議講，說這個事情不是你可以思想到的，不是你能議論到的，這就叫不可思議。這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歸了眞如啦，說你思想的事情，通通都是假的，說這個理在什麼地方說呢？若是思想議論都是借來的，在本位上沒有。大家想想，你說這個人是善是惡，這善與惡又是對待法，簡單說誰都承認，長和短、來和去、高和下，一張口就是對待法。佛法是超倫絕待，我們人間法，都有倫次，都有對待，沒有對待就叫如，如是各如本位，你離了對待才叫各如本位，它因什麼叫如？不借對待法，假比這個貴不借著賤，貴的名字也沒有了。我在本位上各如本位，這個名字就到眞啦！要想眞就是不可思議，你要想，思想到議論到就不對，上邊「妙眞如」三個字還可以解釋，這個「性」是不好表示的。

阿難　如汝所明　眼色爲緣　生於眼識　此識爲復因眼所生　以眼爲界　因色所生　以色爲界　阿難　若因眼生　既無色空　無可分別　縱有汝識　欲將何用　汝見又非青黃赤白

無所表示　從何立界

這段經文，佛正式對阿難發明眼識界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正是說眼識它成一個界限，說十八界各有邊界，分的清清楚楚，這眼識界有一種認識，不是耳的認識，耳的認識不是鼻的認識，鼻不是舌的認識，這是說各有各的認識，各有各的限界，佛立出宗旨，說出讓你承認了，隨跟著就推倒，隨立隨破，這是佛說法的一個究竟宗旨。他立完了給你破了，他說得讓你心服口服，破了以後該怎麼樣呢？這就是「妙眞如性」，道理就在這裏，這地方先發明眼識界，眼是認識色，眼色爲緣，生於眼識。佛叫：「阿難，如汝所明」，就照你心裏所明白的眼色爲緣，生於眼識，怎麼叫眼色爲緣呢？我們睜開眼看見外邊這形形色色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這都叫有色的東西，眼睛看見了是什麼形色，是什麼顯色，是不一樣的，眼睛去幫助，見著各種色，誰知道？誰承認它是什麼色？必得有眼睛幫忙，眼睛承認它是色，這個色就

冤枉了，誰承認？耳也不承認，鼻也不承認，我告訴你說吧，非眼睛不可，說眼色爲緣，眼睛給色幫忙，這色給眼睛幫忙，若無有色，你這眼睛有什麼用，若沒有眼睛，誰稱呼你是青、黃、赤、白？這叫眼色爲緣，是互相幫忙，在這麼一幫忙—怎麼樣？是生於眼識，從眼裏就生出認識來了，是這麼一句話。「眼色爲緣，生於眼識」，這就是一個題目。下邊就給它推倒了、破完了，就顯出如來藏妙眞如性來了，這地方你弄不清楚，聽經沒法明白，所以佛對阿難說，如汝所明，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色互相幫助，你生出眼的認識，你承認了都給推倒了，此識爲復，以眼所生，以眼爲界，此識還是以眼所生爲邊界。吾問問你，此識要是以眼睛所生的以爲眼界，就作爲眼識界了，這不是分開邊界嗎？這是說此識以眼所生以眼爲界，下邊還有問題對待，因色所生，以色爲界，這個眼識，你說因著眼睛生的識，就爲眼識界了，要不是因眼睛生的這個識，你就得以色爲界了，因色所生以色爲界，這叫色識界，是不

是？這地方讓他承認，本眞是嗎？因眼所生以眼爲界，因色所生以色爲界，佛都給他說清了，說完了這兩個問題，佛又對阿難說「若因眼生」，這下邊就給他說破了，給他推翻了，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看這話說的有多清楚，說你這個識，若因眼生，眼外還有色和虛空，如果形色和虛空也沒有，就無可分別了，你這個眼睛縱有汝識，你沒有分別的地方，你就沒有認識的地方，這下邊縱著你他說，就算你還有識，連虛空和色相沒有了，你這個識有什麼用處，說到這裏，說吾這個眼睛，還有看見的見，連你這個見也算上，有見才有見識，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你這眼睛有見，你這個見又不是青的、黃的、赤的、白的，你無所表示，「從何立界」，從那個地方立邊界？下邊又轉過來說，吾這不是眼生的、色生的，是不是？佛得縱著他說—

若因色生　空無色時　汝識應滅　云何識知是虛空性　若

色變時　汝亦識其色相遷變　汝識不遷　界從何立　從變則變　界相自無　不變則恆　既從色生　應不識知虛空所在　若兼二種　眼色共生　合則中離　離則兩合　體性雜亂　云何成界　是故當知　眼色爲緣　生眼識界　三處都無　則眼與色　及色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你說不是眼生，因色生的這個知識，你看看這個虛空無有色的時候，你這個識不是整個的消滅了嗎，是不是？就是這麼句話，你說消滅了，怎麼知道虛空性呢？你這個識未消滅，識若未消，你若說以色爲邊界，就不對了。以色爲界就是色相了，色相還有什麼知識，空無色時，你這個識根本上就消滅了，云何識知是虛空性呢？你還認識有虛空性，有認識，就不是色生的。你又說這形色有變，你這個識知道色相遷變，你怎麼說色相生的識呢？怎麼色識界呢？你這個知識不會遷變，你這界是從那個地方立的？隨著變就變，已經隨在變化，那還有一定的界限，

也說不通，不變即是永恆了，總是這個樣子的了。你若說從色生是色識界，既從色生的，色也沒有知識，應不識知虛空所在，連虛空也不知道了，你沒有知識嗎？所以這個地方也不能成立推倒了。若加二種形色和眼睛共在一堆發生的，你怎說也不通。眼睛是有知識的，色相是無知識的，他們兩個共在一塊，怎麼能合？合則中離，你把他勉強擱在一塊，也得離開。一個有知識，一個沒知識，怎麼合在一塊呢？有知識和無知識的，有形色和無形色的，你拿兩樣合在一塊堆，那能行！體性雜亂，還成一個的邊界嗎？這不是說胡話？

眼和色結上緣，生眼識界，這是三樣。眼識界、色識界，當中有個共生，三處都不能成立。也不是因緣和合有的，也不是自然有的，那怎麼有的呢？這裏就顯出「如來藏妙眞如性」來了，這「如來藏妙眞如性」就不能說了，再一說，又給人添了病，又起了執著，你心裏又有一個「如來藏妙眞如性」，你自己又把自己迷惑了，就在破的地方，心裏

一發愣，在這地方若認當時便認，你思索就錯，就爲的把你領到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你自己就不認識自己，那佛也沒有辦法，佛把你引到這裏，讓你自己認自己，你認得就算到家，若還要認識個什麼東西，又迷惑了，你想想。

二　耳聲識界

阿難　又汝所明　耳聲爲緣　生於耳識　此識爲復因耳所生　以耳爲界　因聲所生　以聲爲界　阿難　若因耳生　動靜二相既不現前　根不成知　必無所知　知尚無成　識何形貌

這一段文說耳識界就是「如來藏妙眞如性」，耳識界本是世間法，怎麼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呢？換句話說，世間法怎麼成了佛法了？這是一個大問題。說十八界都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地方最要緊的

破處就是成處，奪處就是與處，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都給你推倒了。大家得知道，要不推倒這個問，沒法懂佛是爲什麼說的？說完了就推光了，在這地方要領會，你要把文字記住了就算會講經，這就錯了，一輩子也不能明白。你無非是在字面上說一說，這地方第一要把他說透，十八界你無論在那一界裏頭，你悟透一句話就了然啦！不是說記住這文辭，你總得知道這義理。佛對阿難說，你們早先聞聽到佛法，在小乘的時候疑惑有個修處，這地方你知道破處就是成處，奪處就是與處。佛告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爲緣生於耳識」，在你心中所明白的耳朵與聲音，互相爲緣，耳幫助聲音才能成立，你看這地方就把他推倒了，這是我們人人都承認的，那個不知道，耳朵聞聲音，耳朵聞聲這個聲音是怎麼成就的，總得有個聞性，所以才能成。你要沒有聞性，這個聲音不能成，所以說耳朵幫助聲音，聲音幫助耳朵，互相爲緣，又汝所明，在你阿難所明白，就是這麼句話。阿難代表法會大眾，說耳聲爲緣，光耳也

不能成聲，光聲也不能成聲，「如汝所明，耳聲爲緣，生於耳識」，耳與聲互相幫助就生出耳識來了，由耳朵就認識唱的什麼曲都明白，這是兩樣合上的。佛又給他分開說，「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因聲所生，以聲爲界？」這又分成兩個題目，說耳識爲緣生於耳識，耳與聲一幫忙，這耳朵就生出認識，認識什麼？就是你唱什麼曲，說什麼話都明白，這是耳朵和聲音兩個爲緣，就生於耳的認識，下邊分開說。

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這個識要分開邊界，耳和聲不同，耳有形相沒有聞性，沒有聲音它無有作用，有聲音沒有耳，沒有聞性也無有作用，他兩下幫忙就生出耳朵的認識來了。這耳識可耳識，不是純粹的耳識，生出的聲音分開來說耳朵有形相，聲音沒有形相，這要說幾句話，研究佛經先把根本解決了，這六塵也可以說色，有可對可見之塵，有可對不可見之塵，有不可對不可見之塵，這六塵分爲三樣，怎麼叫可對可見之塵？眼睛對形色，這是可對可見，耳、鼻、舌、身可對

不可見，意是不可對不可見，眼對色是可對可見，怎麼叫可對不可見呢？聲、香、味、觸，你對著就知道，你是見不著，意是心裏一發動，他對著外邊的五塵，色、聲、香、味、觸，法塵不可對也不可見，這六塵三對弄清楚了，這樣聽經你才有了義，依了義才明白，明白了就修行，行、住、坐、臥都能修行，本經有性德、有修德，前三卷半文講性德，這是講性德，講明心見性，你要把性德明白，修行就容易。等於你睜開眼睛走路，決不能走錯。你不明白性德，光知道修德，這叫閉著眼走路，很容易走錯；你修定，這地方清楚了，你才知道，有立的地方，有破的地方，你看六根六塵六識，佛對弟子們常講，給你講明白了就是立，不立破什麼？先把這東西給你成立了，你都承認了，一樣一樣再給你推倒，推倒了心裏無著了，就叫你無著。你研究佛法，你一著就錯，佛說一大藏教，無非是破執著，除了破執著別無他事，佛要是有立一法，你得把它記住，那樣釋迦佛得挨嘴巴子。告你說吧，要知道破處就

是顯處，這地方弄不清楚，一輩子也不明白，這是最要緊的地方，我說好似閒話，若光把文消對了，你不知道爲什麼說的，要知道佛說法先立，又給破了，在這地方叫你明白，從這裏才能徹底明白，若不成立破什麼東西，你是說什麼著什麼，說空著空，說有著有，說亦有亦空，著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著非有非空，這四句略簡開成百句，那樣也別執著，通通推倒了，就在這地方，你說怎麼辦呢？誰知就是在無有辦法中，你要有辦法就糟糕了。你永遠在世上，你辦吧，辦不完，生了死、死了生，你還有完嗎？佛千方百計讓你認得結結實實的，不錯，是這麼的給你奪過來，你又愣了，告訴你讀經的法子，這無有辦法，就在沒有辦法上體認，辦就讓你辦壞了，這世間上讓你辦壞了，你知道你殺我我殺你，這種道理就在這裏擺著，把這個地方我要說開了，下文我一消你就明白了，不然你不知道爲的什麼。佛說法非常詳細，說人都知道有個知識，就著耳朵的認識，這是說兩個問題，說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

爲界，說人的認識是這麼生的，生出這個認識，不是一種因緣，分四種，你看你聽這句話，這四種缺一不可，說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這專講這個認識從那生的，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這是一種，說因聲所生，以聲爲界，這是兩樣；這兩個問題，因聲所生，以聲爲界，他因聲的這個認識，聲音生的和聲音算邊界，耳朵生的，拿耳朵算一個邊界，這是人所承認的，下邊就要破，這有勝義根，有浮塵根，先破勝義根，後破浮塵根，怎麼叫勝義根？怎麼叫浮塵根？這浮塵根有形相，眼、耳、鼻、舌、身，這是外五根，餘者還有意，這地方他說有根，這根所用的是色、聲、香、味、觸、法，從這裏頭才可以生出認識來，聲是耳認識的一樣，佛說了兩個問題問阿難，說因耳生認識，耳朵認識聲音，你說的是什麼話，若因耳生的，動靜二相既不現前，外邊有動靜，有耳好聞，若沒有聲，你聞什麼？現前也沒有動也沒有靜，根不成知，你有耳根，是指的勝義根，一聽就明白，勝義根就是見、聞、

嗅、嚐、覺、知，浮塵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怎麼叫浮塵？有形相的。見、聞、嗅、嚐、覺、知，沒形相，這都叫六根。一個浮塵根，一個勝義根，這先破勝義根，你執著勝義根也不行，何況你執著浮塵根，更不可以，就怕抓住不放鬆。我們人在世都是這麼樣，所以都是凡夫，受生生死死之苦，逃不出去。這下邊說「動靜二相既不現前」，聞性就無法知道，無有動、靜二相這個知識從那裏生？這個聞性是這麼個意思，咱不要講的太快求其明白，根不成知，這勝義根不成，勝義根就是見、聞、覺、知，無形相的；眼等根是有形相的，這好明白，所以這兩樣都不是。不但浮塵根不能成，連勝義根都靠不住，你無有知怎麼成識？你先知後識，這知是從那裏來的，這地方最要緊，說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這個勝義根的聞性不能成，必無所知，沒有所知的地方。知尚無成，識何形貌？你連知都無，那還能生出認識來？這地方很細，你別小看這個文，幾個字說「知尚無成，識何形貌」，你外邊無

有動靜相，你這個知就不能成，你還成認識，認識什麼？這地方這就好明白了，這底下就引浮塵根，這是勝義根引到浮塵根上說。

若取耳聞　無動靜故　聞無所成　云何耳形　雜色觸塵　名爲識界　則耳識界　復從誰立　若生於聲　識因聲有　則不關聞　無聞則亡聲相所在　識從聲生　許聲因聞　而有聲相　聞應聞識　不聞非界　聞則同聲　識已被聞　誰知聞識　若無知者　終如草木　不應聲聞　雜成中界　界無中位　則內外相　復從何成　是故當知　耳聲爲緣　生耳識界　三處都無　則耳與聲　及聲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耳聞還是接著勝義根說，若說取耳聞，無有動靜相，這個聞性不能成立。你沒聞見，你知道什麼？知道的聞你還沒有，你還認識個什麼？所以說這個識，是由聲音生的，聲音由勝義根的聞上說，若取耳聞，動靜不現前，聞無所成，這就把勝義破了，何況浮塵根呢？這說浮塵根，

你說什麼耳朵有形有相，雜色成觸塵，你觸到耳朵上知道疼，沒有動靜，不知道聲音，不知聲音，這聞性就沒有，沒有聞性，怎麼從聞性生出認識？這上邊說，動靜若無有聞，聞無所成，你這個聞就不能成，你沒有聞，怎麼認識？這是一層一層，聞無所成，云何耳形，你這個聞性不成，說什麼有形有相的耳朵，是雜色觸塵，他還能作事嗎？他那能作成耳識界，這一界不能成，耳朵認識的這個邊界從那裏立，這說浮塵根，再指著浮塵根全仗著勝義根才生出認識來。設若這個識生在聲音上，更不對了，這個認識從聲音有，則不關聞，你把這個聞就拋了；他如果無有聞性，誰聞見聲音？這也是缺一不可，無聞則亡聲相所在，無有聞性，聲相就沒有了，若沒有聲音怎麼能成認識？所以說識因聲有，則不關於耳朵的聞性，若無有聞則亡聲相所在，若無有聞，誰聞聲音，你若有聞，才聞著聲，說這個識是從聲音上生的。

說識從聲生，你認許這個聲音，因聞而有，這個聲音，從聞才有聲

相，若聞聲相，而這個識是從聲音上生的，許聲因聞，而有聲相，就算你說聲音因聞性而有，有了聲音，這個識前邊說過，識從聲生，既聞著聲音，聞也應當聞識，要是一塊聞了，大家想想這個聞，這個聲能生識，聞能聞聲，這地方都要習慣了，把他讀熟了，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若沒有聞這個聲音也不成立。聲音它生的識，你是什麼聲音它都認識，識是從聲音生的，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識是因聲音生的，聞著聲了，你就得聞著識，就是說聞著聲音就應該聞著識，因爲識是從聲音上生的，所以許聲因聞而有聲相，准許聲音因著聞而有聲相這算對了，下邊還有不對的地方，聞應聞識，你若聞著聲音也得聞著識，這個識它是從聲音裏生的，聞見聲音當然是聞見識了，既然聞著識，這個識就成了受聞的物了，它就成了所聞的，它就沒有能了、能聞了。你還非聞不可，你不聞怎麼叫聲識界？全憑這個聞，若沒有聞，這個界限不能成立，怎麼成聞識？怎麼成聲識？全憑這個聞，不聞就非界，就不能成聞

識界，就不成聲識界。這下邊就得說開了，這個聞又說不過去，聞則同聲，識已被聞，你聞著聲音，識已經是被聞的，已竟成了物，所聞的就不是能聞，它隨著聲音一塊轉，讓你的聞性就聞了去，聞著聲音就得聞識，連聲帶識都成了所聞。識已被聞，那還有知道被聞的，這個理也說不通，你雖然知道這個聞聲之識就在被聞的這句話，識已經成了所聞，那個還作聞聲之識，要緊就在這句話上。你有知才有識，有聞則知，這地方要熟，若無知者，終如草木。這個聲與聞也不應當參雜成了中界，這個界若無中位，則內外相從那裏成立？也不是因著這個因著那個，也不是自然有的，怎麼有的呢？在這地方開悟，修行就容易了。（文中顯示此識體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即是說耳識不會自然生起，不因耳生、不因聲生，不因耳聲共生，此即如來藏妙眞如性之妙用，切忌追尋，追尋永遠不得眞相，若不分別，不追尋則當下便是。）若不開悟，在後邊六卷半文那就得轉彎的講這個修行法子，用功就費事了。若是上

根利智的人，在前三卷半文裏頭，要明白了修行就很易，就是這麼個意思，這部經共是十卷。

三　鼻香識界

阿難　又汝所明　鼻香爲緣　生於鼻識　此識爲復因鼻所生　以鼻爲界　因香所生　以香爲界

此一節文，這是第六識界裏，第三科發明鼻識界就成了「如來藏妙眞如性」，簡單說，鼻識界就是佛性，這個鼻識界怎麼就成了佛性，這鼻子所認識的是什麼？無非是香臭氣味，它怎麼就成了佛性，佛說法破處就是顯處，佛推倒了鼻識界才能顯出佛性來，光立不破就成了世間法，所以要緊就在這裏。佛說法破世間法這些名辭，顯露佛法不可思議，你要是思想到議論到就不是佛法，那是世間法。那麼思想不到、議

論不到，怎麼辦呢？得曲引旁徵，從曲折引動人的心，從旁面上徵實了，直接不能說，直接一說，這佛法就受了污染。這佛法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你還思想，你還議論。說的時候都是曲引旁徵，佛說也是這個道理。這曲引引出鼻識界，這個好懂，好懂就明了佛法，那個人的鼻子都會聞香臭，你把這個推倒了，這個佛法就漏出來了，這個道理就在這裏，你要不交代清了，不說明白，這佛法不好明白。說鼻子能聞香臭，這是鼻的認識，它這就是佛性。在義理上發明這個意思，佛性就是覺性，覺悟自己的這個覺性，所以成佛，就是成這個知覺，人人都有知覺，大家要知道，都是所知覺，你說眼見耳聞都知道，你這是所知覺，連能知覺都夠不上，何況本知覺。這個知覺裏頭分三樣，所知覺、能知覺、本知覺。我們人就用一樣所知覺，我所說的，你能聽的，這就對了。你不知道這個能聽的是誰，再深一步，你還不知道本知覺是誰，這地方就叫凡夫。開本知覺是開佛的知見，能知覺是三乘聖人的知見，這

是一定的。研究這個理，佛是發明本知覺，它連能知覺也不發明，他借著能知覺所知覺發明本知覺，佛對當機阿難說這個道理，因他能接受，他作代表，代表世界上現在的人、將來的人，所以佛才對他說，就是對當時的一切人，我們是那時候的未來的人。佛對阿難說，他就是替大家代表，佛叫阿難，又汝所明，這個文字是徵著上邊說，上邊說眼識界耳識界說完了，又汝所明，就照著你所明白的，阿難這時還是凡夫，還未開悟佛的知見，怎麼用凡夫代表？就因當時的一切凡夫，又爲未來的我們一切凡夫，所以就是怎麼個意思。說你所明白的鼻香爲緣，生於鼻識，鼻子和香味連在一塊，香味沖到我們鼻孔裏頭，鼻一聞到香味就有認識，這是什麼香，所以這地方給他說明了。鼻子與香味一結緣，生於鼻識，就照你阿難心裏所明白，此鼻識爲復因鼻所生以鼻爲界，怎麼叫以鼻爲界？用他這鼻子生出識來，這個識是鼻子生的認識，以鼻爲界，這就是鼻識界，鼻子聞著香味生出知識，這叫鼻識界，因香所生，是因

著香所生，鼻子是知識了，不是鼻子所生，再說兩樣，因鼻所生，以鼻爲界，因香所生，以香爲界，因著鼻子所生，生出這個認識來，這叫鼻識界，鼻子和認識歸一邊界，因香所生，因香味生出這個知識，以香爲界，叫香識界，香和認識是個邊界，就是這兩個問題，下邊就說—

阿難　若因鼻生　則汝心中　以何爲鼻　爲取肉形雙爪之相　爲取齅知動搖之性　若取肉形　肉質乃身　身知即觸　名身非鼻　名觸即塵　鼻尚無名　云何立界　若取齅知　又汝心中以何爲知　以肉爲知　則肉之知　元觸非鼻　以空爲知　空則自知　肉應非覺　如是則應虛空是汝　汝身非知　今日阿難應無所在

佛對阿難說識若因鼻生，從鼻子生出識來，你研究研究，以何爲鼻，拿什麼當鼻子？就是這麼一句話。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鼻子有雙爪之相，二個是動搖嗅味之知，這鼻子往裏一抽氣就動搖取嗅知之性，

下邊一樣一樣的破說。

若說取肉形雙爪之相，鼻子是身上的肉，與肉身是一體，是肉質爲身，身上要知道就應該是觸塵，觸就是冷氣熱氣觸在身上，知道冷熱，這身知就叫觸，不叫嗅知，身知就算觸塵，鼻知就叫香塵，這身知叫觸，名身非鼻。鼻子是肉長的，肉質是身，身知道是冷熱觸在身上，名身就不是鼻，名觸即塵，觸在身上與你的鼻子不相干。鼻尚且無有名字，你還說立什麼邊界，鼻與聞這個香氣算一邊界，鼻子還未找清楚，云何立界，這裏說形相上，下邊又說

嗅是往鼻裏抽氣叫嗅聞性，或往裏一抽氣，我知道作這個解義，這是一種。又則你心意之中說，若取嗅知，心知是心裏知道。又汝心中以何爲知，以肉爲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肉上的知覺就是觸，也不是鼻子的嗅聞性，這鼻子它是肉的，有兩個孔，向這裏研究說這個不對的意思，則肉之知，根本上就是觸塵，觸塵不屬鼻根，再這麼一說，鼻子是

肉的，有兩個鼻孔，是空的，若說鼻子是肉的，怎麼說通不過去，若再鼻子裏這個知覺，不是從肉上來的，是從兩個鼻子孔中來的，可以拿鼻空爲知，鼻子裏的空雖然是小，與鼻子外的虛空是一樣，若以空爲知，空則自知，你說以空爲知，空他自己有知，肉應非覺，你的鼻子是肉的，應當不覺，不相干了。肉是實在的，鼻孔的空與外邊的虛空是一樣的，若空自己知道，這個肉就應當沒有知覺了。前邊說肉知覺，這也說不通，以虛空爲知，這對你阿難說，虛空就得是你，虛空有知覺，虛空是你了，你也有知覺，虛空不是你的身體，你的身體沒有知，若這麼一來，你阿難若是以空爲知，你這身體還在這裏，怎麼能以虛空爲身體，若以虛空爲體，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但是你這身體還在這裏，若虛空是汝，你的身體就沒有知覺了。虛空要有知覺，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你沒有所在的地方，可是你的身體當下還在這裏，你那能以虛空爲知，虛空不是你，你的身體不是虛空，這個理又給他推翻了，說—

以香爲知　知自屬香　何預於汝　若香臭氣必生汝鼻　則彼香臭二種流氣　不生伊蘭　及栴檀木　二物不來　汝自鼻鼻爲香爲臭

這鼻子的聞若以香爲知，這個知就屬於香，與你阿難有什麼相干？若以香爲知，香自己有知，無關汝事，若這麼說，以肉生識也不對，以空也不對，說這個香、臭氣生在你鼻子上頭，若不這麼說就沒有著落了，說怎麼算對呢？說一定生在鼻子上，這也說不通。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在伊蘭及旃檀木上，就不生在伊蘭上。旃檀是香的，伊蘭是臭的，若生汝鼻，這香臭味必定生在你的鼻子上，旁處生的這個理就不合了。說生在鼻上這道理也不通，彼香臭氣是流動的，不生於伊蘭及旃檀木了，所以生在你鼻子上，若是伊蘭與旃檀這兩種東西，未來到你的跟前，二物不來，你自己聞聞，你的鼻子是香的、是臭的？

臭則非香　香應非臭　若香臭二俱能聞者　則汝一人應有

兩鼻　對我問道　有二阿難　誰爲汝體　若鼻是一　香臭無二　臭既爲香　香復成臭　二性不有　界從誰立

若是香的就不是臭的，若香臭二俱能聞者，一個人應有兩鼻，這個理說不通，這個香就不能臭，臭不能香，香臭不能在一塊。若香臭二俱能聞者，一個鼻子能聞兩樣，則汝一人應有二鼻，你又聞著香又聞著臭，你一人有兩鼻，一個鼻聞香不能聞臭，聞臭不能聞香，這是一定的理，這個理又說不通，則汝一人應有兩鼻，一個人有一個鼻子，一個人還有兩鼻子嗎？兩個鼻子得兩個人，對我問道有二阿難嗎？若有兩個阿難，哪個是你的本體？設若鼻子還是一個香臭無二，一個鼻子聞香不聞臭，聞臭不聞香，香臭不能一塊聞，轉過來再說，這個香臭沒有二，他不能並行，有香的時候不能臭，有臭的時候沒有香，香臭沒有二樣。臭既爲香，香復成臭，決無這個道理，香臭無二，這底下轉過來說有二樣，臭既爲香，香復成臭，這二性不有，所以有香就沒有臭，有臭就沒

有香，臭既爲香，香復成臭在參在一塊，這一種物是無有二性，說二性不有，你把他立成邊界，那個是那個的，從什麼地方立，香又成了臭，臭又成了香，怎麼立出邊界來，那個是香那個是臭，二性不有，這兩個有香無臭，有臭無香，不能臭既爲香，香即爲臭，所以二性不有，這個邊界從何而立，說—

若因香生　識因香有　如眼有見　不能觀眼　因香有故　應不知香　知即非生　不知非識　香非知有　香界不成　識不知香　因界則非從香建立　既無中間　不成內外　彼諸聞性　畢竟虛妄　是故當知　鼻香爲緣　生鼻識界　三處都無　則鼻與香　及香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若說這個嗅聞性是因香上有的，也說不通。鼻子裏發生的認識，因有香味它也認識，有什麼臭味它也認識，識因著香臭有的，這有個比較，如眼有見，不能見眼，我們這個人有眼睛什麼都見著，你見不著自

己的眼睛，你見著的是人家的眼睛，說這個識因香有，認識香的他本身不是香，你若認識香，這識因香有說不通，下邊怕人不明白，說一個比喻。

如有眼不能觀自己的眼，這個識有香，就聞不著自己的香味，佛說這個道理，因香有的識，就沒有知識知道香了。這個知不是從香生的，知即非生，你要知道是香，這個知就不是從香上生的，這是一定的理。香它自己不知道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識，所以因香有故，應不知道香；知道香，不是因著香才有的識，因著識才有的香，應不知香、不認識香；知即非香，你要是知道香是臭，就不是從知上生的。不知又非識，不知道又不叫識，這香識那能成一界呢？若因香生的知識，這就說不通。你知道不是從香上生的，是從旁處生的，那也不能成一界限，要不知就不是識了，這也說不通。這個香不是從知上有的香，知香的他不是香，香非知有，知香的他就沒有香，香界不成，說香和知識是一個邊

界不能成就，給他破了。識不知香，香識界不成，因什麼呢？識不知道香，識只要不知道香，你要說香識界，那能說的通呢？因界則非從香建立，識要是不知道香，你要是因著香識界，說不通，因界則非從香建立，既無中間，你香和識合在一塊堆，就有中間，就成立香識界。既無中間，兩樣不相和，有這個沒那個，不成內外，不成內識外香，彼諸聞性畢竟虛妄，這地方給他說透了。佛說諸般的嗅聞性，畢竟徹底是虛而不實，妄而不眞的，是故應當知道鼻香爲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鼻子和香叫鼻識界，香識界以香爲緣，算一個邊界說不通。這三處—一個鼻、一個識、一個香，這三個地方都不能成，則鼻與香及香識界三，本非非因緣，非自然性，那是阿難以前說的。佛早先常說因緣自然，佛又把這些破了，佛早先說因緣自然是隨情說，你不能聽這整個的佛法，那是俯就眾生，你不是問的大乘佛法嗎？在本經起初阿難問佛什麼是成佛法門，你說我常說因緣自然，這時候不說因緣自然，你這個理不是怪的

不對嗎？這裏說的都給推倒了，這地方要知道，這是人所知的，這些都破了，你這心裏就沒有主張了，你心裏這些能力，佛都替你說了，你想也想不到，你辨別也不能辨別，這是怎麼回事？這就是人的佛性就現出來了，大家知道，你心裏沒有所知道的事情了，這才顯出佛法來，所以說破處即是成處，這種道理，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是什麼？這才是佛性，大家向這上頭會就對啦。

四　舌味識界

阿難　又汝所明　舌味爲緣　生於舌識　此識爲復因舌所生　以舌爲界　因味所生　以味爲界　阿難　若因舌生　則諸世間　甘蔗　烏梅　黃連　石鹽　細辛　薑　桂　都無有味　汝自嘗舌　爲甜爲苦　若舌性苦　誰來嘗舌　舌不自嘗

此一節文是第四發明，舌識界即是「如來藏妙眞如性」，怎麼叫舌識界呢？由舌頭嚐苦辣酸甜鹹，有這種知識，這是舌的認識，歸成一個邊界，在這一界上演說這種道理，可以發表出「如來藏妙眞如性」，「如來藏」是佛的寶藏，「妙眞如性」是不可思議的佛性，不但不可思想還不可議論，這才是「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地方這是佛對阿難說，又汝所明，這不是我明白的事情，我是說你所明白事情，你還有所明白的，舌味爲緣，舌頭和五味連絡一塊結上緣，這舌頭嚐了五味，由這上頭就生出舌識，認識這東西好吃不好吃，就是這個題目。要解釋此識，爲復因此舌所生以舌爲界，因味所生，以味爲界，佛對阿難說舌頭的認識，還是因著舌所生，舌頭生的知識，認識這個味是什麼苦、辣、酸、甜，說是此識因舌所生，得以舌爲界，這是說舌和識一個邊界。再說因味所生，以味爲界是說，由這個識才認識味（因舌所生，以舌爲界，可以說是舌識界），（因味所生，以味爲界，可以說是味識界），說到這

兩個問題，下邊就解釋說此識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是甜的、烏梅是酸的、黃連是苦的、石鹽是鹹的、細辛、薑、桂，是辣的，若果然是舌頭上生的，像這五味都無有味了，是不是？舌頭上能生味嗎？還用這個幹什麼？若沒有這些苦、辣、酸、甜、鹹，地上所出產的東西，佛說你自己嚐嚐舌頭，爲甜爲苦，是甜的、是苦的呢？你說舌能生滋味嗎？若舌性苦，舌性若是苦的，這個苦不能自己知道是苦，這是一定的道理。若是舌性是苦的，就不從地上生的這些物上論了，若舌性是苦的，這得有個嚐苦的，誰來嚐嚐這個舌頭是苦的，這個理說不通，說舌頭自己知道，舌頭不能嚐自己的舌頭，它可以嚐嚐這個滋味，滋味是外邊來的，它不能自嚐。

孰爲知覺　舌性非苦　味自不生　云何立界　若因味生　識自爲味　同於舌根　應不自嘗　云何識知是味非味　又一切味非一物生　味既多生　識應多體　識體若一　體必味生　鹹　淡

甘辛　和合俱生　諸變異相　同爲一味　應無分別　分別既無　則不名識　云何復名舌味識界

那個作爲知覺，說舌性不是苦的，可知道這個味不是從舌頭生的，它不是苦的，可以說是鹹的辣的味自然就不生了，你還說什麼舌識界呢？你這個理說不通，要說舌識界不能成立，再說此識因味生的，不是從舌頭上生的，因味生的識是苦的甜的，怎麼說這個識當然自己作了味，這味不自嚐，同於舌根應不自嚐，舌頭不能自己嚐它是什麼味，你有什麼物舌頭才嚐出什麼味來，若因味生識，識自然就是味，與舌根一樣不能自嚐，你怎麼認識是味非味，這是破除又一切味非一切物生，世間上一切滋味，不是一個東西生出來的，味既然多，你認識的這個體，也應該多了，這個知識，那有這麼多的體呢？識體若一，若說體是一個，體必味生，體是味上生的，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多異相，同爲一味，成了一樣都變化了，苦的也不苦了，甜的也不甜了，應無分別，這

分別不開了，分別既無，分別既然都沒有了，則不名識，你分別不開，你還說什麼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這也說不通。

不應虛空生汝心識　舌味和合　即於是中元無自性　云何界生　是故當知　舌味爲緣　生舌識界　三處都無　則舌與味及舌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不應當從虛空裏生出你的知識來，沒有這個事情，說到究竟這個舌和味參和在一塊，即於是中元無自性，這都是人妄想執著，元來就沒有自性，說什麼叫舌識界三，是故當知舌和味結上緣了，生出舌識，這算一個邊界都給推倒了。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識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大家知道，這因緣自然，是世間普通的話，本來非是因緣，非是自然，破處就是顯處，佛法就顯出來了。怎麼顯的？說的有情有理，你說從那裏生的都不對，你心裏就住下了，沒有思想了。在這地方就是眞心，你看我們的心，東想西想，竟向外跑，都著在相上，自己不認識自

己，這道理就在這裏。

五　身觸識界

阿難　又汝所明　身觸爲緣　生於身識　此識爲復因身所生　以身爲界　因觸所生　以觸爲界

這指著身體說，你阿難所明白的身觸爲緣，或是冷風熱氣都覺出來，身觸爲緣，身上就生出知識來，此識若是以身生的，叫身識界，身上知識生的，算一個邊界，因觸所生，那叫觸識界。

阿難　若因身生　必無合離二覺觀緣　身何所識　若因觸生　必無汝身　誰有非身知合離者

設若這個識因身上生的，必定用不著冷熱合在身上，離開身體我也知道，這地方說一個合、一個離，二覺觀緣，身有什麼所識的，你怎麼

說？因身生的識這就不對了，不以身生就以冷風熱氣觸在身上了。「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若說在身上一觸動必定無有你的身，他是因一樣生的，不能兩樣合在一塊生，這個理說不通。若因觸生必無汝身，你光說觸，你向那裏觸，觸在身上可以，觸在虛空裏，還有什麼用處。說但觸生的識不假借旁的，合離也叫觸，那還有個沒有身體知合離的。

阿難　物不觸知　身知有觸　知身即觸　知觸即身　即觸非身　即身非觸　身觸二相　元無處所　合身即爲　身自體性離身即是　虛空等相　內外不成　中云何立　中不復立　內外性空　則汝識生　從誰立界　是故當知　身觸爲緣　生身識界三處都無　則身與觸　及身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佛對阿難說到這裏，把話說絕了，無有說的了。物不觸知這句，那個物它不能觸出知來，身知有觸，身上知道有觸，還是兩個，那能一個

就生出識來。「知身即觸，知觸即身，即觸非身，即身非觸」你是觸就不是身，身就不是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那個地方叫身，那個地方叫觸，「合身即爲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中云何立」，所以內與外合在一塊不能成，內外不能成立，從中取相也取不出來。「中不復立，內外性空」什麼也沒有了，「則汝識生從誰立界」，你這個身識界從那裏生的？說身識界要立出個邊界來，這個身和識在一個界上，不能成立，「是故當知，身觸爲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這三個地方都無有，都破除了「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身與觸及身識界，本來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性，是什麼性？這都是破，破完了這裏頭就顯出來了，再多說一句話又把人迷惑了。說「如來藏妙眞如性」這句話頂好聽，又把人迷惑了，這心裏有個對相，要緊的這佛法不要有對相，這心裏頭轉來轉去的沒有對相了，那就清淨了，認得自己了，這功夫就算用對了，你要有對相就算不對，要記住。

（「如來藏妙眞如性」也要放下，不然就有了對相。）

六　意法識界

阿難　又汝所明　意法爲緣　生於意識　此識爲復因意所生　以意爲界　因法所生　以法爲界　阿難　若因意生　於汝意中　必有所思　發明汝意　若無前法　意無所生　離緣無形　識將何用　又汝識心　與諸思量　兼了別性　爲同爲異　同意即意　云何所生　異意不同　應無所識　若無所識　云何意生　若有所識　云何識意　唯同與異　二性無成　界云何立

這一節文發明意識界即藏性，意識界本是世間法，它怎麼成了藏性，成了佛法？所以這地方先要明白它這個道理。全憑破除方是顯處，這地方不解釋開了，不好明白，爲什麼凡夫法，就成了佛法？佛法怎麼

個顯法，就在心裏頭會，要說出個法來，又成了世間法。這地方把這個意思得著底，這經文就好明白了。現在第六意識界對著法塵，這是心內的事情，這地方佛把這意思對阿難說，又汝所明這個話，這是佛解釋阿難心裏頭的事情，就在這句話上，這是你心裏所明白的，你別疑惑我所說的，是我心裏所明白的，我就說，你這個明白，都明白錯了，就是這麼個意思。說意法爲緣生於意識，這意根與法塵，兩下一連絡生於意識，從意裏頭生出認識來，這又研究這個識「此識爲復，因意所生」，「以意爲界，因法所生，以法爲界」。佛問阿難，依他心裏所明白的這個意與法，是心內的事情，前五根五塵是身外的事情，這都研究過了。這意對法塵都是內心的事情，意法要不連絡，這意識從那裏生出。下邊說此識是依意根生的，意根與法塵對待的，說是你這個識，若是以意所生，就是以意爲界限，若是因法所生的就是以法爲界限，得分析開了，兩個問題說完了，佛再一樣一樣的問，說阿難若因意生識，意識是意

識，就叫意識界了，以法所生識，就叫法識界啊。界是界限，到是屬於那邊，「阿難，若因意生」，這是兩個問題，一個一個的問，佛對阿難說：「若因著意生的識，於汝意中必有所思」，在你心意之中必有所思，你若沒有所思，怎麼叫意？意是心所發，心一發動就叫意，因什麼叫意？必有個對相，意自己不能動，對著對相一發動，這個名字叫意，說此識因著意生出來的，就是怎麼句話，你心裏若沒有所思，你不能叫意，這是一定的理。必有所思「發明汝意」才是發明出你的意識來，「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這個意前邊必有個對相，究竟的心它沒有對相，這個意從那裏叫意呢？說這個人心意不安發動了，你總是有個對相，是對心事不對心事，你若不對著前法，這個意有什麼樣子，意無所生，這個意不能生出來，所以說意是意，心是心，識是識，都有分析「離緣無形，識將何用」，這一下子把意識界推翻了，這是說你這個理不能成立。說若無前法，你心裏發動的意，它沒有個對相，意無所生，這個意

從那裏生出來？你有個對相，才能生出意來，它自己不能生，說意無所生，離緣無形，離開攀緣的對待法，這個意就沒有形相，找不著形相，意識界以意所生，爲意識界，你這個意還沒有，識將何用，這麼一說，把這個生識的這個意說沒有了，你還說意識，你說意能生識根本上沒有意，你拿什麼生出知識來？這個意若沒有對相，就沒有所生的地方，離緣也就無有形了，沒有攀緣的地方就沒有形跡，當時把這個意識界推翻了。

下邊佛又說「又汝識心」，又你阿難所知的那個心「與諸思量」，也是人的心「兼了別性」，也是人的心，一共這是三樣，和這意說，就是四樣。意、識心、思量、了別，佛問阿難說，這「爲同爲異」，這四樣算是相同不相同？說「同意即意」，這四樣若是同就是意，還有什麼說呢？「云何所生」，還說什麼誰是誰生的？意就生出識來，這不是沒有理由嗎？「異意不同，應無所識」，有意才有意識，沒有意就沒有意

識了，當然就沒有所識，所以「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無有所識之處，怎麼還叫意識界？那就說不通，「若有所識，云何識意」，若無所識也說不通，若有所識，云何還識意呢？若有所識，意就是意識，識意就是意，云何識意呢？自己認識自己，這通通說不通「唯同與異」，唯獨這個同異是不同「二性無成」，這個意和意識，你說一樣也不對，說兩樣還不對，這個意和意識它常混在一堆，二性無成，意和意識，它常常的拿意和意識當一個，常常的分開，這就是一種習慣性。佛說這個意和意識，都是不好分析的地方，意和意識到是同，到是不同，同也不成，不同也不成，二性不成「界云何立」，你自己根本沒立住腳跟，沒有一定，你還立什麼界限，這說意識界不能成立，就得說法識界了。

若因法生　世間諸法　不離五塵　汝觀色法　及諸聲法　香法味法　及與觸法　相狀分明　以對五根　非意所攝　汝識決定依於法生　汝今諦觀　法法何狀

法識界不是意識界，世間的諸法不離五塵，下邊說的很明白，色、聲、香、味、觸這是外五塵，這是人身外邊，對五根這個形相狀態明明白白的，怎麼個明白法呢？五塵對五根，這是眼對色，耳對聲，鼻對香，舌對味，身對觸，這是身外的事情，說到這裏，都給他推開了說，非意所攝，這個意根它不能收攝，怎麼個理呢？這是身外的事，五根對五塵相狀分明，這都不是意所攝，意是心意的事情，要這樣說，就把意識界推倒了，不能成立了。說若因法生，就得說法識界，從法裏頭生出來的認識，若因法生的，這就是五法，色、聲、香、味、觸，這都是法塵對著五根，眼、耳、鼻、舌、身這就不用細說，這是說非意所攝。說意識界從意上生的已經不對了，這說若因法生，法生總不離五法，色、聲、香、味、觸對五根，眼、耳、鼻、舌、身，這個非意所攝，就得說法識界，說你這個知識，決定依於法塵生的，就歸到法識界了，要這麼說也說不通，你這個識是依法生的，這是法識界。「汝今諦觀」你審定

實了，觀察觀察。「法法何狀」一句話就問住了，法塵之法是個什麼形狀？色、聲、香、味、觸是外五塵，第六是法塵，這個法塵是個什麼形狀，這是佛問他，你找不出來有名無實，你心裏頭的事情，怎麼叫法塵？意根不能成立，汝今諦觀，審實的觀察觀察，外五塵好明白，顯顯然然的可以知道，六根對六塵，你就沒有辦法了。法塵這個法一說又不能成立，法塵之法，你找不著法，法法何狀？這法塵之法又作何形狀？阿難心裏所知道的，他所承認的都給推倒了，把世間法，人的思想破除了，這佛法就顯出來了。你另提還上那裏找佛法去？大家要練習練習，你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都站不住，你該怎麼辦呢？心裏就發愣了，這地方就不能動了，你這個眞心就現出來了，你心裏有對相就錯了。人倒霉都倒在對相上，人人是凡夫，凡夫是普通的人，都是這麼樣。他心裏總是找個對相，我不用說旁人，連我也如此。你自己常有對相離不開，你要離開了就是聖人賢人，我們離不開對相，所以仍然是個凡夫。

這裏研究到這地方，佛說的這個道理，是眞正的大法，說出法之貌狀，法塵之法應當是個什麼形狀，你找不著什麼東西是個法塵，這就是有名無實。

若離色空　動靜　通塞　合離　生滅　越此諸相　終無所得　生則色空諸法等生　滅則色空諸法等滅　所因既無　因生有識　作何形相　相狀不有　界云何生　是故當知　意法爲緣生意識界　三處都無　則意與法　及意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若離開色空一對，動靜一對，通塞一對，合離一對，生滅一對，這五對東西就叫法塵，意它自己無有本位，得兩樣對待著起來的，這有什麼用？若離開五對「越此諸相終無所得」，你要把這個離開了，什麼東西叫法塵？找不出來，它無有說的，越此諸相，你要把這五對越過去終無所得，什麼也得不著，得著都是有名無實。合離生滅與你有什麼相

關，這不是有名無實嗎？「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生滅諸法，它要借著到的東西說，生則色空諸法等生諸事，滅則色空諸法等滅諸事，這通通是有名無實，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這個因由的地方，有因才有緣，有緣才有果，有果才有報，因緣果報，這是挨著來的，這個因由的地方既然無有，在無有的地方，又說生出識來，這不是說胡話嗎？連相狀都找不出來，你上那裏找邊界去，是故當知意法爲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這三個地方都不能成立，這個意與法及意識界，三樣也不是因緣和合有的，也不是自然性，這地方是萬不可得，推得乾乾淨淨的，這地方佛法就現出來了，大家要明白佛法，就在心裏找不著的地方就對了，你找心裏有個相對就錯了，吾們人心裏都離不開對相，有對相就是凡夫心，聖人那就獨立了，把相對的心都消滅了，這是說聖人的心。佛單單就是一個覺，獨立沒有相對，所以這個道理就是這麼個樣子，破處就是顯處。

七大

阿難白佛言　世尊　如來常說和合因緣　一切世間　種種變化　皆因四大和合發明　云何如來因緣自然　二俱排擯　我今不知斯義所屬　惟垂哀愍　開示衆生　中道了義　無戲論法

此一節文是當機疑問佛，此科正式的發明性本具相，這一切法都有法相，這法相那來的，是性具，是性相不二，你要說性就要說相，有相就有性，有性就有相，說性本來就具足這個相。阿難問佛，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世間種種的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四大是地大、火大、風大、水大，爲什麼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佛當下也不說因緣，也不說自然，通通都擯斥，都不要，我今不知斯義所在，不知斯義所屬，我不知道佛這種義理是屬於那邊，是怎麼回事，說不清楚「惟垂哀愍開

導，指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這是阿難尊者的疑問，佛常說的因緣自然，怎麼都不要了，他這麼一問，當然是佛告誡他，應許給他宣說這種道理。

爾時世尊　告阿難言　汝先厭離聲聞緣覺　諸小乘法　發心勤求無上菩提　故我今時　爲汝開示第一義諦　如何復將世間戲論　妄想因緣　而自纏繞　汝雖多聞　如說藥人　眞藥現前　不能分別　如來說爲眞可憐愍　汝今諦聽　吾當爲汝分別開示　亦令當來修大乘者　通達實相　阿難默然　承佛聖旨

當時佛告阿難說，你起初發心的時候是厭離小乘法，聲聞是小乘，緣覺是中乘，行菩薩道的算大乘，在藏教裏分三乘，其實都在權教裏頭，都不是究竟的，到了究竟的地方完全不是，佛告訴阿難說，你還疑問，你不是起初厭離聲聞、緣覺法，發心求無上菩提，求最高上的佛果嗎？我現今就用不著說那些聲聞、緣覺法門，所以我開導第一義諦是成

佛的法門，你怎麼自己又將世間的戲論，妄想因緣而自纏繞？看起來，你雖然聽了不少，就像常聽說某種藥材的人，把眞藥拿來了，不認得了，根本就沒見過，不能分別，今天給你說大乘法，你一個勁的求，你這又悶得上，爲什麼不說因緣果報，你這才出乎反復呢！像你這樣的人眞可憐愍，你現今審定實了，好好聽著，吾爲你分別清楚開導指示，不光爲你一個人，還爲將來求大乘法的人，讓他們也通達這諸法實相，佛說到這裏，阿難就默然不出聲，就慢慢的承受佛的聖意旨趣。

阿難　如汝所言　四大和合　發明世間種種變化　阿難　若彼大性體非和合　則不能與諸大雜和　猶如虛空　不和諸色　若和合者　同於變化　始終相成　生滅相續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如旋火輪　未有休息

佛對阿難說，就如同你所說的，四大和合發明世間上種種變化相，都是從四大，地水火風裏變化出來的，說到這裏又對阿難說：「若彼大

性」，大性是地、水、火、風這四大的性「體非和合」，他這個體，根本上不是和合的，「則不能與諸大雜和」，他根本上就是地水火風才能與四大雜和，水流濕，火就燥，一路找一路，所以說若彼大性體非和合，這四大裏頭這個體要不是和合的，它那能與諸大雜和在一塊呢？它根本上不是四大雜和的「猶如虛空不和諸色」，你看那個虛空，它無形無色，它和那個有形有色的不相和呀，因什麼這四大和合參在一塊呢？它是一路找一路，都是地、水、火、風，它是互相參和的，根本上要不是和合，就不能與諸大雜和，它是一定的道理。猶如虛空不和諸色，這虛空與世上形形色色，他合在一塊堆「若和合者」怎麼回事呢？說若和合者你就知道了「同於變化」，這是變化無窮，這一參雜怎麼變化無窮呢？「始終相成」這地水火風都參合一塊，是始終相成「生滅相續」，這是說和合者的話，要是這樣同於變化了，世間上你看這四大假合再加上空根識，這是七大，你要知道這種道理，就好明白了。一切法都是佛

法，你得認識若和合者同於變化，你參雜在一塊，這就是一個變化相，始終相成，從始至終互相成立，生滅相續，生了滅，滅了生，相續不斷「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就像拿火摧的那個火輪子轉，「未有休息」，無有休息的時候。

阿難　如水成冰　冰還成水

拿這個作比喻，迷時爲冰，悟時爲水，但是濕性無二，明白這個道理，眾生法就變成佛法，還去那裏找佛法？

一　地大

汝觀地性　麤爲大地　細爲微塵　至鄰虛塵　析彼極微　色邊際相　七分所成　更析鄰虛　即實空性

你先不用說旁的，先觀大地的性，發明「如來藏性」就是地大性，

是人分別開了，不承認凡聖同體，自己不承認，你觀地大的性質麤爲大地，細爲微塵，至鄰虛塵更細了。佛說比微塵還細的叫鄰虛塵，他與虛空差不多，似有若無的，這地方的濁質太少了，再分析開了極微的色邊際相，這就指的鄰虛塵說，七分所成，在那個與虛空差不多的地方，還有點似有若無，還有點形跡，最微細的七分所成，這就成了鄰虛塵了，更要分析開了這個鄰虛塵就分析沒有了，即實空性，就實實在在的就是虛空性了，佛說到這裏，說—

阿難　若此鄰虛析成虛空　當知虛空出生色相　汝今問言由和合故　出生世間　諸變化相　汝且觀此　一鄰虛塵　用幾虛空　和合而有　不應鄰虛　合成鄰虛　又鄰虛塵　析入空者用幾色相　合成虛空　若色合時　合色非空　若空合時　合空非色　色猶可析　空云何合

佛對阿難說，設若是把鄰虛塵分成虛空，是不是越分越沒有了，分

沒有了就分成虛空，若鄰虛塵分析成虛空，當然你要知道鄰虛塵分析來、分析去的分成虛空，這鄰虛塵成了虛空，當知虛空應出有形有色的相了，汝今又問，由這個參和湊合的緣故，才出生這個世間種種的變化相，說你當下觀察觀察，這個鄰虛塵用多少虛空和合而有，這也應當怎麼一問，說到這裏又轉過來說，不應鄰虛塵小，少能聚多，這是一個理，又者，鄰虛塵分析沒有了入了空，若鄰虛塵入了空，這個理說不通，用幾色相合成虛空，這個鄰虛塵總是有個形相，雖然是微細，它總是有個形跡，用多少色相才合成虛空呢？能有怎麼個理嗎？若色合時，合色非空，你若拿色把它合成一塊堆，合成色就不叫空了，若空合時，合空非色，合色就不是空，合空就不是色，這個色還可以分析，這個虛空怎麼個合法呢？說到這地方都是難題，這就是到了顯理性的地方了。這上邊都是難題，都不好講，怎麼說也不對，特意的把這個意思舉出來，說設若是與空合時，合空就不是色了，色又可析，空云何合，這個

空是怎麼個合法呢？這道理都不好懂，不好分別，這就顯出理性來了。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　性色眞空　性空眞色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這地方就是顯理性，佛說你根本上就不知道「如來藏」中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性色就是眞空，性空就是眞色，這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你有什麼知識你就能採取這個世間上循業發現的這些事情，世間無知迷惑了，說是因緣和合有的，要不就是自然有的，這皆是識心分別計度的，都不對。這種道理，顯出不可思議的道理來了，這不可思議在那裏，就是顯這個理性，如來藏中性色，就是眞空，性空就是眞色，它元來就是這個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隨衆生心量之大小都發現出來，就是科學，這些不可思議的研究，都是從這裏研究出來的，就是看你的知量怎麼樣，循業發現，循順著你造什麼

業，它現什麼相。說世間無知，這是呵斥迷惑，迷惑爲因緣和合成的，因緣別離了就沒有了，要不就說是自然有的，這都是隨情說，這是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都是拿知識的心分別計度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但是你可以說出來都無有眞實的義理，趕到了究竟處，不可思議的境界，這地方還是要慢慢的會顯這個理性，就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說出來都是假的。

二　火大

阿難　火性無我　寄於諸緣　汝觀城中未食之家　欲炊爨時　手執陽燧　日前求火　阿難　名和合者　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　今爲一衆　衆雖爲一　詰其根本　各各有身　皆有所生氏族名字　如舍利弗　婆羅門種　優樓頻螺　迦葉波種

乃至阿難　瞿曇種姓　阿難　若此火性　因和合有　彼手執鏡於日求火　此火爲從鏡中而出　爲從艾出　爲於日來　阿難若日來者　自能燒汝手中之艾

此節問破妄執，發明藏性就是火大性，並無有別的，這裏破妄想執著，佛對阿難說：「這火性無我，寄於諸緣」，這火性當然無我了，什麼東西叫火？借著外邊的緣有什麼燒什麼，燒完了就完了，它也無有個我，所以它寄托在諸緣上，它無有一個名字，什麼東西叫火？「汝觀城中」「未食之家」，佛對阿難說，你看城中還未吃飯，「欲炊爨時」就要作飯，先要取火「手執陽燧日前求火」，這陽燧好似當時的火柴一樣，手拿火鏡合艾葉一照，對準太陽就生出火來，這名字就叫手執陽燧日前求火，「阿難，名和合者」，你無論什麼事情，一開口就說是和合的，這道理不能一概而論，應當是和合的好叫和合，不應當和合的，通通的都叫和合，這道理講不出，這裏有一個比例「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

丘，今爲一眾」，眾人不是一家子人，他要一家子不算一眾，他算一家「眾雖爲一，詰其根本」，你要問起他們的根本來「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就如「舍利弗他是婆羅門種」這是最清高的一個種族，「優樓頻螺」是他的名字，就翻木瓜林，迦葉波種是他的姓，翻龜字也說姓丘，這是各有姓名，這是聚在堆和合爲眾。「乃至阿難，瞿曇種姓」，瞿曇就是佛俗家的種族，「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爲從鏡中而出，爲從艾出，爲於日來。」，這是三個地方，你不是說和合嗎？這和合挨著才叫和合，你離好幾萬里還叫和合嗎？所以這地方佛駁他，說彼手執著火鏡於日求火，佛問阿難若日來者，火若是從日來的，只能燒你手中之艾，說從日來的火不燒你的手，只燒你手中之艾，它還能選擇著燒嗎？

來處林木　皆應受焚　若鏡中出　自能於鏡出然於艾　鏡何不鎔　紆汝手執　尚無熱相　云何融泮　若生於艾　何藉日

鏡　光明相接　然後火生　汝又諦觀　鏡因手執　曰從天來　艾本地生　火從何方遊歷於此　曰鏡相遠　非和非合　不應火光無從自有　汝猶不知如來藏中　性火眞空　性空眞火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阿難　當知世人　一處執鏡　一處火生　徧法界執　滿世間起　起徧世間　寧有方所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若火從日來的，所有來處之林木都應當燒了，那是一定的理。「若鏡中出」說火是從鏡中出的「自能於鏡，出燃於艾，鏡何不鎔」，這也是個理。「紆汝手執」即使你用手抓住他，「尚無熱相」他連個熱相都無有，「云何融泮」還能融化嗎？決無這種事情。「若生於艾」若火生於艾葉上，「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若是從艾裏生的「就不必借鏡子日頭（太陽）的光明相接，然後火才生出來」，當然這個理不

合，「汝又諦觀鏡因手執」鏡子在手裏拿著「日從天來」日頭（太陽）在天上「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這個火是從那裏遊歷來的，「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你那能說是和合有的，這個日與鏡子距離多少萬里，這怎麼叫和合呢？「不應火光無從自有」也不應當這個火光，無故的就有了，這道理怎麼說也不對，這就顯這個理性。這種道理是不可思議的，你若想思議，就是妄想執著，這火大性即藏性說，到此地爲止。

三　水大

阿難　水性不定　流息無恆　如室羅城　迦毗羅仙　斫迦羅仙　及鉢頭摩　訶薩多等諸大幻師　求太陰精　用和幻藥是諸師等　於白月晝　手執方諸　承月中水　此水爲復從珠中出　空中自有　爲從月來　阿難　若從月來　尙能遠方令珠出

水　所經林木　皆應吐流　流則何待方諸所出　不流　明水非從月降　若從珠出　則此珠中　常應流水　何待中宵　承白月晝　若從空生　空性無邊　水當無際　從人洎天　皆同滔溺　云何復有水陸空行　汝更諦觀　月從天陟　珠因手持　承珠水盤本人敷設　水從何方　流注於此　月珠相遠　非和非合　不應水精　無從自有

佛住的地方名室羅城，人物豐盛的地方，這地方有外道的老師叫迦毘羅仙，所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這是光說四個人等名字就多了，他有九十六種外道，都稱諸大幻師，幻是無常的，夢幻泡影，這四種都是不能常在的，他們在世間上會這個法就是暫時的，不能長久，所以他與佛法比，他就差的天地懸隔了。佛法爲永久的事情，外道的幻法轉眼就完，不能耐久，他也有點靈驗，不然誰相信它，這些諸大幻師求太陰精，他用月亮的精華，用和幻藥，用這幻化的藥，當時好看，不能

耐久，是諸師等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方諸」就是從月中取水的珠，用來承受這月中的水，你就說這水是那裏來的，此水復從珠中出，是空中自有，還是從月而來。這下邊都不是，說不通，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都能向外流水，要說能吐流，流則何待，方諸所生，果然若從月中來，那必得取盤子的方諸，就用不著了，月裏頭自己會出水嗎？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不用盤子方諸去接，「不流明水非從月降」，所以就發明明白白的，知道水非是從月裏頭降的，說是「若從珠出」，若是從求水的方諸的珠子出的，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晝，若珠子處常常的流水，就用不著等待白月晝宵，若水是從空生的，空無有邊際，水當然也無邊際。從人洎天皆同滔溺，都被滔滔大水所淹溺了，從虛空有的也說不通，你更要審實觀察，月在天上行，珠在手持著，承珠水盤是本人敷設，水從什麼地流到此地，月亮與取水的珠子兩下距離很遠，也不是往一塊參和

的，也不是往一塊湊合的，還不能無故的自有，若沒有，水精從那裏來的，怎麼說也不對的時候。

汝尚不知如來藏中　性水眞空　性空眞水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一處執珠　一處水出　徧法界執　滿法界生　生滿世間　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佛對阿難說，你們自己心裏尚且還不知道，所以把這道理說在這裏，就顯出理性來了。「如來藏」中是什麼性水眞空？性空是眞水，如來藏這個意思包羅的很多，如來藏中性水是隨緣，究竟隨緣有不變的眞空，再轉過來說性空是不變，眞水是隨緣，說性空眞水這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通通都是，就看因緣夠不夠，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處水出，遍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它隨著有

什麼業現什麼相，這地方把這個說開了。說世間人的知識，分別合計度量，但有言說都無眞實的義理。

四　風大

阿難　風性無體　動靜不常　汝常整衣　入於大衆　僧伽黎角　動及旁人　則有微風拂彼人面　此風爲復出袈裟角　發於虛空　生彼人面　阿難　此風若復出袈裟角　汝乃披風　其衣飛搖　應離汝體　我今說法　會中垂衣　汝看我衣　風何所在　不應衣中有藏風地　若生虛空　汝衣不動　何因無拂　空性常住　風應常生　若無風時　虛空當滅　滅風可見　滅空何狀　若有生滅　不名虛空　名爲虛空　云何風出　若風自生　被拂之面　從彼面生　當應拂汝　自汝整衣　云何倒拂　汝審諦

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

此一段文發明風大性即藏性，要除了「如來藏妙眞如性」，那裏還有風大性。以上這段文，分開說是破妄執，妄就是虛而不實，拿這個當眞的，你就抓住不鬆手，把妄破除了，把它推倒了，才能顯出眞面目來。佛對阿難說，你看這風性無有自體，它動靜不常，風吹起來就是動，風消了就是靜。這說動靜不能常，這說風大的性，說汝常整衣入於大眾，佛常常入眾作道場，整頓衣服，僧伽黎就是僧眾的大衣二十五條衣，當人披這衣時，衣角動及旁人，就有微風拂人之面。說此風是從那裏來的，這就破這個妄執，此風是從衣角而出？還是從虛空發出來的？還是從人面生的？這三個問題，先說此風若是從袈裟角出的，你天天都披衣入眾，當然袈裟裏有風，你披袈裟你就是披風，其衣就得飛搖，應離汝體，它不能穿在你身上，這是說風出袈裟角理由不對，再者舉個

例，我今說法，在法會之中披著衣下座，你看看在我的衣裏什麼地方是風所在之地，我這衣中不應當有藏風之處，這樣，若說風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虛空是個不動的，你這個衣要是不動，何因不拂？說風生在虛空也不對，「空性常住」誰看見虛空搖動？「風應常生」虛空是常住，風也應常生，有虛空就應當有風「若無風時虛空當滅」，不飄風時虛空當滅，這道理說眞實，這一定推翻。若無風時虛空應滅，這話一點也不錯，說虛空能生風，風要無有了，虛空也應當無有了。「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說風消滅誰都見著，這個虛空消滅是什麼形狀？把這道理推倒了，這就是破妄執，破人的妄想執著。「若有生滅不名虛空」，這個話便站不住，若有生滅，它就不叫虛空，虛空那還有生滅，是不是？「名爲虛空云何風出」這個更說不通，說「若風自生被拂之面，再轉過來說這風，它自己生的，生在被颳風的面上「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若從他的面上生風，他不能吹自己，應當拂汝面，這道理才對。

「自汝整衣云何倒拂」，你自己整衣，怎麼颳著自己？你仔細審察審察，整衣在你這一方面，面屬彼人，彼人是對面的，「虛空寂然不參流動」，虛空是個寂然不動的，它不參預流動性「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是從那裏來的呢？「風空性隔」風與虛空兩種性子不同，風是動性，空是靜性，它是隔離的「非和非合」，也不能往一堆參和，也不能往一堆湊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它生不出風來，風是風，空是空，也不應風性無所從來，自己就有，說完了，破光了都立不住，下邊顯理性。

汝宛不知如來藏中　性風眞空　性空眞風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阿難　如汝一人微動服衣　有微風出　徧法界拂　滿國土生　周徧世間　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上邊說的一些都說不通，這是怎麼回事呢？佛對阿難說：「你宛然

不知道如來藏中性風眞空，性空眞風，風是從性中生的，性風它是隨緣，眞空是不變，你別看那個風，那個眞空是不變，這是隨緣不變，性空是不變，眞風是隨緣」，這兩句就是這麼講，性風眞空是隨緣不變，性空眞風是不變隨緣，你看這變裏就有個不變，不變裏有個變，這是一定的清淨本然。你看這樣子不變又變，變又不變，這是熱鬧了。清淨本然，清清淨淨的一點搗亂的地方也無有，是本然就怎麼樣，你無清淨過，你就心思搗亂起來了。周徧法界全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怎麼個理呢？隨著眾生的心，這眾生的心是一切唯心造，你要知道，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這個知覺達到那裏，那個事實就在那裏。阿難，如你一個人微微的一動，衣服有微風出，它這是天然的，微動就有微風出，徧法界全都怎麼拂動，這個滿國土中都生出風來了。周徧世間寧有方所是這麼個道理。循業發現，你有什麼業就現什麼相，要不聖人在世間上常勸人學佛、學聖、學賢、學公道作正直，就是爲的是「循業發現」，人的

心術要不好，早晚得倒霉，自己害自己，也不管是那等人，也不管是外國人中國人一概而論，那是絲毫不出錯的，這話包括太遠了。「世間無知」，世間人無有知識迷惑認爲是因緣和合生的，說自然有的，這都不對，皆都是你學的那點知識，妄心分別，合計度量。你說的全不對，你不能說這個事情是一定怎麼的，這是循業發現，這句話最要緊。你造什麼業現什麼相，一點客氣也無有，單單的就怕你沒有言說，你說出就不對。到後邊說入無言說道，阿難尊者快開悟了，尾後還有幾段，阿難一開悟引發大家的注意，善根深的隨著一看就開悟，這個事不希奇，這一段就講到這裏。

五　空大

阿難　空性無形　因色顯發　如室羅城　去河遙處　諸剎

利種　及婆羅門　毗舍　首陀　兼頗羅墮　旃陀羅等　新立安居　鑿井求水　出土一尺　於中則有一尺虛空　如是乃至出土一丈　中間還得一丈虛空　虛空淺深　隨出多少　此空爲當因土所出　因鑿所有　無因自生

此一段文第五大科，發明空大性即藏性，這虛空有多大，這個藏性就多大，分四段，第一段先破妄想執著，佛對阿難說，空性無形，說空的性理無有形相，因色顯發，因什麼知道有虛空？因爲有這個形形色色顯出無形色的虛空，是因色顯發，是這麼個道理。下邊就說事實，說佛住的地方室羅筏城去河遙處，佛說法的地方離恆河不遠，離河很遠的地方，諸剎利種，這都是皇族貴族，都是皇帝本家之人，婆羅門是清淨種族，自古以來，佛經都有說，佛降生在婆羅門家，很高貴的很清淨的，當下還是如此。毗舍是商人，首陀是農人，頗羅墮是利根人，就是九流之數，旃陀羅是下等人，在印度最沒有地位的，說什麼事情是所立安

居，所創立的安居地方，要安居人民就得用水，要鑿井的地方出土一尺，於中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還得一丈虛空，這個虛空淺深隨著出土多少，拿這個先作個樣子讓人好明白，這題目注重在虛空。佛借著這個，破人的妄想執著，破執總得說出一個事情來，說此空是爲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這是三個問題，第一論到去土能可以出空，虛空是因出土才有的，第二個問題是因鑿所有，第三個問題是無因自生，下邊佛解釋。

阿難　若復此空無因自生　未鑿土前何不無礙　唯見大地迥無通達　若因土出　則土出時　應見空入　若土先出　無空入者　云何虛空因土而出　若無出入　則應空土元無異因　無異則同　則土出時　空何不出　若因鑿出　則鑿出空　應非出土　不因鑿出　鑿自出土　云何見空　汝更審諦　諦審諦觀　鑿從人手　隨方運轉　土因地移　如是虛空　因何所出　鑿空虛

實　不相爲用　非和非合　不應虛空無從自出

設若論這個空是無有因，自個就有虛空，這又說不通，怎麼個理呢？你未鑿土前因什麼障礙？唯獨見著大地都遮住了。迥然無有通達，所以說無因自生不對，再說若人出土的時候有的虛空，應當一邊出土一邊入空，若是只見土出未見空入，這理由也不可以。你出土多少人皆看見了，誰看見虛空入進去了？若說無有出入，虛空與土就成了一體，無有差別，這理由能怎麼樣嗎？若無異就相同了，則土出時空何不出？這又推倒了。這裏還有說不清的地方，若因鑿出，鑿若是能出空就不應當出土，你怎麼只見出土，無見空入？又說不因鑿出土，你說鑿自出土，你怎麼見空？說出土也不對，說出空也不對，這道理就是不可思議。你要見到世間一切道理都不可思議，你就會修行；誰能見到不可思議，誰能修行。佛對阿難說，你更要審諦，這個諦當個眞理講，這就引導三諦之理，有眞諦、俗諦、中諦，由三諦之理又發生三止，體眞止、方便隨

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不能常止再修觀，有空觀、假觀、中觀，這都是三次第。現在講到這地方，它是獨一無二的，一念三止，一心三觀，一境三諦，這是佛法。人不能直接修佛法，就得由次第的法門，從空觀、假觀、中觀研究出個眞理來。有眞諦理、俗諦理、中諦理，你把這個理說眞了，說實了，這叫諦。你要明白這個理，根性慢的人，就得由次第而入，先觀眞諦後觀俗諦，再觀中諦，要是上根利智的人，觀一境三諦一種境界，就是三諦之理，一心三觀，一心就是空觀、假觀、中觀，無有次第的那些事情，你得向這眞理上審察，向眞理上起觀念，這才能修行，下邊再解釋正文說「鑿從人手」，鑿是由人的手拿著「隨方運轉」，愛向那裏拿就向那裏拿，這與虛空有什麼相干？「土因地移」這個土看著高了把它平填了，移動移動。「如是虛空因何所出」，若這樣說又不對了，「鑿空虛實」，鑿子是實在的，虛空什麼也無有，一虛一實這兩樣「不相爲用」，誰也借不上誰的光明，「非和非合」也不是參和也不

是湊合，要怎麼說，虛空怎麼來的？「不應虛空無從自出」無所從來，它自個就個虛空嗎？下面開權顯實，把這話推翻了說—

若此虛空　性圓周徧　本不動搖　當知現前地水火風　均名五大　性眞圓融　皆如來藏　本無生滅　阿難　汝心昏迷　不悟四大元如來藏　當觀虛空　爲出爲入　爲非出入

此段文這是發明大均五大先均勻了，說「若此虛空性圓周遍」，無處不到，周遍世界，那能說鑿個孔就出個虛空，若這麼說「本不動搖」，虛空是不動的，不能說是鑿出虛空來「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一共是七大，後邊還有兩大的文，它都得歸成一個理，當知現前這五大均開了，都是一般大。地多大虛空多大，水多大、火多大、風多大，它是一般大，是循業發現那個地方都有地、水、火、風、空，均名五大，因什麼大呢？那都是「性眞圓融皆如來藏」，這就歸在佛法上，不是你拿思想，想到的說到的，性是個眞的，萬物都有性，誰也看不見

性是什麼樣，有名無相，你要說出性來就不是，在諸相上還都是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體用會到一塊名叫「如來藏」。「本無生滅」誰看見虛空從那裏生出來，從那裏滅了，你說把牆孔堵上就滅了，不是那個事情。你得從根本上解決，各處都說得通才行。如來藏是體用不二，本無生滅，地水火風空，那個地方生，那個地方滅。「阿難，汝心昏迷」你的心迷惑了，「不悟四大元如來藏」，你不醒悟這四大元是如來藏，根本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你那能找出一定變、一定不變，世界上無有你。就拿人說，自己看不出是高、是低、是肥、是瘦，旁人看你肥了瘦了，你無有地方說一定是怎麼的。「當觀虛空，爲出爲入，爲非出入」，你觀察這個虛空是從那裏出的，從那裏入的，還是不出不入。

汝全不知如來藏中　性覺眞空　性空眞覺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阿難　如一井空　空生一井　十

方虛空　亦復如是　圓滿十方　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這段文顯理，佛訶斥阿難說，你完全都不知道如來藏中是怎麼回事，性覺是隨緣的，性覺的根就是眞空。隨緣有不變的眞空，性空不變就是眞覺，所以說性空眞覺這是不變隨緣，就起一個眞覺「清淨本然」，這個清淨不是現造的，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周遍法界」，不是一個地方，全世界都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你有什麼知識，你從世界上得什麼好處，當時科學發達也是這個意思，都是人心造的。「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循就是隨順眾生，造什麼業現什麼相，世間人無知惑爲因緣生的，惑爲自然有的，這全不對，皆是你的學識的心分別計度，佛法不可思議，所以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六　見大

阿難　見覺無知　因色空有　如汝今者在祇陀林　朝明夕昏　設居中宵　白月則光　黑月便暗　則明暗等　因見分析　此見爲復與明暗相　並太虛空　爲同一體　爲非一體　或同非同或異非異　阿難　此見若復與明與暗　及與虛空　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　暗時無明　明時無暗　若與暗一　明則見亡必一於明　暗時當滅　滅則云何　見明見暗　若明暗殊　見無生滅　一云何成

這一段文發明根大即藏性，說「如來藏妙眞如性」就是根大性，什麼叫根大？這地方要注意，造天、造地、造人，都有個根本上造的，你自己有個根，這個根是最大的，「如來藏」多大，地、水、火、風、空根就多大，這根大，你自己身上帶著有六種根，見、聞、嗅、嚐、覺、

知，這是眞的，你不研究佛經不知道這個意思，眼、耳、鼻、舌、身、意，那是浮塵根，轉眼就壞，過一百年八十年就不得了。說到「勝義根」是永遠常在的，成佛就以它爲根本，你要想修行成佛找不著根本，瞎修盲鍊那能修成。佛對阿難說，見覺無知，說是你的眼看見了，你這個知覺，怎麼叫無知呢？它見不自見，覺不自覺，說看見了，你看見了什麼？眼睛見著外邊的事情，你見著你的見了嗎？你見不著你自己的見，覺不覺著自己的覺，那麼怎麼才見？怎麼才覺？你得有個對相，你就見著了，就覺著了，說見覺無知，什麼是對相？「因色空有」不是虛空就是形形色色，所有世界都是形形色色，空是虛空，說這個見不自見，覺不自覺，知不自知，它要所知，所明白的，因色空才有，佛對阿難說：「如汝今者在祇陀林」，佛住在此地，常與諸比丘弘揚佛法。「朝明夕昏」這是說所經過的境界，「設居中宵，白月則光，黑月便暗」這是人所共知的，「則明暗等因見分析」這兩句話要緊，六根就在這個見

上代表都有了，不要多說了。你看世間上，一時就黑暗了，一時就光明了，誰知道這個光明與黑暗，就因爲有見，才能分析得開，說此見這就是破這個妄想執著，「此見爲復與明暗相，並太虛空爲同一體，爲非一體，或同非同，或異非異」這個問題，說此見爲復與世間的明暗相，與太虛空還是爲同一體，爲非一體，這就是妄想執著，這個見不是和旁的東西一樣的，這地方要看重了，說相同不相同，轉過來說，不同還是不對，說到這裏不用講了，都知道。佛又對阿難說，「此見」你要知道，別拿這個妄想執著給污染了，「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這就是說妄想執著了，你拿見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就錯啦。「則明與暗二體相亡」這明和暗二體互相凌滅，怎麼說呢？「暗時無明，明時無暗，若與暗一，明則見亡」若說見與明暗等和也是妄想執著，說不通。再說「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則云何見明見暗」，這個見絕不跟著明暗虛空走，這個見，就是一個造世界的一個法寶，就在自己身上，你想成佛作

祖的一個至寶，說要緊的地方不弄清楚了不行，說必一於明暗時就當滅了，這是說一體，完全不對，說滅云何見明見暗，你這個見要是跟著一塊滅了，那還能見明見暗呢？「若明暗殊見無生滅」，設若是這個明和暗不同，明是明，暗是暗，這個見無有不同，這個見就是見，見無生滅，永遠是這樣，明來見明，暗來見暗，「一云何成」你拿見與明暗虛空比，這不是差的太遠了，這地方把妄想執著都破了。

若此見精　與暗與明　非一體者　汝離明暗　及與虛空　分析見元　作何形相　離明離暗　及離虛空　是見元同龜毛兔角　明暗虛空　三事俱異　從何立見　明暗相背　云何或同　離三元無　云何或異　分空分見　本無邊畔　云何非同　見暗見明　性非遷改　云何非異　汝更細審　微細審詳　審諦審觀　明從太陽　暗隨黑月　通屬虛空　壅歸大地　如是見精　因何所出　見覺空頑　非和非合　不應見精　無從自出

前邊說見與明暗等一體是不對的，這裏再說「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說非一體也不對。「汝離明暗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你這地方轉過來說非一體，就是離開了也是妄想執著，汝離開明暗虛空，你分析這個見的起頭，從那來的？作何形相？沒有啦。說「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你是離不開的，你要離開了就錯了，你要離開，就顯不出見來，有名無實，等於龜毛兔角，說「明暗虛空三事俱異」，這三樣不同「從何立見」，它與見有什麼關係，從那裏立出見來？「明暗相背云何或同」，你說同也不對，明與暗相背，它就不相同了。「離三元無」明暗虛空這三樣離見不成立，「云何或異」還說什麼異，什麼也沒有了，用不著說不同，「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你能分開那是空那是見邊際嗎？從什麼地方分開這是我的見的邊際，那是空的邊際？「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你見著暗見著明，這個見性不能改變，明暗能改的，明來了，暗就沒有了，暗來了，明又沒

有，見性不遷改，「云何非異」，見與世間上旁的物件不同，你怎麼說無異？見那能和世間上的東西一樣，這地方把這個見就說尊貴了，要緊保護這個見，承認這個見「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觀」。你要微細詳審，詳審審諦有三諦理，審觀有三觀法，審諦有眞俗中三諦，審觀有空假中三觀「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壅歸大地」這都說開了，這都各有來源，各有邊畔「如是見精因何所出」怎麼叫見精呢？就是精純不雜，沒有旁的參雜，說如是見精因何所出，以上說的四樣各有來源，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壅歸大地，這四種都有來源都有根源，這個見精從那裏出來的？「見覺空頑，非和非合」，再者見有知覺，虛空是頑梗不靈，虛空與見這兩樣參和不一塊，也湊合不在一塊，「不應見精無從自出」，再者說各有來源，各有本位，這個見精從那裏來的？不應無所從來。

若見聞知　性圓周徧　本不動搖　當知無邊不動虛空　並

其動搖地水火風　均名六大　性眞圓融　皆如來藏　本無生滅
阿難　汝性沈淪　不悟汝之見聞覺知　本如來藏　汝當觀此見聞覺知　爲生爲滅　爲同爲異　爲非生滅　爲非同異

見字代表六根，也有用兩個三個字的時候，若見聞之性圓周遍這個性是圓融無礙，見遍法界，本不動搖，不是從東搖到西邊，從南跑到北邊去，是個整個的，那個人都有見聞覺知，都不承認這大的用處。大家都知道，見在眼上成了習慣性了，越薰越迷惑「當知無邊不動虛空」，你看無邊的虛空都知道了，「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和這個見擱在一塊，「均名六大」均在一塊這個名字就叫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如來藏妙眞如性，就是根大「本無生滅阿難汝性沉淪」，說這個見與地、水、火、風、虛空，這六大分均了，都是這麼大，本來無有生滅。佛對阿難說，你研究佛法沒研究到好處，沉淪下去「不悟汝之見聞覺知」，你根本上不醒悟見聞覺知，你自己把自己湮沒了，不知道「本如

來藏」本來就是「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你當時向自己觀察觀察，你自己的見聞覺知「爲生爲滅」，從那裏生從那裏滅，「爲同爲異」與那個相同與那個不同，「爲非生滅，爲非同異」，你怎麼說都不對，它根本上不是嘛！它與旁的東西不同，見、聞、嗅、嘗、覺、知這名字叫六根，造世間人類萬物，都是這個根生出來的。汝知道什麼東西皆有根，見聞覺知爲生爲滅，爲同爲異，爲非生滅，爲非同異。

汝曾不知如來藏中　性見覺明　覺精明見　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　應所知量　如一見根　見周法界　聽顯嘗觸　覺觸覺知　妙德瑩然　徧周法界　圓滿十虛　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佛訶斥阿難說，你從來不知道，「如來藏中性見覺明」性見就是隨緣不變，性見看見什麼，這有個如來藏，要是說「如來藏」就是見聞覺

知，它無有眞主宰，拿什麼見，說性見覺明，這是隨緣不變，發出見來，根本上它有個覺明「覺精明見」，覺精，它是不變隨緣起了名字，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就是這兩句「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這東西不是這麼一點，它是周遍法界，世界多大它就多大，就是人的見、聞、覺、知，只說見代表六樣都是這樣，就能與七大並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聽嗅嚐觸，覺觸覺知妙德瑩然」，你就是這一個見根，遍周法界，餘者都代表了這個聽，就是聞，耳聽、鼻嗅、舌嚐、身觸、心知是妙德瑩然「遍周法界」，這個見大恐怕漏去，說妙德瑩然。妙德這分功德說不完沒法說，說妙到極點，妙德瑩然，瑩然就是普照一切，都是這個樣子，然就是通通一律，遍周法界就是這麼大的，這個能力「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圓滿這十方的虛空，寧有方所嗎？「循業發現」有什麼業力現什麼相，我們人根本不知道這個根大，根本也不往這上頭想，根本也沒這麼用，它是循業發現，我就知道耳朵

聽、眼睛見，旁的不知道了，要不知道就顯出見性來了，你要常知道，要演習，就演習出來了。「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佛呵斥世間人迷惑，或說是因緣和合的，或說是自然的「皆是識心分別計度」，這就是世間學的那點認識心，拿這個分別合計度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這種道理除非巧說，佛怎麼巧說呢？曲引旁徵，從旁邊說出來的，不是直接說，佛法是個什麼樣曲引旁徵。

七　識大

阿難　識性無源　因於六種根塵妄出　汝今徧觀此會聖衆用目循歷　其目周視　但如鏡中　無別分析　汝識於中　次第標指　此是文殊　此富樓那　此目犍連　此須菩提　此舍利弗此識了知　爲生於見　爲生於相　爲生虛空　爲無所因　突然

而出

這段文是發明「識大性」即「藏性」，這裏指明「如來藏妙眞如性」，向你自己身上的認識去找，佛一共說了二十五種圓通法門，二十五位大士都證聖果，識就是人的知識，在第七大中的識與別處的知識不同，這個識最大，這個識是從那裏來的？都是從知見上來的，往往有人說，某人有知識，這個知是知，識是識，這地方分析開了，你要問「如來藏妙眞如性」，這是個總法，不明白就是識大性，這個識與前六識又不同，這是根本識，說這個識大性怎麼發明，這道理就在這裏，你一說就錯，一說就給人添痾，是怎麼回事呢？得要曲引旁徵，他明白這個道理從旁邊徵問，不能直接著說，直說就錯，開口便錯，舉念即乖；你一舉念這佛法我明白了，錯啦。大家要注意，佛說法破處就是顯處，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對的地方不說了，讓你自己心思，這是怎麼個道理。這地方要不說開了，隨便怎麼消文，不知那個對那個，這是一定的

道理。佛先破妄執，阿難是當機眾，佛是大慈大悲，循循善誘，還得替他問，還得替他破，還得讓他聽了明白，你說這個慈悲心多大，這是論識大性。佛問阿難說：「識性無源」，知識的本性無有源頭，不知從那來的，怎麼個理呢？「因於六種根塵妄出」，這六根塵，是眼根對色塵，耳根對聲塵，鼻根對香塵，舌根對味塵，身根對觸塵，意根對法塵，說這六個識性沒有源頭，因什麼呢？得說個理由，說從這六種根塵上出了這些識，是虛妄而出藉著根塵兩邊才發生認識，它不是單方生出來的，先把這些破了，最後顯這個根本識，與前六識不同，「汝今遍觀此會聖眾」，佛說法時有很多大菩薩，阿羅漢聽法，佛叫阿難普徧觀看此會聖眾「用目循歷」，這是佛慢慢引導他，你用眼目挨著看看，「其目周視」眼往周圍一看，「但如鏡中無別分析」這是第七識大分上，正是點人，讓人開悟的地方，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就像大光明鏡一樣，鏡子無什麼分析，這裏頭含著什麼，你有了分析了就不是大光明

鏡子，是什麼？就是鏡子裏照的影子，這要分別透了，「汝識於中次第標指」，你這個認識在法會之中，次第標明了這是誰。「此是文殊」就是文殊菩薩，當時對阿難說，引導讓他認識自己，這每個人都是自己不認識自己，若認識自己早就成佛了。此富樓那尊者，此目犍連尊者，此須菩提尊者，此舍利弗尊者，這都是有名的聖人，有名的菩薩，佛指出來用目循歷，一個一個挨著看，這是什麼？含著這個滋味，這都是影子，都是鏡子裏的影子，在這地方要把心沉下去，就醒悟過來了，就認識自己了。在這地方先說兩句閑話，就如同在鏡中，這地方最要緊的，就拿我們屋裏的人吧，有幾十位，你看我我看你，這都是在鏡子裏的影子，大家要知道這個鏡子，就不知道鏡子了，大家要想，鏡子不知鏡子，鏡子知道鏡子的影子，這個人上當就在這個地方，迷惑就在這裏，你總算這個影子是眞的，眞的是鏡子它來什麼照什麼，它無生無滅無來無去，這個來了，那個去了，這都是客，這個主人不動，盡虛空遍法界

就是這個眞性，你向我們說話，知道的都在鏡子裏頭，你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我的影子看你的影子，拿著影子當眞的，你不知道這鏡子才是眞的，沒有這鏡子，那有這些影子？要悟這個理有三層，我也說過可不常說，怎麼有三層呢？你看我們這普通的人，光認得鏡子裏的影子，不認識鏡子，怎麼的？它大得無量無無邊，它無有個影，它怎麼認得鏡子，它就是認的人有個數，其不知都是影子，所謂「終朝常對面，相見不相識，頂親近不認識，這個道理怎麼把它說開了，這道理就在這裏，在鏡子裏頭，都是各對各的，都是看鏡子裏的影子，不知道我們在鏡子裏，倘有一人指學佛法的人，他明白了，還有怎麼回事，他這就認識了，就知道形相是影子，影子是無常的，大光明鏡子照出影子來了，得認得這個鏡子，這就不錯。要認得鏡子，鏡子又成了自己，所以在這上頭起了觀念認的是自己了，這個地方要明白，如同小乘人，認偏眞理，偏到一邊去，他不是中道，

怎麼是偏眞理？這鏡子是眞的，影子是假的，偏在一面是眞的，這還比普通的人強，普通人全不認得，光認影子，這是把影子掉下了，光認鏡子，所以他高一層，這是四果阿羅漢，習氣毛病去淨了，證小乘聖人果，再比他高一層的，是高在什麼地方？說不必離開影子才叫鏡子，這鏡子成的影子，鏡子也沒離開影子，連影子都叫鏡子，他這都成在一面上去了，他那個鏡子不是影子，影子不是鏡子，這個明白了比他高一層，都照這個鏡子說這是第二層、第三層，這就高了。開佛的知見，佛的知見他是中道，你也別著在這個影子上，也別偏在鏡子上，鏡子離不開影子，影子離不開鏡子，離開影子沒鏡子，離了鏡子沒影子，你在這裏不偏於一面，這就算是中道，這是三層的意思。我是略略的說說，大家好知道這個意思，所以佛給阿難指出五個人，文殊菩薩、富樓那尊者、目犍連尊者、須菩提尊者、舍利弗尊者，這都是聖人，都在佛座下「此識了知」，佛就問他「爲生於見，爲生於相，爲生虛空，爲無所因，

突然而出」四個問題，這是指著「了知」就是識，此識了知，了然知道了，從那裏知道的，爲生於見，爲生於相，爲生虛空，爲無所因，突然而出，說完了四個問題，阿難也不會問也不會答，佛出的主意說完了，還得替他解說，他怎麼的，他答不上來，佛又叫聲—

阿難　若汝識性生於見中　如無明暗　及與色空　四種必無　元無汝見　見性尚無　從何發識　若汝識性生於相中　不從見生　既不見明　亦不見暗　明暗不矚　即無色空　彼相尚無　識從何發　若生於空　非相非見　非見無辨　自不能知明暗色空　非相滅緣　見聞覺知　無處安立　處此二非　空則同無　有非同物　縱發汝識　欲何分別　若無所因　突然而出　何不日中　別識明月　汝更細詳　微細詳審　見託汝睛　相推前境　可狀成有　不相成無　如是識緣　因何所出　識動見澄　非和非合　聞聽覺知　亦復如是　不應識緣　無從自出

這又轉過來問：「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這就是駁的話，設若是你認識的這個性，生在眼睛看見的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若無有明暗色空這四樣，「四種必無元無汝見」你這個看見的見就沒有了。大家想想看，明也無有暗也無有，虛空也沒有形色也沒有，你拿什麼東西當見，顯不出來了罷，「見性尚無」，你看見的見性尚且還無有，「從何發識」，你有見好有見識，見性尚且無有，從那裏還發出認識來，把這個認識給他推倒了，說識這個文前後互相借用，「若汝識性生於相中」，若是識性從相中生的，「不從見生」，說這個識不是生於見分，是生於相分，成立這個世界兩大宗：一個見分有知識，一個相分有形相。你說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它從那一面生的，「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你找不出相來，你這個知識從那裏發生的呢？「若生於空」一樣一樣的說，若是識生於空，「非相非見」你若從虛空生的，不是相不是見了，「非見無

辨」，你要沒有見，還有什麼辨別？還有什麼認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你不知道明暗色空，你還認個什麼？「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形相沒有了，所緣的境界也沒有了，這個見、聞、覺、知也沒有用，沒有見、聞、覺、知，見識、聞識、覺識、知識更無有了，這一破到底，妄執無處安立，「處此二非」，怎麼叫二非呢？也不是相分生的，也不是見分生的。「空則同無」空就像沒有一樣，「有非同物」就是有也不與物相同，「縱發汝識」縱然你發生你的認識。「欲何分別」你有什麼用處，你還能分別什麼？「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若說突然出的，也不是從明、暗，也不是從色空，也不是從無因有的，是怎麼來的呢？若說無所因突然而出，這樣更說不過去，何不日中別識明月，你要怎麼信口開河，你沒有一定的拘束，你若無所因突然出的，你怎麼不在日中，認識月亮呢？有這麼個理麼？在日頭（太陽）裏還看見月亮，這說不通。「汝更細詳」佛問阿難，你更詳詳細細的「微

細詳審」，微微細細的都把它審實了。佛又告訴他說「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你聽聽這話這不是一破到底嗎？說見寄托在你的眼睛上，相推在前邊的環境上，可以形狀出來的就叫有，沒有相就叫無，如是識緣是因何所出呢？你趕研究到這裏都研究完了，你這個識的緣從那裏出來的？那裏還有識？因何所生？這下邊還怕人說這個識是活動性，是兩下參和的，佛又說「識動見澄」，這兩種性不合，識是活動性，見是不動的，「非和非合」一個動一個靜，兩個不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見是這樣，聞覺知全是一樣，不應當識的緣故，無所從來，自己就出來認識，前邊都是破人的妄執，恐怕人有這種心思，佛對阿難說，人都想不到，佛都給他想到了，把這毛病都去淨了，最後兩句話不應當識的緣由，無所從來，它自己就出來，都能這個樣子，說七大識大，這就從根本上解決。

若此識心　本無所從　當知了別　見聞覺知　圓滿湛然　性非從所　兼彼虛空地水火風　均名七大　性眞圓融　皆如來藏　本無生滅　阿難　汝心麤浮　不悟見聞發明了知　本如來藏　汝應觀此六處識心　爲同爲異　爲空爲有　爲非同異　爲非空有

若說認識的這個心，根本是無所從來，是怎麼回事？得給他說出個比例來，說那是從何而來的，成立這個識，說死了再把這些推翻了，都不能用。下邊佛就告訴他說「當知了別，見聞覺知」，這是簡別說四種，眼見、耳聞、身上覺、心裏知，具足說六根，這裏含著就不說了。見、聞、嗅、嚐、覺、知滅去兩個字，他爲四個字一句容易明白，「圓滿湛然」你要問這個識性是怎麼來的，怎麼有的，它當然與前六識不同，是怎麼來的，你的知根應當知道，了別分別開了，那個人都有見、聞、覺、知，這不是浮塵根，眼、耳、鼻、舌、身、意是無常的，說到見、聞、覺、知再多說些話，好讓人聽明白，咱是以讓人聽明白爲宗

旨，這道理難懂，我們想法讓人明白，所以不怕多說，不怕重敘，當知了別見、聞、覺、知，是圓滿湛然清淨的，「性非從所」就是這句話，這個性它不是由所來，人都知道見、聞、嗅、嚐、覺、知，這六種性是造天地的根本，你自己得認識造世界拿什麼造，這個見性非從所來，要由所生出的，那就不對了。人要知道這根本，聽經不白聽，知道，認識自己最要緊的事。見、聞、嗅、嚐、覺、知不帶囉嗦，我的見不在眼上，聞不在耳上，嗅不在鼻上，嚐不在舌上，感覺不在身上，知不在心裏頭，得這麼樣才慢慢轉過來，拿這個作比例，這是「勝義根」，「浮塵根」是不堅固的，眼、耳、鼻、舌、身到了年頭就壞，你知道把這「浮塵根」都放下，你要認識自己的見、聞、覺、知，沒有形相，是造世界萬物的眞材料，慢慢的就認識自己，見聞覺知是自己，常說「終朝常對面，相見不相識」，這是什麼事情？就是見、聞、覺、知，不認得見、聞、覺、知，總要找個形相，有句話說「喧賓奪主」，那個是賓，

那個是主，大家要知道，這地方要眞放下，還得練一練，有形相的這是客，無形相的見、聞、覺、知是主人，大家知道；因什麼叫客？後來的就是客，先來的就是主人，這個賓主從那裏分，從這裏分出來了，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無有所來，「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識與虛空再加地、水、火、風，根，均開了一樣的名字，都是這麼大，你就知道見、聞、覺、知就是這麼大，要不給解開了，當時不明白，糊裏糊塗的，這就錯了。說這七大性均開了，這是造世界的東西，「性眞圓融皆如來藏」這七大性都是「如來藏妙眞如性」，「如」是不變之體，「來」是隨緣之用，隨緣的時候就不變，不變的時候就隨緣「本無生滅」，阿難，你未發明這個見聞，未發明這個了知，了知就是認識，你不了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在這裏。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你要不能悟這個，「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爲同爲異，爲空爲有，爲非同異，爲非空有」，說都不對的

地方才顯出見性來，前頭都是破妄執著，這下邊就告訴他說—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　性識明知　覺明眞識　妙覺湛然　徧周法界　含吐十虛　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　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　分別計度　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這段文是顯理性，人都是從性理上所生，根本都在這裏，常有人說，這人太不對了，不講天理，忘了根本了，這是罵人最利害的幾句話，佛說「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是這麼回事。「性識明知」這是由性裏頭發出識，這是隨緣，明知是不變，明明白白那個知道，不隨著那個識走，「覺明眞識」是不變隨緣，本覺是明明了了的，從這上頭不變隨緣，才發生了這個眞識，這是說這個識是怎麼有的，「妙覺湛然，遍周法界」，這個人要認識自己，說妙覺湛然，說是只有覺覺不許你分別，大家要不信就常常的練一練，演習演習，你心裏一挺什麼也不分別，練一練，練來練去就練出來了，這個妙字就是不可思議，妙覺湛然，湛清

湛清的就是，遍周法界都是「含吐十虛」，十方的虛空也可以說含，也可以說吐，它也可以在肚子裏頭，也可以在肚子外頭，含就是在內，吐就是在十方虛空外頭，含是十方虛空在肚子裏。「寧有方所，循業發現」有什麼業現什麼相，這是人最要緊的，我們要造出世業，不能成佛也能成聖成賢，你要開佛知見，一樣成佛，成佛是人的本份，那不是打妄想，那不是高攀，你要說我要發財，這都叫妄想，說作官也是妄想，你要說我要成佛，獨尊無二，這是自己的本份事情，人人有份，也不管富貴貧賤，男女老少，誰都是一樣，這地方才叫平等，我們世間人造什麼現什麼相，這是一點不會錯的。世人迷惑不是說因緣有的及自然生的，皆不對。

開悟妙心

爾時阿難　及諸大衆　蒙佛如來微妙開示　身心蕩然　得無罣礙　是諸大衆　各各自知　心徧十方　見十方空　如觀手中所持葉物

這一節文是從六根六塵六識加上七大共二十五科，已經講完，這裏但說最後大眾開悟，「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上來佛說的一切法，法法皆非，法法皆妙，皆蒙如來微妙的開導指示，大家由這裏就獲大利益，就開悟了。「身心蕩然，得無罣礙」，聽佛說完以上七大的道理，眞是徹底澄清，一點疑惑障礙也沒有，身心坦坦蕩蕩的，得無罣礙，與以前大不相同，到了無罣礙的地方。下邊是說三大相，體大、相大、用大，「是諸大眾各各自知」，他們都開悟了，這裏自然就解脫了，不被世法據住了，在座的聽眾聽佛說完妙法，都知道

「心遍十方」，平常人不知道心能普遍十方，只知心在肚皮裏頭，就是妄想習慣，不知道人的眞心周遍，盡虛空界無一不是自己的心。人只知道心在身體裏頭，也並非不是，然而是從眞心裏化出來的妄想心，不知道身體裏頭本有的眞心無量無邊大，釋迦佛引導人現身成佛，夜睹明星悟道，都是說的這種事，眞心遍十方無所不知，「見十方空」見十方的虛空像什麼似的，「如觀手中，所持葉物」就如同手中拿一個樹葉，各各都聽法獲益有這個境界，都知道我們人有三大。相大是般若的因，將來證般若的果，體大是以戒爲因，將來證法身德，用大以定爲因，將來將成解脫德，般若德是人的智慧成的，解脫德是人的放下一切，法身德就是遍滿一切處，這是相大已竟，下邊說體大。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　皆即菩提妙明元心　心精徧圓　含裹十方　反觀父母所生之身　猶彼十方虛空之中　吹一微塵　若存若亡　如湛巨海　流一浮漚　起滅無從　了然自知　獲本妙

心　常住不滅

這是說體大，到了這時候，就看見世間諸所有的物，諸般所有的東西皆即菩提妙明元心，這菩提就是覺，也叫覺道，這個不可思議的明白，是現量境，明白與明白不同，這地方叫妙明，妙明是怎麼回事？元心是起始的那個心，無量無邊大，「心精遍圓」這心純粹了，不能胡思亂想，純粹的就是知覺。遍圓就是無有不到的地方，「含裹十方」把這個境界都裹在心裏，這說性具的體大，以下就說用大，怎麼個大法呢？這時候自己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又如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來一點微塵，拿風一吹一會看見，一會看不見，就是這麼樣。下邊說一個比喻，「如湛巨海流一浮漚」，這個身體又如同湛清的大海裏流出一個小水泡，「起滅無從」人在世界上，拿佛法比較說實了，如大海中一個小水泡，風一吹有了，一會風息了又滅了，起滅無從。這是結其因，這時才知道，我這身這麼大，人常說佛法無邊，到此結成都屬於眞因，有眞因才有眞

果，不是虛妄的事情，「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得著自己的本心，眞是玄妙，不可思議。無量無邊的大「常住不滅」，這時才知道，我這個心是常住的，從來也未滅過，隨著身體生滅是妄心所造，不是究竟的眞心，大家都開悟了，都得了利益了。

偈讚發願

禮佛合掌　得未曾有　於如來前　說偈讚佛

這是指著當機眾，阿難代表說偈讚揚佛說的這些未曾有之法，怎麼樣子讚，下邊說—

妙湛總持不動尊

阿難心裏領悟佛的三德秘藏，所讚佛寶，「妙湛」不可思議，湛清湛清的智慧成般若德，「總持」總一切法，持無量義理成解脫德，智慧

功德兩樣圓滿，成法身德，法身是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這是讚歎法寶，首楞嚴是一切事究竟堅固，王自是依他爲主，世希有是三德秘藏之眞因，世間少有。

銷我億劫顚倒想

阿難說，我跟佛學佛多年，竟都是顚倒的思想，到現在才知道以前不對，銷除我多生多世顚倒，不明白佛法就是妄想顚倒，世間都是有生有滅的，以佛法才銷去我億劫的顚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

阿僧祇劫這個時間最大，佛早已成正等正覺，釋迦如來大權示現，說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翻無央數，經過無央數的時行菩薩道才成佛果。阿難開悟以後說，自從明白佛講的根本道理，不用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就獲得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

阿難發願願成寶王，怎麼叫寶王？佛寶法寶僧寶。三寶第一就是佛寶，佛說的法就叫法寶，跟著佛學都叫僧寶，僧者眾也，在家人也叫僧，你只要是佛弟子都叫僧，因什麼得分開了，出家人就叫僧伽，在家人叫居士，居士最好的名稱，士爲四民之首，士、農、工、商，居於士位爲人民的頭腦人，這才叫居士，這個名字是清高，不但於高，而且清淨所以才有這麼個名字。

還度如是恆沙衆

我也跟著佛學要度眾生，印度恆河長四十里，寬窄不一，河裏的沙子和麵粉那樣細，發願要度這麼多人。

將此深心奉塵刹

將我得聞佛法的深微奧妙之心，佛說道理我都得著了，我不將私自享受，也讓大家知道，奉獻於像塵土那麼多的世界，一刹是一個佛世

界，多的不可說了。

是則名爲報佛恩

我能這樣才能報佛恩，不這樣作不算報佛恩，這是他得佛說法的好處，無形中讚揚佛法的這個力量，這個好處這麼大。

伏請世尊爲證明　五濁惡世誓先入

伏，伏在地，請佛世尊爲作證明，爲什麼發願，五濁惡世誓先入，怎麼叫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是五蘊變的，色受想行識，劫濁人都著在色相上，這時間染來染去的就濁了，人的享受心裏的思想，人的行爲，人的認識都不接近佛法，就成了惡世，因爲阿難得著佛法的好處，發願先來此世界度衆生。

如一衆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

發願度世間一切衆生成佛，若有一個不成佛的，終不取涅槃之樂。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審除微細惑

這三大，大雄是佛的法身，大力是佛的智慧，大慈悲是佛的方便，救度一切眾生；我希望佛加被，詳細審察審察，我心裏微細的妄想也除淨了。

令我早登無上覺　於十方界坐道場

請佛加被令我早早的成無上佛果，我在十方世界作大道場，度化眾生共成佛道。

舜若多性可銷亡　爍迦羅心無動轉

舜若多就是虛空，你看虛空性什麼時候有壞，就是虛空壞了，我的志向也不壞，也不退轉。爍迦羅就翻金剛，我這個心願就像金剛一樣，一點更動也無有，不能說了不算。

二三五、〇〇〇元：迴向法界一切眾生，共登覺岸。

四七、〇〇〇元：佛陀教育基金會。

以上共計新台幣：二八二、〇〇〇元，恭印一、二〇〇套。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淩弱，各得其所。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六月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上篇）

流水號：10495
書　號：CH380-34
恭印：一二〇〇本

發 行 人：林國營
出 版 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　　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　　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　　話：（〇二）二三九五—一一九八　傳　　真：（〇二）二三九一—三四一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四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23951198 分機：11、12

（四）網　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